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二三册目次

皇明經世文編五百四卷

補遺四卷（二）

〔明〕陳子龍等輯

影印明崇禎雲間平露堂刻本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卧子
宋徵璧尚木　何　剛慤人　選輯
唐允諧季尹　參閱

王威寧文集

疏

王　越

屯禦疏　邊鎮屯守

臣按綏德在秦時爲上郡、歷漢隋唐皆爲邊鎮、宋初沒于西夏、元平章孔興據守、國朝洪武二年、定陝西、

孔興北遁、設綏德衛、屯兵數萬守之、撥綏德衛千戶劉寵屯治榆林、正統中、命都督王禎鎮守延綏、始議築榆林城、及沿邊十八寨、移鎮於彼、成化七年、置榆林衛、八年、都御史余子俊開廣榆林城垣、增置三十六營堡、寧夏卽古朔方地、歷漢隋唐皆爲郡縣、宋趙元昊據之、稱西夏、與延慶熙和分界、元置行省、國初棄其地、徙其民於陝西、洪武九年、立寧夏等五衛、後命將鎮守、常考之漢文帝時、匈奴寇上郡雲中、詔將軍周亞夫等屯兵近地以備之、未嘗窮兵遠討也、武帝時、又大入破塞外城、欲再舉兵而海內虛耗不可復舉矣、故武帝末年深悔之、唐太宗時、突厥合十餘萬騎入寇、至渭水便橋之北、豈以太宗之英武而素不能爲之備哉、勢有所不能也、其後突厥頡利政亂、諸夷叛之、人民大飢、牛馬多死、始遣李靖乘其隙而襲破之、以其降衆雜處中國、終唐之世內亂多而邊患少、非太宗一時之戰功能使其久遠而不犯也、值虜運自衰耳、以今日陝西邊備論之、國初因秦漢之舊、以綏德爲邊衛、東自葭州黃河、西至寧夏定邊營

七百餘里、中間岡阜相連、有險可據、猶易爲守、自移鎮榆林、綏德官軍移徙不常、在綏德者不及什一、自是延慶之民困於遠輸、日益流徙、田多荒蕪、戶口減什之六七、而邊備日益匱乏矣、虜賊大舉、或繇榆林東雙山堡等處入寇綏德、或由榆林西南定邊營花馬池等處入寇固原、榆林之兵其在東也則以無險而不能守、其在西南也則以路遠而不能援、其在綏德安鎮也則以兵寡而不能禦、（形勢具見）則移鎮榆林者、未見其爲利也、惟東自定邊營起、西至寧夏、東黃河岸橫

城堡止三百餘里。中間皆平漫沙漠、無山谿之險。故虜賊大舉多由此入。故論者多欲此地增築城堡、募兵以守。而未易成也。爲今之計、宜量撥兵卒之半。復還綏德。使守險拒敵。防其深入。庶可減省遠輸。以甦民困。其榆林及新設城堡。各計其屯田歲入之數。留兵屯守。以立掎懸之勢。而移置其多餘之屯於定邊營要害之地。委謀勇將官統之。寧夏亦委將官調兵屯於花馬池。又調集內地驍健之兵。屯於固原。命原設總兵官常住其地。提督操習。各充其饋餉。如虜將有入寇之機、即令寧夏固原三路合兵防禦擊殺。如此雖不能使其必不侵犯。而自足以致其不敢深入。且又於平時愛養內郡之民力。以固根本。可使制梃以撻胡虜之兵。而內無土崩之勢。至於守邊將帥、失利究其所由、以行黜罰。而無濫縱。使官得久任。而邊備無廢弛。如斯而已矣。若曰必使虜不內侵。或欲連數百里之地盡築城堡。則力有所不贍。或欲置重臣總制三路之兵。以抗其衝。則智有所不及。（守陝亦言全陝方總制爲失策）或欲發數十年之師。直搗虜巢。滅其種類。則勢有所不能。非今日之所可行也。

處置邊務疏　邊備

臣准兵部咨、爲災異事、該鎮守陝西太監劉祥、會得署右都督白玉、左都御史馬文昇、題稱虜賊潛住河套、犯我邊方、將及四載、軍民日益罷弊、備開禦賊方略有三、其一、遇此賊將近花馬池邊方、我則通調各路軍馬、俱集花馬池一帶、若彼懼不敢入、固爲得策、若擁衆而來、其鋒甚銳、勝負誠不可必、此策之下也。其二、欲截歸路、必須縱彼深入遠、調各路軍馬、會於萌城鹽池一帶、待彼得利而歸、我則奮勇一擊、縱無大捷、亦無大失、此策之中也。其三、趁今賊馬瘦弱、將客兵暫掣腹裏、以隱其形、彼則以爲無備、必然入寇、一聞近邊聲息、我將軍馬那往平涼固原靜寧一帶、若賊到華昌地方、路有千里之遠、必然罷乏、待其分掠、相機邀擊、寧夏軍馬、於萌城一帶、榆林等處軍馬、於花馬池定邊營一帶截殺、此策之上也。萬一賊知有備、不肯深入、必須分守、若只如今日分兵在邊、亦非良策、軍馬既已在邊、必須供給糧草、管糧官員、嚴

督催儹民懼法度日夜運送達賊在邊窺伺搶掠是彼以逸待勞而我饋糧於敵深非守邊之法莫若申明有宋備夏緣邊之制以省百姓轉輸之勞以榆林等一帶城堡爲緣邊糧草不動就令本處軍馬守支賊來不可輕出賊入互相傳報以米脂綏德安定保安環慶平凉固原等處爲次邊將客兵分布駐劄賊入腹裏次邊軍馬待其分散乘機截殺必能取勝（此正引人入深地以我之）却將該運糧草於次邊上納緣邊既無運送之人達賊（敵我使之重也付患貧轉既少守者不能自固 反）終無施其奸計深入被我截殺在邊又無取掠縱不

過河陝西軍民尚可支持數年不至十分罷弊若必（失險勢與敵共之）如今日而守軍馬不製非惟人民逃亡抑恐致有疎虞誠非經久之計也乞　敕兵部計議轉行叅贊軍務右都御史王越再議採擇施行臣等叅看得白玉等所言禦寇三策詞雖可取而行皆窒礙其一如遇賊近邊通將軍馬俱集花馬池殊不知客兵分布防守動經一二千里路途險阻卒欲調集雖鳥逝雲飛亦不能到且花馬池又缺水草縱到豈能存住其二要縱賊深入速調軍馬會於萌城鹽池待彼得利而

歸我則奮勇一擊然賊既深入得利縱使一擊取勝民已遭其荼毒或者又如上年結陣而回我軍路遠未合豈不坐失事機其三要將客兵掣去腹裏以隱其形彼必入寇將軍馬那往平凉固原靜寧賊到華昌地方路有千里之遠必然罷乏待其分散相機邀擊倘此虜譎詐不至華昌止於平凉迤北地方摽掠官軍却於腹裏隱形高坐無乃縱賊爲患至於分調榆林人馬并次邊防守之策其延綏鎮守巡撫等官又皆以爲不便臣等向與寧夏總兵等官商議各官

亦欲益兵防守彼處皆與白玉等所見相同大率不過各顧一方自圖保全而已爲今之計必須越此賊情稍寧斟酌時宜區畫一定之規以爲經久之法庶可安民息兵延綏地勢險阻兵力頗精及有山西遊擊將軍都指揮王璽先已奉　敕領軍在河東灰溝等營操守河西有警就便渡河截殺又延綏地方相離大同不遠合無令緣謙統領原官軍五千員名於朔州等處取便操守延綏有警即同王璽過河會合許寧等併力夾擊若欲分守則許寧往西路王璽往

中路。繆謙東路。挨次而進。俱不甚勞。偏頭關亦有精
兵數千。止隔一河。尤便策應。賊情寧日。各回休息。大
同有警。繆謙亦便截殺。寧夏有黃河之險。賀蘭之固。
惟河東靈州至花馬池地方平漫。相離腹裏城池窵
遠。中間無人居住。合無令范瑾并參將陳輝、遊擊將
軍祝雄。照依臣等原擬。除步隊守城。其餘馬隊官軍
盡數選領。於山萌城大川井小鹽池有居民去處。嚴
加操守。陝西固原等處。係賊經行要路。甘涼官軍遠
來防守。本處官軍。郤徃甘涼備禦。兩得不便。合無將

黃河迤東甘涼備禦蘭州洮州秦州河州岷州臨洮
平涼鞏昌并西安三衛兩班官軍。盡數通選精銳馬
步。共一萬員名。查照原數。免與馬匹。以近就近。慎擇
將官統領。分布平涼固原海剌都等處預備。原守環
慶官軍。照舊守禦。臣等惟選得宣府遊擊將軍都指
揮同知周玉。志氣英銳。號令嚴明。廉而不苛。謀而有
勇。延綏參將署都指揮僉事岳高。熟知虜情。善撫士
卒。經歷戰陣。知識地里。俱堪委任。請命一員。量陞署
職。充總兵官。專一用心提督操練。脩理城垣。整飭戰

具。遇警則會合范瑾等表裏追擊。務在隨機進止。以
圖成功。其餘官員不許阻撓悞事。賊若渡河徃甘涼
等處。就便前去應援。所據前項大同山西遊擊。并存
留甘涼備禦官軍。俱近守家業。人情順便。又不遠勞（守境待敵其若分兵使我力有餘）
供餉。常川防守。人亦樂於從事。經久之計。無出於此。
其餘調來客兵。盡數放回。用蘇連年困苦。臣與劉聚
叨受重寄。覩此兵民窘迫。不敢緘默。今若畏罪不言。
直待事不可行。勢不得已。方纔陳奏。機會已失。雖罪
臣等。無益於國。除將原留京營遠官軍舍三百五員

與武靖侯趙輔原奏帶頭目官軍人等。一百二十三
員名。俱令都指揮于盛楊玉等管領。連正馱馬匹騎
帶回京。甘涼客兵。行令馬儀趙英督鎭。以三分為率。
先放一分。回本處置辦軍裝。其餘領去蘭縣迤東。大
同宣府官軍。行令孫鉞黃瑄繆謙周玉先放一半。亦
回本處。置辦軍裝。其餘陸續領過河東暫住外。伏望
聖恩。俯察邊情。乞
敕該部早為計議定奪。臣等兵
回之日。伏候
聖斷明降而行。

平賀蘭山後報捷疏　勝虜報捷

臣會同鎮守太監張僩、總兵官李俊、巡撫都御史張
禎叔等、議得賀蘭山後虜寇久成巢穴、若不親統官
軍、出境追勦、邊患何時可息、且賀蘭山路險狹。當分
兵三路、與寧夏延綏兵相參并進。南路朱董領兵從
赤木口出、中路張僩李俊領兵從黃峽口出、北路副
總兵張安監丞郝善領兵從宿嵬口出、臣居其中、出
境親督各路官軍、聲勢聯絡、互相傳報、往來調度、又
分差旗牌等官、各督前鋒、自本月二十八日、於寧夏
城發兵、乘夜行至山下、約十餘里、各就下營、張禎叔

并僉事李端澄、隨軍供給糧草、二十九日、晝伏於低
一去處、至日落時入山、其路單馬魚貫而進、且高處
如登天、深處如探淵、陡崖亂石。寸步難行。約五口時
分、始出山口。地方寬漫。兵分奇正。疾驅長搗。遍歷有
水草虜可居止之處。朱董抵長流水亂井王谷堡泉
臭水井歇涼亭等處。張僩李俊直抵南杏園北杏園
南柳溝荻蘆窯雙樹兒等處。俱各止有鍋腔鹿角等
物。并舊行人馬蹤跡。臣即令旗牌調兵徑往東北會
應張安、其張安郝善分為二哨、北哨至花菓園、瞭見
賊之牛羊、官軍爭先馳進、賊忽見我兵驚慌、各顧馬
匹、一時不得齊聚、先上馬者約有三百騎、前來迎敵、
張安率兵夾擊、轉戰至辰時、官軍奮勇齊入賊陣、斬
首一十三顆、奪獲戰馬一十五匹、并弓箭什物、餘賊
逃走、南哨將至蒲柳溝、其賊望見塵起、趕馬牛畜徧
野、不得收顧、各賊止帶家小、先從沙窩捷路徑往西
北、內一賊率領六人捉馬不獲、各賊背靠帳房、一齊
射箭、被官軍圍進、用刀亂砍、斬首七顆、隨分撥官軍
邀趕前項頭畜、馬匹四散奔馳、追逐不及、止邀收十

分之一、先行送回山口、見得前賊帳房寬大、整齊衣
甲什物。比衆不同。必是賊首。又帳後石壘低墻。栽有
山果樹株。并夜菜根苗。顯是久住巢穴。當令夜不收
將帳房窩鋪車輛盡行燒毀、數內軍人胡孟兒於窩
鋪內斬獲幼小首級一顆、又各兵追至大把都、不期
前賊集聚散漫虜衆不知其數、分為三面、并力馳馬
前來衝突我兵、見賊勢猛、下馬齊用鎗銃拒打、烟塵
漲天、賊稍退却、馬上官軍奮不顧身、乘其風息塵清、
持刀衝入賊陣、所獲首級十顆、奪獲戰馬十二匹、弓

箭什物賊遂潰亂奔走又追至白疑寺日色斷晚張
安兵方回有夜不收報稱迤西塵起料是賊來跟襲
當管官軍指揮趙昂等三百餘人伏於道傍溝內餘
兵徐往東行賊果循溝岸而來伏兵突起賊馬驚亂
郝善領兵阻截其路官軍分投追斬首級八顆張僴
李俊朱英等援兵亦至又追至柳溝兒斬獲首級三
顆共斬首級一十一顆奪獲戰馬十三匹參將吳江
追賊天晚回兵各賊號哭放火西去臣差旗牌通調
各路人馬於初二日晚初三日早俱回至寧夏城軍

馬休息查得斬獲達賊首級共四十二顆奪獲駝一
十九隻達馬一百一十二匹毛牛四隻黃牛五十四
隻羊八百六十隻旗號盔甲弓箭腰刀鞍仗皮襖等
物共一千八百二件臣看得寧夏賀蘭山後地勢曠
遠水草便利六七十年之間兵所不到七八十里之（人能用此法以襲）
外虜得自由生養蕃息又安樂上是以知識我道路（今虜使不得套牧則西邊無患矣）
擾害我邊隨任意往來累無虛歲上勞 聖慮特命
追勦臣竭盡愚衷密籌可伐之機深入不測之險長
驅虎旅直抵巢穴殄其黨類奪其頭畜收其兵器焚

其廬帳氣喪膽落號呼奔遁縱使復來豈能安寢且
遠搗賊巢比與近邊截殺不同事體關係重大自古
爲難今臣與守臣同心協謀將士効力成此微功邊
人慶幸是皆仰仗 天威恪遵廟算之所致也

處置夷情復國土以繼封爵疏 哈密續封

臣等竊惟鎮邊疆者當率舊章服夷狄者當用世族
哈密乃 聖祖開創之國陝巴實殘元的派之孫夫
何隣夷不道攻奪殺虜城池空虛致勞王師遠討今
彼既悔罪哈密當復若哈密不復則苦峪難守苦峪

不守則肅州之外皆爲敵境此所以貽九重西顧之
憂也臣等濫膺委寄敢不殫心竭力以成久遠安攘
之圖但興滅繼絕自古帝王經治天下之大道事體
甚重力行甚難臣等才識凡庸經略宏規悉照廷議
舉措茲者會議得處大事貴乘其勢懷夷狄在順其
情哈密自始封忠順王脫脫已故無嗣王母守國被
土魯番速壇阿力將王母并金印虜去國土殘破後
都督罕慎恢復舊疆甫及成立尋被速壇阿黑麻殺
害國勢益微 朝廷爲念哈密乃 太宗皇帝所封

之國、不忍坐視絕糸、以陝巴係安定王的派、與忠順王俱係成吉思（元祖也）支派、差人於曲先地面撫取前來、奏封王爵、令其繼守哈密、未幾又爲阿黑麻所虜、朝廷震怒、遠投拘留之使、顯絕西來之貢、西夷諸國歸怨本酋、又因兵臨哈密、天威遠振、本酋畏禍、方復送還陝巴、獻還城池、遣人納款、雖今日綸音未達於酋耳、往時殊錫未入於穹廬、虜情誠僞、有未可必、但本酋今已奉書通款、悔心頗切、善念方萌、若使復覩近日敕諭賞賜、必愈感激、納款有加、此正勢有可

乘機不可失之時。既該各官審據哈密一種大頭目、供稱陝巴根基正大、情愿隨助守國、別無異詞、且察（其後陝巴竟不能有哈密）陝巴語言器識頗優夷類、足以壓衆、其同宗根基、再無可立之人、要將陝巴前去哈密住守、不候土魯番貢使到來、意在早建安攘之策、坐收繼絕之功、必其計慮周詳、處置停妥、一成不壞、保無後艱、且各官俱領經略重寄、貴在紓憂、敢不殫心竭力、自貽其悔、所據陝巴既已准其仍封王爵、其先降金印冠服等物、及陝巴求請之數、相應給與、其先隨前去夷人、必須選發精壯者一千餘名、沿途防護、及到彼守禦、方保無虞、各夷所種苦峪田禾。亦聽其量分家口。收割以資食用。又須責諭奄克孛剌即便管領回還哈密併守。毋令留戀別土。至於哈密城池房屋、累遭兵燹、殘殆毀盡、動調軍夫、與之脩築、險遠可慮、令各夷欲自整理。必須量給以助其成。口糧牛具種子。儻有定倒亦須驗給。令自變運。事體亦便。其奄克孛剌。既與陝巴心志未孚。終爲後釁。與之結親。誠爲通好桿嫌善計。都督近迭力迷失等。乃哈剌灰頭目。原非哈密之

人。最爲狡悍。每藏禍心。今陝巴初立。羽翼未成。若令本夷阿去及將家丁給還各夷。無所顧戀。倘生叛意勾通强虜。哈密之害。有不可言。必量爲處置以除厲階。其囘囘等項頭目寫亦虎仙等。及罕東赤斤所屬城堡番達頭目。或協守哈密。或爲哈密聲援。與夫小禿野也克力人罕禿等夷。俱與哈密輔車相依。不與賞列。似爲缺典。況陝巴復國之初。正宜溥其恩禮。以結諸夷。以敦和好。各官又已自行措辦。不勞內帑。與此大典。奚惜小費。凡此皆區畫安攘之術、下以帖服

虜情、上以寧安宗社、爲計之得、孰有外於是哉

禦寇方略疏　　邊防

臣准兵部咨、該臣與寧晉伯劉聚題、先該本部備鎮守陝西太監劉祥等開陳禦寇方略、奏行臣等計議欲將遊擊將軍綏謙統領官軍在朔州等處操守、延綏有警、即同山西遊擊將軍王璽過河、會合總兵官許寧併力夾擊偏頭關亦有精兵數千、止隔一河、尤便策應寧夏、令總兵等官范瑾等將馬隊官軍盡數選領於有居民去處操守、陝西固原等處係賊經行

要路、甘涼官軍遠來防守、本處官軍亦往甘涼備禦兩不得便、將黃河迤東甘涼備禦蘭州等處并西安三衛兩班官軍通選精銳馬步共一萬員名、充與馬匹、慎擇將官統領分布平涼固原海剌都等處預備原守環慶官軍照舊守禦、及推選得宣府遊擊將軍都指揮同知周玉、延綏參將署都指揮僉事岳嵩、俱堪委任、請命一員充總兵官、遇警會合范瑾等表裏追擊、其餘調來客兵盡數放回、用蘇兵民疲困、等因具題、臣等議擬甘涼孤懸河西、亦不可缺人防守、既將彼處原調腹裏洮岷等衛輪班官軍存留、固原等處、河西甘涼等衛調來客兵、發回原處操守、周玉岳嵩雖謀勇可取、俱新任未久、況總兵太多、不無難以行事、仍令都督同知馬儀等各照數統領前項兩班軍馬、就於固原等處住劄、調度殺賊、其原調來官軍聽從酌量存留、有警會同都督白玉等并參將趙順出兵截殺、延綏東西二路地方、令張選許寧余子俊調度、寧夏花馬池一帶地方、令范瑾徐廷章調度、陝西固原等處地方、令白玉馬文昇馬儀等調度、劉聚

王越仍前節制、往來提督、又該兵部奏將宣府大同官軍各留遊兵五千員名、令周玉綏謙統領、山西遊兵令袁剛統領聽調、其餘副總兵黃瑄孫鉞所領官軍俱發回本處操守、趙英係鎮守涼州、魯鑑係鎮守莊浪將官、責任亦重、各回本鎮、請　敕馬儀并涼州協副都指揮孫鑑統領前項蘭州等衛官軍、在彼聽調殺賊等因具題、俱節該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咨到臣、查得先為前事、已經備由具題去後、今准前因、除照依兵部擬奏事理、行令各官遵奉外、臣會同

總兵官寧晉伯劉聚又計議得虜酋李忽等自成化五年以來陸續擁衆過入河套不時入寇至今五年之上 朝廷節命監督太監傅恭顧恒總兵官撫寧侯朱永武靖侯趙輔寧晉伯劉聚等皆同臣調度各處官軍勦殺累於寺子川開荒川魚兒河柳樹會漫天嶺等處與賊大戰痛遭挫殺敗走擒斬數多其餘蘆溝兒小蒜澗等處節被追殺擒斬又不下數十餘次然而終不肯渡河而去者蓋由河北懼有讐敵沿邊易於搶掠套中便於住牧每待氷開馬瘦之時倚

仗黃河阻隔得以無事年復一年遂成巢穴借使李忽等遁去別枝醜虜亦難保其不來久困兵民何時得以休息往年毛里孩等雖稱入套爲寇衆虜歸一外無疑懼所以隨來隨去比之於今事殊勢異自然去留不同其原調大同宣府官軍經年征戍艱苦萬狀中間有遺下妻女在家因是無人顧贍多致逃走及至今秋放班回衛各要置辦軍裝衣鞋賠補馬匹等項又多有鬻賣妻子典當田宅者甚至家貧無可柰何往往斜合逃避軍士疲弊已至如此豈有戰心

各該遊擊等官備由開報情實可憐臣等雖申以禁令勉以忠義加以優恤人情不堪終亦號訴不已陝西河南山西三省人民連年轉輸其間隣近者或有送納本色其餘皆輕齎來邊收買上納柰民力已盡無所取給今延綏一帶直抵陝西山西地方春夏無雨麥豆枯乾穀皆未種縱有雨澤夏至已過不能種穀至秋派納糧草從何收買即日榆林等處每銀壹

則亦不爲貴延日邊稅本色古之又數倍矣

錢止買倉米六升新米四升米價騰貴軍民饑餓多有挑掘野菜採食樹皮樹葉日見流移甚爲可憂臣

等叨受重寄敢不盡心竭力用圖報稱緣各處人馬俱已放回所留甘凉一萬止可於固原等處分守臣等帶領大同宣府遺兵一萬隨宜往來調度沿邊草束不敷欲爲存省境內又無草場兼以亢旱有草亦皆不長無處枝放馬匹若此虜月下入寇即當併力拒敵如延久不來侵犯數月之後草束盡絕軍馬難以存住臣等縱然勉强支持到於今冬倘賊果不渡河欲退則防守不足欲守則供餉不繼賊掠入境進退兩難倉卒之際方纔具奏恐難措理趁今臣等在

此守禦早圖經久之策俾三邊俱有常規庶不臨時
有悞軍機重事且以陝西計之平凉固原四衛入達
實爲襟喉之地達賊長從此處入寇滿四亦嘗於此
作亂彼中添設將官以鎮之誠爲良便今以馬儀從
宜防守乃是一時之權以後本官回還地方依舊空
虛臣等所舉周玉岳嵩委堪此任若以各官職任未
久輙難陞用其都指揮僉事王璽累經戰陣頗歷歲
先時止以陝西鎮臣兼領郡
年謀而有宋勇而不苛近克寧夏副將本處軍馬除
鎮不設置大帥于是邊警數發自立鎮臣以爲犄
遊擊將軍祝雄統領之外范瑾所領不及二千王璽

角之勢
到彼不過徒擁虛器合無令王璽克受前任然欲成
大事必假以總兵官名目陝西鎮守官員可以取回
就令本官鎮守統制見留并陝西靖虜官軍務在專
心操習軍馬整飭戰具一遇達賊侵犯就便會合范
瑾等表裏夾擊以圖成功賊若在套不敢深入乘空
脩理城池拒截要險且耕且守以逸待勞又隣近俱
有草塲便於牧放採積可以省節民力見今荒歉或
有聚衆山林不勞動調別處人馬即可擒捕如無成
効罪在不宥即目暫令本官與馬儀等公同防守比

及至冬兵將相識可以獨任陝西經久之策無出於
此以延綏計之地方險陛軍民俱有崖窯可以藏避
本處馬隊官軍約有一萬七千之上又有原選見在
精壯土兵三千八百餘名皆有馬匹共該二萬一千
員名今官軍馬匹除倒死并痩弱等項見在堪騎戰
者不及五千之上土兵全不操習止是雜項差使則
二萬以上軍馬止約五千其餘俱各閑住却調客兵
一萬經年在外征戍不無事體倒置今若令缺馬官
軍補買完足疲弱等項儹喂膘息土兵俱入隊伍一

體操練足約一萬六千之兵多於客兵之數況各人
熟知地里坐守家業無事依時訓練有警徑自截殺
若是兵力不敷其山西遊擊官軍三千比時專爲延
綏而設令在灰溝營等處住劄與清水營相離四十
里偏頭關與延綏亦止隔一河本關除遊兵之外尚
有堪戰軍馬四千於內選出一千聽候河西傳報聲
息警急船隻一便一同渡河協助戰守大同遊兵亦
選三千在大二右衛或朔州操守相隔延綏止是四
程一聞偏頭關灰溝營傳報挨次而進足可應援賊

情事緩。即回本處操守，用省邊備。延綏經久之策，無出於此。以寧夏計之，本處久因無賊犯邊，官軍少經戰陣，所以遇賊不能捍禦，賊知兵力不支，常於彼處肆意侵凌，王於韋州等處軍餘人等。自去歲大賊出境之後，亦各乘機假裝達子，搶掠人畜，邀截道糧，近被祝雄拿獲，見今問理。本處奸宄之徒尚不能擒，豈能摧破強虜，合無責令總兵官范瑾，遊擊將軍祝雄等公同鎮守巡撫官員，將馬隊官軍逐一揀選，老弱不堪者，令本家少壯餘丁代替。如無餘丁，通於守城步操屯田項下照數選補，馬匹亦各看選。不敷之數，設法買補，務要人馬精強，器械犀利。日逐嚴加訓練，蓄養銳氣，不許循私占役，有妨調用。遇賊深入，與固原靖虜慶陽等處人馬足可併力夾擊，寧夏經久之策，無出於此。臣等相度地里，審察時宜，晝思夜度，書此經久之計。此策若行，各該守鎮官員率肯同心協謀，躬行實踐，不事虛文，半年之間，事必就緒，賊雖久住，我亦不勞，較之調兵運糧，甚為優逸。此係軍國重計，伏望 皇上俯察臣等所言，乞 敕該部早為恭

詳計議，奏請定奪而行，則邊方幸甚。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七十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臥子 李待問存我 選輯
徐鳳彩聖期 參閱

徐中丞奏疏

奏疏 徐廷章

邊議疏 備邊急務

一足兵食以備戰守夫備邊急務在足兵食而已甘肅等衛所大約原額旗軍七萬二千九百餘名今實有者四萬一千八百餘名事故逃亡三萬一千一百餘名雖累清勾而解到者少雖有備禦班軍少經戰陣有名無實遇有警急深為可慮及查衛所每年徵納屯糧止可支用三閱月其餘月分俱藉腹裏西安民糧接濟頃因延綏有警甘肅坐撥止得三分之二見在倉糧不足二年之用其餘莊浪肅州古浪鎮夷西寧等處糧料僅可給一年餘爲一有警蘭縣河橋被阻糧運不通極爲可憂矧又各處動調貴應軍馬費用浩大將何支給乞勅該部計議軍伍查勘腹裏

軍多之處量爲撥補或行督清軍官照冊清解勿事虛文或另設法僉送補役其糧運或量開中淮浙二三十萬引或行令布政二司發爲事因犯于此納米贖罪或將今年夏秋稅糧多撥實邊如此則邊方兵食稍足而緩急無虞矣

一嚴邊令以警人心舊例備禦官軍俱係揀選腹裏衛所少壯強勇者輪班守邊近日衛所官軍官則多方推調或託病或營求管事而不依期領軍赴操軍或賄囑親管官旗託故隱蔽卻將本戶或另補不堪貧弱軍人輳數及至到邊驗出累行坐取而衛所官因受其賂反將坐取之人挾制莫敢誰何於此見邊軍不得充實而守邊之難也訐其所由蓋因各官倚恃軍職縱加參奏不過催督赴邊無大利害展轉延調又過一班以此姦頑得計率以爲常邊備廢弛誠非細故乞勅該部計議今後各腹裏衛所原選備邊官軍但有避難營求在衛者聽從各該鎮守總兵等官查勘改調邊衛帶俸差操三年或五年滿日然後放回原衛其衛所官吏受財私易原操壯軍人罪亦如之如此庶上下交警而邊備不至於廢弛矣

一量才質以資任使

戶先奏乞將守紅城子堡都指揮使魯鑑掣回莊浪守備而以原守莊浪都指揮僉事趙英與鑑協同操練遇警鑑出戰而英守城庶戰守有人內外無患已蒙准擬未幾兵部議英原鎮守而使之協同恐與鑑相頡頏難以行事調英守備紅城子堡緣此堡乃一小站城內所有不過驛遞衙門而已以英頗有可用之材置之閒靜無用之地似非隨才任使之道且陝西行都司所屬一十五衛所屯種亦係重務見今缺官提督暫令掌印都指揮同知柳春帶管乞將趙英

調註行都司管理屯種而以莊浪隨操都指揮陳晟帶領馬步官軍三百員名不必請敕只行令守備紅城子堡如此庶用人適宜而邊務不廢矣

邊方事宜 安邊事宜

一選才能以撫番夷國家撫有西番因其習俗分其族屬官其渠魁給以金牌而又選土官才能者授以重職以鎮撫之是以數十年間番夷效順西陲晏然近年以來革去西寧鎮守之官不與通貨茶馬夷民無所拘束往往越境搶掠殺害官軍皆由守備非人撫治乖方侵漁過甚所致乞敕該部行令鎮守等官推訪不分內外漢土軍職有名譽素著夷人信服者一員職專撫治遇警就便率領番兵征勦庶使邊境軍民獲安

一移邊堡以休居人切見西寧所屬水溝一堡內有驛遞軍夫牛馬及各家私產人畜俱賴城池保障緣本堡山易登而汲水遠不如大路舊站北邊山坡陡峻險固堪以居守請敕鎮守總兵等官移堡于此庶使邊軍樂業地方無虞

一設學校以訓邊氓肅州衛所俗雜羌夷人性悍梗往往動觸憲綱蓋

由未設學校以教之故也請如山丹等衛例開設儒學除授教官就軍選其俊秀餘丁以充生員及各官弟男子姪俱令送學讀書果有成效許令科貢出身其餘縱不能一一成材然亦足以變其性習不數年間禮讓興行風俗淳美矣

一決功賞以激人心各處征戰有功官軍臨敵捐軀出萬死得一生鎮守等官造冊報功進繳兵部又行巡按御史覆勘但御史所（報功文冊大抵不能速結以致虛冒多寡不能公平所以人無勸勵）巡地方廣濶事務浩繁日延一日候爾更代又將交與下年接巡者是以二三年間未得完報致使有功

官軍垂首喪氣歸咎朝廷而圖報之心十減七八倘
再有警何以鼓激人心乞勅該部遇有造報功冊到
部應覆勘者即差給事中御史各一員徑往彼處體
訪查勘隨與決斷如此則賞不踰時而人知所以感
發奮激矣一任勇智以固封守甘肅所屬莊浪地方
最爲衝要今同守莊浪地方都指揮僉事趙英城守
有餘出戰不足而守備紅城子堡都指揮使魯鑑雖
係土官素有智勇所守紅城子堡距莊浪七十餘里
非要害之地請將魯鑑掣回莊浪仍令趙英協同操

練遇警相机戰守別選能幹指揮一員守備紅城子
堡如此庶邊事寧帖守備得人一廣賢路以資任使
陝西行都司及山丹涼州莊浪西寧各衛俱有儒學
選官軍俊秀子弟以充生員而衛學之設止許科舉
不得食廩充貢乞如府州縣學例定擬廩膳生員月
給廩米五斗科舉外挨次歲貢出身則人才不遺于
邊方矣

甘肅邊備疏

甘肅邊備

一甘肅古浪守禦千戶所城俱在半山中牆垣低薄
不時坍塌且山水險惡難爲保障宜移於東北平坦
之地仍將舊城作古浪關按月差官把守盤詰姦細
一陝西行都司所屬衛所官員俸鈔俱於陝西各府
食塩鈔內支給以路遠支給不時或四五年或八九
年甚至有終身不得支者乞將各官俸鈔折布政司
庫銀行令按季造冊赴司領回衛所給散每銀一兩
折粮四石或五石一西寧地方番夷食茶如中國人
民之於五穀不可一日無者本朝舊有茶馬之例後
暫停止近又舉行然民間絕無興販而官府又督辦

之人以致茶馬司見茶不滿千斤乞勅所司通查出
茶州縣山場定其則例聽民採取俱運赴西寧官庫
收貯換易番馬給軍騎操并與苑馬寺作種孳牧其
民間所採茶除稅官外餘皆許給文憑於陝西腹裏
貨賣有私越黃河及河洮岷邊境通番易馬者究問
如律一河西一帶居人別無營業止是耕牧豐年上
納子粒之外所餘無幾今甘肅倉庫收有餘剩糧價
乞量借二三年之數聽臣督同管糧官於秋成之際
委官分投照依時價糴粮於預備倉收貯春散秋收

以備兵荒之用後有贏餘盡數存留在邊於年終軍

月糧一甘肅地方孤懸受敵比年以來三邊備禦官

軍兌換歸併就近操守遂將本鎮原備邊潼關衛官

軍兌下缺少二千七百餘員名累次勾補並無一人

到邊倘遇有警何以為用自今乞調還甘肅照舊輪

班操備一兩京天下法司衙門問擬囚犯有例該充

軍及降調立功為民者往往恣肆不赴配所著役到

任或於中途逃脫或於在京潛住或逃回原任原籍

乞勅法司禁約在京許錦衣衛五城兵馬司在外聽

巡撫等官嚴加捕捉解赴配所窩藏縱容不首者事

發一體究問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七十一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吳培昌坦公 選輯
朱茂曙子莊參閱

丘文莊公文集

疏議 丘濬

獻言闕報疏略 修省

仰惟 太祖高皇帝於洪武元年歲在戊申登 大寶之位肇 皇明之基復中國之統凡歷 六朝閱

一百二十年我 皇上登寶位紀元之始歲又適在戊申十干之甲十二支之子相配再周無餘而 皇上登極之歲適與相符謂 上天無意可乎謂 聖祖在天之靈無意可乎謹按宋儒邵雍皇極經世書謂天地大數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國祚大數以九千六百年為一元三代以後惟漢唐宋國祚為最長然皆不能滿其國祚之元數多者不過三四百年如人壽以百二十年為一元然非善攝養惜元氣存仁心謹身節用不能盡其天年以滿其元也異

以漢唐宋之世自百五六十年以後往往中微政務日趨于弊風俗日趨于薄紀綱日趨于弛由是馴致于不可振起而底于亡此無他繼體之君皆生于世道豐亨之際宮闈安樂之中不歷險阻不經憂患天示變而不知畏民失所而不知恤人有言而不知信好尚失其正用度無其節信任非其人因循苟且而無有奮發之志顛倒錯亂而非為敗亡也何使其君若臣當其將微之時灼然預知其中微之象因上天之垂戒汲汲反躬修省以祈天永命其國祚豈止此

哉矧其上世創業之君無功德于民適逢機會因人成功非若我 聖祖驅夷狄而出之化外救還我二帝三王所自立之中國重闢彝倫再立世界自天地開闢以來帝王功德之大所未有者也我 國家有此大功上格 天心為 上帝之所孚祐而眷顧之無已仁愛之不忘故于世道升降之會嘗欲開先之際生不世之主而處于困心衡慮之中示非常之變而當其居潛養晦之日是以成化年間災異之生皆自古史冊所罕有者彗星凡三出紫微大市三垣與

夫三公北斗無不搖遍而兩京畿暨十三藩司所奏
地震幷處五六百次至于弘治之初猶未已也邇彗
星又出于天津地震天鳴無異歲時烏三鳴于禁中
考之經史天變莫大于彗孛而侵三垣犯斗為尤重地
變莫大于地震而在京師邊方為急禽鳥動物得氣
之先其變尤敏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彗孛僅三書
地震僅五書飛禽僅二今乃屢見于二十六年之閒
變不虛生必有其應特在遲速之閒下以古人占候
之術驗以前代已然之故其咎徵之應深可畏也然

我　祖宗積德累仁　先帝敬天愛民　皇上清心
寡欲無有致災之理而天之示變乃如此豈無其故
哉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天不言因其必然之數
而示以顯然之象使人見其象推其數盡當然之人
事而求其所以勝天則能變災為祥矣夫人所以能
勝天其道所由修德而已矣臣願　皇上體上天愛
民之深念　祖宗基業之大端一身以立天下之本
清一心以應天下之務上畏天怒下畏民怨中畏人
言謹好惡而不流于異端邪說謹用度而不致于耗

國害民謹任用而不失于偏聽獨任振紀綱于頹靡
之餘復風俗于和平之舊防微杜漸每以禍亂為憂
屏己虛心不以顛危為諱防慾而剛為之制思患而
預為之防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則反求諸心熟思而
審處之曰此事果合乎天理順于人心適于時宜否
乎其于聖賢經史有無該載。　祖宗彝訓有無違悖
當世軍民有無利益物論以為便否清議以為善否
得無違道悖德以致天怒乎得無勞民傷財以致民
怨乎得無蠹國害民以致人言乎一事之行而衆議

之訪于衆而獨斷之然後審緩急之宜量輕重之劑。
循先後之序。以見于施行焉夫如是是惟不行行則
合天理之公即人心之安適時措之宜而天下後世
享其福矣雖然人君一心攻之者衆一日萬幾應之
無窮揣摩窺伺覘吾意氣之所向引誘激發逢吾心
志之所欲投間抵隙觀吾機便之可乘上讒畀露其
微機衆即據以為倖會而人其讒獻其計利其人植
黨與排異己求差遣乞恩澤希爵賞覓田宅無非欲
擾貨賄以肥家結親倖以固寵冒爵祿以貽後世是

皆爲其身謀、爲其家謀、爲其親識、以及所交私之人謀、蓋有一毫謀國之心哉、　皇上誠能養心性以保天和、闡經史以廣聖學、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理以絕奸邪、愼儉德以懷永圖、勤政務以弘至治、信任防一己之偏、聽納取衆人之善、示淳朴以爲天下之先、明意嚮以定萬民之志、使夫投機伺便之人、承風希旨之黨、曉然皆知　上之所好尙者、在乎仁義、而不在功利也、在乎儒敎、而不在乎佛老也、所用度者、在乎儉朴、而不在乎奢靡也、在乎節省、不在浪費也、所

任用者、在乎賢良、而不在嬖近也、在乎正直、而不在乎諂佞也、則　朝廷之上、如日正中、仰其光景者、皆知其不可隱蔽、如水趨海、觀其波者、皆知其不可遏轉、小人不敢肆其奸、君子不爲人所蔽、左道惑衆者不能亂聖人之敎、巧言詭計者、不能逞　明主之意明紀綱振作、治敎休明、風俗淳和、上有餘而下無不足、　國勢隆重、而運祚靈長矣、

公銓選之法　論資格

資格以用人、說者謂此法旣立之後、膺祿者便于歷級而升、不致沉廢、挺特者不能脫穎而出、遂至遲迴、則是資格不可有也、然未有此法之前、選司注官、有老于下士、三十年出身不得祿者、則又是資格不可無也、夫聚于百人之才品、而決于一二人之耳目、苟無簿籍之稽考、法制之禁限、資次之循歷、而欲一一記憶之、人人掄選之、吾恐其智有所不周、力有所不逮、日有所不給矣、而況夫僞妄詐冒請托干求、那移蒙蔽、奸計百出者哉、由是觀之、人固不可以不任、而法亦不可以不定、守一定之法、而任通變之人、使其

因資歷之所宜、隨才器之所能、而量加任使、用資格（用資格以敘常才、不用資格以敘非常之才、則銓衡之事盡矣）亦不純用資格、不用資格所以待非常之才、任要重之職、釐繁劇之務、用資格、所以待才器之小者、任資歷之淺者、釐職務之冗雜者、其立爲法一定如此、而又得公明之人、以掌銓衡、隨才受任、因時制宜、而調停消息之、于常調之中、而有不常之調、調雖若不常而實不出乎常調範圍之外、我　祖宗立法之善、文職四品、及在京堂上官、在外方面官、五品以上員缺皆具名以聞、自五品以下、吏部始得銓注、此所謂用

實錄而有不用者也自尚書侍郎以下惟才是用雖若不分流品然翰林院國子監非通經能文者不授之其餘流品又未嘗不分焉臣春之在任也則雖推舉不次用之既秩滿到部則必考其功績按常調以用焉祖宗良法美意有如此者此又萬世所當遵守而不可更革者也

北都形勝　修築墩臺

臣按我朝建都于燕切臨邊境所以設險以扞蔽其國都者尤宜慎固太行西來逶迤而北歷居庸而東

極于醫無閭是謂第一層之內藩籬也又東起舊大寧界越宣府大同代州之境而西至于保定德州之黃河又為第二層之外藩籬也其內之藩籬天造地設重岡疊障以為　國家北門之屏蔽易所謂地險者也若夫外之藩籬固有天然之地險然其間多有間斷之處因而補其缺塞其罅以為外寇之防則又賴乎王公之設險焉臣聞雲代一帶其設墩臺有守候也有大邊有小邊大邊以謹斥堠小邊以嚴守備（然自狄青成後無歲不寇邊墻亦若亦以為勢然）今誠于大邊墩臺之間空缺之處因其崖險隨其地勢（濟而未足恃也）築為城墻以相連綴實為守邊長久之計高闊為六鎮東西不過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成三步之地強弱相兼不過十萬人一月可就臣竊以為今山後緣邊之地東起永寧之海冶西底保德之河壖自東而西計其所長一千三百二十里而已其間墩臺相望遠者十數里近者數里就其空處而加築塞之功延引以相連接亦無甚勞費者昔人謂一月可就臣請以三年之期遇夫邊方無警之秋禾穀豐登之歲孟夏仲秋天氣溫涼之候量撥騎兵以防護借十萬

人之功力費十數萬之貲粮三年之內僅勞一百八十日成此千百年莫大之功夫然則邊城寇盜永清國家藩籬益厚高闕所謂五利者彼徒托之空言而我今日真享其利矣

建都議　幽燕形勝

（觀乎此議則知徐武功南遷之說為非而于忠肅有社稷之功至今為烈也）

按朱熹語錄冀都正是天地中間好風水山脈從雲中發來雲中正高脊處自脊以西之水則西流入于龍門西河自脊以東之水則東流入于海前面一條黃河環繞右畔是華山自華山來至中為嵩山是謂

前案遂過去爲泰山聳于左淮南諸山爲第二重案
江南諸山爲第三重案觀是言也則知古今建都之
地皆莫有過于冀州可知矣虞夏之時天下分爲九
州冀州在中國之北其地最廣而河東河北皆在其
域中四分之中舜分冀爲幽并營幽與并營皆冀境
也就朱子所謂風水之說觀之風水之說起于郭璞
謂無風以散之有水以界之也冀州之中三面距河
處是謂平陽蒲坂乃堯舜建都之地其所分東北之
境是爲幽州太行自西來演迤而北綿亘魏晉燕趙

之境東而極于醫無閭重岡疊阜鸞鳳峙而蛟龍走
所以擁護而圍繞之者不知其幾千萬里也形勢全
風氣密堪輿家所謂藏風聚氣者兹地實有之其東
一帶則汗洋大海稍北乃古碣石淪入海處稍南則
九河既道所歸宿之地浴日月而浸乾坤所以界之
者又如此其直截而廣大也況居直北之地上應天
垣之紫微其對面之案以地勢度之則泰岱萬山之
宗正當其前也夫天之象以北爲極則地之勢亦當
以北爲極易曰艮者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以成終

而成始也艮爲山山水爲地之津液而委于海天下萬
山皆成于北天下萬水皆宗于東于此乎建都是爲
萬物所以成終成始之地自古所未有也兹蓋天造
地設藏之以有待我　太宗文皇帝初建藩于兹既
而入正大統乃循成王宅雒故事而又于此建都焉
蓋天下王氣所在也前乎元而爲宋宋都于汴前乎
宋而爲唐唐都于秦在唐之前則兩漢也前都秦而
後雒然皆非冀州境也雖曰宅中圖治道里適均而
天下郡國乃皆背之而不面焉者元人雖都于此然

夷狄雜氣不足以當中國帝王之統惟我朝得國之
正同乎堯舜拓地之廣過于漢唐書所謂東漸西被
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僅再見也猗歟盛哉孔子曰
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易曰離萬
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
治夫以北辰爲天之樞居微垣之中而受衆星之環
拱天之道固在北也天之道在北而面之所向則在
乎南焉今日京師居乎艮位成始成終之地介乎震
坎之間出乎震而勞乎坎以受萬物之所歸體乎北

極之尊嚮乎離明之光使夫萬方之廣億兆之多莫不面焉以相見則凡舟車所至人力所通者無不在于照臨之中自古建都之地上得天時下得地勢中得人心未有如今日者也況此乃蘇秦所謂天府百二之國杜牧所謂王不得不可為王之地牧之言曰禹畫九州一曰冀州舜以其分太大離為幽州其人沈鷙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本兵矣他不能蕩而自若也復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下半則其兵馬之強在昔然矣且其地瀕大海在未始

皇時起黃腄瑯琅負海之粟轉輸北河是時海運固已通于茲矣唐杜甫謂漁陽豪俠之地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則當時又通東吳之粟于此焉胡元盛時漕東南粟至燕歲幾至四百萬石而南方之貨亦隨以至是蓋天生鉅海以為國家餉道不假靈粟轉漕自然而成者也則其食貨之豐有非他方可及可知已噫兵食俱足文武並用向明以用文而臨乎華夏則有以成文明之化嚮幽以建武而禦乎戎夷則有以張震疊之威臣故曰自古建都之地上得天時

下得地利中得人心皆莫有如今日者此也雖然居之安者不可不思其危享全盛者不可不為衰微之慮詩不云乎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自昔都燕者始于召公而極于金元然召公諸侯也金元乃夷狄上不足以當天心下不足以乘地氣無足道者其人雖不足道而其事勢則有可以為鑒戒者焉金人之禍在夷狄所謂土崩之勢者也元人之禍在中國所謂瓦解之勢者也鑒金人之失則必固邊圉選將帥強兵馬豐貨食使國勢壯而外虜不敢興窺伺之心鑒

元人之失則必謹法度用賢才省刑罰薄稅斂使朝綱正而生靈不敢萌背畔之念如此則國家如泰山之安與天地相為悠久矣。

貢賦之常　因田定賦

臣按馬端臨有言賦稅必視田畝乃古今不易之法三代之貢助徹亦只是視田而賦之未嘗別有戶口之賦蓋授人以田而未嘗別有戶賦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輕其戶賦者兩漢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戶賦田之授否不常而賦之重者已不可復輕遂至

重爲民病則自魏至唐之中葉是也自兩稅之法行而此弊革矣豈可以其出于楊炎而少之乎由馬氏斯言觀之則是兩稅之法寔得古人之意後世徒以陸贄之言而非之贄之言蓋不欲苟變當時之法故極言其法之弊耳臣竊以謂土地萬世而不變丁口有時而盛衰定稅以丁稽考爲難定稅以畝檢覈爲易兩稅以資產爲宗未必全非也但立法之初謂兩稅之外不許分毫科率然兵興費廣不能不于稅外別有徵求耳此時之弊非法之弊也自唐立法之後

至今行之遂爲百世不易之制我朝稽古定制以天下之墾田定天下之賦稅因其地宜立爲等則徵之以夏者謂之稅徵之以秋者謂之粮歲有定額家有常數非若唐人遇有百役之費先度其數而賦于人此亦論校定兩稅也隨其田之寬狹取其稅之多寡非若唐人以一年之外吝其以多者明後可以無額外加賦也之科率最多者以爲額也其額數則具于黃籍總于今賦額雖定戶部其徵輸期限則責之藩服州縣非若唐人別設而每年會計等則亦有輕重不同者兩稅使以總之也若夫丁戶之稅官無取焉惟逐戶編爲里甲十年一度輪差其餘年分官司有所營爲

隨時起集傭倩事已即休所謂絹布之調無有也不役之絹無有也其法一定而可守其額百世而不較吏不能以爲奸民不至于重困陸贄所謂其取法也遠其立意也深其斂財也均其成人也固其裁規也簡其備患也周此六言者我祖宗取民之制眞足以當之矣彼租庸調法烏可與同日語哉

漕輓之宜一 用褒盛米

臣按自古稱善理財者首劉晏然晏歲運之數止百一十萬石耳然當時運夫皆是官雇而所用傭錢皆

以鹽利非若今役食粮之軍多加兌以爲費也今米石加兌五六是民之納租名一石者出石五六斗田之起科名三升者加多一斗半且軍在衛所旣支月粮及出運又有行粮支給而一夫歲運不過三十石通其所加兌及所支給者而計之則多于所運之數矣益費一石有餘而得一石也而舟船之費不與焉又晏所造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爲一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人則是三百五十人駕十船運米一萬石較之今日十人駕一船一船載米

三百石通三十船運米九千石其人少五十其石少一千而不甚相遠也惟所謂囊米之說今日尚有未行綱米所以耗損運卒所以困斃者坐此故也史謂晏歲轉運粟百一十萬無斗升溺當時未聞有兑也其所行漕乃大江大河而又隨處轉運非但若今長運于窄淺之漕河者何以能無溺哉况今所兑浮于所運之半而歲歲有所損溺官軍賠償舉債鬻產無有已時所以然者正坐剝淺之費廣挨次之日多不幸而沉溺顆粒無餘也爲今之計宜如劉晏之法所

運之米皆以囊盛遇河淺澀暫舁岸上過淺而復舁歸舟或分載小船以過淺亦有包封不致散失不幸而沉溺撈而出之不致全失縱有浥爛亦可他用也說者若謂囊米恐舟淺不能受夫既實滿艙中加之艎板上護以竹簟蘆席以蔽雨水其後船毀再造量加大之可也然則米皆用囊如費將益多何夫囊以布爲之可用數年有山處可用竹簍近江處可用蒲葦其所費比所失散亦爲省矣

漕運之宜　通海運

臣按海運之法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轉東吳稉稻以給幽燕然以給邊方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國則始于元焉初伯顏平宋命張瑄等以宋圖籍自崇明由海道入京師至至元十九年始建海運之策命羅壁等造平底海船運糧從海道抵直沽是時猶有中灤之運不專于海道也元初糧道自浙入淮由黄河至封丘縣由[illegible][illegible]站陸運至濬縣其門一百八十里入御河二十八年立都漕運萬戶府以督歲運至正中以江淮兩浙財賦每歲所辦糧充運自此以至末年專仰海運矣海運之道其初自平江劉家港

今在蘇州府崑山縣太倉入海至海門縣界開洋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村馬頭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最後千戶殷明略者又開新道從劉家港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于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順時有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說者謂其雖有風濤飄溺之虞然視河漕之費所得蓋多終元之世海運不廢我　朝洪武三十年海運糧七十萬石給遼東軍餉永樂初海運七十萬石至北京至十

三年、會通河通利、始罷海運、臣考元史食貨志論海運有云、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以爲一代良法、又云海運視河漕之數、所得蓋多、作元史者、皆國初史臣、其人皆生長勝國時、習見海運之利、所言非無徵者、臣竊以爲自古漕運所從之道有三、曰陸曰河曰海、陸運以車、水運以舟、而皆資乎人力、所運有多寡、所費有繁省、河漕視陸運之費省十三四、海運視陸運之費省十七八、蓋河漕雖免陸行、而人輓如故、海運雖有漂溺之患、而省牽率之勞、較其利害、

蓋亦相當、今漕河通利、歲運充積、固無資于海運也、然善謀國者、恒于未事之先、而爲意外之慮、寧過慮而無、不臨事而悔、今　國家都燕、蓋極北之地、而財賦之入、皆自東南而來、會通一河、譬則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死亡之禍、迂儒過爲遠慮、請于無事之秋、尋元人海運之故道、別通海運一路、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西東瀕海一帶（浙江布政司及常州蘇州松江三府）而繇海通運、使人習知海道、一旦漕渠少有滯塞、此不來而彼來、是亦思患預防之先計也、臣家居海隅、頗知海舟之便、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淺、不慮風而慮礁、故制海舟者必爲尖底、首尾必俱置柁、卒遇暴風、轉帆爲難、亟以尾爲首、（王敕川漕撫奏行海運初年運少漕舟俱次下便有損壞以方漕時正值暴風大作之期也）縱其所如、且暴風之作、多在盛夏、今後率以正月以後開船、置長篙以料角、定盤針以取向、一如番船之制、夫海運之利、以其放洋、而其險亦以其放洋、今欲免放洋之害、宜預遣習知海道者、起自蘇州劉家港、訪問傍海居民、捕魚瀝戶、煎鹽竈丁、逐一次第踏視海涯、有無行舟橫道、沂舟港汊、沙石多寡、洲渚遠

近、親行試驗、委曲爲之設法、可通則通、可塞則塞、可迴避則迴避、畫圖具本、以爲傍海通運之法、萬一可行、是亦良便、若夫占視風候之說、見于沈氏筆談、每日五鼓初起、視星月明潔、四際至地、皆無雲氣、便可行舟、至于巳時則止、則不遇暴風矣、中道忽見雲起、即便易柁回舟、仍泊舊處、如此可保萬全、永無沉溺之患、請試用之、試之而可則行、不可則止、

漕運河道議　臧臨清

按歷代建都于西北者、皆仰給東南之漕、都長安者

阻關陜之險。漕運極難。所恃者江淮河渭。都洛陽汴梁者。兼資汴洛汝蔡而已。惟我朝建都幽燕。東至于海。西暨于河。南盡于江。北至大漠。水涓滴皆為我國家用。其用最大。其功最鉅者。其運河由江而入邗溝。由邗溝亂淮而渡上清口。經徐呂二洪。泝沁泗水至濟寧。濟寧居運道之中。所謂天井牐者。即元史所謂會源牐也。泗（出泗水縣）沂（出曲阜縣）洸（出陽寧縣）汶（源有三一出萊蕪縣一出泰山南）諸水。畢會于此。而分流于南北。北至安民山入于新河。地降九十尺。為牐十有七。而達于漳御。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為牐二十有一。而達于河淮。此蓋居兩京之間。南北分中之處。自是而南至于河淮。順流也。河淮東流至清口而入于海。亂流而渡。由邗溝渡江而達于南京。自是而北至于漳御。順流也。御河北流至直沽。而入于海。泝流而上。由白河抵潞而達于北京。適南接濟之水。有自武陟來之沁。有自瑯邪來之沂。適北接濟之水。有自金龍口之河。有分滹沱河之水。通論諸牐。天井居其中。臨清總其會。居中者如人身之有腰膂。總會者如人身之有咽喉。腰膂損則四肢莫運。咽喉閉則五臟不通。國家都北而仰給于南。恃此運河以為命脈。濟寧居腹裏之地。州縣櫛比。居民鱗次。而又多有旁出之途。惟臨清乃會通河之極處。諸牐于此乎盡。衆流于此乎會。且居高臨下。水勢泄易而涸速。是凡三千七百里之漕路。此其要害也。東控青齊。北臨燕趙。且去邊關不遠。疾馳之騎。不浹旬可到。為國家深長之思者。寧有而棄。毋無而悔。書生過慮。請跨河為城。（今臨清已設兩城矣）兩際各為水門以通舟楫。而包圍巨牐在于其中。設官以司啓閉。屯兵以為防守。是亦思患豫防之一事也。臣愚以杞人之智。過為天慮。惟　聖明矜其愚而察其心。不勝大願。

通州輓運至京議　開治道路

按通州陸輓至都城。僅五十里耳。而元人所開之河（桂文襄在世廟時亦議開河通水運竟不得遂行）總長一百六十四里。其間置牐壩凡二十處。所費蓋亦不貲。況今廢墜已久。慶豐以東諸牐雖存。然河流淤淺。通運頗難。且今積水潭（即今海子）在都城中。禁城之北。漕舟既集。無停泊之所。而又分流入大內。然後南出。其啓閉蓄洩。非外人所得專者。言者往往建請欲

復元人舊規似亦便利然以臣愚見陸輓與河運利害亦畧相當必欲復舊須于城東鑿為大潭如積水此以為停泊之處引水自城西入壕由北轉東瀦于此潭又于分水入城處築牐以司啓閉仍于御河南出城壕之道建為巨牐蓄禁中水非滿溢不啓自慶豐牐以東每牐之旁皆為月河以容挨牐之舟如此庶幾良便若恐勞民動衆又不若依舊陸輓之為便但道路之間每遇霖雨泥潦車輪陷沒牛驢踣斃脚價踊貴漕卒舟行數月始得抵陸而久留多費艱苦

不勝此建議者憫之所以咸欲復舊河道然自永樂乙未開運以來縡今六十餘年率由此路況其脚費支兌之初已有加耗曬乾之時所費良亦不多為今之計請于都城之東官路之旁擇便利處再闢新路一道或二道每道約廣十丈以上其舊道專以為官民往來之路止行小車其新開者一道專以通行輦運大車下而往者從左道上而來者從右不許互行其道旁民居不許夾道相向有欲居者皆許于道旁百步之外面東西以居近道賣酒食者惟許作浮舖

如此則民居既遠轍轍散行水易涸而泥易乾運道自然不至深陷又于中道設一提舉司視衛河例置官一二員每年委工部官一員提調將慶豐等牐原設牐夫編為甲乙專一修理道途大車入門免其納鈔就俾于提舉司出修路錢若干收貯在官以為買甎石傭工作之費又俾有司拘集車戶及牙行人等從公量定脚價分為三等晴乾每石若干陰雨若干泥濘若干必使兩不相虧具疏奏聞永為定例如此則輪輓通利所費者不道民田數十頃可將官地償

之或給以價或為之關豁糧租其視開河之費減數十倍況河道狹而運舟多一遇水少伺候啓閉動經旬日有妨嗣歲之計且又每牐設官聚夫官俸民粮日有所費歲歲遣官吏起民丁開挑上源疏滌壅塞修築坍塌禁民引水灌田妨民及時耕穫文移工作歲無寧月愚言萬一有可採者乞下有司計議其于國計未必無補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七十二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吳培昌坦公
張 塽幼青參閱

丘文莊公集

議 丘濬

制國用議 計歲出入

按先王制國用。必命冢宰者。冢宰爲六卿之長。周時無宰相冢宰卽宰相也。每歲于年終之時。五穀皆入

之後。俾其視今歲之所入。以制來年之所出而定國家一歲多少之用。爲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耗者。謂地之小者入亦小。地之大者入亦大。地小而入大。則年之豐可知。地大而入小。則年之耗可知。每歲以地所入而定其年之豐耗。年豐則國用隨之而隆。年耗則國用亦隨之而殺。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者。每歲所入。析爲四分。用度其三而儲積其一。每年餘一。三年餘三。積三十年則餘十年矣。以三十年通融之法。常（自此以後不復留一常使見九年）留九年儲蓄之貲。然後計其見在所有之數。以爲經常用度之節。量其所入而出之。因府庫之虛實爲用（之備而已）度之盈縮。則國家無不足之憂。而興事建功。無有不成者矣。竊惟王制此章。說者謂爲商制。以臣觀之。古今制用之法。誠莫有加焉者也。夫國家之所最急者財用也。財生于地而成于天。所以致其用者人也。天地歲歲有所生。人生歲歲有所用。歲用之數不可少。而歲生之物或不給。苟非歲歲爲之制。先期而計其數。先事而爲之備。至于臨事而後爲之措置。則有弗及者矣。臣愚以爲今日制國用。亦宜倣此法。每歲戶

部先移文內外諸司。及邊方所在。預先會計嗣歲一年用度之數。某處合用錢穀若干。某事合費錢穀若干。用度之外。又當存積預備若干。其錢穀見在倉庫者若干。該運未到者若干。造爲帳籍。一一開報。又預行各處布政司。并直隸府分。每歲于冬十月。百穀收成之後。總計一歲夏秋二稅之數。其間有無災傷逋欠蠲免借貸各具以知。至十二月終旬。本部通具內外新舊儲積之數。約會執政大臣。通行計筭。嗣歲一年之間。所用幾何。所存幾何。用之之餘。尚有幾年之

蓄具其總數以達上知不足則取之何所以補數有餘則儲之何所以待用歲或不足何事可從減省其事可以暫已如此則國家用度有所稽考得以預爲之備而亦俾上之人知歲用之多寡國計之贏縮蓄積之有無云伏惟　萬幾之餘留神省察必使國家倉廩恒有九年之餘而不至于六年之急萬有一焉（能有三年之儲則亦可以[illegible][illegible]矣）而或不及于三年則必惕然儆懼凡事皆從減節痛華用度之無益者使毋至于國非其國焉實惟宗社無疆之休

足國用議　去冗費

按曾鞏之議以宋眞宋仁宋英宗三朝較之以見其財賦出入之數乞照有司按尋載籍講求三朝所以費用其財者考知其數即今比舊罷其所可罷損其所當損從其約而杜其濫其議卓然可行願人君皆用與否耳臣當因其言而疏以爲今日當行之要務竊惟我朝疆宇比宋爲廣而百年以來無甚鉅費凡宋所謂郊賚歲幣祠祿皆無之其最費者宗祿養兵廕子耳然廕子止于武職文臣亦無幾焉臣考諸司職掌洪武中人民一千六十五萬二千八百七十戶墾田八百四十九萬六千五百二十三頃税糧二千九百四十四萬石戶口之數較之宋雖畧相當而今日墾田則過之遠矣所入既多而所費比之又少是宜國家儲積數倍于宋焉請自今爲始乞命有心計臣僚稽考洪武永樂宣德正統以來戶口墾田及錢糧金銀絹帛之數每歲出入比今孰多孰少然後即其見在據其歲之所入以計其歲之所出該用幾何餘積幾何以定今日出入之數庶幾曉然知　祖宗

之故實府庫之虛實而不敢輕費焉臣又觀鞏告其君有曰前世于凋敝之時猶能易貧而爲富今吾以全盛之勢用財有節其所省者一則吾之一也其所省者二則吾之二也前世之所難吾之所易不論可知也吁宋之時入少而出多其臣猶責其君以爲非難況今日之全盛庶富非宋可比在　聖君爲之又何難哉鞏所謂其浮者必求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者必求所以約之由而從之與夫蘇軾所謂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是二人之言誠人君

去冗費足國用之至論要法也。

京輔之屯　設四輔郡

臣按自古建都者。皆於四近之地。立爲輔郡。所以爲京師屏翰也。漢以京兆左馮翊右扶風爲三輔。唐亦以華州同州鳳翔爲三輔。而宋初未遑建立。至于徽宗時。亦于畿郡立爲四輔焉。每輔則屯兵二萬人爲額。我　朝建國江南。于鳳陽屯重兵。凡京師軍皆散于江北滁和等處爲屯田。雖不名輔。而儼然有藩屏之意。　太宗皇帝。自北平入正大統。遂建都于北。其初猶以行在爲名。而立一行部以總之。其後徧立五府六部大小衙門如舊制。凡京衛之兵皆分其半以來。并起江南富民以實之。而去其行在之名。則是萬萬年不拔之基。永定于此矣。然而畿甸之間。獨未有輔郡。蓋有待也。臣按漢唐宋之輔郡。皆因郡治而立。今日之建置則以形勝要害爲固。蓋漢唐都長安。宋都汴梁。皆去邊地遼遠。非若我　朝都燕。則自以都城爲北邊扞蔽。而北最近。東次之。西又次之。而南爲最遠焉。如漢唐故事。立爲輔　郡。以宣府爲北輔。因見

在而加藩守之軍。俾守國之北門。（今永平已建開府）其東也以永平爲輔。以守松亭一帶關隘。及扼遼左要害。其西也以易州爲輔。（或真定）以守紫荊一帶關隘。其南則以臨清爲輔。坐鎮閘河。而總扼河南山東之衝。又自北而南。屯兵于徐州。以通兩京之咽喉。每處屯重兵一二萬。量其輕重緩急。以多寡爲數。罷兩直隸河南山東上京操備班軍。因近屯守。以爲京師之屏蔽。遇京師有事。則調發焉。夫自古爲國者。必固外以蔽內。居重以馭輕。譬則人之家居。必有藩籬墻壁。然後堂室堅固。內呼而外應。若設關捩然。有所動于中。而四面之機畢應之。然後盜之利吾財者。不敢輕侵犯焉。近年以來。發調兩直隸河南山東等軍赴京上班操備。半年一替。方其新班既起。而舊班未回。城池雖設。而隊伍空缺者有之。幸而無事則已。萬一有不逞之徒。乘虛爲亂。將何以支持之。倘立爲輔郡。因近屯守。則軍士遂室家之願。而生息日蕃。　國家省轉輸之勞。而調發易集。邊方足禦備之具。而關隘有守。如此則都城鞏固。而　宗社奠安矣。

屯營之田　海田

臣按虞集此策，在當時不曾行，及其末世也，海運不至，而國用不給，謀國者思集之言，於是乎有海口萬戶之說，大略宗之，每年亦得數十萬石，以助國用，吁亦已晚矣。今　國家都於燕，京師之東皆瀕大海，烟火數千里，而居民稠密，當全安極盛之時，正是居安思危之日，乞將虞集此策，　勅下廷臣計議，特委有心計大臣，循行沿海一帶，專任其事，仍令先行閩浙瀕海州縣築隄捍海去處，起取士民之知田事者，前

來從行，相視可否，講究利害，處置既定，然後招集丁夫，隨宜相勢，分疆定畔，因其多少，授以官職，一如虞集之策。雖然天下之事，建議者思之非不周，而執事者行之未必力，方集議此時，說者固已謂一有此制，則執事者必以賄成，而不可爲，其事遂寢，及至於不得已之際，方用其策，然幾會已失，事勢已去，不可爲矣。嗚呼，豈非後世永鑒哉。臣嘗聞閩浙人言，大凡瀕海之地多鹹鹵，必得河水以蕩滌之，然後可以成田，故爲海田者必築隄岸以闌鹹水之入，疏溝渠以導淡水之來，然後田可耕也。臣於京東一帶海涯，雖未及行，而嘗泛漳御而下，緣白河以至潞渚，觀其入海之水，最大之處無如直沽，然其直瀉入海，灌溉不多，請于將盡之地，依禹貢逆河法，截斷河流，橫開長河一帶，收其流而分其水，然後於沮洳盡處，築爲長隄，隨處各爲水門，以司啓閉，外以截鹹水，俾其不得入，內以洩淡水，俾其不至漫，如此則田可成矣。於凡有淡水入海所在，皆依此法行之，則沿海數千里，無非良田，非獨民資其食，而官亦賴其用，如此則　國家坐享富盛，遠近皆有所資矣。

田當先通水利

江右民遷荊湖議　蕃民生寬力役

臣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自荊湖之人觀之，則荊湖之民異于江右，自江右之人觀之，則江右之民殊于荊湖，自朝廷而觀，無分于荊湖江右，皆王民也。夫自天地開闢以來，山川限隔，時勢變遷，地勢有廣狹，風氣有厚薄，時運有盛衰，故人之生也，不無多寡之異焉。以今日言之，荊湖之地，田多而人少，江右之地，田少而人多，江右之人，大半僑寓

于荊湖蓋江右之地力所出不足以給其人必資荊
湖之粟以為養也江右之人羣于荊湖既不供江右
公家之役而荊湖之官府亦不得以役之焉是併失
之也臣請立為通融之法凡江右之民寓于荊湖多
歷年所置成產業者則名以稅戶之目其為人耕佃
者則曰承佃戶專于販易傭作者則曰營生戶隨其
所在拘之于官詢其所由彼情願不歸其故鄉也不願
者勿強則俾其供詞具其邑里定為板冊見有某人主
戶本貫無人者不許見當某處軍匠遇開文句解明白詳悉必實

勘隱然後遣官賚冊親詣所居供報既同即與開豁
所在郡邑收為見戶俾與主戶錯居共役有產者出
財無產者出力如此通融兩得其便江右無怨女荊
湖無曠夫則戶口日以增矣江右有贏田荊湖無曠
野而田野日以闢矣是亦蕃民生寬力役一視同仁
之道也

屯田 淮南水田潁壽陸田

今承平日久生齒日繁天下田價比諸國初加數十
倍水田惟揚州最賤陸田惟潁壽為輕且地在兩京
之間相距畧等今天下一家雖無魏人南征之役然
用其法以行于今日亦可賴以少寬民力省歲漕其
于國用不為無助臣請于淮南一帶湖蕩之間沮洳
之地蘆葦之場盡數以為屯田遣官循行其地度地
勢高下測泥塗淺深召江南無田之民先度地勢因
宜制便先開為大河濶二三丈者以通于海又各開
中河八九尺者以達于大河又隨處各開小河四五
尺者以達于中河使水有所洩然後于其低窪不可
耕作之處浚深以為湖蕩及于原近舊河之處疏通

其水使有所瀦或為隄以限水或為堰以蓄水或為
斗門以放水俱如江南之制民之無力者給以食田
成之後依官田以起科民之有力者計其庸田成之
後依民田以出稅六七年間其所得者恐不減于魏
人也夫魏人以偏安之國有外敵之患猶能兼淮潁
而盡田之其後果賴其用而有以成其功矧今盡四
海以為疆而此地介兩京間而又為運道經行之路
有魚鹽之利有莞蒲之用古人所謂揚一之地者也
且去大江僅百里許大江之南民多而田少居者佃

富家之田爲之奴隸出者逐什一之利輕去田里夫若此者豈其所欲哉無可以爲仰事俯育之資不得已也然民性愚而安故常心多而無定見倘　朝廷頒方尺之詔遣一介之臣鼓舞而招徠之無不成者既成之後又于積壽之間召民開墾群田亦隨地勢以分田因民力而定稅其功又易于水田者考之唐史上元中于楚州今淮安古射陽湖置洪澤屯于壽州置芍陂屯南北分爭兩重鎮壽芍陂厥田沃壤大獲其利俱在此地遺跡可考也

屯田　荊襄唐鄧之田

按羊杜二人所墾之田其遺跡在今湖廣之荊襄河南之唐鄧古稱雒陽爲天下之中臣以今日疆域觀之則此三郡實爲我朝天下之中也天下之田南方多水北方多陸今此三郡益兼水陸而有之也南人利于水耕北人利于陸種而南北流民僑寓于此者比他郡爲多臣請于兩漸交界之中立一官司遴擇廷臣知稼穡者循行其地可水耕之地則引水立堰募南人耕之可陸種之地則分疆定界募北人種之成熟之後按畝分租隨地儲積遇有急用由漢入江由江而達于金陵稍省歲漕之數多留郡縣之儲或遇河雒關陝荒歉亦可用以救濟又于暇日講求武關人秦之路商于陸輓之故爲一三邊有缺亦或賴以濟焉

銅楮之幣一　更錢制

臣按天立君以子民付之利權使其通融以濟天下非專以爲一家一人用也所以通百物以流行於四方者幣也金銀之屬細分之則耗布帛之屬片析之則廢惟鑄銅以爲錢物多則予之以多物少則予之

以少惟所用而皆得焉且金銀出於天幣帛成於人錢也者合天人以成其器銅天生者也銅而成錢則人爲之矣自古論錢法者多矣惟南齊孔覬所謂不惜銅不愛工二語者萬世鑄錢不易之良法也銅出於天吾無所惜工成於人吾無所愛則其錢之爲錢體質厚而肉好適均製作工而輪郭周正造一錢費一錢本多而工費雖驅之使鑄彼亦不爲矣況有禁犯法而盜爲之哉然自太守閭法以來以銅爲泉或

爲半兩或爲榆筴或爲八銖或爲四銖不知幾變矣惟漢之五銖爲得其中五銖之後或爲赤仄或爲當千或爲鵝眼綖環或爲荷葉又不知幾變矣惟唐之開元爲得其中二者之外或以一當二或以一當十或以一當百然皆行之不久而遽變惟其質製如開元者則至今通行焉惜乎世道降而巧僞滋古錢之存乎世者無幾凡市肆流行而通使者皆盜鑄之僞物耳其文雖舊其器則新律非無明禁也彼視之若無作之者無忌用之者無疑銷古以爲今廢眞而售

贗滔滔皆然卒莫如之何也已矣爲今之計莫若拘盜鑄之徒以爲工收新造之錢以爲銅本孔頒此說別爲一種新錢以新天下之耳目遽天下之物貨革天下之宿弊利天下之人民所以爲新製者當如何曰每錢以十分爲重中間錢文必以古篆或用年號別製佳名其面加識以楷書二字上書皇下書明輪郭之侈周迴鑿以花紋每文計用銅十五分剉磨之餘去五而存十（鑄其十所存再鎔）新錢既成之後又令天下輸舊錢于官以易新錢將所得舊錢週以細紋如新錢製其面亦刻以二字或兩旁或上下然後散之仍　詔告天下非此二樣錢不許用而又申明廢銅赴官中賣之律則錢法流通而公私俱便矣

銅楮之幣二　復鈔法

本朝制銅錢寶鈔相兼行使百年于茲未之改也然（自宋以前未有鈔會而國用未嘗不通以聖祖之制而鈔法終不可又罷此因不當議復也）行既又意外弊生錢之弊在於僞鈔之弊在於多革僞錢之策臣既陳於前矣所以通行鈔法者臣請稽古三幣之法以銀爲上幣錢爲中幣鈔爲下幣以中下二幣爲公私通用之具而一準上幣以權之焉蓋

自　國初以來有銀禁恐其或閡錢鈔也而錢之用不出於閩廣宣德正統以後錢始用於西北自天順成化以來鈔之用益微矣必欲如寶鈔屬鏹之刑每一貫准錢一千銀一兩以復初製之舊非用嚴刑不可也然嚴刑非　聖世所宜有夫以法治民之刑可行於一時不若以理服民之心可施於悠久也蓋本天之理制事之宜以爲民之利因時立法隨時以處中聖賢制事之權也竊以爲今日制用之法莫若以銀與錢鈔相權而行每銀一分易錢十文新製之鈔

每貫易錢十文。四角完全未中折者每貫易錢五文。中折者三文。昏爛而有一貫字者一文。通　詔天下以爲定制。而嚴立擅自加減之罪。雖物生有豐歉。貨殖有貴賤。而銀與錢鈔交易之數。一定而永不易。行之百世。通之萬方。如此則官籍可稽而無那移之弊。民志不惑而無欺紿之患。商出途。賈居市。皆無折閱之虧矣。

山澤之利　丘濬

宋朝金銀銅鐵鉛錫之冶。總二百七十一。皆置吏主

之。大率山澤之利有限。或暴發輒竣。或採取歲久。所得不償所費。而歲課不足。有司必責主者取盈。臣按宋朝坑冶所在如此之多。而元朝之坑冶。亦比今日加十數倍。何也。蓋天地生物。有生生不已者。穀粟桑麻之類是也。有與地土俱生者。金銀銅鐵之類是也。昔者聖王定爲取民之賦。有米粟之征。有布縷之征。而無有所謂金銀銅錢之征者。豈不以山澤之利。與此論千古可示不易土地俱生。取之有窮。而生之者不繼乎。譬如山林之上。有草木焉。有土石焉。其間草木。取之者既盡。而生之者隨繼。故雖日日取之。歲歲取之。而不見其竭也。若夫山間之土石。掘而去之。則深而成窪。舁而去之則空而留迹。是何也。其形一定故也。是以坑冶之利。在前代則多。在後代則必衰。歷至於今日尤甚少焉。無足怪者。我　朝坑冶之利。比前代不及什之一二。間或有之。隨取隨竭。曩者固已於浙之溫處。閩之建福。開場置官。令內臣以守之。差憲臣以督之。然所得不償所費。如宋人所云者。今則多行革罷。而均其課於民賦之中矣。雖然。今不徒不得其利。而往往又罹

其害。蓋以山澤之利。官取之則不足。民取之則有餘。今處州等山場雖閉。而其間尤不能無滲漏之微利遺焉。此不逞之徒。猶囊橐其間。以競利起亂也。爲今之計。宜於山場遺利之處。嚴守捕法。可築塞者築塞之。可柵塹者柵塹之。俾其不至聚衆爭奪。以貽一方生靈之害可也。

鹽法議　轉般存積

按宋朝轉般之法。似于今日亦可行者。今兩京之間運道所經。凡三運司。淮鹽在南。滄鹽在北。山東之鹽

居其中往時會通之河未開水陸分隔各自通商給民今則一水可通惟今二處之鹽價直各有低昂中納各有等則而惟淮鹽之價最高殆居其倍山東之鹽抵河頗遠而滄鹽近河而價最廉臣請行宋人轉般之法選有守幹運糧空船南回道經滄州每船量給與官鹽分引並給腳價俾其運至揚州河下官為建倉于兩岸委官照數收貯原數不虧然後給與腳錢少有虧損即與折筭如此則官得倍稱之息軍得順回之利積鹽既多乃令通筭累年客商所中常股

存積等鹽共該若干依次給與見鹽不出一二年間支給完足然後行臣向所陳官給牢盆民自煎煮之策此後又比于河間沿海一帶出鹽去處不分民灶竈戶皆許其私煮既已成鹽具數赴官告賣量為定價給與見錢除雨之時則或加以倍有私賣及買者皆坐以私鹽之罪其錢乙于內帑除借作成效之後筭逐年年存積歲歲轉般積之既多遇有急用即出榜定價召商于所用之地或上糧芻或輸金帛付以執照定以倉分俾其親詣其所即給以見鹽于行鹽地方發賣如此比之舊法當得倍利非惟得以足今日之用亦可以銷他日之患草茅偏見未必可行姑述之以俟

鹽法議　解鹽

大抵今日禁榷之利其大者在于鹽鹽非一種其最資國用者惟是末鹽與顆鹽耳末鹽出于海海非一處顆鹽出于池池惟解州有之盆海鹽出于人必煎熬烹煉而後成解鹽出于天畦壠既成決水以灌必俟南風起然後結成焉出于人者歲額不足可以增

補出于天者歲額或有不足則將取之何所哉足以開中解鹽與海鹽異海鹽非一所此不足則取之彼可以通融輳補解鹽惟一池不幸而歲多霖雨風不自南則歲課不足額矣竊聞近年以來商賈中納解鹽之數已踰十年歲額守支待久至十數年一遇兵荒官府有所措置召商中納患其折閱多不肯應為今之計莫若行下有司通行查筭鹽課見存者若干商賈待支者若干計其所有之數果不足以給其所支即令商人據時估價每引若干官通計之總該若

千限以三年之內。于海鹽或井鹽存積多餘之處估以時價以見鹽償之。如解鹽一引三錢海鹽一引六錢即以一引當二引他皆倣此。如此不出數年。解鹽有餘積而商賈通利矣不然則是　朝廷開官府設官吏專爲商賈聚利以償債。舊欠多而新入少終無已時况且解鹽切近西北二邊。于用爲急與時國用有闕邊備不足當于何所取給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七十三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卧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吳培昌坦公
張　埁幼青　叅閲

丘文莊公集

議

内夏外夷之限一　區處畿甸降夷

丘濬

昔人有言、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古詩亦云、越鳥巢南枝、胡馬嘶北風、蓋人生天地間、雖有華夷之殊、而其思鄉土黨同類之心、則一也、況彼戎夷稟性絶與華人不同、而不可律以中國之人情、請以晉諸胡質之、五胡之中、匈奴爲大、匈奴之種、在漢已入居中國、（今建州夷多此、中國人爲之用亦耕田火食矣）歷漢而魏而晉、已數百年矣、其居中國、非不久也、歷代授之以官爵、寬之以力役、非不厚之也、而淵聰者自其高曾以來皆生長中國、其與故域不相聞也、非一世矣、一旦不幸國家有事、即相呼而起、以爲中國大害、甚者執天子而折辱之、後世夷狄之處中國者、固未必如晉之爲然、涓涓不塞、將成江河、毫毛不折、將尋斧柯、爲世道深長慮者、亦不可不防微杜漸也、請以今日論之、國初平定、凡蒙古色目人散處諸州者、多已更姓易名、雜處民間、如一二稊稗、生于丘隴禾稻之中、久之固已相忘相化、而亦不易以別識之也、惟永樂以來、往往以降夷置之畿甸之間、使相群聚、而用其酋長、時有征討、起以從行、固亦頼其用矣、然而已已之變、虜犯近郊、其中亦有乘機易服、以劫掠乎民、甚至乃有爲虜鄉導者、此其已然之效、可爲明鑑者也、當時臣親目擊其事、而議者咸謂事平之後、即與處置、今又踰三十年矣、而其黨類處京城畿甸間者如故、說者若謂此華生長中國、受恩厚而染化深、不必他慮、臣竊以爲晉之諸胡、經三朝、歷數百年、尚不忘其故俗、爲中國禍害。今況入中國未有百年、而其衣服語言猶循其舊俗者乎、設使未經變故、尚當爲之遠慮、況又有已驗之實效乎、天下之事、最難處者、莫甚于此、蓋今日慕華歸王之人、久居內地、勞效素著、欲如唐太宗並令渡河、返其舊部、難矣、不得已而思其次、請凡自西北內附者、除已建顯功受

封爵者外其餘有官者遞陞一級給與全俸無官者編入隊伍月支米比常伍加多勅兵部銓撥于迤南（奚之南方非但唯其類類亦以定其上治耳）衛所衛不過二百所不過二十官不許專城卒不許類聚征操外並免雜役如此不失其安輯之道既得其用且免其患矣

內夏外夷之限二　番將無專任

臣按自昔帝王用人不繫世類番將之中如漢之金日磾唐之阿史那忠等不可謂無人然而為治之道當循其常從其多不可以其一二而廢其千百以其

偶然而遂不信其當然耳何者天地生人同此天而各異其地地有不同則其生知習性自然殊別其混處日久則不知不覺而合為一矣方當無事之秋聚居而化處聯絡而視比日染月化遂認并州為故鄉者多矣彼其感恩思報之心忠君親上之念固未嘗無非惟無異言亦無異夢指天誓日真如金石之固效生不渝矣一旦而有風塵之警疆場之變我之志方強氣方壯根本方固彼固不敢有異志不幸而我弱彼強我負彼勝則彼將持兩端觀成敗去留此等之事不能無也其甚者若漢之中行說宋之郭藥師豈非後世之永鑑哉仰惟我　祖宗朝凡諸歸正而建功者往往錫之以封爵膺之以顯任惟于五府諸衛之長諸邊總戎之任則有此限制而不得以專蓋有合于唐人不用番將為正將之意夫于任用之中而寓制馭之意非獨使上之人無所疑于後而亦俾下之人得以保其全于終也豈非萬世之良法乎聖子神孫所當遵而行之萬世而不輕變者也

修攘制御之策　城郭村堡

臣按自古國都于其近邊必有牧馬之所其間必積芻豆以為飼秣之具方無事時資以牧育固為近便然世道不能常泰而意外之變不可不先為之慮金人犯宋京奸人導之屯兵于其近郊之牟駝岡藉其芻豆飼其馬以為久駐之計此往事之明鑑也矧今國都去邊伊邇已巳之變倉卒用言者計焚棄芻豆何啻千萬當時見者莫不悔惜然事已即休無復有以為言者竊惟都城東北鄭村壩二十四馬房其倉場所儲積者如京如坻請于無事之時即其地築為

一城以圍護其積聚及移附近倉場成聚其中就將
龍驤等四衛官署軍營設于其中特勑武臣一員于
此守鎮仍司羣牧四衛官軍不妨照舊輪該內直下
直回城屯住是亦先事而備之一策為修攘制馭之
要也

守邊議 種樹

按月令孟冬之月既命百官謹蓋藏命有司循行
積聚無有不斂而又命有司壞城郭戒門閭修鍵閉
慎管籥者此蓋兼中外而言也至於固封疆備邊境

完要塞謹關梁塞徯徑則專為邊境言焉然邊境之
中亦其城郭而其城郭也則有門閭焉門閭之或啟
或閉則有鍵閉管籥以司之故既坏其城郭之關薄
使之堅而厚而又戒其門禁之出入於鍵閉管籥也
則又修而理之慎而守之所以防內之出而外之入
也若夫封疆之固邊境之備則其所防者內恐賊盜
之竊發外恐夷狄之侵陵雖以無事之時亦必歲歲
為先事之備于要塞也則完之以扼其要衝於關梁
也則謹之以限其出入然非但于人馬可行之地而

致其備于凡鳥獸往來之徑僅可容足者亦無不致
其謹焉可見古人於封疆之守邊防之備其嚴且密
也如此後世為政苟且目前而于邊塞之地無事則
一切置之不問一有事焉則急遽之際倉卒無措者
多矣甚者以樵薪之故而翦其蒙翳以營造之故而
伐其障蔽以游畋之故而廢其險隘殊不思王公設
險以守其國無其險尚百計以營為之况有其險而
自去之以為虜除道邪智者不為也後之君子尚思
所以為先事備而毋貽臨時噬臍無及之悔臣竊以

為今京師切近邊塞所恃以為險固者內而太行西
來一帶重岡連阜外而渾蔚等州高山峻嶺蹊徑狹
隘林木茂密以限虜騎馳突不知何人始于何時乃
以薪炭之故營繕之用伐木取材折枝為薪燒柴為
炭致使木植日稀蹊徑日通險隘日夷設使國家常
如今日之無事固無所用之不幸一旦而有風塵之
警將何以扼其來而拒其入乎失今不為之限制臣
恐日甚一日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臣請下工部
洪武永樂年間以來其所用材木薪炭取于何

所掌于何人凡其可以措置之方用度之數與夫愛惜減省之術且。一一以聞必須無損于造闢無虧于國用定為經久之計其事雖小所係寔大考諸司職掌于工部抽分條止云抽分竹木場如遇客商興販竹木柴炭等項照例抽分若不敷定奪奏聞給價收買或差人砍斫然亦止言營造而不知當時大庖之費內臣之炊何所取材意者洪武之初建都江南沿江蘆葦自足以供時之用也蘆葦易生之物刈去復生沿江千里取用不盡非若木植非歷十數星霜不

可以燃取之須有壽時生之必待積久况今近何別無大山茂林不取之邊關將何所取耶夫自昌柴廠于易州以來恒聚山東西北直隸數州民夫數千于此取柴炭以供國用又役順天之民以為挑柴夫府縣添設佐二官以專管之又特勅侍郎或尚書一員以總督之此事非特今朝無有定制而前代亦所未聞也然則前代皆不舉火耶古之人必有善處之法。然而史籍不載無從稽考意者以此為非要之務隨時制宜因取足用故不必顓顓設官拘拘督責因吾

口食之奉以奪民衣食之資也。為今之計宜移置易州柴廠于近京之地散遣丁夫各還原籍量其州縣大小人民多寡定為薪炭之數分派輸納內外衙門。每歲定為限期俾其依期運納。一如戶部糧草例取納足通關以憑稽考又必痛為禁革除去印烙苛薪柴可以燃燎即與收貯不必問所從來限以式樣。如宋之末世所取之炭必如核桃紋鵓鴿色以困吾民也如此非獨可以為邊關之固而京畿及山東西之民亦可以少甦矣雖然木生山林歲歲取之無有已

時苟生之者不繼則取之者盡矣竊恐數十年之後。其物日少其價日增吾民之採辦者愈不堪矣臣又竊有一見請于邊關一帶東起山海以次而西于其近邊內地隨其地之廣狹險易沿山種樹一以備柴炭之用一以為邊塞之蔽于以限虜人之馳騎於以為官軍之伏地每山阜之側平衍之地隨其地勢高下曲折種植榆柳或三五十里或七八十里若其地係是民產官府即於其近便地撥于草場及官地如數還之其不願得地者給以時價除其租稅又先行

下法司遇有犯罪例應罰贖者定爲則例徒三年者
種樹若干二年者若干杖笞以下以次遞減照依搆
工司運水和炭事例就俾專業種植之人當官領價
認種某樹若干長短大小皆爲之度以必成爲效有
枯損者仍責其賠其所種樹木必相去丈許列行破
縫參錯蔽虧使虜馬不得直馳官軍可以設伏仍行
委所在軍衛有司設法看守委官巡視歲遣御史一
員督察之不許作踐砍伐違者治以重罪待其五七
年茂盛之後歲遣一官揀其支條以爲薪炭之用如

此則國用因之以舒民困因之以解而邊徼亦因之
壯固矣又今京城軍民百萬之家皆以石煤代薪除
大官外其惜薪司當給薪者不過數千人之烟爨無
京民百分之一獨不可用石煤乎儻以爲便乞下辦
納挑運州縣計其買辦催覓工價所費幾何俾其辦
價送官量給與之市石煤以爨是亦良便

守邊議 防守居庸紫荊

按所謂高闕者其山中斷兩岸若闕焉今之邊關皆
是萬山綿亘之間忽然中斷可以往來故歷代設爲
重城屯士卒以戍守之所以絕華夷之通使外之寇
賊不得入而內之姦細不得出也按史高闕在古朔
方臨戎縣北連山中斷兩峰俱峻若城闕焉朔方古
夏州也今地在黃河套中世不知其所在就以今日
邊關言之其最大而要者居庸紫荊松亭雁門是也
前代關隘之設皆爲守邊惟今日邊關則咫尺神京
之側非但守邊也蓋開闢之初天造地設此連亘之
山以爲華夷之限而又遣巨靈擘開兩山以通出入
蓋於億萬載之前豫有待乎我朝開國于億萬載之

下也雖然漢人繼秦之後則以秦爲鑒唐人繼隋之
後則以隋爲鑒彼秦與隋豈漢唐所可匹哉而以爲
鑒者儆戒生于不足也臣竊觀元人進金史之表曰
勁卒擣居庸關北拊其背大軍出紫金口南搤其吭
觀巳都燕則元人滅金之故象亦爲我世之鑒
此古今都燕者防患之明鑑也然擣居庸而謂之拊
背出紫荊而謂之搤吭則其立言之間輕重緩急不
問可知蓋背乃人身之所荷負而吭則呼吸飲食所
必經死生之係也況今六軍億兆聚于京師北倚居
庸即爲重鎮而紫荊乃南出之路疾騎抵吾運道數

日可到是尤不可不加之意焉議者徃徃急居庸而後紫荆此不知大勢者之言也

守邊議　修築墩堡

按班史武記所謂城障列亭匈奴傳所謂建塞徼起亭隧是乃古人候望之所今世所謂營堡墩臺之類也賈誼傳所謂斥堠烽燧鼂錯傳所謂蘭石渠荅虎落是乃古人候望之具今世所謂煙火信礮礧石之類也大抵斥候以遠為宜以高為貴以簡為便蓋近則緩不及事低則候不及遠繁則人少而費多臣請

以今日邊事言之且如宣府一處腹裏墩口二百七十二所沿邊共四百五十六所即此一處以例其餘其城塞之設皆當要害之處固無容議但墩臺之類則恐失之太少矣（自世廟以後則墩臺以漸而加多）臣愚以為設墩臺以候望也其相去之遠近當以火光可見礮聲可聞為限夫以方丈之土堆十數之孤卒持一二日之水米出于數百里之外其孤危甚矣苟非地險而遷迂執高而食足其乘障者幾何不為虜持首去如狄山也哉臣竊以為宜遣行邊大臣會同守邊將帥躬行邊地相其事執審其形候於凡舊日墩臺可省者省之可增者增之可併者併之大抵主於簡而遠聲聞可相接目力可相及則立為一墩及於衆墩之間要害處立為一堡使之統其附近諸墩有事則相為接應墩統於堡堡統于城如臂指之相使如氣脉之周流于外墩之內每二三十里各為總臺數處以次通報於城中其墩之制高必極望墩之下于三四里間四週俱築為土墻高四五尺長七八尺許橫斜錯亂彼此相入人須委曲然後可行使虜馬不能侵近其墩之上除候卒

自持口粮外常蓄一月水米以防不測若夫烽燧之制古人晝則燔燧夜則舉烽偶遇風勁則煙斜而不能示遠值霖雨則火鬱而不能大明宜於墩臺之上立為長竿分為三等上懸紅燈以燈數多寡為虜緩急衆寡之候所謂紅燈者潑羊角效魚魫為之而染以紅遇夜則懸以示衆數百里之間舉目可見矣

邊防議　復河套

按漢立朔方郡即赫連勃勃命叱干阿利蒸土築城之處所謂夏州是也後秦姚興以赫連勃勃為安北

將軍鎮朔方勃勃僭稱天王建國曰夏命其臣叱干
阿利發嶺北夷夏十萬人于朔方水北黑水之南營
起都城號爲統萬命其秘書監胡義周作頌曰營啟
都城開建京邑背名山而面洪流左河津而右重塞
蓋此地在漢之右城而赫連夏乃於此建都也隋以
朔方地分置勝州榆林郡唐開元中置朔方都大總
管兼安北都護唐末拓拔思恭鎮是州唐賜姓李五
代李仁福彝超繼領節鎮號定難軍宋太平興國八
年李繼捧來朝願納土其弟繼遷不樂內附亡命嘯

皇明經世編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三　復河套　十三　平露堂

聚擾邊淳化中太宗以夏州深在沙漠奸雄因之以
竊據欲墮其城呂蒙正曰自赫連築城以來頗與關
右爲患若廢之萬世利也遂詔廢之遷其民於銀綏
分官地給之其俗兵不從相聚置營仍曰夏州眞宗
咸平中繼遷叛景德中其子德明欵塞內附朝廷假
以本道節制始以夏州遷懷遠鎮改爲興州居之即
今寧夏衛是也德明之子元昊僭號自稱夏帝其詞
其境土方一萬里河之內外州郡凡二十有二河南
之州九曰靈曰洪曰宥曰銀曰夏曰石曰鹽曰南威

曰會河西之州九曰興曰定曰懷曰永曰涼曰甘曰
肅曰瓜曰沙黑泰河外之州四曰西寧曰樂曰廓曰
積石其地饒五穀尤宜稻麥即今州郡考之所爲興
即今寧夏也河西及河外之州今多存焉其河南九
州雖有一二可考而其七者不知其所在意者皆在
今河套中耶自昔守邊者皆襲前代之舊漢因秦唐
因隋其邊城營壘往往皆仍故迹惟我朝守邊則無
所因襲而創爲之制焉蓋自唐天寶以後河朔以北
多爲方鎮所有其朝廷所自禦者突厥吐蕃南詔而

皇明經世編　丘文莊公集　卷之三　復河套　十四　平露堂

巳五代以來石晉以燕雲賂契丹而河西盡屬拓跋
氏宋人以內地爲邊境金元以夷亂夏無有所謂邊
者我　聖祖得天下于中國蓋當夷狄極衰之際遍
于西北邊城立爲藩府統重兵據要害然皆在近邊
而未嘗遠戍境外如漢唐之世也洪武之初西北邊
防重鎮曰宣府曰大同曰甘肅曰遼東曰太寧永樂
初革去太寧惟存四鎮寧夏守鎮肇于永樂之初榆
林控制始于正統之世其餘花馬池等堡皆是邊境
多事之秋創置者也方今北虜入寇之地其要害之

處。朝廷處置固已嚴密但所謂黃河套者尚若闕焉何也前代所以廢棄之者以其邊城之防守在內而其地在外故也今日我之守鎮顧有在河套之外者秋高馬肥風寒河凍彼或長驅而入屯結其中以爲吾內地之擾幸其素無深謀未用華人之計不爲據地之爭是以亟來亟往有獲即去似若無足爲意者然謀事貴乎先防患貴乎豫往者彼固嘗深入矣議者慮其爲我內地患百計謀所以驅而出之者未得其便幸其自去矣遂無有一人議及之者萬一再來何以處之乎夫事之未來者雖未能逆料其有無計之萬全者不可不先爲之擘畫臣愚過爲之慮今日西北諸邊 祖宗以來所以備禦之具固已詳盡惟此一處偶未之及非遺之也芽蘗未萌也今則已暴著矣所以先事而豫爲之防者茲其時乎自昔中國守邊者皆將卒守其內而拒戎虜于外茲地則虜反入吾之內而吾之所守者反在其外焉彼所以從入者必有其路所以屯聚者必有其所所以食用者必有其物皆一一推求其故于其所經行之路則預

扼其要衝于其所屯聚之處則先據其形勝勿但幸其眼前之無事而必爲後日之遠圖議者若謂置爲城守則饋餉爲難將至于漢人之勞費盡思赫連之(河套自是肥之地得而據之不必須內境輸餽)建國元昊之列郡皆在此地何從得食乎宋史明言其地饒五穀尤宜稻麥漢人于境外輸臺之地尚爲之屯營況此乃在黃河之南次邊之地乎臣請下合朝議當此無事之秋虜人遠遁之際遣通古今識事体大臣躬蒞其地詳察可否以聞倘以爲可行或于河之南築城池以爲之鎮遏或于河之北據要害以(此在孝宗朝猶易爲經理今則收套之虜已置家業其中著之稍難矣)爲之扼塞或沿河之壖設營堡以防其徑渡事必出于萬全然後行之不然較其利害足以相當姑仍其舊可也。

邊防議 守山後諸鎮

按石晉所賂契丹十六州地幽薊瀛莫涿檀順七州在山前新嬀儒武雲應寰朔蔚九州在山後合前此契丹所自取營平二州通計之蓋十有八州也自昇中國非但失其土地人民乃併其關隘而失之晉人自捐其險隘與人既無以自守其國宋人承其後而

不能復中國之舊。遂以白溝河為界。故二國所受夷狄之禍畧同。夫自晉天福元年。以賂契丹此地為虜所得者。首尾四百五十餘年。我 太祖始逐出元人而復為中國有。蓋援之于泥塗之中也 太宗又于此建都。則躋之天日之上矣。夫以百二山河。而有天然之地險。重城萬雉。屯百萬貔貅于此鎮壓之。是誠萬萬年不拔之基也。今山前山後皆吾中國之地。山前七州。今為畿甸之地。太行西來。連岡疊嶂。環而遶之東極于醫巫閭之境。以為內之藩籬。山後諸州。自

永寧四海冶以西歷雲代之境。重關列戍。以為外之藩籬。苟委任得人守禦有法。可保其無外患也。惟昌平以東。遵化永平一帶。往者有大寧都司與營義會等衛。在山之後以為外障。其後移入內地。以故京師東北藩籬單薄之甚。異時卒有外虞。未必不出于此夫天下之患。往往出于意料之外。然能謀畫于未事之先。而豫有以防備之。則所患者消泯于無迹矣。請下大臣議。居庸以東。歷黃花鎮古北口直抵山海關山之後皆荒漠無人之境。非如居庸以西尺小邊鎮兩層。可以防備。若何可以善其後。而使之永無外患。必有奇謀宏畧出於其間。必不得已。而臣有一見。請將洪武中大寧都司後移保定者。立於永平或遵化或薊州。以為重鎮。凡舊所屬衛所。移于沿山要害。相為聲勢。仍於山之後。去山五里或十里或三四十里。量其地勢。因其形便。築為墩臺。就其空缺之地接連以為邊墻。就於其間。擇一要地。設為關鎮。屯軍守備以為兀良哈人貢之道。一以衛都城。一以護陵寢。此誠千萬年之遠謀也。不然。國家養鋭儲材。俟吾力有

餘而其机可乘。仍復洪武中山後帥閫之舊。俾於宣府大同。列為三鎮。直達遼東之境。則是國家之險要既失復得。藩籬厚而無可乘之隙。根本固而無意外之患

馭夷狄議 兩廣猺獞

按李固言南方用兵之病弊。切中事情。使後世讀史者至此。灼然如親在行間。目擊其事。千古如一日也。至其所謂發將無益。州郡可任者。此皆已然之明效。然後世藩服郡守。任用不久。隨即罷去。夷獠知其夫

任之速不可倚仗而後來之吏又未必然往往疑信相半故雖暫服而復叛也請以今廣西左右兩江言之兩江地方一二三千里其所轄狼兵無慮十數萬今設爲府者四爲州者三十有七其府州正官皆以土人爲之而佐貳幕職參用流官故今百餘年間未聞有屯聚侵掠者而所以爲州縣害者皆是不屬土官管束之人錯雜州縣間者其間雖或亦有有司帶管及設土官巡檢者然流官無權彼知其不久而輕玩之而所謂土巡檢者官卑力薄不足以相鈐制臣愚

以爲今日制馭服之策莫急于立土官請用左右兩江之例而微寓夫設立軍衛之意蓋左右兩江府州之設專以其地屬之一姓臣所謂微寓設立軍衛之意者衆建官而分其權也凡今猺獞與編民雜居州縣之間但彼依山箐以居耳今宜特勑內外大臣躬臨其地召集其酋豪諭以　朝廷恩威將授以官如左右兩江土官例俾其子孫世享之其有能率其種類五百名以上內附者卽授以知州之職四百名以下量授同知判官吏目等官其官不拘名數亦如

衛所之制既授其投詞不煩勘覆官給以冠服遣官屬以騶從鼓樂送歸所居徐俾其擇地立爲治所合衆力成之既成具奏請印俾推其中一人爲衆所信服者掌印則彼受　朝廷爵命必知所感慕而其同類咸尊敬之有不伏者彼仗國威併力除之不難矣積久成俗彼皆慕華風習禮教而知殺掠之爲非況衆設其官勢分力敵自足相制不能爲亂而其中不能無自相爭訟者須至申上司奏　朝廷則國家之勢益尊不勞兵戈而一方安靖矣然所慮爲後日患者地界不明異時不能無爭耳宜乘其初卽遣官會同土酋分立地界或以溪澗或以山阜就于界上立石爲識大書深刻于上曰某至某爲有司界至某爲土官界其中民地有深入其境者卽以外地無徵者與民易之隨其廣狹不復丈量其土酋所領地就俾其認納稅糧定爲額數日後不得有所加增如此處置庶幾其永無患乎

馭夷狄議　制馭猺獞

按韓愈所言自用兵以來已經二年前後所奏殺獲

一二萬人倘皆非虛賊已尋盡此言非獨當時之弊也古今人情不大相遠舉古可以知今惟　聖明留意遇有遠方捷報以此言驗之洞見其眞僞矣至其請爲選有材用威信諳嶺南事者爲經畧使處理得宜自然永無侵叛之事此語誠古今處治南蠻之良策大抵南蠻與北狄不同蠻性陰宻倚山爲勢軍來則入山遠避軍去則外出擄掠如蝇蚋然揮扇則飛散收扇則復集勦滅之甚難且其地多瘴癘中原之人憚人其地未至固已怯畏一入其地氣候不齊蒸

濕特甚往往不戰而斃既不可速戰又不可持久所以自古用兵未有大得志于南蠻者也雖然天下之患皆有所以然之故知其故而逆閉其途絕其根則其患自息矣且今所謂猺獞者非有強宗豪族亦無深謀遠慮非欲爭城邑非欲收人心（其欲不大其類不一則制之亦易）不過欲鹵掠財物而已其所處深山大箐之中不爲宮室之奉不爲妻妾之用不爲子孫之計所得之財將何所用而用之將何所貿易哉使吾內地之人不與之交通則彼所得財無所用而欲用之亦無所於售爲今之計宜敕鎮守都憲督責藩臬帥閫及守令將領嚴束所部軍民不許與賊交通凡軍民人等有入山峒生理許其赴官告知齎載某物赴某山峒貨賣官司給與印帖爲照無帖者不許責令供給不敢將帶違禁器物（不受其銀兩則彼無所施然）惟許取其米穀生口土物不許受其銀兩及其地所（檢制之其權以銀兩易于持帶不便搜索也）不產之物違者枷號示衆沒入其財物親屬鄰保知情不首罪同有首告者給以其財物三之一如此則彼得物無所售而不劫質以求財而殺人以立威矣又聞近年以來其間城邑暮夜多有爲賊所入者

殺死官員掠去印信輒避罪不以聞推原其故非彼之有能乃我之無備也宜令守鎮都憲總兵等官規畫城池守備之法行下軍衛有司俾其遵守則永無失矣蓋嘗推求其所以竊入之故多因軍衛有司互相推調夜間失于覺察城邑往往至于失陷蓋非內無糧餉外無救援力屈而不能支也今後凡有城池去處責令軍衛有司正佐官寮爲立領狀責其與城相爲存亡有失陷者决不輕恕則彼知罪責深重不敢輕忽則賊不能盗入矣所謂規畫守備之法者每

城必爲內垣荐棘樹柵總爲一門昏夜既上城守即不容復下必至黎明然後開門彼知無可生路則寢不安席矣又預畜孔犬馴伏之每五堞間用木爲櫃懸一吠犬微有風聲犬先知儆彼不能駕梯登垣而盜入之計無所施矣

馭夷狄　北虜

漢高祖以百戰之餘所統皆奇才良將且爲匈奴所圍者七日不有陳平秘計不幾于危乎然是時虜騎乃至四十萬則是北虜之強自漢初已然矣夫自高

祖解圍之後至于我朝一千四百餘年中間歷魏晉隋唐宋而北狄之興亡盛衰起滅分合不知凡幾變而至于胡元極矣說者以爲北狄之盛也固莫盛于胡元而其衰也亦莫衰于今日何也蓋天下理勢相爲乘除物極則反盛極而衰亦必然之理也何以明之自古北狄之爲中國害者非以其地之廣也亦非以其人之衆也徒以其生長沙漠之外逐水草以爲居捕野獸以爲食而衣其皮耐饑寒習勞苦而不畏死而我中國之人好逸而不禁勞不能忍饑而受寒而又惜身愛命以故往往爲彼所勝耳至于胡元入中國奄南北而有之空其部落居我內地棄彼夷習效我華風宮居而室處衣錦而食粟其黠慧者又學我道藝雅言而士行闊步而寬衣凡其自昔獷驁之態皆變而爲柔耐苦之性皆變而爲驕況其百年以來內外官司皆以其國人以爲之長非獨畿甸間爲然則雖遠而瘴癘之鄉細而魚鹽之職所謂達魯花赤者非其種類不用也所至成羣隨在而有其言語習尚雖多循其舊然其肢體筋骨無復如前日之耐

饑寒甘勞苦矣一旦又兵南來其主開建德門夜遁倉卒隨行者惟宮禁宿衛京輦屯營者耳若夫遠宦之臣外戍之卒固不能盡從也敗亡之餘歸其故域者蓋亦無幾非但失中國之法制而併與其本來之部落而遂失之游魂殘魄苟延喘息于草野之間分散而微弱紛雜而無統而其猖猖然見骨必爭者犬戎之性故在也方且自相魚肉自相攘奪救死扶傷之不暇以故不能爲我邊防之害雖有小警不過鼠竊狗偷非有深謀宿計處心積慮如前代匈奴突厥

之所爲者。我太太宗皇帝親統六師。凡六出塞。歷數千里之遠。窮其巢穴。彼皆雉竄鼠伏。無有一虜敢張螳臂以當雷霆之威者。僅受一也先土干降附而還。是以百年之間。夷狄懾服。邊境肅清。自秦以來。所未有者。書之史冊。足以垂耀千古矣。自洪武永樂以來。其酋如本雅失里馬哈木阿魯台朶而只伯之輩。皆驁才下乘。非有冒頓之猛鷙。尚結贊之狡猾。雖或侵軼。隨即破滅。惟脫脫歡者。挾脫脫不花以肆毒。其子也先繼之。已巳之變。非彼之能。乃吾謀臣之誤也。使當

[illegible]

時聽大臣言。遣一裨將禦之。不過旬日。彼自去也。若夫統幕之還。分爲數營。使彼不知所攻。不終日入懷來城矣。設使不分。而我軍中向存前代之長技。如高祖解平城之圍。令以彊弩傳二矢外嚮。數萬之弩。次第齊發。彼安能薄我哉。然當是時。虜悉其部落并爲兀良哈海西諸部皆來。大衆不滿四五萬。其視平城之圍四十萬騎。何其多寡之懸絕也。臣故曰北虜之衰。莫有衰于今日者。此也。自是以後。也先爲哈剌所殺。哈剌爲孛來所殺。孛來之後。毛里孩乩加思蘭之徒。皆是自相屠戮。釁生于黨與。禍起于肘腋。未有父子繼世者。是固天厭夷惡而助我 皇仁。則其虜之無能爲亦可見矣。雖然。蠭蠆有毒。古人善喻。昔者阿骨打之起于遼末。鐵木眞之起于金季。皆以其微弱而蔑視之也。爲國者防微杜漸。恆恐禍生于所忽。譬則近山之居。慮有虎狼之害。則必高其垣墉。深其陷穽。塞其蹊隧。而遏其往來之道徑。則虎狼不能爲吾畜產之害矣。我國家都燕。切近邊夷。尤宜加慎。則夫關隘之修。兵備之飭。將帥之任。兢兢然如蹈虎尾。如臨深淵。一食息之頃。一寤寐之餘。念茲在茲。無一念而不在茲。是惟宗社無疆之休。

當今爲中國患者亦非北虜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七十四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吳培昌坦公
張墀幼青　參閱

丘文莊公集

議　丘濬

定軍制議 選練畿郡民兵

此老上奏恐離叛見之論然如此設置京畿之兵自可倣也

蘇試定軍制一策于漢唐宋軍制之得失瞭然明白就其三者而論之宋之禁軍不如漢之踐更漢之踐

更不如唐之府兵三代之制不可遽復必欲復古之漸以壯國勢以省國費皆莫若唐府兵之盡善焉然唐行之未百年而中變者何也蓋府兵之制無事則番上宿衛京師有事則調發出征四遠雖曰寓兵於農暇則耕稼然軍府雜郡縣之中士卒混編民之內其他徭役科征未能盡蠲況又承平日久兵政廢弛番易更代多不以時非法徵求分外驅役此其立制非不善而其行之既久終不能以無弊也設使當時知其弊之所在補其罅舉其偏而振其所廢墜雖至

今存可也惟今　聖朝建國幽燕直隸八府之地蓋古幽冀之域也杜牧所謂山東河北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之所其人沈鷙多材力重許可耐辛苦敦五種本兵矢他不能蕩者復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下半唐自天寶末失此地其後磬天下之力以經營之不能得其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無有敢窺者必欲使生人無事其要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是兵殺人無有已也由牧此言觀之則今日京畿之形勝物力天下莫敵焉可知已彼

區區叛將以逆犯順苟得地之形便尚敢以拒王師況居萬乘之尊有萬方之衆而又據形勢之便者哉文皇建都於此餘六十年矣承平日久民不知兵武備不無少弛往時一衛以五千六百名為率今一衛有僅及其半者甚則什無二三焉朝廷非不知加整飭歲遣御史分部清勾而法司亦往往謫有罪者戍邊然終不能復國初之舊臣愚過為遠慮切恐自茲以後日甚一日失今不圖恐後愈難於今矣請於國家常制之外於京畿之中別為寓兵之法用唐人之

意而不泥其故迹，因今日之便，而不變其常制，不識可乎。請試言之，今京畿八府，其順天、保定、眞定、河間、永平五府，寔居輦轂之下，所轄十七州八十九縣，若見丁盡以爲兵，可得四五十萬，使今日京輔之間，有此勁兵，則國勢自尊，國威自壯，視彼列屯坐食之衆、游手豢養之徒，益有間矣。萬一臣言有可採者，請敕大臣集議，若於舊制無礙，治體有益，民情不拂，卽委有心計知治體之臣，專任其事，講求利害，的然有利而無害，然後見之施行。每縣因其原設里社，制爲隊

伍。一以所居就產爲定，里社丁戶有不足者，移其少而就多，使之整然有定數，每一里百戶，分爲二隊，隊五十名，立二總甲，（視軍衛總旗、）每隊分爲五小甲，甲十名，（視軍衛小旗、）又合十隊爲一都甲，（視軍衛千百戶、）而屬之州縣，州縣屬之府，其十年輪當之里甲，咸仍舊焉。凡民差役如皂隷、柴夫等類科派，如歲辦、和買等類，一切蠲除之。歲惟養馬、納粮二事，他賦役皆無焉，其民籍十年一造如舊例，其兵籍每歲季秋一造，籍不以戶而以丁，丁以二爲一，單丁則合諸他，每丁自備軍裝器械

如軍伍制，有司歲時閱視，有不如度及頹壞者易之。民年二十二附籍，五十八免役，尫羸篤廢者除其名。秋粮量減其額，或三而去其一，或五而去其三。兵不番戍，粮不調運，歲十月上其籍於兵部，五郡（謂順天等五府）之兵，分屬五軍，州縣各爲教場，月一點操之，每府又闢平衍地爲一大教場，孟冬農隙，兵部奏遣該府都督一員，帶領將卒於此，召集民兵，依京場操練，分命御史監督之，而糾其不如法者。兵部遣官校馬政，工部遣官閱兵器，事竣，各具寔開奏。遇有征行，按籍起

調。（又見京輔之屯條、）所謂養馬之政，計村莊有民居五十家以上者，立一馬廐，不及數者合諸其鄰，每三丁備一種馬。（俗所謂騍馬、）併力養之，晝則分牧，夜則合飼，擇其中有物力材幹之人，立爲羣長，每春種時，督其民計丁種粟取稈，種豆取料，至秋成時，按畝以收，預爲倉塲積草料於近廐之地，以爲牧養之費，民無地者，官給之。凡境中原額草塲，爲勢家奏取爲莊田者，一切查理還官，分給於民，非但養馬，兼畜驢騾，以爲駕車運遞之用，孳生之馬，有壯健者印烙畢，卽俵散壯丁，俾

其騎操官時點視有疲損者罪其人如此則國家不徒得兵而且有馬矣（詳見牧馬之政條）或曰五郡切近京師應內外百需所出百役所萃今一切罷免從何措注請下各部查勘順天等五府每歲夫役若干物料若干通計該費若干然後行下戶部計算天下秋粮夏稅鹽鈔坑冶課程等項名色之數歲入凡幾何舊積凡幾何經費之外預備之餘酌量多寡足以備用無闕其有羨餘者別為收貯以為此五郡雇役之直買物之費凡此五郡常年合用夫役官為計工定直出

此錢雇間民以代之當（此即宋人雇役法但宋人取錢於民今取於官凡雇民役必先使之當道然後逐月予直如當道正月然三十日則計予之）凡此五郡每歲合辦物料官為先事計算出此錢隨時估以代之售如此不徒寬民力以足兵備亦可以收市井游惰之民而官府所需之物皆得寔用官吏不多科擾民矣然則國計僅足不能有餘則如之何曰設法措置隨時通融損有餘以補之損不急以足之大約計順天一府一歲所費不過用二十萬其餘每府不過十萬或五七萬耳土宇之廣民物之衆國家歲入夏入稅粮見今二千六百二十三萬餘其他鹽粮課鈔亦不下千萬之數捐此五六十萬之貲以寬今日畿甸之民以復古人府兵之制以壯國勢以張國威內以固京師外以懾夷狄其於國計亦無大損或曰昔宋韓琦刺民兵於陝西亦謂得唐府兵法而司馬光六上章以為不便其後不十年果以之運粮戍邊大為民害皆如光所言切恐既籍民為兵之後而州縣科差如故既受有司之役又有征戍之苦民愈不堪也臣為此議惟仍州縣之舊而不屬之軍衛所謂點操者月惟

一行非若宋人保甲之頻數也農隙教戰朝委將帥惟於冬月一行必與御史俱焉兵不番上粮不調運惟於三時農事之隙開通溝洫築堤引水以備旱澇或修築京城以為急切之備或幹運京儲以寔近邊之闕除此之外不許他役有他役者必坐以罪況此五郡之民差役繁重不聊生也甚矣一旦得此優閑如出湯火以就清爽之地上感國恩淪肌徹髓其懽欣鼓舞銘刻思報為何如哉此法倘行非但可以足兵亦可省費內可以壯中國之勢外可以懾外夷之

心立法既定行之久而成俗。隨時制宜。補偏起廢。又有待於他日之良相賢輔焉。

州郡兵制議（傳奉軍務）

按前代州兵皆無定制。或以土民自守。或以禁兵出屯。或選自戶籍。或出自召募。或因有警而民團結。皆是因其土地之宜。隨其民俗之便。或多或少。或廢或置。不惟無常制。亦無常數。惟我國家自平定之初。則立為衛所以護衛州縣。衛必五所。所必千軍。而又分藩列閫。以總制之。而有都衛之設。其後也改都衛為

都指揮使司。文武並用。軍民相安。百有餘年。其視漢唐宋之制可謂大備矣。然承平日久。兵備不能無弛。軍伍不能無缺。舊例遇有缺伍。衛所差旗軍於其原籍勾補。行之既久。其流之弊。乃至所勾至者反少於所遣之人。得不償失。於是用言者計。每歲分遣御史清勾。然亦徒有其名。無益於事。近有建言欲稽御史所勾之數以為黜陟。然亦徒害乎民。無益軍政。臣嘗考歷代之制。皆是草創之初。軍伍數少。而其末世乃有冗濫之失。惟我朝則是先多而後少。何也。前代之制。率

因一時而隨事制置。惟我　聖祖。斟酌古今。立為一代之制。使子孫百世遵守焉。方其初制為軍伍也。內地多是抽丁垛集。邊方多是有罪謫戍。歲月既久。姦弊日滋。或改換姓名。或變亂版籍。或潛行析戶。或自私分居。彼此相隱。上下相蒙。遂至簿卷難清。挨究無迹。其間丁盡戶絕者固亦有之。而正戶固在。而旁累他人者。亦不能無也。為今之計。乞敕兵部遍行清理。凡天下都司衛所。俱要造冊。開具本衛若所原設額數若干。見今寔在若干。缺伍若干。不問存亡。備細

開造。具其籍貫及充軍緣由。仍行戶部行下天下布政司。若府州縣。亦要造冊。開具各州縣軍戶若干。見在充當者若干。挨無名籍者若干。彼此照對。以見其寔在之數。其衛所見在食糧者若干。缺伍不補者若干。兵部類以奏聞。會文武大臣集議所缺。必設何法。然後軍伍足數。以復國初之舊。必須不拂民情。而致其生怨。不為民害。而激其生變。講明根究。至再至三。然後見之施行。如此則僉論之中。必有良法善計。不徒然也。夫天下之事。譬如器用。然有新必有舊。而壞

者又為之新製則其用不窮矣今日之軍伍可謂舊而壞矣失今不為之製吾恐日甚一日積而至於無餘一旦有事而必欲用倉卒之際其將噬臍無及矣國家大事莫大於戎國步之安危所係運祚之修短所關誠不可不加之意也彼為具臣者不為遠慮其意只欲苟且目前以貽其責於後人蓋以官非世有故也若夫　聖明之主承　列聖之鴻業以傳之萬萬世之　聖子神孫烏可不為之遠慮哉

列屯遣戍之制　京軍戍邊

臣按漢人疆場之間既已廣屯增戍列營置塢而國有征伐又藉京師之兵夫內地有寇可出京師兵以平之若夫邊圉之寇必須用其邊兵何則蓋邊兵生長邊陲慣于戰鬭知虜人之情狀識道路之迂直且復嚴經戰陣耳熟心定若京師之兵則驕奢脆懦目所未嘗見身所未嘗經況受命而總兵者皆　天子之勲貴報効而從征者皆是權貴富豪子弟欲希功以得官耳非實有材勇欲敵所愾以建功業也一至邊城已既不能戰反役使邊兵之善鬭者為之給薪

水供車料及至虜退而論功方且虛張功次奪邊兵之鹵獲攘其首級以為己功是以邊城之軍一聞京軍之來無不解體者為今之計（今京兵已久不戍邊矣）緣邊一帶分定疆界專責邊將守禦不得已而出京軍止用以為邊城之聲援如大同則于應州或渾源州立一大營宣府則于懷來或保安立一大營其他遼東甘肅諸處皆然虜少入寇則各邊自為守戰虜大入寇方許奏請京軍如虜寇大同京軍則于應州駐劄虜寇宣府京軍則于懷來駐劄兵法先聲後實每調一千則稱五千用以為邊城之聲援非其力果不能支而京軍不得貪功冒進如此則各邊將卒畏京軍之擾害且奪其功無不奮志效死矣

戰陳議　車戰

按車戰之法中國與中國人戰之法也何也彼此皆用車戰而相遇於平原曠野之地故可用堂堂之陳正正之旗若夫中國與夷狄戰其地則險阻也其人則步與騎也吾之車之布也不成列其動也不能行是坐以待用也幸而不敗可矣而欲用之以克捷取

勝不亦難哉。自車法不行之後。後世之用車者。如衛靑李陵之類。皆不過用以營載而已也。不然則用以禦虜之衝突。未有能用之明明以取勝也。且三代之世。分爲列國。故常有疆場之事。以中國與中國戰。則車固在所用也。若夫罷侯置守之後。四海一家。不幸而盜賊竊發。制之於早易與耳。所以養兵卒以備征伐者。大抵爲四夷。當用我所長以格之禦之。不使入吾境斯可矣。所謂車戰之法。寔無所用之。政不必慕復古之名。而爲此不急之務也。或日用之出境以越險隘攻夷狄。車法似不可用。若夫用之以守中國之地。何不可之有。臣謂車戰之法。我用而彼亦用之。地有不平。物有所扼。非獨我不可行。而彼亦不能行矣。如此而用車。何不可之有。惟我用之而彼不用。彼以萬人之衆。穿地以爲長塹溝之上。積以所起之土。不日而成。則吾之輪有所掍。馬有所制。而不得行矣。（車尙可用又另篤車則大不可用矣）

車戰議　車制

按古者車制。用四馬駕之。每車用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其制太大。利於守而不利於戰。可以行近而不可以行遠。行易地則易。而險路則難。體製重而轉動爲難。一車之費。動至千百。成造非一二日可具。且人皆不用。而我用之。非獨用之戰陳爲難。則雖行之大陸通達。亦有患杌棿者矣。惟晉馬隆所謂偏箱車。地廣則用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所謂鹿角車營者。以車爲營。而人居其中。架鎗刀於車上。如鹿角然也。今其制雖不可考。然自古車有兩箱。而此車獨以偏箱名。則其偏爲一箱可以意推矣。蓋大箱者大車也。一箱者小車也。惟其車之小。故可行於阨隘之地。而且戰且前焉。臣觀今世有獨輪車。民間用以般運者。一夫推之。而或用一二人以前挽。似亦可以爲戰具。然其制亦爲兩箱。偏載則傾欹。推行頗遲滯。臣家嶺南嘗經行海北地。其所造小車。獨輪無箱。若因其制而改以爲戰車。一可以戰。二可以前拒。三可以爲營。四可以衝突。五可以載車裝。六可以舁病卒。且其費不多。千錢以下。可具一車。中途有損。不用匠而可修。逢險阻則舁以行。遇急難則棄而去。大率一車用卒五人。一人推而二人挽。二人

執兵仗以輔之凡五人者之食具衣裝皆載其中中
途有一人病者則以人舁物而以車載人夜則環列
以爲營可免士卒夜夜立柵挑塹之擾其車之式具
於分註乞下有司計議如有可采行下工曹依式製
造就令隊伍中二十五人爲五車其於成法無有變
更其於行軍不爲無助

其車之式用兩木圍九寸長九尺者爲兩轅轅之首
斜彎而起中以受軸爲獨輪其輪徑二尺有五寸
以板爲之而不設輻中爲死轂又於施輪處前後

五六寸許兩轅上各加一橫木前二後三又於後
橫木近輪處鑿爲二孔用二小彎木條寘其孔中
引而屈之如弓狀繩縛其端於前橫木上有所載
則以繩繫於其上又於輪之後兩轅下用木爲足
與軸等其後橫木上施軟薦以爲坐處席之下兩
足間施竹簞以盛食器寘中刀斗用具亦載其中
其轅首交合處其高準馬胸用人手執之爲準鑄
鐵爲利器如耕犂樣冒於交轅之首臨戰用以當
敵之馬胸也去轅首尺許又橫施一鐵條長尺三

四寸許上列齒以架刀鎗而轅之旁其前後各爲
鐵鐶四左右各二前繫鐵鎖後係鐵鉤聯車爲營
之際前轅相去稍遠則用鐶繫之於鐶後轅緊相
挨傍則以鐵鉤搭其鐶彼此相維以爲固又於後
鐶之次左右各加以大鐶駐車時用刀或鎗貫鐶
中而立焉彼兩軍交鋒之際則列於前以拒馬以
代鹿角敵來衝突一夫推之而前四卒各執刀鎗
以夾持之趨前以當其馬胸又用木或葦爲摺疊
牌立於車上以蔽推車者大抵其車不用雕飾其

不可施斧鑿處只用麻繩縛紮每車上各具刀斧
鑿各一及板木繩釘之類以備急用

水戰議　舟師之始

考齊世家太公會舟楫於盟津則舟師自武王時已
有之蓋以濟河也其後春秋時孟明濟而焚舟亦皆
在乎河然亦暫以濟爾非若吳越之人用之則專以
戰焉昔人謂吳人以舟楫爲輿馬以江海爲平道是
其所長吳人以舟師伐楚又越軍吳舟戰於江伍子
胥對闔閭以船軍之教比陸軍之法大翼者當陸軍

之車小翼者當輕車突冐者當衝車樓船者當行樓
車走舸者當輕走驃騎公輸船自魯之楚爲舟楫之
具謂之鉤拒退而鉤之進則拒之又以歷代史考之
舟師可以進戰之處東南之師越三齊者自淮入泗
而止劉裕伐南燕舟至下邳是也越河北者自汴入
河而止桓溫伐燕至枋頭是也捨舟登陸尚得半利
趨關中者自河而入徑至長安王鎮惡以蒙衝小艦
至渭橋是也水陸並進可得全利此皆以舟師進者
也若夫舟師可以守之處塞建平之口使自三峽者

不得下此王濬伐吳楊素伐陳之路也據武昌之要
使自漢水者不得進此何尚之所謂津要根本之地
也守采石之險使自合肥者不得渡蓋韓擒虎嘗因
以滅陳也防瓜步之津使自盱眙者不得至蓋魏大
武欲道此以寇宋也扼其要害使不得進此皆以舟
師守者也

兵器議 制弓矢

按考工記於弓人一事取材既各以其時而凡析幹
液角合膠與筋用漆與絲又莫不各有其法焉嗚呼
古者於一器之小而委曲詳盡也如此此其器所以
無不良而用無不效功無不成也歟況五兵之用用
之以威天下者惟弧矢之利爲大上而天文戈戟殳
矛皆無其星而弧矢之象特懸於穹蒼之上易之制
器尚象五兵之中獨言弧矢是兵莫大於弓矢也臣
於前既言凡軍伍人欲各執夫一器而皆兼夫弓矢
蓋以人之始生必懸弧矢此男子生而所有事也有
事之大者莫大於軍旅敵王之愾以衛國家委質之
義盡忠之節誠莫大焉必有所事於此然後盡其爲

男子之事也雖然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凡事皆
然況戰陳乃國家安危人命死生所係者乎尤不可
不利其器也今制弓矢造自州縣然地勢燥濕異氣
人力巧拙異能官吏勤怠異心往往備物以塞責取
之不以其時造之不得其法造完而進於內帑苟具
其數不求其良積以歲月質損而體變一旦有事出
以爲用多有不堪因而誤事也多矣臣請自今以後
凡造弓州縣計其歲所當造之數俾其具物料工費
志造兵器皆宜坑仆司空精擇書製者任之
解官朝委有巧計臣僚專督製造仍行下出產弓材

之處俾其處材必以良而司工者又必
依旁古法順天之時隨物之性用人之能如此則弓
無不良矣雖然人力有不齊弓矢亦不可一例而造
必以斗石爲量用漆書其上自二石以下至於六斗
凡數等仍行教閱將官於凡軍士皆較量其力之所
勝著爲石斗之數散弓之日按名如其數給之如此
則不徒費民財而所造之弓皆有寔用器良而與人
力相稱所向無有不成功者矣

器械之利一 用弩

臣按自昔談兵者皆以弩爲中國之長技故漢兵器
以弩爲尚將軍有强弩積弩之名而其用人則有材
官蹶張之目平城之圍陳平請强弩傅兩矢外向夏
侯嬰徐行弩皆引滿外向淮南之反亦欲以强弩臨
江而守卜之亦願與臨菑習弩者講行死之與夫弓
弩持滿抱弩負闌盛弩箭箙見于周亞夫韓延壽之傳自
古用弩以取勝見于史傳者不可勝紀今世則惟用
弓矢而所謂弩者隊伍之間不復用矣意者有神機
火鎗之用以代之故不復置歟然以臣觀之二者皆
不可偏廢也虜惟弓矢一事今我既用弓矢又用火
鎗而又復用古人之弩則是虜之長兵一而我之長
兵三以一制三虜騎欲來衝突不待短兵接而我之
三技已斃之于百步之外也

器械之利二 火藥

臣按古所謂火攻者因風縱火也而無有今世所謂
火藥者宋太祖時始有火箭眞宗時始有火毬之名
然或假木箭以發未知是今之火藥否也今之火藥
用焰硝硫黄柳炭爲之硝之名見于本草漢張仲景

方論中已用爲劑則是漢時已有矣然陶隱君日華
子及宋圖經衍義等書訴未嘗言其可爲兵用也硫
黄自海船上來唐以前海島諸夷未通中國則唐以
前無此也自古中國所謂礮者机石也用機運石而
飛之致遠尔近世以古藥實銅鐵器中亦謂之礮又
謂之銃銃字韻書無之葢俗字也其以紙爲之者俗
謂之爆爆者如以火燒竹而有聲如竹爆然也今礮
之製用銅或鐵爲具如箭筒狀中實以藥而以石子
塞其口旁通一線用火發之其石子之所及者無問

人物皆糜爛然惟用之攻與守也戰則資其聲以為號令焉近有神機火鎗者用鐵為矢鏃以火發之可至百步之外捷妙如神聲聞而矢即至矣永樂中東平南交交人所製者尤巧命內臣如其法監造在內命大將總神機營在邊命內臣監神機鎗蓋慎之也歷考史制皆所不載不知此藥始于何時肪于何人意者在隋唐以後始自西域與俗所謂煙火者同至中國歟天祚國家錫以自古所無之兵器五兵而加以一五行而用其三可以代矢石之施可以作鼓角

之號可以通斥堠之信一物而三用具焉嗚呼神矣哉自有此器以來中國所以得志于四夷者往往藉此然用久而人玩敵人習知其故或由其巧智以為之避就者亦不能無也何也蓋士卒挽此鎗而用之也人持一具實以藥一發之後倉卒無以繼之敵知其然凡臨戰陣必伏其身俟我火發聲聞之後即衝突而來請自今以後凡火鎗手必五人為伍就其中擇一人或二人心定而手捷目疾者專司持放其三四人互為實藥番遞以進專俾一人點放或高或下或左或右應機遷就則發無不中者矣又宜用紙為爆其聲與火鎗等者每發一鎗必連放三五紙爆或前或後以混亂之使敵不知所避如此則其用不測而無敵于天下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七十五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吳培昌坦公

朱茂景子莊 參閱

丘文莊公集

丘濬

賞功之格 雜流人授錦衣

臣按朝廷立武爵以待有功之臣，必親臨行陣者然後為軍功，彼其出入禁旅，左右承奉者，雖有年勞，當別甄叙。我朝立錦衣衛以掌宿衛，官職之設，雖與列衛不同，而其官則用其能而不用其世，蓋所以待武臣之超出群類者也。然亦惟武臣之冑，而他途不得與焉，其選可謂重而嚴矣。今世乃有不出自武冑，而以嬖倖技藝進者，失祖宗之初意矣。夫技藝之流，舊制當屬工部，今因其能，而用以雜流，俾專司其業，豈不名稱其實哉。顧乃以賞功之官以為恩賜之具，彼得之而人議之，固不足以為榮，彼何足惜，遂使國家失賞功之常典，而凡親臨行陣，出萬死得一生者，皆因之以解體，其失豈小小也哉。授之以是官固非矣，而又使之世襲可乎。彼技藝之流，有異能者朝廷以特恩授之可也，而其子亦豈有異能而使之世其官乎。有異能者且不可，況無能乎。在其身且不可，況又延及其子孫乎。

（[illegible]）

賞功議 敘功賞

後世討首級以定軍功，實始于衛鞅。嗚呼，生天地間而靈于物者人也，人與人同類，相生以相養，相死以相衛，人之理也，天之道也。世降而偽滋，人與人乃相戕相害，均是人也，而又殺人以為功，是豈人道當然哉。夫自五帝三王之時已有戰爭之事，然其人化服即止，不至殺戮之甚，如後世也。至秦用商鞅，始上首級，後世襲用之以為當然，而不可易，百世如一日也。（尚首功之禍在于此也）後世忍心貪功之人，乃至誣平民，截死屍以為功，次皆秦作俑之遺禍也。臣嘗謂天下之事，惟武功一事最難得其盡善而無餘弊，何也。蓋興師動衆，人至多也，臨陣對敵，機無窮也，不殺則不足以退敵，而功不成，是武之成，必在于殺人也。是故論功者恒以殺敵

之多少以爲功庸之差等古昔盛時固已獻馘于學宮載之詩禮者可考也非但秦也蓋至秦乃益盛焉耳今若不用秦之法而于武功告成之日一例陞賞然而勇者怯者同賞孰肯效死而爭先若依舊以首級爲功方其戰酣乘勝之際其勢有進而無退既斬敵首何暇轉而持之非獨爲人所有而敵亦或得以制其命矣二者皆非萬全無弊之法然則果何如而可臣竊以爲自古國家所以賞功者爵與財而已矣爵以名而致貴財以利而致富是名與利富與貴乃

人之所甚欲而甚慕者也以人所甚欲者以爲賞功之具蓋以性命者人之所甚惜身體者人之所甚愛人能舍其所甚愛甚惜之性命身體以爲我操兵戈以禦敵衛生靈以安社稷厥功莫大焉於是乎即其所甚欲甚慕之貨財官爵以報之焉報其已往之功所以作其將來之志非但爲其人蓋爲乎國也然其所立之功有大有小有多有寡有緩有急有易有難不可以一例觀也不可以一例觀亦不可以一例報（功賞有薄有因乎時亦視乎柄事之人有書）然而戰陳之時急迫之際紛亂之中安能一一得其

輕重多寡之實而權度之不差哉（有輕有平有不平此）將使人臨陳而監之歟則目力所及有限而不能周將使人隨衆而紀之歟則人心所存不同而不能以皆公不然則將待其功成而通第之歟則是非眞贋又將何所據而分辨臣竊以爲古人有言惟公生明公則已不爲私明則人不能欺在已者既不爲私自然有以畏服人之心志而人不可欺已矣國家當有事命將之時必於廷臣中擇平日理明而心公智周而性執者以爲紀（又或紀功之人難公而廷以部職不書錄紀功之所開所以尤難得平也）功之官使其隨時制宜權其緩急難易以定其功次

使上下通知彼此保證一有疑似難明紛爭不一者即與移文考覈結正必須詳實歸一然後明白開具榜於通衢如科試揭曉然者有不公者許其指名開告其作私及蒙蔽之人有贓者計贓論無贓者削取其功次如此雖未盡善亦庶幾乎大凡天下萬事莫外於一實惟實則人心無不悅服更乞 朝廷下文武大臣將出軍賞功賫次立爲定式俾其遵守原在軍伍長行及出榜召募者則一例造冊其有內外官僚子弟臨時方行親投報效者則具名開奏取旨裁

此等之徒皆非真有智勇欲爲國出力蓋藉父兄勢力乘機欲得進用耳所以解怠人心激怒士卒者皆此等者爲之不可不知也又有將帥遇有征差輒將子弟親識奏請從行及左右使令吏胥之輩其實不曾臨陳往往叙作頭功不次陞賞尤以出師取勝非一人智力所能獨成其臨陳奮勇者固爲有功然左右將領爲之叅謀運智以助其所不及協力幹濟以輔其所不能彼此皆不可相無者烏可全謂其無功哉但不可以斬馘論耳爲今之計宜多立名件如斬

將搴旗奮勇當先之類各於本類下次其名姓并著其所效之實績若是隨從之人明書曰某人隨從某官叅謀運智或協力幹濟有功合準作首級幾功不許混報斬首功次如此則事得其實而士卒效力者不起爭横之心矣又有陳亡士卒以其既死無人開報遂至泯滅今後但有臨陳戰亡者必須同伍開報不報者有罪死者一功當生者二功其有不曾臨陣而亡者雖無斬馘之功亦爲王事而死亦須同伍開報量加優賚其子孫

遏盜之機 招降弭盜之害

臣按自古論盜賊者多矣惟宋秦觀之言最爲切中機要漢儒錄之以爲後世之鑑觀之言曰治平之世內無大臣擅權之患外無諸侯不服之憂其所事乎兵者夷狄盜賊而已夫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何則夷狄之兵甲馬如雲矢石如雨牛羊橐駝轉輸不絕其人便習而整其器犀利而精故云其犯邊也利遠戰以折其氣盜賊則不然險阻是憑擒奪是資亡命是聚勝則烏合非有法制相縻敗則獸遁非有恩

信相結然揭竿持梃郡縣之卒或不能制者人人有必死之心而已故方其羣起也速戰以折其氣勿迫以攜其心蓋非速戰以折其氣則緩而勢縱非勿迫以攜其心則急而變生故曰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也雖然盜賊者平之非難絕之爲難平而不絕其弊有二蓋招降與窮治是也夫患莫大于招降禍莫深于窮治此盜賊之起必有梟桀而難制者追討之官素無奇畧不知計之所出則往往招其渠師而降之彼奸惡之民見其負罪者未必死也則曰與其俛

首下氣以甘饑寒之辱孰若剽掠攻刦而不失爵位之榮由是言之是乃誘民以爲亂也故曰忠莫大乎招降凡盜賊之首旣已服其辜矣而刀筆之吏不能長慮却顧簡節而疏目則往往窮支黨而治之迫脇之民見被汙者必不免也則將日與其嬰囚金木求手而就斃孰若逃遁山海脫身而求生由是言之是驅民以爲亂也故曰禍莫深乎窮治嗚呼自古建平盜已亂之策莫有過于秦觀之論者臣自出仕以來嘗三見反寇矣其初也皆以官軍褫之反爲所敗資

以器械甲兵其勢遂張大逆其後也復謫官軍懲前日之敗往往持重堅守彼遂墮吾計中一舉而滅之此已然之明效也

過盜議 京師譏察之制

國初於南京設爲四十八衛每衛各有營營兩際各爲門本衛官軍就居其中遇有警急起集爲易又於五城各設兵馬司設立弓手專以巡微京城內外仰周官修閭氏之職也又於各坊里巷立爲火舖支更守夜其與修閭氏所謂互欜追胥者無以異焉蓋衛所有定居則呼召之軍易集巡微有攸司則追胥之責有歸 祖宗思患豫防之意深矣惟今京師營壘勝國之舊街坊里巷參錯不齊而衛所散處而士卒之名隸尺籍者聚散無常甚者野處在數十里之外幸而承平無警一旦不幸而有意外之變出於倉卒之間忽欲有所召集豈不難哉臣愚欲於無事之先而豫爲有事之備[illegible]役 祖宗南京舊制雖然時異勢殊當守成之後而爲創始之謀誠未易也無已請用 祖宗之意以爲今日之備可乎夫南京之衛四

十八今京衛七十有餘其衛署隨處散置中亦有未置署者且其軍士雖係籍衛中食糧至其操練以待調發則分在各營必欲使每衛各爲一處聯比其居戍祖宗時在[illegible]之兵未必[illegible]今亦猶然央有不能盡今名籍在衛所隊伍在將領而其所居之地方則各屬兵馬司也今京城地大人衆聚四海之人雜五方之俗承平日久人煙衆盛姦宄實繁一城之大僅設五司官僚十數員兵卒百十輩而京城內外不下百十萬人家方有所不周勢有所不及臣請每城量地廣狹遠近添設行兵馬司數處分處濠

設副指揮一員居守。其司署相去，以鼓相聞為限。司前用四木建敵樓一所，添兵置鼓以支更。每更擊鼓，而火鋪則擊柝以相應，由近及遠，不許雜亂。又於該轄地方，除官民及匠外，凡係見操官軍在地方住者，不入貲寄及上班者，皆俾報名。附官最高者或伯，或都督、都指揮，無則把總指揮為衆信服者，奏聞以為地方總領。每季一造冊，冊成各為三。一留本司，一送兵部，一送總領官。每季行司兵馬率領本方見居官軍起赴總領官私居叅見，每年四見。此外不許擅

自起倩。舊例每兵馬司宜隨地方廣狹，添差分管。遇有儆急，兵部下兵馬司，行御史督該司起集該方官軍赴總領處聽用。如此則倉卒事起，有備無患，雖非祖宗設立軍營初制，然於其間處置得宜，運用有方，則亦其遺意之彷彿也。又京城內外，自來街坊因襲前代舊名，俚俗不雅，混亂無別。宜令各該御史督同兵馬司官分界畫圖，別立新名。每處立一大鋪，分統小鋪。每小鋪設更夫六名，每夜自二更一點起，守至四更三點止。其初更及五更不禁人行。每更二人一守一巡。其大鋪更夫倍之。大鋪之立，必在本巷內出大街口邊，對立木樁二，四尺以下懸鐵索三，以截斷行路。二更一點以後，即橫絙以絶往來，至四更三點方開。其他小巷內可通大街處，俱為柵門，一更三點即鎖斷，五更一點方開。各行司為印烙牌數十面，遇有公事及人家水火疾喪緊急等事，許先赴行司告領牌面，遇夜照放。無牌而闖出及擅開者，坐以罪。每大鋪置大銅鑼一面，小鋪各置其小鑼一面，遇有盜竊，即聲鑼相應。其城中大街及城下皆不必立鋪，其

大街中及城下居者，俱分守各巷口大鋪。大約京城有南北大街不過數處，假如崇文門自門至四樓為一節，又自此抵城下為一節，每節夜撥馬軍十五名，每夜止巡二更、三更、四更，更輪五騎往來巡邏。其餘倣此。其九門城垣之下，以城為限，每城撥軍之數亦如之。其巡邏之軍，五軍大營每月於見操官軍內輪差。如此則人家有盜賊之警，而更鋪得以鬨振，而賊不得以出入；國家有倉猝之變，而軍士易於召集，而賊不得以縱橫。此雖瑣末之事，而所關係寔大，為圖

遠慮者、不可加之意乎。臣因是而又有一見焉。昔者周幽王舉火以戲諸侯、則是三代之時、不獨邊境置立烽火、而宮禁之中亦有之也。今國家運氣隆盛、萬無意外之事。然臣愚請於皇城中預蓄二高竿、猝有不測之事、卽於瓊島上立之、懸紅燈爲號、其事緩急、丙子虜入獰騎至京師設竿懸燈爲兩師節度實本于此而議者不知其然皆以爲異事而驚相告語也以燈多少爲符、預以遍告諸總戎大臣、俾知其故。又於九門上各立高竿、以懸紅燈、定多少之數、以示緩急之別、徧告諸軍、以爲進止分散之令。如此則不煩三令五申、而六軍萬姓、可以不言而諭、不召而至矣。此亦愚者之一慮也。

牧馬之政　牧馬

臣按古今馬政、漢人牧于民、而用于官。唐人牧于官、而給于民。至于宋朝、始則牧之在官、後則畜之于民。又其後則市之于戎狄。惟我　朝則兼用前代之制。在內地則散之于民、卽宋人戶馬之令也。在邊地則牧之于官、卽唐人監牧之制也。而川陝又有茶馬之設、豈非宋人之市于夷者乎。請以今日國馬之政言之。在內有御馬監、掌　天子十二閑之政、以供乘輿之用。凡立仗而駕輅者、皆于是而畜之。其牧放之地則有鄭村等草場、其飼秣之卒則有騰驤等四衞。國初都金陵、設太僕寺于滁州。其後定都于北、又設太僕寺于京師。凡兩淮及江南馬政、則屬于南。其順天等府暨山東河南、則屬于北。其後又用言者建議、每府州縣添設佐貳官一員、管馬政。在外設行太僕寺于山西陝西遼東。凡三處苑馬寺亦三處、陝西其所轄六監二十四苑、遼東僅一監二苑焉。內地則民牧以給京師之用、外地則官牧以給邊方之用。又于四川陝西立茶馬司五、以茶易番戎之馬、亦用以爲邊也。本朝國馬之制、大畧如此。承平百年、無大征伐、遇有征行、隨用隨足。雖不至于大乏絕、然求其如前代之雲錦成羣、則未焉。是蓋唐人之四十八監、宋人之十八監之遺制也。然唐宋行之于內地、而今日則用于邊方焉。其蕃育生息、雖不能盡如國初之盛、然惟馬之用亦足、而害未及于民。一旦按其已然之迹、而振舉其廢弛之政、則　祖宗之良法善政故在也。乞命本兵兵柄大臣、講求本朝故事、及究唐宋之典。

以濟今日之所不及遺知馬政者勘實牧地其有舊有而今爲人所侵欺埋沒者咸復其舊（清牧地一見靜事楊文襄公在陝西清地不及其半而後王鑑川爲三邊總督特已不患牧地之爲有司累矣）或有山林原隰可以開墾以爲牧地者開墾之或附近州縣有空閒地可以增置監苑者增置之士卒有逃亡者則爲之勾補廄房有未備者則爲之修葺所畜之馬若牡多而牝少則爲之添牝孳生之畜其種之不良則爲之求良游牝字特必順其時騰放調養各有其法俵散關換各定其規皆一一講求其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爲一定之法使之永遠遵守歲時遣官

巡視有不如法者坐以牧放不如法之律必慎擇其官而儁覓士卒必臻實效而不爲虛文如此則邊圉得馬之用矣若夫所謂民牧者是蓋宋王安石新法（民間畜養馬匹馬不得蕃而民病特甚札此急宜議之更易）之遺緒也方宋神宗初行此法文彥博極言其不可而不見聽其後大爲民害神宗自愧不用彥博之言而深知安石之悞而亟罷之是以在當時雖爲民害猶未至于甚也今日之弊臣已詳之于前矣而所以爲之處置亦已具于制軍伍之條之下焉然所處置者特議以行于畿甸五郡耳萬一可以通行請下兵

部及兩太僕寺查筭天下馬數某布政司若干某府若干某州若干某縣若干及查各府州縣原先有無草塲及沒官空閒田地并可以爲草塲馬廄者假如某縣舊額民若干里戶若干丁槩縣馬原額若干匹羣長若干人既具其數遣官親臨州縣勘實以聞然後因其已然之法而立爲救弊之政必不失其原額必不拂乎人情務使官得其用而民無其害然後行之請即一縣言之某州舊有里五十羣長千人馬千匹今即就五十里之中擇其鄉村相依附處或十村

五村爲一大廄村落相去遠者或五六十家七八十家爲一小廄每廄就其村居以有物力者一人爲一廄長老者一人爲廄老無力不能養馬者數人爲廄卒每廄各設馬房倉囷及長槽大鑊每歲春耕之候廄長徧諭馬戶每領馬一匹者種稈禾若干畝料豆若干畝履畝驗之有不種者聞官責罰無使失時無田者許其分田于多田之家或出錢以租耕收穫之際廄長及廄老計畝收之倉囷之中稈草料豆以飼馬而豆之萁即以爲煑豆之用按日而出之歲終具

數以聞于官。若其馬種。即以在官之數充之。若其種非良。許其售而換之。必求其良。前此倒失未償之馬。五分屬其三。徵其二。以市種馬。凡馬始生。則書其月日。別其毛色。使有所稽考。又令通曉馬事者。定為養馬之式。鏤板以示之。凡一歲游牝騰駒去特。皆有其時。越其時者有罪。凡一日齕草飼料飲水。皆有其節。違其節者有罰。其房庳必冬煖而夏凉。其牧養必早放而晡收。凡可以為馬之利者無不為。凡可以為馬之害者無不去。如此則牧養有其道。其視各家人自

為養者大不同矣。舊例凡羣頭管領騍馬一百匹為一羣。每年孳生駒一百匹。不及數者坐以罪。請酌為中制。每騍馬十匹。止取孳生七匹。其年踰數者。除以補他年欠缺之數。今年不足。明年補之。其有種馬倒死者。即以駒補足其數。本廄生牝多。許它廄閩官。以牡來易。每廄兼畜驢騾。以馬為準。牝馬二十畜牝驢一。牝騾四。所生或驢或騾。具數報官。官為造車。遇有搬運官物。許于各廄起倩。無事之日。本廄馬戶借用者。聽按日計傭收。以為秣飼之用。每季本縣管馬官

一行巡視。府官則歲一行。太僕寺官。因事而行。無定時。凡其馬之壯老肥瘠。逐月開具點視之。凡房庳有不如度。水草有不如法。芻豆有不及數。驅走有不如式。皆為修葺處置。違者治以重罪。是就民養之中而微寓官牧之意。上不失 祖宗之成法。下有以寬民庶之困苦。中有以致馬政之不失。大略如此。雖然其間之委曲纖悉。又在臨時因事制宜。補偏救弊也。若夫俵散閘換之法。具有成規。官軍領馬騎操。遇有倒死。責以追償。是固足以為不行用心保惜者之戒。但

馬之給于官軍者。多係餓損并老弱羸疾者。及至官給草料。或不以時。或馬有不時之疾。猝然莫救者。亦往往有之。律文死損數目。並不准除。然一軍之產。不滿十百。而一旦之直。多踰數千。傾家之所有。不足以償。甚至賣三子不足以償一馬。與言及此。良可傷也。請自今以後。給馬與軍。必具其年齒毛色體質。或肥或瘠。或有疾或無疾。明具于帳。如齒踰十二。或原瘦弱并有疾者不償。惟以皮尾入官。若雖少壯。而忽然有異疾。先期告官及衆所共知者。亦在不償之數。申

明舊制，凡馬軍皆要攢槽共喂。如居隔遠，秋冬之月皆俾就近攢喂，半夜以後，本管頭目親行點視，草料有不如法及不及數者，罪之。其關管草料，則嚴為立法，不許變賣及將換易他物，買者換者罪同。凡馬倒死，必責同伍丘償，若同伍之人，知其馬之老瘠疾病及其人棄縱不理，僱倩與人，削減草料者，預先告官料理，免其共償。如此則人人愛惜其馬，有不惜者，人共責之。而預得以調治之，則馬無橫死，而人免賠償矣。是非獨以足乎馬，而亦有以寬乎卒也。雖然此內地官軍騎操之馬耳，至于邊方之馬，所係尤大。與其得駑馬而乘之以禦虜，又不若不乘之為愈也。蓋騎戰非中國所長，而中國之馬，比胡馬為劣，以非常之技而騎下劣之馬，以角虜人之所長，非計之得也。請自今給馬于軍士，非良不與，而所與者必良。與之騎操而不備之飼秣，宜于邊城中擇空閒地為馬廄，置長槽，或十或五，隨其廣狹，不為定數，不分衛所隊伍，因其近便而為飼養之所。選其老弱之卒不堪戰陣者，專一喂養，置大團以貯草，支大鑊以煮料，每日遣

官點視。特則撿其所備，夜半則覡其所飼，操練之日，軍士持鞍就彼鞍騎，無事之時，輪班牧放，遂名調習。或有瘦損疾病，告官調治。如此則馬得所養而無損失之患，軍得其用而免賠償之苦矣。或曰：今邊城非一處，處處皆屯重兵，所騎之馬，安能皆得其良？竊考五代時李克用之立國，制勝所畜不過七千，今東起自遼東，西盡洮岷，其間歷宣府、大同、延綏、與慶、甘肅之境，邊城萬里，其馬不翅數十倍矣。然馬之數雖多，未嘗以之臨敵出陣，往往老死槽櫪之間，而責吾士卒之賠償，又不幸而生于邊界，天苦寒而地磽瘠，物不生殖而人無畜積，天下之苦莫甚焉。既出其資力以為國防寇，又責其出財以為官償馬，以每歲所賜予之衣糧，猶不足以償其逐年倒死之馬匹，況望飽暖其妻子哉？則是無事之時，無故以是不戰之馬，而坐困我得用之士卒，而使之失所離心，蓋亦不思之甚也。昔人有言，帝王之師，以萬全為勝，中國之所以取勝于夷狄者，以人不以智，以德不以力，以守不以戰。臣愚以為自今以後，邊境一以高城深池為固

扼其要害塞其蹊徑來則拒之去則不追凡其制兵
卒以步兵為正以騎兵為奇大率步十而騎二步軍
一萬騎軍二千馬非壯健不以給軍軍非驍勇不以
為騎扼之使不得入而已而不遮其出拒之使不敢
來而已而不追其往如此則無騎兵非良而馬亦易
于辦矣或者以為馬者兵之大用兵非馬決不能以
制勝吁此論戰兵非所以論兵之守也所謂守者我
靜而彼動我逸而彼勞我大而彼小我衆而彼寡彼
用其所長我捨我之短而用我之長以制之焉則彼

進不得戰而退可以回自然屈服于我矣

馬政議　市馬養馬

按周人之馬買於民間故立官以為馬質質之為言
平也專以質平馬之價直蓋馬之材質有高下氣力
有強弱年齒有老壯毛色有純駁故其價直不無多
少之異焉而其用之大要有三上焉者以供戎事之
用次焉者以供田獵之用下焉者以供冗雜之用馬
生於民間而用之於公上不可以空取之也不可以
槩取之也空取之則民不復私畜矣槩取之則民不

加芻秣矣是以三代盛時其於馬也於民常賦之外
有餘畜者則官以價直易之焉養之閑廄之中以備
不時之用卒有國事民之無馬者則於是領給焉其
給之也必書其馬之年齒毛色與原所買之價使民
受之者有定色則不敢以駑易良有常齒則不敢以
老易壯有原價則不敢以賤易貴所受馬在十日內
死者則責其賠償受之未久在十日外死者惟取其
皮耳恐其詐偽也在十日之外死者則予之民而官
不取矣後世兵民既分馬養之民而牧之於官然後

散之於軍官府無復有買之政而馬之死者一切
責軍之償在官者未必塞得馬之用而軍民俱受其
敝矣近時馬政亦有科錢買馬之令然所得者未必
良而給之於軍遇有倒死賠償如故而西北之邊若
之尤甚至有鬻子女而不能償者吁可嘆也已臣請
自今以後　朝廷酌為中制定為馬價馬之價公私
交易皆不許過二十緡違者馬與價俱入官牙行之
人坐以違制罪說者若謂物之不齊物之情大屬小
屬同價孰肯為其大者臣竊謂天生之物與人為之

物不同馬之良乃天所生。人力不與焉。官府既爲定價。則民間有馬者不過求多直而皆市之官矣。惟其市之官所得有限。他市則可多得。以此官之所易者官之給直亦未必全寸此民[illegible]會不皆賣之官也末必得良也。若夫馬之倒死。不責之償則彼蔑視其馬。而死者愈多。若責之償。則士卒貧窮。何由得錢。臣愚以爲待其死而責其償。不若先其生而爲之備。凡有受馬者。請如周制。書其年齒毛色及其原價。而又量其材質之高下肥瘠。併書之冊。其馬有死者。誠瘠且老。則不責其償。若其馬寔壯肥而齒未老。馴致瘦

損而死者。則責其同伍者合力償之。同伍有先首及其督責之寔狀。則免其人而惟責償所受者。與夫其馬因公事而死。及其人本善調息。而馬忽然不意暴死者。皆不在償數。此外又宜爲馬病及瘦損豫告醫治之法。其馬寔病而死。非由人致。醫證明白。亦不償。

馬政議　求牧地

唐人牧馬。置八坊四十八監。其牧馬在岐豳涇寧閒。即今陝西鳳翔府及西安之邠州。平涼之涇州。慶陽之寧州。其地也。募民所耕以爲芻秣者。其地止於一千二百三十頃。而用其地出以飼七十萬六千匹馬。而馬之直至以一縑易一匹。今其地固在。其中閑田民所不耕者。何止一千二百三十頃而已。本朝於此地立行太僕寺一。及苑馬寺一。以司畜牧。而苑馬之所轄者。凡三十監。監皆有馬。然監之立。百年於茲矣。而其馬之蕃盛。畧不及唐人之一二。豈無其故歟。臣考唐制始曰置八坊岐豳涇寧閒。其後又曰其始置四十八監也。據隴西金城平涼天水。員廣千里。繇京度隴。置八坊爲會計都領。其閒善水草腴田皆隸之。

由此以觀。則其所牧之地。又若不專在岐豳涇寧也。蓋跨數州之地。凡其善水草膏腴之田。皆以爲牧放之所。而又得人以司之。是宜其馬蕃盛至七十萬之多。疑今其地固在。然皆齊民耕種納租之地。一旦奪之以爲耕牧芻秣之所。其勢有不可者。然當唐之世。民皆不耕田納租乎。何養馬如此之多也。乞勅有司文稟府裡牧地已多失其額矣安循唐人之故迹。由京兆度秦隴以求夫可放牧之地。能更行必改作牧地耶然祖入有限而牧畜之利不必不奪之民。必不虧於官。然後行唐人監牧之政。萬貲可損此以威微也一有可行者。其於馬政不爲無助。

卷終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卧子
　　　宋徵璧尚木　李雯舒章　選輯
　　　陳增齡鶴朋　參閱

丘文莊公奏疏

疏

訪求遺書疏　遺書　丘濬

臣前此上疏欲將臣所進大學衍義補書中所載切要之務陸續陳獻奉吉卿欲有言具奏來看臣見本

書內備規制下圖籍之儲有云人臣爲治之道非止一端然皆一世一時之事惟所謂經籍圖書者乃萬年百世之事是皆自古聖帝明王賢人君子精神心術之微道德文章之懿行義事功之大建置議論之詳今世賴之以知古後世賴之以知今者也凡歷幾千百年而後至于我今日而我今日不有以修葺整比之使其至今日而廢墜放失爲後之人惟厥所由豈不歸其咎於我哉是以自古帝王任萬世世道之責者莫不以是爲先務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之初庶務草創日不暇給首求遠書於至正丙午之秋是時猶未登寶位也既平元都得其館閣秘藏而又廣購於民間沒入於罪籍一時儲積不減前代然蔵蓄數多不無舛雜積歷年久不無鼠囓經該人衆不無散失今內閣儲書有匱書目有簿皆可查考乞敕內閣大學士等計議量委學士并講讀以下官數員督同典籍等官擬於吏典班匠人等逐厨開盤將書目一一比較或有或無或全或欠或多或少分爲經史子集四類及雜書類書二類每類若干部每部若干

卷各類總數共若干要見實在的數明白開具奏報又以木刻考校年月委官名銜爲記識於每卷之末立爲案卷永遠存照臣竊惟天下之物雖奇珍異寶（今內府所藏類多散失館閣之臣亦不暇問間有言及者同輩以爲迂而笑之明）既失之皆可復得惟經籍在天地間爲生人之元氣（天子方右文招置才學之士或命使者分道訪購亦盛事也）紀往古而示來今不可一日無者無之則生人貿貿然如在冥塗中行矣其所關係豈小小哉民庶之家遷徙不常好尚不一既不能有所廣儲雖儲之亦不能久所賴石渠延閣之中積聚之多收藏之秘扃鑰之固類聚者有掌故之官闕畧者有繕寫之吏損壞

者有修補之工散失者有購訪之令。然後不致于泯爛散失爾前代藏書之多。有至三十七萬卷者。今內閣所藏不能什一數十年來。在內者未聞有所考校在外者未聞有所購求。臣恐數十年之後。日漸損耗。失今不爲整治。將有後時無及之悔。伏望體 聖祖詔求遺書之心。任萬世斯文在茲之責。毋使後世志藝文者。以書籍散失之咎歸焉。不勝千萬世儒道之幸。臣所進大學衍義補一書。其間條目雖多。然皆一代一時之事。惟此則萬世之事。故首以此上請。而條

列合行事宜于後。一自古藏書之所。非止一處。漢有東觀蘭臺鴻都等處。唐有秘書監集賢書院等處。宋有崇文館秘書省等處。我朝稽古定制。罷前代省監館閣掌書之官。併其任於翰林院。設典籍二員掌凡國家所有古今經籍圖書之在文淵閣者。永樂中遣翰林院修撰陳循往南京起取本閣所貯古今一切書籍自一部至有百部以上（今皆不知何在）。各取一部北上。餘悉封識收貯如故。則是兩京皆有儲書也。今天下書籍盡歸內府。兩京國子監雖設典籍之官。然所收掌。止是

累朝頒降之書。及原貯書板。別無其他書籍。其官幾于虛設。請于內閣見存書籍內。查有副餘之本。各分一本送兩京國子監典籍廳收掌。仍敕南京內外守備大臣會同南京司禮監禮部翰林院官查盤永樂中原留南京內府書籍。有無多寡全欠具疏奏知。量爲起取存留。分派轉補。其止有一本無副餘者。將本書發下國子監敕祭酒司業行取監生抄録。字不必工。惟取端楷。録畢散各堂教官校對不許差錯。每卷末識以謄寫監生。校對教官銜名。其師生只照常例

俸廪別無支給。挨次差撥如常。合用刊牢褶背刷印匠作及紙筆之費。行各于衙門量爲撥辦。不限年月。書成裝釘。陸續送兩監典籍掌管。如此則一書而有數本藏貯而有異所。永無疎失之虞矣。一我 太祖高皇帝聖德神功超出萬古帝王之上。御極三十年。多有制作。皆出自宸衷御札。非若前代帝王假手詞臣之比也。今班行天下者惟 皇明祖訓大誥三編大誥武臣資世通訓御製詩文雖已編輯。刻板藏在內府。天下民臣得見者尚罕。今編類在內閣書目者。

有御註洪範。御註尚書。御註道德經。文華寶鑑。昭鑑
錄。外戚事鑑。存心錄。精誠錄。省躬錄。志戒錄。永鑑錄。
忠義錄。爲政要錄。彰善癉惡錄。武臣鑑戒錄。醒貪簡
要錄。務農技藝簡要錄。女戒。務本之訓等書。是皆我
聖祖精神之所運。心畫之所形。手澤之所沾溉者也。
存之足以範百王。垂之足以鑑萬代。其間雖或有成
於衆手。何者不本於聖心。若夫所謂 大明帝記。皇
明寶訓。大明寶訓。洪武聖政記。大明日曆等書。則又
當時儒臣纂成卷帙者也。今皆藏在內閣。天下民臣。

無由得見。臣竊惟前代帝王。有我 聖祖制作之一
二。爲其子孫者。莫不寫之琬琰。頒布天下。傳之將來。
以爲父祖揚名。而我 聖祖之功之德。萬世如見。固
不假乎言語文字以傳。然 聖子神孫繼述之孝。顯
揚之心。則有不容已者。臣請敕 大臣督領翰林
官屬。將秘閣所藏。已成編卷者。逐一校對無差。雕印
頒行。若其辭語近質。不可行遠。卷帙浩繁。難以盡布。
請如洪武六年翰林學士詹同宋濂等纂集日曆。以
爲寶訓事例。倣唐人貞觀政要體製。將前項書籍。撮

其旨要。舉其宏綱。分門別類。以成一書。命工刻梓。頒
布天下。垂憲後世。俾學校用以教人。科舉用以取士。
朝廷用以資治則 聖祖之聖德神功。與六經而並
行。同天地而長久矣。一 漢唐宋創業之君。承亂離之
後。莫不先收圖籍。中世以後。稍有散亡遺闕。輒遣使
分行天下。括訪懸賞以購之。授官以酬之。雖以五代
亂離之世。尚且不廢。況今百年承平。內外無事。國家
猶有餘力。採輯佛道之書。以爲藏經。雕以良梓。飾以
文綾。徧賜天下寺觀。儲以髹紅函匱。載以金碧輪藏。

況此儒家經訓書籍。乃自古帝王傳心之要。經世
之大典。天地山川人物風俗之所存。禮樂刑政制度
文爲之所具。焉可吝纖微之費。而不爲經久之計。以
貽千古之永歎哉。臣請敕內閣將考校見有書籍。備
細開具目錄。付禮部抄謄。分送兩直隷十三布政司。
提督學校憲臣。榜示該管地方官吏軍民之家。與凡
官府學校寺觀。并書坊書鋪。收藏古今經史子集。下
至陰陽藝術稗官小說等項文書。不分舊板新刊。及
抄本未刻者。係內閣開去目錄無有者。及雖有而不

全者許一月以裹送官其有王府處啓知借録多方差人詢訪設法蒐來期於盡獲無遺行仰所在有司將各處贓罰紙劄并給官錢措辦筆墨之費分散各處儒學生員謄寫惟取成字不拘工拙但不許潦草失眞就令各學教官校對既畢以原本歸主不許損壞不還其所得書目先行開具陸續進呈通行各處互相質對中間有重復者止令一處抄録録畢裝成卷帙具本差人類解赴京一自古帝王藏國史於金匱石室之中蓋以金石之爲物堅固耐久非木土比

又能扞格水火使不爲患有天下者斵石以爲室鋼金以爲匱凡家國有秘密之記精微之言與凡典章事跡可以貽謀傳遠者莫不收貯其中以防意外之虞其處心積慮可謂深且遠矣後世徒有金匱石室之名而無其實典守雖設官藏貯雖有所然無禦災備急之具不幸一旦有不測之事出於常慮之外遂（嘉靖中遇災肅皇帝命救者先取永樂大典急遷之其後遂命録二本此書之存肅皇之功也）使一代治體事功人文國典因而散失後之秉史筆者無所憑據往往求之於草澤訪之于傳聞簡牘無存眞贋莫辨非但大功異政不得記載而明君良臣

爲人所誣捏者亦多有矣是以古之君子憂深思遠者恒於無事之時爲先事之慮當平寧時無故而爲急切之語固若不識忌諱者然原其心則不失爲忠愛之深也仰惟我朝得國之正三代以來所未有也列聖相承承平百餘年聖德神功如天地日月巍乎煥然所以傳之天下後世者惟賴乎實録之書今內閣所藏者 太祖高皇帝實録一部二百五冊寶訓十五冊 太宗文皇帝實録一部一百三十四冊寶訓十五冊 仁宗昭皇帝實録一部二十一冊寶訓

六冊 宣宗章皇帝實録一部一百六十冊寶訓十冊 英宗睿皇帝實録一部三百六十一冊寶訓十二冊 憲宗純皇帝實録一部二百九十三冊寶訓十冊與夫藏在內閣每朝又各一部此外別無他本（今流傳民間者多矣要之本無秘事亦若聽其流傳也）失既無金石藏書之具又無名山藏副之制臣愚過慮欲乞朝廷於文淵閣近便去處別建重樓一所不用木植專用甎石累砌爲之如民間所爲土庫者收貯緊要文書以防意外之虞乞敕內閣儒臣計議督令內閣書辦中書舍人等官遇其理辦本等文書科

有暇隙不妨本職分寫累朝實錄各一部不限年月書成盛以銅匱庋於樓之上層凡內府衙門收藏一應干係國家大事文書如玉牒之類皆附焉其制敕房一應文書如詔冊制誥敕書等項草撿行禮儀注應制詩文等項底本前朝遺文舊事等項雜錄亦令書辦官員遇暇陸續抄錄不限年月書成庋以鐵匱貯於樓之下層凡內府衙門所藏文書可備異日纂修一代全史之用者如永樂以前文武官貼黃之類皆附焉如此則 祖宗之功德在萬世永傳信而無

疑國家之典章垂百王遵沿襲而有本矣議者謂文書浩大書辦人員數少歲月易邁何時訖功臣請樓成之後先將合貯文書之見有者權寘其中待後陸續寫完新本易出舊本仍貯故處以備考用 太宗皇帝當多事時猶聚衆于百纂集永樂大典以備學者考究以此方彼孰重孰輕伏乞睿照一藏書之所分爲三處二在京師一在南京則是一書而有三本不幸一處有失尚賴有二處之存其在國子監者如內閣例盛以厨匱寘于典簿廳藏道所中責付典籍掌管祭酒監丞等官時常提調監䕶然惟掌其外門之鑰及爲水火盜賊之備而已若夫厨匱鎖鑰則收在內閣每歲三伏日如宋朝曝書給酒食費之類先期奏請翰林院量委堂上官一二員偕僚屬赴國子監曬晾書籍因而查算畢事封識扃鑰歲以爲常南監鑰則付南京翰林院掌印官收掌其曝書給酒食亦如北監之例皆不許監官擅自開匱取書觀閱并轉與人內外大小衙門因事欲有稽考者必須請旨違者治以違制之罪

兩廣事宜疏 兩廣

丘濬

臣謂今兩廣人心物力軍馬財用大非總兵顧彪時比當是時賊徒未甚多軍威未甚挫民財未甚竭人心未甚離自其行師無律而我之軍威始不振自其縱兵虜掠而民之財力始大屈自其殺平民以爲功而人心始日離賊徒始日盛今日用兵之策大要有二曰逐曰困而已攻與戰則在乎因機制變不可以遙度也蓋賊之在廣東者當逐之在廣西者當困之何也廣東本無賊賊之來皆自廣西而後居民之無

所依歸者爲之驅脅耳使廣西之徑徭盡歸巢穴彼必不能獨立此所以必逐之也廣西之賊非不欲一鼓直抵其巢穴獸獮而草薙之但山逕險狹雖有百萬官軍亦無所用之此所以必坐困之也一逐之之策蓋廣東十府殘破者六其地方相去或一二百里或六七百里或遠至千里我出此則賊往彼我往彼則賊出此巧相廻避迄難成功若從一路逐之必不可得須分爲四路一路自廣州三江口趨肇慶府歷四會封川等縣泝流而上至藤江一路自肇慶府之新興過陽江抵高州府界擣電白信宜出茂名化州由間道徑岑溪等縣界一路自藤縣直泝北流江登陸由鬱林博白陸川出石城抵雷州復自石城往廉州之靈山下橫州江一路自廣州之連州徑賀縣出平樂府四路之兵俱會于潯州所至之處必須窮搜極追且招且勦驅之出境而後已然此亦約其大畧而已若分兵之或多或少遇賊之或邀或伏又在臨時變宜一困之之策蓋廣西徑寇處處有之惟潯州尤藤峽爲大大者既困則小者不足平矣峽前臨河

道後抵柳慶左界昭梧右接邕貴中皆高山峻嶺惟藉刀耕火種蓄積有限況所耕之田盡在山外大軍四面分守截其出路彼既不得虜掠又不得耕種不過一二年皆自斃矣若然其餘龍山栗山等處可以次第剪除一向恃官軍屢征大藤峽不能成功者蓋由每年霜降以後方纔進兵此時賊已收穫糧穀充盈勢不能困今大軍須以七月至彼分兵亟出踩其青苗使之秋成無望出其不意先奪其氣然後次第修葺營壘以爲久困之計不然則今年爲徒行矣一屯軍久守所慮者春夏之交瘴癘大作宜于四月還軍潯州沿江一帶分屯至七八月間仍復屯守一今之賊徒所以倍蓰于前者其禍起于前日總戎者之濫殺無辜也蓋此輩俱是平民方無事時輸賦梲供力役養兵奉吏將賴以爲已之保障一旦外寇入境焚蕩其室廬戕殺其親屬欲入城則閉門不納將入山則又與賊遇四顧無倚不幸爲賊所虜姑從之以延須刻之命賊每持而虐使之行則使負擔息則使攢㚇攻城則驅之以當矢石灰奔則棄之以遺官軍

僥倖不死。賊去之後。仍趨官府輸賦役如常時。其心固自忖曰。我之從賊豈得已哉。他日賊平。我等故良民也。忽聞大軍之來。喜得更生。謂可以復見天日。大軍旣至。其眞爲賊者。皆相率遁入深山。了不可得。顧將不得已。從賊者。皆甘心爲賊矣。與言及此。誠可憫傷。今之爲總帥者。宜深以前事爲戒。旣至宜會三司官設法遣官。出榜招諭。明言前人之失。必不效尤。或時召其父老人等。至于軍前。指天爲誓。使其坦然不疑。雖其平日從賊明有顯跡。若能翻然改過從善。亦

曲加寬貸。或許其殺賊贖罪。一兩廣之人。衆口一詞皆不願再調官軍。其故何哉。蓋懲前日官軍之害。尤有甚于賊也。蓋總兵等官帶去旗牌。及挖夯報效等項名色。志在貪功營利。非眞欲圖補報。其在營哨。則凌轢將卒。過州縣。則刼制官吏。當矢石。則在後。報功次。則爭先。多致將領不協。軍士離心。至如達軍。雖曰驁猛。然性頗淳朴。所以誘引爲非。皆出此輩。今旂牌等官。宜于見調官軍選用。其餘假以試驗報效爲名者。一切不用。必不得已。亦須編成隊伍。與征官軍一例差遣。一廣州府。爲兩廣根本。無廣州則無廣東。無廣東則無廣西矣。尤宜加意撫綏。令兩廣用兵。百需皆出於此。若復不鉗制旂牌達軍。使其又如前日多方擾害。切恐有意外之變。又不止若從賊而已。一以夷攻夷。策之上也。廣西左右兩江土官衙門。自來皆服調遣。近年總兵處置失宜。以故調之多不時至。宜差廉能給事中一員。齎敕獎諭。使之加倍進兵。功成之日。重加陞賞。給以誥命。一所調各處土官。旣至。宜厚加犒賞。俾其各認地方。從所徑便。自抵賊巢。所得

賊財。盡以與之。官軍人等。不許抽分科奪。及所俘獲賊屬。許得變賣。則人自爲戰。勇氣百倍矣。一廣西素不產鹽。而兩江尤爲艱得。宜嚴立私販之禁。量爲功次等則。以爲賞勞土兵之資。一賊中放回被虜軍民或知賊情地勢。宜送軍前。用爲嚮道。其被害之人。有欲報讐。編爲義兵。隨軍調遣。蓋此賊猖獗。今餘十年。狃于常勝。驕恣已甚。往時依山據險。乘間竊發。今則披甲乘馬。張旂鳴鼓。略無忌憚。舍所長而用所短。此天敗之時也。且其徒素無紀律。不相統率。一酋死。一

首立。并若宋之儂智高。元之黃聖許之徒一敗卽散者之可比也。官軍來則入山潛避官軍去則仍出刧掠。其爲民害。罔有紀極。今日之舉。如病劇而服附子。安危所决。倘軍行未久卽慮餉運之勞瘡痏之毒。稍有所獲便議罷兵。則亦無異于前日之頹總兵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李雯舒章　選輯
宋存標子建　參閱

青谿漫藁

疏　倪岳

祧廟疏　祧廟

臣等議得禮必緣情而立義當據古以證今謹按成周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王

武王爲宗不在數中故爲九廟蓋以后稷爲始祖文武爲世室皆百世不遷其餘則以次而祧前乎周則商以契爲祖而湯與二宗百世不遷後乎周則宋以僖祖爲祖而太祖與太宗百世不遷彼時僖祖祧遷雖曰迭有興議而大儒程頤朱熹皆以奉僖祖爲祖爲得禮之正而合人心之同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之者也國朝　太祖高皇帝肇建丕圖追祀四祖追尊　英宗睿皇帝龍馭上賓遂備九廟在當時則　德祖尊爲高祖以上蓋無可推之親在今日則　德祖尊爲始祖以下固有可祧之主洪惟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功德隆盛如周文武萬世不祧　懿祖而下以次遞遷寔惟古制今伏遇　憲宗純皇帝升祔之日所有懿祖皇帝神主義當奉祧仍於太廟寢殿之後略倣古者夾室之意別建一殿九室以事奉藏況古有祫祭謂合祧廟與未祧之主於太祖之廟而祭之故謂之祫祫者合也今亦宜于歲暮享祭之日奉迎　懿祖皇帝神主仍居舊位以享祫祭之禮則每歲一祭視古三年一祫于禮有加近欽天監

選到成化二十三年十二月內　憲宗純皇帝神主升祔太廟後殿未及營建欲暫請　懿祖皇帝神主安奉于　德祖皇帝室內以俟後殿之成此即所謂毀廟之主藏于太祖之廟于義亦安又按周禮春官大司樂之職歌中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謂姜源也姜源帝嚳之妃后稷之母故特立廟以祭之至宋則元德懿德二皇太后俱有別廟之享章憲章懿二皇太后遂有奉慈之建每歲五享四時薦新上食並同太廟茲者恭遇　皇太后祔葬茂陵所有神主宜于奉

先殿傍近宮室改爲別廟以禮安奉歲時祭享悉如
太廟奉先殿之儀仍乞勑奉遷官于裕萃畢日暫奉
神主于茂陵獻殿以祠　憲宗純皇帝祔享太廟禮
畢然後啓行文武百官各具素服出城奉迎自大明
門進入就赴別廟安奉如儀以是參稽乎情文庶幾
咸合乎典禮。

正祀典疏　　正祀典

先該禮科給事中張九功題前事臣等謹詳古制天
子祭天地祭宗廟祭社稷祭天下名山大川祭五祀

凡載于祀典者皆有功德垂世如祭法所謂法施于
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菑能捍大患則祀之
非此族類不在祀典故帝王無妄祭無徼福又曰明
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
非類皆謂此也自秦以降乃多淫祠歷漢至元有因
有崇迨至　國朝　太祖高皇帝卽位之三年首詔天
下改正祀典列聖相承恪遵成憲間有因所感應之
事而增益祠祭或以萬壽千秋等節而修建齋醮一
時行之不察後遂襲以爲例因循莫改增置益繁異
端之徒轉相鼓扇怪誕相乘矯誣殊甚夫非禮之祭
非類之福近代帝王固不能無然絕天地之通嚴幽
明之分在帝舜以爲當務之急蓋非聖明之君卓然
有見必不能深禁而痛絕之此給事中張九功之言
所以深有望于今日者也伏乞　聖明敬事天地尊
事宗廟嚴事山川百神舍此之外凡有一應齋醮禱
祠之類通行革罷不惟屏斥異端之姦亦可節省無
益之費旣可允合乎　聖祖以禮事神之心而亦足
致乎　聖王至誠感神之妙和氣協應國祚綿長人

心以明風俗以正其爲治道誠非小補也今將査到
在京各項祭祀除正大之神漢壽亭侯宋文丞相俱
祀典應祭外其餘詳爲辨析窮加考究以正萬年之
祀以解萬世之惑云夫所謂釋迦牟尼文佛三清三
境天尊者謹按傳記西方有佛國曰天竺天竺有五
中天竺乃釋迦所生之地後漢明帝時其法始入中
國後之宗其教者遂以釋迦爲師其曰三世佛者則
以釋迦之本性爲法身德業爲報身幷其眞身而爲
三其實本一人耳今乃分爲三像而幷列之失其旨

矣、至于道家以老子爲師、其所謂三清者、蓋做釋氏
三身而爲之、尤爲謬妄、宋儒朱熹有曰、玉清元始天
尊、既非老子之法身、上清太上老君、又非老子之報
身、設有二像、又非與老子爲一、而老子又自爲上清、
太上老君、蓋做釋氏之失、而又失者也、邇年以來、凡
遇萬壽千秋等節、奉　欽依修建吉祥好事、或遇丧
禮七七修建薦揚好事、俱先期一日、遣官詣大興隆
等寺、祭告釋迦牟尼文佛、朝天宮告三清三境天尊、
此皆因襲而行、不合祀典、所謂北極中天星主紫微

大帝者、謹按象緯書有曰、北極五星、在紫微垣中、一
名天極、一名北辰、其北第五星、名天樞、蓋極星之在
紫微垣、萬神所宗、七曜三垣二十八宿、衆星所拱、爲
天文之正中、又曰紫微大帝之座、天子之常居也、即
今朝廷宮殿所在、乃其象焉、國朝正統初年、建紫微
殿一所于大德觀之東、設立大帝之象、每遇萬壽聖
節、正旦、冬至、俱遣大臣一員祭告、夫日月星辰、並曜
于天、故古有大明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之文、祖
宗以來、每歲南郊、大祀內壇、已有星辰壇合祭之禮

今乃像之如人、稱之爲帝、以極星之正祠于異端之
宮、稽之祀典、誠無所據、所謂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
尊者、謹按傳記有曰、凡陰氣凝聚、陽氣在內、而不得
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非如異端所謂龍車石斧、鬼鼓
火鞭、怪誕之說也、雷聲普化天尊者、道家以爲五雷
一府、總司五雷、而雷部諸神、皆其所主、而又託以六
月二十四日、爲天尊示現之日、朝廷歲以是日、遣官
詣大德顯靈宮致祭、夫風雲雷雨、皆陰陽之妙用、鬼
神之盛德、祖宗以來、每歲南郊大祀、外壇已有合祭

之禮、而八月望後山川壇、復有秋報之祭、况自二月
發聲之後、無非雷霆震奮之日、顧乃止于六月二十
四日、于義何取、至于像設名稱、禮亦無據、所謂梓潼
帝君者、謹按圖誌、英顯王廟在劍州、即梓潼神、姓張
諱亞子、其先越巂人、因報母仇、徙居劍州之七曲山
仕晉戰没、人爲立廟、唐玄宗西狩、追封左丞、僖宗入
蜀、封濟順王、宋咸平中、改封英顯、又按文昌六星在
北斗魁前、爲天之六府、道家謂上帝命梓潼神、掌文
昌府事及人間祿籍、故元加號爲、輔元開化文昌司

祿宏仁帝君，而天下學校亦多立祠以祀之，京師之
廟在北安門外，景泰五年間，闢而新之。　勑賜文昌
宮額，歲以二月初三日為帝君誕生之辰，遣官致祭
道家謂梓橦以孝德忠仁顯靈于蜀，廟食其地，于禮
為宜，祠之京師，不合祀典，至于文昌之星，與梓橦無
干，今乃合而為一，誣出傳會，所謂祖師三天扶教輔
玄大法師眞君者，謹按傳記，張道陵字輔漢，光武十
年，生于吳之天目山，善以符治病，桓帝永壽元年，于
雲臺峰，白日上升，百二十歲，唐天寶七年，冊贈

太師，中和四年封三天扶教大法師，宋熙宗中加封
三天扶教輔玄大法師，太觀二年，冊號正一靖應眞
君，子孫歷代相傳，皆有封號，迨入國朝，仍令傳襲正
一嗣教眞人之封，秩正二品，以正月十五日為祖師
示現之辰，遣官詣大德顯靈宮告祭，又按米邵伯溫
聞見錄，建安二十年，曹操破張魯，定漢中，魯祖陵順
帝時客蜀，學道鵠鳴山中，造作符書，惑百姓，從其道
者，輒出五十米，時謂之米賊，陵子衡，衡子魯，以法相
授受，自號師君，其衆曰鬼卒，曰祭酒，大抵與黃巾相

類，朝廷不能討，就拜魯漢寧太守，鎮夷中，觀此則陵
本非異人，而道家祖陵為天師者，特因天寶詔稱漢
天師而然耳，今正月十五日，乃其生辰，自宜其子孫
祭于其家可也，所謂大小青龍之神者，謹按碑記，昔
有僧名盧，自江南來，寓西山之屍陀林秘魔巖，一日
二童子來拜于前，盧納之，躋薪供奉，雖寒暑無怠，時
久旱不雨，二童子白于盧，能限雨期，言訖，即委身龍
潭，須臾化青龍，一大一小，至期果得甘雨，事聞，賜盧
師號曰感應禪師，建寺設像，立碑以紀其事，又別設

祠于龍潭之上，春秋遣官祭青龍神，國朝宣德中，勑
建太圓通寺，二青龍出現，禱之有應，于是加封號，至
今春秋二時，遣順天府官致祭，及遇歲旱，遣官祭告，
蓋因舊傳二龍能致雲雨，故累朝崇奉如此，然雖稱
二青龍，其實蛇也，蛇有神蛇其名曰蝓，亦能致雨，今
此二蛇，西山寺院處處有之，略無靈異，近者京師連
年大旱，祈禱無應，則此亦非蝓蛇，乃凡蛇耳。所謂東
岳泰山之神者，謹按圖誌，東岳魯之泰山，今在山東
濟南府泰安州，上下有廟，自黃帝以來，封禪者七十

二君，唐宋以來皆加帝號，以其號曰上曰帝，若死人鬼。國朝洪武三年，詔去封號，稱東嶽泰山之神，有司春秋致祭。有事則遣廷臣祭告。今京師朝陽門外，亦有東嶽廟，實自元延祐中，玄教大宗師張留孫買地為宮，奉祀東嶽天齊仁聖帝。國朝仍而不廢，歲以三月二十八日，及萬壽聖節，遣官致祭。夫嶽鎮海瀆，以其山川靈氣，有發生潤澤之功，故歷代祀之，而泰山在魯封內，故時已有常祭。況每歲南郊大祀壇，八月山川壇，俱有合祭之禮，前項祀典，煩瀆無據。所謂北極佑

聖真君者，謹按傳記，北極佑聖真君者，真武神也。真武本玄武，宋真宗尚道教，避聖祖諱，改玄為真，玄龜也，武蛇也，此本北方玄武七宿，虛危星形似之，故因而名。後乃以玄武為真聖，而作龜蛇于下。靖康初，詔加號助順，曰佑聖助順真武靈應真君，及考圖誌，乃云真武為靖樂王太子也。生而神靈，長而勇猛，志除邪魔，遇紫虛玄君，授以道秘，東遊遇天神，授以寶劍，入武當修煉，功成白日飛昇，奉上帝命，鎮北方，披髮跣足，建皂纛玄旗，統攝玄之位。此則道家傳會之說，殊為誕妄。再考國朝御製碑文，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兵戈所向，神陰佑為多，定鼎金陵，乃于雞鳴山建廟，以崇祀事，載在祀典。太宗文皇帝，亦嘗于內難，以神有顯相，又于京城艮隅，并武當山各重建廟宇，而兩京歲時春秋及京師每月朔望，各遣官致祭。武當山則命內外官員專一在彼提督。列聖崇奉之意，可謂至矣。憲宗純皇帝在位，嘗範金為像，屢遣內官陳善齋往武當安奉，蓋亦不過承先志以祈神休耳。豈期陳善援引左道之人鄧常恩等，上則熒

惑聖聽，糜費內帑，下則騷擾道路，虐害生民，且又奏請重修京師廟宇，改號靈明顯佑宮，日居其間，引進邪黨，遂使香火之地，幾為姦盜之區，固非朝廷崇奉之本意，使玄武有神，亦豈其所樂聞哉。所謂崇恩真君、隆恩真君者，謹按道家之言，有曰崇恩真君，姓薩氏，諱堅，西蜀人，在宋徽宗時，嘗從虛靖天師張繼先及王侍宸、林靈素傳學道法，累有靈驗，而隆恩真君，則玉樞火府天將王靈官也，又嘗從薩真君傳授符法。國朝永樂中，有杭州道士周思得，以靈官之法，顯

於京師、附體降神、禱之有應、乃于禁城之西、建天將廟、及祖師殿、宣德中改廟為大德觀、封薩眞人為崇恩眞君、王靈官為隆恩眞君、又建一殿崇奉二眞君、左曰崇恩殿、右曰隆恩殿、成化初年、改觀曰宮、加顯靈二字、遞年四季更換袍服、三年一小焚化、十年一大焚化、又復易以新製珠玉錦綺、所費不貲、每歲萬壽聖節正旦冬至、及二眞君示現之日、皆遣官致祭、其崇奉可謂至矣、今就其言議之、薩眞人之法、因王靈官而行、王靈官之法、因周思得而顯、其法之所自、

皆宋徽宗時林靈素輩之所傳、一時傅會之說、淺謬如此、本無可信、況近附體降神者、乃欽發充軍頑狂顛癇之父子、為鄙褻尤甚、禱祈杳無應驗、則其怪誕可知、所謂金闕上帝、玉闕上帝者、謹按大明一統誌福州府閩縣南、舊有洪恩靈濟宮一所、祀二徐眞人即今之金闕玉闕二眞人也、眞人五代時、徐溫子、曰知証、封江王、知諤、封饒王、常提兵平福州、福父老載之圖像以祀、宋賜今額、又考之御製碑文云、 太宗文皇帝、臨御之十有五年、適遇疾弗豫、百藥罔効、或

有言神靈驗者、禱之輒應、脫然平復、于是大新閩地廟宇、命有司春秋致祭、歲易時衣、給戶洒掃、又于京師立廟以祀之、加封金闕眞人、玉闕眞人、十六年、又加封金闕眞君、玉闕眞君、賜廟額名洪恩靈濟宮、正統初年、重新宮宇、進號金闕崇福眞君、玉闕隆福眞君、成化二十二年、重加尊號、伯曰九天金闕總督魁罡洪恩靈濟慈惠高明上帝、仲曰九天玉闕總督罡神洪恩靈濟仁惠弘靖上帝、遞年以來、每月朔望、并萬壽聖節、正旦冬至、及二眞君誕辰、俱有祭祀、遣官

行禮、及時食獻新、至今不缺、四時已有皮弁冠、大紅紗羅紵絲錦雲龍朝服、近又加以平天冠、明黃紗羅紵絲衣服、其黃服五年一次、更換焚化、夫神之世系年代、可考如此、本非有甚異也、先年止因有功于閩、廟食一方、後以保護 太宗文皇帝聖躬、故京師有別廟之奉、但本處既有春秋二祭、而京師一年之間復有前項祭祀、不無煩瀆、且惟皇上帝主宰于天、而兄弟並稱上帝、其為僭擬可知、所謂神父聖帝、神母元君、金闕元君、玉闕元君者、謹按徐仙眞錄、及國朝

御製碑文神父神母者即二徐真人之父母金闕玉闕元君者蓋其配也宋理宗朝封父齊王為忠武真人母仁壽倩妃配許氏助順仁忠仙妃附氏善助慈懿仙妃國朝永樂中加封父翊亮真人母淑善仙妃許氏真應仙妃附氏恭靖仙妃繼又進封其父為真君成化二十二年神父加封高上神主慈悲聖帝聖母加封安寧護國恭靖元君金闕妃天房衛保節靖元君玉闕妃天房衆母顯祐元君每歲萬壽聖節正旦冬至俱遣官祭祀金闕玉闕元君又有誕辰

之祭皆因二真君一時禱應之切故推及而崇奉之如此夫神父徐溫乃五代時誤國之臣專權弒主殊無功德祀以報功豈宜濫及況父母并妃並受隆名稱帝稱君僭擬益甚所謂城隍之神謹按易坎卦有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蓋謂君人者觀坎之象知險不可陵也故設為城郭溝池以守其國而保其民人傳記謂其制自黃帝始歷代建國必有高城深隍上以保障宗社朝廷下以衛捍百官萬姓其所繫甚重其為功不小故國朝之制天下府州縣皆有城隍之祭京都城隍廟舊在順天府西南累朝皆加修葺歲以五月十一日為神之誕辰萬壽聖節各遣官致祭夫廟祀城隍之神本非人鬼安得誕辰可謂謬妄況每歲南郊大祀壇八月山川壇俱有合祭之禮事體已重既與天下府州縣之祭不同今又復為煩瀆之祭不亦謬乎前項祭告俱合罷免

傳奉疏　崇王來朝

弘治八年七月二十日該司禮監太監鄧敍傳來
聖旨聖祖母聖慈仁壽太皇太后年高念叔崇王

欲得一見便寫勅差官取來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外中外臣民伏聞詔旨皆有以知　太皇太后慈愛之至情　皇帝陛下順承大孝雖大舜文王無以加矣但一時人心竊以朝廷舉事必須上探天心下察人事務出萬全庶幾可動崇王來朝揆之天時人事俱有未便者三焉蓋近來傳聞黃河泛漲水高于岸平日波流湍急舟行已難加以泛漲其為洶湧必異常時王欲來朝乃舟楫必經之地則夫震驚之患所不能無此其未便者一也兼聞河南彰德衛輝二府

自春徂夏，一雨不霑，寸草不生，赤地千里，人民流動殆三之二，其為艱窘，不言可知。王欲來朝，乃車馬必經之地，不獨供億之費無所仰給，萬一賊盜乘時竊發，則夫震驚之患所不能無，此其未便者二也。況二年之間，三王之國，近自京師之軍民，遠而所過之郡縣，百倍供需，十分騷擾，今若加以崇王來朝，先聲所及，人必驚疑，送往迎來，勞費增倍，瘡殘之民，何以當此。此其未便者三也。此皆切于今日之急務，不可不預為之慮者。伏惟 皇上欲以仰承 聖祖母慈愛

之情，必先念 祖宗社稷生靈之重，委曲奏請，暫免來朝。此則天下之公義，非可以一時母子之常情論也。且親王來朝，國有舊制，然洪熙宣德年間已鮮舉行，英廟復辟之初，一詔襄王來朝，固以篤親親之誼，實以息嫌疑之心。由今而言，已非常例，況今天下奏報災異，驚駭見聞，禍變之生，誠未可測，正宜上下交加修省，用回天意，親王與國同休，尤當慎守封疆，以同藩屏，豈可輕動，重貽憂虞。伏惟 皇上至孝通天，誠敬篤至，以是 聖慈仁壽太皇太后享天下之養

萬壽無極，崇王親愛所托，恩禮隆至，亦無以加。今果奉命來朝，雖少遂一時欲見之心，然欲別則難免眷（既來朝則不能遂去可慮自）戀不捨之情，既去必倍增憂思不忘之念，他日上廑聖慮，所未敢言，雖欲悔之，殆無極矣。所有崇王來朝，事體重大，關係非輕，伏望 皇上追寢成命，請命太皇太后暫免來朝，別遣親信內臣，厚齎賞賚，往視以慰其心，庶於公義私恩，可以兩盡。弘治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具題，本日奉 聖旨：卿等說的是。朕承順 聖祖母之意，已有旨取王來了罷，欽此。後復

奉 旨免王來。

止夷貢疏　夷貢

撒馬兒罕地面阿黑麻王，差使臣哈只火辛等齎送獅子等件，從海道滿剌加國前來進貢，除將獅子鸚鵡行屬支給官錢買辦餵養，及差委的官員同來番使人等管送赴京外，查得成化二十年，本地面差人從陝西赴京進貢獅子駝馬，本部查得舊例，議擬題准，特賜番王阿黑麻并伊妻男各色紵絲紗羅絹布一百九十餘疋，賜獅子駝馬價彩段共六十八表裏

給賜加賜使臣帕六灣馬黑麻等彩段共七十三表
裏銀一百七十五兩衣服絹疋數又不貲似此從厚
賞賚各夷猶且心無厭足節次奏擾不已乞蒙欽賜
路費銀兩從各夷領賞事完要從海道回還蒙　憲
宗皇帝特旨准從海道回去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
得撒馬兒罕所進獅子乃夷狄之野獸非中國之所
宜蓄留之于內既非殿庭之美觀置之于外亦非軍
伍之可用日逐餵飼之費及所賜前項銀幣等件俱
係府帑之財帛百姓之供億兼且獅子真僞皆未可

辨借使是真不免以彼無用之物易此有用之財倘
或非真豈不受遠人之欺貽天下之笑且以啟夷人
窺伺之心殆非所以發揚　聖德補益治平也臣等
竊爲朝廷惜之蓋因各夷先次得利而去以此今次
接踵復來今若不爲處置則今次既去後次復來一
處既然各處做傚以朝廷柔懷之仁固不計此小費
其如夷醜姦黠貪得無厭何哉臣等嘗聞聖帝明王
不寶遠物故周武王時西旅貢獒召公至戒漢文帝
時有獻千里馬者下詔卻之載之經史傳美萬世而
我　憲宗皇帝成化初年亦嘗降　勑諭止朝鮮自
鶻海青之獻　皇上踐祚之初首頒明詔禁止各處
鎮守等官進貢騷擾之弊既而放禽鳥縱鷹犬旬日
之間屏逐無遺弘治元年四月內因迤西夷人進貢
玉石等物却令帶回本年七月內又因雲南鎮守太
監王舉欲進寶石等物嚴申禁絕善政善教遠近稱
頌以爲　聖德恭儉今未及三年而廣東鎮巡官員
又將撒馬罕所進獅子要行起送赴京臣等仰窺
聖心必不納此無益之物以爲　聖德之累但恐又

以先年事例爲言容其到京經過道途則騷擾必多
賞賜犒勞須從舊例況本處進貢使臣例該于陝西
甘肅驗放起進即今見一起哈馬力丁等一十八名
到京爲因後起使臣未到未及題賞其經從海道雖
有先朝特旨止是准令回還不曾許從入貢今若聽
從海道前來則後次倘有附近本地浮海商夷詭稱
本地差來入貢則既無勘合又無印信何由知其真
僞就使的係本處差來使臣則既無陝西又從海道
濫冒差人糜費財幣終無窮已且又令其習知海道

啓意外之虞。仰今各處地方水旱相仍，人民窮困，却乃疲中國以供遠夷，費有用而易無用。伏望 皇上念生民財力之艱難，察夷人詭冒之奸計，斷自宸衷，阻其使臣番邦所貢，仍差的當行人一員，馳驛前去，沿途跟訪，隨其所在，會同巡撫或巡按，及合屬司府官，就于所在官司支給官錢，量與宴勞，仍依例給與廩給脚力，送回廣東，量與賞賜，嘉答其意，將原來船隻官爲修理，着令撐駕同還，仍請勑一道，曉諭阿黑麻王，謂爾忠敬之心，朝廷具知，但差人進貢，只宜照

依常例量備駝馬，從陝西陸路赴京爲當，其獅子鸚鵡不係常有之物，不必遠涉海道來進。如此則遠方夷醜，知明天子之所爲，有非彼之所能測，然後益崇俊良，益修政治，邊域無警，萬邦賓服，如此則雖四雲畢至，未足以增光盛治，矧一猙獰夷獸，亦何足以爲明時之輕重哉。再照鎮巡等官太監韋眷、都御史秦紘、安遠侯柳景，俱係內外重臣，均受朝廷重寄，明知海南諸番國，惟占城、眞臘、暹羅、滿剌加國、爪哇等處入貢，有勘合者，例該于廣東布政司比對起送赴京。其餘不許起送，係是定例。今撒馬兒罕差來進貢，既該委官千戶孫祥等呈報，各官自合遣人諭以朝廷事例，并諳白事理，阻回爲當。如果夷性執拗，不肯依從，亦合以理阻留在彼，着人星馳具奏，候請明命，以爲進止可也。却乃即便差人起送，似此故違，亦合參究。奏 聖旨：是珍禽奇獸，朕不受獻，況番使奸詐，又不由正路而來，便差官阻回去。廣東鎮巡官違例起送，本當治罪，且都饒他這遭，過行文與他每知道。

止給度疏　度牒

我朝定制，每府僧道各不過四十名，每州各不道三十名，每縣各不道二十名。今天下一百四十七府，二百七十七州，一千一百四十五縣，共該額設三萬七千九十名。成化十二年，度僧一十萬；成化二十二年，度僧二十餘萬；以前各年所度僧道，不下二十萬，共該五十餘萬。以一僧一道一年食米六石論之，共該米三百六十餘萬，可勾京中一年歲用之數。況有不耕而食，不蠶而衣，且又不當本等差役，可謂食之衆而爲之不舒矣。其軍民壯丁私自披剃，而隱于寺觀

者、不知其幾何、民食不足、府藏之空虛、此之由、若不通查僧道之數、以示再度之禁、則遊食之徒何有紀極、如蒙乞勅禮部通查天下并在京寺觀、共若干處、僧道共若干名、如果數多、係已關有度牒、難以追奪、明白具奏、不許額外再度僧道、直至額數不足之時、方許各該有司具結、照數起送、關給度牒、敢有無故再言度僧者、許六科十三道官糾劾拏問、等因、前件、本部查得永樂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節該欽奉

太宗皇帝聖旨、今後爲僧道的、府不過四十名、州

不過三十名、縣不過二十名、額外不許濫收、續于天順二年五月十五日、節該欽奉　英宗皇帝聖旨、今後有願爲僧者、務從有司取勘、戶內三丁以上、年十五以下、方許出家、如額外有缺、許照正統十四年榜例保送赴部考通經典、然後給與度牒、仍定與、則例（亦以消其貪競之心使知法度）每十年一次開度、許照缺依期來關、敢有故違、悉發邊衛充軍、又查得成化二年給度過僧道一十三萬二千二百餘名、成化十二年一萬三千三百餘名、成化二十二年二十二萬四千五百餘名、爲因十年一

度、兼且各處納銀賑濟等項、多有不查額數、不由有司保送、一槩請給、以此額外增添、數將十倍、是以軍民之籍日削、異端之徒日盛、侵奪民食、耗費民財、其爲治道之蠹莫此爲甚、誠有如都御史馬文升所言者、合無准其所奏、行移兩京僧道錄司、并各布政司直隸府州縣各邊衛有寺觀去處、通查給度過僧道共若干、備造文冊送部存照、以後各年有爲事病故等項追繳度牒者、照名開除、仍將十年一度之例、請乞停止、待後各處額數不足之日、方許所在官司照

依額內名數起送赴部考中、給與度牒、再不許內外衙門指以救荒納粟爲由、奏請給度、庶得不致虧損國體、僧道官亦不敢貪圖僥倖、敢有故違、許科道官糾劾拏問、等因、具題節該欽奉　聖旨、准議、已經欽遵通行去後、到今數年之間、各處文冊少見繳到、誠恐無知小人、止以十年一度爲期、不知已有前項禁例、以致各處僧道行童、互相扇誘、輒便預先來京潛住各寺宮觀、投禮僧道官住持、以圖至期可以夤緣請給、一時不免蚕食京師、將來米價日漸湧貴、未必不

由于此查得成化十二年節有奏准悉期出榜禁約僧道不許來京騷擾事例理合早為照例查處案呈到部看得天下各處地方災傷數多民不聊生盜賊竊發劫財殺人在在有之中間　到賊徒多有僧人在內皆因先年給度泛濫所致及查先該錦衣衛指揮朱驥等奏稱奉勅巡捕盜賊今為盜之人多係各處無籍僧徒晝則沿街乞食夜則相聚劫掠得贓即分各行逃遁雖有巡捕人員無從追捕等因奏行都察院出榜禁約此為明驗況天下僧道額數不過三

萬有餘而成化年間所度已該三十五萬有餘此非天地別生一種之人不過出于軍民匠籍之家即今天下軍衛有司工役衙門軍多缺伍匠多缺役里甲籍冊日見凋耗皆由此等之徒解重投輕捨此入彼若不早為限量將恐天下之人皆流而為僧道之歸其為厲患不可勝言合無本部查照先次奏准事理及累朝奏有欽依事例通行天下司府州縣掌印官督屬查勘原先給度過僧道數目見在若干事故等項若干比與欽定額數有無多少務照先次奏准事理造冊繳報除額數尚多去處外果有額數不足去處許待豐年有收之日經自具奏本部查照成化十二年奏准給度事例另行奏請定奪施行仍要通行禁約各處寺觀僧道行童不許指以請給為由預先來京攪擾各該關津把截去處嚴加盤詰阻當仍行錦衣衛五城巡視監察御史嚴督各兵馬司僧道錄司逐一挨查各處寺觀不許容留在外僧道行童在內潛住取具住持人員不致扶同容隱結狀繳報違者坐贓問罪并度牒之人發回原籍當差京城內外

官員軍民之家亦不許容留僧俗混雜有壞風俗事發一體究治其有內外衙門及僧道人員或假救荒等項為由妄行奏擾者仍聽科道官指實參劾問罪奉　聖旨是

論西北備邊事宜疏　備邊

往歲虜酋毛里孩猖獗犯順竊入河套窺覘延綏時被寇鈔既而阿羅出孛羅忽亂加思蘭之衆踵奸效尤嘯結據伏數年之間大為邊患蓋緣河套之中水草甘肥易于駐牧而腹裏之地道路曠遠難于守禦

是以轄于榆林者、若佩山寧塞、安邊定邊諸路、轄于寧夏者、若花馬池、興武高橋萌城諸路、皆其入寇之所。迤東則延安延德鄜州諸路、迤西則環慶平涼固原諸路、皆其騷掠之處。擁衆鼓行、長驅深入、遠者逾千里、近者不下數十百里、男婦悉被其虜、畜牧爲之一空、村邑荒涼、疆場搔動。然而沿邊諸將、賢否不齊、或嬰城以自守、或擁兵以自衛、輕佻者以無謀而挫衄、怯懦者以無勇而退避。既不能折其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遂使之進獲重利、退無後憂、取于我者。得

衣食之原、屢起盜心。處于彼者得窟穴之固。遂無去志、而虜勢之不輯者日甚一日、邊患之不寧者、歲復一歲、于今矣。乃者上釐九重之憂、特施九伐之討、既簡精兵以出、復命大將以行、宜其大肆剿除、廢于少酬、支託也奈何四年三舉、一無寸功、或高臥而歸、或安行以送、乃析圭儋爵、以優游于朝行、捧帛輿金以充牣于私室、（發爲此準首功地耳）且其軍旅一動、輒報首馘予濫施官賞、輕授然究其實則殺傷我之士卒、悉泯而弗聞、掇拾彼之器械、則虛以呈報。甚至濫殺被擄之平民、妄

稱逆虜之首級、未嘗致其敗北、輒以奔竄而遁爲言、未嘗有所斬獲、輒以鈞搭而去爲解、及夫功籍所載、賞格所加者、非私家之子弟、即權門之廝養、而皆委戰塵、血膏野草者、非什伍之卒、即征行之民、誰復知之。良可悼也、此大失乎人心、後焉致其死力哉。況復京營之兵、素爲冗怯、平居不習、夫被堅執銳之勞、有事安取其斬馘執俘之用、臨陣退縮、反驟邊兵之功望敵奔潰、久爲虜人所侮、此宜留鎮京師、以杜根本覦、乃輕于出禦以瀆　天威、所謂千鈞之弩不爲鼷

鼠發機者、是固不可輕發、而亦焉保其必中哉。蓋此意也、且延綏邊也、而去京師遠、宣府大同、亦邊也、而去京師近、于彼既有門庭之喩。則此當爲陛楯之嚴矣。頃以兵部建議、遂于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萬、併力以援延綏、而不計其相去既遼、往返不時、人心厭于轉移、馬力罷于奔馳、況聲東擊西、虜人之常批亢擣虛、兵家之算、精銳既盡于西、老弱乃留于北萬一北或有警、彼未可離、首尾受敵、遠近俱患、亦豈計之得乎。臣又聞之、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

而無粟弗能守也故軍旅之用糧食爲先今延綏之地兵馬屯聚芻粟之費日賴資給乃以山西河南之民任飛芻輓粟之役仰關而西徒步千里夫運而妻供父輓而子荷道路愁怨井落虛空幸而至也束芻百錢斗米倍直不幸遇賊身已虜矣他尚何計然輸將之不足則有輕齎輕齎之不足則有預徵嗚呼水旱不可先知豐歛未能逆料而預徵也者豈宜然哉乃又立權宜之法則令民輸芻粟以補官然媚權貴私親故者或出空牒而授之而倉庾無升合之入立開中之法則令民輸芻粟而給鹽然恃豪右專請託者率占虛名而鬻之而商賈費倍徙之利故官給日濫鹽法日亂而邊儲所由以不充也又朝廷出帑藏以給邊費歲爲銀數十萬山西河南之民輸輕齎于邊者歲亦不下數十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賤粟日散而少則粟益貴矣而不知者遂于養兵之中寓其營利之智或以茶鹽或以銀布名爲准折糧價實則侵剋軍儲故朝廷有糜廩之虞士卒無飽食之日至于兵馬所經倘須應付平居之時一日之數人米一升馬草一束此其常也追逐所過二日之間或一二堡或三四城豈能俱給哉而典守者陰懷竊取之計巧爲影射之謀凡其經歷之方悉開支給之數胥公以營私罔上而病下莫此爲甚者也由是觀之賊勢張而無功之道兵力疲而無養之實徒委西顧之憂於　陛下誰果爲之盡心者乎及乎探之建白者之策察之論議者之言則又往往不同紛紛不一故夫撫指掌之圖肆胸臆之見者率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則東西之聲援可通彼此之犄角易制是非不善也第二城之廢棄既久地形之險易不知況欲復地于河北以爲之守必須稱兵于塞外以爲之助然以孤遠之軍涉于荒漠之地輜重爲累幾于後賑日持久露行野宿人心驚駭軍食之絕進望伺爲艱彼或佯爲遁逃潛肆邀伏或抄掠于前殲不可得而城退不可得而歸萬無所成一敗塗地必矣其有懷敵愾之心馳伊吾之志者率謂統十萬之衆裹半月之糧奮揚威武掃蕩腥羶使河套爲之一空遐邇爲之永靖是非不善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

勝，孫吳之法，以逸待勞。今欲鼓勇奇行，守[illegible]豈[illegible]，乘危而履險，僥倖于萬一。運糧遠隨，則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則孤不可援。況其間地方千里，綿亘無際，既無城郭之居，亦無委積之守。彼或往來遷徙，以罷我于馳驅；或掩襲衝突，以撓我之困憊。虜肯安坐于成擒，中國復至于大創，失坐勝之機，蹈覆沒之轍，必矣。至有欲搗大寧，以建奇功者，謂必東剪建州之衆，北除朶顏之徒，乘勝而西，遂平河套。夫祖宗之于建州、朶顏諸衛，不過羈縻之以固吾圉耳。今若是，將使戎狄

競至，生心藩籬，為之頓壞，遺孽既不可盡，邊釁于是滋多，是果何知？誠為無策。其有至謂昔以東勝不可守，既已棄東勝；今之延綏不易守，不若棄延綏，則民兵可以息肩，關陝得以安枕。夫一民尺土，皆受之于天子、祖宗，不可忽也。今若是，將向之失東勝，故今日之害，舉于延綏，而關陝為之騷動；今而棄延綏，則他日之害，鍾于關陝，而京師為之震驚，賊逼近而莫支，禍愈大而難救。此實寡謀，故爾大謬也。臣所尤不滿者，處置乖方，指授失義，若向之搗復西虜，既為苟

且之衆，以損威而失信；近之議者，內變復留，是備之說，以啓釁而示怯。既違居中制外之體，且昧以大事小之體。推是以往，其他可知。徒使下以遺于兵民，上以累于國紀，又皆此輩僨文之過，重貽後時噬臍之悔者也。故以臣論之，不若即古人已用而有成，及今日可行而未盡者，舉而措之。其為力也少，比而論之，其致功也多。曰重將權，以一統制而責成功；曰增城堡，廣墩，以保衆而疑賊；曰募民壯，去客兵，以弭患而省費；曰明賞罰，嚴間諜，以正兵紀而覘賊情；曰實

屯田，復漕運，以足兵食而紓民力。凡是數者，行之以誠，要之以久，何患醜虜之不遠遁，邊境之不又安也。

其一　謂重將權，以一統制而責成功。蓋以兵勢患在不合，將臣患在無權。昔郭子儀潰于相州，雖以九節度之師，無所為力；曹武穆下江南，副將以下，皆能制其死命，成敗之跡，蓋可監矣。今總兵之官，參戎之將，自關以西，不下數十，職位相等，委任略同，勍有相抗之心，衆無相下之意。一遇警急，有所調發，或妄報烽燧于境內，以規免；或巡守文移于軍前，以逗留。

欲望此可以召彼，彼可以援此，豈不難哉。又況制于監臨之人，寖成掣肘之患，頭目既多，號令不一，或戰守之異謀，或前却之異向，將既不能專制，下亦何所據依哉。而舉動輒稟于廟算，往返不免于依違，是以勇者未至于致身以効命，知者未至于竭忠以效謀。此皆任將鮮專一之權，撥亂乏責成之實故也。臣愚以爲榆林之地，當河套之衝，東去山西偏頭營九百九十餘里，西去寧夏花馬池營五百九十餘里，而花馬池與武高橋二路，通不過三四百里，東西所止道路適均。今榆林雖已貯兵，而寧夏尚非所統，猶不免于偏潰不舉之弊。是以榆林之守，近稱得人，虜避而西遁，遂寇寧夏，爲今之計，宜于榆林建置總府，延綏寧夏皆得節制，聲勢相聯，背指相屬，而得以施運動之力，犬牙相錯，而得設方閤闢之勢。若東執延綏之喉，衿西拊寧夏之背，而守之得其地矣。于是遴選知勇兼資，威望夙著，仁義自守，誠慎不欺者，懸以大將之印，授之總制之權，閫外之事，悉以付之，而不爲之中制，監督之任，悉爲罷之，而不使之牽制，蓋有如漢用韓信，

足以聳三軍之視聽，而非時之諂諛幸進之徒也。如宋用王德用，足以懾四夷之魂魄，而非時之猜許避事之徒也。而任之得其人矣，尤必要之久，而緩其近功，求其大而略其小過，推赤心以委托，由是號令久而益章，威望久而益振，上下相孚，心力不二，故蓄銳以伺隙，則戰勝而守固矣。西北之邊隱然以爲長城，而虜之進退，吾皆得以制之，彼亦豈敢無故侵侮，以自取剪滅之禍也哉。

其二所謂增城堡，廣斥堠，以保衆而疑賊者，蓋以實效所以濟務，虛聲所以懾敵。昔虞翊之在武都，日增兵竈，示之以强，卒破羌衆；李牧之在雁門，不事捕虜，惟謹烽堠，示之以怯，亦無亡失，兵家之節，各有攸宜。今延綏之地，東起府谷孤山，西抵雁門保安，不過二十五六寨而止，寧夏寧塞，抵于靈州千戶所，不過四五營而止。遠者百有餘里，近者亦不下六七十里，且城郭窎遠，居民星散，屯兵雖有其地，保衆則非所賴。又況二邊墩臺相離三二十里，加之道路迂曲，傳報不捷。若今花馬池烽火必照與武高橋，轉往遞南崩

城不下七八百里。此及大至賊已由境。是以當夫人
民在田。畜牧徧野。虜騎突至。一空無遺。往往皆然。可
為太息。臣愚以為當于閑暇之時。相度民居之便。或
百十餘家。則築一大城。或五六十家。則築一小堡。城
堡之中。民自為守。少于此者。徙以附焉。更于空隙之
地。擇其險阻之宜。或可如遼東立榻築墻以為屏翰。
或可如宣府大同。斬崖掘塹以為隔。至于墩臺亦
宜增置。或取直使近。或添置令齊。虜寇將至。即相傳
報。人畜之類。輒入收堡。堅壁清野。使無所得。且使虜

心驚疑。進退自惑。但見城堡聯絡。詎能窺我實虛。人
畜入堡。既不得剽掠之利。城堡犄角。又恐有邀截之
虞。如是而虜敢于深入。以為邊患者。未之有也。
其二。所謂募民壯。去客兵。以弭患而省費者。蓋以兵
屯聚。則有仰給之費。兵遷徙。則有供億之勞。故三代
漢唐以來。皆籍民為兵。番上遞休。其數雖多。贍養亦
薄。所以維持萬寓。而威服四夷者。用此道也。近代籍
天下之民以為長征之兵。遂至困天下之力。以事養
兵之役。若今延綏之兵二萬二千。而騎兵精勇者。僅

七千人。寧夏之兵。至二萬三千。而騎兵精勇者。僅六
千人。則坐食冗費者。不啻倍之矣。農夫之力。安得不
竭。饋運之卒。安得不疲乎。往者因其戰守不足。復調
甘州之兵一萬六千。蘭縣之兵五千六百。以戍延綏。
復調莊浪之兵三千。涼州之兵三千。以戍寧夏。而遊
擊之兵。一萬六千。則又往來乎其間。夫客兵所在。來
則紛紛。歸則纍纍。日供芻糧。歲費賞犒。虜塵未睹。于
一清軍原每至于告乏。職此故也。臣愚以為城堡之
中。兵固有常守矣。平居之民則皆使出一兵焉。然必

三十乃用。五十則休。侵漁有禁。使無所苦。更番有期。
使無所憚。仍稍加之廩餼。必大得其驩心。于是及其
用兵之法當使可進可退
強銳。則教習而維于行伍之正卒。或有疾癘。則罷遣
而復于畎畝之間。民是其物力資產。既切于己。父母
妻子。復係其心。用以禦戎。必自致力。然今山西陝西
非無民壯。但勾補或疲其家。役使致妨其業。編之尺
籍。遂同世軍。今復僉點。恐成咨怨。孰若于已役者。勞
而罷之。未役者。賞以來之。明之以大信。示之以大仁。
守禦止在于本境。征調不致于遠行。民知效勞之日

有限，歸罔之日無窮，則亦何所畏而不從乎。且關陝之民，勇悍純實，出于天性，稍加簡練，悉為精兵，況其生長村疃，慣于採捕，勁弩藥矢，尤其所長，守禦之具，此不可缺。臣又聞比歲用兵，屢罹飢饉，延綏之民，逃竄終南，或開私礦以採銀，或販私茶以貿利，殺人劫掠，肆無忌憚，此實內患，豈獨外防。敵宜簡命信實之臣，厚立賞募之格，赦其既往之失，開其自新之途，應命而至，輒加優卹，沿途城堡，分隸以居，房屋器用，官為周給，量撥閒田，使自耕食，凡百科斂，悉與蠲除，誘

之以利，結之以恩，但令訓習，使充守禦，既袪腹心之虞，且足邊部之用，二法既行，數十萬之兵，可指日而集矣。夫民兵既集，客兵可罷，興師不妄擾乎老弱之民，糧餉不濫及于無用之卒，內焉而仰給無所費，外焉而供億無所勞，其為利便，益可知矣。

其四，所謂明賞罰，嚴間諜，以立兵紀，而覘賊情者，蓋以人君以恩威馭將帥于內，將帥以賞罰馭士卒于外，故軍政行而大功集也。我　祖宗之時，名帥大將不為少矣，其間累樹勳業者，或僅加其勳號，或止增其食祿，賞雖薄而人心知感者，命皆出于　朝廷，而非私賚之可致也。及乎少誤軍機者，或削奪之，必加或誅戮之不赦，罰雖重而人心不怨者，命皆斷于　朝廷，而非羣囂毀之可移也。昔宋藝祖之下曹武穆，一劍之付，肅然秋霜，于王全斌，一黜之賜，熙然春陽。是以江南不足平，西蜀不足定，豈當諸將哉。近者毀譽不出于至公，命討或由于人力，冒功希進者，累叨世及之爵，喪師僨事者，不蒙失機之誅，是繇近及遠，上行下效，三軍之中，數萬之眾，權要親昵者，功未成而

先賞，罪雖著而不罰，孤寒寡援者，功高而後錄，罪薄而先誅，以恩則無可懷，以威則無可畏，兵紀於是不立，邊功何由可成乎。又況守邊之要，覘邏為先，苟得其術，敵情靡遁，故曰明君賢將，動而勝人，成功出于眾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驗于度，必取于人，知敵情者也。往歲沿邊所用覘邏之人，以夜為日，視險如夷，或遠探賊營，或深入賊壘，遺灰行跡，無所不推，神出鬼沒，迥莫能測，是以虜人畏之而不敢近牧，邊人恃之而得以先知，當時獎

擢有加酬賞亦厚誠有以也近之所用徒有虛名賊將至而不知虜已出而方覺甚者或妄言以希功或實行而彼虜既不知虜人情實則緩急何以支吾也故臣愚以爲凡今邊將之功過宜秉賞罰之大權左右皆曰有功弗聽而賞必採乎群言左右皆曰有罪弗聽而罰必稽乎輿論使人徼幸者不得以妄求敗律者不至于苟免於是申飭沿邊之將一體賞罰之公書上有功必以其實斧鉞有罪勿狥乎情使人人喜於建功而重于犯法則姦宄無所容積緒有所稽

矣尤必遴選知勇之人以司間諜之事申明酬賞之令以待覘邏之功禮勞既殊於衆採伺必畢于今虜之動靜既可以先知我之戰守亦可以預計或刦營于彼以勞其佚或堅壁于此以避其强則禦敵得坐制之策先人有奪人之功矣故曰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明賞罰之謂也又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嚴間諜之謂也

其五所謂實屯田復漕運以足兵食而紓民力者蓋以有佰畝之閒田則足以牧馬千駟而不知費粟千駟之馬而輸百頃之芻則其費百倍此理易曉也今天下軍衛雖有屯田率皆虛文無補于用關陝一道漕河久廢芻粟之費陸運尤艱故民力殫已大竭而邊儲亦以弗豐有由然也臣嘗考之宋臣歐陽修之言曰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田趙充國攻西羌議者爭欲出擊而充國思全勝之策能忍以待其弊至遂罷兵而治屯田田于極邊以游兵而防寇鈔曹操屯兵許下時強敵四面以今觀之疑其旦夕戰爭不暇然用棗祗韓浩之計數置田官募民而田近許

之地歲得數百萬石其勢艱而難田莫如充國迫急而不暇田莫如曹操然皆勉焉不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可紓民勞也又曰今爲西計者皆患漕河之不通但未求之耳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至西也山川地形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日胡爲而不行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修其後武帝益脩渭河至漕百萬餘石隋文帝時沿水爲倉轉相運致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唐裴耀卿又尋隋跡於三門東西置

倉開山十八里，爲挈運，以避其險，乃泝河入渭，當時歲運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亦能經畫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爲首焉。臣愚以爲關西之地，廣衍饒沃，第因人罹兵凶，而流移地多廢棄，而荒穢飼兵之民，苦於重役，苦食之辛，恥于爲農，故人力不勤，地力不盡，惟此時爲然也。今宜變而通之，使皆自食其力，盡驅在邊之兵民，耕于沿邊之空地，牛具、衆種，官爲貸之，歲田之入，什一取之，則游手之人，無所容，久廢之地

無不墾矣。尤必推任習田之吏，彷彿勸農之官，優其課最，誘之作勞，則人之力田者衆，而吏之效職者多。田利數倍，歲穀不可勝用也。苟以虜寇侵軼爲虞，則當如今牧之法，烽火以料敵，趙充國之用游兵以防敵，則耕獲自如，而虜不能爲吾患矣。至於漕運，尤若易行。今關陝所需，皆山西河南所給，而一方之地，但近黃河。其間雖有三門、析津、龍門之險，然昔漢唐猶餉由此而道，即今鹽船木筏，往來無滯，且以今戶部所計山西米豆，必令運貯榆林，及保德州縣諸倉，河南米豆，必令運貯潼關衛，及陝州諸倉。其陝州衛地皆瀕河，可通舟楫，師往古故迹而行，免當今陸運之害，公私之利，奚啻萬萬也。況今河道，當潼關之北，數十里接連渭河，可通陝西及鳳翔鞏昌。渭河西流數十里，接連洛河，可通延安及扎上源，可通邊堡。渭河西流三百餘里，接連涇河，可通慶陽，又龍門之上，舊有小河，徑通延綏，倘加脩濬，必可行舟。此宜簡命水部之臣，示以必行之意，相度地形，按求古跡。某處無險，可以水運，某處避險，可以陸運，某處可以立倉，以

備倒運，某處可以造船，以備裝運。淤塞悉加濬滌，漕河務在疏通，毋憚一時之勞，而失永久之利。如是則不但三方之困有可紓，雖四方之物，無不可致者矣。夫屯田既覈其實，漕運亦復于古，上無曠民，國有餘財。　陛下欲有所爲，隨所意指，惟轉移而用之耳。豈遽至區區一方之警，而上下狼顧失措，以深憂財用之不足，如今日者乎。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華亭　宋徵璧尚木　李雯舒章
宋存標子建　參閱

青谿漫藁

疏　倪岳

會議　災異陳言

兩京科道交章劾舉於念民瘼而執法之官亦有淹沉惟節為心存忠愛何以出力名其要先在

災異陳言事。聖旨勅諭文武群臣。凡百司弊政。姦貪蠹跡。及一應軍民利病。皆直切指陳。無有所隱。以助朕勵精之治。[illegible]臣等聞命戰兢。仰究　聖明深達天人之理。克究災異之端。不自滿假。詢于蒭蕘。夫欲思有以回　天意。必當有以順民心。欲思有以順民心。必當有以寬民力。是以營繕頻興。民力所由以困。征斂横出。民力所由以竭。賞罰冗濫。則無功者錄。民何以勸。用舍顛倒。則不肖者進。民何以安。蓋民心嗟怨之日深。則　天意譴告之必至。以此歷推致災之由。其可盡殫災之實。臣等各據所見。少効涓涘之益。凡二十八事。畫以上聞。

一推行　聖學。近者伏覩　聖旨勤御經筵。日講不輟。講明聖賢之格言。圖惟治平之要道。緝熙之功。啓沃之益。于是為大。三代之治。端在今日。宗社之幸。生民之幸也。臣等竊惟　朝廷日講之制。必以宋儒真德秀所著大學衍義次第進講。書云。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徒讀其書而不求其意。亦無益也。考之衍義所載。首言格物致知之要。必以帝王知人之事為先。其于辨人材之論。尤惓惓焉。蓋任賢圖治。乃人君之職。故所任之得失賢否。則天下之治亂安危係之。非細故也。伏望　聖明因今日所講之書。驗之古人已行之事。獨運于　聖心之微。以謹夫用人之道。于凡內外文武之臣。左右前後之職。其間果有忠實不欺。淳謹可託。特立而不為黨與之私。勤敏而足為治理之助者。俯推委任之誠。而不輕為搖奪。曲施保全之恩。而不易為間沮。其有立心私邪。制行奸詭。執左道以變亂。倡異端以熒惑。（[illegible]用左術）以土木營繕為奉承。以禱祠祈禳為忠愛。費財而不顧。勞民而不恤。以至依阿循默。以苟容而不知竊位之恥。奔競甘昧。以希進而不知

枉已之屛若是者皆足以僨事而害政違天而虐民所宜迸逐而不留拒絕而遠去庶 朝廷爲之永淸 天意爲之昭格災害可弭政務可修而太平之治必在此矣

一豫節親藩竊惟自古藩國之設上于屛翰 天朝强本固宗之道也 太祖高皇帝稱德高厚本支衆多當時慈愛均、是以恩禮交降 列聖繼統天潢繁衍自此之盛殆遍天下但比年以來衡州建昌等處屢遭雷震變異非常此必藩國禁約太盛天誡昭然不警以至于今災生壼掖事理相關誠非偶然夫天下之人民皆 朝廷之赤子也親王之國車船人夫之費分所當得未敢盡言奈何承奉等官不知仰體 朝廷親親之意一離通州便作威福虐害夫役凌虐有司經過地方勢同劫奪甚者方面官員痛遭笞辱不豫有以節制之則往過來續積弊益甚民將不堪將來必大有仰塵 聖慮者矣天下之田土皆 朝廷之租稅也在王治國宮室祿米之設已有定制經費有餘奈何承奉等官不知仰體 朝廷親親

之意一至本國遂起貪心占民房屋奪民田土輒奏 朝廷誤蒙准賜甚者侵越市鎮强取稅錢不豫有以節制之則田土有限藩府日增國稅日削將來必大有仰塵 聖慮者矣進言之道自古難之伏願 皇上明勅承奉等官務要輔王以正仍逐一開示條件嚴加禁防之國之際不許生事擾人在國之時不許輒行奏討如有違越者悉如近該欽奉 聖旨事意許巡撫巡按官員指陳實跡參提首事之人明正其罪更置官屬庶幾宗國本强民安物妥而 天意可回矣

一懲究欺蔽臣等竊惟人臣事君以不欺爲本况履霜堅冰其來有漸爲臣之職誠不可忽其漸而涉于欺也且明者見于亂之未形知者察于幾之未動豈可于所已形已動之事而固爲掩匿營護以苟目前之安乎比年以來相習成風如雲南之木邦貴州之淸平江西之南贛以至東西二廣之域西北三邊之地南北兩畿之間侵犯者不爲征復之計盗竊者不聞捕獲之策甚者殺良民以爲賊假敗績以爲功捷

奏奉為虛聲掩護遂爲良算任其事者展轉退諉以
候遷官爲其民者流離失所于勉大陂防以障
水小有罅隙宜築塞及其横潰爲力難矣唐宋之
季率因奸欺之臣迷誤國事馴至于亂不可不慮也、
今大江南北歲豊而盜作潦旱而民貧武備空虛災
異洊臻有識于此不無寒心伏望　皇上彰離照之
明奮乾剛之斷責勅該部查勘前項各處如是地方
未靖而言已蕩平定夷而未服而言已撫安盜賊隱
而不聞招而不捕聲息嚴而不衆言而不實虛冒功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五
捏冒請陞賞者一一從公究理以懲欺蔽庶幾將來
人知所警早爲從新之謀不貽噬臍之悔矣、
一甦息貧窮竊惟事有因革理貴變通庶奸竊可以
杜除而貧窮有所甦息也照得南京官軍騎操馬匹
常年倒死數多俱照在京事例出辦椿錢并朋合錢、
預備買補倒死馬匹隊伍周所宜然不曾倒死馬匹
何爲一槩出辦後該兵部議處革將收割草場地畝
銀兩每匹補助　一兩但買補之際多被掯要之人故
將老病馬匹加意餧養乘机貨賣以致管者買補不

前新者倒死相繼負累管操官員仕文作給食贍猶
且不周戰守何由可望及照南京各衛快船先年不
曾定爲則例均勾派撥有一衛五七隻十數隻者多
至三四十隻者甚者全無一隻以致船隻多寡不一、
所以衛分勞逸不均及其破壞打造之際付年料物、
俱係工部出辦近年奏定官出六分自備四分官出
者不以時給打造不前自備者負累軍餘出辦貧者
自備交收在官又被衛所官員侵欺花費及用造船
倉厫無措以致船隻無由完備軍餘賠償不已似此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六
事理之弊竊不爲變通則官軍之貧窮何由甦息伏
望　皇上念　祖宗根本之地憫官軍貧窮之苦特
勅該部不爲常例通行南京兵部各委公正廉能官
一員查勘各營倒死馬匹自弘治十　年以前應該
買補共若干匹各營收貯出辦椿錢朋合錢共若干
兩每匹該銀十兩止該買補若干匹其無償買補者、
尚有若干匹就將兵部每年原收馬草場等項地畝
銀兩照數支給通將　一項銀兩轉解兵部發付太僕
寺收貯于南京太僕寺候遇送人役到寺備用馬匹

照數關領，官軍騎操，仍行管操官員，不時點閘，務要用心餧養，不致瘦損，以後遇有倒死，樁錢朋合錢，積至五兩，兵部草場銀補助五兩，悉照前例解納，充領馬匹騎操，庶得軍免買補之苦，民免解送之勞，實爲兩便。其管操官員，該住俸糧之日，乞照屯田事例，止住一半，但少存其養廉之具，庶可責其敵愾之心。及查勘各衛打造修理，未完快船共若干隻，見領料辦價打造者若干隻，已領杉篙等料，花費無存者若干隻，已辦價花費無存者若干隻，人船俱無下落者若

干隻，每船通計該用銀若干兩，各以料價二項分數多寡計算，見有而不足者，應該補足，花費而無存者，應該全給，通將侵欺官員查出，拿送法司，照例從重問罪，監追前項，其不足之數，亦將兵部每年原收馬草場等項地畝銀兩，照數那借支給應用，并行南京工部，即將該給物料作速支給，除人船俱無下落者開豁不必打造外，其餘船隻督併打造完備，通將各衛原造文冊查勘各衛軍餘數目，船隻多寡，除十隻以下及人船相應者，不動外，其二十隻以下者減去二分，二十隻以上者減去三分，均派無船及人多船少衛分撑駕，仍行管船官員，不時點閘，務要用心愛護，依時修驗，以後仍照例十五年以外不堪撑駕者，官給全料，十年以裡損壞者，責與本船夫甲備料修理，如此庶貧窮可以甦息，差役亦得均停，人心和悅，而　天意可回矣。

一修復常平，竊惟農無常稔之年，國有備荒之政，求之古人之所已行，蓋惟常平獨爲盡善，是以成化初年南京守備官員因見歲凶民飢，莫能拯救，乃做古

常平之意，奏將沒官房屋改爲倉厫，名曰常平，銓官置吏，以司出納，每歲將蘇松等處運到粮米，免其上倉，將各衛官軍三箇月俸粮臨船兌支，省出加耗脚價，每歲將有十萬餘石，運赴常平倉交納，遇歲凶米貴，減價糶賣銀錢，收貯官庫，歲豐米賤，增價糴買粮米，收貯本倉，良法美意，與古寔同，後因本倉積米數多，南京戶部奏將作正支放，常平之法遂廢，倉厫雖存，傾圮過半，當時費用財力，即今棄之可惜，況京師之大，略無備荒之儲，豈宜然也。且往年米價騰貴，至

入九錢一石，民皆缺食，盜竊紛起，若使官廒有米，糶
糴數十萬于市，則米不湧貴，民飢可濟矣。如今年米
價極賤，至二三錢一石，民責輕賣，虧損至極，若使官
庫有銀，能糴數十萬于倉，則米不很賤，農力可蘇矣。
奈何坐視米價貴賤之机，莫救農末交病之苦，豈宜
然也。如蒙乞物該部命照先年奏設常平事例，再爲
斟酌，倉廒損壞，並行修理，仍自弘治十二年爲始，浙
江等布政司蘇松等府，該運南京糧米，照例三個月
臨船免支，將所省耗米腳價，或一年者或二年者，運

赴本倉上納，以爲常平之本。行令該管官員隨時米
價貴賤，依擬糶糴，若本倉糧米積至四五十萬石，恐
至陳浥不堪，方准作正放支，就將本年臨船免支所
省糧米，照依前數運納，以爲常平之本，務使新舊相
更，貴賤相濟，倉有餘糧，歲荒無缺食之憂，市有平價，
年豐無傷農之慮，寔爲便益。
一、類解文冊。竊惟政以靜爲善，令以簡爲良，則下人
易于遵行，臨事免于費擾也。照得南京各衛所軍伍
俱自永樂年間分調，所存者十無三四，人少多差，乃

倍于舊，且如一年之間，該造文冊，無慮二十餘起，攢
寫之勞，裒斂之費，所不可言。近雖稍減，而勞人費事
尚有存者，如每歲春季各衛將舊年已支錢糧數目
攢造文冊，名爲歲用，及至冬季，又將次年該支錢糧
數目，攢造文冊，名爲歲支，俱要差官赴京，送繳戶部
南京共該五十餘衛，每衛一年，差官二次，約計一百
餘員，造冊之際，費擾可知，至于往回路給，皆從縣衛
貼辦，侵漁科斂，日益歲增，衛所憊困，何由甦息，況所
支用錢糧，俱係南京管理，造冊查對，理所宜然，繳送

戶部，無大關係，如蒙乞勑該部將前項文冊行令各
衛，依時攢造，每年二次，通送南京戶部查對明白，待
有本部公差官員，通齎類繳戶部，庶軍官免跋涉之
勞，衛所省科斂之弊，亦省事便人之一端也。
一、併省重複。竊惟恤民莫大于惜財，惜財莫先于省
事，蓋事多則費廣，財費則民窮，乃理之必然者也。照
得南京內府各庫，先因管庫官員作弊，偷盜官物，年
久，一旦以火遮飾，不惟罪得苟免，又且勞費蓋造，今
復奏行工部，每年春秋二季，用工修理，任從該庫破

調損壞滲漏去處、動用物料人匠、其費不貲、仰惟
朝廷于凡宮殿　宗廟社稷等處事體最爲重大、供
無一年二季修理之例、何獨南京各庫、重複勞費、無
有窮已、再照成化年間欽差內官二員、前來南京督
理織造、開局置机、勞民動衆、拘役之艱難、供億之騷
擾、月益日增、民不堪命、弘治初年、已蒙　聖明特詔
停止、內官取回、中外臣民不勝慶幸、近年又復差遣
內官二員前來、仍前織造緣所織造紵絲紗羅、果係
上供　九重內奉三宮之用、雖官司竭營辦之勤、自

姓極科哀之重、分所宜然、不敢辭免、但所織造、不過
用充內外官員不時賞賜而已、其各布政司府直隸
各府歲織造內酌量改造進用、亦無不可、臣等已于
弘治十年四月內因遇災異、陳言會議、奏請乞暫取
回、未蒙　俞允、忽于今年十月、又復蒙差南京內官
監太監鄭山、亦于前項織造去處管理織造緣係挨
輪年分接續幹辦、所理既無別事、委任何必人多、況
逐日供給之費、各項役使之人、陡增一倍、民實不堪
似此事關一體、若至三人重復勞費、無有窮已、如蒙

伏望　聖明俯賜恤民隱、大惜財用、事干重複、少賜
併省、特勅該部通行南京工部將內府各庫一年二
季修理事例、暫且停止、果有滲漏損壞之日、聽令照
依具奏、計勘明白、方許興工、其新添織造內官、乞賜
革罷、所織段疋等項、併于先差內官管理、如此庶事
稍省、而民心可安、民少安、則　天意可回矣、
一減省供應、照得南京光祿寺、遞年醃臘活鹿一百
五十一隻、天鵝四百六十三隻、俱係直隸安慶等府、
廣西湖廣等布政司地方採捕解納、有起自三四千

里路來者、有起自一二千里路來者、俱候小雪節解
到、係是山澤之性、沿途餧養艱難、多致瘦損、到此之
日、依期宰醃、用鹽太少、天熱生蟲、用鹽太多、苦鹹無
味、又要打造木櫃裝盛、起撥馬快船隻運送、及至到
京、不堪供應、及本寺做造菜薹、俱于每年二月分起
手、採取晒晾做造、毎三日一換、廚役餘丁一百名、動
經四五十日方纔完備、起撥馬快船隻、差撥經手官
厨、解送在途、遷延日久、停放過時、多有變味、不堪供
應、窃照活鹿天鵝菜薹北方所產、處處有之、非比別

項將鮮北方所無者，依時上進，豈敢欽依，況做造不法，進用過勝，以致味變不堪供應，而小民之抹納賠難，道路之遠，付驛傳，有費無益，莫此爲甚。如蒙乞敕該部議擬，合無行鹿一隻，微價二兩，天鵝一隻，微價五錢，行令各司府，照數價銀，成錠差人解部，轉發光祿寺收貯，凡遇缺用天鵝活鹿，照依時價收買供應，其做造菜蔬，暫且停止，實爲便益。

一、署掌印信，宜照體統正，則下有法守，委任定，則事易遵行。照得南京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堂上

官，近年雖設正佐二員，偶遇事故，或有正佐官兩缺之時，堂上印信，不免暫委于部郎中等官署掌，緣委官與各屬官，分係同寮，不相統攝，凡諸行事，誰肯聽從，體統不正，事難辦理，又況官賢否不一，錢糧刑名等件，出入議擬之間，乘此闕際，而輕重其心，高下其手者，未敢保其必無，廢務妨公，大率由此。欲照在京事例，奏請差官署掌，又往來動經數月，愈致悞事，合無今後遇有前後衙門缺官掌印之時，行移南京吏部，如吏戶禮兵工各部通政司有缺，就于各衙門堂上官內輪流署掌，三法司有缺，就于三法司堂上官內輪流署掌，如此則體統不紊，上下相安，公道安而衆務舉矣。

一、稽核名實，竊惟天下之人才，其養也，皆以學校，其進也，皆以科貢，入官之後，考績幽明之說雖同，循名稽實之法獨異，今州縣之官，發身進士者，或三年四年，有薦擢內遷之典，而非出進士者，則安寥無聞。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天之降才，未必爾殊，其間豈無立志操心，奉公守法，思欲與科第齊名，惟是激勸之

典，既無及已，而考績之法，又復頻仍，不免于計日謀身，雖妨政害民亦不暇恤，其出進士者，同多顧惜名器，然其間亦豈無肆志妄爲者，惟是已之地位既殊，人之相待又異，雖有瀆官贓職，妨政病民者，人亦防其後達，曲賜優容。夫作人之道，全在鼓舞變化，而考績之說，同一黜陟幽明，今鼓舞之法，既獨行于進士一科，而考績之法，又獨嚴于發身舉人歲貢者，遂使有志者變爲無志，欲勉者不獲自勉，徇名失實，莫此爲甚，如蒙乞敕該部，今後州縣親民之官，不必專論

其出身惟當稽核其名實。其奉公守法者，雖非科目，亦加旌擢。肆志妄為者，雖出科目，亦不苟容。公共一視之仁，使人皆知自奮。時其考察之令，使人皆得自効。凡巡撫巡按監臨等官具揭帖報賢否者，不得以奉承之能否而輕為高下。操予奪黜陟之柄者，不得狥一言之先入而遂靡諮詢。俾賢者得久任以自効，不賢者不徼倖以苟容。將見公道大明，名實不紊，而人皆蒙其惠矣。（重內輕外但論其事權大勢乎然人才賢否斷不可）

一均平銓選。竊惟自古建官惟能，立賢無方，初無內

外（以此格把）遠近親疏之別。果賢能邪，雖外而疏遠，在所必取；果不肖邪，雖內而親近，在所必棄。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稽古建官，著為定制。自後肇建北京，改為南京，然而諸司之建置不移，各官之職任如故，誠立萬年不拔之良法也。奈何近年以來，兩京官職出身既同，除授不異，及其遷轉之際，乃相懸絕。且如在京科道部屬官員，在外則陞僉事、參議、知府、副使、參政，在內則陞太僕、大理寺少卿及通政司參議。今南京（外官欲得行取而南官缺不得超擢亦大不均）科道部屬官員，止陞僉事、知府，亦且淹至七八年之久而後得。間有一二陞為光祿少卿、通政參議、按察司副使者，其他職事稍尊，絕無可望，以致各官退有後言。以為兩京官員，均為京職，均効勞勤，若使其不肖者黜降不異，則賢能者選陞宜同。今乃秦越異視，爾我隔藩。況南京 祖宗根本重地，又非其他疏遠之比。借曰兩京官員多寡之異，大率不出三分之一，彼處其二，此獨不得與其一乎。如蒙乞勑該部，今後南京官員少均遷叙，其間果係賢能之人，不惜處以稍尊之職，庶人心無不平之嘆，而銓選得均平之理矣。

一照例附選。竊惟銓選固貴均平，淹滯尤當疏導，則人無南北觖望之心，事得彼此歸一之善也。照得兩京國子監監生，俱蒙 朝廷作養，其分撥各衙門歷事，歲月皆同，而附選之先後獨異。查得在京各衙門歷事監生，三月考勤之後，即得奏行吏部，附名選部，付選之後，仍令歷事一年，聽候挨次取用。今南京各衙門歷事監生，三月考勤之後，直至歷滿，方得附選，中間或遇丁憂事故等項，回還原籍，服滿方來補歷。

淹滯歲月、侵尋衰老、其爲抑鬱、不言可知、夫以三月
同一考勤、而附選之期、南之視北、乃差至一年之久、
雖稱南北人數多寡不同、亦不宜懸絶至是、合無今
後南監監生歷事三月、考勤之後、一照在京事例、聽
從南京吏部先將名籍奏行吏部附選、仍舊照例歷
滿一年、聽候挨次取用、庶事體得以歸一、而人才可
免淹滯矣、

一湔滌過名、竊惟天地生成之德、不以遠近而殊、則
朝廷造就之恩、亦不以遠近而異、况南北皆謂之

京師大小均謂之京職、而　祖宗根本之地、尤所當
厚者乎、伏睹每歲十二月內、節該欽奉勅諭、禮部三
法司、玆者春陽肇序、萬物咸亨、在京文武群臣除贓
罪外、有犯公私過名、紀錄在官者、悉與湔除、俾圖自
新、欽此、夫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一蒙恩詔、咸得自新
去瑕滌穢、不致廢棄、孰不感激奮發、爭圖報效、惟獨
南京各衙門大小官員授職皆同、蒞務無異、或有纖
芥之過、不蒙湔除之恩、其間一考稱職官員、無由請
封、六年考職官員、無由授實、九年通考、遂得敘遷、仕

途有此蹉悞、中心未免拂鬱、近該禮部題、十月二十
五日欽奉勅諭文武群臣、欽此、照南京係　祖京根
本重地、其文武衙門與在京事理相同、合無謄黃轉
行兵部、差官馳驛賫捧前去、各該衙門一體欽遵知
會等因、奉　聖旨是、乞令照依前例謄黃欽遣賫捧
前來、南京各衙門有過官員一體湔除、俾圖自新、庶
得恩典均沾、人心感發、實爲便益、

一疏通鬱滯、照得近歲以來、文職官員多有緣事降
調、或以陳言、或因小過、或爲豪右之排斥、或被誣奏

而所害吹毛以求其疵、洗垢而索其瘢、于其迹、雖若
可罪、原其心、亦無非欲攄誠悃、少圖萬一之報爾、然
一蒙譴降、久未收復、則其鬱滯、豈直匹夫匹婦之比
也、伏望　聖恩憫人才之有用、念過失之可原、乞勅
吏部、通將弘治六年以後、欽蒙降調官員、查照原擬
應該復職者、仍令復職、以沛曠蕩之恩、以全公平之
體、如此則凡在臣工、豈不倍增感激之私、圖盡報稱
之方、鬱氣消而和氣臻矣、

一寬免違限、查得見行事例、舉人告入監、并監生願

就教職考不中復監者、俱除水程四十五日外、仍除一個月、若患病有堪信文憑、仍除二個月、過期者送問、除遵行外、大謂之舉人入監者指新中未入監者而言、若舊中已經坐監者不在其數、謂之監生、復監者除舊貢已入監者而言、若折貢未曾入監者、不在其數、今告入監舉人、不分舊中、已曾坐監、及願就教職考不中復監監生、不分折貢、未曾入監、但有過期一槩送問、似與前例不合、及查得除授官員赴任過違憑限半年之上、方送問罪、其舉人監生止許四月、

未免過嚴、况各生違限到監、坐班月日虛曠、本監自與查算、不得出身、比與官員赴任不同、而各生多係貧難遠方之人、所帶盤纏有限。一經送問、贖罪償銀無從借辦、尤爲窘迫。如蒙乞勅禮部議處、合無今後新舊舉人、并歲貢監生、不分入監復監者、過違限期、但有患病等項、堪信文憑、俱免送問、仍行該監嚴查虛曠月日、務要應該撥歷之日、方准撥歷出身、如無患病等項、堪信文憑者、止照官員赴任過限半年之上事例、方與送問。如此則法令適中、賢才得所、

一慎用將官、竊惟將者兵之司命、國之安危係焉、近聞大同總兵官神英、副總兵官趙昹、各以私憤互相攻訐、煩瀆　聖聰、差官體勘、未嘗定奪、及宣府總兵官阮興、又嘗取回別用、且大同宣府乃　朝廷之北門、而將官實司北門之鎖鑰者也。方今邊圉未輯、災異屢形、而將官之重、未盡得人如此。萬一醜虜聞風、乘机侵犯、爲害非細、有識寒心、固宜早爲區處、不可視爲泛常、且聞各邊將官有缺、多在京營選補、但此等官員初到地方、夷情未達、邊務未諳。一遇有警、手

足無措、又安敢望其克敵制勝者乎、乞勅該部通將各年各官公舉將材、照例會同五府各部都察院大理寺堂上官、并掌科道官、從公逐一評議、原舉堪任上副將官。其間或精通武藝。或練達戎務。或弓馬熟閑、或韜略諳曉。或智謀過人。或勇敢出衆。宜用于北者北邊宣府大同遼東陝西等處地方有缺挨次奏補、宜用于南者、南方雲貴兩廣四川湖廣等處地方有缺、以近就近挨次奏補、其有不協公議。及夤緣請託者、俱令革退、其有未經公舉、其已舉未經評議者

無得舉用、至于京營將官、未經行陳、止可存留拱衛
京師、如此則南北將官、可冀于得人、而各邊地方可
保于無虞矣

一減省差遣、照得針工巾帽二局、每年奏差內臣四
員、前來南京、取用麂皮等項物料、經年動荿方纔回
京、每員取撥六百料馬船二隻、暫座共用船八隻、每
船一月索取貼幫銀五兩、一年之間約取銀四百八
十餘兩、及至起程、每船又要脫幫銀五兩、夫甲貧難
辦納不前、百般辱打、隨船什物、因而強搬、怨嗟之聲

聞者不忍、誠使減此官、則減此船、減此船、則無此害、
況南京針工局、逓年常有起運物料、如蒙乞勅該衙
門、今後取用前項麂皮等項物件、免差在京內臣、就
行守備太監督令南京針工并巾帽局依數造辦、選
差的當官一員起運、管送仍照例會官裝杠、務要十
分滿載、不許多占船隻、及將夫甲非理凌虐、索取財
物、如有故違、許科道并兵部委官指實具奏、究治、庶
民害可除、事亦不廢

一禁約索取、照得馬快船專備裝載官物之用、近年
以來、差使浩繁、駕船夫甲、備被管運內外人等索詐
艱苦、不可名狀、姑以為害最甚者言之、如南京內官
監、年例該運黑沙洲等處蘆柴、計把不啻千萬、占差
六百料馬船共一十六隻、隨船水夫約五六百人、每
年蘆柴就派水夫各自砍斫、裝載管押官、每船一隻
要銀二三十兩、水夫貧難、多將月糧買湊、方免捶楚、
及交柴之際、管場官又行索取、每柴一束、要錢一文、
柴滿千萬、則錢亦千萬、錢不敷者、百般刁難、及照南
京內官監等四衙門裝運蕪湖抽分廠板枋、用馬船

三十餘隻、南京中軍都督府裝運爛泥洲等處蘆柴
用馬船十隻、管押人員、往往效尤、逼迫人夫、因而逃
竄數多、船隻廢壞、職此之由、如蒙乞勅兵部查例、嚴
加禁約、令後管押等官、敢有仍前索詐、許令巡江御
史密切訪察、参奏拿問、以示警戒、被害之人亦許指
實陳告、其蘆柴數目、照數砍裝交納、就行管理抽分
御史臨場驗收、如此則夫船不累、裝運無悞

一慎重刑獄、竊惟刑以輔治、自古帝王之治天下、未
有不本諸此而為治者、臣等常見兩京法司推問輕

重罪囚、悉發大理寺審錄、情罪相當者、評允施行、情
不當罪者、駁回再問、如此可謂慎用刑矣、而尚有稍
寃不服罪囚、其在外諸司問理刑獄、秉公持正、而刑
罰得中者、固有其人、中間有等矯情干譽之徒、不能
體　皇上重愛民命之意、以苛刻為能事。以刻剝為
盡職、讞獄之際、視人命如草芥。鍛煉成獄、問擬斬絞
罪名、監候呈詳、或有詞未明、或稱寃不服、恐其反異
不便、及未成獄囚犯、一槩輒令獄卒多方致死、殊不
知古人用刑、罪疑惟輕之意、寃枉所係、誠可哀憐、上

于和氣、致生災變、未有不由于此、及法司奏行差官
前去各處審錄重囚、往往圖得便道過家、不及致詳
刑獄、雖有審錄之名、實為虛應故事、如蒙伏望　聖
明擴天地好生之德、體日月照察之明、特勅法司、凡
遇差官審錄、弗徇私情、務要南方刑獄。擬差北方官
員、北方刑獄、擬差南方官員、其于審錄之際、仍要留
心詳審、勿拘成案、情與罪當者、監候奏請處決、其間
情有可矜、罪有可疑、及情法不相當者、具緊關略節
招由、奏請區處、其原問官員、果有故出入人罪者、依
律、坐以故出故入之罪、如是失出入人罪者、坐以失
出失入之罪、如此、庶使在外問刑官員、少知慎刑之
意。不行慘刻之科。而刑獄亦得以情。寃抑亦得以雪。
人心和悅、而災異消弭矣。

一查明禁例、竊惟法制禁令、即令之律例是也、然非
政有定體、何以刑得其平、當此萬國同文之時、豈有
兩京異政之理、南京　祖宗根本重地、山陵宮闕具
存、而曲禁周防、乃政務所當急者、如南京內官監于
皇城四門守衛官軍內、每門日撥軍一百名、看守打

掃、及南京司苑局、日撥金吾後衛府軍後衛上直、分
例有內官兼管、比因洪武永樂年間、許令就于抽分
內取鈔三十貫、以為茶果食用、今乃借此為名、百法
巧取、如杉楠板每塊籌二根、取銀二錢四分、杉條五
根、籌一根、取銀一錢二分、柴炭百斤、籌一根、取銀三
分四分、計籌取錢、漫無紀極、通計春夏有水船多時
月、每人約得銀六七百兩、秋冬水落之時、亦不下一
二百兩、因此抽分重人、遂至客商阻絕、及至各工所
關領竹木等料、又被索取起籌出廠等錢、展轉刁難

不肯從公放支，門益歲增，為害無已。如蒙乞敕工部轉行各處抽分官員，務要奉公守法，律己便人，不必以剋下奉上為能，但當以稱物平施為務。其曾經抽分去處給與執照，不許重復抽分，仍乞敕南京守備太監，今後差撥抽分內官，止照舊數，無得過多，仍要嚴加禁約，不許似前計謀取索財物，及縱容家人伴當在彼生事，其各工所關支物料，明文到日，即便放支，不許刁難，若踵前弊，無所悛改，悉聽管理抽分監察御史等官徑自參奏究問施行。如此則侵剋之弊

可以少除，而愁怨之聲可以少弭矣。

一防革宿弊。照得禮部所收惟藥材及曆日紙劄二件，藥材係湖廣、江西、福建等布政司所屬，並南京無異，理須歸一，人易遵守。如蒙乞敕法司通查在京近年奏准見行事例，比與南京山陵門禁相同者，備行南京法司，一體遵行，仍乞敕南京內外守備參贊官並南京兵部轉行南京各該監局軍衛，務要前項原奉洪武、永樂、宣德等年間欽依及奏行事例的確全文，俱從兵部法司將與在京見行禁例通行參詳，若係出于一時權宜，自當遵依近例為當，明白奏請，著為成法，頒行南京，如有違犯，據憑論斷。其有仍將遠年不明事例朦朧搪塞者，宜從法司徑自參究施行。如此則兩京無異政，衆心有定守，而 陵闕益尊嚴矣。

一申明舊例。照得先該南京總督糧儲右都御史周瑄奏稱，南京無籍軍民人等稱為跟子名色，迎接納糧人等，跟送歇家，哄誘銀兩，買囑官攢人等，通同作弊，犯該滿貫徒罪以上，就于該倉場前枷號三個月，

滿日，照包攬坑陷納戶事例，發邊遠充軍等因，具奏。該戶部會議，得前件跟子歇家滿貫徒流以上，枷號一個月，常例發落，節該奉 憲宗皇帝聖旨：禁革誆騙，這件還准他每說。欽此。欽奉詔書，已將前項新行條例革罷。近該南京總督糧儲右副都御史王軾具奏，申明戶部擬議前項跟子歇家滿貫徒罪已上，仍照前例枷號三個月，連當房家小發邊遠充軍，職官有犯，奏請定奪。奉 聖旨：是，欽此。臣等看得事體貴合人情，法令在得中道，各司府州縣納戶初到南京，

不能熟知道路，未免尋人指引。別無官房住歇，未免尋討歇家。此人情所不能無者。查得見行事例，攬納之人坑陷納戶，及打攪倉場，虛出通關者，止問充軍。不曾枷號，今跟子歇家，止是晒晾馳載糴買等項，多取工錢價直，比之攬納作弊輕重不同。既枷號三月，又發遣充軍，法令似乎過中。以致近年納戶往往倉前露臥，人家不容安歇。一入歇家，輒被恐嚇，受害多端。近該法司問擬，又皆拘執前例，或連引情輕人犯俱問枷號充軍，遠近稱寃，有傷和氣。合無今後南京

法司，如遇跟子歇家有犯，指稱官吏名色，誆騙財物滿貫，與坑陷納戶限外不完，及通同官攢虛出通關者，俱照原擬事例問罪充軍，免其枷號。若止因晒晾馳載糴買等項，多取工錢價直財物，至滿貫者，枷號一個月，與不滿貫者，俱依律問罪，照依常例發落。如此則刑罰平，而和氣應矣。

一減造軍器。竊惟軍器所以禦戎，固不可不預為成造。而財力費于無用，尤不可不量為區處。查得南京兵仗局并廠遞年成造盔甲鎗刀弓箭撒袋圓牌等項軍器，共七萬九千六十餘件，收貯南京戊字庫聽候應用。誠國家思患預防，修武備，禦賊寇，萬世之長策也。但承平日久，軍器少用，未免法出弊生。今計該局歲用生熟鐵一十一萬七千九百餘斤，木炭木柴四十餘萬，生水牛黃牛白硝麂雜等皮三千三百餘張，翎毛觔角箭竹雜木約二十七八萬，其餘銅錫銀硃靛青油漆魚線水膠綿苧布絲絹紙劄等料，動以千百計。軍民人匠，班匠，共六百五十五名，外僱工銀二千八百五十餘兩。然所造前項軍器，大抵多被尅

減工料，成造不堪。雖有該部及科道委官按季盤驗，亦不過大略看過，不能一一周悉。況南方地勢卑濕，收貯三五年後，箭翎弓張多已脫落朽壞，鎗刀衣甲亦各銹爛。誠恐一時行軍，卒要應用，有名無實，誤事非細。查得本庫自洪武永樂年到今陸續收貯，見在軍器共有四百五十餘萬件，頗勾應用。及查得先該工部議擬，天下軍衛有司歲造軍器數多，積久恐不堪用，題奉欽依，俱自弘治二年為始減半成造，誠為得宜。乞勅該部計議，合無將本局歲造軍器暫且停

止、仍將戊字庫原收軍器、委官盤驗見數、其間堪中者、如法安置晒晾、不堪者、挨定年分逐漸修理、有當添補物料、止于各庫會有量支應用、待修理完日、仍照減半事例成造、如此則財力不至妄費、軍器皆爲有用矣、

一量停造作、竊惟　上之供用有缺、固不得不徵取于下、下之財力有限、亦不得不赴愬于　上、查得本部先于弘治十年十一月內該南京內官監揭帖一件、爲欽依起運缺供用物件事、該太監李廣奏取

生漆桐油肥皂各二十萬斤、銀硃各三萬斤、分派應天等府辦納、續行本部成造裝盛箱桶瓦罈雨罩、共一萬九千八百個隻、鐵鎖九千二百把、單榜紙三萬一千六百張、黃蠟白麵桐油等項共一千六百餘斤、又于本月內准本監揭帖一件、欽依成造缺供用物件事、亦該太監李廣奏取硃紅漆戧金雲龍黃銅火罩等件、共四萬五千六百五十副個、除該監通行南京丁字庫等衙門將會有銀硃黃熟銅生漆木炭金箔等料、共六十萬五十二斤塊徑行外、將會有生漆銀二硃等料、共二十一萬九千五百餘斤根塊、亦行應天府鋪行估計、支給天財庫錢鈔買辦、及行本部成造裝盛箱桶、木匣鎖鑰、黃毡黃絨綿布綿花套桐油木釘、雨罩等項共六千八百九十餘件、黃單榜黃白中夾紙四萬八百五十張、至弘治十一年八月准南京兵仗局揭帖一件、　上用供用物件併軍器等項事、該署兵仗局事內官監太監楊穆等奏奉欽依、成造　上用象牙鵓鴿頭弰彈弓等件八百件、供用竹竿綿絮魚叉等件共一萬五千八百四十件、該

局料計見有生銅等料一萬五千七百六斤、南京甲字庫關支闊白綿布等料、共二十九萬八千七百七十七疋斤、龍江瓦屑二壩抽分竹木局關支煤炭木炭等料、共六百五十八萬四千七百四十斤塊、應天府支給天財庫錢鈔、買辦青紵絲絨線象牙銅鐵油漆等料、共七十萬一千四百四十二疋塊、本月內又准工部咨、爲成造神器事、該署兵仗局事內官監太監楊穆題奉欽依、成造各銅將等件共二萬二千六百九十個把、坐派蘇松等府買辦水黃牛等皮九

千五百三十張、應天府支給官錢買辦、魚線膠紅熟
桐油灰黃丹黃麻等料、共一十四萬五千四百餘斤
等因、節行到部除欽遵坐派成造外、臣等切詳各監
局成造　上用供用器皿物件、誠爲浩繁、然天下司
府州縣歲辦皮張油漆銅鉄銀二硃等料亦不爲少
必須量入爲出、以次成造、方可使國用不缺、民力不
困。今一年數月之間、各起坐派前項件料動輒數十
百萬、非惟府庫錢粮支給不敷、且使小民出辦、何以
能堪。況應天府係南京根本重地、而蘇松等府尤百

萬京儲仰給之處、又兼連年災傷薄收、公私俱困、豈
得恝然不加撫恤。其鋪行買辦、名雖開支內庫錢鈔
給還、但納料關價、出入各門禁及該庫俱要財物打
點使用、及至關出錢鈔、又多爛鈔低錢、不堪行使、以
此往往破家蕩產、賣男鬻女、不能賠償。又如各府州
縣大戶納解生漆桐油銀二硃紙劄等料、俱有原裝
盛箱桶等項、却又赴下另行本部重造、尤爲煩費。似
此假公營私、傷財害民、誠有傷國體、上干和氣之甚
者。如蒙乞勅該部通將前項原坐派供應物料器皿

等件、逐項查審、將緊急缺用者再行奏請行下、催趲
成造、先行解納。其可緩者、暫且停止。今後在京各監
局若有奏行成造器皿等項、工部務要查勘先後、酌
量緩急、另行奏請行下、無得併于一年一月之間、致
使所司倉卒無措。仍行南京成造監局衙門、該用物
料務要會同該部及科道官、嚴督各作匠役人等、從
公估計。如某器皿合用某物料若干、及將造完要行
裝盛、亦要估計某物若干、用某樣箱桶、并鎖鑰扛索
毡片各若干、通估明白、相應方許將會有者行各庫

局開支、會無者行有司買辦、不許各該衙門止憑作
頭人等、朦朧多估、輒行開支買辦。其解戶納料鋪行
關支錢鈔、亦要科道部官從公隨即收放、不許刁難
掯要財物、及各司府州縣解納油漆銀硃等料、若有
原來箱桶等件、不許重造、致費工料。如此庶　上之
供應、可以不缺、下之財力、亦無妄費、而民困或得少
蘇矣。

一遵復　舊制、照得山東臨清州、直隷淮安揚州、蘇
州府浙江杭州府江西九江府等處俱係客商船隻

輻輳之處、　祖宗舊制、各設有鈔關、收受商稅、俱委各本府通判等官管理、行之百年、雖不能無弊、然課鈔亦未見其虧損、客商船隻、亦未見其留難、蓋通判等官、職甲責重、上受巡撫巡按分巡分守等官節制少有不才、隨加罪黜、故非極妄無知之人、則不敢在關生事、動擾客商。近年以來、改委戶部官員出理課鈔、其間賢否不齊、往往以增課爲能事、以嚴刻爲風力、籌算至骨、不遺錙銖。常法之外、又行巧立名色、肆意誅求、船隻往返過期者、指爲罪狀、輒加科罰、商客資本稍多者、稱爲殷富、又行勸借、有木課該銀十兩

科罰勸借至二十兩者。少有不從、輕則痛行笞責、重則坐以他事、連船折毀、客商船隻、號哭水次、見者與憐、夫增課爲國、雖稱聚歛、猶是有名。其科罰勸借者或倚稱修理公廨、或倚稱打造坐船、率皆借名入已。無可査盤、况此等官員、既出部委、各處巡撫官、視爲賓客、巡按官待以顏頰、是以肆無忌憚、莫敢誰何、以致近年客商、憚於征求、多致賣船弃業、此豈　祖宗設關通商、足國裕民之初意哉、伏願　聖明俯察民

隱、特勑該部停止新例、遵復　舊制、仍勑鎮巡等官時常糾察、各府委官、如法奉行、務要公私兩便、商民（各府府佐有備員無職任者、正宜以此事委之、則責成便而供使省也）不虧、庶允人心快悅、怨聲消弭、而　天意可回矣、

一裁抑侵尅、竊惟抑末固爲政之理、而通商亦富國之術、苟使官司肆爲侵尅、遂致道路漸成愁怨、傷和致沴、豈王政之所宜哉、照得　舊制、天下商賈輻集之處、各設稅課司衙門、立法抽稅、具有成法、惟南京龍江大勝港、原設抽分竹木局、抽分竹木柴炭等項有三分取一、有十分取二、有三十分取二者、取之至

輕、用之至節、遠近輻輳、上下便益。近年工部奏准、于浙江杭州府、湖廣荊州府、直隸蕪湖縣、設置抽分衙門、遣差部官管理、（如蘇與錫、杭與蘇、相去幾何、而稅之又稅也）不惟地方接連、重復抽稅、而其人賢否不齊、寬嚴異法、但知增課以逞已能、不恤侵尅以爲民病。甚者器皿貨物、不該抽分之物、一槩任意勸借留難、所得財物、無可稽考、因而侵漁入已。雖保必無、及照龍江大勝港抽官軍一百名、在東西二園栽種、又　孝陵神宮監太監等官燒用柴薪、俱是給與軍人票帖、前去欄住門外拾取、又以免差使爲名、

斂收軍人銅錢，以此旗軍人等效力公所者數少。乘
机私役者過多，及至事發法司問理，爲因近年在京
皇城各門并　長陵等陵，一切禁例多不行移南京
衙門知會，以致各該監局查報之時，往往援引遠年
事例。如內官監則曰宣德年間奏奉額設，司苑局則
曰洪武及宣德年間差撥存留，　孝陵神宫監所燒
柴薪，則曰本監與南京浣衣局內官亭堂官長，隨內
使先年舊例俱在本山手扳脚踢拾取燒用，所斂軍
錢則曰買辦蒿種及進用蒜頭山藥芋苗用盡。此等

體例俱無的確年月，亦無原奉　旨意全文，有無虛
實無所考証，夤緣影射，爲弊日滋，以致　山陵之嚴、
宮闕之禁失之太疏，而防微杜漸之計漫不知警。於（丁者事失宜則致大變况百弊冗十而）
茲災異之臻，（此都異者）若復無所省究，豈宜然哉。
一懲戒姦貪，夫惟十羊九牧，則必生紛擾之患；群狼
牧羊，又易逃嗜噬之逼，故姦貪之害不少，爲袪除，則
瘠瘼之民殆未易甦息也。照得浙江等處布政司直
隷府州縣運納南京糧米，及一一應各商軍民人等船
隻，率皆經由[illegible]江關進入本關，設有內官守把，及各
布政司府州解納一應錢糧，俱送南京內府承運等
庫收貯，各庫亦設有內官監管，但近年爲因守備官
員奏討內官前來數多，以致添撥各處管事者亦多，
各官不思　朝廷錢糧爲重，人民艱難，可憫所在之
處，多帶家人伴當，勢如狼虎，船隻往來者，不分竹木
柴炭、糧食、雜貨，甚至裝載灰糞之微，亦要過關貯物，
必充所欲，方容船隻出入。錢糧進納者雖經戶工二
部各司掌印官員辦驗堪中，印封送庫，亦且百方刁
難，不肯收受，各照數目需索銀兩，至將解戶吊綁墩

鎖，苦害不堪，重而布絹錢鈔，輕而絲茶蜜蠟，無物不
然，必滿所欲，方與會官收受。及照東安西安二門守
門內外官軍人等，乘机爲害，每遇錢糧進入，輒便攔
當，或將解戶趕逐，或將脚子毆打，遲留一日二日，有
之爲害千方百計不已，以致解戶負累，揭借錢物，累
年不得完結，及得批单回家，債主又復逼取，傾家蕩
產，苦害無窮，此皆姦貪顯迹，所宜並爲懲戒。如蒙乞
勅南京守備太監將守關管庫內官，中間果有淳謹
守法，不肯生事者，止照舊額存留，近年新添冗員，及

生事害人者盡行革去，仍要嚴加禁約，不許似前害
人。其守門官軍有犯，或被害之人告發，宜從監收科
道官員，徑自奏究施行。如此則關津無阻，輸納易完，
人心和暢，而　天意昭格矣。

書

與兵部論快船事宜書　南京快船

竊見南京快船差使，第一艱難，積年負累，甲除之餘
每僉一人充當，展轉哀告不已。一至領船，中人之產，
不久即破。蓋緣每差押運官員需索幇錢數多，衛所

又無餘丁撥補，必須僱人撑駕，雖有附搭人貨，所得
不償所費。回還之日，別無所得，能事者得隨有差內
官販賣私鹽，少思賠補，及至到此，被其算帳扣除，依
舊一空。生親見一新僉小甲，初頗殷實，一年兩差，房
產隨盡，遂爲貧人。似此夙弊，無力可除，誠可憫念。因
循歲久，將成不可救藥之病。今因徐員郎中所奏事
件，竊爲詳處條陳上請，萬乞俯察愚悃，深軫下情，一
與復奏准行，不勝幸甚。其船每隻雖原設小甲、餘丁
共二十名，其實有名無實，反成弊端。宜照糧船人數，

重爲增減。若得十五名的實親丁駕船，庶免欺弊。但
須亦照糧船事例，加與月糧一石，方可繫留人心。所
慮戶部以費糧見阻，因查江淮、濟川二衛馬船夫，逃
亡萬人以上，皆係食糧人數。以彼擬此，不爲別費。然
此亦須本部併作處分，始克有濟。若行戶部，必無可
望。倘人力既減，糧復不給，其爲負累，愈甚于前矣。至
于量支租銀一節，猶恐執事遠慮日後買馬支賠，或
有不足之患。以此前次奏內，不以爲然，生亦于此反
覆籌之矣。緣累年所積應天府見寄庫租銀二萬一

千四百九十三兩三錢七分一厘八毫六絲，各府州
縣衛所每年大約該納租銀四千九百八十五兩七
錢八分九厘三毫。今查得弘治十一年分已支過買
馬租銀二千九十六兩，弘治十年、十一年、十二年上廠
改造快船，共五十四隻。惟弘治十二年告上廠快船
三十八隻，縱以此多者爲率，每隻給銀三十兩，共不
過一千一百四十兩。今以十一年買馬已支價銀，并
十二年上廠船數計之，二項大約不過共支銀三千
二百三十六兩，比之每年租銀之數，尚餘有一千七

百五十餘兩、借使以後年分、或有災傷免徵、只以此有徵之年支用所餘之數接續支用、亦無不足之患。況累年所積二萬餘兩之數、仍舊不動乎。此則所謂裒多益寡、損有餘以濟不足。船隻易完、而差遣之用不乏、軍餘稍寬、而衛所之困可救、在上無纖毫之損、在下有永久之益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七十九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顧開雍偉南
淮上陳台孫階六參閱

劉忠宣集

疏 劉大夏

議疏黃河築決口狀 治河

時河決楊家口以東衝張秋命公治之

議得河南山東兩直隸地方西南高阜東北低下黃河大勢日漸東注究其下流俱妨運道雖該上源分殺終是勢力浩大較之漕渠數十餘倍縱有隄防豈能容受若不早圖恐難善後其河南所決孫家口楊家口等處勢若建瓴皆無築塞之理欲于下流修治緣水勢已逼尤難爲力惟看得山東河南與直隸大名府交界地方黃陵岡南北古隄十存七八賈魯舊河尚未泄水必須修整前項隄防築塞東注河口盡將河流疏道南去使下徐沛由淮入海水經州縣築患隄防俱令隨處整理庶幾漕河可保無虞民患足爲有備仍于朝神明南北各造滾水石壩一條俱長

三四十丈中砌石礁一條縱長十四五里雖有小費可圖經久若黃陵岡等處隄防委任得人可以長遠仍照舊疏導汶水接濟運河萬一河流東決壩可以泄河流之派隄可以禦河流之衝倘或夏秋水漲之時南邊石壩逼近上流河口船隻不便往來則于賈魯河或雙河口徑達張秋北上以免濟寧一帶閘河尤爲利便臣等仰知 皇上洞見黃河遷徙之害深爲國計民生之憂凡智力所及不敢不盡但欲興舉此等工役未免勞民傷財今山東等處荒歉之餘公私匱乏人夫尚可起倩財用無從取辦況奸逸惡勞者怨謗易興聽聲躡影者議論難據如蒙乞敕戶兵二部會同在廷羣臣從長議處斟酌前項工程于理應否興止倘以臣言可採則其事宜速舉其買辦木石等項銀兩應于何處取用應用匠作等項口糧該于何處支給或此外別有治河長策可以不費財力逐一處分明白定奪行令臣等遵守施行

河防糧運疏 治河

一漕河水利全藉泰山諸泉每年夏秋淤畜南旺等

湖。至旱乾時以濟糧舟。近豪强軍民或決堤泄水以圖栽蒔。或阻遏泉源以資灌溉。乞照先年侍郎白昂奏行事例禁治。一南北運河。止是汶水分流接濟。春夏旱乾。水源微細。必藉各閘積水。以時啓閉。庶可行船。往往官員隨到隨開。以致糧運阻滯。乞申明 劉
聖詔旨。嚴加榜示。一管河官員責任太輕。事多掣肘。乞敕河南管河副使張鼐大名府帶管堤防參政李瓚俱照管河管屯官事例。常川巡視。聽其便宜行事。巡撫等衙門不得有所阻撓。一安平鎮黃陵岡荆隆

口及新築于家店以下堤防。俱用人守視。水涸則積土備用。水漲則防護修築。若有重大工程。臨時調附近丁夫。協同修理。一大名府所築長堤。必須逐年增修。庶係經久。乞行參政李瓚以所屬堤北人戶編定班次。每年農隙之時。調發若干。增修一月。疎放堤北軍屯與寄居人戶。亦一體從輕編定。輪流調發。庶免起夫科提之弊。一濟寧迤北南旺開河戴家廟一帶比之他處最要。而安平鎮地方土脈疎薄。新築決口。尤須提調官員。不時檢點。今自濟寧直抵通州相去一千八百餘里。而天津北上。逆水尤難。若止責與一人提調。恐致誤事。乞敕該部依臣等前奏。仍分而為三。南北各該工部郎中一員。中間增設通政一員提調。

陝西馬政　馬政

觀此知楊文襄在立功于西陲亦中樞處置得宜

看得徐蕃夏𥁕等所言、皆詳備切要、深補本部原擬之文、不足大意、俱欲加重本官之任、以成公家之事、緣都御史楊一清受命于馬政廢墜之後、委的事體艱大、責任難為、況其所行、俱于巡撫巡按及都布按

三司事相干涉。若使人得沮撓。事或掣肘。縱有才能、亦難濟事、合無悉准科道所擬、備行本官、令其查照本部原行及各官所言參酌施行、仍敕將撫按衙門不得干撓馬政、都布按三司以下、悉聽節制委用等情、增入敕內、以便行事、其論茶易馬匹、委係馬政一事、若併付本官管理、委的事體相須、易責成效、況茶馬自先年停止大臣之後、止是行人撫諭巡禁、成化年間、固是行人職輕、難以革弊、該巡撫奏准暫差御史整理、今既有都御史兼理、若又差御史。在彼不無

事情不一合無將巡茶御史行取回京一應首尾悉皆責成于楊一清其原擬禁約處置事宜亦皆增入本官敕內俾彼至日或行茶地方遙遠應該另添何等巡禁官員及茶法利弊中間有應處應奏事情俱聽本官奏請定奪

議行武舉疏 請開武科

武舉之設將以延攬英雄廣儲將帥招徠韜畧之士收拾跅弛之才蓋以古今治天下之具惟文武二道天之生材以供世用惟文武二藝凡國家求相于文

求將于武亦惟文武二科我　朝設文舉以求士誠足以備一代之彝典而其網羅之周密自閭閻以及草澤不以遠而遺不以賤而棄故得人以備任使其用武臣也甄別軍功之大小以為陞擢之階級內或陟督府之崇班外或膺邊方之重寄或處以方面之長貳或列于行伍之師帥世享簪纓家足餼廩獎勵武臣作興士氣意甚善矣但求采止于武弁一途凡授鉞推轂非出于貴寵之子弟即拔自行伍之粗犲近歲雖有保舉將材之例又但據其見有官職之人而推薦之其間往往徇名而不責實挽強引重者目為勇敢談說縱橫者號為謀畧及委以重兵臨以大敵僨事者多而成功者少蓋由求將之意雖勞而選將之路太狹也宋臣范仲淹有言議者不知取將之術但云當今之無將今日之患殆亦坐此且天之賦人以材拙于文者或優于武亦不以遠而啻不以賤而限如穰苴生于寒微吳起困于羈旅樂毅出于疏賤黥布新于輿臺衞青廝于人奴去病辱于假子若當時非有知識之人為之汲引豈能自致通顯建

功于世而垂稱于後耶今四海之大生聚之繁寧無若斯者在于側陋之間乎夫武以用將為先亦猶文以求相為先孫武曰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司馬曰將不能設無以應卒昔唐知求將之為重視進士科而增置武舉遂得郭子儀卒成再造之功宋知求將之為重視制科而詳定武舉遂得高志寧令狐挺卒能制元昊之背叛破高忠之猖獗蓋異人傑士感奮而興飲氣挾行以赴功名之會此前代故事有足徵也宋臣蘇洵言于仁宗曰文有制科武有

武舉。陛下欲得將相于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
一二。此名儒之格言，爲足徵也。玆者適當武舉再開
之時，臣等見得法制未備，體義未隆，上未足以承
陛下旁求之心，下不足以付豪傑登進之望。宋臣富
弼請置武舉，嘗曰法度闊略，未能致將起之士。臣等
切與之異世而同憾也。盍事既當重，則品式宜加詳
備，恩禮宜從優厚。今欲依倣唐宋故事，參酌會殿二（八十三試會今上嘗行之然而）
試，（未爲得人片所取陝而依搭之法未嘗輿行也）事例少加損益，每遇文舉鄉試之年，亦將武舉預
期（即今邊鎮未有武藏賢于此而親試之亦得耳）行移兩京各省，令其轉行曉諭。如有究極韜畧，精

通武藝者，或隱于山林，或育于學校，或屬于戎卒，或
係于仕籍，許各赴所在官司投報，禮送赴試。果可取
者，禮送兵部會萃數月。請于次年四月開科。初較騎
射，人發九矢，中三矢以上爲合式。二較其步射，亦發
九矢，中一矢以上者爲合式。三試策二道，論一道。優
者列職，論官以示崇異，其非全材，黜之以俟後舉。此
制一定，庶法式昭宣，足以備務感，禮遇崇重，足以激
人心。凡海內智勇之士，莫不仗劍而起，各售其術，期
以效用于世，是驅天下之英雄而入于吾之彀中

陛下屈羣策而用之，何氣之不可敵，何侮之不可禦。
雖鞭笞四夷，伸威萬里，將無不如吾意者。又何假拊
髀而嘆，恩借才于異代也哉。

論宣府屯田疏　屯田

宣府地險積寡已。于東城置倉數十間，未有以實之。
而神明川地肥饒，屯田團種之外，尚多私占。請令巡
撫巡按等官清查歸官，其軍餘原額屯田團種者，每
分額外，量與餘田，勿令過二十畝。清出歸官者，或原
人領種，或別召承佃，每畝起料納糧三升，草一斤，與

東西二城，并蔚州衛屯田糧料，俱令運赴新修東倉
及附近草場上納。倘宣府不足，于農隙時還去備預。
其他地方及西城蔚州二處不足，宜發銀就彼糴買。
不得那借，至若懷來城，尤爲要害，亦須增置倉厫糴
蓄糧料，以備倉卒之用。

災異陳三事疏　修省實事

一杜倖門。近年乞恩陞職者三百有餘，乞將在京各
衛所，凡不由軍功陞職者，悉查奏裁革，應存留者減
支半俸，有由軍功相參授職者，止存軍功職事，如有

似前貪緣，請乞照例問罪降調。一任人言，大司宣府薊州三鎮添設內臣過多，私役虐害，軍馬日漸消耗。近該廷臣集議，請將三鎮守備內臣十六員，盡行裁革。薊州一鎮止留二員，改爲分守，與中東二路參將同居一城。未蒙俞允，乞仍照原擬裁革，以解邊人之困。

三杜雜進。各邊及腹裏地方，多有無藉之徒，投充勢要官下旗舍官餘等役，奏稱報効。其各邊鎮守等官，亦于額外朦朧奏帶，支費甚多。一遇勦賊，冒報功次。今後俱聽臣等考驗。果有諳曉兵法，熟閑弓馬者，方許其去。其餘并額外人員，俱各發回原籍原衙門供職役。

論寺監牧馬事宜疏　塩運管馬官

馬政自漢官有之大事每以闒冗之吏任職雖屢奉詔旨改而行之而牽格不行何也

近年各卿佐員缺，多用謫遷官，及有過累者，府衛下寮，多易視之。故各官自待亦輕，政務因以廢弛。竊宜稍更其制，今後各行太僕苑馬寺官員缺少卿，則于布按二司參議僉事內推補。如職務修舉，則視太僕寺卿佐陞任。其監苑庶官，亦請于北人素嫻牧馬者任之，則官皆得人，而政可舉矣。

覆鄒文盛疏　邊務

文盛以朶顏三衛夷人背恩，欲出師征之。守臣則欲先以守備爲本，俟城堡築完，兵備充實，然後因其來犯，刻日出兵，直搗巢穴，或殘賊復舉，我軍三面而守，一面而戰，庶有全功。守臣之言，宜從。文盛又欲弛撲殺襲殺之禁，以倡我軍敢勇之氣。守臣則以爲恐啓功生事之心，請移文守臣，當夷人互市之日，遣通事傳諭其衆。令今後宜遠邊墻百里之外住牧。如欲來市，須先期三日，令二三人傳箭答話。欲傳報夷情，亦先期一日。若非答話而擅入百里之內者，許官軍襲蹤撲殺。我軍仍及時于百里之外，築立封堆，或挑壕塹爲界。俟功畢，然後弛掩殺之禁。其撲襲掩殺者，仍不許以首級報功，妄圖陞賞。文盛又欲罷絕馬市互易。守臣則恐罷絕之後，夷情怨嗟，或搆結爲患。今宜不必禁約夷人，止嚴督我邊方軍民監市官，如遇開市之日，止許以布帛米鹽等物，入市交易，不許私帶鍋鏵鐵器。俟各夷後此有求買鍋鏵者，然後定爲年限，許令三年一買。文盛又欲于東西二路添設憲臣、

整飭兵備修治邊墻守臣則以爲遼東連遭兵荒請俟年豐再議文盛又欲請差御史清理軍伍屯田并指置糧餉共給軍糧每年照豐歉平准定價不得拘以二錢五分之數守臣議其言宜從但清軍免差御史令巡按帶領

會議救荒弭盜疏

救荒弭盜實政

一傳乞陞授文武官并匠官除見任管事外其餘月俸暫爲停止待年豐定奪一內府各監局及光祿寺招收幼匠廚役多至萬人乞命科道及該部官揀選

堪用者存留每名止許月支米五斗其餘發回原籍原衛一自弘治十四年以前江西欠苧布浙江欠絹絲白綿數十萬計宜減半折價類解一光祿寺供應豬羊等料比舊加至數倍貽累鋪戶內臣湯飯日傳增各監匠作月糧已增至一石又重支蓝米以歲計之至于餘萬石宜盡裁革一應天并江北府州自十五年以前倒失馬價及草場子粒未徵完者宜悉蠲除一皇城各門京通二倉水次諸倉墻上各馬牛房并甲字等庫及上林苑管事內臣俱有額員近來增至數倍至于內府各衙門亦然宜量爲稽革一騰驤等四衛軍人勇士多有冒名及投充者宜嚴加清覈（四衛軍最爲國蠹難于革者中人所濟務也公以減修濟寧官軍夫之數內中官猶諧賴於陽）一各處輪操官軍困于工役逃亡數多今後有大工（正言以免）役不得已暫撥亦宜止令出力不許科出財物一齋醮無益之費并各處送香掛袍俱暫停免一各處歲例該派軍需宜會計一年合用之數均派不許設法濫取一內外監局庫廠等衙門凡遇解納物料多加倍折收宜嚴禁之其巾帽局歲例成造內官內使靴帽皮張仍照例折價一外夷進貢宜令鎮巡官差官

伴送赴京事畢仍令伴送出境免致差人在途生擾一南京蘇浙等處差官織造并帶去人匠宜悉取回如供應不敷止行鎮巡官督令所司織辦一司苑局宜復設嘉蔬所專理種菜選官任之庶軍民不至蒙害一惜薪司擡柴夫每名出銀十兩亦足催役不宜加取一太醫院額辦藥材多有本地不產買辦于京者或至堆積陳腐徒費民財今後缺用者仍舊解納其餘宜暫停止

弭災革弊疏

弭災革弊

一總內百姓之害凡壇場合用純黑馬犧例行太僕寺于寄養孳牧馬內揀選送御馬監交收鄉戶因非土產皆役托積年攬戶每馬一匹用銀七八十兩巖用四五十兩人戶遇派此役無不傾蕩家業鬻及男女今宜預備定數每馬一匹定與價銀十五兩巖十兩于太僕寺原貯馬價支給送本監自行收買一裏河軍民之害南京每年進送各項物料并竹馬板枋馬槽篩簸等物赴京及回南京內臣帶回空箱包袱并運去內官衣帽等項多者帶船至二三十隻以一

船計之有儀真至京撥夫地方十九處雇夫銀無慮五六十兩而官要幫錢甲夫自給不在其內若齋有軍衛有司關文則大小衙門皆受其害宜行南京兵部查勘每年來京船所載某物可以從權減省某物可以在京自造其回南京內臣每人止撥與船一隻若官物數多驗物撥與不許泛濫奏討及奏內擅開軍衛有司字樣

乞休疏　兵政興革

[illegible]

伏以[illegible]臣職司兵政方切委任未蒙俞允然臣衰劣多病凡百弊政不能振舉心非不欲委身跡恐終至誤國姑以臣所司兵政論之如京師官軍在衛者苦于出錢在營者困于私役逼令逃亡江南軍士多因漕運破家江北軍士多以京操失業竭軍民之力以運糧儲而濫食者不知罄生民之財以買戰馬而私用者罔顧鎮守者或害一方守備者或害一城邊軍最苦而陞賞怕施于勢要禁衛最嚴而苞苴公行于肘腋其他尤難言者不敢備論凡此皆　聖論所謂臣職所司者而臣才不能為朝廷分憂力不能

為軍民除害以致人怨上升天怒不解乞放歸田里別選賢能以救茲弊

條列軍伍利弊疏　軍伍利弊

在衛官軍苦于出錢其事不止一端如包辦秋青草價給與勇士養馬比較逃亡軍匠責令包工僱役或幫貼錦衣衛夷人馬匹或加貼司苑局種菜軍人內外官員造墳皆用夫價接應公差車輛供費租錢其他使用尚不止此又管營內外官員率于軍伴額數之外摘撥在營操軍役使上下相襲視為當然又江

南軍士。漕運有修船盤剝之費。有監收斛面之加。其他掊克。難以枚舉。以致逃亡日多。則撥及全戶。使富者日貧。而貧者終至于絕。江南官軍。每遇京操。雖給行糧。而往返之費。皆自營辦。況至京。即撥做工。雇車運料。而雜撥納辦。有難以盡言者。又糧運初徵之里胥納于官府。轉兌運舟。及到京倉。耗折之費。率五石而致一石。今京師投充勇士軍人。收充幼匠廚役。每月坐支一石。是一人坐費軍民五石矣。又官馬出于民間牧養。或湊合買補。公私草料之費。一馬或至數

十金。而私撥借人。略無忌憚。又鎮守守備等官。恃勢貪婪。無所不至。勢要者。則冒功以獲陞賞。而避軍不敢與爭。請謁者多懷賂以入權豪。而守衛不敢加詰。凡此俱乞俯賜施行。嚴加釐革。

論思恩岑氏疏　土官襲替

知州岑豹乃叛臣餘孽。與其子應相沿襲職。既而吞并鄰壤。與思城知州岑欽同謀侵占田州地土。自取滅絕。今岑接者。人皆傳稱為梁接。非岑應親枝。不知岑九仙又是何等逋逃。計為奏擾。臣大夏先在兩廣見岑氏譜系云。始祖木納罕于元至正年間。與田州知府之祖伯顏。一時受官。今岑九仙妄援漢岑彭世次塵瀆　聖聽。請治以罪。其岑接應襲職與否。前已行令鎮巡等官勘報奏處。其岑九仙雖曰夷人。難以深究。亦當摘發以破其奸。

處置軍伍疏　處置軍伍

有司清查。弊非一端。姑以近歲言之。事姑息者圖了故事。恃刑罰者逼足三分。或將老稚之人起解。或買無藉之徒充數。雇妻易戶。逃移相繼。且律例窩藏逃

軍者充軍。今未聞有充發之人。鄰里不首者問罪。今未見行連坐之法。以故清解雖多。不獲實用。及到營衛。其弊尤多。姑以在京論之。監局軍匠類多需錢。各營軍每多私役。官撥營作。賠累尤甚。衛所差遣。需索百端。軍不聊生。何以自存。且律例逃軍十名以上。該管官遞減俸級。而今逃亡之軍。何止于十名。私役五名以上。該管官遞減降一級。而今降級之例。惟行于屬職輦轂之下且如此。況四方乎。今欲實天下之軍伍。必須推究利弊之源流。本部今請行原委屬官。及

各清軍御史嚴督司府縣清軍官將前弊盡革其充軍減倖并降級等項事例俱照律例舉行京營該管官員委任不同難拘職事宜將管隊官比照百戶把總官比照千戶議擬若能以上下私役軍數實報者罪止坐私役之人免其降級仍榜諭中外官吏軍民人等俾各知遵守且臣所云止係軍伍而言窮究其根本之論休以之上處置公初無不足不獨戎業本又在于民今四方民窮財竭逃亡過半版籍所載丙事也十去四五為今之計必須痛減徵斂之繁慎重守令之選使逃民復業人戶充實庶幾軍士可清營伍可

定不然則民衣食不足未免逃移雖欲清查不可得也

論用韋興疏 罷用中官

韋興一人之用似乎未足深惜但朝廷治體之得失
皇上大孝之隆替胥此焉係非尋常人比也臣請為
陛下言之夫添設守衛內官非舊額者一體取回此近日明詔本部奏革齋玄又近日所奉旨也方革復用徒使新令不信于天下況興于成化年間引用儉邪進獻奇巧大壞朝廷之法
先帝嗣統之初寘典刑用臣民痛快天下共聞今
泰陵之土未乾而令奸黨之徒遽進恐于
聖孝不為無損其事似小所虧甚大乞從科道論列罷興勿用庶幾
聖孝隆治體得而地方亦可望其安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終

陳子龍卧子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徐鳳彩聖期
宋存標子建參閱

白昂

疏

白康敏公奏疏

兵部陳言疏　弘治

項因上天垂戒，屢見天田，皇上修德納言，齋沐禱告，變異宜自消矣。然累經旬日，遷度無常，撥厥所繇，實乃臣等不能盡言供職所致，誠以刑政不善，賢否混淆，是非交逆，財用無經，營繕煩興，征科無藝，皆不能先見而預言之。省躬思咎，雖萬死不足以蔽尸曠之罪。伏𧗠欽令交修，已嘗從大臣具疏，府政令役條陳數事，用補缺遺，將欲以實應天，是或弭災之一道也。一內外法司問擬囚犯，已有定例，今宜戒彼不當法外妄加參語，故入人罪，庶使政令均一，人無嗟怨。一官店輸納稅錢以供國用，今皆歸于權要之家，宜仍還官，以省民財。一水旱為災，宜免被災之民食鹽

鈔貫，以甦困苦。一淮揚以北，軍民困於夫役，宜驗每歲進貢船數多寡，定與夫數。一天下鎮守官并採造諸物之人，除舊例如常，餘宜悉依天順八年詔旨召還，以全大信。一邊軍艱難，賠納官馬，不許勢豪之家與販，通令買補。一朝覲官至京，宜令各陳所在軍民利病，會官詳議可否，以通天下之情。一南京百官有司其任，宜勅文武大臣同科道官議彼時政得失，軍民利病，仍宜勅守備等官撫恤軍民，操練士卒，嚴加防範，期庶政允修，有備無患。一浙江并直隸田地有坍入江湖，而稅糧猶存者，及各府縣燒造瓷器有地土不宜者，四川等處鹽井有枯竭者，松潘等處運糧有不循舊例，累及邊民者，凡此宿弊，宜悉量為減免。一官軍除團營已有文武大臣協同提督，其三營多被管軍之人私役擅放，或軍士懶惰而逃，宜推舉文臣二人，遇操練之日，赴營嚴考其數，以修武備。一兩京文武大臣，分理庶政，委任有年，宜令吏部具其年甲，疏其名績奏聞，其中有老疾妨疏，及才不充任者，能歸。如才行超卓，政跡顯著，乞加獎勵，以勉其效職。

一漕運軍士不勝疲敝良爲恃運之人刻削科斂或
將官私貨分運官糧以致漕運稽緩宜令巡河御史
并治水郎官同加體訪禁革事覺者即與追給究問
以除姦弊

災異六事疏　弭災異

白昂

其一謹命令以全大信　皇上即位以來首頒明詔
罷上供絕貢獻取回織造段疋官員停追災傷地方
馬匹然行之未久供役如舊乞賜申明俾遵成命他
如戒傍嬖倖不許中旨禁約勢要不得乞地及禁京

城內外不許修蓋寺觀是皆所以革姦去邪而保愛
元元之意也伏望保此大信堅如金石信如四時不
移于親愛不易於近倖則法令嚴明而彰信兆民矣
其二修治化以止流民即今河南荊襄附籍流民已
有六萬三千餘戶未附籍者猶不知數　皇上簡任
憲臣往彼撫治然而猶有仍前流徙未肯附籍收逃
戶既得蠲恤復業流民又免糧差惟安土重遷始終
不逃者每代逃戶賠糧服役反不能存今宜嚴加禁
約仍俯州縣務在敷宣德化撫卹軍民使之各安其業

不致流移可也其三禁科征以困民前者光祿寺下
順天府鋪行買辦諸物不即關與物價甚傷小民富
少貧多或典賣家貲或出息假貸甚艱苦方得完
足又經月久未得價值資本消乏無所經營多至失
所乞裁省冗費俾百司度支量入爲出仍責各處歲
辦諸物務要依期輸納以備供應其四專委任以革
民奸今各處起解稅糧軍需等項有司多縱姦民攬
包攬戶動經三五六年不得完納供應不敷多由于
此宜定立則例錢物多者必須委官督解或每府一

員或每州縣一員若物數少者亦令老吏管運俱要
督令相應解戶依限起解其五立期限以集庶務今
天下官吏軍民人等有因考滿給由有因告訴理究
事干在外提人照勘者在京各該衙門類行該司府
衛令其勘報所司奉行既久視爲泛常動經年歲不
即完報以致聽候人難今後宜量其事情大小驗其
往來程途就於勘合劄付內定立期限違者罪之其
六止虛僞以息刁風今各處軍民人等來京奏訴詞
訟其中實少虛多刁猾之徒意欲陳動官府往往駕

空捏詞訴一事而添捏數端告一人而牽連十數。上以欺罔朝廷下以宛陷良善。今後一應詞訟奏本宜、定與計字則例或三百或四百詞狀字數亦宜依此、（此亦止宜其庶正不系重懲近奏者）（爲行）有故違者通政使司省令改正、然後接受或出榜曉諭使之知禁、毋得縱其虛誕之詞、

論河道疏　治河

臣奉勅修治張秋決河、由淮河相度水勢至于河南中牟等縣見其上源決口、水入南岸者十之三、入北岸者十之七、南決者自中牟縣楊橋等處至於祥符

縣界析爲二支一經尉氏等縣、合潁水下塗山、入于淮、一經通許等縣入渦河下荊山入于淮、又一支自歸德州通鳳陽之亳縣、亦合渦河入于淮、北決者自原武經陽武祥符封丘蘭陽儀封考城諸縣、其一支決入金龍等口、至山東曹州等處衝入張秋運河、去冬水消沙積決口已淤、因併爲一大支、由祥符之翟家口合沁河出丁家道口等處、俱下徐州、此河流南北分行之大勢也。臣以爲合潁渦二水而入于淮者其間各有灘磧水脉頗微、宜疏濬以殺河勢、合沁水而入于徐者則以河道淺隘不能容受、方有漂沒之虞、況上流金龍等口。雖幸暫淤久將復決、宜於北流所經七縣。築爲隄岸以衛張秋、

彭惠安公奏疏

疏　　彭　韶

乞恩分豁土地疏　分豁地土

眞定在堯舜時、爲冀州之域、其賦爲第一等或雜出第二等、說者以爲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蓋以其地有間一歲一收者有間二歲一收者、所以賦有不

同則是未嘗逐畝定賦。而一畝必兼數畝之地明矣。我　太祖皇帝於洪武二十八年戶部官節該欽奉聖旨、百姓供給繁勞、已有年矣、山東河南民人除已入額田地、照舊徵科外、新開荒的田地、不問多少、永遠不要起科。有氣力者儘他種。宣德六年、本部官又奏北京八府、供給尤多、欽蒙　宣宗皇帝准令照例。是　祖宗之心、卽堯舜之心也。以此眞定所屬武強等縣、新開地土、一向不曾增科、至天順二年太監韓諒奏討武強縣踏勘得無糧地五百一頃三十五

畝。蒙　英宗皇帝欽撥一百與韓府外。有四百餘頃
仍舊與民耕種。不曾科糧。是　英宗皇帝之心。卽
祖宗之心也。後因廣寧侯家人劉聰等累年攪擾民
間。方將前地并韓府還官地。減輕起科。誠出無奈。今
周或又奏求前地。有司不能明白敷奏。再量出無糧
地七十餘頃。蓋其地間有多餘故也。然地雖間有。勢
難盡量。臣等不敢欺蔽。請言其實。頃者親詣本縣。見
其地有高阜者。有低窪者。有平坦磽薄者。天時不同。
地利亦異。且如亢旱則低處得過。而高處全無。水澇

則高處或可。而低處不熟。沿河者流徙不常。磽薄者
數年一收。截長補短。損彼益此。必須數畝之地。僅得
一畝之入。是以堯舜行錯法於前。我　祖宗許開種
於後。良爲此也。卽今彼處人民。追賠馬匹。起運糧草。
砍柴人夫。京班隸皂等項。一年約有數般差役。以致
丁丁皆受役之人。歲歲無空閑之日。所深賴者。願懸
地業。盡力耕種。以取給朝夕而已。今若一畝量與一
畝。餘皆奪爲閑地。則仰事俯育。且無所資。其於糧差。
何暇復計。臣知其非死則徙耳。自古立　國皆重根

本。今眞定近在畿內。理宜加厚。此臣等所謂不可盡
量者也。而戚里功臣之家。錦衣美食。與　國咸休。但
能存心忠孝。自然富貴兩全。奚待與民爭粮食之利
哉。況　聖朝上世無彊。法當垂後。土地有限。而求者
務多。亦恐終不能有所應付也。臣等到彼。百姓扶老
携幼。遮道哀告。臣等不覺自失。不恐重擾。取具供結
在官外。伏望　陛下遠以堯舜爲心。近以　祖宗
先帝爲法。所有賞賚之施。　聖恩區處外。其他地畝。
乞　特憫其祖宗開種艱難。念其子孫衣食所在。量

加寬恤。臣等遵奉　聖訓。豈敢偏向。所向者　祖宗
萬世之仁。事關大體而已。

陳言進貢事疏　停止廣東土物

成化十四年六月十五日。奉到　駕帖。該司禮監太
監懷恩等。於　文華殿欽奉　聖旨。恁寫帖子去。著
與總鎭兩廣太監顧恒。并都布按三司等官知道。彼
處地方所產。一應土物。及各樣藥餌等項。近年委令
精通人員。依時採取。辦驗眞至如法造辦。裝盛封記。
陸續差委的當人員。管送來京。毋得指此爲由因而

援害下人、違者治罪不饒、先該大監顧恒并三司等官會議、將進貢土物、蜜煎菓品、藤絲雕漆器皿、海味布疋、藥材銀箱酒器等項、椰子等物、計八十餘品、見今陸續委官、釆買進送外、臣惟臣子愛　君之心、何有限極、雖勞費天下、以備貢奉、亦不爲過、然臣子之事　君也、猶人君之事　天然、郊祀禮物有常品、不敢加以褻味、主於誠而已、臣子貢獻有常物、不敢加以珎異、主於敬而已。苟外此而欲加焉、則陷於諂瀆而導侈、非所以盡誠敬之實、臣子之心、豈忍爲之哉、

况自古聖王之御天下、所操者憂勤之心、所履者儉約之德、不惟無求於異物。縱有異物、亦不之用。伏願陛下以事　天存心、以先聖王爲法、念保業之艱難、思怠荒之可畏、勿恃太平、勿貴異物、脩勵勤儉、以化天下、將廣東土物、除今年陸續采進外、以後逓年、乞爲停止、則　洪恩沛於海表、至治協於帝舜、千萬年之太平、有隆無替矣、

邊方大體事疏　停止內臣進貢

臣職守藩服、以承宣　德意爲職、其有不便事體、不敢隱嘿、爲此具　奏啓　聞

計開

一該鎮守廣東珠池都知監左監丞黃福移文爲進貢事、照得使職採買到土產蜜煎禽鳥等物、裝盛封號完密、差冠帶住黃顯宗等賫　進、所據裝送船隻等件、合行移文廣東布政司、行屬番南二縣、措撥長行大河船九隻、裝送供應施行等因、到司、除依文應付外、臣切見去年以來、近而本處、遠而江浙、凡鎮守等官、俱各差人到於高廣等府、或潮州南澳地方、收

買禽鳥上　進、是蓋臣子敬奉之心也、然高廉二府近介安南、南澳地方、密邇番洋、往來交易、事易流傳、不可不慮、夫禽獸之物。產自遠方。羽毛雖異、百無可用。今相率就彼收買。臣恐外夷傳聞。必以爲　中國所好。非所以增光　聖德也。况南澳港泊界在閩廣之交、私番船隻、寒往暑來、官軍雖捕、未嘗斷絕、再若公行互市。後愈難禁。揆之大體。似有未便、伏乞　聖明軫念遠方、令無將今後各處禽鳥止令勿進、仍勑該部將廣東巡海副使員鈌、推選公能官前來、疾

早禁治，俾海港清切，邊民幸甚。

一、該錦衣衛帶俸所鎮撫梁德呈前事，有兄梁芳見在御用監太監，恩得有母在原籍廣州府新會縣。奏准令德往來供給侍養，及有物件自備，令德赴京進貢，奉勘合行，司本布政司，如遇每年赴京進貢，照例起關應付廩給站船，并裝載物件，係官船隻人夫車輛，一程程倒換。今照自備到會烏土宜等件，赴京進貢，該用船隻車輛人夫，并站船紅船廩給口糧脚力，備開具呈應付施行等因到司，查得先曾准

兵部食字一千二百四十六號勘合，為乞恩事，備行本司轉行所屬，如遇梁德每年赴京進貢，照例起關應付廩給站船，并裝載貢物船隻，車輛人夫等因。除係承應付外，臣切見進貢土物，自祖宗之時亦嘗有之，然皆在外鎮守及公差內臣，因見珍物美味，四方軍民皆得服食，而獨於禁庭反不得用，以故依時採辦上進。此為內侍孝愛之情也，至於弟侄人等，不過臣庶之家，而猶自備進貢，不惟朝廷尊嚴，不可褻瀆，亦恐彼此夤緣，別生利害，不可不謹。昔有唐之世，諸鎮進奉，其後幕僚亦有進奉，史傳書之，足為後世之鑑矣。邇者廣東守鎮等官已各進（此等何可開端，是則進貢者紛紛矣）貢，今又許近侍家屬自備進貢，臣恐軍民聞知，將以為法，令日異，非所以增揚盛治也。況開創事端，後便為例，萬一再有貴寵之臣，依此陳請，不從則有不均，從之益見分擾，揆之大體，似有未安。伏乞聖明俯恤輿情，合無將梁德自備土物，除今年已貢外，以後每年令且停罷，俾照舊往來供給侍養，庶公務私情，皆得便益。

因災修省

災異上陳疏

彭韶

項以災變下詔求言，臣于時公差在外，比回始得伏覩詔旨，驚惶無地。竊念臣職佐司刑，事乖明允，致此陰沴，厥咎為多。聖明不加罪譴，溥令修省汝正，以回天意，感激何勝。臣不敢越職泛言，如本部先問彭城伯張信、僧人宗鼎，俱以奏事不實擬罪，信還爵，鼎還俗，後信革去事任，鼎乃仍舊住持，二人犯同而法異，恐非大公之舉。又如近問犯人孫泰等，事連內使劉玉，還問外戚謀復親藩爵位，以此貪濁之人，蟠伏

宮禁幸而事露正宜治以重罪以振乾綱夫何止將張泰等付外問罪而劉玉乃留中發落恐非至正之道又本部問擬囚犯多發做工運灰以備緊急修繕近聞修浚河洪以行帝王之遊觀扮備館宇以待不時之行幸誠恐侈心或因以萌聲色玩好之縱將次第而生矣又本部遇有囚犯俱追收紙劄及贓罰等項以候各衙門公用雖不係經費錢糧亦皆軍民膏血若以供二氏雜色之需未免信其異說則怠心或因以起而凡修身正己之術濟時求治之事將不復

講矣如此而欲坐消災異以致昇平豈不難哉伏望皇上舉動政事之間一一以大公至正行之持之以儉涖之以明不移于近習不惑于異端則災變可消和氣可臻矣

論午朝事宜疏 午朝

內臣在上左右人所畏懼今兵馬倉儲細大之事盡付其手凡有章奏無不先允而後議該部承行不復審處是失政體也至有毆人致死者竟不詰問獄成復宥無所忌憚是失刑威也耗財妄費不惟不禁而又助之死者或給遐葬銀存者或許蓋祠討地第宅服食踰制聲勢移人伏望 陛下上法 祖宗乾綱獨斷褒良善而親忠直遠佞媚而斥奸縱威福必由已出則萬世之永圖也但一日萬幾安能勞心周溥願執其要以御之乞自今午朝無奏常事惟議急務如大陞除大災異緊急錢糧緊關工程囚犯之類令各衙門先期具奏事由 聖駕定日出御左順門侍班守衛一如午朝之儀該會議者各官就于御前公議如陞除大臣明言某官堪任某官不堪任內閣輔

臣同詳論可否議定輒行口奏取旨次日補本若該（與大臣面決可否古之明君）本衙門自行者亦就御前逐一陳說若事大難急而（苟然）議者聽各官博議于先候至朝時再議奏行仍乞溫顏俯詢曲折如此不惟世事日熟 聖明耳目而羣臣高下邪正亦自可見有事則行不分寒暑無事則止勿勞 聖駕既不廢午朝之故典又可率羣臣之興事則凡時政得失軍民利病自可以次第而弛張矣

論光祿寺錢糧疏 節省

監察御史彭程監收光祿寺錢糧近　疏論侈泰語
用下錦衣衛獄移文本部擬罪程為御史論諫乃其（不擬建言者之罪而又曰[illegible]）
（謗與言大臣之罪）職事但不能極言見今本寺錢糧消乏之由卻稱弊
端所起援引往年李孜省等事伏覩　聖懷傷念
先帝誠為有罪然原其心不過欲因事納忠而已仰
惟朝廷清明臣等于此際忝備卿佐每嘆為千載難
逢但恐四海之大日引月長民窮財盡又未嘗不惕
然深懼也且以光祿寺言之支費泛濫錢糧缺少凡
一應牲口油果等物悉皆賒買久無可還各色鋪行

往往逃竄及今若不撙節恐無以善其後乞令本寺
將每日支費之數不分公取私取備開上陳取自
聖心何者當削痛加裁省則群情震懾退無　言不
過歲時之間自可充積不匱矣臣等僭由獄所及
輒敢妄陳伏望　聖慈將彭程并光祿寺事從容處
置以悅人心天下臣民不勝幸甚

重惜官爵疏　[illegible]乞恩官職

文武之職雖殊而名器之重則一今軍官日衆俸支
不給設法救之猶恐無策豈可開濫授之門恣之轉
令盛乎比多有無功之人貲緣請託授以千百戶等
官甚至有乞恩承襲都指揮者不特武職文職亦有
之或以修城微勞而陞匠官或以傳奉睿華而遷良
醫又有中書考滿超陞三級者伏望　陛下重視名
器受惜廪祿勿謂小官為可與勿謂雜流為無害嚴
加杜絕痛與釐正庶幾少救其弊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八十一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李　雯舒章

陳子褒聖游 參閱

徐司空奏議

疏　　徐　恪

修政弭災疏 內刪一欵

一省織造以消災異臣聞有國家者多輕東南而重西北及意外之患往往起自東南如漢之劉濞唐之

龐勛元之方國珍輩是已仰惟　聖明天縱德政日新紀綱昭明萬無此理但去冬彗埽天津正當東南分野天其或者以東南民力之竭故出此異以示警歟謹按晉安帝隆安四年冬十二月戊寅有星孛于天津占曰災在吳越晉不知謹後果有變見在本書可詳究也竊惟災異之見天心仁愛所在惟先事修省以消弭之于未然則災乃爲福異乃爲祥爾今之南京幷蘇杭嘉湖等府卽古吳越之境租稅之出數倍于他州而綺紈錦繡之貢歲有常額上供六宮之用下充四夷之賞近又差內臣往彼織造乘輿服御所用無幾而工役科派所費不貲禁閣近侍勢位尊嚴府縣奉承惟恐或後一應財物非天降地涌皆民之膏血也若不早爲蘇息誠恐民不堪命怨讟由之而起禍福倚伏不可預測大禹惡衣文王卑服千載之下猶仰盛德　皇上臨御未久春秋鼎盛方當躬行節儉以身先天下奈何以服御之故遠遣內臣勞東南之赤子乎伏覩　皇上卽位首頒明詔特載蘇杭嘉湖等處織造內外人員卽便回京是以宣布之

日遠近聞之莫不懽忻鼓舞以爲　聖德之厚燭知民隱曾未三載復此差遣無乃執事者之過非　皇上之本意也但愚民無知罔測所自未免有爲惠不終之嘆此微臣所以不避斧鉞冒昧而言乞勑該部計議合無仰遵　明詔俯察下情仍將差去織造內臣取回餘剩絲料發與各府准作歲造支用仍令彼處巡撫巡按咨訪輿情凡可以輕徭薄稅息民養兵及防微杜漸之計悉聽舉行不作無益與民更始庶幾應天以實而災異可弭矣

一裁冗官以安小民。昔管仲相齊，官事不攝，孔子斥其不得爲儉。然則官事貴乎攝也。洪惟我朝法古建官，凡在外官司、府州縣等衙門，皆量地方廣狹，政務繁簡，命官分治，各有定額。當時政無不舉，令無不行，事妥民安，未嘗失誤。以臣觀之，今日地方人民，無異于曩時，則今日錢糧軍需，無加于舊額矣。何添設撫民、督糧、兵備、水利、理刑、提學、管屯、管礦、管河、勸農、捕盜等官，比舊加倍。且設官分職，皆爲民也。今以撫民爲名，其餘各官，獨不以撫民爲職乎。如湖廣所轄府

州一十八處，又有江山湖泊之險，襟帶于其間，所設布政司撫民參議，去歲已蒙裁革。今河南以區區八府州之民，既添設按察司管屯僉事兼管撫民，而布政司撫民乃用參政，其爲冗散，不言可知。又如管河原係參議，後改參政。近該前巡撫奏，又于辭符等七縣添設主簿，皆以修治沁河。按亦徐呂二洪爲職，今黃河北徙，與沁合流，由汴達徐，滔滔無阻，所設各官，似亦冗閒。又如布政司職掌錢糧，分守官自合催督，今既添官督糧，分守官所幹何事。按察司職掌刑名，

分巡官自合問刑。今既添官理刑，分巡官所幹何事。況一官之來，有一官之費，食有俸糧，居有廨宇，一分一毫，皆取給于民。額設馬夫皂隸之外，又有使用門子等項。且如參政一員，皂隸十名，每名必得三四十丁；馬夫十匹，每匹必得三丁。通前計之，不下四五百丁。俱于殷實得過之家僉充。其一應科差，不免累及貧難下戶出辦。以一官言之，似無大費，以司府州縣官統計之，其費何可勝言。故閭閻小民，貧者愈貧，而富者亦至于貧，未必不由于此。所以各處人民，一遇

災傷，流移塞路，雖曰無君子莫治野人，然官多民擾，古今通患。況修政立事，係于人，不係于官之崇卑。若肯盡心，則一人足以常兼數事；如或憚勞，則政日廢弛。雖多亦奚以爲。但各官建議之初，未之思爾。乞勑該部通查天下司府州縣，近年以來添設官員若干，合無從長斟酌，何者可以存留，原係參政副使遇缺改調，或待滿日，俱選參議僉事替代；何者可以革去，遇缺改調，或待滿日，不必銓註，就令各該分巡分守并本衙門官管理。其餘府州縣官，亦皆以此類推。如

有識事，聽巡撫巡按糾治，如此則官無濫設，民無騷擾，得古人一人常兼數事之遺意矣。

一清稅糧以復流移。竊惟有田則有租，古之制也。我朝定制，典賣田土，過割稅糧，隨即推收，不過割者，其田入官，著於律令，誠萬世不刊之典也。照得河南地方，嶺係平原沃野，亦多岡阜沙瘠，不堪耕種，所以民多苦窮，業無常主，或因水旱飢荒，及糧差繁併，或被勢要相侵，及錢債驅迫，不得已將起科腴田，減其價直，典賣與王府人員，併所在有力之家，又被機心巧計，捐立契書，不日退灘閒地，即日水坡荒地，否則不肯承買，間有過割，亦不依數推收，遺下稅糧，仍存本戶。（此因非多有之者，十損不計[illegible]也，無法[illegible]）雖苟目前一時之安，實貽子孫無窮之害。因循積習，其來久矣。故富者田連阡陌，坐享兼并之利，無公家絲粒之需；貧者雖無立錐之地，而稅額如故，未免縲絏追併之苦，尚與買主懷念，行循乞憐，直至無力自寄，迫挺所聊，方始挈家逃避，負累里甲，年年包賠，每遇催徵，控訴不已。地方民情，莫此為急。除通查過割外，緣此等民害，各處皆有，不獨河南，況弘治五年

造冊在邇，亦當預為處置，乞勑該部計議，合無通行天下司府州縣衛所及各　王府長史司，但有典賣民間地土者，各照原額稅糧，隨即推收過割。若係王府人員，及衛所別州縣軍民，悉照造冊事例，寄莊納糧。如仍倚勢恃頑，挾制有司，不於今次冊內明白過割，貽累包賠，向後事發，斷還原主耕種，惟復仍將賣過地土，依律入官，倘遇親王郡王并鎮國等將軍，亦曾置買民地，該年稅糧絲艸，有司難于催辦，亦宜查以汝府并田包占孳由縣民人蕭泰等地上事例，准作本府祿米，永為定規，庶使典賣稅糧，各有歸着，困窮里甲，不致虧累，雖流移失業之民，亦將謳歌思歸，不待委官招撫矣。

一免差遣以便官民。照得各處親王并郡王妃之喪，朝廷必遣內臣祭祀，所以隆親親之恩也。成化二十年，各省飢荒荐蒙　先帝深恤民隱，務從簡便，緣情定禮，免差內臣，止令各府內官致祭，宗室軍民，眾皆稱頌。近因周趙二府穎川溫僖等王妃病故，　皇上復申親親之意，遣內臣致祭，恩至渥矣。但國家宗支

日以繁衍喪祭之樂靡有虛歲若皆自內遣官誠恐
禁寄左右不勝往復跋涉之勞所過郡縣雖無他求
亦有不勝供億將迎之費況今各處地方俱有太監
鎮守比與　祖宗時不同似此差遣亦宜稍更乞勅
該部計議今後遇有親王并郡王妃故合無查照前
例仍令本府承奉等官致祭如　聖心尚以為歉或
于親王妃喪另遣鎮守太監行禮如此則恩禮兼隆
而官民兩便矣
一禁科擾以固邦本伏惟　祖宗舊制親王軍校被

革與郡王校尉俱于民間僉撥鎮國等將軍本該儀
從跟用先年亦有乞恩僉撥校尉者俱不過給使令
之役導引出入而已如有病故奏行勘合僉替並無
見面等銀科擾民皆樂從成化六年因襄城王奏將
各王府事故校尉俱令徑行本布政司轉行州縣僉
替免其奏請誠為簡便奈緣王府官員罔知體法乘
機射利不論年月遠近隱作老疾呈行又將書兩等
物鎖送該州縣官逸求支勘日用飲食悉累里中支
應及至僉解到府入見之初每名勒送見面銀一百
兩或一百二十兩少亦不下八十兩應役之後每年
常例月錢銀十二兩或十三兩少不下十兩其餘歲
時等項科擾名色又難數計雖殷實上戶不數年間
骨肉離散財產蕩然知其艱窘難以再遂所欲復立
退皮名色逼令出銀三十兩或四十兩否則痛加責
討必待順從而後已仍以為媒告擧僉替故州縣每
僉一名則合境遇得之家皆貼盤纏詞訟紛起大半
由斯比及審定則舉家男婦相聚號泣如謫遠戍推
原其情寔恐復言及訪郡王受封之後亦有入繼親

王及病故無後者前項校尉俱宜退還有司聽當別
差今被各長史司仍容跟用因循歲久未曾改正竊
惟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當此
凋敝之餘不思加意撫綏顧乃竭民之財而勿之恤
其傷固本甚矣若不早為處置誠恐脂膏有限發削
無窮年復一年愈難堪命雖曰親親之道在于因其
好惡然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實　帝王得民心之本
臣跡在疏遠事涉嫌疑非無禍患之慮直以地方責
任之重不忍斯民困于倒懸除河南所屬通行查禁

外、誠恐各處亦有此弊、故敢冒昧以陳、乞勅該部計議、令無通行各布政司着落各府長史司、今後校尉俱選二十歲以上壯丁、務當四十年之上、方准告替、如未及期、雖有疾病、不許准行、設果病故、務呈本布政司查僉、不許徑行州縣、及差人前去守催、因而賄屬官吏、扶同妄勘、仍指解纏爲名、科歛民財、津貼僉解之後、親管官旗、止令導引儀仗、隨王出入、再不許巧立見面等項名色、科取財物、若仍科害、先將應提人員、追問明白、贓物給主、擬置重犯、照例發邊遠充

軍、有司聽屬科歛者、雖不入己、仍照科罰事例、革職爲民、輔導等官、不行諫阻、一體參問、被害之人、即發寧家、原坐名役、求不僉補、其鎭國等將軍、各照原定儀從名數跟用、如有不敷、即行問刑衙門查擬抄輒比例乞換校尉、紊瀆　朝廷、中間若將已換校尉、仍前科擬者、盡行革去、止擬本等儀從跟用、仍查部王受封之後、若有入繼親王、并病故無後者、原擬校尉、悉發有司、聽當别差、再不許容隱跟用、如此則人知警懼、政不苛煩、民心自安、而邦本益固矣、

一中舊制以明贖刑、照得先該法司奏行內外問刑衙門、今後問擬徒罪囚犯、不分軍民舍餘、審無力例該的決者、俱依律決訖、所犯杖數、照徒年限、發遣做工炒鐵等項科擬、若審有力與官吏監生人等例難決之人、亦將杖數徒年、各另計筭運灰納米等項贖罪發落、除遵依外、竊詳原擬徒杖囚犯、審無力者決訖、所犯杖數、照徒年限、發遣做工等項科擬、允合律意、及有力運灰等項贖罪、係在京法司問刑則例、臣皆不敢妄議、惟在外囚犯納米一節、例該備賑濟、未

問增改之由、不能無疑、謹查舊例、官吏軍民人等、犯該徒杖罪名、審有力杖六十徒一年、贖米十五石、每徒一等、加米五石、至杖一百徒三年、贖米三十五石、犯該流杖罪名、比徒又重、贖米不過四十石、犯該監守自盜、常人盜、受財枉法、絞斬罪名、贖米不過五十石、輕重之間、各有等則、奉行已久、別無異議、今將犯該徒杖人犯、各另計數、固足以懲姦慝、但以杖一百徒三年、納米四十五石、比與絞斬准徒五年、納米五十石、少米不過五石、若比流罪准徒四年。納米四十

石。及多五石。附量律例。似乎輕重失倫。况各處連年
災傷。因足各項折納罪米加增數多。囚犯經年累月。
不得完納。致令久禁。倉廪無由充積。乞敕法司計議。
合無俯順民情。通行問刑衙門。今後問擬徒杖囚犯。
仍照舊例。不分軍民人等。但審有力與官吏監生人
等。犯該杖六十徒一年。納米十五石。杖七十徒一年
半。納米二十石。杖八十徒二年。納米二十五石。杖九
十徒二年半。納米三十石。杖一百徒三年。納米三十
五石。庶使罪囚不致久禁。倉粮易得儲蓄。

一嚴禁約以惠商民。竊惟生財本自有道。取民在于
有制。人君不患財用之不足。而患用財之不節。取
民之無制也。且以大江一帶言之。荆州有抽分廠。蕪
湖又有抽分廠。各該委官。每以增賦爲賢。今朝廷自行增稅而增使之宜在經于商之所以俞則也如一年納
一萬兩。明年則倍其數。又明年再倍其數。商人崎嶇
萬里。深入險阻。勞筋憊力。斫鋸板木。經年累月。守候
山水泛漲。以漸推移。到于水次。編成簰筏。飛冒風濤
不測之險。以求錙銖之利。曾未得食其力。而簰行數
千里之間。已二次抽之。仰事俯育。將何倚賴。怨聲載
路。朝廷何由知之。况洪武永樂年間。內建宮闕。外
展城郭。計其勞費。動以萬億。所設抽分。不過龍江等
七局。取之又輕。當時不聞其不足也。今兩京規模創
建已定。間有修理。工料不多。乃于龍江上流增置二
廠。杭州下流增置一廠。所易價銀。雖數倍于昔時。亦
未必盡爲經國之用。徒竭商之財力也。或者以爲
朝廷工作。不取之于商。則未免取之于民。與其取之
于民。不若取之于商。然商亦民也。所置簰筏多在下
江。貨賣道經龍江等局。必將依例抽之。肯輕縱乎。故

議者咸謂財者民之心。荆州等處不宜再增抽分。重
侵民利。傷其心也。然此等利權。猶啼 朝廷至于九
江安慶鎮江等府。未嘗奏奉勘合。乃亦私自勸抽。差錫運部尚有富處每
過簰筏到彼。卽令小艄快槳。攔截江中。必遂所欲而
後已。親王聞之。亦遣內外人員于河南汝州魯山等
處私創抽分。政出多門。爲害愈甚。揆之理體。尤非所
宜。嘗記成化十一年。臣以工科給事中蒙 先帝陞
擢湖廣布政司左參議。赴任日。有言及荆州抽分之
爲民害者。左布政使錢昕卽謂臣曰。此工科掌科之

失也。臣于是疚惟怩殊甚。若無所容。自後分守荊南
及因事過九江安慶蕪湖鎮江。每問商人怨懟不平
之詞。輒戚戚于懷。茲者誤蒙簡命。進秩內臺。深惟既
往之失不可復貽後悔。適汝州又申上府人員在于
魯山縣地方搶奪商民板木財物等情。除通行查究
外。事干地方民患。亦宜禁約。遂敢併言。乞勅該部計
議。合無通將荊州等處增置抽分各廠。再行參酌事
宜。量為革罷。撙節財力。不苟興工。則原設龍江等乃
抽分物料。日積月累。自足以充國用。如以臣言未至、

亦宜俯察下情。量減輕則。所取民財。少加愛惜。以待
緊急不時之需。勿為玩賞無益之費。仍將九江魯山
等處私立抽分之弊。嚴加禁革。以後但有乞恩奏討
抽分者。立案不行。如此則事體歸一。財用有節。衆天
下商民皆蒙惠矣。

議處鄖陽地方疏　鄖陽不宜設二司

臣於前題為建言地方事。行准戶部咨准禮部咨
該巡按陝西監察御史李興題開一流民貧苦未可
遽議。但久聚不散。或生他患。是滋蔓之勢不可不早
圖也。臣切見陝西漢中地方。皆倚終南而右巴荊。其
山之厚類七八百里。皆艸木蒙密。人跡罕至。姦寇盜
之淵藪也。東南接湖廣之襄鄖。河南之南陽。西南連
四川之夔州保寧。山多地僻。川險林深。中間仍多平
曠田地。可屋可佃。及產銀礦沙金。可淘可採。致之圖
志。乃漢高興王之地。人性猛悍。且連年豐收。逋逃多
往。以故寇賊竊發。每在此中。自國初迄今凡幾作矣。
釋今不圖。後患莫測。臣嘗推求其故。兵法有云強弩
末勢。不穿魯縞。今漢中居陝西之末勢。平時則政令

以遠不易及。有事則軍馬以遠卒難到。吾既有可乘
彼又有可恃。則其嘯聚。理亦宜然。至于南陽之在河
南。荊襄鄖陽之在湖廣。夔州保寧之在四川。皆末勢
之地也。所以羣盜前後倡亂不一。大者謀逆僭號。如
劉千斤石和尚至勞王師而後誅。小者叛亂。如野王
剛、巢端公。亦動官兵而後勦。其間費捐糧餉。屠戮生
靈。不知紀極。往年用事者。已嘗建白于鄖陽添設行
都司。及都御史提督撫治漢中夔襄等處。各添設撫
民兵備等官。論其員數不減三司。官愈繁而政愈紊。

卒未見有能散遣流民以安戢地方者何也蓋此之
設官雖多而政出不一一遇事則爾我推諉彼之末勢
如故而心合則一一倉卒則就成大患蓋一則專不一
則雜專則簡雜則繁簡專可以致雜矣未聞雜制專
簡可以御煩矣未聞煩御簡倒持太阿莫此為甚
臣嘗跋履山川備詢耆老反覆思之而有以見其
必然乞敕該部會官計議將陝西漢中河南南陽湖
廣荊襄鄖陽地方四川保寧之半及夔州一府割為
一省就于鄖陽添設布按二司照依貴州官不全設

將前撫民等官一切革去則添設之官適足以當革
去之數至于在彼都御史就令巡撫每年止是添差
一巡按御史爾事定之後將在彼流民可散遣者仍
令復還原籍應附籍者俱令編成里甲如此則其地
方之延袤實過山西官員之裁省累當貴州不惟可
以徵姦宄常據之勢抑亦可以為地方經久之圖若
以後仍有他處臣甘受妄言之罪或當道設疑沮撓
可容臣與之明辯然此實關地方安危人心向背非
尋常細故也故臣敢不避煩瀆而懇懇言之伏惟

聖明留意乞內閣坐其該通政使司官奏奉　聖旨
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竊念臣嘗歷任湖廣布政司
參議河南布政司參政布政今又謬蒙　聖恩臨此
委寄其荊襄鄖陽南陽地方俱在所轄民情土俗頗
知一二若割南陽及漢中保寧夔州荊州襄陽鄖陽
七府州縣添設鄖陽布按二司臣雖至愚亦知其有
五不可者荊襄流民自往年驅逐之後連聚復衆上
廑　先帝軫念命本院左副都御史原傑往彼安集
原傑仰承德意親率湖廣河南陝西都布按三司掌

印巡守等官登山涉水往來踰年相度地勢設立鄖
陽等府州縣張官置吏招諭流民籍其丁口編成里
社使就約束如鳥之在籠獸之在柙雖欲放逸有不
可得尚慮反側靡常添設行都司衛所官軍分布要
害以鎮壓其邪心又以巡按御史吳道宏熟知地方
事情保留撫治其老成謀國之計周矣後蒙　朝廷
復用太監韋貴之薦以吳道宏為大理寺右少卿提（鄖陽開設軍府而軍）
督撫治蓋特恩也及吳道宏以憂去始用都御史繼（重兵敉盜厥易兵既多盼曠地土何不募軍當田）
之十餘年來流離之民俱為土著生有產業亦有墳（况然成一重鎮耶不能無望于今之撫臣者）

褻男婚女配各遂所願安土重遷絕無他慕即今撫
民等官俱在閒散故閭閻小民有天上仙人地下撫
民之嘲由此觀之其不可設一也若依所言一如貴
州官不全設撫民官員足當其數其經歷司照磨所
理問所司獄司官吏亦不可缺衙門公解倉庫牢獄
必須創建所費不貲錢物或可仰給他處其土木工
程未免勞役彼民向因設立鄖陽一府民間謠曰立（前宜設自設并計狀地勢遠）
了鄖陽害了襄陽蓋指一府之民供二府之官民之（閒劉袁立鄖亦未為失也）
嗟怨一至于此今又添設布按二司并首領官吏供

役浩繁民或不堪因而激成他變亦未可知況上至
兩京戶刑二部及都察院亦須增置鄖陽司道內外
紛更何補于治其不可設二也假使立成一省大于
山西數倍不過損彼益此地不改闢民不改聚其于
一統輿圖有何裨益徒使錢糧軍馬爲之紛更戶口
版籍爲之變亂非若貴州爲雲南門戶貴州不設則
雲南不通一舉兩得者可同日而語其不可設三也
且如南陽北距汴梁不過五百餘里河南都布按三
司足以控制雖無提督撫治臣亦可保其無虞其灌

中係寧夔州臣雖未曾親歷然以輿論度之鄖陽西
距漢中約有六七百里夔州係寧又在漢中之西南
約有五六百里荆州非距鄖陽亦九百餘里若以五
百里之南陽爲河南之末勢則保夔漢中荆州之于
鄖陽又爲末勢之末勢者飢荒所在盜賊竊發雖通
都大邑亦難保其必無況于偏方惟在立法防禦而
已如野王剛之稔惡乃彼守土官因循縱弛之故本
于別省無干今懲其失遂謂各府爲末勢欲盡分割
立省眞失火之家三日不食之計也矧今天下如汀

州之在福建贛州之在江西處州之在浙江潮州之
在廣東亦皆常有寇盜倘遇好事者亦比例爲言則
紛更之弊何時得已其不可設四也至于鄖陽僻在
萬山粮餉之需皆仰給于別郡陸路則崗嶺崎嶇水
路則灘石艱險今輸輓之民旣以勞費疲敝撫民等
官又以閒散被嘲若更增置藩臬分理庶務則閒散
益衆勞費愈繁雖曰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
君子然設官爲民非以厲民若以閒散之官而役疲
敝之民遠冒江山不測之險轉輓粒粒艱辛之粟以

復養之適所以厲之爾，於民何益。其不可設五也。昔
宋神宗因輔臣之言，創制置三司條例等司，司馬光
皆力言其不便，以其紛更無益，故爾夫豈好為沮撓
哉。臣之所論亦不過此，又與河南布按二司官參攷
得失，皆謂鄖陽僻小，不宜立省，故敢備述見聞，披露
心腹，以陳伏望
聖明以地方民情為念，乞勅該部
從長計議，合無欽遵舊制，將南陽等七府仍隸各布
政司，其鄖陽布按二司，不必設立。如有新聚流民，督
令撫民等官，分投查勘，應附籍者，編入州縣里社，可

發遣者，着還原籍復業。以後盜賊生發，所在守備撫
民，并行都司衛所府州縣掌印巡捕等官，不行用心
督捕，縱令作耗，如野王剛者，悉照江西事例降調邊
方敘用。如此則人知警懼，事不紛更，民力自舒，而地
方可保無虞矣。

寬民力以修馬政疏　河南馬政

論馬政者多矣，此專論河南事，故存之以備考

臣聞兵政莫急于馬，然養馬者民，故欲修馬政，必先
寬民力，則民得安生，而馬亦蕃息矣。苟不恤民之憊，
而惟馬之求，臣恐二者俱失，非計之得也。謹按河南
開封衛輝彰德三府，自正統十一年始寄養馬，各年
起俵備用印記搭配買補賠償，俱與北直隸山東無
異。但直隸論糧養馬，每一丁養兒馬一匹，三丁養騍
馬一匹，就免應納稅糧之半。又有艸場供其飼秣。河
南論丁養馬，雖五丁養兒馬一匹，七丁養騍馬一匹，
而糧差不減。止是陳州項城縣，各有艸塲，其餘州縣
俱無牧養之地。加以宗支繁衍，府第衆多，但有餘地，
卽被奏討，合用廚役校尉禮生樂舞生齋郎等役，雖
養馬之家，不免僉充，役占數多，丁力日耗。比之直德

人民，輕重不同。山東府州縣養馬，雖亦論丁，然與黃
河隔遠，無墊溺之災，分封親王，不過魯德二府，而德
府祿米，又係江南郡縣兼納，而河南開封所屬，迫近
黃河，如蘭陽縣城，一夕墊溺，遂成巨浸，衛輝之獲嘉
新鄉二縣，南臨沁水，非枕衛河，胙城縣沙鹻盈望，生
理蕭然，輝縣與彰德之安陽湯陰二縣，西連太行，土
薄石厚，磁州東有滏河，積沙成泉，臨漳縣南有漳河
泛濫不常，築堤防患，在在有之，合用人夫動以萬計，
雖養馬之家不免借倩，至于王府供億，尤為浩繁，皆

本省出，又無江南郡縣之助，比之山東人民，殆逈不同，所宜深恤民隱，量分等則，乃與北直隸山東通例筭駒，況孳牧種馬，一有倒失，隨即買補，相因無窮，孳生馬駒，今年印記，明年搭配，又明年筭駒，相繼不絕，筭駒之中，有定駒而未成者，有顯駒而墮胎者，總為虧欠，俱在賠償，官吏畏責，未免追併，小民賣田產，鬻男女，以充其數，苦不可言，且買補之例，本為防奸立法，然倒失之中，有老病而自死者，虧欠之數，亦有墮胎而未成者，事非得已，情或可容，論者拘于舊例，皆

謂馬政宜然，不思寬民之力，則民得安生，而馬亦蕃息，尤馬政之善者，臣嘗伏覩成化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恩詔，明載各處孳生種馬，三年收用一駒，永為定例，中外臣民，罔不胥慶，曾未幾何，又以臣僚建言，仍復二年一駒之例，有孤　先帝子惠困窮之心，甚可惜也，矧今河南旱澇之餘，瘡痍未復，所在荒涼，又非別省富庶之比，若不因時變通，預為休息，誠恐民不堪命，愈益流移，其于馬政，不無有虧，伏望　聖明軫念河南不係原坐養馬地方，特勅該部計議，合無將開封等府州縣原寄養孳牧馬匹，俱以弘治四年見在之數，定為原額，仍照先奉詔書，三年一駒，永為定例，每年該俵備用馬匹，比之北直隸山東，亦乞量為寬減，照依南直隸事例，每匹折納價銀拾兩，若種馬年至一十五歲以上，因病倒死，即申太僕寺分管寺丞，驗實變易價銀入官，于在群兒馬騍駒內給與領養，免其賠補，其虧欠馬駒，若係墮胎而未成者，亦行本寺分管官勘明，每匹量追銀二兩或三兩，傾成大錠，轉解本寺，收候買馬，以備緩急調用，庶幾與北

直隸山東輕重相得，勞逸相停，民力稍寬，而馬政亦無不舉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八十二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徐孚遠闇公 李雯舒章 選輯

陳子廖 叅校

徐司空巡撫河南奏議

疏 徐恪

地方五事疏

徐公一之五

一興水利以備旱荒。臣聞歲事無常稔旱荒居多。荒政非一端。水利為急。先王疆理井田溝洫之制。遍及中國。雖有旱溢。不能為患。其利博矣。下至戰國。魏用史起鑿漳河。秦用鄭國引涇水。亦皆富國強兵。卓有成效。此宋儒朱熹水利之說。胡瑗水利之教。所由起也。竊照河南郡縣。自去秋八月不雨。至于今夏閏五月。赤地相望。流移載道。和氣乖隔。禱祈罔應。所謂旱荒無大于此。伏念天意所在。固非人力可回。而水利之興。乃吾人所能致力者。然與其徒悔于已往。不若預圖于方來。訪得河南府有伊洛二渠。彰德府有高平萬金二渠。懷慶府有廣濟渠方口堰。許州有棗祇

河渠。南陽府有召公等渠。汝寧府有桃坡等堰。自此之外。故渠廢堰。在在有之。浚治之功。灌溉之利。故老相傳。舊志所載。不可誣也。但歲久堙蕪。難于疏導。間有談者。率多視為迂闊。臣嘗以為當此大旱時月。若得一處之水。可濟數頃之田。不致袖手待斃。如是之無策也。豈可憚其難而不為乎。比雖行令分守分巡官提督修舉。然自責彼歸。未免顧此失彼。況中間經行去處。多被王府屯營侵塞。及勢要之家。占作碾磨。非專委任而止付之守巡。更代不一。臣恐難以責成也。看得河南布政司撫民右參政朱瑄。素有才謀。不避艱險。委之專理其事。臣愚竊以為可。合無請勅朱瑄不妨撫民。親詣前項渠堰。再行相度。尋古之迹。酌今之宜。量起得利。並附近居民。次第興舉。原置閘處。仍舊置立。以時啟閉。各道缺官。不許輒委分守。俾得從容往來。展盡心力。期以三年。必能就緒。仍將得利之家地土頃畝。逐一勘明。籍記在官。遇旱則官為斟酌。驗畝分水。以杜紛爭。其豪強軍民。敢有仍前截水。安置碾磨。占作稻田者。依律究問。枷號示眾。以後堙

塞就二得利而民併工開濬有潰決處亦就培築隄防務圖經久如此雖不泥于井田溝洫之制將足遠近聞風爭求客利而旱荒不足憂矣。

一均祿俸以節糧儲切照河南所屬府州縣地畝稅糧實徵額數無甚增于國初各府郡王并將軍中尉郡主等儀賓食祿之家乃十倍于國初以其所入供其所支已不相當况稅糧之起運京邊等處者俱係已逃人戶輸納王府存留本處者多貧難人戶或逃亡遺下之數雖嚴督追併卒難完足而水旱災傷十常六七所謂倉卒多空虛以故郡王將軍祿米不能當年全支往往（如嘉靖者多）先期預貸取給目前遂致日用不敷一飢　朝廷爲念親親之意臣自受命以來是慮是圖竊念人之生財不在官則在民在民者決不可法外加增在官者豈可不于數中裒益今查得郡王將軍祿米本色折色中半兼支如郡主儀賓與輔國將軍祿米俱八百石今支本色五百石比之輔國將軍反多一百石郡主儀賓與奉國將軍祿米俱六百石今支本色四百石比之奉國將軍亦多一百石且

儀賓之選多是富室子弟囊有餘財廩有餘粟經營貿易生計百端作賓王家榮幸已極豈圖厚利以附益之况葭莩之親比與天潢之派不同實支祿米不宜過多乞勑該部計議合無通行河南等布政司將各郡主縣主郡君縣君鄉君該得一半祿米比照郡王將軍事例本色折色俱中半兼支儀賓該得一半祿米比之郡主縣主郡君縣君鄉君各減一等本色四分折色六分惟復不須減等一體中半無支庶使疎不踰戚廩亦有儲而各府歲計不敷之數亦可少補矣、

一處拋荒以蘇民困據河南布政司呈開封府河南懷慶等府拋荒地畝數萬餘頃該糧數萬餘石蓋因連歲災傷人民離散外衛軍民畏懼糧差不肯盡數承佃以致田地拋荒糧額如故及照彰德府涉縣補額地一千二百九十餘頃該糧一萬六千七百六十餘石衛輝府輝縣全亭沙岡等十五社石沙壅壓地七百五十餘頃該糧六千八百五十餘石俱不堪耕種又有永城縣新增地二百九十一頃該糧九百

六十石三斗，先前踏勘之時，被人多報四十八項，至今挨無下落，此等地糧，未免負累見在里甲賠補，年復一年，民力愈困，稅糧之人，原額漸虧，乞行查照事例，將前項拋荒等項地土稅糧具奏減免等因，備呈到臣，竊惟古者因田制賦，今衛離沙壅之地，種植不生，而稅額如故，是有賦而無田矣，古者因民授田，今逃移拋荒觸處皆有，雖照原擬，輕則召人承佃，多懷疑懼，不肯蓋從，官不得已，乃攤稅于一里之民，分耕代出，貧累愈之，相率以逃，茲又一切洒派，通攤一州

一縣之民，戶口減耗，歲計愈虧，是有田而無民矣，臣聞中人一家之產，僅足以供一戶之稅，遇有水旱疾癘，不免舉貸逋欠，況使代他人賠出乎，夫使一家代出一戶之稅，有識者尚以為憂，今又責令倍出三戶四戶，甚至有六七戶者，民何以堪，若不早為之慮，誠恐數十年後逃者遺數日增，存者攤數日積，非但民不可以為生，而官亦不可以為政矣，該司所呈，不為無見，查得景泰年間以來，府州縣續報起科稅糧，比之國初，已增一十二萬石，其水衝沙壅拋荒之數，節奉恩詔，許令踏勘開豁及蠲免，所司執礙，未遑舉行，有孤　列聖子惠困窮之心，甚可惜也，夫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使民失其恒產，至于飢困流離，恐非朝廷培固國本之初意也，乞勅該部計議，合無行令布按二司，分巡分守等官，親詣前項州縣，將所呈拋荒等項地土，從公踏勘明白，各照見行事例，有人承種者，每秋糧米一石，折銀二錢五分，草一束，折銀二分，夏稅小麥，雖未定擬，然比之米價頗輕，每石量減銀五分，無人承種者，不分夏秋，每石各減銀一錢，待

業主回還，照舊仍納，其稍離沙壅堪耕種者，每夏麥一石二斗，秋糧米一石，各准闊綿布一疋，俱存留本府收貯，以備衛所儀衛司官軍校匠人等俸糧支用，若民果散亡，產無下落，及水衝沙壅，不堪耕種者，亦乞查照節奉恩例，量為除免，臣之所言，似于國計少損，然以續報起科稅糧，通計乘除，實亦無損于國初原額，且使疲憊之民，得免攤稅之患，安居樂業，生聚日繁，逃者聞風，亦將謳歌思歸，而國本益以固矣，

一、清投餘以靖地方，竊見先年趙王之國之時，原有

隨侍校尉俱在彰德府安陽等縣置買田產已成家業役蒙裁革止將校尉正身調取錦衣衛遣下戶丁尚多仍彼居住既不管束于本府又不寄籍于有司兩相影射脫免差徭習成山野罔知法律或竄藪各處逃民及犯法亡命之徒或仍假校尉名目欺騙良民搶奪財物強占地土少不如意輒以人命誣賴事發到官無憑提問及至責令地方火甲挨拏急則拒捕緩則脫逃卷難杜絕有傷理體節該伏覩大明律內一款凡軍民驛竈醫卜工樂諸色人戶並以籍為

定若詐稱各衛軍人不當軍民差役者杖一百發邊遠充軍欽此欽遵仰惟　祖宗立法初意版籍所以別戶口律令所以齊人心差徭稅糧咸有定額上下定分姦偽不生今前項校餘版籍不載律令不加之任自由譬如馬無羈勒豈易控御非特趙府為然其餘王府遺下改調戶丁恐亦有此乞敕該部通查各處王府改調護衛等衙門軍校人等遺下戶丁如有似前兩無稽貫其脫免差役者果係在營無丁起解補役其在營有丁與多餘之數盡發所在有司寄籍當差貼裝聽繼如有仍前脫免不當軍民差役者比依前律問發邊遠充軍永為定例庶幾人有定志而姦弊無所容矣

一省餽送以全使節伏惟　祖宗以來凡冊封親王郡王必遣廷臣為使持節將命及其有喪復遣廷臣掌行典禮皆所以篤親親之仁也使臣至其國王必盛設晏享厚其餽送蓋尊　君命重王臣亦禮之宜然者但祭廩盈縮各府不同其豐盈而有餘者餽送銀段等物不勞自集其歉縮而不足者則必數月經

營或減直賣祿或倍息稱貸苦心焦思始克具辦以成享禮送致祭廩日虛歲用常乏逋負增積益難為繼　英宗皇帝軫念及斯嚴立禁例雖有餽送不許接受然奉使之臣人品懸絕固有剛方清介卻而不受者亦有不拘繩檢以為分所當然受而不辭者甚則執贄私覿務求滿意如或未饜又復執贄干謁郡王其富而好禮者則延以酒席贈以綵段否則辭之以疾拒而弗容實由覬覦使然非吝嗇也昔韓起聘于鄭求一環焉子產弗與其言曰君子非無賄之

難而無令名之患。及其買諸商人。子產又以為不可。曰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起辭之。夫韓起列國之大夫也。私買玉環。子產猶以為不可。而況天朝之使。豈可違例公受餽送乎。餽送且不可受。而挑詐以干謁之。又可乎哉。臣愚竊以辭受取與。士之大節。于此一虧。他美莫贖。欲預保全。須申戒飭。且國體所關。不可不慎。乞勑該部計議。合無查照前項事例再行禁約。庶使奉使之臣。得以永終令名。而王國之費。亦可少省矣。

定訏謨以袪河患疏　袪河患

竊惟天下之事。有不可緩之勢。有不可不恤之情。大要在于保全國計。慰安人心而已。而慰安人心。又為保全國計之本。夫黃河之水。萬里而來。奔激走徙。古今不常。天下之害。莫加焉。國家財賦。倚重東南。去海道之艱危。卽會通之平穩。天下之利。莫加焉。惟濟寧臨清一帶。水源短少。易得枯涸。往往置閘築堤。積水行舟。今河決而北。直趨張秋。又決而東。長奔入海。將使運道中絕。東南財賦。恐難遽達京師。今日疏濬挽

塞之功。誠不可少。所謂有不可緩之勢者此也。然河南地方三四年間。天鳴地震。星隕冬雷。警災迭示。人心危疑。加以飢饉薦臻。死徙殆半。賦役頻繁。貸糶輸納。仰事俯育。皆無所望。故復業之民。旋復逃走。恒產之家。亦少固志。于斯之時。可靜而不可動。可養而不可用。所謂有不可不恤之情者此也。夫勢不可緩。而情在所當恤。茲欲兩全而無害。處之必有道焉。謹按地志。黃河舊在汴城北四十里。東經虞城縣。下達山東濟寧州。洪武二十四年。決原武縣黑洋山。東經汴

城北五里。又南至項城縣入淮。而故道遂淤。正統十三年。決于張秋之沙灣。東流入海。又決滎澤縣。東經汴城。歷睢陽。自亳入淮。景泰七年。始塞沙灣之缺。而張秋運道復完。以後河勢南趨。而汴城北之新河又淤。弘治二年以來。漸徙而北。又決金龍口等處。如于黃陵岡之決也直趨張秋。橫衝會通河。長奔入海。而汴城南之新河又淤。百餘年間。遷徙數四。千里之內。散逸瀰漫。似非人力所能支持。乃者上厪　聖衷。軫念運道之阻艱。生民之魚鼈。特勑本院右副都御史劉大夏前來修理。功

雖畧施力猶未竟不息伏流潰溢遂爾中止或者以
黃陵岡之塞口不合張秋之護堤復壞遂謂河不可
治運道不可復至有為海運之說者臣嘗歷考史傳
黃河之患古今有之而惟漢瓠子之決其患尤甚其
功尤難二十餘年不塞之不効當時貴臣田蚡又以封
邑之私假為不可塞之說厥後武帝躬勞萬乘臨決
河沉璧馬瀆神祇又令將軍以下負薪卒塞決築
宣防河在武帝時不過為數郡之害雖不塞可也而
武帝必塞之若夫今日之害關係運道之通塞尤事

之不可已者烏可以一噎而廢食哉耳黃陵岡口不
可塞者非終不可塞也顧以修築堤防之功多疏濬
分殺之功少河身淺隘水無所容故其湍悍之勢不
可遏囘丑議者以滎澤縣孫家渡口舊河東經朱仙
鎮下至項城縣南頓猶有涓涓之流計其淤淺之處
僅二百餘里必須多役人夫疏濬深廣使之由泗入
淮以殺上流之勢又以黃陵岡賈魯舊河南經曹縣
梁進口下通歸德州丁家道口足以分殺水勢若能
成功今勘梁進口以南則滔滔無阻以北則淤澱將

平計其工力之施併八十餘里今春雖嘗用工未得
竟力必須再役人夫疏濬深廣使之由徐入淮以殺
下流之勢水勢既殺則決口可塞運道可完但既疏
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淤既塞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決
論事者必從而訾其後故任事之臣未免畏及首尾
而不敢竟其策也以今觀之百年運道穩于履陸一
夫之牽挽過于六龐之驅馳一旦阻絕則舍逸就勞
出易入難民力必有大不堪者計其所費比之今日
之修河又不知其幾萬倍也況成大事者不惜小費

就近圖者不計近功要之不可不先恤民也昔勝國
時東南財賦俱由海運其于河道無甚相關及賈魯
建治河之策內降中統鈔一百八十四萬五千六百
三十六錠凡庸工物料衣糧醫藥賑濟之需皆賴以
給故得無匱乏之費而河患以平今國家漕運既由
張秋比之勝國尤為重要與此大役其得已乎但合
用樁草鐵石船埽等料并傭工口糧動以萬億所在
倉庫既多空虛內帑錢糧又難輕動如此大費將何
取給若不早為之處誠恐又似今年徒勞無益臣于

去冬十二月嘗以治河三法缺一不可工料日備皆
當預備又以水勢不殺則塞決難成塞決雖成則運
道有阻欲照景泰年間張秋塞決事例借撥九江等
處鈔關荊州等處抽分料銀各數萬兩運發劉大夏
收用瀝懇具陳不爲無據寥寥數月未嘗議行今自
五月以來水溢泛濫決口日深運道日阻所幸水勢
趨南十有七八萬一盡從而北計將安施雖已側聞
廷議未悉其詳臣竊北顧心竊憂之雖在疏遠不敢
自外所有愚見合再備陳伏望 皇上斷自宸衷恭

以國是檢臣前奏早賜裁處如以迂遠不切時宜更
乞深念國計俯恤民艱但係應起人夫今年稅糧不
分河南山東直隸每名量免二石以充口糧之需小
民聞知必將感念 聖德歌詠載途而趨事赴工無
難色矣且役夫十萬日費浩繁所免稅糧不過二十
萬石幸而成功實乃萬世之利以今日天下之大國
計之重何惜此二十萬之稅不一慰人心哉仍乞再
敕劉大夏專理其事合用錢糧悉聽計處戶工二部
力與贊襄俾凡樁草等料得預爲計臣雖庸劣亦當

仰體 聖意少竭心思待今八月以後秋水消落再
行相度利害斟酌緩急與劉大夏議處起倩人夫各
從近便如孫家渡口至南頓河道俱起倩河南開封
等處人夫黃陵岡至梁進口河道俱起倩山東兗州
府人夫各分工疏濬比之舊河務加深廣使能容受
所謂樁草等料尤宜多備如黃陵岡塞口人夫于開
封大名二府相兼起倩張秋塞口人夫于東昌等處
起倩各刻期興工併力築塞官吏軍民中有負智能
善捍塞者悉聽取用俾罄巧思並詢群策用工人夫

加意撫恤不亟不徐勿傷其力遇有疾病撥醫調治
人心歡悅則用工必力毋計日月必求成功小有僨
敗毋輒沮挫誠以今日治河國家大計事至難處功
至難成其可易而視之哉伏乞 皇上再敕在廷群
臣議處而行必求萬全又檢古禮水旱癘疫禜于山
川之神今大河之神著在祀典既享南郊炳靈兩瀆
患久未平亦宜祭告伏望 皇上齋明以格天心靜
一以契地道仍敕翰林儒臣撰告文一通內降香帛
專遣大臣前來致祭如漢武帝沈璧馬故事庶幾神

人協栢而成功可必矣

覈屯田以祿宗室疏　覈屯田

此時有弊當釐但非强力擔任不能[illegible]

窮惟田以出賦，而欺隱者法不可容；祿以親親，而有田者租亦可抵。是故漢有數田之詔，唐有祿田之制。而况弊生于先年之因循，食之于今日之支用，苟無善處之術，何以增國稅而厚親親哉。伏覩皇明祖訓，親王郡王將軍中尉皆有常祿，無給賜莊田之制。其護衛屯田與各衛所屯田事體相同，亦所以廣儲蓄，資轉輸，足兵食之計，非為藩國之私。比年以來，宗室

日繁，供億日多，而田賦有限，支用歲增，故戶兵二部以軍餉為慮，相繼奏陳，要將衛所及親王改調護衛屯田清查還官，正欲核實遺漏，以補不足。今河南彰德等衛所被人盜賣侵占屯田，俱已清查明白，撥給旗軍舍餘種納，維原設安吉寧國二衛，河南等三護衛于永樂年間改調別處，遺下屯田俱無撥給卷冊可查。今周府并原武遂平胙城永寧汝陽鎮平各王所奏，則稱護衛屯田，先以撥給附近軍民領眾納糧；封丘王所奏，則稱本府莊田，卻是護衛屯田。以臣觀之，各郡王皆出周府，當其分封之初，祿米定于朝廷，而莊田之名猶未有也。周王悉何給授，而能分與各府若是其多，其為占隱屯地無疑。封丘王所奏頗以首實，但歷年已久，傳及子孫，享有歲收，似乎世業。一聞清查，如失問布節，前卷查又無一字憑據，及至乞恩分豁，卻又彼此矛盾。况王府祿米，官軍月糧，俱在存留稅糧，及屯田子粒內支用，若不隨宜處置，未免積弊難革，歲用難繼。查得徽府莊田，包占魯山縣民人土地，該納稅糧，准作本府祿米。今照各府占種

屯田與徽府前項莊田事體相同，若以輕則起科，准算祿米，揆諸人情，似亦頗便。乞勅該部計議，合無仍行各處按察司管屯僉事，督同長史等官，將各王府占種屯田從實踏勘明白，仍令照舊管業，每畝三升起科，俱照徽府莊田事例，准作本府祿米正數。若有多餘，分給本府鎮國等將軍中尉郡主等儀賓；除下歲派存留糧，却備官軍支用。勘有不實，罪坐各官。若徽有增益，仍照該部原擬量加陞擢。如此則王府不失所有，而無分授之請；國賦又得加增，而無不足之

愛、朝廷予褒賞之典、親親之恩、又兩得而無遺矣、

專將守以靖地方疏　專將守

臣聞將必知兵、兵必知將、古今之通論也。蓋兵將相知、則緩急可以調發、而無失机債事之患。使或將在此而兵在彼、則情志乖違、不相知矣。平居無事、猶之可也、有警之際、變化倏忽、而欲循常以遙制之、失机誤事、勢所必然。洪惟我朝邊防最悉、凡有要害、皆設衛所守禦、尙慮緩急失宜、復命大將以統御之。如靖虜平蠻等將軍是也。宜府大同遼東榆林等處總兵

官亦皆各守信地、平居則操練軍馬、有警則相机策應、廟筭神謨、所以慮患者至矣。謹按河廣一省、地方廣遠、鎮遠等衛、接連廣西、彬州宜章等千戶所、接連廣東、施州等衛、接連四川、俱係要害等處、往因邊備少缺、蠻夷乘虛入寇、衛所官軍、各自爲保、遂被破壁闖城、阻塞要衝、動勞王師征勦、數年始克平定。用是專設總兵官、掛平蠻將軍印、在于常德府住劄、欲其往來撫恤士卒、操練軍馬、遇警節應、以靖地方。非有重務應與鎮巡等官會議、不輕到湖廣城內（此係內）故事俱在可覆按也（何須特設鎮臣）。自成化十九年、前總兵官王信始用布政司官銀買宅、專在湖廣城內住劄、繼其後者、亦祖信計、住劄湖廣、相距各境要害、近者一千五百餘里、遠者二千五六百里、間遇賊情緊急、飛報不及、衛所出軍截殺、或以衆寡不敵、或以常變無權、多致失誤。如近日永州彬州賊是也。况今貴州廣西蠻夷猖獗、正係命將出師之秋、接境去處、亦當戒嚴、而總兵官仍在湖廣城內住劄、臣愚以爲不便者。昔趙充國以漢廷元老將兵擊先零羌、猶曰兵難隃度、其不輕率

如此、今之總兵多係勳胄、雖軍旅之學、得于家傳、然其料敵制勝之謀、恐亦未能盡踰充國也。乃擇便利以居、欲于數千里之遠遙制衛所机宜、甚可慮也。臣嘗歷任湖廣布政司參議九年、頗識其故、今日之事不敢隱默、伏願　聖明察先年建置之由、鑒近日遙制之失、將勅該部計議、合無仍令總兵官專在常德府駐劄、往來前項地方、撫恤士卒、操練軍馬、務使士識將意、將識士情、據險守要、常若對敵、脫有緩急、隨宜調度、必若臂之使指、無不如意矣。

一節起運以充歲支疏　節起運

臣聞截長補短，雖巧匠亦多苦心。量入爲出，在乎時固所當講。竊見河南一省，親王郡王并鎮國等將軍郡縣主等儀賓三司，并府州縣衛所長史司等衙門官吏師生旗軍校匠人等廩米俸糧，以一年歲支計之，共八十五萬四千八百九十石。所屬府州縣額徵夏稅六十一萬八千六百四十五石。秋糧一百七十六萬八千六百一十五石。以一年歲收計之。共二百三十八萬七千二百六十石。今起運稅糧一百六十

二萬一千九百七十九石。存留之數，不過七十六萬五千二百八十一石。比之歲支，已是虧少。成化七年，陝西黃河套用兵，暫將河南存留倉糧，改運榆林，成化十九年，北虜犯邊，又將京倉黑荳，改運邊倉，是皆一時權宜，非定例也。因循歲久，未嘗復舊，其存留數內，又多逃移拋荒，蒙恩蠲免，雖嘗勸募開耕，未肯盡從名額，間有實多虛數，加以水旱災傷，年年減免，蠲有也僅不敷一歲之用，且如弘治元年存留有徵，不過四十二萬六千八石，弘治二年存留有徵，不過四十六萬六千五百八十六石，弘治三年存留有徵，不過四十二萬三千四百六十一石，以三年歲支計之通少八十二萬八千九百七十五石，其弘治四年，及成化二十三年以前者，又不在數，是以王府并衛所官軍校匠俸糧，經年缺欠，告急求哀，匪朝伊夕，固當設法補支，尚欠數十餘萬，查得天順七年夏秋稅糧起運一百五萬四千四百五十石，存留一百三十萬九千六百九十七石。歲支之外，尚存七十餘萬，是以官廩常充。民生樂業。雖有水旱。亦不爲患。比年以來

起運歲增，存留歲減，上下焦熬，而公私日以困矣。且先年分封，止是周唐伊趙鄭五府，今則又增崇徽二府矣。先年祿米，不過七萬一千六百三石，今則增至二十五萬五千八百七十五石矣。先年兌軍，不過十萬石，以後增至一十五萬石，今有增至二十七萬石矣。地不加闢，民不加多。賦不加益，而宗支日蕃，供億日衆。起運存留，不復舊規，而欲歲計之足，倉廩之盈民生之遂，軍伍之充，其亦難矣。竊惟汴洛自古都會之所，其地四通八達。表裏山河。內可拱護兩京。外可

控制列郡比之三邊尤為重要然居天下之中有事則首當調發所宜重農積粟養兵蓄銳以備不虞比因承平歲久遂若無事凡閭閻疾苦腹心利害多未之思是以起運稅糧比之先年增多五十六萬七千五百二十九石今土地所產不過禾麻菽麥之類而所徵價脚乃係銀錢又非民間所有之物故催徵之際米糧踴賤以遠近價脚計之大率三石以上方致一石民財既竭軍餉亦空一遇飢荒即成流殍脫有緩急將何倚賴近在腹心其患有甚于三邊者是又

不可不深慮也去秋七月臣以前項官軍人等缺欠俸糧數多無從措給檢出布政司成化十九年奏討河東運司該支小民食鹽未及欲望 聖明准令委官帶領軍民自去撈辦變易銀兩折補俸糧奏行戶部會官擬奏仰荷 聖明特賜俞允今又七月矣未蒙明示且前項小民食鹽例該關給非是分外希求敢再併及伏望 聖明憫中州生靈之困廣一視同人之心特勅戶部查照天順七年事例將本省弘治六年以後夏秋稅糧少派起運多與存留邊倉并兌軍糧仍改原派郡縣運納其前項官軍人丁未支俸糧更乞檢臣前奏早賜施行庶使倉廩無匱乏之憂道路省轉輸之費軍餉不缺而民力日以裕矣足食足兵莫此為急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八十三

華亭 宋徵璧尚木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周立勳勒卣 選輯
張 宮處中參閱

楊文恪公集

書

楊廉

與范憲副以載 律曆

承示兩山先生李公書即黃鍾三寸九分筭之繇十一月之黃鍾至十二月之大呂增六分繇大呂至正月之太簇增九分由太簇至二月之夾鍾增九分由夾鍾至三月之姑洗增九分由姑洗至四月之仲呂增九分由仲呂至五月之甤賓增九分由甤賓至六月之林鍾減六分由林鍾至七月之夷則減九分由夷則至八月之南呂減九分由南呂至九月之無射減九分由無射至十月之應鍾減九分由應鍾復回十一月之黃鍾減九分其所增皆以九分而所減亦皆以九分惟黃鍾之與大呂甤賓之於林鍾其所增減比之他律不同然實各有至理蓋大呂當五陰之

盛一陽始生則是陽雖進而尚弱林鍾當五陽之盛一陰始生則是陽雖退而尚盛固宜其增減僅得三分之二也律琯短長本於陰陽升降之氣所謂律曆同道於此乃見執事書序高文謂黃鍾三寸九分升陽漸益至甤賓而得九寸歸陽漸損至黃鍾而仍得三寸九分所謂三分損益者以左右對待而言與夫所謂以喉齶舌齒唇之聲證宮商角徵羽之音凡皆之要處一一指出可謂得其三昧矣今以馬遷黃鍾九寸上下相生損益筭之黃鍾至大呂減六分奇大呂至太簇減三分奇太簇至夾鍾減五分奇夾鍾至姑洗減三分奇姑洗至仲呂減五分奇仲呂至甤賓減三分奇甤賓至林鍾增二分奇林鍾至夷則增四分奇夷則至南呂增二分奇南呂至無射增四分奇無射至應鍾增二分奇應鍾至黃鍾增四寸三分奇曆家二十四氣每氣筭之不差毫忽若一氣短二分奇又一氣短三分奇又一氣短四分奇又一氣短五分奇又一氣短六分奇又一氣短四寸三分奇則月之大者過以三十日月之小者不及二十九日不惟

無以成歲而律管候氣之法亦不可行矣且陽氣自冬至後以漸而升而律反減則氣有餘而管不足自夏至後以漸而降而律反增則氣不足而管有餘其齊背馳之甚哉若謂馬遷之差其差處正在於此若謂此書之得其得處正在於此至於從前宮羽之舛此高濁之逆施下出黃鍾一差諸謬所必至者而不俟於言也廉嘗見歙人鮑泰希止著天心復要書以明歷大槩氣朔八十年一齊歷家每歲二十四氣於時之八刻中往來無定鮑書所非節氣之交皆有定

刻中氣之交亦有定刻如冬至乃十一月之中氣定在十二時之五刻歲歲如此餘氣定在某刻亦然此乃謂曆有一定之法後人不知只是趕天之行度然則鮑書豈非有一定之法而如是哉知曆者得之則亦可以推算矣嘗以今曆氣朔較之所差特四五時耶是且古亘今如此實萬年曆也鮑亦謂郭守敬之法未是守敬法即今曆法我　朝仍勝國之舊未嘗改也曆自漢以來皆不得其傳翁如此書之說則鍾律自漢以來亦皆不得其傳而此二人者之獨見如此謂非天授不可方今　聖人在上必有軒轅命伶倫放勳命羲和之盛舉借無以二書獻之　闕下者所係豈細故哉廉於西山蔡氏書嘗爲之律呂算例於郭守敬法亦嘗爲之綴算舉例然不過爲二家之註腳亦終於聚鉄鑄錯耳廉於李書窺見一斑半點安敢肆然輒加語於其上哉尚冀執事之見察也鮑書并往執事聰明過人有入手處幸有以教我

記

南旺湖工部分司修造記

南旺分司公署

漕河自儀真抵淮安皆諸湖無源之水也自清江直抵通州皆諸派有源之水也無源之水如調服之馬御之也易有源之水如泛駕之馬控制爲甚難焉汶水北會黃河過臨清南會沂泗過濟寧又會黃河過徐州至淮河豈非所謂有源之水哉當其中分也上下數百里皆視之以爲盈涸定漕河一大要會也蓋在南旺湖之間所設諸牐以爲之蓄洩者舊以管泉主事兼之泉出泰山諸處而主事者往來其間至南旺則一歲之間殆亦無幾宜其歲至無幾恒舍於府

鎖而已近年朱君寅益管泉而兼之者頗消事一一
具備而謂獨于一公署省之在物理有不當然者乃
請於總理河道侍郎趙公璜公然之於是經畫調度
始之以某年某月日成之以某年某月日公署既成
居幾何總督漕運都御史叢公蘭謂權不可以不專
官不可以贅設乃歸朱君於諸泉聽王君鑾在沽頭
以其贅也乃取撤焉君至嘆曰一椽一桷一甓一石
出於朱君之勞厥心而木於趙公之主厥議也何可
使之泯泯焉以致後來者無所於考耶遂具書南京

屬予為記竊惟洛陽之有部屬專官舊惟臨清濟寧
沽頭三處而已今沽頭以黃河之出於徐州者浩浩
蕩蕩十數年間水高於閘何啻丈餘固無事乎啓閉
而南旺當汶水之分水大而瀦長水小而舟膠其所
以為之消息盈虛有不可以故常視者亦河道之繇
濟自然而然耳然則廢沽頭以與南旺豈非隨機應
變之道哉夫運渠之利害大矣古今講求者衆矣以
廷和之不識其於尚書宋公禮平江侯陳公瑄所以
創其先者必嘗得之至於前人所未到處亦當別有

所見異時謂南旺分水大有功於漕河吾將於廷和
乎徵之或謂元虞集氏謂瀕海之地肥沃宜稍隄圩
而田之其所得殆不止於歲運又謂我　朝大學士
丘公濬謂海運不可不與此固可備一時之講說而
恐非今日之切務也予願王君且姑置之或又謂司
閘惟禁權豪為第一義余謂王君不當其任猶能力
抗貴近而庇豐沛之民矧當其任哉總漕計者之及
於君亦以有見於此是為記

鄒庶常奏疏

疏　　　　　　　　　　鄒智

欽崇天道疏　聽言用人
[illegible]

夫體元者人君之職調元者宰相之事　陛下之於
輔臣有闕必備有事必咨有殊恩異數必加亦云任
矣然或政事一致進退一人處分一軍國重事往往
出自內批其實一二小人皆陰執其柄是既任之而
又疑之也夫　陛下任之而又疑之者豈不欲推誠
以待物哉竊意其進身之初多出於私門有以致
陛下之厭薄矣至於議事之時又容容唯唯若不能

然伈伈俔俔若不敢然甘於摸棱苟容伴食反不如一二小人足以任事此　陛下所以既任而疑之也臣竊以爲過矣宋之英主無出仁宗夏竦懷奸挾詐孤負任使則罷黜之呂夷簡痛改前非力圖後效則包容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抱才氣有重望則不次擢之故能北敵契丹西臣元昊而慶曆嘉祐之治號爲太平未聞一任一疑可以成天下之事也臣願陛下察孰爲夏竦吾黜之孰爲夷簡吾容之孰爲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吾擢之召至便殿給以筆劄使

條陳治平天下之道不使一二小人者得以參錯其間則天工於是乎亮矣臣又聞天下之事惟輔臣得以議之惟諫官得以言之諫官雖卑與輔臣等宋神宗將定官制謂蒲宗孟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古人愼重諫官有如此者今之諫官以軀體魁梧爲美以應對捷給爲賢以簿書刑獄爲職業上不畏天命下不悲人窮攀居終日迹若樊斯間有以忠義激之者則曰吾舌非不能言吾心非不欲言吾官非不可言但言出而禍隨之其誰吾聽嗚呼既不盡言以稍其職而復引咎以歸於君有人心者何忍爲此臣願罷黜浮冗之輩廣求風節之臣或令對仗彈訴或令入閣參議或請對或輪對或非時召對接之以溫顏款之以厚語使得殫罄底蘊無少顧忌言有可采則次第施行否則優容而不之罪則天聽於是乎開矣臣又聞猛虎在山藜藿不採汲黯在朝淮南寢謀正人君子之有益於人國也大矣夫以　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正人君子而後可任哉其所以不樂於正人君子而反屈折之者非有他也

特以其所言所行利於公室而不利於私家故小人巧爲譏間以中傷之耳姑以臣所知者言之如兵部尚書王恕元勲碩德顧削其爵監察御史彊珍忠肝義膽顧褫其權他如章懋之直亮林俊之剛方張吉之純雅或落之於空山或疎之於部屬或竄之於蠻烟瘴雨之鄉使其具向日之誠而不得以一遂此豈天所以生賢之本心哉臣願　陛下飾王恕之蒲輪駕彊珍之驄馬將林俊等分居要近之地使各盡其平生以圖來効則人心於是乎協矣臣又聞范祖禹

有言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輕變祖宗之舊也創業之君其得之也艱故其慮患也深其慮之也遠故其立法也密後世雖有聰明才智之君獨出羣臣之表然終不若祖宗更事之多也我　太祖高皇帝監前古之近識禍亂之源故凡寺人之徒惟供給掃除之役頻年以來舊章日壞邪徑日開人主大權盡出此曹之手內倚之爲相外倚之爲將藩省倚之爲鎮撫伶人賤工倚之以作奇技淫巧法王佛子倚之以出入宮禁鎮國永昌寺倚之以結怨於軍民其他耳

目之所不加思慮之所不及尤有不可勝言者歐陽修曰宦官之禍甚於女寵可不念哉可不畏哉臣願陛下以宰相爲股肱以諫官爲耳目以正人君子爲腹心然後深思極慮定宗社生靈長久之計則大綱於是乎正矣然深究其本則在　陛下之明理何如耳朱熹曰人主之學當以明理爲先此萬古帝王之準的也　陛下聖質高明聖學深遠豈不致力於明理之學然竊聞之侍臣之進講也指某章爲某書訓某字爲某義殊無反復論辨之功　陛下之聽講也毋歲有常月毋月有常日殊無從容啓沃之益如此而欲明理以應事臣不信也臣願　陛下隨難窮之義理情易過之春秋考之於經驗之於史會之於心體之於身一歲之間無一日之不然則所當爲者不得不爲所不當爲者不得不去矣豈特四事之舉而已哉

應詔封事疏　進賢

伏覩今月初十日五鼓有大星飛流起西北亘東南光芒燭地蜿蜒如龍蛇人馬辟易蓋陽不能制陰之

象也臣竊惟　陛下即位以來慷慨奮發恭儉勤勞擯斥宦官黜遠左道根究浮費裁抑冗員痛懲法王佛子大放珍禽奇獸凡天下之人所欲而未得所患而未去者以次罷行幾無遺憾宜其克享天心而景星卿雲昭回乎霄漢之表今變異若此其故何哉臣反復思之無乃陰之當消者未消陽之當長者未長而　陛下所以事天者猶有所未至歟伏讀　明詔曰天下大小衙門政務如利所當興弊所當革者所在官員人等指實條具以聞臣有以見　陛下知前

日發極詞皆爲奸臣所誤阻塞言路物論嚻然故復
下此條以自解耳夫不曰朕躬有過失朝政有闕遺
而曰利所當興弊所當革不曰許諸人直言無隱而
曰所在官員人等指實條具以聞 陛下之所以求
言者已不廣矣然欲興天下之利當求利之所以興
欲革天下之弊當求弊之所以革欲正天下之衙門
當自大衙門始臣請遡流窮源爲 陛下陳之惟
陛下虛心以聽夫內閣者天下之大衙門也利莫利
於君子進弊莫弊於小人不退小人不退欲弊之革

也不可得已君子不進欲利之興也不可得已臣如
少師萬安持祿怙寵外無廉足少保劉吉附下罔上。
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奸全無廉恥世之
所謂小人也 陛下留之則君德必不能輔朝政必
不能修紀綱必壞風俗必偷天下之賢必有所觀望
而不敢來天下之邪必有所盤結而不肯去上弊社
稷下弊蒼生此弊所當革者也臣願 陛下諷之再
辭以全其體給之餘祿以飽其欲放之田里以休其
勞則天下之弊無不革矣至如致仕尚書王恕矢志

忠勤可任大事尚書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姦都御
史彭韶學識醇正可决大疑世之所謂君子也 陛
下用之則君德必爲之開明朝政必爲之清肅紀綱
必振風俗必淳天下之賢必拔茅而來天下之邪必
望風而去上利社稷下利蒼生此利所當興者也臣
願 陛下予之安車以優其禮賜之手詔以重其行
置之左右以展其蘊則天下之利無不興矣然君子
之所以不進而小人之所以不退豈無自哉大抵宦
官之權重也漢元帝嘗任蕭望之周堪矣。一制於弘

恭石顯則不得以行其志宋孝宗嘗任陳俊卿劉珙
矣、一間於陳源甘昪則不得以盡其才李林甫牛仙
客與高力士相爲犄角而玄宗之朝政不經賈似道
丁大全與董宋臣相爲表裏而理宗之國勢不振君
子小人進退之機未嘗不在於此曹之盛衰也臣願
陛下鑒其所既往謹其所未來大張英斷總攬天綱
凡所以待宦官者一以 太祖高皇帝爲法凡所以
任大臣者一以 太宗文皇帝爲法則君子可進小
人可退而天下之治出於一矣

卷之終

宋徵璧尚木　徐孚遠闇公
華亭　陳子龍臥子　李雯舒章　選輯
朱兆宣季方參閱

羅文毅公集

疏　羅倫

扶植綱常疏　疏論起復

臣聞朝廷援楊溥故事起復李賢者臣才識庸下學問粗淺項承 天問賜對大廷猥蒙 聖恩親置首

選錄自感勵思酬獎遇凡 聖學大要君道急務朝政闕失紀綱廢弛官吏貪酷生靈愁苦風俗弊壞士氣委靡兵戈擾攘饑饉薦臻提其綱領疏其節目狀其情實探其根源爲萬言書獻于 陛下以紓天下之望以酬 陛下之恩顧筮仕未久諳練未深而又廟堂大臣百僚疏采必有憂臣之所深憂言臣之所欲言行臣之所欲行臣以疎遠驟進之人恐蹈冒言越職之罪是以心雖懷憂口不敢言口雖欲言時未暇及此臣之罪也亦臣之分也近者李賢遭喪之時朝廷下起復之命臣竊謂李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所關風化所繫天下所瞻後世所監左右侍從給舍臺官有知義理不顧流俗必陳正論以扶綱常是（卽此四言知諫爭貪情者大有關係非好名不辭爭也）用緘默因循至今言雖若迂所關甚大事雖若緩所係甚切。由前數事臣既未暇陳由此一事臣又未敢言是乃偷合苟容之徒非有忠君愛國之心固非陛下求臣之本心亦非愚臣報 陛下之夙願也雖越職忤義君子所嫌求同而言聖人不與然先王立制將政有失庶人工藝猶得匡諫況臣備員近侍蒙恩深重扶植綱常臣之志也披寫悃愊臣之忠也惟

陛下亮之伏讀 聖策有曰朕夙夜惓惓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倫明于上風俗厚于下 陛下是言眞可爲 國家扶綱常天地立民極萬世開太平者也然欲正大綱莫先於明人倫厚風俗欲明人倫厚風俗莫先於孝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國而非此不可以爲國家而非此不可以爲家人而非此則禽獸矣中華而非此則夷狄矣故先王制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人孝也古者亦忠

臣必於孝子之門。誠以居家孝，故忠可移於君。爲人臣者未有不孝於親而能忠於君者也。爲人君未有不教其臣以孝而能得其臣之忠者也。昔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禮與，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爲而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例者，吾弗知也。 陛下於李賢以金革之事起復之歟，則賢所未聞也。以國家大臣起復之歟，則禮所未有也。似與先王制禮之意不同也，似與孔子之言不類也，似與 陛下策臣之初意不合也。以故事大臣當起復歟，則爲君者

當以先王之禮教其臣，爲臣當據先王之禮事其君。臣不暇遠舉，請以宋言之。仁宗嘗以故事起復富弼矣，弼之辭曰，何必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書以故事起復劉珙矣，珙之辭曰，身在草上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雖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孝宗卒允其辭。此二君者未嘗拘當代之故事以強起其臣，此二臣者未嘗循當代之故事以苟從其君，故功澤加於當時，名聲垂於後世，史筆書之以爲盛事，士夫誦之以爲美

引故實有大體

談。此無他，君能教其臣以孝，臣有孝可移以忠於君也。自是而後，無復禮義，史嵩之欲援例起復爲丞相，王黼起復爲執政，陳宜中起復爲宰相，賈似道起復爲平章。此數君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起其臣，此數臣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從其君，然生靈以之而困，天下以之而亂，社稷以之而傾，貽禍于當時，遺臭於後世。此無他，君不教其臣以孝，臣無孝可移以忠其君也。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臣願 陛下以宋爲鑒，使賢盡孝於親，爲萬世之大臣。 陛下以

禮處賢，爲萬世之大君。此臣之願也，亦賢之分也。以賢身任天下，四方多虞而起復之與，則仁宗之時，契丹桀驁，未爲無虞也，孝宗之時，金虜盛強，未爲無事也。 陛下必欲賢任天下之事，不專門內之私，則賢身不可起，口則可言，宜降溫詔，俾如劉珙不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憂，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則必言，言之則必盡。 陛下於賢之言聞之則必行，行之則必力，則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而不言，言之而有隱， 陛下於賢之言聞之而不

行行之而不力則賢雖起復猶不起復也　陛下無謂廟堂無賢臣庶官無賢士君盂也臣水也盂圓則水隨以圓盂方則水隨以方君好諫則臣隨以直君好諛則臣隨以佞臣直則忤旨多忤旨多則惡心生惡心生則祿不可保身不可安矣誰肯不保其祿不愛其身乎臣佞則順旨多順旨多則愛心生愛心生則寵愈可固位愈可安矣誰肯不固其寵不安其位乎　陛下誠能於退朝之暇清閑之燕畧崇高貴重之勢親直諒博洽之士開懷訪納降禮尊筵講　聖

學之大要明君道之急務詢政事之得失察生民之利病訪人才之賢否考古今之治亂諏風俗之盛衰咨邊防之緩急舍一己之見而以衆人之見爲見舍一己之知而以衆人之知爲知順　旨之言則察而逐之使貢諛保寵者無以自容忤　旨之言則容而受之使輸忠爲國者得以自盡羣策畢陳衆賢並用則賢所欲言者人亦能言之又何必違先王之禮經拘先朝之故事損大臣之名節虧　聖明之清化而後天下可治哉　朝廷舉措大臣出處天下觀之史筆書之清議雖不行於　朝廷天下以爲何如公論（公爲此言亦知其不行而以後世清議懼之）雖不行於今日復世以爲何如誠不可不懼也誠不可不慎也夫賢之起復尤謂之曰負天下之重任應先朝之故事比年以來　朝廷以奪情爲常典搢紳以起復爲美名食稻衣錦之徒接踵廟堂據禮守經之士寂寥無聞不知此人於天下之重任何所關耶此事於　先朝之故事何所據耶　先朝自楊溥之外未聞起復某人爲某官也今起復之官何如此多耶以其高謀遠慮足以定天下之大議耶何未見其

發也以其折衝禦侮足以定天下之大難耶何未見其能也以其直節勁氣足以勵天下之士胄耶何未見其有也以其深仁厚澤足以浹天下之民心耶何未見其行也以其忠言讜論足以稗　朝政之闕失耶何未見其敢也　陛下何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意其平昔之計不過阿媚權勢豫爲己地及遂通塞之時則必曲爲諛說上蒙　天聽不曰此人辦事理可奪情則曰此有故事倒當起復旣遂奸計畧爲虛辭一不俞允歡然就位未有堅請如富弼懇辭如劉

琪者也。名曰奪情。實則貪位。名曰起復。實則戀祿。且
婦於舅姑喪亦三年。孫於祖父母禮有斯服。奪情於
夫。初無與其妻。起復於父。初無干其子。今或舍館如
故。妻孥不動。乃號於天下曰本欲終喪。 朝廷不容。
雖三尺童子。臣恐其不信也。為人父者所以望其子
之報。豈擬至於此哉。為人子者所以報其親之心。豈
忍至於此哉。枉己者未有能直。夫人忘親者。未有能
忠於君。望其直人而先枉己。望其忠君而先忘親。
陛下何所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何不使之全孝於

家。而後移忠於國哉。昔富弼有毋喪。韓琦言起復非
盛世事。而富公竟不可奪。史嵩之遭父喪。太學生輩
攻之。至數百人。而嵩之竟乞終制。今大臣起復。羣臣
不以為議。且從而為之辭。所以豫為己地也。羣臣起
復。大臣不以為非。且從而成其事。亦所以豫為己地
也。大臣既無忌。羣臣復何慚。羣臣既有例。大臣復何
辭。今之大臣。固韓琦富弼之罪人。今之羣臣。又太學
生之罪人也。上下成風。靡然同流。致有公道起復之
例。私為匿服之計。例在薄恩。如匿服以受封。例在得

官。則匿服以聽選。例在援科。則匿服以應舉。例在遷
官。則匿服以候選。例在求賄。則匿服以之任。率天下
之人。為無父之歸。臣不忍 聖明之世風俗之弊。綱
常之壞。一至於此也。夫喪親之心。孩提有之。短喪之
說。下愚恥言。況在冠裳之列。覬聖賢之道。肯於其親
無三年之愛乎。特以貪利。遂至忘親。孔子曰。是可忍
也。孰不可忍也。又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 陛
下誠能守先王之遺禮。遵 祖宗之成憲。待之以禮
義。而不靡之以爵祿。激之以廉恥。而不誘之以名位。

便積習之弊。脫然以除。則忠孝之心。油然而生。向雖
忘其親。今則為孝子。向雖後其君。今則為忠臣。亦理
之所必有。勢之所必至也。特在乎 陛下轉移之間
何如耳。 天子者以孝治天下者也。大臣者佐 天
子以孝治天下者也。欲孝行於天下。必先行於大臣
臣願 陛下不惑羣議。斷自 聖衷。取回內臣。許令
李賢依富弼故事守制。依劉珙故事言事。其餘已起
復者。悉令追喪。未起復者。悉許終制。脫有金革之事。
則從墨衰之制。任閫事於外。盡心喪於內。 朝廷既

正則天下自正、大臣既行、則羣臣自效、人心天理。不可泯滅、誰肯甘心為不孝子、靦顏為不忠臣乎、綱常由是而正、人倫由是而明、風俗由是而厚、士心由是而純、紀綱由是而張、國勢由是而振矣、臣言一出、犯者皆怍、衆怒羣積、將無不至、不曰狂生妄議、未諳國體、則曰腐儒迂談、不達時宜、不曰矯激干名、希求進用、則曰道理雖是、窒礙難行、近年以來、類為此語、阻塞言路、折挫士氣、臣雖愚昧、豈不自知、言忤於人、殃及於己、議出於今、禍貽於後、然夙夜皇皇、惟恐上負

朝廷、下負所學、取議於天下、貽笑於後世、是以昧死為　陛下言之、惟　陛下矜賜優容、使讜言日進、曲加保護、使士氣日振、則天下幸甚、宗社幸甚、

書

與府縣言上中戶書　請免上中戶

倫嘗聞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王荊公行青苗、門人故舊遣書卲子、欲投劾去、卲子曰、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投劾去何益也、仁者用心、固如是乎、倫素性剛褊、好論世事、自以病山中杜門掃軌、凡有干謁、非獨公事、至於文字、若非其人、皆拒之而弗答也。適今而有言焉、何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朱子曰、凡民有患難、勢可言于官、則為言之、不可言則多方救護之、吾邑之民、困於苛斂、其患甚矣、予無力以救之、惡得已於言耶、古之征者三、君子用其一、緩其二、今日有秋糧之征、有夏稅之征、有上中戶之征、用其五、用其六矣、欲民之不流離而去為盜也難矣、為民父母行政、何忍至於此也、諸征姑勿論、以上中戶言之、吾幼時猶未有也、　祖

宗之時未有此法也、各布政司未有此例也、作俑者何人乎、始者一里或一二名。今一里有十數名者。一家有兩三名者。一都有百十名者。聞諸人云、合縣二千六百名、椽則曰一千四百八十名、吁何其多也、詢之旁縣、無如是之多也、徵諸往時、無如是之多也、度諸事勢、亦無如是之多也、吾鄉八九兩都、素號重難、永樂以來、雜役悉免、今不下二百名矣、所征人戶、逃絕者有之、無糧者有之、軍匠者有之、秀才者有之、鰥寡孤獨者有之、欲憑元報以盡征之、可乎、若曰、戶有

虛絕田無逃亡此可施之於經界既正之時不可施之於賦藝之日何也民田畝數升官田畝數斗下甲人戶原佃官田寒暑之衣食不給横豪之剝削無已官府之征求無藝乃以官作民鬻于他主田居富屋根坐下戶兇里書作弊飛洒詭寄一區虛糧有至數百石者一里有至數十石者一家有至數石者欲銳糧以定征可乎吾見多矣况有科差吏胥舞文里老受託以上而爲下以下而爲上阡連阡陌者許諸科不與室如懸磬者無差不至可痛也可悲也今所征

人戶賣屋者有矣賣田者有矣賣牛者有矣賣子女者有矣脫婦人之簪珥者有矣敲折之下何求不足寃號之聲上徹于天人事既乖天道不順苦雨連月米珠薪桂官吏里胥旁午鄉曲雖大不寧爲民父母行政何忍至於此也若求賦於糧里已賦虛糧已賦鹽糧又賦中戶賦如是其多也民有所不堪矣然則何爲而可也吾聞紙價數萬四十六縣出之一縣一千則四萬六千矣縣加五百則六萬矣吾縣以一千五百爲率除已征若干尚欠若干未征若干其逃亡

故絕軍戶生員貧難下戶悉應蠲免外其餘人戶多則朋合少則獨征足一千五百之數則已矣事難懸度其損益又在執事裁之也至於不傷吾仁民之心而已若據元中之數務求取盈以媚上司之意而失下民之望恐仁者之用心不如是獨執事未知其情耳使知之也其有不從乎或曰其如上司何予應之曰公卿大臣其天人耶抑生於人間也方其困于閭閻游于學校擊節伊周高談孔孟其志何如哉一旦得行其道其不能爲吾民之福乎民者邦之本也財

者民之命也傷其財則傷其命傷其命則傷其本矣朝廷建官分職所以固其本也諸公其肯傷邦家之本而不能爲吾民之福 鄭俠布衣一見民苦於新法爲流民圖以進况名在從臣之列者吾當披肝瀝膽以與爾百姓請命諸公安無不從者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華亭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卣
馮瑞振振仲參閱

韓忠定公奏疏

疏　韓文

爲追冒濫以正國法事（追冒濫）

臣惟異端之害，而佛老爲尤甚。洪範之政，而食貨所當先。是以古昔帝王於佛老之徒，必深惡而痛絕之，惟恐其蠹吾財，妨吾治也。如往年繼曉、鄧常恩輩假以方術爲名，惑亂　聖聰，虛耗國資。我　孝宗皇帝即位之初，洞察其姦，明正典刑，財產沒官，以故姦回屏伏，邪佞斂跡。邇者妖道陳應循、番僧那卜堅參等本以市井小人，左道進用，夤緣名號，冒濫錫賞，託建齋醮，規取官錢。數年以來，不可勝計。仰惟　皇上德並乾剛，明同離照，遵　先帝之成憲，新繼體之宏規。（武廟初年際此尚多老成公夕此弊所以得革也）將真人、高士、大國師、國師等職事、封號，俱已查革。即占玉帶，又復追奪，嚴出入之禁，峻引誘之法，即今朝

野歡呼，軍民慶幸，皆以爲堯舜文武之聖復見于今日矣。臣竊謂　朝廷之名器，固所當慎，而庫藏之金帛，亦所當惜。今革奪之典雖行，而給沒之命未下。使彼優游飽煖之域，逍遙輦轂之下，揆法論情，似不可貸。況前項內帑之珍，蓋皆閭閻小民之脂膏，必須嚴加追治，庶免痛快人心。臣職司邦計，庫藏之事，亦當與知。乞敕都察院督同司禮監，吊查內府金銀出入簿籍，但係節年賞賜過一應金銀財帛等物，俱各照數追出，仍進內承運庫收貯，以備緩急支用。并將各犯係道流者，俱發回原籍還俗爲民；係番僧者，俱遞

回原寺，永遠閑住，以後再不許夤緣來京，希求進用。如此則國法正而妖邪不得以倖進，賚典公而帑藏不至于虛耗矣。

題爲存省邊儲事（存省邊儲）

臣等切惟時有緩急，勢有輕重，善爲國者與時消息，審勢而動，則財用不竭，軍旅可興。日者宣府地方虜寇深入，侵侮我邊疆，剉衄我戰士，抄掠我鄉村，百姓其仇，天討不赦。　陛下赫然斯怒，六月興師，舉措合

宜人心勇奮。詩云獵狁孔熾。我是用急。此之謂也。近該鎮守宣府太監劉清奏稱虜賊四散出境去訖。深井堡間有烽火之報。必是殘賊零騎。數亦不多。大虜情變詐。兵機重大。臣等職非戎帥。固不敢輕議。緣軍前供億皆于本部取給。豈容坐視。切當審時度勢。揣我虛實。所據京營征進人馬。應合議處。臣聞王者之師其動如神。其疾如風。因利制權。變無常形。今虜賊旣退。而我師久駐。彼勢日逸。我勢日勞。甚非以養威重示神速也。夫上客之兵殊勢異形。客兵坐食。兵家

所忌。姑以宣府見今儲蓄計之。糧只有半年之積。草不勾三月之用。糧草匱竭。名爲自戀。孫子曰。久暴師則國用不足。正以此也。矧今 皇上嗣大歷服之初大賚中外。所用不貲。若使宣府芻糧支用盡絕。萬一秋高馬肥。賊衆復擧。當是之時。取之於外則外廩告乏。取之于內則內帑不繼。孫子所謂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矣。豈不深可慮耶。曩者大同榆林有警。儲餉之備。不下百萬。多被京軍坐食。至今本部籌畫不給

此論不必遣兵時勢皆合

且宣府密邇京畿。縱有急警。一晝一夜可以馳赴。比之遠塞。勢蓋不同。臣等竊思京營軍馬。只合在京整閱。以待朝報則朝行。夕報則夕行。庶乎不動而威。有戰必勝也。國家承平日久。士卒驕惰。京軍所至。未免騷擾。臣等博采輿論。皆謂供京軍之費。犒勞邊軍則士嬉馬騰。以戰爲志。其利必十倍于京軍矣。臣等乔司邦計。日覩戎兵。朝惟夕思。寢食俱廢。不忍坐待困斃。與言輒爲流涕。孫子又曰。國之貧于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今日時勢。大率類此。伏望特勑府部科道等官。參酌臣言。從長計議。前項征進官軍。何者應

該掣回。何者應留防禦。務俾兵不挫銳。食無浪費。則安中國制夷狄之策。或在是矣。

附遣保國公朱暉救京營二萬往宣府 故濬留之

爲預審軍國大計以安內攘外事　軍國大計

竊惟國之大事。曰兵與食。是兵固所當重。而食尤不可緩焉者也。邇來醜虜犯順。寇我邊鄙。 先皇帝憫然軫憂。夙夜靡寧。乃竭天下之力。罄府藏之財。輓芻積粟。養兵勵士。欲其相機勦殺。以圖成功。夫何邊塵未靖。國難繼作。此賊乘隙深入。以故宣大二鎮。俱遭荼毒。寧武以北。胛膛偏野。千里蕭然。如履無人之境。

今各主兵并調集京營延綏偏頭關等處兵馬不下八萬俱閉門不出束手無策假衆寡不敵之名為怯懦自全之計節年儲蓄被其坐食而盡稍有不繼則將歸罪于司國計者矣以故乞糧乞草日議于朝堂送銀送鹽絡驛于道路徒費百萬之資未聞一矢之利縱使芻輓如山粟積如海亦必無補于事況值海內虛耗中外困竭之時乎臣伏讀兵法有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又曰千里饋糧士有饑色由是而觀軍前供億自古為難設若攻克戰勝雖費何惜今乃不

攻而餐不戰而食師老銳屈他變必至此臣之所以痛心流涕不能自已者非但為臣一部事也臣聞此賊南侵彌月尚無歸志蓋緣掠我牛羊而食蹊我田禾而收誘我民人而為鄉道驅我俘虜而為前鋒縱橫無忌往來自如彼既有輕我之心難保無覬覦之志萬一秋高馬肥彼勢愈熾沿邊城堡告乏愈急當是之時取之于外則外庫盡虛取之于內則內帑非繼雖有蕭何劉晏亦末如之何矣臣考大同一帶即古鴈門雲中之地趙李牧一將耳大破殺何奴十餘

公之此疏已兼樞部方畧

萬騎單于奔走十餘歲不敢近邊漢廉范一太守耳計敗匈奴斬首數萬級由此不敢復向雲中今大將提兵于塞上諸將分布于要衝不聞出一策以挫虜結一陣以抗敵損辱國威莫此為甚而議者又謂饋餉缺乏是在戶部殊不知田賦民徵悉有定額軍需國用非止一端苟非神輸鬼運安能填此無底之壑臣才非經濟性本迂踈謬承任使垂四十年　先皇帝憐臣朴實俾掌邦計未及五月適遭茲事憂憤中切至忘寢食若又緘默不言將來事勢危迫誰任其

咎乞敕內閣及府部科道官會集計議即今胡虜猖獗之故官軍曠日之由其咎安在其計安出務要同心商處共濟時艱　皇上無西北之憂地方免塗炭之苦而糧餉濫費亦可保其必無矣

題為開讀事　查革添設內官

廣東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弘治十八年五月十八日伏覩詔書內一款各馬房倉庫及各門等處添設管事內官數多　先帝已有成命該部通查具奏裁減其各處添設守備等項內官不係舊額者一體查

此蓋驗自孝廟末年事

世廟而始嘉靖一朝悉將以遠光于千古矣

奏取回、本部通查得正統等年間、京通二倉、原設總提督太監一員、每處監督太監三員、各馬房倉每處止有內官一員、管理錢糧、二員或三員、專管馬匹、及甲字等十庫、每庫止有一員或二員、掌管鎖鑰、此其原額、近來逐漸加添數多、等因、開坐具題、欽依着司禮查奏定奪、當日已具手本、齎赴內府司禮監、至今未曾查奏、今據本部分管各倉場庫委官員外郎等官胡雍等、各將管事見在內官員名數目、馳馬牛羊開報、及據上林苑監手本、開查得本監原額內官、良牧署二員、嘉蔬蕃育二署、各三員、林衡署九員、案呈到部、除臨清等處水次四倉管事內官、本部查勘至日、另行覆奏外、看得前項各馬房倉庫監局管事內官、先年設立多者不過二三員、少者止是一二員、以故官無冗濫、事有定規、近年以來、逐漸加添、且如騸上北馬房倉、實在馬止有一百四十一匹、內官添至八員、又如上林苑監林衡一署、原額止有九員、今添至三十二員、其他大率類此、錢糧出納、既有提督等官以總其綱、又有部屬等官以分其目、體統相維、固

有滲漏、所據前項各該添設內官、參考舊額、審度時宜、誠為冗濫　先帝深究此弊、特降綸音、敕令所司查奏裁革、　成命具在、事竟未行、仰惟　皇上繼登大寶、首頒明詔、及將各處添設內官、比欲式遵　先帝成命、一體裁減、此繼志述事之孝。雖古之帝王。不是過也。臣等伏覩詔書、不勝忻躍、謹將各該倉庫監局等處見在管事內官員數、查具上請、伏望　皇上斷自宸衷、不惑群議、斟酌事務繁簡、查照舊額員數每處量留一二員、令其管事、其餘俱各取回、著為令典。永遠遵守、以後如有夤緣、希求濫冒倖進者、許臣等指實執奏、治以重罪、庶事有定體、而人不受害、官有定員、而事不紛更矣、

題為欽奉事　鹽法

臣等切惟國家之務、莫重于邊餉、飛輓之利、莫良于鹽法、故我　太祖高皇帝、立為禁條、至嚴且備、以是一遇邊方有警、糧草缺乏、召商上納。無不響應。小民免轉運之勞。邊方得緊急之濟。效速而大。未有過于此者也。但近年以來。法久弊生、世殊時異。日濫月壞

廢弛殆盡開中雖多實用全無荷蒙　皇上重念邊
陲弗靖蓄積少充特召臣文恭承　聖諭欲通鹽法
先求弊端臣等職司邦計何勝慶幸敢不驅策駑鈍
仰副　聖情萬一謹將祖宗舊制事宜及今日各項
弊端逐一條具開款上陳伏望　皇上少垂席覽早
賜施行

一革開中引鹽之弊仰惟祖宗舊制各處邊遇有
邊方緊急聲息糧草缺乏方許招商開中若權勢之
人請買鹽引勘合侵奪民利者犯人問罪鹽貨沒官

以是法度嚴明人心儆畏近年以來勢豪之家往往
主令家人詭名報中及至赴官上納則減削價值下
場關支則不等挨次貨賣則夾帶私鹽經過則不服
盤詰虛張聲勢莫敢誰何以致資本微細者欲蹤退
避不敢營運著實濟邊者坐困歲月不得關支及訪
得各邊巡撫都御史并本部管糧郎中遇有開中皆
實用心者固多任情忽略者亦有且如達賊出沒軍
馬屯聚去處正當多積糧草以備支用却乃不行坐
撥一遇緊急收手其間其不係要害所在或附近腹
裏（商人輸納本色利于腹價輕賤故多營趨腹裏地而不肯上邊遠以有關中也）地方糧料草束反至有餘以致年久浥爛不堪支
用甚至買窩賣窩而任其規利折銀折布而本色不
收商賈不通鹽法弊端莫此為甚合無通行禁約今
後如有前項豪強之輩用禁中納事發到官者不分
內外文武之家俱查照律例施行其各該巡撫并本
部管糧官今後如遇開中務要公同計議照依地方
遠近定立斗頭先儘緊關要害及軍馬屯聚去處糧
料草束加倍存積務勾主客兵馬數年支用斯為得
策其餘不係緊要所在酌量緩急報納以防不虞若

是遇有開中再收輕齎不收本色及縱容賣窩買窩
等項聽本部指實參究如此則邊鄙充實而軍餉不
至缺乏矣

一革興販私鹽之弊仰惟祖宗舊制巡禁私鹽每年
差委御史一員專一禁革姦弊疏通鹽法而又行文
各該守禦官司及有司巡檢司于該管地方并附場
緊關去處常川嚴加緝捕立法至嚴人不敢犯近年
以來各處軍民人等為因艱難缺食不能聊生濱海
人家及有碗鹻去處私煎小鹽隨處貨賣以致官鹽

阻滯不得通行，又有等權豪之徒，專買灶丁私鹽，假充官鹽發賣，經過關津去處，其守禦巡司等官，畏其勢重，不敢擅自阻當，任從到處貨賣，商賈不通，鹽法弊端，莫此為甚。合無通行各處行鹽地方巡鹽御史，嚴督所在守禦巡司等官，務要用心設法，時常巡視，但有興販私鹽之徒，即便拏問，查例發落。干礙內外官員，指實參究，不許曲法回護，致生別議。如此則利興弊革，而人皆畏法矣。

一、革賤賣官鹽之弊。仰惟祖宗舊制，各處額辦鹽課，

俱候邊方開中召商報納糧草，許令關支。近年以來，惟淮浙官鹽，人皆樂中。其四川、廣東、雲南三省鹽課，為因地窵遠，商人多不情願，間有中納者，每一引，本地方價值七八錢，止得六七分；一兩止得八九分。計其邊方所入，不及本地十分之一。商賈不通，鹽法弊端，莫此為甚。合無今後照依山東、福建事例，本部行移四川、廣東、雲南巡撫官，轉同布政司掌印官，并管鹽官員，各將提舉等司每年額辦鹽課，除客商在于先年各邊上納得草，給有倉鈔，本司已投勘合，見在守支，并舊例存留本處備用，俱照舊外，自弘治十九年為始，今後每年額辦鹽課，俱照彼中時價變賣銀〔此後止是等處鹽課不用支商中，亦在永遠折色，若淮浙鹽，因皆從商中支〕兩，傾瀉成錠，批差的當官員，責限年終到部，轉發各邊糴買糧草，以備緊急支用，行之數年，果有利益，著為定規，日後悉依此例而行。如此則鹽不浪費，而軍餉皆得實用矣。

一、革買補殘鹽之弊。仰惟祖宗舊制，各處運鹽使司等衙門，歲辦鹽課，照依額數徵完，堆積在場，聽候商人關支，百餘年來，行之無弊，商灶稱便。近者慶雲侯

周壽家人周洪，奏買兩淮殘鹽八十萬引，壽寧侯張鶴齡家人杜成、朱達等，奏買長蘆兩淮殘鹽九十六萬餘引，名雖買補殘鹽，其實侵奪正課，以召物議沸騰，人心積怨，商賈不通，鹽法弊端，莫此為甚。合無將前項報中殘鹽，原額引目，赴官銷繳，價銀照數給還，未完之數，悉皆停止，不許陸續上納，仍通行各該運司等衙門，今後額辦鹽課，務要如法收積，聽候各邊商人挨次關支，不許勢要之家，假以買補殘鹽為名〔公論中往往報奏以事〕，仍前支給家人，侵奪商利，阻壞鹽法。違者聽本部及

科道論奏究治，如此庶國體不傷，而豪強知所儆懼矣。

一革夾帶餘鹽之弊。仰惟祖宗舊例，各處運鹽使司等衙門，客商關支引鹽，每引帶耗，止該二百二十斤，但有夾帶餘鹽者，同私鹽法，立禁最嚴，人不敢犯。近年以來，官豪之家假以中買殘鹽為名，上使家人下場關支，狐假虎威，縱横自如，或通同鹽灶作弊，或倚勢挾制官府，夾帶餘鹽，每引或三四百斤者有之，或六七百斤者有之，以致正課虧欠，商賈不通，鹽法弊

端莫此為甚。合無本部通行各該鹽運司等衙門，今後務要嚴加禁約，但有商人支出官鹽，各照斤數掣掣，敢有似前夾帶阻壞鹽法者，巡鹽御史并管鹽官員拏問如律，查倒發落。如此庶姦人知懼，而鹽法得以疏通矣。

一革越境賣鹽之弊。仰惟祖宗舊制，設置各該運鹽使司、提舉司、鹽課司，行鹽地方，各有界至，立法之嚴既周且備。但自成化、弘治年來，長蘆鹽課，節該親王順帶食鹽，及內官織造、關賣鹽價，而回空馬快等船，亦皆假借賞賚，私自裝載越界前去兩淮地方發賣，輒稱欽賞欽賜等項名色，横行江河，攙奪市肆，商賈不通，鹽法弊端莫此為甚。合無今後親王之國，免帶食鹽；內臣織造，免賣鹽價。本部仍通行各處巡鹽御史，并管鹽官員，務遵舊制，及查照節行事例，嚴加禁約，各照行鹽地方，不許私自越境發賣。其裏河一帶洪閘等處，一體搜檢，務在鹽法疏通，商人得利。如此則宿弊可除，而邊儲亦與有賴矣。

一革運司廢弛之弊。仰惟祖宗舊制，各運鹽使司提

舉司、鹽課司，既設運司提舉等官，掌管鹽課，又設分司判官、各場大使副使等官，分理其事。立法之意極為周密。先年官多得人，鹽法修舉，額辦正課，儘有附餘。近年以來，各該官員，公廉守法者固有，貪惰壞事者尤多，以致灶丁疲敝，日就消耗，鹽課虧欠，經年不完，商賈不通，鹽法弊端，莫此為甚。合無本部移咨吏部，今後各鹽運司掌印佐貳官員，務要選用科目出身，（此是振舉鹽法要義，然銓司多不便之，故今鹽官皆為濁流）素有操守，久任老練之人，轉補前職。其各該場分大使等官，雖係吏員出身，亦要揀選年力精壯，素無

遐犯之人、以克其任、仍通行各該巡撫巡按巡鹽等
官、將各司見任大小官員、逐一從公考察、要見某官
廉能幹濟、任內經收鹽課、今則已完、不失原額、相應
旌擢、某官貪懦無為、任內經收鹽課、累年拖欠、虧損
正課、相應罷黜、明白具奏上請定奪、中間又有等姦
頑無知之徒、欺公玩法、靡所不為、侵欺盜賣、肆無忌
憚、查有實跡、應參奏者、即便參奏、應拏問者、就便拏
問、如此斷法得人、而百弊自除矣、

為急缺寶石西珠事　大婚珠寶

自古帝王之御天下、不寶遠物、不貴淫巧、一以杜絕
蠱惑之漸、一以培養清儉之德、我朝列聖相承、皆用
此道、以風動四方、自宣德年來、番國能珍寶之獻、
朝廷嚴收采之禁、正謂異物無益、徒耗財用、矧惟
皇上嗣大歷服之始、一舉一措、關係治體、正宜涵養
德性、屏絕奇玩、書曰慎厥終、此其時也、邇者承運庫
太監龍綬題該御用監揭帖、開稱即今舉大婚禮、合
用寶石西珠、奏行戶部計處、臣等伏覩祖宗以來
婚禮之舉、珠寶之費、率皆取之內藏、外人不得與聞、
例至今日、乃敕戶部計處乎、且前代所遺、累朝所蓄、
番珍海寶、悉萃內藏、今稱缺乏、而欲收買于外、臣等
仰荷　聖恩涓埃莫報、反覆思惟、實難計處、顧惟國
家大婚、敢不仰遵德意、一一奉行、但承平既久、采取
進貢、俱已停止、雖欲收買、何從而得、況即今內而賞
賜不數、外而邊餉告乏、自三月以來、未及一年、陸續
運送過銀三百餘萬兩、當此凋弊匱乏之際、而欲辦
此難得之物、非惟勢不可為、其實力不能支、查得成
化末年、太監梁芳輩引用憸邪、收買寶石、虛耗庫藏

甚戒　先帝登極、深察此弊、將梁芳及發賣寶石人
章瓆等、俱置于法、至今人心痛快、不意今日復有是
舉、萬一此端一開、姦巧之人、因而夤緣、蠱惑上心、其
害有不可勝言者矣、且　先帝初政禁之、而　皇上
初政行之、無乃于善繼善述之道、猶有未純者乎、伏
望　皇上俯念各處災傷頻仍、百姓艱苦無狀、賦役
科取浩繁、庫藏空虛益甚、乞敕御用監承運監太監
等官龍綬等、將內庫見在寶石珎珠、逐一選取、不必
求備、但係堪用之數、量為採用、務使舊典不廢、而大

禮克成、仍禁左右近習。不許指此爲由。惑亂　聖聰
乖違　成憲如此則勤儉之德日隆、繼述之孝益盛 [illegible]
堯舜之治、可保其不難至矣、

爲一詔令以全大信事　　鹽法

臣等切聞詩稱克終、禮稱謹始、惟公斯可以服天下。
惟信斯可以結人心、仰惟　皇上當九五應運之期
正萬物咸睹之日、登極一詔、法制具載、而鹽課一欵、
尤爲周悉、羣聽維新、懽呼動地、各該鹽場、正在遵行、
令乃又奉　明旨、令臣等再議、朝野驚愕、罔知攸措、

且前項引鹽、　先帝雖嘗准令納銀隨場買補、後因
廷臣論奏、尋復罷止、已而慶雲侯周壽、壽寧侯張鶴
齡、出名奏討至再至三、乃不得已、准令關支、遂使鹽
法阻壞、商賈不通、故羣工庶職、每特奏于　闕廷、雖
田夫野老、亦嗟怨于閭巷、　先帝隨時悔悟、特優召
臣、面受　敕旨、惟欲查照舊例、痛革弊端、厥意所發、
正謂此耳。本部備將前項事宜開欵上聞、不幸仙馭
升遐、攀號莫及、然則成　先帝欲爲之志、復祖宗不
易之法、不有在于今日乎。節該伏覩詔書、除已支買
外其未支掣者、悉皆住支還官、今奉欽依、除已納價
銀者、卽係未支應該住支之數及給與引目者。卽係
未掣應該還官之數、若未納價銀、則　先帝已有
成命、停止、故不待于今日矣、邇者　陛下俯念內外
臣工人等、效勞　先帝有年、大行賞賚、命集廷臣多
方議處、而帑藏空虛、計無所出、姑從衆議、差官分投
變賣各處鹽課解銀赴京以備支用、內外臣工人等、
亦皆延頸跂足、想望前項鹽銀、計日可得、今又准令
二家買補、則商賈依舊不行。鹽課何從變賣、而賞賚

之典、畢竟廢格而付之空言矣。且慶雲侯周壽等、姻
聯戚畹、列官列侯、爵享萬鍾、田連阡陌、其所以爲身
計而遺子孫者。不爲不厚矣。前項引鹽。失之未足爲
損。得之未足爲益。何獨孜孜需求。漫無厭足。使　先
帝前日之志。抑鬱而未宣。　陛下今日之令。濡滯而
不行。祖宗列聖之靈。弗懟于在天也耶、況今水旱交
作、盜賊蜂起、流移內聚、夷狄外攻、地震山崩、日月薄
蝕、又京城內外、霪雨爲災、彌月不止、有識之士、靡不
寒心、彼周壽等。亦　陛下人臣耳。亦　朝廷赤子耳。

恐獨享富貴曾不為之一動心恥臣等才本疎庸叨司邦計憂積于中至忘寢食況當國用匱乏之時事勢危急之秋若復緘默不言將來誤事罪臣何益是以輒敢不顧忌諱昧死上陳伏望　皇上獨斷宸衷不惑羣議仍照臣等原擬遵依先次　詔旨施行

為缺乏銀兩庫藏空虛等事　國用

查得京庫銀兩以歲入言之夏稅共該五萬五百餘兩秋糧九十四萬四千八百餘兩馬草二十三萬七千餘兩鹽課折銀二十餘萬兩雲南閘辦三萬餘兩

通計各項實該一百四十九萬餘兩以歲用言之官府年例五萬兩大同五萬兩遼東一十五萬兩延綏三萬兩甘肅寧夏各六萬兩給散京衛軍官俸糧共三十三萬五千餘兩內府成造寶冊等項其餘不得與知大約并前折俸銀不下五六十萬餘兩通計各項實收一百餘萬兩其間支剩馬草等銀等該本部題准俱送太倉收貯以備邊方緊急支用不許別項支銷故太倉之積多者三四百萬少亦不下二百餘萬夫何近年以來前項額辦銀兩或災傷減免或小民拖欠或詔書蠲免歲入既虧于原額而歲用乃過于常數姑以近日言之官府年例外運送過六十一萬餘兩大同年例外運送過四十萬兩遼東預送過三十三萬四千餘兩益為邊方緊急糧草缺乏之鎮巡等官分外奏討之數又征進京軍給賞過六萬九千六百餘兩欽賞在京官軍人等共用過銀七十二萬四千二百六十餘兩及各邊官軍共六十九萬三千三百二十兩又陝西賑濟銀二十萬兩密雲紫荊居庸倒馬關等處召買糧草共銀一十二萬八千餘兩

買金進送內府一萬二千五百餘兩並上之取用未止其數未可量指一歲之間實用過四百餘萬兩并計舊例將及五百餘萬兩是舊例與新用過銀兩殆四倍餘矣帑藏何由而不空國用何由而不匱也哉追惟其故銀兩支用俯干京軍屢出調度頻繁山陝

此疏所條諸件只上代則例

飢荒供億加倍往者　孝廟登極賞賚之費悉出內

或指陳已甚反不得內帑歸咎者以為倡也不

帑戶部止湊銀三十餘萬兩今次賞賜共銀一百四

讀公今此何由知之

十餘萬兩皆自戶部出矣往者內府成造金冊等項皆取內庫金兩今則戶部節進過金一萬四千八百

餘兩矣往者戶部進送內庫銀兩止備官軍折俸等
項支用今則賞賜無名無益齋醮多取而用之矣此
銀費所以日增也以冗食言之招收投充之匠傳陞
乞陞之官役占影射之軍皆貪緣權貴蠹公營私濫
城據社莫敢誰何或臣下諫言而裁革不行或方行
裁革而旋復仍舊根深滋蔓消耗京儲此冗食所以
日增也以冗費言之光祿寺供應每稱不敷內監局
工作器無停息至如玉帶之賜僭例甚爲珍重近來
一槪濫賜充滿左右名器不無太濫矣蟒衣之賞舊

例未嘗輕易近來一槩濫賞接踵前後糜費不無太
甚矣其餘瑣細不敢枚舉此冗費所以日增也夫天
下之賦不少加于前而軍國之費乃數倍于昔又兼
水旱之頻仍賦斂之迫促民怨日結于下天道屢變
於上將來時事豈不誠爲可憂哉伏望　皇上將冗
官冗兵冗匠及冗食冗費等項應裁革者即賜裁革
應減省者即賜減省與夫無名賞賜無益齋醮悉皆
停止臣等今將再議條件開坐上陳雖非長策要皆
可行伏乞　聖明裁處

一收復官稅竊惟先王廣山澤之禁立市廛之征使
地無遺利國無惰農故財用恒足近年以來各處空
閒山場湖陂及稅課司局河泊等所多被王府奏討
管業遞相倣傚請乞無厭以此存留在官十無二三
國用不足此其一也臣等伏覩祖訓凡宗室分封各
有常祿供給其一應田土稅課並不該載蓋以天下
之財賦有限軍國之費用無窮不以嗇此豐彼損公
益私亦明矣合無戶部通行天下稅泊司所但係王
府奏討管業者不分年月久近盡取還官仍行撫巡

等官查算各該司所歲課所入照依見行折收錢鈔
事例每錢七文折銀一分鈔一貫折銀叁釐行令各
府類總起解戶部其山場湖坡田土等項除見管業
外或有王國改還被人侵欺隱占者亦行撫巡等官
從公盡數查出令有司召人應佃種者照例每畝徵
銀三分應漁牧者量定則例收取花利各赴該州縣
上納類解戶部以備各項支用
一修舉邊屯竊惟足邊之道屯田爲本蓋進戰退耕
得寓兵於農之義佃種自食無千里餽糧之勞如今

收之守鴈門克國之備金城是其明驗我　朝屯田之制雖係修舉之法不講年復一年馴至大壞先帝博采廷議嘗命朴道等官分投清理然但止于腹裏未及乎邊方臣等訪得沿邊屯田廢弛尤甚近便膏腴之田既侵奪于權豪鄰境堪種之地復牽制于禁例又兼租額太重軍士不堪往往逃竄影射拋棄屢業遂使禾菽之地盡爲草莽之區似此宿弊難以枚舉子粒既缺則倉廩必虛倉廩既虛則軍餉自乏比來戶部運送糴買銀兩年例之外加至數倍內帑

空虛大率坐此除遼東另行外合無戶部請敕數道付順便公差人員齎付各邊總制巡撫大臣會同各官將原額并新增屯田逐一清查除見在軍士領糧外中間但係權豪恃强奪占年久務要從公追究改正其餘空閑拋荒地土設法處置著令各該衛所軍餘或附近人民盡數開墾承種寬限三年待其成熟然後起科上納子粒如豪强之家仍前霸占不即退還者即便指實參究治以重罪仍追每年花利入官其或租額太重量爲遞減奏聞定奪鄰境之地果係

膏腴可耕亦要臨時酌處不必拘泥禁例務使官軍有警則進而征操無事則退而務農食既可足兵亦有賴行之歲久獲效必多事完之日各將清查處置過事宜造冊奏繳仍造青冊送部查考

一查勘官地查得弘治二年九月內節該給事中等官鄭鸞等查勘順天保定等府已故太監莊田造冊前來本部議擬具題節奉　孝宗皇帝聖旨這各莊田欽賞年久其人已故本都當入官但中間有轉賣等項今定與例不及二十頃的仍與見管業之人耕

種照民田則例起科納糧二十頃以上至三十頃酌量除五頃三十頃以上的每三十頃遞除五頃留與管業之人耕種納糧不願耕種的聽餘地並收入官其有本主見在的仍管業不動認種納子粒的著種納辭退無主的召人佃種以上地畝糧數還着原委官分撥取勘明白造冊備照但經今年久各該先後欽賞莊田業主存亡不一若非差官整理中間受價典賣朦朧乞討等項姦弊百出不可悉舉合無照例選差給事中御史本部屬官各一員請敕前去會同

順天直隸保定等府巡撫巡按將各該內官節年奏
討、并欽賜各項田土、除見在外、其已故者通行取勘、
要見是何內官、何年奏討、何年病故、原賞頃畝若干、
有無包占民田在內、即今何人耕種、何人收租、其家
人弟姪、恐被勢要奏討、有無投託、見在太監勳戚等
家、稱作已賣及佃種并隱匿等項情弊、務要吊取文
冊、照查原撥四至、盡數清出、遵奉 先帝救旨、量為
通減其已管業之人、悉照民田則例、每畝三分起科、
有不願種者、行令有司召人佃種、各將租銀送附近

并該管州縣上納類解戶部、以備各項支用、仍將佃
種花名田地頃畝子粒數目、通行造冊奏繳、仍造青
冊一本、送戶部備照、往旨本內所開事件俱依擬行如此則上不失公家應得之利、
下可革姦人隱占之弊矣

為懇乞停止賣鹽織造事 賣鹽織造

先該內承運庫署庫事內官監太監崔杲等、題稱前
往南京織造段疋、所用數多、臣等查得成化年間織
造、准與長蘆引鹽五萬引、弘治年間織造、准與長蘆
引鹽三萬餘引、并兩淮鹽引銀兩、尚且不敷、今若止
領前銀六千餘兩、到彼并工織造、使有不足、臨期何
由措置、臣等又查得弘治十二年四月十一日、該署
庫事尚衣監太監秦文等、奏救南京織造、 孝宗皇
帝、准與長蘆引鹽二萬引、陸續支過八千引、其餘一
萬二千、尚未支領、乞照先年事例、准給長蘆未支引
鹽一萬二千引、陸續支去、變賣銀兩、臨路收買併工
織造等因、具題奉 旨、戶科叅看、為照鹽法先因織
造等項阻壞已極、方行差官整理、又復動支、則邊餉
日見缺乏、況近該言官交章論列未已、雖奉前 旨

事委窒礙、宜從抄出施行、隨該工科等科右給事中
陶諧等、題為懇乞停止差官賣鹽織造事、工部及臣
等、各奏停止、節奉欽依、公用缺乏、只照前 旨行、不
必來說、臣等仰奉明命、寢食不安、竊謂 陛下不宜
偏聽左右近習之言、至于若是其信且篤也、古人有
言曰。與衆同欲靡不興。違衆自用靡不廢。此名言也、
惟 陛下穀察之、臣等又聞之、君子之事君也。務引
其君以當道。志于仁而已。若 陛下行不當道。不志
於仁。阿諛順 旨。當言而默。固非臣等以言為職之

義。亦豈君子事君之道哉。且今供應段疋，固不可缺。而當此之時，差官賣鹽，其於國政甚爲不可。臣等敢歷爲　陛下陳之。杭嘉蘇湖松應天等處，近年以來，差官織造，民不堪命。恭遇　皇上龍飛，渙頒明詔，停免各處織造內官，方逾一年，而復差官，是蘇息之望方慰，而憔悴之政旋加。此　朝廷自違明詔，失信于民，其不可者一也。我國家鹽課之設，專爲給邊。祖宗之時，立法甚嚴，爲例甚博。近年以來，一壞于王府之求討，二壞于內官之織造，三壞于　皇親勢要之占

種，而法與利有不可言者矣。頃因庫藏空虛，　朝廷議差大臣整理。庶幾商賈復通，國用可給。今又准令支鹽變賣，則將來商賈誰不聞風斂跡。況夫綱利之徒，如譚景清輩。又將貪緣附帶，公十私百，姦弊滋蔓，莫之能究。差去大臣，整理何事。此　朝廷自壞鹽法，以虧國計。其不可者二也。天下州縣之狼狽，夫役之勞苦，莫甚于河道一帶。況連年北直隸山東水澇不絕，飢饉荐臻。揚州迤南等處，當人相食之餘，若前鹽一發，則隨路州縣之供應，夫役之運送，勞費何堪。況所差內官，多不循理。縱使群小，虛張聲勢，恐嚇官吏人等，索取分外財物。一不滿欲，非法捆打，生事害人，困難悉數。此重困京弊地方，其不可者三也。南京祖宗根本之地。　陛下所宜軫念者。況近年災異，南京居多。若復差人騷擾，意外之變，難保必無。是輕視根本重地，其不可者四也。　先皇帝時，該太監龍綬等題內官趙純支鹽織造，後因陳言修省，　先皇帝時降　旨停免。　皇上卽位以來，災異之生，旣甚且多，幷特　陛下修德省身，尤宜汲汲，反差官織造，爲此

失信壞法，困民貽患之舉，是不能修德敬天，懋隆大孝。其不可者五也。凡此五不可者，一舉而兼有之。此豈臣等所宜默。　陛下所宜深信力行者哉。伏望皇上特昭宸斷，將差去內官，卽與停免，勿謂已行，憚于改更。如果段疋缺乏，被令該部作急區處，行令南京工部，及守備衙門，督同織染局，責限成造送用。以昭儉德，則用人媲美堯舜，改過匹休成湯，而天下之事，有不足言矣。

必來讀　刧旨只照前旨行再不

題爲懇乞停止賣鹽織造事　賣鹽織造

先該內承運庫題該內官監太監崔杲等題稱前往南京織造段疋乞照先年事例准給長蘆未支引鹽一萬二千引陸續領去變賣銀兩隨路收買諸城紅花絲料顧覓織挽等匠併工織造等因具題奉　聖旨引鹽未支過的准他陸續支用隨該工科等科右給事中陶諧等又該四川等道監察御史杜旻等各具本俱奏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查得先該太監秦文奏稱織造不敷要支長蘆引鹽陸續支領買補絲料應用等因節奉　孝宗皇帝聖旨長蘆引鹽准與

二萬引欽此續爲會計錢糧以足國裕民事節該本部會同英國公張懋等議得內一件清鹽法查得織造段疋先年原無支鹽事例今後內臣織造再不許奏討違者許戶部該科論奏等因具題弘治十六年四月二十六日節奉　孝宗皇帝聖旨是欽此俱經欽遵外臣等切惟我朝運司鹽課之設專備各邊糧草所需其爲利最多其得效甚速是以行鹽各有地方私販累有厲禁非邊報之緊急不許擅開非商人之正名不許代支祖宗立法至嚴且備初與工部織造段疋略無相干蓋自成化弘治年來織造內臣惟欲圖便己私卻乃夤緣奏討馴致鹽法大壞邊餉不充節經本部論列及府部科道等官建議今後不許奏討荷蒙　先帝俞允俱各停止　陛下登極詔書又復申明禁例既將　皇親買補殘鹽一切裁革續命風憲大臣再行清理內外人心莫不忻幸以爲鹽法自此疏通國計有所仰賴今織造太監崔杲又以先年支剩引鹽一萬二千引爲言欲要陸續支領隨路變賣誤蒙　聖聽特與准行緣滄州迤南卽非長

蘆行鹽地方若果准其越境貨賣則隨行人役必至假公營私無知小人又將乘機附搭各官以欽命爲名關津莫敢盤詰以百而夾帶至千以千而夾帶至萬展轉興販漫無紀極時價因之低賤商旅爲之阻塞萬一各邊聲息不絕支費芻餉不貲臨期雖欲開中誰肯趨赴報納緩急無備爲患非細鹽法之壞弊正坐此是前日所布詔書殆爲虛文而近日所差大臣亦爲徒設矣伏望　皇上克謹天戒俯念時艱以群議所當信從近倖不可偏聽愼重鹽法預備邊餉

收回前項成命，停止織造差官，合用段疋，敕令工部另項處治供應，以省勞費，天下臣民不勝幸甚。其或果如　聖諭，公用缺乏，必欲施行，則該部自有班匠抽分等銀，可以支給應用，所據長蘆引鹽，決不宜冒禁支賣，以壞　祖宗之法。臣等待罪民曹，叨司國計，事關利害，分當盡言，豈敢曲意奉行，以致僨事誤國。伏乞　聖明留意。等因，正德元年九月初一日具題，次日奉　聖旨，只照前旨行，再不必來說。欽此。臣等聞命自天，措躬無地，夙夜憂懼，寢食弗寧。緣織造賣鹽姦弊多端，難以備述，科道之交章，臣等之覆奏，無非為　朝廷紀綱惜也，顧乃未蒙俞允，且令不必來說。詔旨一頒，舉朝驚愕，咸謂　陛下英年睿質，　聖德方新，舜之舍己從人，湯之從諫弗咈，正宜取法，以隆政治，豈意　陛下未察，一至于此。豈臣等之心忠誠扞格，而　聖明未之信耶？抑豈左右之人壅蔽掩飾，而　陛下未之見耶？臣等猥以凡庸，叨承委任，事關國計，豈敢循默依阿，苟以織造內臣支鹽變賣必自長蘆之鹽起，邊商之病久，恨興販之徒乘此機會

附搭。況許陸續支用，則經年累歲，何有紀極。私鹽盛行，官鹽阻滯，與時變賣，邊儲缺乏，將何所賴。且內臣一出，騷擾地方，撐駕馬快官船，動以數十餘隻，起取沿路夫役，何止數百餘人，漕河軍民豈勝困苦。及長蘆運司先年支剩引鹽，各邊奏開俱已盡絕，今內庫段疋既稱急缺，若使刋彼無鹽支給，豈不反為誤事。所據賣鹽織造搭之事體，委的窒礙難行，臣等斷不敢曲意奉承，以資奸人無厭之貪，以貽鹽法無窮之害。伏望　皇上俯察群情，特昭宸斷，收回前旨，其織造段疋，不必支賣前鹽，所用價銀，本應工部出辦，但今差官事迫，合無本部權宜處置，將長蘆鹽一萬二千引，每引折銀一兩，共銀一萬二千兩，除太倉銀庫查係專備各邊緊急糧草支用，難以輕動外，暫于本部見收鹽價，并別項銀內那湊前數，給與崔杲等收領前去，以充買料雇工等項支用，如此庶鹽法可清，邊儲有賴，省軍民挽運之勞，免漕河騷擾之患，而皇上修德弭災之遠圖，經國籌邊之急務，諒亦不出此矣

以鹽事務作識

造公用已非舊例但勝丁奏計取賣其弊多端也

伊言不數數奏矣

爲急除群姦以保聖躬事　除姦

此即六部公疏李空同草也自應入公奏疏中

伏惟人主以辯姦爲明人臣以犯顏爲忠況羣小作朋逼近君側社稷安危天下治亂所係者乎臣等備員股肱當主少國疑之秋仰觀天象俯察物議瞻前慮後憂心如割至于長嘆涕泣而不能自已輙敢昧死爲　陛下言之蓋寧盡言以死不忍苟容以生此臣之志亦臣之職也臣等伏覩近歲以來　朝廷日非號令失當自入秋來視朝漸晩仰窺　聖容日漸清癯緬究其故皆縁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

魏彬劉瑾丘聚等置造巧僞淫蕩　上心或擊球走馬或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于前或導萬乘之尊與外人交易狎暱媟褻無復禮體日遊不足繼之以夜勞耗精神虧損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切縁此等姦人惟知蠱惑君上以便已私殊不思赫赫天命皇皇帝業在　陛下一身方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遊宴損身起居失節將此輩虀粉菹醢何補于事可不畏哉可不懼哉昔我　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列聖繼承傳之　先帝以至　陛下　先帝臨終顧命之語　陛下所聞也柰何姑信群小置之左右爲長夜之遊姿無厭之欲以累　聖德乎竊觀前古閹宦誤國其禍尤烈漢十常侍唐甘露之變是其明驗今照馬永成等罪惡旣著若縱而不治將來無所忌憚爲患非細伏望　陛下奮剛斷割私愛上告兩宮下諭百僚將馬永成等拏送法司明正典刑以回天地之變以泄神人之憤潛消禍亂之階永保靈長之業則　皇上爲守成之令主臣等亦得爲太

平之具臣矣事干安危情出迫切不勝戰慄俟命之至縁係急除群姦以保　聖躬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奉　聖旨卿等所言皆是愛君憂國之意馬永成等朕自處置但凡一應事盡皆停止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吳培昌坦公　選輯
檇李巢鳴盛端明參閱

林貞肅公集

疏　　林俊

務政本以足國用疏

今歲試大節[illegible]已成有今日未有不日以澡疏矣

臣幼叨上籍長厠鄉書荷卒成于壁水愧乏報于涓涘常慮生有忝于明時而死無聞于後世深以為懼

念昔漢文帝之時海內富庶幾致刑措徒以戎狄不臣藩屬不職賈誼以病瘇且痱為之涕泣況今民貧財竭師弱刑繁腹心內病風邪外侵失此不理恐成錮疾使誼生其時當何如哉臣無誼之才有誼之心懷此耿耿十年于茲矣毋以蹤跡疏賤無階　上達頃以會試來京伏聞邇歷不清餉運告病上勞宵旰之憂下費廟堂之議勢甚急而事至要于此有懷而不吐焉則生有愧色死有餘辜矣故寧言之而取謬妄僭冒之愆毋寧不言而坐緘默玩視之罪也伏惟

陛下大天地之量廓日月之明蒭分一有可以補裨者死且不朽矣臣聞謀者欲發內帑之藏外郡之積以濟之者臣竊以為過矣夫內外之藏所以防倉卒之需城守之具水旱之備故常見其不足未見其有餘且天下之事毎毎出于意料之外設有不虞曷以備之況州郡之吏間有乘此以射利者人士喧騰街巷聚議耳聞目擊所不敢言是何異剜心頭之肉以醫眼下之瘡竊為　陛下不取也至于內帑之藏數亦有限塩鐵之議蓋亦末務他如權宜措置間可

施行要亦巧取于民終非久安長治之策也且財之生于天地者無窮而出于人力者有限先王之政亦惟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裁成輔相以左右民耳今之地即古之地今之民即古之民也昔也軍國之需仰于西北而有餘今也軍國之需益以東南而不足其必有故矣臣愚以為地有餘利應墾而不墾民有餘力宜務而不務此其本之失也夫濟兗之地井右井田之遺三代所倚以給軍國者乎臣嘗病舟過之荒沙漠漠彌望丘墟間有樹藝亦多鹵莽而不精緩怠

而不特至于京畿之間亦徭。如是往往爲之傷心欲泣。撫掌深嘆。計此度之雖邊郡應屯之地目所不擊足所不到之處。夫亦是耳。大抵官非其人。理非其要。膏腴之區。介併于巨室。磽确之地。荒失于小民。而屯田壞矣。務貪多者失于鹵莽。困賦稅者一切抛荒。而農業隳矣。所謂地有遺利。民有餘力。此之謂也。臣聞國猶家也。理家猶理國也。理家之道。力農者安。專商者危。入不逮所出者貧。剝人以肥己者必有人于此。千金之產。置弃不理。顧乃逐商賈之微羸。漁閭閻以

取息。日出其管籥以禦外侮。不待知者亦決知其不可矣。是故政本之說。力農之謂也。鹽鐵之說。專商之謂也。發帑藏之說。入不足而日出之之謂也。巧取之說。剝人以肥己之謂也。即此論之。得失利害。固有不較而自明者。今日之事。臣愚以爲莫若取一于農務力其本。大爲一勞永逸之圖。沿邊諸郡。則倣趙充國（此時屯田可亦理）屯田故事。兼以晁錯募民耕塞下之議。參酌損益。選大臣通兵農之務兼軍民之情者。總專其事。選京官之識見明達幹理精密者。分督其事。畫界坼疆。區析

畝。分閱其強壯。優其食給。隨地所宜。務力于農。乘所餘閒。課以騎射。而又教以禮義忠信之道。兼之坐作擊刺之法。視攻農之勤怠。技藝習之工拙。命歲校之贏縮。以爲刑賞。仍于要害之處。列屯之外。高築墉牆負墉爲廬。往來之所。夾通甬道。夾道植樹。夫負墉爲廬。則內得以安居。而外難于卒攻。夾道植樹。則人便于往來。而騎難于馳突。又于墉外廣植榆棘。稍有烽警。列營以俟。隨方禦之。虜亦無自而入矣。借曰失利而入。則合各屯之卒守于外。發邊郡之卒攻于內。內

外受擊。彼亦安得而善其出哉。臣嘗攷之。韓重華之在唐。釋罪吏耕邊田。歲償官逋四十萬斛。又募人爲屯田。歲省度支千三百萬。軍不病飢。寇不爲害。韓愈稱之以爲兵農兼事。務一而兩得。厥後大臣持其議。中國遂坐耗餽餉之間。暫作暫止。灼有明驗。夫亦在乎人耳。至于腹內西北諸路。所係甚大。井田之法。雖難卒行。宜以東南之法。權宜治之。必得如漢之趙過召信臣。國初之陳修其人者。分方經理。相原隰之宜立旱澇之備。定肥瘠之區。苗稅賦之額。居止而作者

使循其舊，流下而後者各歸之田，湖蕩之間，可以水耕者，則引水鑿渠，募水耕者耕之，高衍之地，可以陸種者，則分疆定界，募陸種者種之，貧民則給以食力之傭，田成之後，依官田以起科，富民則計以庸食之費，田成之後，依民田以出稅，務使人各埼農，農各力田，地各樹秔稌，各得利，如是則東南之賦如故，而西北之利當日興矣，至于京畿之地，尤在當急，竹葦黃蘆，悉皆沃壤，昔者虞集嘗議瀕海之地，築堤捍耕，十年之後，可省海運數百萬，此則直沽一帶瀕海之地

悉可耕也，脫脫嘗于近畿之地，募人耕稌，一歲之收，可得粮百餘萬，此則西山四向近畿之地，悉可耕（今之近王泉一帶見水田甚多）（前無所惜不能推廣之耳）也，是宜依倣井田之制，畿甸之法，經緯區畫，精密整齊，計畝爲區，爲屯度之以里，緣之以垣，環市星列，閭廬棊布，使天下曉然知皇都之尊，根本之固，守之以恭儉，明之以賞罰，十年之後，國用漸贏，于是寬賦稅以舒民困，厚祿秩以禮賢士，興學校以明禮義，如此而國勢不尊，天下不治，未之有也，若夫措置之方，規爲之密，則必寔求其人，親履其地，酌古準今，隨宜而變通之，乃爲可耳，夫食者民之天也，一日不再食飢者亦憊矣，是以聖賢論政，每以理財足食爲首，又況天下之事，未有積久而不變者，倚之重者蹶，或伏焉，利之大者，害亦如之，然則今日之事，固未可專委之東南也，甚者必解而更張之，此亦其時矣，伏望　陛下博參群議，獨斷宸衷，請舉一隅之地，小小試之，或要而邊關之地，或近而京畿之外，如臣所陳者，經畫區分，而又益求衆議以潤澤之，數年之內，所得若何，所失若何，則其是非利害，居然可見矣，如日常言冗

熟難于信用，巨室兼并難于清復，因循苟且難于振作，雖黃疑似難于折衷，則非臣所敢知也，艸昧疎賤，干瀆　天威，不勝驚戰怖慄之至

扶植國本疏

（公在部曲聽即勤二好還事四朝皆有讜論茉存以爲名臣亦不爲誣也）

臣惟人君之德，莫大于聽納，臣子之罪，莫加于欺罔，近年以來，災異迭興，兩京地震，陵寢搖動，日月繼食，野熊人禁，鑒戒之昭，莫此爲甚，而醜虜陸梁，犯我北鄙，邊城騷擾，戍卒咨怨，誠不可不爲之慮也，臣愚謂此尚手足之疾耳，陝西山西河南連年飢荒，陝西尤

其人民流徙別郡京畿等處日數萬計、甚者圖縣無人、可者十去七八、倉廩懸磬、拯救無法、樹皮草根食取已竭、飢荒填路、惡氣薰天、道路聞之、莫不流涕、而巡撫巡按三司等官、肉食彼土、既知荒旱、自當先期奏聞、伏候　聖裁、顧乃茫然無知、恝不加意、勢至若此、尚猶顧瞻徘徊、專事蒙蔽、視民飢饉而不恤、輕國重地而不言、夫物極則變、艸澤之中、禍深難測、此誠腹心危急之疾、治之當如拯焚救溺、不可少緩者也、乃者大學士萬安等具言將生員人等納米、是固救

荒之一策、然此等欲事輕貴、則彼地空乏、買米無從、欲他方轉運、則困于劫掠、道里難進、恐緩不及事、為今之計、宜下寬恤之詔、重欺罔之罪、以收人心、即遣才力大臣并科道部屬廉能等官、分齎內帑之財、星馳前往臨清等處、聽其地里近便、有運到官糧、或隣封積蓄、官為僱車裝運、兼程以行、隨在賑濟、則未死之餘民、猶或及濟、然臣又有說焉、孟軻氏有云、死我所惡、所惡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臣說一行、則可洩天地神人之憤、快　聖祖神宗之心、彰　陛下為明聖聽納之主、萬萬億斯年無疆之休、萬一忤旨、禍止臣一身耳、何惜一身之禍、不為　陛下陳之

臣聞脩養之說、怪誕無徵、佛老之教、幻妄無取、故其事不見于堯舜禹湯之世、其說每見于唐宋儒先之論、史冊所稽、不可泯也、謹按僧繼曉本一憸險小人、市井無賴輩者、猥指邪術、欺誑楚府、及至事敗挨拿、却乃竄身逃罪、不圖自新、益加縱誕、借住京師、多方夤緣、謬蒙　聖眷、叠賜異恩、五尺兒童切齒唾罵、敢復肆無忌憚、惑亂　聖聰、發內庫銀數十萬兩、蓋大

鎮國永昌寺、臣細思之、　陛下聰明齊聖、斷不為此、是必繼曉小人倡為誕說、謂此寺一建、則　聖壽益綿、國祚益昌、民命益永、邊疆益寧、以此啗　陛下耳、曾不知以可用之財、供無益之費、國計且日削矣、以

陛下超三邁五之資、蹈唐憲梁武之轍、　聖學且日減矣、下人師之爭先事佛、　聖政且日壞矣、君民重遷、工役不息、人怨且日興矣、從繼曉之言、先王之政、斷不為此、況萬無是理、顧有大害者哉、昔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

有於位子焉能戰夫鶴之好似若未害其失人尚若此伏望　陛下以類推之臣謂不斬繼曉其目之端未可言也然縱之者梁芳也梁芳傾覆陰狠引用邪佞排斥忠良輔之者驟得美官觸之者動遭竄逐欺罔如趙高奢侈如石崇數年之間假以進貢買辦爲名盜　祖宗百餘年之府藏殆盡家貲山積尚爲不足所在風擾汪直不能過乃復薦進繼曉陰求蓋索虛耗內賊飛語外聞謂其立意不肯爲是彼　陛下逼脇只得俯從是畏　陛下議己欲　陛下專擅謗

耳夫臣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今梁芳文己奸而以過歸　陛下即此一事已不容于誅矣且天下猶身也賢才元氣財用骨肉小人疾病也梁芳耗元氣削骨肉而引之以疾病臣竊爲身危之斷謂戮梁芳之身不足償其罪之萬一耳臣徒不足信職非言官然視默默可以保位顧乃不自揣量與此三權奸臣抗可否是猶螳臂山蛾赴火已不可言智矣然臣惟牛可耕犬可守走獸之微亦以勞而食也臣食于　陛下且七年矣近以事勞復蒙特秩感愧無地中夜以思涕淚交流謂人主深居九重利害豈能盡知而　祖宗在天之靈亦望臣等以言進于　陛下也今內而大臣外而百官以及閭井之徒亦皆痛心欲食梁芳繼曉之肉卒之不敢以此進于　陛下者所惜者官所畏者死耳使臣復不言則　陛下終不悟　祖宗在天謂臣等何如人天下后世謂臣等何如人秉筆史官必訊笑臣等恐將及　陛下矣惟　陛下留神聽覽熟計而必行之幸甚

急除權宦以弭大亂疏　除權宦弭大亂

臣惟人臣進言非盡死不足以爲忠夫死豈人心所欲哉言而人主不聽又從而怒之則不幸死耳言而人主聽之聽而又行之則宗社危而復安人心失而復得世道亂而復治　朝廷之福何加焉故忠憤愛國之臣嘗試一身之禍以幹回　朝廷之福昔元政不綱奸臣擅柄群雄並起我　太祖奮迹民間百戰而得天下至難也我　太宗　仁宗　宣宗　英宗　憲宗　孝宗世累憂勤以保天下至難也不幸　孝宗上賓以至完天下付我　陛下當時顧命之言

審記之矣、必不欲盡逐其舊人。而獨任一內臣劉瑾也。陛下有二帝三王之資、劉瑾不欲 陛下有二帝三王之聖、又不欲天下享二帝三王之治、陛下倚任劉瑾如伊尹如周公、劉瑾不欲 陛下爲太甲爲成王、而欺腹誹而自侮無所不至、陛下未察也干紀奪柄、自古奸邪弑逆之賊、如趙高、如石顯、如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如陳弘志劉克明、如宗愛如蘇佐、如王守澄田令孜楊復恭、如劉季述、如韓全誨、有一大惡、可危人主、而破敗人國者、劉瑾皆備之劉瑾

古今惡魁也、今近而京師、遠而天下、皆曰兩皇帝朱皇帝、劉皇帝、又曰坐 皇帝、立皇帝、謂 陛下居皇帝之位、而劉瑾實秉皇帝之權、陛下朱姓朱皇帝、劉瑾劉姓謂劉皇帝也、陛下時不視朝、劉瑾西南面偕之、鴻臚唱各官叩頭而題奏下某部、與某某酒飯、皆其言語、各官起身、鴻臚喝、向東作揖、故謂陛下坐皇帝、劉瑾立皇帝也、夫高卑以陳、貴賤位矣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作福臣無有作福、君作威臣無有作威、偪則僭、僭則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

一朝一夕之故也、今夫天至尊也、帝雖爲天所。立不得並稱天、故曰天子。帝至尊也、太子爲帝之副、雖帝所立。不得並稱帝。故曰帝子。豈有給事之內臣。得並稱皇帝哉、朝宁之間得受諸臣朝見之揖哉、春秋無將、將則必誅、劉瑾固不特謂之將矣、國家成法制于太祖遵守于 太宗。至精密也劉瑾盡取而紛更之。陛下尊爲天子。容制于一權宦。不能庇 祖宗耶、大臣擇于 孝宗。至當也劉瑾盡誣而擯斥之劉大夏最賢禍最大。劉健謝遷馬文升韓文楊一清許

進馬中錫又賢禍又大。張敷華亦以憂死。僅一林瀚倖命獨存。是明不足我 孝宗。故與 孝宗抗也。陛下尊爲天子。容制于一權宦。不能庇其父耶。太皇太后 皇太后時被離間使 純懿之主母。忍下家奴之色。受其挾取。陛下尊爲天子。容制于一權宦不能庇 祖母 母耶。故事 皇太子未舉。舉未立。親王一位不之國。爲根本慮至深遠也。劉瑾讒間榮王。徑遣之國致 陛下于孤立。中外人心。無不爲陛下私危者。陛下未知也。劉瑾又傲視榮王挾

取其物無所畏忌。 陛下尊為天子容制于一權宦不能庇其身與叔耶，豢王金使王叢， 陛下同漢泒者也。劉瑾吹毛刮垢，日恣索害， 陛下尊為天子容制于一權宦，不能庇其族耶。劉瑾安受皇親夏儒之跪拜，呼呵叱咤無異市兒，更索其金， 陛下尊為天子容制于一權宦不能庇外家耶。公侯駙馬伯非勳則親與都督等官，皆 朝廷之腹心爪牙同休戚者也。劉瑾唾罵搒索，任情中傷，今日縲其弟兄，明日縲其子姪，又明日勒回話，勒閑住，勒半俸，又甚則不顧欽奉之旨，平江伯陳熊身發充軍，手下人發梟首，致

陛下盡失勳戚之心。內閣九卿非舊則舊，與科道等官，皆 朝廷之股肱耳目，致太平者也。劉瑾誅求凌傷，極力嫁禍，今日杖某死，明日枷某死，又明日發某為民充軍，又某則已死之都御史錢鉞，忍心種禍，抄沒其家，出差之都給事中許天錫，尋事嚇財，逼令自殺，致 陛下盡失文臣之心。二十四監，或歷事累朝，或守禮識事， 陛下之侍御左右，與劉瑾同輩行者也，劉瑾敢群傷類，廢置由心，今日易鎮守，明日易

掌印，又明日易管事，又甚則上奪之賜死，薦敬鄧原麥秀扶安丘聚之閑廢罷黜，致 陛下盡先近臣之心。指揮千百戶或起叛難，或內勳積劉瑾故阻其替襲，難其比試，今日調某衛，明日降某官，又明日充某軍，致 陛下盡失武臣之心。屯田將無而作，作稅粮既免而重徵，法令煩苛，擢手犯禁，管校連絡觸眼無分。如龍舟競渡，楚習俗也，則張大其事，竟籍其家，服器過侈，吳習俗也，則張大其事。又籍其家，使富者不自保，貧者無以自存。致 陛下盡失天下軍民之心。

且一家之用為財易足也，劉瑾括盡天下之財，富于內庫，非欲為逆，曷邀人心。何聚財之多如是耶。一家之居為屋易足也，劉瑾蓋盡閑防之屋，多于內府，非欲為逆，屯駐兵馬，何聚屋之多，如是耶。一家之乘為馬易足也，劉瑾畜盡西北之名馬，非欲為逆，給發騎兵，何聚馬之多如是耶。中外傳聞劉瑾謀將京軍邊軍更番上操，為張永所阻，奏將京軍官校隨同祭掃，為張永所阻，信有之，則劉瑾之叛逆不特京師知之，天下知之，至同類亦知之矣，獨 陛下未知也。臣聞

京師盜賊之起曰由劉瑾之致而直隸山東河南盜
賊之起由劉瑾之致臣未詳也廣東廣西福建盜賊
之起曰由劉瑾指差查盤剝削匱竭之致臣則詳知
之江西盜賊之起由劉瑾指差勘事剝削匱竭之致
湖廣盜賊之起由劉瑾兩差計處備荒宗銀十數萬
兩剝削匱竭之致則臣親詢之今四川夔保藍五等
盜賊之起由劉瑾之華撫民播州安寧天苗等蠻賊
之起由劉瑾之庇楊友及剝削匱竭之致臣則親審
之又聞雲南貴州土夷縱情盜賊充斥亦由劉瑾多

方誅求剝削匱竭之致而前日官軍亂遼東今日官
軍亂寧夏殺守臣借立安化明以劉瑾專權自恣動
搖中外所當共誅爲言是首禍即未自反逼天下人
已盡反矣夫世道治亂係綱紀係人才係風俗今紀
綱大壞人才大壞風俗又大壞猶敢矯誣妨毀罔亂
起　孝宗至願之詔旨謂欲振起綱維剗革姦弊曾
不思　孝宗聖仁寬大堯舜禹湯文武之君殷中宗
周成王宋仁宗不能及也謂　孝宗手致之治不及
劉瑾手輔之治何前之大治而今之大亂也臣子稱
君者諱　孝宗誠不及猶當曲諱況誠　聖治敢誣
而毀之耶且劉瑾淫毒慘酷羅織害人如邊糧虧折
鹽課拖欠自有官攢灶戶今却追巡撫巡鹽枉道四
家借宿驛舍自有杖罪正律今却發爲民枷號死罪
罰贖之米不過五十石今公罪免科却罰一千石五
百石是免科之杖反加贖死二十等一十等耶公罪
罰及身死贓物追及子孫古有之耶濁官取受不能
盡無然一二十兩三五十兩至一百兩亦極矣劉瑾
取受始即三五百兩繼即一二千兩繼即一二萬兩

又甚至十餘萬兩少違其意應手及禍以致鎮守司
府等官盡平生而易節竭阿奉以逃刑貪者如餓虎
廉者如乞兒至于取受之廣無貴賤貧富大小無不
被其害劉瑾處事悉多如此臣久處林下未能盡知
　陛下試許廷臣直言無隱自有數其惡者臣疏遠
之言未足深信伏望　陛下少霽顏色將臣而請兩
宮面質皇親府部文武大臣各監老成內臣各科道
部屬郎署等臣各守衛團營官兵各坊市細民一一不
如臣之言臣甘欺罔重罪臣與劉瑾素不相識無仇

怨劉瑾斥逐正人，朝野爲空，獨臣一人幸免。前年投無名奏內廷之時，明對諸臣，許臣忠義。及今又有
劉瑾常以一二暫偽以爲罪公此疏益不可少然未幾上而瑾已誅矣
擁之起，臣宜以知己爲報，顧若操戈而入室者。臣受三朝厚恩，誠不忍坐視天下將亂，宗社將危，而不知救。昔崔洪薦郗詵，詵奏洪；王鳳薦王章，章劾鳳；安祿山薦顏杲卿，杲卿討祿山。臣敢以一德之私，廢天下公論，忘宗社至計哉。伏望陛下獨奮乾綱，大義割愛，公處劉瑾，以謝天地，謝祖宗，謝天下，重處臣以謝劉瑾，則大逆以去，大亂可弭。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林貞肅集　七　平露堂

慶幸討戮宦賊永綏福祚疏　討戮宦賊

臣在得漢軍中，聞賊臣劉瑾謀逆事覺，陛下特正典刑，以大洩天地祖宗臣民之憤，爲我明萬萬年至計。臣驚喜慶幸，祖宗在天之靈，陛下嗣大
張永興討瑾人人歸功公獨發此疏可謂大臣不僭之言
歷服之光，其有是盛舉矣。初賊瑾無故駕朋黨之說，戕賊大臣，挫殺言官，凌蔑同類，摧剗羅織，天下之人謂此奸臣弄權之故。智然出古無是甚也，比聞遣榮王之國，修行宮，致陛下外寢，臣撫心山涕，謂此賊必反無疑。故事太子未舉，舉未立，立未長，親王一位不之國。宋仁宗高宗未有子，聽司馬光婁寅亮諸臣之言，求宗室之賢，養之宮中，所以杜亂源，爲國家深計。夫庶民忠奴，猶慮主人之孤立，況陛下爲華夷民物之主。賊瑾容置之孤立耶。榮王已之國，賊瑾當循司馬光婁寅亮故事，輔陛下，如仁宗如高宗，擇宗室一二位十餘歲之賢，養之別宮，在國家謂之杜亂，在時俗謂之益子。俟皇太子誕生，生而立，立而長，遣之歸國未晚也。孝宗時，陛下爲皇太子已長，尚未遣榮王之國。今皇太子未生，賊瑾容徑遣榮王之國耶。其陰謀逆計，謂必置人主孤立，孤立則易圖。噫，聞亦寒心。況賊瑾舉此等事耶。自古君門九重，所以嚴人君之衛，非觀美也。庶民之家，高垣重戶，夫婦夜同寢處，以防寇偷。我太祖夜起，穷聽四外無人聲，方就安寢，著之祖訓，非過慮也。夫物貴者爲盜，況天位至貴者耶。人間腹心，惟夫婦最爲可恃。帝王之家，寧庶民之家比耶。陛下所恃腹心僅三宮，豈容離深宮，就外寢，寄命他人，措身于孤危之地者哉。其陰謀逆計，謂必置人主淺便，淺便則易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林貞肅集　討戮宦賊　大　平露堂

圖噫聞亦寒心況賊瑾舉此等事耶臣驚憂勃鬱終夜不得睡起艸一疏為悉除大逆以禦大亂事既與御史陳茂烈私議無一人可託齋逆無一人可託寫本相對飲泣及赴四川稍續所聞令教諭范府謄凈臣自分必死家分必滅無疑惟念川民久罹賊禍方屢宸憂擬俟平賊隨上此奏又不知其私造御寶御袍宮牌牙牌火藥軍器反形逆迹若是其狂悖也天奪假手張永先發其奸 陛下神武英斷立決此獄為國家大幸然徐思之為危亦至矣固不得不自寒

心預防而早辨也昔叔沙衛殿國楊思勖平亂春秋綱目書之謂功出閹寺國為無人今賊瑾謀逆國勢如千鈞垂一髮舉朝文武無一人言之獨幸內臣一永也幸一永傷文武之無人也傷文武之無人亦以兄 陛下信文武之臣之不如永也信文武之臣之如永容不有早發其奸致倣蕩上崩若是之危迫耶此春秋綱目之深意也臣僻遠不知永請討瑾之後曾請 陛下如仁宗如高宗擇宗室一二位十餘歲之賢養之別宮曾請 陛下撥行宮回內宮倚三宮

為腹心夜同寢處使禍患消弭福履蕃盛其未然是永尚未知杜亂之源也抑永固未學宜未喻也文武之臣無一人言之無過耶臣聞近文武大臣有糾與二三內臣會推誠有是豈不以前是之腹心專託瑾故致亂今是而兼托諸人以杜亂耶不知前是之腹心專托瑾而致亂顧今是之兼托容保無瑾者乎今是之兼托保無瑾繼是之兼托容保無瑾者乎臣不敢遠引窮就本朝論之王振之後保無有振也而有吉祥吉祥之後保無有吉祥也而有劉瑾夫得隴望

蜀窺窃富貴有何紀限人心者可盡信乎周官六卿分職而百官統于冢宰九伐掌于司馬今吏兵二部是也使內臣應預周制之矣我 太祖稽古建官又制之矣其未然宜皆有說弊之端其未可自我始也夫陰陽日月寒暑各有分職而同成歲功侵則災而不成歲人君體天其未可改也臣又聞吏部取楊一清當矣其他或失衆正賊瑾之黨當矣有二黨魁猶失刑夫為戶部莫如韓文許進為內閣莫如劉健林瀚謝遷王鏊春秋舉仇舉親方撥亂反正之始而不

引忠亮端謹不可屈之人、徒取圓熟治未可望也。嘗魁弗正、亂何時用弭乎。累朝大臣、不忍加罪、累仍厚恩。獨忍忘耶。身任舊臣、甘心新主、役狠回遹、贊逆賊以亂人國、覘神器、孰不可忍耶。春秋誅奸諛于既往、（此蓋指長沙耶、以厥義正真古之遺直）生未宜失賊也、誰爲　陛下畫數策者。非誠無識、則有所私。方是時、猶言官不言。文武大臣不言、輔臣不言。噫、可畏矣。槪治者未可以息憂矣。夫聖　陛下法古憂畏、慮遠而愼微、時時以專任賊瑾之誤爲戒、循用　孝宗舊人、脩復　孝宗舊治、正二黨、魁與吞舟

而網漏者。則　聖德日允。　聖政日清。　天位日固。人心日安。　祖宗造明之盛業、永以昌茂。臣雖死猶生之年、謹錄前奏、蘖隨本上進、非欲衒事後之贅詞、亦欲天下後世知忠憤之激、雖久閑老病疏遠之臣猶不能已、制治保邦之主、所以信文武之臣者、不得不專、杜塞禍亂者、不得不早、賊臣逆子、尚知憚而易意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八十七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吳培昌坦公
儁李巢明盛端明 參閱

林貞肅公集

疏 林俊

論寧府用瑠璃疏 寧藩琉璃

臣日者審寧殿下累乞瑠璃瓦重荷 聖諭於引錢（此雖一事亦只逆折奸萌）內支二萬兩給換者臣有以仰窺 陛下聖仁廣大惇敘九族盛心而寧王據禮守經不爲無見然親鎮巡議奏欲俟年豐定奪是巽言不當與也工部覆奏謂規制雖相應事體寔可止又恐重累地方作例各府是正言不當與也迺寧王又奏工部又執奏是中言決不當與也 陛下先可部議是明示不當與後又從其半是婉示不欲與也士夫及耆壯公論謂寧府多此一舉是中外人心皆謂不當與也寧王讀書明理聰察識事斷不爲此必勝以損賢名偶未之思耳夫事有可爲有不可爲有可已有不可已江西公

私匱竭人民滋困盜賊未息此何時也意者引錢無與于民不知存積僅二萬七千餘兩 益府宮殿燬燼 益殿下見移東殿萬分驚虞責將誰任修葺之費約三萬餘兩此不可已者也 淮府造墳 順昌王 崇安王鎮國將軍起第已支五千三百餘兩後來未計此不可已者也所在儒學文廟傾頹問其故謂朴罰例嚴所司顧忌不修之致此不可已者也各處預備倉穀數少問其故謂罰贖解部所司討無自出之致此不可已者也宮軍俸粮通融節縮歲支尚少四千餘石此不可已者也臣嘗見 楚府殿燬久未葺 荆府多敝漏 淮府同一江西頹垣朽柱東拄西撐飄瓦斷椽脫落大半居然廢址在民庶尚不堪居惟寧府完美堅緻金碧燦煌夫大義不可已有可爲割財內帑爲之未過有可已無可爲又何必爲此等事哉古者采椽不斲茅茨不剪土階贊堯卑宮贊禹儒服紀河間樂善紀宋平湘州之約儉鎮西之輕財聖帝明王所以揚盛休垂後美者端亦在是寧府移封之初視至親也已不用琉璃再造之會閒至

富也。又不用琉璃。豈亦慕采椽茅茨之盛。崇古尚質。示樸以垂憲。故如此也哉。今歷百年。傳數世。一旦無故而遽改之。孝子順孫。所以順祖考者。義不當是。夫前之失。後人尚諱之。前之善。後人忍改之耶。改則盡沒之矣。沒之非孝子。沒之非順孫。謂賢王忍為之耶。臣所謂偶未之思者也。况性習難靜易動。難儉易奢。操之猶懼或放。縱之何往不流。賢王春秋方盛。德業方始。求之身心。自有專務。而規規循常文具之間。以致譏前人。法則臣未知其可。臣數侍賢王。言論多師

法古。又誤被禮愛。獨至臣服深感切私。亦當厚顧。若無右于賢王。臣罪死。臣往年疏府第之制。以不用琉璃美寧先王。義不當以用琉璃諫今王。且小人先合後迕。君子和不尚同。臣欲愛德。市義完賢名。不欲頁諫順　旨。虧至孝。孟軻曰。齊人莫如我敬王。臣拘儒。不識通變。但知報王道當如此。竭忠盡愚。事　陛下。道當如此。寧王靜思幡悟。必有創于臣言。伏望　聖明篤慈親斷大義。垂善處。使賢王德如純璧。名若完甌。毋涉吳王几杖之賜。叔段京鄙之求。正大明白。愿

不掩義。為世世頌美。幸甚。

請復常平疏　江西常平

臣聞古無常豐之歲。而民不患於不給。無他。積之有豫也。夫民司命者官。而恃以為命者穀。穀不積。民有衣寶玉而死者矣。故預備之計。於民最急。今江西所屬預備倉穀。湖口縣不及一千石。彭澤縣不及六百石。石城縣僅二千有奇。泰和大縣。亦僅八千有奇。其餘積蓄俱少。臣竊憂之。夫凶則散。豐則斂。官府常規。散則樂。斂則怨。人情大致。詭名冒領。適長市道之奸。

抵斗追還。竟啙里老之計。公催稍急。則交扇互搖。巧呈哀訴。只得停止。以致數縮于官。有出而無入。約爽于民。有借而無還。出非原泉。運非鬼神。伊何能繼。今欲公私兩便。惟有常平可復而已。查得近例。一里約積穀一千五百石。江西衛所姑未槩論。試以有司言之。六十九縣。總計一萬一百四十五里。穀以一里千石計之。尚該一千一十四萬五千石。見在所積。十未及一。約少九百萬石。每穀五石。作銀一兩。該銀一百八十萬兩。盡括司府庫藏。不盡一十萬兩。糴本羞澀。

力難求濟是外非重罰罪囚則勸勸大戶取彼與此仁者不爲況今法日以弊難開勸罰之門義日以衰難求輸助之戶若乘是不務則今年直小荒耳待哺嗷嗷聚群搶殺南康起九江起饒州又起熄之復熾痛之而無畏萬一大荒其無尤甚者乎是正謀國所當預慮者也宋仁宗時嘗出內庫百萬緡以助糴本今日內庫臣未敢知若承差吏典納銀之例又彷正體彼善之法冠帶尚義猶可行耳伏望 聖明軫念江西爲控扼楚蜀閩 擁護金陵要地人民凋瘵之

餘乘仁加䘏特 勅該部計議奏行布政司招納義民官一千名除問革官吏外不拘本省別省客商軍民舍餘老疾監生廩增附學吏典及子孫追祭父祖各聽納銀七十兩者授正七品五十兩者正八品四十兩者正九品各散官二十兩者冠帶榮身監生減十之三廩膳減十之二陛續填給收完銀兩分付各縣以資糴本各該冠帶雖不免其差役亦用加之禮貌毋妄點罰毋輕差遣使絕轇轕樂於順從其不願冠帶願立表義牌坊者若出穀二百石亦容旌賢不

限不停以補官之臣又見凡問口外爲民邊遠充軍囚或逃而不去或去而即逃徒名治奸無益事實乞勅法司計議除情重外如扛幫誣告強盜人命不實誣告十人以上因事忿爭執操兇器誤傷傍人勢豪不納錢糧原情稍輕不係巨惡參審得過之家願納穀一千石或七八百五六百石容其自贖免擬發遣其誣告負累平人致死律雖不擬情實猶重并窩藏強盜資引逃走抗拒官府不服拘捕本罪之外量其家道勸穀自五百石一百石以警刁豪俱聽撫巡參

詳無容司屬專濫臣仍與巡按督併二司專責守令於囚犯紙米并應追贓罰工價逐旋存積務取數足爲期不容分外科罰如縣一十里則積一萬石二十里則積二萬石糴本精選該學行簡富戶量加領買上上六百石次四百石次三百石又次二百石不許市民公役冒領使費專販收受名曰常平如秋成穀賤六石糴入春夏穀貴五石四斗糶出秋成五名糴入春夏四石五斗糶出每石明扣一斗以備折耗存積供令社長社正開報貧民每丁止買二錢以杜兼

利前項銀兩當令前該富戶給領秋成照價糴入義
貴依前糴出循環如常若穀賤年分不必發糶仍別
查弘治十四十五十六三年放過饑民稻穀量追一
半如借一石者追五斗另廒收受審實極貧倍加賤
糶如時一錢四斗則與六斗果甚孤獨無歸委難自
糴方與賑濟不必追還若得過冒領問罪之外每穀
一石罰穀十石衛所常平亦依此法衛一萬石所二
千石爲則各該掌印有司考滿叅定殿最軍職管事
附取去留所貴上下相資人法兼任同心遠大之圖

用復常平之政臣再勸社民各立義倉與義學義塚
例罷名曰阜俗三義盡一義者書一義之門二義三
義稱是義倉之畧社中富民任其出穀六百石或四
百石別處一倉極貧利一分次貧利一分春借秋還
轉相周助民樂表異似亦有從若常平既復社倉又
行則饑饉有備而地方可保無虞此預備至計子民
至急而江西今日尤爲急者伏惟 聖慈留意

藍鄢捷音 討平流寇

迺者四川大夥流賊藍廷瑞鄢本恕等本皆小醜輒
逞元兇倡亂歲更二三烏合人餘十萬私造軍器而
建五方旗旌僞授職官而鑄萬戶府印干紀僭號始
起釁於兩川攻城殺官遂流毒於三省殺人難以數
計刼財無有紀極軍民妻女爲其姦擄鄉市房屋爲
之燒燬所過屠戮厥罪貫盈致厪 聖慮命官興師
該總制尚書洪鍾會臣等仰體 皇上欽卹好生之
德神武不殺之心屢給榜文招撫有能自首及自相
擒斬者免罪詎意各賊執迷不悟陽則節稱聽撫以
計緩我師陰則益肆刼殺以戕害人命先該四川在

於門枕城峽等處後該湖廣在於鎮坪茅垻地方勦
殺大敗逃散不多但以首惡未擒遂致復聚爲患攻
燒營山縣治殺死僉事王源陸續添虜又至萬餘總
制咨臣整兵征勦又咨陜西都御史藍章行副總兵
閻綱等統兵副使來球監軍侯原委湖廣紀功御史
何棐分守左叅議方璘分投監督都指揮李玉樊烽
所統辰九等衛并永保等司漢土官兵一路西由漢
中約同陜兵一路東由大寧直趨過巴俱會同四川
守巡等官至叅政曹祥僉事李恕令陞按察使公勉

仁右參議錢朝鳳等督領軍兵鄉勇人等屢次擒斬功級及先後調河南都指揮徐爵鮑威統領軍兵三千前來金州協力戰守今該監軍紀功御史何棐參議方驥呈該中哨領兵都指揮李玉報稱統督永順等漢土官兵於本年四月二十八日追至陝西石泉縣饒峰坝地方賊見官兵追急及因無得搶擄叫願聽撫彼欲不聽但各哨官兵追赶未齊只得用計撫令到於四川東鄉縣地方金寶寺聽撫及引賊差小老人何坤等三名并保靖宣慰彭翰亦引小老人李萬良一名稅旗吏何定馬湖土舍安宇并鮮永金等亦引小老人譚文章楊相馮軫劉宗四名俱來告撫於本年五月初八日蒙總制會臣給與牌榜責限六月初八日齊到金寶寺十二日前赴達縣軍門投見若有變詐違限就不准撫即便會兵勦殺遵奉節次差人催促前來及令哨湖廣保靖宣慰彭翰等閫崗長男良佐四川領兵署都指揮李蔭酉陽土舍冉震等先後各到閫隨安宇何定通判第五德緊隨賊後陝西巡撫都御史藍章亦督發副使來球監督副總兵陶綱領兵在於延呂關守把都指揮金冕領兵二千剿隨營賊到川境竹峪關等處自知罪惡深重賊首不宥意圖隨路延至交秋田野稍熟得以搶食乘隙逃走十日不見前來致違前限纔於十四日方到浪洋寺相離金寶寺尚遠又不肯來在彼依山分營駐劄使人到哨會說要將伊等人衆撥與營山縣或臨江市地方一處安插方去聽撫彼時明知賊計變詐只得含糊應答令其來哨會話又不肯來投見勒要旗牌官員質當方令鄢本恕先來見過回營然後

律任勦撫之人聽者可以爲本

藍廷瑞來見呈文仍稱平司衙門字樣俱送軍門看實又在松樹埡劫擄姓袁人家將男婦二人割耳及割去腦皮詐已顯露但因閫隨兵衆不能脫走方得自十一日起餘黨乘夜走散數多恐被賊首脫逃只得設計擒拏閫十五日藍廷瑞又將擄得幼女一口詐係伊女藍云女送與彭世麟爲妻意要將伊和縱彭世麟暫且收下設計要請各賊首到哨會親會話何定安宇令藍廷瑞毋舅族屬鮮永金等設計引誘出官有藍廷瑞鄢本恕并大小賊老人總甲王金珠

李尚鑾冷玉珍王守忠陳凱李忠相潘秀山謝金舟張萬友趙永清余春李彪馮宗何伯陽馮畛胡楒劉倖任文輝宋金邦劉漢陽荀永清曹紀李萬良陳珊劉渭何坤等二十八人俱於十六日齊到本哨遂被伏兵盡皆生擒擭鬧間餘黨聞知散亂奔逃臣發官兵追殺除射殺身死不曾割級并淹死不筭外通計共擒斬四百四十名口顆副奪獲騾馬六十七頭匹賊衣六十一件腦包一十一箇旗五面鎗刀一十四根把銅鑼一面神像一尊肉帶三條道印一顆銀四

十三兩四錢八分布三十疋斬獲馬尾七尾死騾馬九十餘頭匹并稱各賊告願聽撫臣又差藍廷瑞母鮮氏母舅鮮永金戶內藍俳藍永金姨夫吏何鑾節久入營招撫節回聽撫緣由前來緣前項流賊日久誑猾不來迎敵惟務速逃疲我官兵追逐乘隙遂肆刼掠已經總制會臣議行清野之法示令居民近者搬移入城遠者擇立山寨將人口孳馬粮食盡行收保賊來則堅壁拒守賊過則趂時耕種賊果艱於搶食虜騎逃遁陝西彼亦如斯因是勢窮內屆又被官兵追緊意欲再假聽撫延緩至秋田野稻熟豈意官兵湊集圍隨深厚只得跟隨前來探知臣等先已分布賊心疑懼遲延違限止到浪洋寺依山分營散住不肯前來投見致被永順土舍彭世麟并各哨亦各有人何定安宇等又令鮮永金何鸞等在內設計將各賊首誘出盡數擒獲止有小老人廖麻子一名逃走未知存亡餘黨驚散除已獲外其餘鑽林散逃者又行嚴督各哨官兵四散分投追勦及嚴令領兵等官并各處地方守隘人員遍搜山箐務期盡絕若

散走十人以下者俱要生擒解審二三十人以上執有兵器拒敵者方准首級耳功以杜妄殺總制又會臣出給告示者發去各該州縣鄉村地方張掛曉諭但有逃散賊黨或三五人或十數人為一夥躲在山林逃命者許照奉　勅諭內除首惡不宥其脅從之人有能自首免罪事理俱赴所在官司自首與免本罪審發回籍復業優卹不許官兵把隘人等阻拏報功如此則散賊可以盡滅地方可以保安靖矣臣等議照藍廷瑞鄢本恕首倡為亂王金珠李尚鑾冷玉

珍等，同惡相濟，始稱順天括地三王，一十八總旗，上僞書貪王天子，後改八大老人，總管四十八營小老人，藍廷瑞仍稱總兵官，收掌萬戶府僞印，遇有更換老人總甲等項，印給批帖，追獲見在，似此罪惡貫盈，神人憤怒，是以天奪其魄，即今首惡擒，餘黨勦散，軍民胥悅，地方已安，此蓋仰賴　祖宗在天之靈，　皇上無疆之福，　聖謨神武，施及遐方，總制洪鍾籌畫周詳，與鎮守等官叶心贊理，是以將士用命，成此武功，臣愚陋無能，不勝欣躍慶幸之至，除將首

惡藍廷瑞等，俱發湖川二省三司等官會問取招，通行解京，及散逃餘黨，追捕盡絕，并將見獲功次，發與紀功御史等官何棐等紀驗外，緣係捷音事理，謹具題知。

論盗內府財物不當輕貸疏　嚴治內侍侵盜

竊以內府嚴密之地，內監親近之臣，而內庫之儲付以監守，責亦專矣，不謂王玘等大肆奸貪，潛通陳俊等，恣意侵盜，夫一時侵盜如是，平時侵盜何如，一起事發如是，各起事未發何如，中間隱侵，又有不可以數計者，夫當正德蠱極之時，嘉靖起而應亨嘉之會，豹房等財物，天意為中興積也，而道路相傳，多見侵沒，今被該廠訪出，宜示大戒，顧乃得送司禮監奏請發落，夫以近日內臣有犯，不付有司，猶非大盜，尚為失刑，今王玘等大盜，容不付有司耶，成化間內使張來保盜昭德宮財物，奏擬處決，且累掌宮太監，亦發海寧子充軍，夫昭德之財物，猶私財也，尚示大戒，況內府公家之積，內而大禮，外而大費，皆於是乎出，不示大戒，誠恐江河不足以實漏卮，羣盜效尤，國計一

空，其弊可勝道耶，書云君曰辟，曰宥，臣曰勿辟勿宥，言不當徇君以為生殺，惟當審輕重之宜，此法官萬世訓也，臣等為國守法，豈容忍默，以漏大奸，乞將王玘、盧能等下之有司，明正其罪，太監張得玉等，及該直守門守衛內外官軍，亦各查究如律，庶羣奸屏息，積弊一清矣。

題私開倉廒擅收料荳侵欺錢粮事　內犯付法司

嘉靖元年十月，管牛房尚膳監左少監賈全，奉御王太安、郭文、王川，長隨段仲、張仲堂、姜輔、閻川，內使任

信等侵盜喂養牛隻料荳三十九石倉官徐鈞減等
杖罪具奏送審奉　聖旨是賈全送司禮監奏請發
落徐鈞等送大理寺審了來說欽此看得刑部大理
寺皆古刑官虞謂之士師周謂之司寇我　太祖慎
重刑獄鞫於刑部而讞於大理寺然後告成于　天
子而聽之此成法也近者內侍有犯多付司禮監似
無刑部也今付刑部又即付司禮監又似無大理也
竊意終非　祖宗成法伏望　聖明將賈全等仍同
徐鈞等送大理寺審錄然後付之司禮監庶幾成法

具存為　聖子神孫萬世不易之定守臣等不勝顒
幸

正法守疏　法司治獄

嚴衛可以察小奸而將權大法公為刑官每大爭之先朝大臣風采如此

嘉靖二年該太監崔文題為分豁妄捏虛詞陷害良
善事切惟　祖宗設立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謂之法
司凡大小罪犯無不由之錦衣衛謂之親軍伺察諸
奸細鎮撫司鞫訊大盜妖言洪武二十年我　太祖
以鎮撫司非法凌虐燒其刑具以所繫囚送刑部洪
武二十六年申明鞫刑之禁凡罪囚俱送法司永樂
以後任遇漸加而職事仍舊見之　大明會典者如
此　列聖相承恪遵無易正德年間劉瑾錢寧等相
繼擅權凡意中憂惡輒奪付鎮撫文致成獄以遂其
奸而　祖宗之法大壞劇盜四起巨逆繼作皆　陛
下所習聞而痛惡者天啓我　皇上入正大統撥亂
世而反之正先朝之牢奸錮弊一舉而剪除之天下
方仰中興之治不意忽有此未思之舉豈崔文有所
脣怨或假手以濟其私乎夫法本大公罪必居一使
宋鈺所告崔文等涉虛自有反坐之律所告果實亦

有必當之條此　祖宗成法在　陛下亦有所不得
私者況臣等微末之臣耶今不得法司問結而輒付
鎮撫是固臣等奉職無狀只可治臣等之罪而未可
廢　祖宗之法況今風霾雨土赤日無光天之示戒
甚明正上下內外省身修德之日今此小事尚爾有
拂于天萬一有大於是將何如耶誠恐將來之變有
不可測者伏願　皇上念　祖宗之法畏上天之戒
收回成命仍將李暘鳳等付法司從公問結以為將
來之戒則刑罰當而天下服矣

重惜事體以正朝廷疏　逮問府官

體奸民一面誣訐之言逮問職官甚傷治體安得如貞肅公者時發昌言哉

近該東廠太監芮景賢受民趙紀詞狀奏奉　欽依差錦衣衛官校拏解知府郭九臯等來京問理一事已經科道官連日抗章糾正其失節奉　聖旨未賜允納昨者又奉　聖旨趙紀所告係干人命重情又贓私數多特差官校拏解來京待到京之日朝廷自有處置你每如何又這等來說該衙門知道欽此據趙紀告稱因定國公家奏陳土豪久隱功田被知府郭九臯問發伊男趙文子充軍仍訐怨九臯并同知張守接受馬甫廣等金銀致死人命等情臣查得定國公徐光祚於去年實有此奏奉　欽依着撫按官會同原差科道部屬官選委公正人員審勘明白議處停當來說欽此該巡撫順天等府地方右副都御史孟春巡按監察御史郭同臣與監察御史樊繼祖戶部主事張希尹行委知府郭九臯同知張守定國公奏內事情從公查勘續據該府勘明申稱奸民趙紀違例投獻捏稱馬甫廣等霸占等因已經都御史孟春會同具題外據今趙紀所告前事則是摭拾原

勘官員中間似有依憑城社之迹姦弊顯著法當懲治奈何反開告訐之門遽與拏官之獄況　朝廷設官分職自有定制臣下奉法任事各有常守今天下一應詞訟內則從三法司外則從按察司及撫按衙門　祖宗以來守為成法況東廠原奉　勑諭責在緝事專為京城其永平府係直隸地方遠在千里縱干人命贓私自屬彼處撫按衙門東廠委的不應受理又不當輒與聞奏趙紀縱有冤枉重情自當赴本管上司陳訴若有見監人犯亦合具本奏行法司不應驀赴東廠首告今芮景賢昧于事體輒受民詞既以聞之　陛下一時未察不宜付之所司輒差官校拏解今日舉措委于事體非宜且　陛下之言曰待拏解到日朝廷自有處置臣謂　朝廷處置亦惟有法而已今拏解之舉已為法外之事臣未見法外行事而可以服天下者也且　朝廷行政貴識體要人主為治宜攬大綱卽使郭九臯拏解到日鞫問貪酷是實　陛下猶不免以天子之尊下侵有司之事顧瑣苛察足傷大體或趙紀所告涉虛九臯被逮而

夥則虧損　聖德孰任其咎今據紀一面之詞未經勘鞫眞僞不辨而九臯先已褫奪衣冠身就縲絏道路興嗟甚非美事風聞四方人人解體恐非　國家待士大夫之道也況此事根因原屬撫按衙門所告情詞牽連人犯頗衆徒使拏解到京終是難與結斷萬一盡屬虛謬於　朝廷所損非輕臣愚乞　陛下俯垂明察示人至公無主先入之言勿與臣下爭勝特降　明旨將知府郭九臯提解永平府聽理將趙紀所告事情選差刑部錦衣衛官各一員前去會同

北直隸撫按官逐一體勘待勘得郭九臯等贓私是實人命果眞然後拏解前來處以重典以爲天下貪酷官員之戒實爲未晩若趙紀所告事出誣妄則亂法之姦罪在不赦亦乞　朝廷從重處治用懲頑梗如此則事理不失法令自行議論自息　朝廷正而人心安矣臣昧冒進言無任隕越伏惟　陛下留神省察則天下幸甚

查處皇莊田土疏　　查處皇莊

節該戶部題先因給事中底蘊奏稱正德年未姦猾無籍之徒捏稱湖蕩等項無人之地投獻近倖勢要之官具奏建爲皇莊臨近居民被其混賴侵占乞行撫按等官查勘等因已經該部議擬題奉　欽依轉行各該撫按衙門委官親詣各該　皇莊處所從公查勘通行去後續因傳奉事理該部執論及看得查勘事宜干係重大必須另差科道部屬官員假以事權公同查勘等因題奉　欽依是畿內根本重地祖宗朝屢有優恤禁例近年以來姦猾無籍之徒妄將軍民田土指作空閒設謀投獻管莊官校人等因

而乘機侵奪藉勢混賴橫征巧取百般尅害利歸群小怨在朝廷以致軍民失業盜賊生發朕在藩邸已知其弊覧奏深用惻然便寫勅差科道部屬官各一員前去會同巡按御史親詣查勘但自正德元年以後朦朧投獻及額外侵占的盡行查出各依擬給主召佃管莊人員盡數取回着管屯僉事兼管該徵租稅照依原定則例折收錢銀原係皇莊的解部類進係皇親功臣的赴部關領不許自行收受亦不許個戶人等拖欠欽此節該部院等衙門題奉欽依差臣

等前去查勘、臣等切照　皇莊及　皇親、功臣各項
莊田、所占各府州縣地方、查得正德十一年以前、已
有三百八十餘處、每處地土、動計數千百頃、中間侵
占混奪之弊、積襲已非一朝、爲厲之階。實起於姦人
欲盡規地利以媚　朝廷、其流之弊、則壞於勢家盡
奪產以肥私室、其在宮闈者、則中官禁卒、旁午肆出、
而郡縣恣其騷擾。其在勳戚者、則豪奴悍僕、肆行威
斷、而官府莫敢誰何。節經委官查勘、終於患害不除。
蓋由私人貴戚、憑藉寵靈、猾少奸徒、盤據窟穴、是以

積垢宿蠹、莫可爬梳。合勢朋計、動行沮撓、此實累朝
弊政、至於　先朝至極。幾輔軍民、剝膚椎髓之害。莫
有甚於此者也。茲者伏荷　皇上至仁體物、軫念民
窮、故因言官建議、亟蒙　俞允之音、繼因該部挽奏、
特降諄切之旨、既將管莊人員盡數取回、復禁皇親
功臣、不許自行收受、屬階禍本、一旦剗除、中外人心、
不勝歡慶。但先經該部具題、節行撫按衙門、後續因
差科道等官、止令前去會同彼處巡按御史、而於巡
撫衙門顧未之及、臣等愚昧、以爲鋤擊豪强、則於巡

按之體爲切、至於撿覈田土、則於巡撫之職爲宜、必
須彼此會同、方於事體穩便、且順天等八府、雖曰近
在幾甸、然地方遼濶、周延千里、故撫按付以四人分
理、今　皇莊并各項莊田所占之地、幾遍八府、以正
德十一年以前所有計之、無慮九萬餘頃、至於近年
以來、歲增日益、蹦鄉跨邑、無處無之、且先年祗因一
二處奏辯告爭。　朝廷差官、亦不過一二處踏勘。尚
有經年閱月、方得事竣、今舉列郡　皇莊之多、百年
積習之弊。一旦付臣等清理。是宜舉措之間、要必先

有次第、訪得各該撫按官員見今巡歷各在一方、相
去隔遠、卒難期會、合無查照該部原議、先行撫按衙
門、遵照先今節奉　欽依事理、一面委官分投親詣
各處　皇莊、逐一查出四至段落、并原額頃畝數目、
及審有無侵占混賴等弊、開具畧節。聽候臣等領
勑前去、親詣各該地方、備出告諭、嚴加督責、寄行體
訪、中間或權豪勢要沮壞行事、或侵奪隱占、積久難
明、或奸猾刁徒、乘機混賴、或貪官餌賄、枉法欺弊、或
冗官玩法、稽於奉行、俱聽臣等會按施行、應拏問者

從自擧間應叅奏者指實叅奏如此先後有序而施
爲不至於叢脞輕重有體而事畢亦得於周詳尤望
天語叮嚀載之　勅諭令各該地方官員文職自知
府以下武職自指揮以下俱聽臣等委用有公勤幹
濟者許臣等爲閫闒茸廢事者許臣等劾治庶足以
振起庸常儆飭怠敝而事乃克濟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吳培昌坦公
巢明盛端明 參閱

林貞肅公集

疏 林俊

傳奉勑諭査勘畿內田地疏

節該欽奉 勑諭順天等八府係是畿內根本重地朝廷累有優恤禁例近年以來奸猾無籍之徒妄將軍民田地指作空閒設謀投獻奏乞皇莊管莊官校人等因而乘机侵奪藉勢混賴橫征巧取百般刻害以致軍民失業朕深惻然茲特命爾與山西道監察御史樊繼祖戶部主事張希尹公同査勘先行撫按衙門選委官員分投査審明白爾等即便前去會同各撫按官照依戶部先後題准事例親詣各府地方用心覆勘凡正德元年以後各項莊田但有朦朧投獻及額外侵占者盡數査出各依擬給主召佃管莊人員盡數取回仍差管屯僉事兼帶督理該徵租稅

照依原定則例折收銀錢原係皇莊者解部類進及皇親功臣者解部關領不許自行收受亦不許佃戶人等拖欠其莊田內有成化弘治年間姦徒投獻者一體査勘各該府州縣衛所衙門官員人等文職自知府以下武職自指揮以下但有事體相干者悉聽督委調用公勤幹濟者從公旌舉敢有玩法廢事及軍民勢豪人等不服拘管恃頑沮撓或姦猾刁徒乘机混賴或貪官徇賄枉法欺弊者五品以上并勳戚指名參奏六品以下徑自拿問重治中間事情有該載不盡有益于國家有利于軍民者悉聽會同從長議處輕則徑自施行重則具奏定奪爾受茲委任須秉公持正悉心査理務使積弊盡革官民兩無虧損毋得徇情畏勢徒具虛文自貽咎責爾其愼之愼之欽此除欽遵外先為前事准兵科等衙門關劄該戶部左侍郎秦金等題査得先為開讀事伏覩詔書內一欵京通二倉水次倉皇城各門京城九門各房倉場各皇莊俱係正德年來額外增添內臣司禮監照洪武初年例査奏取回欽此又該禮科給事中底蘊

奏爲應詔查處皇莊事。奏　聖旨該部看了來欽此該本部議擬題奏欽依轉行各該撫按衙門選委官員查勘去後院而兵部又稱差管皇莊內臣官校數多移咨勘報等因到部臣等竊加駭愕竊惟京師者天下之本而畿甸者又京師之輔也畿甸之民安則天下之民衆安歷觀前代之主無不以京師爲重者我　太祖高皇帝以應天等處爲興王之地特將夏稅不時全免　太宗文皇帝建都北平恪守成憲撫綏畿甸安哉人民　列聖相承益隆無替夫何正德

元年來奸猾無籍之徒多將畿內逋逃民田投獻左右近倖之人奏爲皇莊況管莊內臣又憑城狐社鼠之勢而收租官校郎係設謀投獻之人出入往來畢行無禁千方百計巧取橫征小民無所措手有司莫敢誰何而　皇親駙馬功臣人等莊田亦皆散布其間乘機侵奪借勢混賴往往有之幸賴　陛下聖明入繼大統深知百弊而一掃之故有前項裁革管莊內臣之詔有以仰見　陛下強本制末居重馭輕之盛心矣何月之間乃復有此傳奉復許皇莊責令數人

管理不意　聖政維新之初乃復有此厲民之漸伏望　陛下垂念畿輔根本重地將近日傳奉皇莊官店事理收回成命又看得查勘事宜干係重大必須差科道部屬官員假以事權公同查勘庶幾克濟等因題奏　聖旨是先着撫按衙門選委官員上緊分投查審明白你每還去會同撫按官親詣覆勘務使積弊盡革官民兩無虧損戶部知道欽此欽遵等因到部備行前來臣等除遵奉　勅諭親詣順天等府州縣會同前巡撫順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李昆今接管右副都御史孟春并巡撫保定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季鳳前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王琳宋鉞今接管監察御史郭楠選委官員分投親詣各該地方拘集地鄰并該里老人等嚴加查勘去後續據順天等府經歷司各將委官治中等官王槐等查勘過各該州縣原額莊田并投獻侵占額外軍民地土各項畝數目及取具業主召佃人戶退認供結領狀緣由造冊呈繳前來臣等覆勘相同除將成化等年奸民馮大經等投獻侵占地土隨號斷

給原主管業有罪人犯案行該府提問依擬發落未到者照提歸結及將查過緣由備造文冊奏繳外切照臣等猥以菲才誤蒙委任本命以來按行八府閱歷三時仰希 明恩俯詢民瘼凡係成化弘治及正德年間 皇莊及皇親功臣莊田但係奸民投獻勢要侵占者逐一盡數查出給主召佃還官歸民一切遵照 勅旨施行所據查勘過順天等府地方各項莊田地土共計二十萬九百一十九頃二十八畝退斷侵占遵民地共計二萬二百二十九頃二十八畝

數十年來勢家豪戶隱占之地一朝始得清明數千里內小民流離困踣之苦一旦少得甦息閭閻之下莫不歡忻鼓舞歌頌太平此實恭賴我 皇上如天之仁好生之德思王業之本念小民之依維新之政莫有大于此者 宗社萬年之期端在是矣而臣等何幸得以此藉手獻忠于 陛下但臣等區區犬馬之忱尚有進于是者不敢不極為 陛下陳之惟陛下俯垂聽焉臣等伏覩農桑者天下之本土地者民食之源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足而民無所困苦故周官太宰以九職受萬民而首曰三農大司徒頒職事于邦國都鄙以登萬民而一曰稼穡自古帝王之治天下蓋莫不以土地農人為重也三代之制不可復已自秦人廢井田之後田不在官而在民是以貧富不均穀祿不平一時識治體者罔不興慨歷代以還英君賢佐凡有志于仁民愛物者莫不隨時漸為之制如限田之議均田之法口分世業之制要皆良法美意而一時大賴其慶至今猶可稱述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立國之初撿

覈天下官民田土徵收稅糧具有定額乃令山東河南地方額外荒地任民儘力開墾永不起科至我宣宗皇帝又令北直隸地方比照 聖祖山東河南事例民間新開荒田不問多寡永不起科至正統六年則令北直隸開墾荒田從輕起科實于 祖宗之法略有背戾至 景皇帝尋亦追復洪武舊例再不許額外丈量起科至今所當遵行所以然者蓋緣北方地土平夷廣衍中間大半瀉鹵瘠薄之地葭葦沮洳之場且地形率多窪下一過數日之雨即成渰沒

不必霖潦之久輒有害稼之苦祖宗　列聖益有見
于此所以有永不起科之例不許額外丈量之禁是
以北方人民雖有水潦災傷猶得隨處耕墾以幇助
糧差不致坐窘衣食夫何近年以來權倖親暱之臣
不知民間疾苦不知　祖宗制度妄聽奸民投獻輒
自違例奏討將畿甸州縣人民奉例開墾永業指爲
無糧地土一槩占爲已有由是公私莊田踰鄉跨邑
小民恒產歲朘月削至于本等原額徵糧養馬產鹽
入站之地一例混奪權勢横行何所控訴產業既失

糧稅猶存徭役苦于並充糧草困于重出飢寒愁苦
日益無聊展轉流亡靡所底止以致强梁者起而爲 畿內民情甚悉
賊盜柔善者轉死于溝壑其巧黠者則或投充世家
莊頭家人名目資其勢以轉爲良善之害或匿入海
戶陵戶勇士校尉等籍脫差徭以重困敦本之人凡
所以戚民命脉竭民膏血者百孔千瘡不能枚舉是
豈古今帝王治世之道是豈　祖宗　列聖立國之
法臣等查得各宮莊田　祖宗以來未之有也惟天
順八年以順義縣安樂里板橋村太監吉祥抄沒地

一處撥爲宮中莊田其地原額一十頃一十三畝初
吉祥占過軍民地二十四頃八十七畝共三十五頃
立莊今次查勘又占過民地四十頃見在共七十五
頃此則宮闈莊田之始而數十年間侵占之數過于
原額已十倍也舉此一處其他可知至成化年間惟
增寶坻縣王浦營莊田一處原係會州衛草場弘治
年間止增豐潤新城雄縣莊田三處至弘治十八年
十月乃　孝廟升遐之後　先帝踐祚之初一月之
間建立　皇莊七處曰大興縣十里鋪皇莊曰大王

莊皇莊曰深溝兒皇莊曰高密店皇莊曰石婆營皇
莊曰六里屯皇莊曰土城皇莊自此之後設立漸多
而　皇莊之名始著其在昌平州則有蘇家口皇莊
在三河縣則有白塔皇莊在眞定府寧晉縣則有鋪
頭村皇莊大劉村皇莊在平陸縣則有大灰窯皇莊
在新河縣則有傴汪莊皇莊在南宮縣則有南莊村
皇莊此皆正德元年之新設也又東安縣則有南葛
里皇莊寶坻縣則有李子沽皇莊通州則有神樹皇
莊武清縣則有灰堝口皇莊王慶陀皇莊靜海縣則

有四當口皇莊此皆正德二年之所設也至正德四年則立大興縣三里河皇莊二處正德五年則立六里屯皇莊一處正德七年則立武清縣尹兒灣大直沽皇莊二處正德八年則立昌平州樓子村皇莊靜海縣衛河兩岸皇莊青縣孫兒莊皇莊保定府安州騎馬廟皇莊清苑縣閻莊社皇莊正德九年則又立安肅縣龍化社皇莊數年之間設立皇莊如此之夥共計占地三萬七千五百九十五頃四十六畝然皇莊既立則有管理之太監有奏帶之旗校有跟隨

之名下每處動至三十四十人其初管莊人員出入及裝運租稅俱是自備車輛夫馬不干有司正德元年以來權奸用事朝政大壞于是有符驗之請關文之給經過州縣有廩餼之供有車輛之取有夫馬之索其分外生事巧取財物又有言語不能盡者及抵所轄莊田處所則不免擅作威福肆行武斷其甚不靖者則起蓋房屋則駕搭橋梁則擅立關隘則出給票帖則私刻關防凡民間撐駕舟車牧放牛馬採捕魚蝦螺蚌莞蒲之利靡不括取而相鄰地土則展轉

移築封堆包打界至見畝徵銀本土豪猾之民投為莊頭撥置生事幇助為虐多方掊尅獲利不貲輸宮闈者曾無十之一二而私入囊橐者益不啻什八九矣是以小民脂膏吮削無餘由是人民逃竄而人口消耗里分減併而糧差愈難卒致 輦轂之下生理寡遂閭閻之間貧苦刻骨遂路嗟怨邑里蕭條向使此弊不革將見數十年後人民離散土地日蹙盜賊蠭起姦雄藉口不知朝廷何以為國此可為太息流涕者也茲者幸遇 皇上天縱仁智入繼大統㬥在

潛邸已知其弊即位之初首下 明詔將管莊人員盡數革回乃者復采大臣之議委臣等以查勘前項地土草萊之下始得披雲霧而覩青天脫水火而就衽席矣但伏讀 敕旨猶有曰係皇莊者解部類進臣等竊有疑焉然未經查勘之前臣等雖知其害而不知其創設之由為害之實不敢冒為 陛下言之今以臣等前所披歷實出見聞之真 陛下固當惻然于中亟圖所以處之矣而況 陛下聰明廣覽蓋已先得于 龍潛之日又有不待臣等諄諄者乎臣

等窃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且天子藏富于民今四海九州之貢賦山林川澤之物產凡所以納之司農輸之內帑何者而非所以奉　陛下一人者乎孟子曰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又何者而非所以奉重闈慈闈四宮者乎
祖宗以來宮闈一切公用自有成規况　九重之內錦衣玉食何欲不遂顧可屈　萬乘之尊下同匹夫以侵陜畞之業辱宮壺之貴雜于閭閻以爭升斗之利其何以示天下訓後世也哉且自古人君未嘗有此漢宣帝嘗以池臺未御幸者假與貧民漢元帝嘗以公田及苑賑業貧民未聞占民地土以為皇莊也且　皇之一字加于　帝后之上為至尊莫大之稱今奸佞之徒假之以侵奪民田則名其莊曰　皇莊假之以罔求市利則名其店曰　皇店又其甚者假以阻壞塩法則以所販之塩名為　皇塩即此三者足以傳笑天下貽譏後世仰惟　陛下躬堯舜之資舉文武之政何不一切掃除之乎若此三者名跡猶存實足以累　陛下大有為之政甚非臣等所望于

陛下者也如蒙　聖慈俯察愚忠深惟國本乞　勅該部查照臣等勘報文冊將在京附郭大興縣地方各宮莊田原不係占奪民田不滿數十頃者請一切改為各宮親蠶廠公桑園等項名額　勅令有司種植桑柘以備宮中蠶事稽古者天子親耒以耕后妃親桑以供郊廟之服後世漢文帝景帝皆詔皇后親蠶以供祭服為天下先乃者改元之初臣等恭覩
陛下躬耕籍田既以身先天下矣茲者恭遇　皇后殿下配德之初正位之始所宜躬履勤儉以率天下而親蠶之禮實為我朝百年缺典誠願　陛下大賜建與克配　皇祖特　勅禮部詳考禮經月令祭統祭義等篇斟酌古今具　皇后親蠶儀以進待明年季春之月擇日舉行播告天下此誠　帝王之高致后妃之盛節閨門風化之首而王業之根本也將見風聲感動德教流行男勸于耕女勸于織海內富庶之效不患不文帝若矣而曠代之典又不足以為萬世之美談也哉其餘一應莊田遠在各府州縣動以千百頃計者臣願　陛下一切弛以利民或勒歸戶

部勒入版籍令民照舊輸納以為在官地土不必更
屬宮闈然後　陛下明降諄切之旨榜示中外盡削
皇莊及各宮莊田之名一洗　累朝之弊永垂百代
之庥萬一以為宮中常年供用不能頓缺或乞著為
定例令戶部每歲進納上供銀兩若干分進各宮以
充支用卻為光明正大不傷大體何必虛受莊田之
名貽小民之害而示天下以自私自小也哉昔賢論
勸漢文以興起禮樂而文帝謙讓未遑千載之下賢
者惜之臣等仰見　陛下聰明仁聖至性天成堯舜

之事蓋所優為此事甚順而易特在　陛下少留聖
意博稽問耳若舍此不圖臣等以為不惟不免賢者
之惜殆恐不能不貽　宗社將來無窮之憂伏願
陛下亟召輔弼大臣相與熟講而力行之臣等不勝
大願至于　皇親功臣　欽賞莊田臣等復有一得
之愚又不敢不重為　陛下言之查得洪武初年公
侯駙馬伯祿米皆給官田令量原定官糧私租之數
依主佃分數收取至洪武二十五年令公侯伯皆給
祿米論功定數舊賜田還官竊謂洪武初年乃　聖

祖甫定天下干戈百戰之後海內人民喪亡略盡土
地有餘彼時封為公侯伯者又皆一時班運佐命元
臣比今之戚畹恩澤封拜者萬萬不同況以有餘之
地賜有功之臣其在　聖祖宜乎析土壤以施恩賚
亦無不給胡乃給祿之後而原賜田土急令還官誠
以土地乃農業所資實為國家之大本而人君所賴
以為國者也蓋古之有田祿者各食其田之所出以
為世祿今既官給之祿奈何又與之田是重出則過
制矣此　聖祖之意也然功臣之中勳勞大者至今

仍有莊田不進數家查得管業已定侵占亦少惟是
近年以來　皇親侯伯憑藉寵暱奏討無厭而　朝
廷眷顧優隆賜予無節其所賜地土多是受人投獻
將民間產業奪而有之如慶陽伯受奸民李政等投
獻奏討慶都清苑清河三縣地五千四百餘頃如長
寧伯受奸民魏忠等投獻進討景州東光等縣地一
千九百餘頃如指揮僉事沈傳吳讓受奸民馮仲名
等投獻進討滄州靜海縣地六千五百餘頃以致被
害之民構訟經年流離失所甚傷　國體大失群心

今臣等仰遵　勅旨既已退給明白然幷頒　聖明
在上地方僱害何有窮已今雖亟加扶救而傷殘已
多伏望　陛下特勅該部除功臣家外將　累朝皇
親侯伯受賜莊田據臣等勘報文冊通融數目多寡
定爲中制量給養贍其過多者一切裁損以還之官
要使恩澤適均將來可繼不然國家萬萬年無疆之
緒　皇親駙馬日見增加彼此援例爭相希恩必須
各究其願雖盡割畿甸之田有所不給是豈可不爲
國家久遠慮哉惟　陛下熟計再照臣等查勘退各

項田土數目並是退給侵牟開墾荒獻叢實之數比
與先年妄報投獻奏討原數不同乞　勅該部查照
一以新冊爲定移出所給由帖執照以便徵收再照
祖宗累朝儘力開墾永不起科之例歷年滋久上下
蔽于不知是以奸民敢以投獻勢家昧于奏討又訪
得山東河南等處奉例開墾之地亦多近年以來亦
有奸猾之徒往往投獻王府及諸勢要之家其勢與
畿甸之弊大抵相合伏候　勅旨將　皇莊及各
皇親莊田大賜處分之後一併出榜頒示該省地方

仍行撫按衙門一體差官查明乞再通行天下今後
再有奸民故違舊例將民間田產投獻王府及諸勢
要之家占奪至百頃以上者處以極刑全家移出化
外則法重而人不敢犯恩溥而民得安生臣等區區
忠悃言已盡矣意已竭矣所冀　陛下丕承　祖宗
萬年鞏固之基聿開中興千載熙明之運念京師根
本之重知小民稼穡之艱勵精圖治約已裕民則太
平之治可坐致矣臣等冒昧進言無任殞越伏惟
陛下留神省覽斷而行之宗社幸甚生民幸甚

陳愚悃以附餘忠疏　庭杖

退言謝直真不忘忠敬之義

臣待盡海濱尋中風疾手足不仁口眼失位遂就醫
藥備後事繼聞有西北之報漕輓供億恐煩　聖憂
臣受知四朝叙復起廢者屢屢竟無能久于其位以
宣有微勞　陛下新政之初召臣衰以老矣又無能
久于其位力乞休致顧賞　賜勅給役給廩歲時存
問臣疏辭未允強顏登受臣今氣息奄奄安望久居
人世者哉臣自按察使乞歸已無起望附虛壙臣父
墓之傍備納蛻焉前項致仕　恩典及身後葬祭遷

乞停免以爲存歿之安臣又倣古人遺直遺表之義僭有獻焉久議禮如訟見各不同包而容之德之大也若粉墨大辯恐未足以服其心伏讀　明詔仰見天地之大日月之明于斯有悔焉存恤叙復日俟而久未聞也昔成湯改過不吝　陛下體德堯舜于湯何有哉伏望　睿降溫旨以答幽明慰人望臣又聞古者撻人于朝與衆辱之而已非必欲壞爛其體膚而致之死也亦非所以待士夫也成化時臣及見廷撻三五臣容厚綿底衣以重氊疊帊猶牀蓐數月淤

血始消正德時逆瑾用事始啓去衣之端重非　國體所宜釀有末年諫止南巡撻死之慘幸遇　新詔收卹士氣始回不謂又偶有此臣又見成化弘治間詔獄諸　旨惟叛逆妖言强盜好生打着問喇虎殺人打着問其餘常犯送錦衣衛鎮撫司問鎮撫奏送法司議罪中間情重始有來說之　旨部寺覆奏始有降調之　旨今一槩打問無復低昂恐舊典失査非　祖宗仁厚之意即此二事似宜循舊臣又見去歲以來舊臣謝遣殆盡　朝著爲空伏望　聖明留念既去者禮致未去者慰留與數三大臣時加延接又有碩德重望如羅欽順王守仁呂柟魯鐸輩乞引自近以裨　聖德圖　聖政臣舌梗意長援書難盡無任懸結愛願之至

序

送范應禎按察福建序　屯政

古者兵出于農井田志而兵寓焉要之七家一兵七征始一遍藏于田畝簡于暇日而調發于臨時故無召募之勞無養兵之費均以便也漢南北軍唐府兵

亦做于此我　太祖遠稽近紹屯守之兵居然古意內地則屯八人守二人邊地則屯七人守三人衛五千人輸歲六石守人食月一石以歲輸充歲食二人則歲贏一萬二千石也三七則歲贏三千石也廩官之費民賦商征有餘辦矣夫何歲久弊滋今之兵額率耗其半田則故存也于是有贏丁之補種細民之租佃食之愈窮糧不贏以告乏何暇予當數發附而執事者不能告也釐正之方宜若可驗者冊籍鮮存畦畛數易故題今鄙漫不省識考之甚難也否隱者

寧死不自實私市者物故冒民版者歲以深一家倘賴焉以法復之則私値罔償公租無所豁一家之生事去矣此一怨也欲求其端必開告訐之門予嘗見督屯之使惟利得田希已功奸軍乘氣勢奪民產無控愬此一怨也豪右私屯田連頃畝無敢發其奸官治之則搆煽謗讟此一怨也下官承上意爲出入亡可否彼售其私我買其責此一怨也則是亦怨非亦怨我者若罔安于位況望之濟哉深水范君應祺絜學愼穎有幹局其在南京戶部有名今年以員外郎

擢按察僉事璽書督屯吾閩是固所熟試而驗矣因熟試晉新銜牧有來効耽樂哉春官陳洪謨逃君論屯之政曰吾惟無適莫其間耳職屯必利屯若職民復利民耶世豈有是亦示之以狹矣吾奚有倚哉屯是屯可也民是民可也屯是而詭之民則正而曲處之是故課而軒輊焉除其租以上下其直毋泛濟也必額以爲定毋逾度也必簿以爲憑毋偏任也必師以爲聽毋疏核也必差以爲察毋謙狹也必詳以須之盡兵與民均也吾奚有倚哉吾仁存而義施焉類幸而足恥言功不足寧任其咎直之吾不知爲德繩之吾又惡辭爲怨哉予驚喜曰名之下無虛士哉是可惠吾閩矣抑宜力之任也國家永無兵食之憂則有兵農故事然豈易言哉亦經世深念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八十九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上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彭賓燕又
吳祖培佩遠參閱

屠康僖公集

疏 屠勳

爲應制陳言疏 刑政

茲者天道亢旱人民失業特降勅諭文武羣臣共加修省且令條奏軍民利病時政得失以聞臣伏讀

聖諭有以知 皇上敬天恤民之心修德勤政之實直欲究循而行之非徒姑應故事而已臣備員法曹謹以刑政一二有當舉革者膚見條陳伏惟 聖明採擇

計開

一乞恩例以清刑獄照得在京法司見監問囚犯每遇天道暄熱 皇上憫念羅獄之苦特降綸音笞罪無干証者釋放徒流以下減等發落例該枷號者具奏都免枷號死罪情可矜疑者多至有死充軍恩至渥也然而南京係 祖宗根本之地彼處法司監問囚犯常滿千數臣嘗謬司審錄頗知一二每遇暄熱或不蒙此恩例再照天下司府州縣衛所監問囚犯先年奏准五年一次差官審錄以爲常例弘治四年例該差官止予南北直隸奏差刑部郎中二員其餘浙江等處十三布政司行令巡撫巡按等官審錄緣各官巡治地方事務繁冗偏州僻縣豈能一一遍歷有司憚于申請往往預先摘楚至死以爲已便者不能無之以故矜疑重犯奏請處置者十常二三耳陰

陽失和亦未必不由此伏望 聖明一視同仁凡遇暄熱兩京法司見監囚犯俱乞恩例一體溥施仍乞勅刑部查照先年差官審錄事例照舊選差明愼官員分投審錄惟復將災傷去處不必差官行移巡撫巡按等官審錄其各官務要上體 聖心下全民命期無冤滯徒流以下就便減等發落死罪情可矜疑并應合辯理者一一具由星馳奏聞區處如此庶幾刑獄以清而 天意可回矣

一恭情法以公比附蓋律之所載有限人之所犯無

窮故罪無正律則以上下刑而比附其罪即呂刑所謂上下比罪者也近年以來在外問刑衙門多有不究情實比附過當誠如　聖諭中所謂議擬比附不合律條（寧失出無失入此祥刑之本也出入之失今在擬議比附間耳）姑以一二言之且如姦義子妻先年比依姦緦麻以上親之妻止該杖一百徒三年以其終與親子有間也今則往往比依姦子之婦處斬則與姦親子妻無異若姦義子妻可斬則姦親子妻者更將何法以治之此其不合律條之大者也又如官吏給由律稱若公私過名隱漏不報者以所隱之罪坐之止

坐其罪不該罷職役不敘以其無他規避故也若有增減月日更易地方改換出身蔽匿過名者並杖一百罷職役不敘以其有所規避故也今則有犯隱漏不報者亦或坐以蔽匿過名有誤犯增減年月者亦或比依增減月日俱罷職役不敘此其不合律條之小者也殊不知情有故誤法有輕重苟不究其律章之全意而偶因一事彷彿一句而摘用之而比擬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者矣乞勅刑部通行兩京內外問刑衙門今後遇有人犯罪無正律應該比附者務要斟酌情罪相當必使罪合律條方纔奏請定奪至于比擬出入罪之際尤不可不慎而摘引律文亦要詳究律意所在不可妄自摘擬比附庶幾刑不枉濫而和氣可召矣

一慎立法以革繁例（律之所以宜人全以例也例宜少不宜多有必不得已者以例附之例多則弊生而設律之本失矣）蓋律乃萬世之程例乃一時之變以例附律如運炭運灰做工等項此例之不可無者也然情重法輕則又不可無充軍枷號等例以附律之不及近年以來言例者多有一事而二三其例者輕重之間各有一例事體不一人難遵守故有枷

號而不充軍者有充軍而不枷號者有枷號而又充軍者有枷號無月日而充衛無地方者有行于京而不行于外者如三五成羣白晝搶奪人財物包攬錢粮坑陷納戶打攪倉場累誘子女邊軍逃回不首假印批廻爲從私宰耕牛開場賭博僞造銀知情行用寄藏盜贓接買頭畜縱容賣姦開印子舖等項名色其例至爲繁瑣中間亦有不論其情之輕重犯之次數贓之多少而概施之者或枷號三箇月或發遺極邊衛分充軍甚非　聖明欽恤之意且人之所犯莫

重于死而枷號充軍次之蓋隣于死者也豈可不分別而差等之乎乞勑刑部會同都察院備査見行事例除常例外其前項充軍枷號等例務須斟酌其首從之輕重所犯之數次得贓之多少議處停當何者當存存之何者當革革之何者未備增損之何者例該不分親屬何者例該親屬殊科必使情法相當允協于中明白開款具奏定奪通行問刑衙門遵守其餘繁項難行者並宜革去

一遵律令以止深刻文武官吏除受贓枉法滿貫充

軍并不枉法求索等項爲民外如聽許財物律稱凡官吏聽許財物雖未接受事若枉者准枉法論事不枉者准不枉法論謂之准者但准其罪不在除名刺字之例今在外問刑衙門遇有此等人犯都擬以行止有虧發遣爲民是與已行接受者無異雖以禁貪律果如是乎又如監臨官因公毆人致死律該杖一百徒三年追埋葬銀十兩初無罷職之條今則往往擬照酷刑事例爲民又軍職有犯亦照民職酷刑革職是皆不究律意而以苛刻爲能也又如武職犯該枉法監守盜常人盜至斬絞罪名者例該立功等項滿日帶俸差操至於不滿貫并求索等項滿貫至減等杖一百徒三年者方纔革去管事帶俸差操其餘俱各照舊管事其犯該姦所部妻女宿娼挾妓飲酒例該爲民調衛帶俸差操外其犯指姦一切勿論係先年尚書王槩擬奏事例經久可行今則受贓又有不滿貫而帶俸差操之例犯該指姦而又有送兵部收查發落者兩京問斷往往不一乞勑刑部遇行兩京內外問刑衙門今後遇有前項聽許因公毆人至

死囚犯務要依律擬斷不許引用行止有虧酷刑等項名色發落武職犯該前項罪名者俱照王槩奏行事例其間果有情重法輕要行比照重例者臨時明白擬奏定奪（法重情輕者當原其情而量減之若情重法輕者不必又以情增罪也）至於充軍降級等項其有見行條例中間果有不常者亦聽法司查擬奏聞裁處

一平紙價以便囚犯照得兩法司日逐問理囚犯不分官吏軍民人等除死罪竊盜逃軍等項不納外其餘不論罪之輕重與夫供明俱納紙一分以待各衙門支用先年奏准事例定有常價官紙一分該銀三

錢五分、告紙一分、該銀一錢八分、民紙一分、該銀一錢五分、奈何有等射利之徒、通同店家、欺凌囚犯、百般强攬、承送吏典、巧立直櫃、看驗名色、多方索取、遂至官紙一分、使銀八九錢、告紙民紙一分、不下五六錢、官府止得常數、囚犯被其指勒、致使貧囚買納不前、或發該兵馬司監追、或送該管衙門拘辦、因而淹禁致死者、亦或有之、事情雖小、爲害非細、乞勅法司、凡遇問過囚犯、追納紙劄、照依前項定價事例收受囚人銀錢在庫封貯、按季委官查盤、見數轉發順天

府、行拘鋪戶兩平收買紙劄、送回各該衙門支用、其犯該供明者、各無免其納紙、如此則奸弊可除、而囚犯便益矣、

一起老成以備委任、竊見致仕刑曹尚書何喬新、學識優長、刑名練達、廉愼有爲、可屬大事、致仕南京國子監祭酒謝鐸、立心高古、問學淵深、氣節行義、可勵風俗、乞勅吏部博詢衆論、如果二人才幹行實可取、不宜在閑、卽便召起、隨宜任用、必能裨益國家、

一廣恩澤、以濟災傷、竊見浙江山東河南三省所屬地方、直隸蘇松常鎮四府、順天眞定保定河間順德大名廣平等府、水旱相仍、人民飢饉、疲憊已極、科徭不已、蕩析流離、在在有之、誠恐盜賊因而蜂起、所關甚大、宜行巡撫等官、加意撫恤、設法隄防、伏望 聖慈俯念災傷、特降勅各該巡撫等官、務要念此人民流離顚沛之際、作急用意撫安、所有夏秋稅粮鹽鈔等件、合行寬免分數、內外衙門、物料夫役、一應不急之務、合暫停止、裏河馬快船隻、禁索人夫、各處歲辦進造物件、奏行減罷、所在軍士月粮、宜以時關給、倍

加存恤、操練軍馬、愼守城池、凡救荒賑濟、安民方略、宜亟便宜區處、以和人心、係地方爲務、蓋事貴見于未然、不可不有以撫恤而預防之也。

一禁奢靡、以厚風俗、蓄財者民之命、生齒日繁、則財用日耗、以日耗之財、而供日繁之衆、財安得不竭、財既竭矣、民必貧困、又何暇于治禮義而欲不爲奸盜者幾希、今兩京風俗豪富之家、往往競爲奢侈、服飾器用、僭踰禮制、浮靡浪費、罔有紀極、（侈則召貧奢則逼僭不能守其奢俗當以法正其僭耳）凡遇婚喪等項必極觀美、修齋設醮、街連巷接、甚非美事、先年累有

禁例、日久玩視、恬不知懼、然京師四方之本也、京師如此、四方可知。故以蘇湖一帶地方言之、巨室大族、爭相効尤、有嫁一女、衆一喪、而田產為之蕩盡者、推之其餘、無不過侈、風俗靡縣、大為可慮、乞敕都察院申明舊例、備榜禁約、仍行南京都察院并各處巡按御史一體禁革、兩京者聽巡視官按五城兵馬司緝訪、在外者聽巡按御史司府官員究治、敢有服舍踰式、器用違禁、及婚喪等項不依制度、越禮犯分、務極奢侈者、問發如律、照例發落、庶幾人知警懼、財用可

節、而風俗以厚矣、

一嚴啓閉以蓄水利。竊見浩頭上中下三閘、隸沛縣地方、最水勢易涸之處、名曰金溝淺、先年曾設主事管理、人頗稱便、既而革去、今往來豪勢之人、因無管攝、啓閉不時、商民船隻動候月餘、不得經行、阻塞河路、莫此為甚、姦弊百端、不可枚舉、雖有管河郎中、又在別處住坐、禁令不聞、人無忌憚、況此地舊有公廨不須修葺、乞敕工部、行移管河郎中、常時在彼住坐遇有糧運盛行之時、往來關河一帶、嚴立啓閉之法禁革姦弊、庶軍民兩便而河道通利矣、

一專委任、以督海塘。蓋海塘為浙西之患、其來尚矣、跡其所由、非惟委任之不得人、抑亦督理之無其法。以故隨修隨壞、木石等料、每歲浩費數萬、皆民膏血、而多被包攬之徒、預領官價、通同管理官員、百般侵盜、為害不可勝言、是修一海塘、而生二三海塘也。今歲運石、明歲運石、人無休息。今年修理、明年修理、迄無成功、安得有如尚書周忱者、而為之經理乎、雖有水利僉事、而地方廣濶、不能專理、乞敕工部從長計

議、念地方工力艱苦、海濤洶害不測、轉行浙江布按二司、分巡分守官員、公同查驗、見收木石等料、若干、未收若干、計其修理、大槩應該存積若干、如其物料已數、不必再行派擾。以避民困。若是有名無實、務要追究物料下落、以備在官之數。坐委廉幹官員、遇有損壞、即時修理、務為經久之謀、勿事目前之計、備照舊管、收除實在文冊存照、更替之日、執此查盤、以杜侵盜之弊、年終造冊繳部、以憑稽考勸懲、如此則官肯効能、財不妄費、而地方永賴矣、

議正祀典疏　郊祀籍田幸學

臣聞以凡廟可風紀茲當　皇上繼體改元之初
正新天永命之日首度紹新爲化依始首卜郊祀籍
田幸學三者夫郊祀所以敬天尊　祖祀典之載于
經者自虞舜肆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爲受
命而告也虞書而下莫詳于周禮禮記思文之詩郊
祀后稷以配天我將之詩則宗祀文王以配上帝蓋
以萬物本乎天人生本乎祖此郊祀而配祖者大報
本反始之道也。至于以牷以樂以牲以器之類各有

其義降及秦漢唐宋。或郊或不郊或合或不合或祀
白帝或祀黑帝其祀不同。或三歲一郊或逾期不郊
其制不一。甚者或以求仙而行或以祈嗣而行皆出
于道家者流怪誕不經瀆亂非禮。無復古人報本反
始之意矣。殊不知天即帝也帝即天也以其形體而
言故謂之天以其主宰而言故謂之帝其實非有二
也。安得有如異端所謂天皇太乙之號者哉我　聖
祖龍興定爲天地合祀之禮　列聖相承以　太祖
太宗配享一用古禮参之周制分命羣臣各獻二十
四壇其儀文制度至精至備三代而下祀典之正。未
有如我朝者究其所以宥密緝熙顧諟祗肅此則歷
代敬天法祖之大略也。籍田者所以重農厚俗。攷之
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
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
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
九推又曰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蓋天
子籍田千畝收其穀爲祭祀之粢盛而必躬爲之者。
以爲天下之農民帥先爾。天子既身爲之帥先又必

命田畯之官以督其耕其重農事如此舜命官曰食
哉惟時播百穀成王戒農官曰敬爾在公王釐爾成
其見于詩有若七月皆言農桑之候。其見于書有若
無逸其言稼穡之艱厥後漢之文帝詔耕籍田以給
宗廟粢盛又親率羣臣農以勸之賜民田租之半景
帝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爲天下先自周
以迄唐宋莫不以此爲務然躬耕籍田者必祀先農
我朝　列聖躬祀先農親行籍田禮如古制具有成
法誠以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民之所恃以生者食食

之所賴以足者農耳、幸學者所以崇儒重道、天生孔
子、實萬代帝王之師、文王世子、天子視學、大昕鼓徵、
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
節、祭先聖先師、葢學校禮義之所在、聖賢道德之所
宗、萬乘所以親臨之者、蹕曰以聚賢歛才、而實以崇
儒重道也。漢明帝初建三雍、親行其禮、備法物之駕、
盛淸道之儀、尊養老更、饗射禮、唐高宗幸國子學、親
臨釋奠、太宗召純儒耆德、以爲學官、數臨幸、觀釋奠
命祭酒博士講經、賜帛、增廣學舍、宋太祖太宗、數幸

國子監、詔講易卦、堯典、說命、哲宗詣文宣殿行釋奠
禮、命祭酒豐稷講尚書無逸之數君者、雖非三代庠
序學校之比、而其所以敬仰休風、循古良規者、殆亦
可取我　聖祖首建太學、車駕親臨、　列聖相承、率
循是道、所以勉勵師生者、諄切詳備、語以聖人爲學
之道、期以帝王作人之功、具載　御製五倫等書、貽
厥孫謀、以燕翼子、正在　陛下今日之舉耳。之三事
者、其禮相因、其事至重、不攷古、無以証于今。不質問、
無以探其本。伏望　皇上念茲三事之大、不徒循故

事之美觀、必求行三事之實意、特勅館閣儒臣、經筵
侍從講求郊禘配享之禮、思文我將之詩、法三代以
上所行之善、監秦漢以下所行之失、然儀文不備、無
以合古。誠敬不足、無以格天、必眞知上帝之京、享于
克誠、黍稷之馨、不如明德、必仁必孝、善繼善述、則一
陟一降、在帝左右、而感通之妙、上帝居歆、億萬年之
丕基、兆于此矣、所以籍田者、必求古人分井經界之
法、豳風七月之詩、周公無逸之篇、我　列聖重農之
訓、必崇節儉、以爲裕財之本、必薄稅歛以爲足食之

原、禁游惰、則爲之者衆、省力役、則不奪其時、正經界、
不爲外戚之所占、均田里、不爲豪戶之所侵、貴五穀、
賤金玉、務農桑、蕃種樹、如此而帥先天下、宜其德意、
作其農功、勸相有方、貪暴不作、則仁心仁聞、天下被
其澤、而勸農之政行矣、所以幸學者、必尊德樂道、以
正天下之人心、親賢納諫、以厚天下之風俗、師嚴道
尊、如學記之所存、敬怠吉凶、如丹書之所戒、如此而
帥先學校、則人倫明、教化興、風俗丕變、人才彙興矣
切見先儒眞德秀大學衍義一編、具載修齊治平之

道依經據史，引物連類，言天必有徵于人，語事而不遺下理，善惡必錄，綱目詳明，誠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陛下於經筵講論書史之中，常以此書進講，仍以別冊置之便殿，以備清燕之覽，則所以事天重農崇學以隆　聖治之禮樂，不出于此矣

記

重修海塘記　海鹽海塘

東南惟海事爲重，海鹽海塘之設，所以禦潮汐之往來，與波濤之嚙蝕，斯塘一圮，民爲墊溺，所係甚大也。

海塘舊名太平塘，在縣東一里，今僅半里。洪武年間潮汐泥圮故岸，朝家屢命臣工，修築石塘計二千三百七十丈餘。永樂三年，仍爲風潮圮毀，命通政等官按治，勸調蘇松等九府修築，堅完歲久，復頹。宣德年間，巡撫侍郎周忱命工增培土石，其患稍息。正統九年秋，潮大作，圮其塘，于衰岸重築新塘。景泰五年因舊址廣狹，鳩工役，大斂舊更新，外砌大石，內實瓦礫，其工爲省，兆立眞武龍王祠于塘上。成化八年風潮大作，所築石塘悉皆傾圮，二祠亦不存，數年之功爲之場地，相視修理，仍用舊石壘砌，粗完而已。至成化十三四年，風潮連作，塘復傾圮，時有提刑副使楊瑄者，修築照鄞縣刱公塘式，甘材豎砌，內用碎石土瓦填實，頗能殺勢，（築不在斜之堅而在內填）（使實內實可以利衛）歲久風潮塘之存者，十無一二。弘治年間，予爲大理少卿，不忍民之墊溺，官之頭，事之無法，爲費不貲，出民膏血，顧不逞之徒，覺侈說，事今年運石，明年運石，（所疏中已言此弊）人無休息，今日修塘，明日修塘，迄無成功，是修一海塘而二三海塘也，上疏極言海塘之弊。孝宗皇帝可之，特下工部議行修築，募工督理，下施木樁，上加巨石，縱橫交壘，內外收縮，厚築土防，通計重築，塘南自鹽田塘北至丫叉塘，以丈計者凡九百餘，居民可賴矣。朝廷注意東南水利，簡任河東韓君士賢通判吾郡，專司水利，而海塘其大患也，韓君殫厥心力，講求沿海利病，詢咨舊制得失，上考數千年海塘衝突之所，下究數百里海塘建置之形，歷歷如指諸掌，躬循周覽，說者謂推所修陂斧坡者爲得法，即鄞縣刱公塘之制也，閱二十年而始衝圮，視諸作爲堅久，後有爲壘砌者，衆不能及，周悉處

貰大率一如荆公塘之式，因海之勢，順地之宜，經始于正德八年癸酉，落成于九年甲戌，不閱朞而工竣。贊之者今海鹽令朱君寔昌也。為費四千有奇，石六萬四千，椿木二萬六千，石匠一萬二千，夫三萬九百，視昔之費十省八九。自教場塘迤邐而周一百四十丈，翁家塘土塘皆六百五十丈，丫义塘二千三百餘丈，澉浦塘一千二百餘丈，他如龍王塘、談家塘又數千丈。塘高二丈八尺，疊石一十八層，視昔之工十加六七。無後覩，無浪費，民不告勞，財歸實用，厥功既成，海為安流矣。

重建陸門橋記　橋梁

嘉興郡當水陸之衝，一水奔駛而西滙于崇德界者曰西運河，去北折迤而東以達吳江者曰北運河，邑秀水所治也。附府大業閒開自京口，疏至餘杭，白樂天所謂平河七百里，沃野兩三州者可徵。我朝因之以通漕運，厥利博哉。平陸沿堤北下，支分派別，或滙為川，或過為溪，或入震澤，大則與梁，小則徒杠，在在攸濟。去城西南若干許有鎮曰陸門，士民環居而冀

河臨右道，傍有一川北注，界絕通途。宋泰定間作橋其上以通往來，歲久朽泐，行人苦之。宣城劉君景承（無涓小）邑，曰：吾職在水利，可使此橋終于不治乎？歸告邑長周君懋文，（事孔明札蜀所學與道路雖不數亦君子以為幾）周君乃布令曰：義本人情，願施者聽。於是者民義士，（于先生之政）相率樂從，各出私儲，權材鳩工，悉復橋之舊，而石堅工良，規制益閎。經始于正德某年月日，而某月日落其成功。不役民財，匪公帑，而樂施者爭先恐後，猗然而橋成，行旅往來，居然不知。衆感躍稱頌，以書其績，請予記之。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　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九十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徐孚遠闇公　盛翼進隣汝　選輯
　　　　　　　　　鄭重光古愚　參閱

李　奏疏

疏

論西北備邊事宜三　西北邊備　李傑

臣竊惟四夷之中，北虜最強，衣皮毛，食肉酪，以射獵爲生，以畜牧爲業，無城郭之居，逐水草而止，鳥遷鳥聚，寧得而制。比歲以來，虜騎猖獗，西北之民近邊者，苦於寇掠，內郡者疲於轉輸，用師累年，未見其效，千里騷然，上勞宸慮。臣嘗深思之矣，西北二邊境土遼遠，虜一鳴鞭，即抵城下，欲戰則勢力不敵，欲守則芻糧罕繼，且其來如飄風，去如收電，我方出兵策應，彼已虜掠而歸，況將帥無專制之權，賞罰非功罪之當，號令不出於一，進退不乘其機，北虜之患，何時弭乎。臣謹條陳當今備邊之尤切者六事。

一曰守要害。昔漢元朔中，取河南內地，因河爲固，

唐張仁愿築受降三城，渡河而軍，雖有寇盜，關隴不擾。今也受降既廢，內地亦虛，自撤藩籬，任虜出入，由是延綏以至寧夏千餘里之間，無非受敵之處，雖曰屯戍相望，然彼聚而攻，我散而守，欲以制虜，不亦難乎。如臣愚計，縱未能北循受降，據虜心腹，亦須乘虜空虛，遣兵搜剔，按漢遺規，阻河而守，雖極勞費於一時，終獲安寧於悠久。議者必曰自宋以來，茲地久曠，懸隔內郡，應援實難。然元朔之前，此地不曠乎，何以能立郡也。漢唐以來，不皆守此乎，何以不屑於虜也。漢唐兵力自非後世所及此誠要害之地，其可失乎。

二曰足糧餉。夫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故晁錯論備邊之策，曰先必積穀，充國建破虜之議，必先務屯田。今河南內地，土皆肥饒，種宜五穀，使要害既得，城堡完固，分兵屯田，且耕且守，復募民之願徙者，與發謫之當徙者，以充實之，蠲其征役，俾之開墾，既無戎馬蹂踐之虞，必有稼穡收成之利，不數年後，積穀既多，兵食既足，則可以省列郡之轉輸，甦邊氓之困矣。

三曰用土兵。何則，窮邊之地，其民習兵，幼識戰陣，知虜情狀，騎射馳突，與虜爭

民必也捐重賞以招之設勳格以勸之類其部伍而
不違乎俗即其豪傑而使爲之帥授之田宅以安其
身勞入而能得其首級者厚賜之虜進而能止其所
掠者即予之如是則人內顧家業如報私讐外利賞
級勇於公戰其與調遣之兵聞鼓角之音則悲痛傷
心望塵杂之聲則振掉畏膽者功相萬萬也 四曰
擇將帥兵法曰將不知兵以其卒予敵也君不擇將
以其國予敵也故勳貴可將則將之不以戚而嫌行
伍可將則將之不以疏而棄又必委之以專制之柄

勿牽以監臨之權乎居則使之得以恩信養其心臨
陣則使之得以誅戮嚴其令如是則士卒之於將帥
感恩畏威雖驅之蹈湯赴火可也何有於敗衄哉
五曰明賞罰賞勸有功罰威不逮馭將之道誠無越
此然上功之際有殺被掠之人以冒賞者如此而罰
弗及戰鬥之際有能奮挺前進以順生者如此而賞
弗及是宜申飭憲臣嚴覈賞罰其虜入之時某所守
將某出兵與戰捕虜斬首若干其以鬥而賞加焉賞
一人而千萬人勸矣某地守將某閉壁不救被傷生
口若干其以鬬而罰加焉罰一人而千萬人懼矣賞
罰既明其有不思自勵者乎 六曰修武備臣聞天
下雖安忘戰必危故立國者不以夷狄之盛衰爲憂
喜而惟以武備之修廢爲安危今天下全盛北無那
律之强西無元昊之黠然而二邊之兵僅僅自守以
言乎將有鳴劍抵掌之風乎以言乎士有投石超距
之氣乎或虜騎猝多憮然望賊勢飛書告急朝廷必
爲之命將出師以援之至於京軍之出又有不可言
者名雖盜於尺籍身半役於私門或未知坐作擊刺

之方或未閑乎弓矢鞍馬之習簡閱備視其年貌勇怯
不問其才能將非素練之兵兵非舊屬之將猝以臨
敵能無應乎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
戶臣請當此醜虜未甚盛時外而各邊命重將一人
俾專守一面乃選文臣之有謀略者參其軍士恒使
利器械明紀律遠斥堠養威力寇至則張聲勢以遏
之寇去則據險隘以邀之責以分地不得遞相推倚
如此則勢專志一邊備修矣內而京衛精選其驍勇
者十五六萬人爲一營各舉將略之優者一人統

之明其訓練不令驕惰厚其資裝常備征討或虜騎充斥邊堡不支則令其人率所素統以臨之如此則兵氣將意將識十倍是惟不戰戰無不克矣夫內外之武備既修中國之形勢自壯設醜虜矜惡不悛則恭天討罪躍深入其地掃蕩其巢穴可也夫何區區邊境之足慮哉

節 余疏

論 萬越

論西北備邊事宜一 西北邊備

皆時各邊諸將多 祖宗勳閥舊臣其選敵决機臨危發勝皆常親經指授而身為夷狄所知及所敬憚況其在邊日久威信素著人樂為用今父死子繼惟膏粱是習而韜略罔聞聲色是娛而軍士罔恤夷狄啓釁此其一也數將上間海戍雖六軍貔虎之士無不在行然未嘗不發自十宮番其人生長邊郡習聞戰鬪山川險易皆其所知夷狄强弱皆其所料今番直之兵南人過半性多軟怯體不耐寒視風沙刮面鼙鼓震天不免喪氣一與戰鬭輙為所輕夷狄啓釁此其二也 祖宗以來凡出師饋餉邏飛輓糧多然屯種之利亦所不廢且以一卒之食日費一升一馬之芻日兼數束騎日持久其費無窮摩輦車輓其數有限以有限之資而給無窮之費雖有知數莫能當之今屯兵一切不用而惟輦漕是資一或不繼則人馬俱困夷狄啓釁此其三也 祖宗以來凡命將出師未嘗不先之以信賞必罰其於功過或宥或罰務俾適中若 聖祖之待永成侯薛顯 太宗之不赦李人征討有罪官是已今軍中罰則太果賞則欠明

況冒功之人多徇偏弊親冒久否者或不沾寸賞托名行伍者或皆得全功遂使六軍之士嚚嚚怨嗟遇敵之來不肯戮力夷狄啓釁此其四也其餘事勢或縱於偷安或膠於一定或疎於控制或隳於上聞皆非祖宗以來所以制治禦戎之道故臣敢昧死條其事以聞

其一曰擇名將臣聞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撥得其要蓋將之得人在乎儲養將之制馭在乎黜陟今邊陲名將可數不踰二三偏裨麾下

勢或有之而名位不著一有緩急將焉賴之。臣愚以
爲趁今無事之時。正當俯斷在　廷諸將及訪求各
處有智勇韜畧者聚之京師。屬之各營。委之以事以
觀其智。試之以戰以觀其勇。假之以權以養其威。示
之以寵以作其氣。其見在各邊偏裨以下。曾著勞績
者。待之以不次。必使如古名將之流。充滿中外。則國
勢自尊。國威自立。雖有寇至。不患無備矣。如漢得一
李廣屯兵北邊而匈奴爲之畏却。宋得一韓琦鎮定
州。范仲淹在環慶而西賊爲之破膽。用人以望。此其

驗歟。　其二曰增土兵。臣聞兵不貴多而貴精。又曰
古者戰其地用其人。蓋兵既精則一可當百。而不費
財用。其人則皆思顧家而肯戮力。今二邊之兵。多出
調遣。其間南士驍勇之最者。僅足以當北士之中。老
弱者又不必言也。何者。南北風氣既殊。人之勇怯自
異。嘗聞之西征戰士有云。往年滿賊背叛。　朝廷命
將出師討之。當其負固不服。數挑不戰之時。其間土
兵恨不得一飛往。及目覩烽火。耳聞砲聲。父子兄弟
即私相慶幸。以爲可以獲利。可以立功。其餘諸將驍

勇者或樂借行。老弱者皆恐出戰。比至元惡成擒。醜
虜剿絕。大率皆出其鄉導計畫效用之功。臣切料今
之二邊事勢大率類此。且河套之地方數千里。沙深
水少。欲直擣深入。其勢甚難。前後經制之人。但於東
西中三路各設屯堡。一遇剽掠。即分投截殺。靜以待
動。於法亦宜。但恐勢分難於制禦。況又聞近年各堡
官軍。一遇虜來。即堅閉不出。候其將去。然後追之。名
爲截殺。實類送行。無他。凡以畏怯故耳。臣愚以爲除
見在土兵之外。更宜多方設法招誘擇其勇悍者。隆

以優養。凡戰而有獲悉歸之功。成則一體受賞。願歸
則縱而不禁。如此則兵必得精而財不虛費。不患無
可用矣。宋臣韓琦嘗言京師所以若兵脆弱。賊嘗輕
之。乞增土兵利其善戰。元昊以此遂不敢近邊用兵
以募此其驗歟。　其三曰廣屯戍。臣聞千里襄糧。士
有饑色。師旅未出。餽餉居先。今二邊連年用兵。百姓
困於餽運。四方苦於預徵。雖曰成大事者不計小費。
圖永逸者不惜暫勞。然能免一分。則民亦受一分之
益。臣請以往事言之。漢時西羌先零屢爲邊患。宣帝

命將充國將兵擊之帝問充國用兵幾何充國曰兵
皆遙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略比卜罷屯之議廷臣皆
以為不便後卒以此而坐困西羌然今河套可耕之
地已盡為虜之畜牧欲就屯種斷無可能臣嘗以地
理考之古之金城即今之蘭縣相去河西不遠其間
充國之所疆理效先必然具在但不知其地或以歸
民或見有屯戍其歸於民者決不可奪其見在者亦
必可耕且以一夫百畝論之其穀粟既可食數人其
犒稭亦可秣數馬較之饋運亦大不同況三時農務

一時講武又古之良法料今河虜雖號猖獗然春深
冰泮亦難飛渡蘭縣之故蹟既存或夏有可耕處所
宜令秦夏就耕秋冬出戍或又可免各處徵調之勞
其此邊諸處有可耕者亦宜依此立法如此則兵食
交足而不費徵求矣昔鼂錯請文帝募民耕於塞下
而匈奴竟不敢侵唐竇靜請　高祖屯田太原而歲
收粟十餘萬斛豈非其明效歟　其四曰明賞罰臣
聞誘人之方惟利與名又曰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
堯舜不能治蓋賞罰國之大柄於出師尤當重之必
賞一人而千萬人勸罰一人而千萬人服斯能奔走
兵士而得其死力也近者二邊用兵　朝廷未嘗不
嚴賞罰之典而貪功冒賞者隨舉輒聞雖冒功疑惟
重不必過求然一於優容恐亦不足以致人之服臣
請以往事證之晉武帝泰始七年豫州刺史石鑒坐
擊吳軍虛張首級詔曰鑒備位大臣吾所取信而乃
下同為詐欲匆議得乎遂正其罰而不得受賞近日
河套之捷亦不能無類此者賴　聖天子明見萬里
再命覆實遂使冒貪之風由之頓消臣愚以為自今

征伐宜精選紀功官員責以連坐必獻俘馘者乃得
論功冒獲者一切不與杜權貴幕下之私作六軍敢
死之氣其失機喪師辱國者則寘於法不為已甚者
則肆赦而責其立功如此則人皆思自奮不患不得
其用矣昔漢文帝赦一魏尚而雲中以寧唐高祖謂
李靖使功不如使過而突厥以擒又非其明效歟然
是四者皆今日備邊之急務若夫所謂不繼於偷安
不泥於成法不躁於控制不隱於　上聞又在乎將
帥之得人耳至於擇將帥之善操予奪之機又在乎

聖心一權衡之間而已。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詩曰式固爾猷，淮夷來卒。獲此之謂也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周立勳勒卣
張　宮處中　參閱

程篁墩文集
集　程敏政

送都閫蕭君赴四川行都司序　西蜀分閫

四川去京師萬餘里，而行都司治建昌，領六衛之師，以控扼諸番，尤西南重鎮也。邇者兵部以擇師聞，

簡君大用受　命以往。鄉進士馬君謙合諸縉紳之壯其行，乞贈言於予。予不及識蕭君，然竊聞之縉紳間，而得其人矣。蓋蕭君承其先世之烈，數奉使虜庭，從征伐，起忠義衛正千戶，至僉都指揮事，習名勇功，出列營諸校之右，故總戎者以將才薦於兵部，而上簡用之如此，豈非得人也哉。建昌古越巂地，南接滇池，西鄰吐蕃，誠喇之要衝然。　國家承平百年，王化之漸被者日廣，若鹽井之司，定以榮進學校茂崗之風，是以與除近者諸番人解由設之患，明建昌之為樂土也久矣。寓者提一道之印而守其土，撫其人，固綽乎有餘地矣。或以為蕭君風將，且有志於功名，疑建昌一道不足以盡其才者，是亦不然。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所以試之者，固將有以待之也。君豈可以所轄為荒服，分閫為偏師，而遽忽之也哉。觀纂之後，簡其士馬，修繕戎器，廣屯田，禮師儒，好犒于宴，實，而常若寇至，使西南號令，斬然一新，又以其暇日履涉山川，指其不毛之地，曰此諸葛武侯之所談笑而禽孟獲者也。按行城壘，撫其樓櫓之具，曰此李衛

公之所經營而奪險者也。忠賢往矣，遺跡具存，慨然興起於百世之上，而思見其人焉，則士馬足食，諸番懾風，朝廷無西南之虞，而方面果不足以淹君矣。大鎮元戎之選，弭貂橫玉之貴，皆上之人懸之以待諸將之有功者，蕭君勗哉。

雲中寄興詩序　雲中寄餉

戶部郎中瀛海戈君勉學之督軍餉於大同也，實應問君敬學作雲中寄興之詩，餽之予。惟大同西北重鎮，在雲中地，歷代宿重兵備邊，而我　明益嚴常戍

宿將建牙于浙而軍實所需必付中朝才諝之臣總
之俾以璽書從事文武大吏不得與其間爲法之嚴
在昔勉學者蓋邊邊也方今　聖天子在位屢以偏
師出塞虜益北徙而諸將亦屢以捷告烽燧稍閒牛
羊被野而邊人之晏然足食也久矣勉學職事之餘
輕駕徐出以按行其山川考覈其營田下馬而坐展
卷而賦四顧悠然景與情會而忘其一日之勞固君
子所不廢也雖然予則有進于是者夫以吾勉學長
身豐頰氣度軒豁有封侯萬里之相而又當盛年立
要渠顧可以小就邪昔張魏公幹辦公事于熙河徧
行邊壘而進其老校退卒于頹垣發堠之下相與覽
觀形勢指授方略以詢夫戰守之宜與其前人成敗
利鈍之故後起疏遠而位將相受鉞專閫於四方區
畫邊事如指諸掌卒以成攘夷之功而名後世蓋古
人之所謂寄與者如此非徒流連光景以相慰勞而
已此贈言之意也

贈豐潤伯曹公奉　勑總南京操江兵　提督操江

自六朝五季與宋之南皆畫江以守而江防重于諸

鎮我　高廟自淮西渡江定鼎金陵遂一中原而江
防視前代益嚴每操江之日舳艫相銜旌旗蔽空所
以攝姦宄奠南服者甚盛故制總操江兵者一人非
世勳宿將莫預茲選或難其人則　勑南京守臣兼
領其慎之如此弘治紀元之歲今　天子始朝羣臣
以南京　帝業所基而操江之帥闕用廷臣公議命
豐潤伯曹公　賜璽書以行行之日諸與公舊者相
率餞於郊且俾予贈之言蓋聞都南者莫利於舟師
都北者莫先於騎戰我國家自文廟徙都北京置三
營爲居重馭輕之策而南京操江之備乃習故常戰
具弛焉莫之振有識者恒以爲憂　先帝乃用南寧
伯毛公始克修復舊規績用有成進副居守之任而
曹公代之公議所歸殆不誣哉昔漢穿昆明池以習
水戰魏作玄武池以肄舟師勤遠略圖非常皆不足
尚惟我高廟櫛風沐雨以平僭亂作生民主爲　聖
子神孫立萬世之業率用舟師其遠蹟尚可考也然
則操江之任重矣矧今天子嗣大歷服之初首以慎
選而用公當不求所以副之者邪惟公之考莊武侯

在先朝頗有雋功藏在冊府爲中興名將而公以元
孫敦尚詩書克繩其武居宿衛典京營積有年勞非
建功一時者比吾知其往也士心豫附軍政修明上
足以答　聖天子授鉞之心下足以顯其先元戎登
壇之教使江防得人過前代遠甚斯亦無負於故人
之所以期公者哉先少保襄毅公在遼東督餉時與
莊武侯同事交好公嘗受學館中故予於公有世講
之雅獲預離觴之末因序其事以贈

送行人王君使朝鮮序　奉使朝鮮

弘治乙卯春三月禮部言朝鮮之有事也宜遣一行
人往致禮於其國詔可惟時行人王君獻臣實受
命以行凡與君同年舉進士尤厚善者簡討郭君瑀
而下若干人醵餞之且相議曰敬止少年偉儀妙
詞翰選于衆而使遠外名一旦聞九重臨遣之日賜
一品服視他使爲榮然求所以副茲命者宜請教於
君子一言乃託吾宗人杲及揚君志學以來謁不獲
則爲之言曰朝鮮古箕子之封嚴覗諸蕃獨恭順爵
有請賜有謝元會　聖節諸大禮歲必四三至其境

去遼水不三百里而近館傳相望無瘴癘險阻之虞
其人業詩書比內郡擎跽如禮無頑獷犯順之習使
其國者盡兩月可還則敬止之行不必有所咨詢而
使事可成也然天下之事或敗於易而成於難彼使
而涉瘴癘險阻之處當頑獷犯順之習勢若難爲者
顧一切以蠻貊虎之摘其罪昌其詞宣上德威而奪
之氣使其知讋而感焉斯無不得其懷服者矣若朝
鮮則何如其處之哉純以蠻貊待之則彼固我之近
藩業詩書比內郡不可以純以中國待之則彼終以

譯而通其漸或至于狎是亦豈法之得哉必吾之所
以自處者介可畏敬可慕上以見中國之尊下不失
綏遠之義使朝鮮之人知　天朝使者秉禮達節而
善於其職若此名不愧皇華之選行足稱品服之華
此敬止所有事也予又見往時使朝鮮與安南者多
喜以詩賦相倡和爲長雄心恒疑之夫周爰咨詢而
陳詩以觀民風古使臣之職殆不謂此如以詞華墨
妙自矜詡而與蠻貊爭勝負縱過于彼十倍藝焉爾
其何繫於使義之得失也哉此亦敬止所當知也令

上嗣統，初詔用儒臣一人告即位於朝鮮，禮部以予
名上，前開給遣予不後求之□尚宮，首不果行。然恒
以不得一覽東方山川之勝為快於敝止之行，竊有
美於故院，序其事以贈，而申之以規，將見使事之真
無媿也，此諸君子之意也。

太傅兼太子太傅平江伯陳公壽詩序 館臣名

弘治戊午春三月，故中明，皇儲初授經于文華殿
前，則加恩文武大臣若干人，惟將太保兼太子太傅
平江伯陳公加太傅，仍兼傅青宮。入五月而詔贈其

曾祖平江恭襄侯，至其父懿國莊敏公，三世皆保傅。
漁號崇階，前所未有。又兩月而為公初度之辰，逆其
甲子之所經，已有六十矣。駙馬都尉樊公於公為
親家，事其上壽伊始，而□□□□係也，合諸勳戚搢
之詠歌若干篇，將以季秋廿有八日舉一觴慶焉，屬
予為之引。惟 天眷 皇明，畀之世臣，以光輔熙運，
比於降古盛矣哉，而予竊有說焉。能保壽考，世豈無
之，而告予所重者，名與實副之為難耳。不然，雖歷遐
年，求□能人，將指議之不暇，奚貴焉。公生而沉雄，質

忠皆中 英宗憲孝暨今天子，出入中外三十年。凡
君國重務及大典禮，必參預計行，禮成上倚為重。而
其大者，鎮二廣，則宣國威靈，冒險阻，勦賊數千，還所
掠餘萬口，撫□傜獞，表載寧，其功甚偉。總漕十二
年，善撫士而究心于國用，前後所陳百餘疏，興革之
際，其利甚博。河決張秋，積屢壞，公相度事宜，濟原窒
築為安流，人免于墊溺，其惠甚久。此三者，壽之基也。
然不能不沮於見忌，而忠恪自將，不易其守，故公議
歸之，而 聖眷加焉，以戢嚴之尊，兼台輔之責，視古

舊勳宿德之臣，殆無與讓，非名實相副之為難哉。恭
襄公當文皇徙都北京，首總漕府，裕國足兵，號良將，
其漕規運行至今。莊敏公嘗將偏師靖閩寇，一時大
將多賂敗者，獨莊敏得進侯封，賜嘉獎，益其先所以
培其家脈甚遠，公嗣其遺烈而光大之，若是豈偶爾
倖得者之可比哉。崧高之章，壯猶之什，對揚王休之
作，見於二百篇尚矣。雖近代聲律不可以差次，而本
於貴德好德感上誠恩之誠一也。然則諸公所為技
陵者，豈直游從之好、姻婭之私哉。祝公之壽，上佐

大子、整六師讋四夷、保丕平之緒、以昭上天純祐有明之心、如漢營平、如唐汾陽、如吳之延州來季子、則公所重於天下後世者、又不啻今日而已、公自號雲谷、通經史、嫻詞翰、厚與不佞交良厚、非一日雅、且在官僚宜不可辭也、遂附書於簡首、為覲者先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九十二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卣
錫山楊世愈爾韓 參閱

楊中丞奏疏

疏 楊璿

題爲議事事 湖廣事宜

先該照得各處巡撫官員、在於邊方者、例該每年四月、在於腹裏者、例該八月到京議事、臣所管去處係（此即彙刺史歲上到京奏事例）

是腹裏、議事之期、合於八月內到京、緣臣今年四月之初、前來巡撫、地方廣濶、急難周徧、合無照例於八月到京議事、惟復止將該議事件開行、該部會議具奏、候至來年依期赴京等因、

計開

一件利便事、據湖廣襄陽衛申稱本衛旗軍俱各調守漕運等項、所有月粮六斗、妻小老幼赴倉関領、粮官斛止是五斗、餘有一斗、等候月久、被放粮識字人等延挨指留、尅落入已、以致旗軍之家、虧缺食用、合將放粮斛區改造六斗、使一全関回家、人無侵欺等因、其中照得前項弊端、累禁累犯、終難革絕、今申前因、誠爲有理、慮恐別處亦有此弊、合無通行各布政司直隸府州、查照所屬官倉、但該放支旗軍月粮六斗者、各與量造（作設事所存）六斗官斛、較勘清切、印烙完備、仍於斛外大書深刻某倉六斗官斛、止用放支旗軍月粮、不許別項行使字樣、降發該倉、按月旗軍関粮、逐斛唱名支放、則禁令不煩、奸弊自革。

一件勸導附籍事、切照南陽荆襄德安安陸沔陽等府州縣所在流民、今官府文移、及上下軍民不分伊曾無附籍、悉稱以流民名目、其已附籍者、羞惡流民之名、槩自稱曰下戶、而本境之內世居之家、無所分辨、故別稱爲老戶、辭義不順、名稱俗陋、不惟告爭等訐及案牘之間、開寫欠實、抑且已經附籍、與未附籍流民混淆無別、會同欽差分守右參將都指揮同知王信議得、合將前項府州原有土居人戶、稱爲舊民、逃來附籍人戶、稱爲新民、其奸頑展轉不肯附籍者、仍前目爲流民、如此則事寓勸懲、而流籍轉從者愧

耻、且格辭有分別、而文籍開載者、平順可觀、

題爲地方事　地方事宜

照得荊州沔陽等衛德安長寧等所、江湖空曠、山林阻深、自前全設官軍、期以控制要害、邇年以來、爲因征差亡故、消耗過半、且如荊州左衛、原設旗軍八千三百三十五名、見今止存二千三百八名、內除下屯四名、老病幼小一百五十七名、不堪差操、其餘與同沔陽等衛所旗軍、儘數選撥前去廣西及清浪桂陽靖道等州臨武南漳穀城等縣守備、并備運京儲等

項、其原數不足、及凡遇逃故、又將餘丁盡行輳補去訖、連年在外、不得休息、以致衛所空虛、兵備廢缺、城池坍塌、不能修理、甚至門鋪等項無人巡把、雖是多方督理、奈緣人力不敷、即今荊襄安沔、水旱已六七年、軍民普例、飢荒措濟莫能周給、盜賊蜂起、愈擒愈滋、所在流民、動以萬計、反覆轉徙、恐難撫安、會同欽差分守荊襄南陽等處右參將都指揮同知王信議得前項地方、連遭饑饉、雖比尋常來年春夏之變、必足益見窘極、況今十月十一月內、各處山野草木多花、于二月內雪氣陰一兼何不解、二十六日午後尋丈之外、不辨人形、民情欠寧、遠近窮迫、緣清浪等處平息已久、前項軍人止於景泰年開暫撥守備、實非舊例、而廣西軍士屯聚亦多、乞勅該部詳議、荊州等衛所官軍、除於南漳穀城等項差占難動外、遍將廣西并清浪桂陽靖道臨武等州縣後撥守備之數、放回本處操守城池、一以鎮安人心、一以防禦奸宄、倘或邊警、亦得調用、再照荊襄德安沔陽安陸五府州所屬、多係裁減衙門、見今缺官管事、仍乞將朝覲官

員內有黜罷者、照缺急選前來管理、庶於治理不致誤事、

題爲防禦地方事　官軍操守

據襄陽等衛申稟、備蒙欽差贊理軍務巡撫湖廣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羅箎、行文該鎮守湖廣太監郭閔總兵官右都督李震題、據湖廣都布按三司呈議、湖廣衛所官軍數少、一守不敷、若非輪班操守、未免顧此失彼、況今邊衛二士消耗、守備官軍、制同數多、合今荊襄夷陵五衛所頭班二班官軍、一班赴邊守備

一件固衛操守城池等因兵部依擬於成化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奉准轉行到衛申禀到臣查得先該監督軍務太監尚書總兵參將都御史唐愼等會議荆襄久安長治良策內開襄陽衛荆州三衛并夷陵千戸所官軍先年俱在本處操守流民不敢爲非正統十四年靖州等衛官軍征進麓川等處邊城缺宗苗賊出沒斡將荆襄等衛官軍調分兩班輪流備禦以致千斤劉等何隙爲非。今雖殄滅勞費實多。合令頭班官軍照舊備禦二班存留本處操守遇急易於

調用成化二年十一月初五日奉准欽遵外續該分守荆襄等處右參將都指揮同知王信爲防禦地方事見得四川綿溪等[illegible]大垻山都掌逆賊流劫緣地方接連荆襄巴[illegible]竹山等縣誠恐侵臨以致流民乘機倣傚乞將荆襄安陸五衛漕運官軍存守地方等因具奏未蒙明降又該本官題爲缺軍防禦事（何不并將流民勦撫）兵部議照襄陽古用兵之地流民積聚不下二三十萬誠恐觸成大患合將本衛在邊備禦頭班二班俱存本處操守捕盜保固地方成化四年正月二十四日奏准存留去後今該前因會同欽差右參將王信議得靖州等處自前本無備禦名目。即今亦無冦盜聲息。其衛所官軍因稱近邊別無差調。又有腹裏原征麓川等處官軍。除存留外其餘二萬三千五百餘員名。與另外哨護糧道號稱三班軍餘。俱各在彼備禦支給行糧。而荆襄等衛所官軍舍餘守備廣西等處。與備運軍儲者。常年在外修蓋王府等項與起造墳塋者歲無寧日。其存留二班與襄陽衛頭班數目不多。各撥本處并南漳穀城等處分守城池

及於要害地方巡捕奸盜。尚且不敷若將此少飢窘軍餘。襄陽衛頭班遠發備禦荆州等衛所三班。起調輪守。不無示弱召侮。貽患地方。伏望聖恩特勅該部。行令前項頭班二班官軍。照舊不動。及將荆州等衛所頭班仍與襄陽安陸等衛運糧者。盡存本處操宗。庶幾銷沮奸宄。臣等不勝感幸。

題爲公務事　起科田糧

一件起科田糧事照得南陽襄陽荆州德安四府沔陽安陸二州、江山通于川陝湖泊多寸地方遠近天

雨水輙泛漲中閘膏腴上則田地俱係本處土著人
戶種辦粮差及各處衛所屯軍種納子粒之數其餘
砂瘦汚來之處高者叅錯岡阜不耐旱乾低者邊近
江湖容易渰沒亦係前項人戶陸續耕犁貼辦粮差
及逃來人民佃買開墾種養人口因無納粮定主往
往彼此告爭欲行照例科粮恐後重難負累所以官
府拘礙難行搆訟與詞紛紜無已今後民間田地除
已徵粮外其餘開種未起科者或許自行報官或遇
互相爭告務要勘量另立輕則每畝科粮一升若係

山岡水灘處所每畝止科五合撥付應得之人永遠
管業辦納如此則事爲無礙而經久可行粮額有增
而紛爭漸息

一件鎮銷禍患事照得荊襄德安沔陽安陸各府州
縣地方曠野山川深遠自前寇盜容易藏聚禍患隱
于無形雖制貴乎有策奈何城池稀疎武備廢鈇且
如襄陽衛洪武年間人少事寧尚具額設八千戶所
節次攺調今乃止有三千戶所實有壯軍止是一千
八百十九名安陸衛一設五千戶所節次攺調今亦
止有三千戶所實有壯軍止是一千四百七十九名
荊州沔陽德安各衛所消耗尤甚況且實有壯軍撥
遣運者比之各處衛所江河往迴最爲險遠其餘俱
調廣西清浪柱陽靖州道州臨武等處守備不敷復
將精壯餘丁選轃去訖遺下舍人并老弱貧病餘丁
除屯田辦料軍吏等項外荊襄安沔德安七衛所止
有操守軍餘舍人共四千九百四十九名於內又撥
接遠等差及王府蓋府造墳等項占用多端欲其威
制數千里環饒之境內可否之辦顯然甚明防禦事

重難比尋常乞勅戶部兵部諸衙門從長計議將蘭
項七衛所漕運壯軍餘丁共六千三百一名各存本
處操守城池鎮銷奸宄原有淺船都令水次傢真楊
州高郵淮安大河邳州等衛所赴京操備軍人領駕
償運夫以京操大衆之中那摘六千餘人不爲有損
荊襄曠遠之地得用六千餘人大爲有益如或別行
拘泥切恐貽禍地方

皇明經世文編卷終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李雯舒章
陳正容成王參閲

原襄敏公奏疏

疏 原傑

處置流民疏 處置流民

節奉勅諭、近聞湖廣荊襄河南南陽等處流民、自往年驅逐之後、中間多有去而復來、及近將各處災傷

陸續逃移之數、日漸衆多、不可不預為處、命爾前往彼處遍歷地方、除原有附籍外、其新聚流民、須一一處勘見數、公同各該鎮守分守巡撫內外官員、從長計議、查照宣德正統年間以來、官司行過事蹟、或編戶籍附入州縣、或驅遣復業、嚴立禁約、二者之間、酌得就失、務在詢察人情、酌量事勢、衆以為是、雖已廢之法、所在當行、衆以為非、雖已行之事、亦所當改、用圖經久之計、毋循目前之謀、又如本處衛所、或湯無統紀、當屬之某司、附近州縣、或有不相管攝、當屬之某府、凡事悉聽爾便宜處置、應奏請者、具實奏聞、彼處三司能幹官員、並聽爾差委分理、其事務要停當欽此、又准、戶部咨該太子少保兼左都御史李實題稱荊襄等處流民須立州縣以統治之、設衛所以控制之、則 朝廷無南顧之憂、蒼生免流離之患、撫安之計、無過於斯等因節該奉 聖旨是、着左副都御史原傑去、務要處置停當、欽此、為照陝西漢州等府金州商洛等縣、俱與荊襄接境、係流民新聚處所、遵委湖廣河南陝西都布按三司官員王用等徧歷山

谷、取勘流民共一十一萬三千三百一十七戶、男婦共四十三萬八千六百四十四丁口、審係山東山西陝西江西四川并本省軍民等籍、隨同鎮守等官議得前項流民、先因原籍粮差浩繁、又畏罪弃家偷生置有田土、蓋有房屋、販有土產貨物、亦不過養贍家口而已、別無非為事端、若依前例一概逐遣、（項曾驅逐非策也）尚恐去而復來、或各處頑民、闖知地土空閑、糾集趁住、不徽年必有甚如今日之衆、勢難盡遣、合將近年逃來、不曾置有產業、原籍田產尚存流民戴廣等共一萬六

千六百六十三戶、男婦共四萬五千八百九十二丁口、併中間兇惡、所發原籍者照例遞回、其本分營生流民張清等共九萬六千六百五十四戶、男婦共三十九萬二千七百五十二丁口、仰遵　聖諭編附各該州縣戶籍應當差役、嚴立禁條、用杜將來流徙此非一時之安、亦有久遠之計。奈何襄陽僻在一隅、相離本布政司水路動經旬月、所轄一州十縣、內均州竹山縣穀城縣南漳縣房縣鄖縣上津等縣、俱在萬山之中、賊盜嘯聚之處、相離襄陽遠則千里、近不

下五日、一旦有事、若待再報、府衛二司議調官軍、鮮克濟事。必須就近添設司府分官衛縣、位高望重、且知利害所係、較之所縣百倍有益。今踏勘得鄖縣地方廣潤、迫近漢江、路通竹山房縣上津洵陽淅川等縣、正四通八達要地、遞年盜賊出沒之所、應合展築城池、添設所衛、控制地方、撫安軍民。又據竹山等縣里老楊郁等并承委布政司等官王用等、呈告竹山縣地名尹店、鄖陽南門堡、洵陽縣白石河、商縣豐陽鎮、南陽南召係唐縣桐栢鎮、房縣馬良坪、宜陽縣[illegible]冊趙保村、汝陽縣楊埠、俱係長山大谷、密傍江河、各離縣遙遠、獨藏賊巢穴、抑亦禁捕不前、俱合添設縣治、并巡檢司等、因恐有違、科臣又同各該委官踏勘得尹店南門白石河豐陽南召桐栢等處、相應立縣馬良等坪止可立堡、穆冊保村楊埠各應添設巡檢司、俱各遵奉敕旨、便宜處置、委官督造鄖縣、展築城池、添蓋公署工程浩大、必須軍民兼役、方可圖成。伏乞敕令湖廣鎮守巡撫并分守官員、趁時修築、庶得堅完、以撫流逋、以安地方、千萬年幸甚

黃河自古為患疏　黃河遷灘

蓋以水執瀰漫、遷徙不常、彼陷則此淤、軍民隨處開墾。遇灘之地、以給日食、以供租稅、蓋以此而補彼也奈何奸詐之徒、陰結王府官校、擧指為園場屯地、投獻徼賞、王府信之、輒使標封界至、占收子粒、有不從者、輿詞委官、動經歲月、民不聊生。自今有犯者、不問軍民、各餘俱終身謫戍附近衛所、其王府官亦不許陰結受獻、致與詞訟、違者一治以法、則奸猾有警而民無横擾矣。又彰德懷慶河南南陽汝寧五府山多

水漫。衛輝一府沙礫過半。軍民稅糧之外。僅可養生。開封一府。地雖平曠。然河決無時。洪武間蒙 太祖高皇帝恩例。除常稅外。荒地許民耕種。永不起科。景泰時乃創起科例。致令姦民。互相告訐。徵斂日重。民迫于熱。傾家賠納。請如舊例。凡軍民有告訐不起科者不聽。則可免賠償之患矣。

地方事宜　地方緝捕

信陽固始等州縣。南抵蘄黃。西接荊襄。東連鳳陽霍丘等處山藪綿亙。河流四達。盜易出沒。官難防禦。且

鳳陽陳州等處。迫皆被災流民載道。盜入霍丘。劫掠祭藏。執縛縣官。民庶騷擾。誠宜思患而預防之。今兵部既云光州不可置所。則汝寧所屬信陽等一十三州縣。宜令二司巡守官。各為親選識察一人兵牌五十人。令自備器械馬匹。以緝捕盜賊。而還委府州縣佐貳守領官一人督之。不得累以他役。致妨緝捕。又信陽州地方軍民雜處。奸盜尤衆。宜調守備南陽河南署都指揮僉事李瓘。更守其地。而以署都指揮僉事許震代守河南南陽。俾得專禦盜賊。禁治銀洞。仍

還指揮臧廉于本衛。又商城縣南接六安州二百餘里。四野曠漫。而金剛臺（金剛臺乃者流盜所據之）巡檢司乃在縣北。今宜遷置縣南馬頭山。使便於巡邏。

開設荊襄職官疏　設官撫緝

流民之數。戶凡一十一萬三千三百一十七。口四十三萬八千六百四十四。俱山東山西陝西江西四川河南湖廣及南北直隸府衛軍民等籍。臣偕湖廣河南鎮守巡撫三司等官。議流民數多。若一槩驅之。恐其安土重遷。難以盡遣。就使遣去。慮或他處頑民。知

有空地。效尤復來。其患尤甚。已嘗覆實類。皆逃移年遠。無所于歸。且能治產服賈。老子長孫。婚嫁姻戚。就不可動者。謹如 聖諭。許其附籍。其新來無產平素兇梗者遣之。數內在湖廣之襄陽荊州德安及今鄖陽者二萬四千三十九戶。附籍二萬一百八十有七。在河南之南陽河南汝寧者七萬五百五十二戶。附籍六萬三百八十有四。在陝西之西安漢中者。一萬八千七百一十八戶。附籍一萬六千八十有三。其遣還者。凡一萬六千六百六十三戶。復慮此輩戀膏腴

而樂閉戢。且原籍官司不加撫恤。兢將復來。須如先年事例苗給　聖旨榜文嚴行禁革。凡深山大谷之內復集。續來及展轉流徙者。並發戍邊。匿主同之。逃囚軍匠。無論山內外。俱令戍邊。其附籍所墾田地。査照減輕則例起科。凡百事產。俱如洪武年間給與由帖。則庶幾去者留者各得其所。此外須立府縣軍衛斯為久計。臣又與各官相視襄陽府所轄鄖縣。地接河陝。路通水陸。居竹房上津商洛諸縣之中。為四通八達要地。且去府五百餘里。山林深阻。官司罕到。盜

賊猝發。緩急無制。合拓縣城。置府。擬名鄖陽。卽其地設湖廣行都司。附城立鄖陽衛。衛有前左右三所。其左右二所于湖廣都司并南陽衛新收編發流民幷不服驛遣問發及寄操軍人數內查調二千五百名類編總小甲并百戶所實之。前所則以趙府群牧司餘事革退總衛官軍撥補。城周六里三十步。設六門分襄陽府所屬竹山房縣上津鄖四縣來屬。又於竹山之尹家店置竹谿縣。編戶七里。歲徵稅糧一千二百九十一石有奇。于鄖之南門堡置鄖西縣。編戶七

里。歲徵稅糧一千一百一十九石有奇。又于陝西漢中之洵陽白石河置白河縣。編戶八里。歲徵稅糧三百九石有奇。以上七縣。俱隸新府。其南門堡白石河守禦軍堡。如舊仍屬湖廣。又析陝西西安府之商縣地為山陽縣于豐陽鎮。編戶一十二里。歲徵稅糧一千二百六十九石有奇。析河南南陽府之南陽縣地為南召縣。於南召。係編戶一十六保。歲徵稅糧二千一百五十石有奇。析唐縣地為桐栢縣。於桐栢鎮上店編戶一十四保。歲徵稅糧一千八百六十九石有

奇。析汝州地為伊陽縣于舊固縣。編戶三十一里。歲徵稅糧六千四百一十八石有奇。以上各隸其本府若州。此外舊巡檢司凡四。其在尹店者移置竹山之縣河。改隸竹溪。在鴉路鎮者。移南陽之窪石口。改隸南召。在桐栢鎮者。移唐縣之毛家集。改隸桐栢。在上店者。移嵩縣之常界嶺。改隸伊陽。是皆要害之地。亡命所必經者。又于宜陽縣之穆冊及趙保鄉。汝陽縣之楊塢。俱添立巡檢司。南彰縣之馬良坪。築立軍堡。以房縣原守肆莊坪堡官軍二百員名實之。俟鄖陽

衛湖撫官軍至且如數委守竹山之上官渡堡而以上官之數移于肆莊則以近就近各適其便且于光化均州鄖縣各置水驛驛設五舟摘于湖廣所屬偏僻水驛各令州縣協之否則擬奏銓註陸路則以里甲馬匹遞給無煩置驛其官屬悉宜裁省府設知府推官撫民通判各一員經歷司照磨所各去其半惟鄖縣學爲鄖陽府學設教授訓導各一員量增其生徒之數諸新縣唯伊陽官吏全設桐柏添註撫民縣丞餘但知縣典史各一員縣學教諭訓導各一員

生徒吏典先儘見役久于民間選之行都司設都指揮使同知僉事各一員經歷司亦去其半衛設指揮使同知僉事衛鎮撫左右二所正副千戶各二員經歷知事所鎮撫各一員每所百戶十前所則以群牧原領舊任爲之數內知府都司及各新縣正佐首領官宜從臣等會舉練政體熟知風土者庶于新附之民有濟餘乞將授知例銜職則於湖廣衛所多餘官并陝西湖水兩縣選任其副襄鄖設守備指揮令令同司理事自河鄖西二縣守備官軍且須三年以後令同自餘加以委任責成使撫治其地則永永無虞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九十四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臥子　選輯

華亭　徐孚遠闇公　盛翼進都汝

陳爾振永和　恭閱

王莊簡奏疏

疏　王復

處置甘肅疏　甘肅事宜

甘肅所轄十五衛所地方雖有遠近不同然自永昌迤西與西寧鎮番頗有險隘可據賊亦不敢久留莊

浪雖有通賊路徑山谷地狹軍馬頗易戰守惟凉州地方四際寬廣散漫緊關衝要最先受敵又兼水草便利賊一入境動輒經年不出往歲虜犯本城止是一衛軍馬戰守不敷不免差人遠調甘肅等衛官軍策應相去六七百里為虜邀遮不能即至比到人馬疲弊緩不濟事所以往往挫損兵威以致失机誤事天順元年至五年累調在京官軍遠為策應勞民動衆糜費糧草不可勝計若乘無事之時預為遠圖何以善後訪得甘州在城五衛設置年久生齒日繁各家戶下正軍之一餘六七丁或一二十丁者有之除供給聽繼外中間多有願投軍者招集四五千名亦可編成一衛立于凉州填實地方然恐其人戀土有誤議用宜于在城五衛內每衛摘一千戶所全伍旗軍五衛選撥指揮十員衛鎮撫二員五所奏式一衛名曰凉州中衛于本城內開設衛門請給印信其遺下五所印信宜從鎮守總兵等官于五衛官軍戶下丁多之家揀選精壯餘丁編充正軍仍補各所原伍名缺就于各所多餘官員內選撥千百戶所鎮撫掌

管印信操練軍馬承種遺下地土辦納子粒則彼此得人而戰守有備屯田增廣而邊儲自充矣又鎮番衛極臨邊境原設三岔黑山二遞運所僉撥為事因犯置備牛車令其接遞後因革去遞運所併與馬驛帶管接遞今三岔驛人夫止有二十六名黑山驛止有二十一名重役人難及莊浪衛鎮羌驛路當衝要原設軍民夫役見不滿二十餘戶不惟接遞艱難抑且缺人守堡查得舊華鐸鍋泉遞運所餘下人夫七十三名見撥在黑松林兼管及查莊浪衛在城遞運

所實有人夫一百六十三名武勝遞運所實有一百三十七名紅城子驛人夫一百名此處驛遞比其他人夫倍多宜將黑松林原帶管鑼鍋前人夫內撥三十名安鋪鎮羌驛在城三處驛遞共摘撥六十名分摘三岔黑山二遞運所每處三十名就領原牛車馬驢走遞庶使接遞均平人無耗累抑且遇站城堡得以守護又永昌衛原有白石崖墩一座距本衛二百餘里近于山丹衛下有河水灌溉山丹田地土魯干墩一座亦距本衛二百餘里切近于涼州衛下有河水灌溉涼州田地今永昌衛軍少哨守不敷宜將前項白石崖墩改隸山丹衛管轄土魯干墩改隸涼州衛管轄各令撥軍哨守其永昌境內所管五奴五赤墩係干衛要之地合當添築城堡一座就將擊回官軍改撥哨守庶得地方適均事體利便又肅州衛上河清至臨水地界過臨邊境山外原有哨馬營一所先因達賊侵擾移入山裏路傍駐劄緣官軍耕種地土多在境外而哨瞭軍馬反居其內宜移本營復立故處通賊隘口修築城堡防護屯種庶使人知避

害可以保障無虞矣又西寧衛地方僻在西北番簇之中四面受敵且又控制罕東阿端曲先等衛夷虜乃緊關重地本衛軍馬專一巡守要害捍禦番族先年邊方寧靖北虜不來侵犯各簇番夷頗聽撫諭不敢為非（是時番虜已相合矣緣王御願中年而然甚也）近年因見虜寇擾邊乘机傚傚往往聚衆出沒沮截道路劫掠財畜殺傷人命調兵剿殺之後至今猶未寧帖乞將西寧衛原調官軍土民五百六十七員名于莊浪涼州二處輪流備禦者存留本衛操守遇莊涼等處有警量調策應不惟彼此有備亦且（以其為土兵哉）省用邊儲（省邊備）

處置番夷疏

處置番夷

今天下一統諸種番夷雖或出沒不足深慮惟北虜動輒長驅深入最為邊患遼東宣府大同寧夏甘肅皆有高山大川長城固壘限隔延綏境外亦有黃河千六百餘里實天造地設之險洪武間東勝迤西路逼寧夏墩臺基址尚存永樂初發胡遠遁始將守備軍馬移入延綏棄河不守且延綏地方未起府谷堡西至定邊營縈紆二千餘里今聲息稍緩亦可因循

度遣僃班師之後賊若復來何以支持且大同宣府兩處地方通無二千里遠又皆控據雄險尚有正副總兵叅將協同守備共一十二員寧夏三路不滿千里亦有正副總兵叅將協同守備八員延綏城堡寫遠最為難守止有總兵叅將三員調度豈能周遍議者咸謂若依舊守把黃河險阻實為萬全之計然今賊未出套宜因時損益不拘故常于延綏添設協同叅將二員于高家龍川築關衝要城堡駐劄往來提調至相策應就將先調陝西鄜慶等處官軍存留四

千員名相叅士兵四千八百六十六名甘肅免回慶陽衛官軍八百一十七員名共輳官軍九千六百餘員名添撥各堡輪班操守缺少器仗行總兵等官候大軍回京之日將原領官軍盔甲神鎗銃砲于內量數存留交與少監秦剛收管備用庶幾戰守有人而邊條充實軍馬有常而糧草易供矣又當日臨洮衛舍餘李均保等二百八十名先帝招募在官聽調赴京接應殺賊景泰元年起調靈州操備及寧羌鳳翔等衛所連雲棧青陽等驛站軍姜廸等三十六名先年祖父為事編發各驛充軍自備鞍馬鋪陳什物擺站景泰四年調遠寧夏操備且均保等原非正軍而(所以各鎮之一衛軍頗多不甘)與正軍一體差操因關行糧家屬又無月糧養贍歲(竄也)久逃亡一例勾補撥之人情誠有不堪臣以為均操等宜放回原衛隨住姜廸等宜退回原站走遞以後如果缺人調用宜另于丁多之家選補庶幾人得甦息事體允當

區畫事宜疏 孳牧馬匹

一騎操孳牧馬匹舊有牧放草場多被豪強侵耕馬

乏芻牧之地是以孳生者不蕃騎操者日損今宜干養馬地方分遣給事中御史會同分管寺丞通行查勘丈量各照原額界至項畝依舊秋放一各處孳牧種馬所生之駒天順七年成化元年虧欠者遞遇事例停追今秋收在通例合買償但所買駒止可充數而已急難得用宜依上年事例有司四匹軍衛五匹折買堪操馬一匹備用一舊例種馬一匹兩年課取一駒若兩年實兩駒者許令貸與欠駒人戶補作正數近奉恩例三年止取一駒虧欠必少其有殷勤人

戶。而三年生三駒者。或兩駒者所餘之數。宜令報官
用議和錢收易另給空閒人戶領養一法司問擬罪
人有雜犯死罪有笞流杖罪願納馬者宜依運甎納
豆等例改定馬數聽其贖罪一陝西各邊屢奏缺馬
訪得西寧至甘州番簇多產馬之地彼所缺者茶與
青稞若與互市則善馬一匹不過用茶百斤青稞十
五石以銀計之所費五六兩價值既輕較之京師闕（以此相較）
領又免路途瘦損（所省多矣）今宜查取陝西官茶就彼互市茶
如不敷又糴買青顆銀宜行戶部暫借折糧銀五萬

兩發甘肅總兵等官照彼時估買易騎操數足而止
一一倒後倒失等項馬駒宜行太僕寺查筭孳牧馬
一匹轉發寄養備用一南京養馬地方歲取餘馬來
京備用間多選退枉役艱難或有收價來京買納則
又被官吏群醫人等作姦媒利不惟馬多不堪虛累
給養況又累年解補追取不完今宜于不堪不敷之
數每匹徵價十兩類解官買以給騎操一在京在邊
官軍累歲關領馬匹騎操動以萬計一關之後既不
時調養倒失數多又不隨即報官設法追補展轉遷

延惟望究宥是以馬數愈虧民戶被累今宜戒飭將
官嚴束軍士關領務須愛實調養毋或失宜及行巡
馬管馬等官時常巡視一體禁約一在京在邊騎操
馬匹必須專勅太僕寺少卿一員無太僕寺地方（無太僕寺地方者[illegible]下）從
巡撫等官（屬本寺分地而屬民地故責之巡撫官）時常往來較閱倒失等項報官限償把總
管隊等官隱匿不報者遞加譴責務使官軍知警馬
數不虧一照上年納馬冠帶事例宜行兩京內外凡
有富實之家願納馬者即與冠帶以榮終身候地方
稍寧馬數既足而止一延綏等處累來缺馬雖嘗行

令區畫大段出于民間今宜不爲常例聽客商于延
綏寧夏大同宣府遼東巡撫等官處告報納馬中淮
浙長蘆等處鹽引依彼時估定數中納不拘資次闕
支一勇士關領馬匹芻粟取給于各衛及其倒死又
免追償任情驅馳視若蔽屣馬之虧耗亦其一端今
宜令該管衛所并管操官旗備造關馬日月文冊繳
送部守備照初關倒死照例免償足示朝廷恩典如
其二次倒死追補庶使人知戒畏一馬改舊例一年
一駒其後改爲二年一駒近又改三年一駒蓋所以

寬民力而郵民艱也然使管馬官員得人則生息自蕃國用自足矣定例固不敢輕易勸懲亦貴乎有方今管馬官員以一縣種馬爲率三年考滿爲期一年一駒額內不虧者稱職額外每馬又生一駒者奏請旌異額外又生一駒者不次陞擢其不及額數者遞爲降罰太僕寺分管寺丞亦宜以額數虧贏遞爲黜陟

邊備疏　墩臺城堡

臣奉命整飭延綏寧夏甘凉一帶邊備看得東自黃

河岸府谷堡起西至定邊營連接寧夏花馬池邊界西縈紆二千餘里險隘俱在腹裏而境外臨邊無有屏障止憑墩臺城堡以爲守備緣有舊城堡二十五處原設地方或出或入參差不齊道路不均遠至一百二十餘里近止五六十里軍馬屯操反居其內人民耕牧多在其外遇賊入境傳報聲息倉卒相接比及調兵策應軍民已被搶擄遶賊俱已出境雖稱統領人馬不過虛聲應援及西南直抵慶陽等處相離五六百里烽火不接人民不知防避其北面沿邊一帶墩臺皆稀疎空闊難以瞭望臣與鎮守延綏慶陽等處總兵巡撫等官計議臨邊府谷等一十九堡俱係極邊要地必須增置那移庶爲易守趂今聲息稍寧先行摘撥軍餘採辦木植候春暖土開委官監督併力興工將府谷堡移出芭州舊城東村堡移出高漢嶺響水堡移出黑河山土門堡移出十顆坪大兔鶻堡移出響鈴塔白洛城堡移出甎營兒塞門堡移出務柳莊不惟東西對直捷徑而水草亦各利便內高家堡至雙山堡雙山堡至榆林城寧塞營至安邊

營安邊營至定邊營相去隔遠合于各該交界地名崖寺子三眼泉柳樹澗兎剌梁各添哨堡一座就于鄰近營堡量摘官軍哨守又于安邊營起每二十里築墩臺一座通共二十四座連接慶陽定邊營起每二十里築立墩臺一座共十座接連環縣俱于附近軍民內量撥守瞭北面沿邊一帶墩臺窎遠者各添墩臺一座共三十四座隨其形勢以爲溝墻必須高深足以遮賊來路因其舊堡廣其規制必須寬大足以積糧草容人馬庶几墩臺稠密而易于瞭望烽火

相接。而人知防避。營堡聯絡。而緩急易于策應。聲勢
相倚。而可以遙振軍威。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卣
徐桓鑒惠朗 參閱

章楓山文集

疏 章懋

諫元宵燈火疏 元宵燈火

翰林院編修臣章懋臣黃仲昭檢討臣莊昶謹奏爲培養 聖德事。成化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內閣遣

郎中韓定。侍小揭帖。到於東閣。及史館。分與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吳節等。令各賦烟火等詩。以爲上元賞翫之具。臣等各授一帖。內開烟火花燈等項。面貼詩讚題目。仍令照依舊詩格式。擬述進呈。及觀舊式。俱是玩好之物。鄙褻之詞。甚非所以養 聖心。崇聖德也。臣等竊議。以爲此事。必非 陛下所爲。陛下以天縱之聖。日新之學。遊心經術。遹跡堯舜。凡所舉動。必欲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方即位之初。首下溫詔。放出租。絕貢獻。蠲逋負。停不急之務。與民息肩。又開言路。凡 朝廷政治得失。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天下欣然以爲 陛下應天心。承祖德。而所以太平萬世者。在是矣。及觀去年以來。如遣人造捕國家舊制也。一聞大臣之言而遂寢。節令宴樂。每歲常例也。一聞廷臣之疏而隨罷。頃因災異。勑諭群臣。同加修省。凡此數事。臣等目擊耳聞。未嘗不拜手稽首稱頌。以爲 陛下從善如流。改過不吝。自禹湯以來。未之有也。在彼者既皆 陛下所不爲。則烟火之事。臣等又決知 陛下之不樂於此也。今日

之舉。或者 兩宮皇太后在上。 陛下欲極章養。奉其歡心。非爲一身娛樂之計。然大孝在乎養志。不可徒供耳目之玩好。以爲養也。臣伏楓 兩宮母后恭儉慈仁之德。著於天下。坤儀貞静。舉天下之珍奇玩好。皆不足以動其心。豈以烟火爲樂哉。况今兩廣弗靖。四川未寧。遼東雖云告捷。然虜情難測。尚費區處。不可置之度外。北虜毛里孩。包藏蛇豕之心。窺伺間隙。尤當深慮。江西湖廣。一旱數千里。民不聊生。其他災傷處所尤多。未易悉舉。生靈嗷嗷。張口待哺。雖蒙

優詔賑恤然公私匱乏詐無所出可爲寒心此正
陛下宵旰焦勞不遑暇食　兩宮母后同憂天下之
日臣等又知　陛下之不暇爲此也至如翰林之官
以論思代言爲職雖曰供奉文字然鄙俚不經之辭
豈宜進于君上若不取法于聖賢而曲引宋祁蘇軾
之教坊　語以爲之皆是以三代以下之君望　陛
下而不以三代以上之君望　陛下也臣等遭遇
聖明切與庶吉士之進　陛下養之翰林教之誦習
六經師法孔孟二年于茲矣近又授以今職感冒

國恩至隆極厚夙夜惓惓相與戒飭惟恐曲學阿世
無以補報於萬一何敢爲此鄙詞上瀆　天聽以自
取侮慢不敬之罪哉臣等又嘗伏讀　宣宗章皇帝
御製翰林院箴有曰啓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
鄒孟以陳若今烟火之舉恐非堯舜之道烟火之詩
恐非仁義之言臣等知　陛下之心即　祖宗之心
故不敢不以是妄陳于　陛下之前且知其不可猶
順而爲之是不忠也知不可爲而不以實聞是不直
也不忠不直臣罪大矣古之帝王盤盂有戒几杖有

銘目不視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兢兢業業惟
懼永圖雖在紛華靡麗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
戒謹恐懼操存省察以致其精一之功者無所不用
其極誠以人主一心攻之者衆一惑于耳則凡侈靡
之聲皆乘間而入矣一惑于目則凡侈靡之色皆抵
隙而進矣人心愈危則道心愈微矣天理人欲不容
並立若曰上元之樂乃微事耳烟火之舉乃細故耳
此不足爲聖明之累是殆不然書曰不矜細行終累
大德又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若于此一事厭常喜

新之念興則他日之甚于此者將無不至不可以微
事細故而不之謹也且漆器之作何損於德而舜則
止之旨酒之甘何害于事而禹則絕之露臺之費不
足爲奢而漢文則已之彼聖賢之君何汲汲于是哉
正以欲不可縱漸不可長故耳臣等伏願陛下寬斧
鉞之誅採芻蕘之語將此烟火等事一槩禁止不使
接于耳目而移此視聽爲文王之視民如傷爲大舜
之聞善若決江河省此冗費以活流離困苦之民賞
征伐勞役之士則干戈可息災旱可消百姓可以富

廢闕矣可以賓服億千萬年享太平無疆之休則
陛下之所以奉養　兩宮者其孝豈有大於此哉
陛下深思而力行之不以臣言爲沽矯不以臣等爲
迂濶使天下後世知　大聖人之作爲出於尋常萬
萬是非臣等之幸實宗社生靈之大幸也

議處鹽法事宜奏狀　兩浙鹽法利弊

謹題爲議處鹽法利弊以裨國用事臣聞鹽之爲用
乃生民食味之所急而國家經費之所費爲物雖微
其利甚博不可以一日而缺焉者也然在虞夏之時

不過以鹽充貢而未嘗爲專利於上成周之盛雖或
以鹽名官而未嘗不同利於民因齊相管仲而鹽筴
始正漢用桑孔而鹽禁始重其源一開末流無所不
至矣臣以菲材叨官臺察欽蒙　鹽恩差往兩浙等
處巡視鹽課按行屬郡訪求民隱得其所當行者數
事（鹽之爲道各有利害就浙言浙也）一曰存恤竈戶夫鹽之所出雖由土産而其成用
必資人力海濱之民以煎鹽爲業者謂之竈戶其採
辦薪蕩朝夕烹煉不勝勞苦固皆在所當恤而單丁
老弱家計貧難者煎辦不前課入不敷屢遭鞭撻之
苦而鹽入於官或被雨水銷鎔又有追賠之患此竈
戶之尤可哀矜者也若蒙輕其歲課使納折色庶幾
寬民一分使之稍可存活是即生死骨肉之恩也其
有丁力衆多家道殷富爲總催大戶者煎鹽既多私
賣尤廣亦宜有以處之合照黃册事例凡民戶之里
甲有缺就將圖內丁糧高大者析戶當差以補其數
若以竈戶之丁多家富者亦行析戶充役照丁辦課
以補竈籍逃絶皆免雜派均徭則差役均平而歲課
不虧矣二曰輕減鹽糧國初嘗命鹽司以擧下餘鹽

行令各縣差人赴司關領回縣分給小民計口食鹽
而納鈔以償鹽價民咸　上恩得鹽而納鈔固所樂
也厥後鹽司久無餘鹽關給而鹽鈔又改爲鹽糧惟
市民仍許納鈔而鄉民皆納鹽糧又使之遠輸外郡
則不惟米價高貴而遠輸勞費十倍於納鈔則鄉民
之受困甚矣若得照依市民一體納鈔固爲大幸如
或不能即改亦乞照依秋糧折色事例納銀准鈔使
民受一分之賜又若大旱之遇時雨亦爲幸矣三曰
申禁鹽窩昔我　聖祖以邊城險遠兵餉不克而糧

遝勞費。乃命商人輸粟邊倉。而多給引價。以償其費。商人喜得厚利。樂輸邊餉。公私兩便。最爲良法。近年以來。法久弊生。每過開中之時。權豪勢要之家。詭名請托。占窩轉賣。商人不求於彼。無路中納。以故中鹽者少。邊餉不充。而國家失利。爲害非細。先朝雖有禁例。而權豪玩法。仍襲前非。未能盡革。伏望特賜宸斷。申嚴前例。有犯必誅。使人知警懼。則其害可除。而邊餉無不足矣。四曰鹽商挾私。夫商人輸粟餉兵。受鹽于官。出外平賣。利亦厚矣。而有貪得無厭者。乃於正

數之外。瞞求場官。私加斤數。有一引至三百餘斤者。而掣鹽之後。運入江船。又買私鹽。夾帶在船。混同發賣。亦有經過關津。瞞求批驗盤詰人員。不行照引截角。或十中止截一二。徑自越關。到於所往地方發賣。而賣鹽已訖。不即繳引。再買私鹽。仍將前引影射遞闕。隨處發賣。往復數次。多取價利。直待上司催取。然後繳引。其載鹽船戶。亦買私鹽夾帶前去。混同貨賣。此皆商人之倚官挾私。所當禁治者也。臣於前項奸弊。雖聞人言。未得實跡。難便究治。律中已有夾帶餘

鹽及舊引影射之文。則必先嘗有是事矣。與其治之於已然。孰若禁之於未然。乞敕該部移文各處巡鹽風憲。選取廉能官員。照依出場鹽數。從實稱掣。就行責取商人重甘結狀。如有前項奸弊。甘當重罪。盡將財本沒官。而載鹽船戶。有犯者。亦將船隻沒官。各行訪察。沿路閘律。經該官吏。凡有容令引不截角。及舊引影射不行舉覺者。皆問贓罪。則人知警懼。不敢挾私。而官鹽不至於阻滯矣。五曰禁治鹽徒。鹽商之倚官挾私。而夾帶影射者。臣既已言之矣。其有肩挑步

擔。而沿街貨賣者。亦私鹽也。又有座船紅船水夫。及各處船戶。到於杭州。攬載欽差內外官。及各處經過官員。行李在船。昏夜收買私鹽。藏在船內。經過閘津。不敢盤問。隨其所往地方貨賣。此皆所得不多。爲害亦小。若嚴加巡察。則不敢爲矣。惟有一種游手無賴之徒。不守本等生理。什伍爲群。乘駕小船。出沒江上。其船多置篙楫。滿載私鹽。沿江上下。賣與往來客旅百雜人等。有不肯買者。則將私鹽一包。丟入船內。口稱巡捕。恐嚇取財。得財即去。其私鹽賣盡。浮游江中。

遇有客船逼風着淺不能行動窺見船中人少孤舟無侶即便擁衆上船肆行搶掠舟人見其勢兇力不能敵任其所取不敢與抗抗則必被傷害掠得財物回船衆手舉棹運船疾行江面闊遠頃刻之間不知行往何處失其所在無處跟尋惟有呼天痛哭而已又有船行遇晚未及止宿或船行太早天色未明亦與遭風遇淺者同皆被刼奪此等鹽徒肆無忌憚積習成風恐生他變若唐末之王仙芝黃巢元末之張士誠皆鹽徒也不可不早爲之所乞敕巡鹽御史遣

差府衛佐貳官各一員帶領巡捕軍餘及應捕人等以巡江爲名沿江上下往來巡察上至桐江下至曹娥及江之兩岸小港一皆通歷務使鹽徒盡散官鹽流通而國家常獲其利矣凡此數事皆爲國之要務其前二事見民患之不可不恤蓋以民爲邦之本也其後三事明財用之不可不理蓋以財爲民之心也能舉仁民之政使民無失所則尊君親上事必有終而國本固矣能盡理財之道使財無散失則聚人得衆生財有道而國用見矣長治久安之道豈有外於是哉

書

與韓侍郎　經用

蒙承手敎深以國計爲慮足見大臣身任天下之重得大易由頤厲吉之義良用嘉嘆其竊以爲時方多故財用匱乏欲求足國之道別無奇術須是力勸聖明躬行儉約裁省冗費而量入爲出則經常之賦自無不見若侈費無節則雖頭會箕歛亦無益也其次莫若訪求善理財之人修劉晏之法變通有無亦

可以濟一時之急未人有用淮東一路之鹺息足沿邊三十萬之軍餉而連年不煩　朝廷調度者亦惟用得其人耳但今以資格用人豈能濟事若求之資格之外未必無其人也又今天下之財取於民者錙銖不遺不可以萬計名爲官用實無分毫入於公府而悉歸私室苟能得人而鉤考之皆可以充國用但非其人則不逃以革弊而反以病民區區未敢悉陳之也先生開誠布公廣益集思以古人之心爲心故敢布其愚慮如此

與許知縣　救荒

來教詢賑濟事宜此君子愛人之要務也但昔人謂救荒無善政雖以朱子大賢浙東荒政其功德及民甚大然猶自謂不過討幾本青綾冊子不能盡如其意則其他可知矣況淺見薄識豈足以仰承下問姑就舊日所親歷者略陳一二以備高明之采擇焉

一來教謂每圖貧戶擇其尤者四十戶報之此意亦可但不知令何人開報若付之糧里適以為其取錢（此莫如保甲）作弊之資而貧無錢者不得報矣愚意只取黃冊圖

眼將該圖里老親自審問假如某戶人口若干田糧若干以何事為業其有田產而富實者不必言矣或無田產而為商賈工匠僧道醫卜諸技藝之業者皆可自給惟無田產無職業及老幼殘疾者乃為真貧所宜賑濟其或戶有田糧而為他人所詭寄或同戶各居有田糧而本身無有又無技藝營生者亦為貧民亦宜賑濟此等事若非為政者先之勞之而付手下之人則有無端賣弄作弊不惟無益而反有害矣

一來教謂書記號簿填寫小帖甚善甚善但付之里長分散則其或散或不散亦不能無弊不若令里長呼來驗其人物飢瘦衣服藍縷親自給散無為弊也

一來教欲令里長排定資次責其彼此相識以防詐冒不若就依圖眼貧次面審令其彼此相識又欲以一縣分作五日亦恐難以定限若事務忙冗再加數日亦不妨但恐厭其煩勞而付之於人則未免如昨書所言前官之弊矣

一區區昔年在福建分巡至浦城適遇賑濟人紛紛來告不公及親到倉中看視見其手冊開報之人俱

無籍貫詢問其實則皆坊長大戶招集四方無賴之徒來彼間冶鐵冶每一爐多至五七百人關支倉穀而去近倉居民不得關支忿其不平爭告前來區區詰彼既不曾附籍在本縣當差如何該支賑濟即將各坊長鬧罪追還冒支倉穀人心始帖然而服及審所告之人雖係近倉之民然皆衣服整齊面帶酒容亦不類乎飢民不該賑濟退此二種之人次日方有十分飢窮之人來告却與賑濟真數亦不甚多以此觀之則不可不親自審察矣

一、區區昔年分巡至邵武，正值飢荒，米價極貴，本府倉糧不能完納，小民紛然告求賑濟，而倉無顆粒之粟，軍士群然告缺月糧，而查軍倉之儲，僅可支兩月。時將五月，青黃不接，分守參議無可處置，避而去之。區區謂其軍士曰：今倉中無糧，與民之飢荒，難以追米，皆汝所知也。吾欲每月給米五斗，支銀三錢，與汝，則可延至八月，八月以後，則各處有米可糴，與銀六錢，任汝轉易，軍皆樂從。乃謂其民曰：汝欲賑濟，而無粟可發，別無可為。汝今徵糧上官，每米一石，該銀

一兩二錢，於法不該宥免，我與汝減價，止納六錢上（如此乃活實惠）官，其餘六錢就與作賑濟，民皆懽然曰：得如此，過於賑濟矣。其有戶無田糧而貧困者，乃借支布政司銀兩以賑之，上下皆安，不然幾於激變矣。今本縣科派煩重，又有散鈔散鹽等項，無藝之征，若會計各圖飢民該用賑濟稻穀若干，就令該圖里長領去糶賣，以代貧民辦納料銀若干，使民皆受其惠，則官欠易完，而免於豪猾冒支官穀之患，雖不賑濟，猶賑濟矣。此乃權宜之法，不知如何。

再與許知縣　救荒

今年荒旱，積年所無，甚為可憂。周官十二荒政，所宜講求，先輩有救荒活民之書，亦宜時常檢看，早為處置，以防後患。近聞官府榜示，不許外郡來此販糴，此乃世俗私小之見，非公平正大之道，既犯五伯之禁，亦非　朝廷之法，一言之失，獘端隨起，小民因此，但見有穀船米船來往者，盡行搶奪不已，將成大盜。先年曾有明鑒矣，不可不謹其始。小民訛言，皆謂官府許其搶奪，必不甘休，若往上司訴理，來此追捕，縣中

將被其擾，易所謂行人得牛，邑人之災者，亦所不免。又況今官府催併物料，皆要銀兩，設不糶糴，銀兩何從而出。此皆理勢之必然，不可止遏者也。乞早除遏糴之令，及嚴行搶奪之禁，以免數者之患，乃今日為政之急務也。

記

蘭谿縣新遷預備倉記　備倉

洪惟我　太祖皇帝以亶聰明作元后，拯生民塗炭之苦，而措諸衽席之安，其大造之仁，蔑以加矣。然猶

夙夜憂勤。圖恤民隱。以謂歲不能以無歉。民不可以無食。爰命所司。出官鈔以易穀。而儲之鄉社。以備凶荒。以恤艱阨。謂之預備倉。其卽周人之委積。隋唐之義廩。宋朱文公社倉之遺意也。豈非所爲竭心思。而繼以不忍人之政者乎。于時蘭谿始有東西南北四鄉之倉。視歲豐歉而斂散之。民是以不飢。列聖相承。年穀屢登。長民者懈於其職。監視弗虔。所儲蓄者。積而不散。往往乾沒於豪猾之手。而倉隨以壞矣。宣正以來。歲或不收。而生靈嗷嗷。無所仰給。朝廷始

用大臣之議。令天下郡縣。勸募富人入粟於官。以爲荒備。其輸粟至千石者。賜以璽書。旌爲義民。時無錫薛侯理常乃作大倉於縣城之南數里。倉嶺之下。儲穀以數萬計。又謂之義民倉。民固有獲其利者。夫何歷時滋久。奸弊百出。而倉非曩時之舊矣。弘治壬子之春。崑山王侯倬以才進士兩宰劇縣。皆著能聲。簡自天官。來宰吾民。下車之初。歲適大侵。民窮無告。亟發廩以賑貸之。而視其倉屋。皆壞漏弗支。所儲之穀。失亡太半。而在庾者。又皆陳腐不可食矣。侯爲之太息流涕。訪諸父老。咸謂是倉地處幽僻。四無民居。監臨以政務紛冗。弗遑時至。而主守之人。又皆一二十年弗與更代。久而易懈。至有死亡逃散。而莫之守者。其勢易爲侵盜。又在大河之濱。盜者不勞負擔。夜舟滿載。而之四方者。不知其幾。加以水濱卑濕。陰潤所蒸。在倉而腐者。亦有之矣。倉儲虧耗。職此之由。而守倉人役。以虧耗責償。而破蕩其家者甚衆。則是倉雖曰惠民。而適以爲民害也。侯乃嘆曰。法久而弊生。勢所必至。不有以變而通之。其可久乎。乃相地於縣治

之東得廢寺焉。其土燥剛。無卑濕也。附城而近。監臨可常至也。去水而遠。盜舟弗能達也。在闤闠中。十手目之所指視。姦宄無所容也。將謀改作。以祛宿蠹。而部使者少參韓公行部至焉。聞侯之議。深以爲然。乃具其事以白於鎮巡藩臬諸司。得報如其請。侯於是以義勸富人之堪事者。授之規畫。分其程度。俾各以力自占。徹其舊。以卽於新。中爲廳事。廳事之北爲廒者三。而左右對列。亦各爲廒者三。屋之以間計者。凡四十有五。其旁餘地。又皆可續而廒焉。外則周以垣

墻皆石其址。而覆以瓦幾二百餘丈。前後重門以嚴出內。而輪奐一新矣。是役之興。人皆懼勞費而難成然公不費官。私不擾民。經之營之。在侯一心。而義以感人。其應如響。凡富室之任其役者。運財效力。如治其私。趨事赴工。爭先恐後。肇始於其年季冬之月。而落成來歲之春。子來之政。何其易耶。守倉之役。前此多以鄉民則徃來守視。非其所便。今而易以市人。則朝夕不離乎是倉矣。先以久無更代。則虧耗數多。而難於責償。今而定為歲一交盤之法。則無久役而民

不困矣。倉雖既成。人猶懼其儲蓄之弗廣。侯以是歲當重造版籍。推割產稅。而受田之家。皆物力富強者也。隨其所收多寡。計畝而勸之。得白金二千七百餘兩。易穀蕎有千石。自足當前虧損之數。而倉儲不虛非復向之名存實亡者矣。倉廩既成。而儲蓄不虛。備荒有其。而困窮是賴。邑之父老。欣然而來告曰。我侯涖政之初。小試經綸之業。不遑他務。而汲汲於是倉欲為吾民深長計。其所立之卓偉如是。豈非推廣我
皇祖仁覆天下之心。而為政者乎。使其進而羽儀
天朝上佐　天子。以經綸天下。則其他政之仁。大庇吾民者可預推矣。吾儕小人。自今其有瘳乎。將謀伐石以示其功。俾子孫世世。勿忘我侯之仁。愚於是竊有感焉。是倉之成。侯之仁吾民者。固至矣。若是倉能久而無獘。則非所敢知也。繼今為政者。必有我侯至誠惻怛之心。然後可以行是倉之仁。又必有我侯達權通變。發奸摘伏之才。然後可以袪是倉之弊。而全是倉之仁。後之君子。其念之哉。必切切焉視飢猶巳。亦以侯之心為心焉。使是倉之仁。久而弗壞。則吾民

之蒙其惠者。容有既乎。故為執筆而不辭。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九十六

華亭 陳子龍卧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周立勳勒卣
崔子忠道母 參閱

儲文懿公文集

疏 儲巏

防虜疏 兵署

一敕聽斷夫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然中國常失利虜常得志者何歟蓋虜人法令簡易約束嚴明凡舉一事必集衆謀衆謀既同數言即決朝發夕至疾如風雨此其取勝一端也今吾中國議論若於異同文移傷於煩滯姑以邊事言之有會議會推數日而不決屢奏而不定或有建言奉 旨兵部看了來說（此人皆不肯擔河之故）者故今皆謂宋人曰待汝家議論定時我已過河矣此往事之明鑑也臣願 陛下凡措置一邊事推擇一邊臣或有建言邊事者特召內閣府部院寺大臣并科道之屬示以原奏導之使言若事體重大務不能定者或日中再議或姑待明日大臣不許徇私小臣不許觀望反覆講求務求至當 陛下稱制臨決即日行之庶幾盡群臣之才赴事機之會不為虜人之所先不為後時之貽悔且使兵部得省章奏之繁事精神一思慮為 陛下審處三邊之事昔漢趙充國論西羌事宜六月戊申發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其計漢都長安距金城幾二千里而往復僅七日（漢法每事皆遠以聞今最行）應事敏速如此故充國卒能成功願 陛下俯取以為法

一備將才臣竊見國家每有邊事會推將臣輒難其選考之前史如春秋列國下逮南北朝偏王一方尚有才具文武者數人以維持其國豈有都萬邦之廣據四海之大乃以乏才為憂第求之不切蓄之不豫然耳今保國公朱暉都御史史琳雖嘗簡用萬一虜人或壓境踰時增兵應援或分道入寇遣將折衝臣愚不知復擬何人以往也乞敕兵部先事會推武臣中堪為大將者幾人副將者幾人文臣中堪為提督者幾人贊畫者幾人不拘內外務在得人使之共事京營練習軍馬不惟兵將相諳臨事整暇抑使虜人

知吾有備伐其奸謀乃上策也

一廣㕘謀照得各邊巡撫都御史凡軍馬錢糧城池關隘皆其職掌以一人而兼衆事不時或能竭力支持當此倥偬之日思慮恐不能周悉才識恐不能兼該臣愚願乞敕該部於在京在外官員會推曉暢軍
[illegible]
事雅有志操者十數員以備都御史幕僚之選每邊
[illegible]
差委一二員前去補其謀議之缺相戰守之宜識慮
[illegible]
既多必能濟事考之前史如諸葛亮伐魏則有楊儀楊顒爲之屬裴度平淮蔡則有韓愈李正封從其行

亮與度皆絕出之才亦須多士之助況其他乎茍得其人比之臨事差官旋爲措置者難易懸絕矣

一蒐材勇比虜恃戎馬足懷禽獸心沉鷙有力騎射精強乃性習然也邇者宣府失利皆我遊兵之精者臣竊慮焉遊兵尚不能敵京軍之克勝殆未可知也非總兵官奏取係定等府達官達舍非我族類其心終異必須我之將帥能駕馭之我之師旅能頡頏之乃能折其心得其力否則未見其益也夫驍勇材武之士未必盡產於沙漠在中國倍有之彼挾其所負亦豈肯帖然人下哉在有司優異拔取之耳臣願敕兵部選差忠實明敏官員前往沿邊州縣及腹裏地方懸賞格募不拘士民軍舍之餘但膽力過人騎射可取五兵之中能操一二技者試其能起送赴部置營房以安其室家豐粟帛以足其衣食軍舍則改隸其籍士庶則待考其功不居則束之部伍以變其習有功則差其官級以酬其勞益財勇之士聚之京師既可以威敵制遠如民有嘯聚弄兵之謀者亦入吾彀中可以坐消其患矣

一嚴功賞夫好生惡死人之常情戰陣相接鋒刃相交使吾士卒忘生赴死以求勝惟在賞罰公明行之果且速耳雖孫吳韓白之善將舍是亦無以成功也今邊境所患者稍有功次多爲有力者奪去及至行賞文移覈實動經歲月又乖古人賞不踰時之意將士解體兵氣不揚弊實坐此臣愚願乞 朝廷捐數十萬之銀貯之受敵之所付以記功之官敕兵部定爲賞功之格能殺胡人一首者賞銀若干兩殺二首者倍之殺其酋長者又倍之提首而入懷金而出願

受官者納賞以為左驗。如此則賞不踰時。士皆致力。而兵威作矣。但兩軍鏖戰。紛拏之際。既斬敵首。復進禦他敵。何暇轉而持之。恐為佐人所有。則又當體士卒之情而為之處。臣愚不知邊事。竊以臆見籌之。凡軍法五人為伍。五隊為伍。一隊共二十五人。晝則同戰。夜則同守。有無相資。患難相恤。父子兄弟。不啻過也。故有功則宜同賞。有罪則宜同罰。若一隊之中。有能殺敵。戰不暇顧者。許本隊軍士乘間得便。持取其首。陣上爭級當以致敗且衝鋒軍斬首每不暇割級賞格大須講求解戰之後。必不相欺。若疑似不明。即以所給賞銀

均散一隊。絕其爭端。彼此通行。亮無不服。如此則所斬之首。雖不能一一歸於手刃之人。為本隊所得者。十常八九。為他隊所得者。十不過二三。亦體其情而結其心矣。

馬政疏　同寺馬政

一議養京營戰馬。竊見團營軍馬。內衛京師。外備征調。軍精馬壯。二者相資。乃可以壯威而禦侮也。近年以來。營中之馬。日見消耗。告稱倒死。無日無之。多者十數匹。少者四五匹。以有限之馬。供無窮之死。誠可嘆惜。原其所以。蓋因軍士貪圖艸料。私賣以養馬為累。倚恃朋銀買補。以馬死為幸。把總之官。又多狗私派領。不恤貧軍。姦頑之徒。又多延推比較。以覬恩宥。若不議處。弊壞愈深。臣等風聞團營官軍。大約不下十萬。團營之馬。大約不下三萬。以十萬之軍。豈無三萬之家衣食稍餘。產業稍足者哉。但恐揀閱不精。派養不當耳。如蒙乞敕提督大臣。各營選委忠實軍職一員。將所轄官軍。從一詢驗家產財力。分為三等。上等悉令養馬。不足以中等補之。其馬十四歲以下倒

死。責令全賠。十四歲以上者。止賠半價。二十歲以上者。免賠革去樁頭朋銀之例。絕其衆輕易舉之私。編成格眼文冊。兵部用印鈐縫。一本收貯營中。以備科道等官點驗。一本送太僕寺。以憑本寺少卿點驗。如有倒補轉換事故。各該官員就註冊眼。為照官軍養馬。既按月關支艸料。又以時下場牧放。若處置有法。騎養得人。遞年作踐瘦死之弊。亦可以漸保其無矣。議者必曰騎軍步卒。練習已久。若通行選閱。未免更張。臣等不知兵事。然考古兵法。騎亦可以為步。步亦

可以為騎非如天生而不可易者若平時騎步不能相通臨敵決戰何以出奇制變乎（此論極透）查得本寺給與京營馬匹除先年不開外弘治十六年給馬三千匹十七年一萬一千匹十八年又一萬匹內五千匹未領每匹追銀二十餘兩皆竭民膏血所得一旦付之軍士骨立槁死暴殄可憐積以歲月八九匹中僅賠一二矮小老弱國家何所賴哉此臣所以痛心而言也

一議減馬政文冊照得本寺所轄養馬地方南北直隸及河南等處各該府縣內外衛所及宣府等處各

該城堡每年各項文冊解造甚多臣等撿看有舊有而今可省者亦有新增而不可少者有季報馬冊一年四季開報舊管新收開除實在數目者是也有孳生馬冊每年開報孳生馬駒并馬戶姓名本寺具數類冊交與御史出差印記者是也有備用馬冊派取寄養馬未到先繳一本馬已到隨繳一本以憑查對者是也又有點馬簿冊少卿寺丞等官按臨所在臨期投遞以憑點閘者是也以寄養馬冊計之本寺一本督理少卿一本分管寺丞二本該府通判一本是一事而四本矣以孳生馬匹計之本寺一本寺丞一本印記御史一本該府通判一本是亦一事而四本矣各項文冊計共工食解送之費加之官吏人等因而科擾所費不貲皆出於民况其所造不過抄謄舊冊略有增損各該官員視為文具亦不撿閱勞民傷財於事無益臣等豈敢坐視不為之處看得孳生馬冊各該衙門每年止須二本一留本處備照一候御史寺丞會印之時投遞每年三月以裏止具總數申文到寺以憑轉報他本可以盡免矣備用馬冊亦止須

二本一留備照一候解馬到寺之日就同依准投遞凡先繳文冊皆可免矣點馬簿冊本寺於寄養馬匹行令各該衙門一體照式編造可以常用少卿一年滿日交與接管少卿寺丞三年滿日交與接管寺丞其餘點冊點單手本之類可以盡免去矣惟季報文冊乃欽定條例所載臣等昧死言之若將一年四季分併半年一造一年止造二次每造止二本一留本處以備遺忘一解本寺以備查照則似於舊制無違兼之民財亦損但臣等不敢擅議伏乞　聖裁各項

文冊如蒙准言乞敕兵部通行各該衙門并南京太
僕寺永遠遵守造冊差人止許掌印正官動支無碍
官錢不許管馬官吏仍斂民財督理分管官員非奉
欽依不許別生事端推令造冊州縣屬府者本府類
解衛所屬都司者都司類解如無所屬者方徑解違
者各坐以罪庶爲便益訪得各該衙門籍冊亦多徒
費無益若推類行之亦爲民造福一端也乞敕該部
議處幸甚

一議處管馬官員照得順天等府所屬州縣寄養兒

騍馬匹田有定額戶有定丁比之別處牧養孳生馬
匹者事體繁簡大有不同今該府馬政官員既有本
寺少卿提督又有寺丞分理又有各府通判專管事
少而官多令煩而民擾至於文移薄冊之費迎送廩
給之需積少成多皆爲民累查得少卿係奉敕督理
官員難以更改合無將分管寺丞盡行減省管順天
府者改委別府管保定河間二府者止令管理孳生
馬匹至於寄養馬匹專委少卿各府通判等官悉聽
約束如此則職專而可責成民安而無多擾矣再照

宛平大興二縣先該欽差給事中等官王庭等奉敕
查勘宛平縣原額免糧養馬地一千一百七十九頃
四十八畝有零編養馬一千二百九十匹大興縣地
五百八十六頃五十三畝有零編養馬五百二十六
匹大率計之爲田八九十畝養馬一匹比之別縣止
五十畝養馬一匹者例已不同編戶造冊詳於舊法
民安事久已爲定規續該順天府建言要將宛大二
縣馬匹分派別縣寄養管馬官員起送吏部別用該
部覆奏行移本寺臣等看得民間種地莫非王土養

馬者免糧出稅者免馬此不易之道也今兩縣地土
此皆勳戚寺觀占之數
幾及二千頃既不養馬又不納糧卻將馬匹加派別
縣揆之事理可謂不均況兩縣密邇輦轂全無馬匹
緩急調用何以應付該府所言可謂知其一未知其
二也合無仍將管馬官吏存留辦事免糧人戶照舊
領養庶幾先事有備民無不均若謂京邑之民差使
繁重宜加優恤許令原養二匹人戶共養一匹則恩
澤之施又加於他縣一倍矣如兩縣管馬官員得留
本府管馬通判可以革去議者必曰他府不革獨革

順天府可乎。蓋他府管孳生之馬。事多不可革。順天府止養之馬、事簡可革也。

一議清場畝租銀、照得各該養馬地方、俱有牧馬艸場、先年事體歸一、專令牧養馬匹、近年法制更改、祇是徵納租銀、除真定等府、每年陸續解銀到寺、近又該兵部差官清查外、惟順天府所屬二十七州縣、永平府所屬六州縣、保定府易州淶水定興新城新安容城雄縣七縣、河間府青縣任丘靜海三縣、每艸場有一段百十畝者、有數段幾百頃者、每年租銀有三四十兩者、有五七十兩者、自弘治六年起例以來、各府徵收、並無分文解送到寺、既廢牧馬之舊規、又失徵租之常例。若不查理、其弊愈深。及照先該都御史洪奏、將順天等府免糧養馬空閑地土、每年照畝徵銀、祇行二年、續該本寺奏准免徵、除例前已行給民買馬外、未給之數、亦未清查、臣等切思前項銀兩、俱緣馬政而設、比與別項課稅不同。既已徵收在官。又非小民拖欠可比。如蒙乞差本寺少卿一員、遍歷所屬、督令各該掌印并管馬官員、逐一清查、要見某處

原設有牧養馬艸場田土若干。自弘治六年起每年各收租銀若干。見在何衙門交收。其別項支費者。奉何衙門明文可據、及查免糧空閑地畝某處某年分該徵銀若干。已給與人戶者若干。見收在官庫若干。在官者悉令起解。該徵者立限催完、其各年徵收在官銀兩。或為官吏侵欺。或欺稱別項支費、查無明文憑據。悉聽差去官應拏問者拏問應參奏者參奏。追徵清理完日。通將各處艸場頃畝。坐落里至。佃種人戶花名、并每年該徵銀兩等則之數。造冊二本。一送兵部備照。一留本寺查考。如此則不惟革官吏侵欺之弊。且可助邊方買馬之資。其於馬政。亦為小補、

馬政利病疏　邊方馬

照得本寺歲收各處馬價銀兩起自成化二年、為因南方一二府縣。地不產馬。暫收折色、自後比例者衆日漸加增。當時所積不多。各邊不曾指取、以後間有奏討量與。亦不盡從。緣各邊自有買馬之需。如宣府餘糧。陝西屯田等項銀兩是也、利源一開、潰不可塞查得宣府成化二十一年、止奏討銀一萬兩、自弘治

十四等年至今則一十三萬兩矣。大同成化二十年
并二十二年、止奏討銀二萬八千三十兩。自弘治十
等年至今、則一十六萬五千兩矣、延綏成化年間、止
共討銀三萬九千兩、自弘治九年至十八年、則一十
萬二千一百九千五兩矣、寧夏弘治十八年以前、節
次止討銀二萬一千一百三十兩、弘治十四年至今
纔及六年、則已七萬兩。陝西布政司等處、止是成化
二十二年、取銀三千八百八十兩。自弘治元年至今
則節次共討過一十五萬九千兩有餘矣。他如甘肅

遼東山西等處各節次奏討過一十一萬五千三百
七十二兩、皆數倍於前、可謂費出無經、糜費不貲矣
及照本寺寄養順天等府馬匹、起自正統十四年、為
因虜寇犯順、馬匹不敷、歲取南北直隸等處馬二萬
匹、俵養近所、以便征調、然本意備京營之用、不專謂
各邊之資、緣各邊各有行太僕寺苑馬寺所畜馬匹
足備征調故也、其後馬政廢弛、人心狃玩、一遇邊警
輒言馬少、張皇聲勢、奏請紛然、橫議一興、牢不可破、
查得官府自成化十一年至弘治十二年、止取馬一
萬九千一百三十匹、弘治十四年至正德元年七年
之間、却取過馬二萬一千四百五十匹。大同自成化
十一年至弘治七年、止取馬一千九百六十五匹。弘
治十二年至正德元年八年之間、却取過馬一萬一
千八百三十一匹、除給銀買補者不計。已數倍於前
（每遇缺官另議一養馬官員并支月）
矣。邊方官軍、因見京師銀馬易以邀求、遂將騎操馬
（清牧地徵屯糧以爲養馬之費而朝廷或少出金以助之）
匹、不甚愛惜、及至倒死、又不賠償、鎮巡大臣多闊略
文法、豈能一一覈實、把總等官惟乾沒貨利、豈能一
一盡公、甚至貪贖之徒、如近年都督莊鑑侵欺買馬

價銀、追贓罷官、亦其一也。其中弊病、難以悉言、若不
計處國家之財物有限、邊方之請求無厭、歲復一歲、
何以支持、查得先年邊方討馬、兵部奏勘缺少是實
方行量給、其後不知緣何、不料邊情之緩急、不計內
馬之盈虛、隨其奏討之數、輒給與之、而又不復稽考
任其耗費、合無該部仍照先年良法、今後奏討者、嚴
（當先覈邊方馬政奏討自可漸減）
加覈實、量為給與、庶幾邊方不敢妄求、 朝廷不致
徒費、彼知馬不易得、亦肯調養用心。又查得本寺未
收折色以前、邊方止給馬匹、今給銀十萬、作馬萬匹

價少馬多似利於官殊不知馬價銀兩一入軍中既爲有司尅減又爲軍士花費及至買馬所餘幾何價既不多馬何從好隨買隨死終費官價隨死隨討終累　朝廷原其本心非全爲馬合無今後邊方缺馬之賤仍給本色以杜前弊若謂寄養之馬不敷聽臣等多方措置又査得各邊俱有餘糧屯田艸塲椿頭等項銀兩以備買馬之費先年不曾給與本寺銀馬邊無不足今歲給益多邊益不足何歟必須査考方得其詳合無兵部奏差風力郞中一員與同本寺督

理少卿前去各邊查勘前項銀兩歲入若干收貯若干各該城堡騎兵若干有馬者若干該補者若干近年本寺發去銀價買馬若干餘銀若干給過馬匹某城若干某堡若干如有姦弊聽其糾究事完之日具數造冊收貯兵部預知其盈虧多寡之數臨期請給易以酌量若一時動衆與兵暫添銀馬不在此數又查得邊方討馬開稱馬死或生災病或因馳逐理或有之然不應如是之多其間豈無作踐瘦損偷賣私借之弊並無一字舉說況生病亦由於水艸之不時

馳死亦由於作止之無節要在得人專心牧養豈可盡諉之馬哉合無兵部行移鎭巡等官各以暴殄天物爲戒愛惜國馬爲心選委管馬官員督責養馬軍士務要飲秣以時蔭息有地疾病者委之官醫作踐者治以軍法及照本寺奉敕督理少卿止是每年到邊點閘一次合無今後點閘二次倒死者皮張鬃尾俱有方准朋賠買補者齒歲身材相應方准印烙但巡點之處不及大同緣大同銀馬一從本寺給與既有相關亦合查點合無敕令兼管庶幾人皆警畏事

可責成又查得督理京營少卿奉有敕諭內開比較官戶指揮都指揮等官瘦損倒失馬匹或按月住俸或奏聞區處天語丁寧俱有則例然遐邇一體內外一法今無敕督理少卿宣府大同各城堡等處悉照京營則例遵守施行使邊方將士惕然悚懼知　朝廷修舉馬政法令嚴明庶幾變其舊習以圖後效又查得陝西各邊因是地方曠遠道途艱難不來取馬止是弘治十七年十八年於平定州給與延綏馬共二千五百匹其遞年奏討本寺馬價買補馬匹不下

數十萬兩及彼處餘糧屯田官地椿頭各項銀兩亦
合查究前項京營作弊比較事例亦合通行但原無
本寺官員督理乞敕兵部另行議處或者所見謂邊
方重地鎮巡大臣閫外之事宜從寬大若每事較量
多方綜核邊方將士恐有不堪臣等謂團營為京輔
之屯比之邊方尤重提督極人臣之貴比之鎮巡尤
尊朝廷慎重馬政尚有科道點閘少卿督理況邊
方乎蓋鎮巡等官於軍士務結之以恩臣等典牧之
官正欲裁之以法固並行而不相悖也

書

寄費閣老　狼兵流賊

江西流賊初間劫掠出沒止百里之間合省固未罹
其毒也自調狼兵以來征科供億已增一番民害矣
然狼兵凶獷嗜利其淫污劫殺尤甚於賊養寇縱賊
為害日滋今當事者既不能節制土官其土官又不
能斂戢其眾昨賊已散蔓欲衢間矣禍將何時而已
邪僕之愚謂狼兵既不可停遣諸餘又不可變易莫
若擢一大將如咸寧伯者領京邊官軍各數千人奉
勅前去督同狼兵殺賊一則彈壓之使不為害一則
激勵之使速成功賊平之日就護送狼兵出境使之
知中國兵威不敢玩視以弭後患愚見如此未知何
如附上以備采擇

寄劉司寇　京軍討賊

群盜近愈狂悖出入圻甸尚未見殄滅之期嚾所憂
者京軍再出（此時京軍出戶豈惟不多能戰者哉）若勝則得不償失萬一不捷此舉殆似
孤注也（未見以為孤注也）其中利害難以具言此惟可告執事希秘之

與張都憲　京軍

近京軍復出賊勢愈堅竊恐山東饋糧不繼意外可
憂且賊勢窮迫又復窺淮有城池者可以自保鄉村
鎮市罹此慘毒奈何淮揚近日簡募民兵雖眾但主
客之心不一且無善將者統御之若復窺淮京軍慮
其北淮師截其南亦一奇也此皆臆見想在執事軫
慮中矣

與張都憲　留曹亦崇

兩淮飢荒甚勞撫綏竊讀乞糧封事并與東山先生
書經濟之才忠愛之蘊益深歎仰近蒙　聖明憫惻

免折色糧價免依印馬駒恩甚渥也但不知廬鳳與揚米價徵起若干問種區價上納若干果如其數仗望執事做曾南豐河北救災議損益行之嚾所惠者前價未得甲至於各衙門諸餘銀兩亮皆以便宜發之不敢贅部見謂目前救荒簡便應急百方以思莫如截留漕運之米爲善救荒之法賑貸不如通融今歲甸穀價殊賤若以太倉年積之價召商糴納百萬餘石每年軍士月粮間支一月則三年可盡矣一則此間賤不至傷農二則倉銀不至它費却留漕米五十萬石於淮又不下常年之數是一舉而三利於空白中得此若干粮以賑飢也亦有欲言者戶部以事干漕運爲詞謹奉白以俟裁擇倘以爲可馳奏之未晚也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徐鳳彩聖期
王有孚尹玉　參閱

謝文正集

疏　謝遷

諫選妃嬪疏　諫選妃嬪

文正王公爲史官時一事亦書也其論陰陽修實錄載[illegible]

伏聞陛下因內侍進言，欲選妃嬪以充後宮。臣愚

[illegible]中[illegible]而上此說以公爲小人以陽以私

聞之，且駭且懼，以爲陛下聰明神聖，豈宜有此舉

[illegible]是月如此入成卷之全書未之見其存闕諸疏大

動。夫六宮之制，固所當備，而三年之憂，豈容頓忘。今

[illegible]文靖同齊[illegible]有因公後與費文憲皆齋皇

山陵之工未畢，諒陰之痛猶新。曩陛下以神器之

中[illegible]相故易援此泰於費集之前

重，萬幾之繁，勉遵遺詔，俯從吉典，蓋亦出於甚不得已。臣知陛下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之心，未嘗頃刻少衰。奈何遽有此事。此必進言者巧爲諛詞以動陛下，而一時誤聽之耳，非陛下之本心也。臣意進此言者，必以廣嗣續綿本支爲說。臣切以爲過矣。陛下春秋向盛，如日初昇，血氣未定，如泉始達，况至孝格天，深仁覆物，衆所祝願，天必降休，維熊維羆之祥，螽斯麟趾之慶，將有不期然而然者，何必汲汲爲此慮哉。惟后秉坤儀，職主內治，配德乾綱，共承宗社，如日月陰陽，相須而成，禮所至重，位不可虛。今則中宮正位，內主得人矣。自餘妃嬪，豈可稍緩，又況祥禫之期，歲月幾何，俟山陵既畢，禮制既終，徐議其事，亦未晚也。朝廷舉事，風行甚速，聖明全德，白璧無瑕，豈可不自愼重，輕致玷缺也哉。臣又聞中庸九經以去讒遠色爲勸賢之道，今陛下建極之始，正親賢修德之時，中庸之義，尤不可不深省也。伏望

陛下渙發宸斷，亟寢前命，勿逐一時之失，以貽後世之譏，庶幾不遠而復。凡爲諛佞容悅者，亦不得以誘惑聖心矣。

費文憲公集

疏　費宏

乞禁約狼兵私收俘獲人口疏　禁約虜掠

臣原籍江西廣信府鉛山縣人。近年饒州姚源撫州東鄉等處盜賊竊發，其地皆與臣本府相鄰。臣聞各賊流刼鄉村，尤惡大姓，寡母孀婦，多受奸汙，驕子愛

女多被虜掠怒髮爲之衝冠悲感至於流涕今年四月來又聞謫到狼兵將帶所掠子女載至南京貿易貨物臣痛念鄉邦重罹荼毒恨處之未能盡法而師律益以不臧至今地方未得安靖自愧非才誤蒙簡擢經武遏亂與聞政機蓋四郊多壘之辱固有不遑啓處者況同室纓冠之救又忍不以爲意耶近有同縣人來臣詢問鄉里消息及用兵進止其人說稱虔西副總兵張勇曾差頭目以童男童女各二人送至臣家但臣弟完寄有家書不曾開寫以理度之臣弟

亦知非義決不肯留弟恐勇方領兵征剿鄰境流賊望其驅逐鄉閭賴其保障窮鄉寒士利害在前一時思慮未周亦或隱忍容受臣自得此信寢食不寧竊（人口爲直凡何而以餘[illegible]臣）惟軍中所得幼小男女係俘獲賊屬法當收養聽取若是被虜良家法當招認給領豈可以之充人事而結私交也哉臣料勇雖武臣亦知事體決不爲此以陷罪愆或是誚來狼兵掠賣既多以其不便却乃假勇名自送至臣家一則欲臣感其私惠而黙不復言一則幸臣中其陰計而噤不敢言顧臣受國厚恩方圖報稱尅己自勵日乾夕惕若因响沫之小利而誤軍戎之大計避矯激之小嫌而昧取與之大義則其貪冒之行無異於狼兵而殘忍之心有同於流賊陛下亦將焉用之哉臣已一面寄書與臣弟完若前項人口未受則已萬一誤受速送至本縣差人轉解總制都御史陳金處以憑依法行遣臣又慮狼兵尚在南昌華林等處攻剿山寨猶未回還或仍前虜掠販賣爲害未已則軍法不肅盜賊難平一方之民何時可安九重之憂何時可釋伏乞聖明特勑兵部將

臣此奏轉行江西鎮巡及紀功科道官嚴加禁約痛革前弊事幾師律嚴明人心警畏群盜可以早殄民生可以早安

慎始修德以隆治化疏

臣等竊惟天下之治必本於一人之身而聖德之脩必慎於更新之始茲者新宮甫成而 陛下入承大統安處其中所以革故鼎新迓續天命實惟有待於陛下由此日新聖德慎始圖終以延本枝於百世固宗社於萬年則臣等不能不深望於 陛下也所謂

慎始修德，固非一端，而其大者則在所親必正人，所聞必正道，所行必正事，所發必正言。伏願陛下退朝之暇，靜處法宮，取太祖高皇帝所編祖訓，及宋儒眞德秀大學衍義，逐復熟玩，以涵養聖心，詳審治體，凡有舉動，必以堯舜禹湯文武為法，群臣章奏，有關於聖躬，切於治道者，置諸坐右，時賜睿覽，見諸施行。至於左右侍從，乞選老成靜重之人，勿雜以憸邪狎昵之輩，而凡奸聲亂色，奇技淫巧，皆不得導誘意嚮，盡屏聰明，務使精神內固，血氣凝定，本源澄澈，心

志不移，由是充養完粹，德性純一，則萬壽無疆，永作臣民之主，諸福駢集，益綿祚之休，天下後世，稱治化之隆者，必首及於陛下，豈不足以追配二帝三皇之盛哉。臣等職在輔導，無任懇切願望之至。所有慎始修德事目，隨本上進，乞寫成牌扁，懸置殿壁，以備接目儆心之助。

慎始修德事目

一敬天。人君奉天命為天子，當常存畏敬之心，其仁愛人君，有所譴告，見於災異，尤當儆惧，即今金星晝見，冬不嚴寒，各處水旱為災，天意不和，宜正心修德，施惠澤，除弊政以召休祥，一應修齋設醮，務為禳禱之事，豫絕其端不可輕信。

一法祖訓。祖宗列聖，弘規大法，備載寶訓諸書，而太祖高皇帝祖訓，尤為切要，宜時常省閱，凡事遵行，自無過舉。

一隆孝道。聖孝純篤，三宮在上，奉養之禮，諒無少缺，而（伏忝壽皇太后此言補闕良深）慈壽皇太后，（起於呂靄有叙增加）斷自聖心，首定大策，迎立我皇上入紹大統，功德甚隆。一切奉事供養，尤宜從厚。

一保聖躬。皇上春秋甚富，氣血未定，務宜收斂放心，保養元氣，飲食起居，皆宜有節，至於聲色玩好，足以亂聰明惑心志者，尤宜

屏絕，此實享國永年之本。

一勤民事。即今天下百姓艱難，近京地方，盜賊縱橫，宜留心民隱，訪問下情，大小章奏，躬親省覽，凡言及閭閻疾苦，減賦輕徭等事，須即下該部加意賑恤。

一勤問學。每日視朝聽政之暇，宜親近儒臣，誦讀經書，披閱史冊，講明義理，考見前代某君可法，某君可戒，以為龜鑑。（德洗語已及）如宋儒眞德秀大學衍義一書，尤為切要，更宜留神熟玩。

一慎命令。朝廷命令，必須審慮而行，既行之後，不宜因一人私愛一言蠱惑，復為更改，使國有定法，人可遵

守。一明賞罰。賞功罰罪，乃朝廷大政。凡官賞必當其功，有功者卽宜加賞，無功者不宜濫及。刑罰必當其罪，無罪者不宜濫罰，有罰者不宜輕縱。如此則人有勸懲，紀綱振舉。一專委任。凡朝廷大臣，宜開心委任，推誠付託，言議當理者，卽與施行，不宜爲讒言所惑，致生疑沮，以妨善政。一納諫諍。凡臣下直言規諫者，卽是忠臣，宜深加容納，卽與施行，仍記其人姓名，漸次任用。若巧言媚說，希圖寵幸，不宜聽信，致傷治道。一親善人。凡左右前後朝夕承事，必須簡

任忠厚勤慎之人。一切讒佞憸巧之徒，不宜在側，恐被誘引，移易心志，致損聖德。一節財用。卽今民窮財盡，府庫空虛，邊餉缺乏，宜躬行節儉，凡事減省，服食賞賜，悉依舊典，不宜忘費財物，以供無益。

乞正谷大用罪疏　正法奸宦

臣等今早文華殿進講之後，伏蒙特賜宣召，得親御座，商略大政，仰瞻天顏，和粹溫潤，俯聽玉音，從容委曲（是日奉諭多論大用罪狀而內閣復進讒言），真大聖之資，帝王之度。臣等何幸，得備任使，而遭此休明之運，荷此希闊之恩，退至內閣，更相慶忭，以爲有君如此，何忍負之。竊惟聖明所諭，御馬監草場地土，錢糧仍聽本監管理，原差踏勘太監李璽等，免其提問，俱已仰遵聖意，票擬施行。惟谷大用竊弄威權，蠱惑先帝，假勘地之名，混占產業庄田，至一萬有餘頃，侵欺子粒官銀，至百萬有餘兩，利歸私室，怨及朝廷，情罪深重，神人共怒，必須從公究問，然後國法可彰。聖諭以爲地土乃祖宗之舊制，然額外有所侵占，以剝害小民，致其嗟怨，則非祖宗設立之初意也。聖諭以爲踏勘奉先帝之成命，然歷年有

所侵欺，以饜飽奸貪，私於一己，則先帝亦不得而知也。自陛下卽位以來，踏勘見於詔旨，官經屢遣，歲已三更，今草場之界額既明，大用之惡狀益著，若不明正其罪，何以警戒將來。況今水旱相仍，人民十分飢困，追其所侵贓銀之半，足以少備賑濟之需，與其積於一家，以利蠹國之盜臣，孰若散於窮民，以溥朝廷之恩澤。伏望俯納臣等之言，以正清朝之法，將谷大用提問追贓，則可以平人心之怨憤，可以彰天討之至公，天下幸甚，臣等幸甚。

兩淮水災乞賑濟疏

野按臣各上更宜言者益聯而休文實許作一書上之

竊見今年以來，四方無不告災，而淮揚廬鳳等府，滁徐和等州，其災尤甚。臣等詢訪南來官吏，備說前項地方，自六月至於八月，數十日之間，淫雨連綿，河流泛漲，自揚州北至沙河，數千里之地，無處非水。茫如湖海。沿河居民悉皆淹沒，房屋椽柱，漂流滿河。丁壯者攀附樹木，偶全性命。老弱者奔走不及，大半溺死。即今水尚未退，人多依山而居。田地悉在水中。二麥無從布種。或賣鬻兒女，易米數斗，偷活一時，或拋棄家鄉，就食四境，終爲餓莩。流離困苦之狀，所不忍聞。臣等竊惟各府州處南北之衝，爲要害之地。聖祖之創造帝業，實以此爲根本。江南之輸運錢粮，實以此爲喉襟。況自古奸雄啓釁召亂，多從此地。若不急議賑恤，深恐冬盡春初，米價愈貴，民食愈難，地方之變，殊不可測。蓋小民迫於飢寒，豈肯甘就死地，其勢必至棄擾鋤而操挺刃，賣牛犢而買刀劍，攘奪穀粟，流劫鄉村，雖冐刑憲，有所不恤。嘯聚既多，遂爲大盜，攻剽不已，且有逆謀。於是欲招之則法廢而人玩，或未必從。欲剿之則兵連而禍結，或未必勝。貽害不小。善後實難，孰若思患而預防，乃可漸消而默解。臣等嘗伏讀聖祖之訓，有曰凡每歲自春至秋，此數月尤當深憂，憂常在心，則民食國固。蓋所憂者惟望風雨以時，田禾豐稔，使民得遂其生。如里雨不時，則民不聊生，盜賊竊發，豪傑或乘隙而起，國勢危矣。此蓋我祖宗保有四海之心法也。今前項重地，有此災傷，陛下尤當仰遵祖訓，深加憂念，恤民生以固邦本。乞勑戶部會集廷臣講求賑救之方，各衙門一應歲辦額辦錢粮在此地方者，俱宜暫從蠲免。庶幾德澤下而人心咸服，未死之民，得延其殘喘，未萌之變，可保其或無矣。

請徙慶廢人疏

徙置罪藩

今日蒙發下刑部等衙門會官議處慶庶人台㳘事情。皇上親御宸翰，以其事勘問既明，已發落處置，不必又議遷徙，欲臣等再票旨來。仰窺聖明篤念親親，惟恐被人妄意搆害，即古帝堯親睦九族之意。竊謂親親固爲治所先，而地方關係重大，倘有他變，事

干宗社，尤不可不慮。所以累朝列聖於各宗藩過之小者，薄示懲戒，過之大者，未嘗輕處，割恩正法，皆非得已。查得先差內外勘官，所奏台法罪犯不爲不重，且稱其遠在邊陲，習成稔惡，武夫悍卒，易於招呼，若從輕典，恐異日厲階蔓延，有安化之變，節該多官議請遵照　孝宗皇帝處置代王聰沐事例，遷徙陝西省城居住，以消其釁，奉旨降作庶人，着在本府居住，又歲給膳養米三百石，恩已過厚，台法不知改過自新，却又私交匪人，輕戕人命，怙終干紀，縱跡詭秘，誠

不可測，寧夏鎮巡官員，以地方事重，利害切身，不得不言，刑部等衙門，多官查照先今論奏，揆之事體，稽諸國法，所引代王聰沐事例，最爲親切，台法所犯，比之聰沐，殆有甚焉，而大同之邊山西與寧夏之邊陝西亦正相合。（大同寧夏俱邊地，恐其不便，或勿容不思，故議遷省城）況台法雖稱革爵，其內外各衙門，所管人役，不下數千，官府深密，鎮巡難以關防，出入又難禁絕。又聞有土達二百餘人，先年不知何故，聽其役使，今罪狀已露，釁端已開，若使元惡不離本土，群下素憚其兇雷，孰敢不聽驅遣，而極邊之地，密邇賊巢，人心易於搖動，奸宄易於召集，將恐變生不測，誰任其咎。伏望　皇上再加審處，合無仍照臣等昨所票擬發出施行，倘或聖心未協，乞照今擬票令各官再行會議，停當奏請定奪，庶免後艱，不致重貽地方患害。臣等所見如此，伏乞聖明裁處。

請差官治河疏　濬治運河

惟黃河之爲患久矣，禹治洪水，以河爲先，漢宋以來，皆專設行河使，講求治河之策，蓋以河流變遷不常，其性湍悍，所決之處，官民廬舍田地，悉皆漂沒，故嘗

預築隄防以遏其勢，雖有所勞費不暇恤也。我朝河勢南趨，自入河南地方，即分爲渦河等河，下流各由淮入海，其勢既分，故雖有衝決之害，亦不甚大。惟天順弘治間，嘗決張秋堤，即命大臣興工修築，竭數年之力，所費以鉅萬計，然後決口乃塞，運道乃安。至於正德之末，聞渦河等河日逐淤淺，黃河大股南趨之勢，既無所殺，乃從河南北界徑由山東曹濮地方，奔赴豐沛飛雲橋等處，分爲三口，悉入運河，泛濫瀰漫，茫無畔岸，自徐州至於清河數百餘里，一望皆水，問

地悉在水中，居民依山棲泊，耕種失業，逓年糧草無從辦納，民生困苦之狀，所不忍見。官民船隻南去北來者，過無牽挽之路，必待順風，乃能前進，此則前數年河溢之患也。近日以來，又聞沛縣沙河等處，浮沙湧塞四十餘里，隨濬隨湧，河流不通。一應舟楫，由昭陽湖取道往來，其勢似爲可慮。况昭陽積水不多，春夏之交，湖面淺涸，則運道不免阻塞，京師歲收四百萬之糧石，何由可達，官軍數百萬之衆，何所仰給，此則可憂之甚也。爲今之計，必須濶河等河，如舊通流，

分殺河勢，然後運道不至泛溢，徐邳之民，乃得免於漂没。若不作急整理，將來河復北决，意外之虞，又有不可言者。伏乞勑下兵工二部，協同計議，即於大臣中，推舉通時務識地理能任大事者一人，帶領才幹部屬官二員，前去山東河南南直隸地方，多方詢訪，相度水勢，應該作何區畫，下流可濬，故道可復，合用人工若干，錢糧若干，星馳奏報，上緊用功，雖有勞費，亦難顧恤，庶幾運河可休無虞，而國計不至於缺乏也。

書

與江西巡撫任公宗海書　酌募机兵

江西之事，弊也極矣，所以屬望於執事者久矣。簡擢之命既下，搢紳交賀，以爲得人，而吾鄉人士，喜溢眉宇，列郡之民，自是其有更生之樂乎。聞姚源逋寇至德興者，皆願聽撫於執事，中孚之感，可及豚魚，蓋不誣也。但鄉人來者，謂或陽境內，尚有餘孽數千，亦是姚源流出，營撫之猶未盡乎，抑延蔓難圖也。執事必思所以處之，而不致其滋蔓矣。竊意其中有名首惡，

不過數人，其餘悉出脅誘，未必無自新之意。第曉之或未詳明，當時所降黄榜旨意，亦坐不知首惡主名，未及指出。今宜指數其尤惡者數人，明白曉告，惟此數人不赦，自餘一無所問。或此數人能自相擒斬以獻，并赦其罪，則彼欲驅民以張勢，與劫盜以爲奸者，其心必相疑，其黨必自散。此兵家伐謀伐交之策，且於誅惡之義，宥過之仁，兩無所失，不知以爲何如也。初河北群盜，不下十數萬人，前旨既下，解散者七八萬，而劉六劉七齊彦名及劉三趙風子輩，始孤弱潰

遯而南矣亦惟此數萬人多出於脅誘而非欲死於鋒鏑之下也好生惡死人心同然江西之民豈獨甘就死地乎在爲民牧者有惻怛慈愛之心而明示以可生之路耳傳者又謂狼兵未至賊惴惴有必死之憂以爲其鋒不可敵迨乎狼兵既至與之交通縱其奔逸則其勢益橫略無忌憚蓋往時流劫不過一二百里猶未敢離其巢寨今則至德興至弋陽又至上饒駸駸至徽衢界上且有由鉛山而入福建之舉是猶痛寒之証傳經不已而且爲流注非有仁心仁術

如執事者其孰能救之聞狼兵半已擅歸民固不堪其毒而深幸其歸也然賊未盡除兵不可罷而本地守禦之兵及僉充機快皆不足恃故論者欲所在大家團結丁壯自相保障從前巡撫勅中皆載之如近日何溪都等處亦以一二大姓當賊要衝能合力遏之而使之不敢遠出此鄉兵可用之明驗也愚意謂今之機兵雖不足用若能均其役而更其法則固可轉而爲精壯之兵也蓋舊日是役僅憑該縣官吏耆老開報僉充頗多私弊或人丁事產無大相遠而有

與有不與甚者放富差貧往往有不均之嘆且村落之民未能去農畝而羈縻於官府富室之子未能脫屣屐而甘列於戎行則必出銀若毅募市井游手之徒以冒名代役平時不遑用以追呼迎送而近乃以之拒賊正所謂驅市人而戰徒足以損我之威張賊之膽而豈有毫釐之益哉今欲均其役而更其法者何也大約機兵一名每歲顧募須銀二十兩假令縣額机兵二伯名則歲費四千兩而此四千兩者宜令該縣有田之家通融均出若有田四萬畝畝出銀一

分足矣況大縣之田未必止於四萬畝則其所出至微而易辦也如此庶勞逸均平而人無怨者乃以其銀募可以爲兵者充之或募富家佃僕私習擊刺者或募捕獵人兵力扼虎而射命中者或募今日聽撫惡少之革心者審其年力報之有司各足原定机兵之額擇大家父老素有鄉曲之譽而其才又足以馭衆志又在於立功者統之縣各二人或三人每月率其所統一再赴縣中聽掌印官比較武藝大略如操練之法視其生熟嚴行賞罰必求實用不得徒爲文

俱一鄉有警防禦追捕皆責成於此二三人有功則賞或功多則與奏請官職如近日江西聽撫賊首何積玉及四川領兵吏何定事例若鄰邑鄰郡有警量賊之多少事之緩急隨便調發互相應援而其簡閱稽考又一屬於兵備憲臣此法既定三數年間縣縣各有任戰之兵盜知有備必不敢發即發亦可撲滅自不能滋蔓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沈 泓臨秋
上海王光承趙世參閱

喬莊簡公文集

疏 喬宇

陳愚見以廣聖聽疏

臣今年二月內奉 命往祭山西中鎮霍山諸神歷太原大同平陽蒲潞遼沁等府州凡道路所經地方

利弊邊塞軍民疾苦蓋嘗用心訪詢略知一二雖不敢上比于周爰咨諏之義但臣犬馬微忱自有不能已者謹掇拾所聞冒干 天聽然此特一方之事至于四海之廣所未能知者尚多 朝廷政化之原尤有重于是者嘗聞宋韓琦之告仁宗謂外憂之起必始內患因歷指綱紀不立忠佞不分賞罰不明號令不信浮費靡節橫賜無常務宴安之逸遊縱宮庭之奢靡受女謁之干請容近昵之僥倖十事爲內患可謂深識治本者矣伏惟 陛下聖質當以堯舜爲法無論仁宗而臣之愚竊有慕于韓琦者敢誦此言爲 陛下獻伏願 正心窮理節用戒遊日接賢臣講求政理自宮闈之近達諸天下之遠推行有序化道無遺務使一民一物無不與被 堯舜之澤則 光昭新政足以慰 列聖在天之靈內患既平外憂自悉區區西此不足以煩 宵旰之憂矣

一恤遼民臣竊以大同府所屬應州山陰馬邑等州縣皆漫散平地相離邊牆不遠百姓依村堡住居無園林桑棗之利雖有田畝耕種所獲不多況又連年

黠虜深入侵擾禾稼搶掠人畜民不聊生比與腹裏地方不同去歲已蒙 寬詔將山西陝西弘治十八年以前拖欠糧草停徵但所司不能奉行督催之吏以整理糧儲爲名急如星火連併上納閭閻愁怨之
本部書不如本部文積弊如上然
聲無由 上聞昔人所謂黃紙放白紙催者臣親見
亦非有司之過也
其弊矣伏望 陛下憐念遼民疾苦特 勅該部除
此節正爲有名無實之本
已徵在官外其正德二年分夏秋糧草減半徵收庶百姓少得蘇息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

一厚邊軍大同宣府二鎮切歷邊境軍士不時調遣

衝突風沙、辛苦萬狀、止是月糧歲布、別無經營、近年以來、法度寬弛、所在官司、誅求剝削之苦、日甚一日、平居既不能休養士氣、卒然臨敵、何以責其敢勇戰鬪、自去歲遊擊等兵敗衂之後、士卒寒心、威武不振、臣過鴈門關、親歷廣武驛以北村落、皆虜人殺傷搶擄之處、民物蕭條、可為慟惻、伏望 皇上矜憐邊軍窮乏之時 勑彼處撫按官、務以愛養士卒為重、嚴戒一應官員旗甲人等。不許侵扣月支軍士月糧花布。如有指以使用為名侵扣者、總筭至值銀一兩以上。

叅問畢日、旗甲人等發本處極邊墩臺常川哨瞭。指揮以下官員、常川帶俸差操、不許推舉管軍管事。干碍勢豪、叅奏重為處治。

一廣儲蓄、臣聞為國之道、必重農桑、而務積聚、若量入制用、何以備預凶災、故古者無六年之蓄、尚謂之急、以今較昔、實可寒心、去秋山陝二布政司禾稼不熟、各處預備倉等項、所貯糧穀甚少、鄰近地方糴買苦于搬輸、鄉村小民皆立俟逃亡、人力不給者、坐以待斃、所賴今歲夏麥頗收、稍為接濟、不然幾致狼狽、乞 勑該部轉行撫按官、及府州縣等衙門、除預備倉糧。照依歲額收貯、今後凡問刑衙門、一應輕重罪囚、納米贖罪、及納紙等項、不許照近年事例。收銀解官。俱照舊例。各納米上彼處預備倉。嚴立簿籍以憑務考、年復一年、倉廩所積者漸自充足、遇有荒歉、隨宜賑給、黎民免逃移凍餒之患矣、

一省科派、 國家以民為本、百姓之足與不足、盛衰係焉、臣所經州縣地方、田畝日益開闢、生齒日益繁夥、較之往昔、大有不同、然民儲蓄恒少、用度恒苦于

不足、臣嘗求其遊矣、稅糧草束歲額有常。而國用無經。冗食太衆、差役重疊。科派頻繁。百凡木植顏料之物、在在增加、加以連年轉輸邊餉民力疲竭。無有寧止故。一遇荒歉、非流徙四方、則塡塞溝壑、興言及此、可為慟心、伏望 皇上以節財用足民食為慮、特勑該部、將一應顏料等物、于山陝二布政司免其坐派、庶財用有所蓄、民力不重勞、值有災傷、亦可支持、不至顛沛失所矣、

一謹守令、伏以親民之職、繫于郡縣得人、得其人則

百姓蒙其福不得其人則百姓受其害今天下守令
中間履行潔白才識優長者固有其人然亦有貪黷
害政者有巧飾詐僞以邀名譽者有懵然不知民情
委法令于胥吏者有暗懦不能制豪猾使良善無所
區別者有嚴峻刑罰視人命如草芥者若上之人無
鼓舞懲勸之道則中人之資何所勉進而蒼生利病
誰爲興革況山陜地方連年兵荒牧民者尤當慎擇
乞　勅該部轉行二處巡撫巡按官務須多方料察
不時巡歷痛革迎送之弊勿以奉承奔趨爲敬仍將

官員分爲三等嚴而有爲者爲上慎于守已不能害
民而幹才頗欠者爲中守爲俱欠于幹辦雖優巧于
剝削者爲下上等者必在薦舉之列中等者略加勞
勉下等者必行斥罷如此庶人心知所勸懲可以挽
士風而趨于正百姓亦得霑實惠矣
一重祀典古帝王有大功德于天下者皆世享血食
非有所黷淫是以　皇上有登大寶肇稱殷禮即遣
臣等往祭　歷代帝王臣謹致　商湯王陵在滎河
縣北西十里舊傳陵已爲河水所齧壞不存歷代皆

于峴京近地設位而祭但屋宇卑狹地勢淺陋不足
以奉　明祀妥　聖靈且人有一郡一邑之功尚建
祠立廟著在　國典況　湯王寬仁勇智除暴救民
爲萬世人君所當取法顧可使之棲神無所乎彼時
臣祀禮既畢曾與陪祭官叅政才寬僉事來天球議
得廟後有隙地三四畝可以建置殿堂三間兩廡牲
房數楹伏望　陛下以帝王之祀爲重特　勅該部
轉行山西布按二司分巡分守官親行閱勘支無礙
官銀量撥人夫開展修葢庶免因陋就簡之矣以隆

一代之典

明舊章釐宿弊以圖治安疏　公在南京參贊所上

伏惟我　祖宗建邦立政貽謀宏遠行之萬世亦無
不宜奈何承平久則玩戲生法令寬則姦蠹作不及
時除治則敝壞日深而後莫可圖矣切照南京爲天
下根本之地　聖祖肇造于此百五十餘年其間
舊章雖在而有未明宿弊已深而有未革臣本凡庸
誤蒙　簡命視事以來日夕憂懼罔知攸措但政典
之大者非一人之所專行積弊之深者非一日之所

能去諱條陳六事、上瀆　宸聰、伏望　皇上仰遵累
朝之典、俯察近時之弊、斷自　聖衷、下之該部、如有
可采、即　賜施行、
一嚴操練以修武備、照得南京原設大小教場、神机
營新江口四營軍馬、所以固京師以防外侮者也、操
練之法、誠不可不嚴、臣節伏覩　累朝勅諭內事理、
南京內外守備叅賛官、四營每月該操之期、輪該一
員、與協同官員閱視、嚴切比較、以示勸懲、夫謂之每
月一次、則不欲疎曠以致怠玩、謂之輪各一員、則不

欲重難以致廢弛、其委任之意至矣盡矣、奈何法久
則寬、事多循習、今一年之間、內外守備叅賛官。止是
春秋會集到營二次。非惟于操練之法未嚴。抑且與
勅諭之旨不合。合無今後除春秋二次看操外、每遇
該操之日、容臣與內外守備官、輪各一員到營閱視、
如此則舉動便而省會集之煩、比較勤而免怠緩之
弊矣
一禁役占以肅軍政、照得容衛軍餘、我　國家有百
餘年休養生息、惟恐不得其所、所以克行伍而嚴備

禦也、邇來營隊之間。疲敝者多。精壯者少、雖有披堅
執銳之名。而無折衝禦侮之實。蓋由禁治之法既寬。
役占之弊來華爾。查得弘治十三年、該南京吏部尚
書等官秦民悅等、奏准南京五府掌印官、定與二十
名跟用、見任佐貳、每員十五名、俱于本府所屬軍多
衛所空閑操下內輪用、其餘役占辦納月錢之人、盡
數退出、爲照近年以來各官、其老成奉公者、固不肯
違　制而縱私、其貪殘剩下者、亦奉免謀利而忘義、
役占軍丁、甚至人百餘名、取覔官錢、多政月數十兩

以公家守衛之人。爲私室營辦之計。况有豪猾姦頑
者、往往投托影射、生事害人、就輕而避重、蠹法戕政
莫甚于此、乞　勅該部、查照前項奏准名數、申明宗
制、嚴加禁革、其役占軍餘、及其投托影射者、悉令退
出差操、仍令各衛所通將退出、并撥遇餘丁姓名、造
冊送赴南京兵部兵科查理比較、此外但有仍前占
恡食刻之徒、聽本部及科道官指實劾奏、革去官事
閑住、仍通行南京科道并各衛所一體遵奉施行、如
此則私役少而　國法振、行伍清而軍政肅矣、

一革冗員以寬民利照得南京龍江關皇城都城各門內府甲字等庫近年以來添設內官內使數多擾害軍民商賈其弊有不可勝言者且如龍江一關乃京師商賈必經之地今守關官員增至二十七員（此在正德年間添設也）進關使用橫取于常晝夜思以營私左右望而罔利物價騰湧于市肆商賈嗟怨于道路其都城門之擾取至于賣菜之貧人其皇城門之求索至于擔漿之細物守庫者立茶果之名解納者苦錢糧之費皆以爲公通可辦私賄難酬以致府藏不得充盈權欠不得

完納　聖明之世豈宜有此近年累經題奏未奉
特旨栽革益肆荼毒罔有忌憚伏望　特勅內外守備官務要査遵成化年以前事例照數存留管事其餘多添濫設者盡行革退庶幾民害可除而民利可寬矣

一買戰馬以振軍威照得用兵之法騎爲上步次之若營伍之間有軍矣而無騎戰與無軍同有馬矣而不壯盛與無馬同今南京各營買補馬匹舊例椿朋租銀湊合七兩買補正德九年奏准增添朋銀二兩輳合椿朋銀共九兩買補正德十一年以後仍照舊例不許增添但近來南京地方馬匹甚少價值甚高即令九兩買補尚且羸小不堪騎操若復減至七兩勢愈難行蓋有馬者固不肯低價以售于官買馬者亦安肯出私以賠于國苟不通乎人情曷以濟乎實用查得弘治年間奏准買補馬匹須四歲以上八歲以下價自十二兩至十五兩今據此例則太少莫若通融區畫以合時宜椿銀固難更改租銀則可增添合無量加三兩共輳前數本部選委廉幹指揮一員

督令各營買補待後地方馬多價減另行奏處如此則陪償之苦得以漸寬倒失之數得以漸復矣

一定舡差以便進貢照得南京錦衣等衛馬快舡隻
國初止爲操江禦侮而設後以京師相去遼遠其器物所需必取給于南京皆以馬快舡隻裝運亦一時通融漸處之計非原設本意也查得快舡原設九百五十八隻奉例減退一百五十隻馬舡原設八百一十七隻奉例減退二十一隻中間有朽爛拆卸而數年未得成造者有漂流無存累經查究追造而未見

完報者、有大脩而經歲不完、有小脩而累月未畢者、有遭風沉溺、車壩損壞、而甲餘俱逃者、有因公差夫舡、私回籍而查拘未到者、是以舡隻日益減少、其蘆新進貢、除歲例照常應付外、近又巧立名目。比舊加添。又有不時取用物料造辦等項、多討舡至五六十隻者。及欽差等官往來應付、差使日益浩繁、夫甲日益貧耗、甫歸之席未煖、而後差之裝運又行、前次之債未償、而後差之幫錢隨繼、甚則蕩廢產業、鬻賣子女、痛楚萬端、無所控訴、往往逃竄他鄉、父母兄弟不

能相顧、良可憫惻、至于沿河一帶軍衛有司驛遞等衙門、人力竭于迎送、夫錢苦于誅求、其被害尤有不可勝言者、臣請于薦新進貢等項、一一運照先奉欽定則例差撥、近年奏討增添者、量行查革、其欽差往來、則少者一二隻、多者不過三四隻、其取用造辦等項、則少者七八隻、多者不過二三十隻、驗裝科道等官務要查數定扛、不許過違舊例、如此則舡隻雖曰減耗、庶免困乏之虞、夫甲雖曰貧難、庶免流離之苦矣、

一脩舡隻以便差用、照得南京各衛快舡、免年俱是工部出價成造、後以所造多不 固。如法奏准工部支價。本部委官成造、續又奏准工部出銀七十兩、本部出租銀二十兩、并變賣原舡舊板銀十兩、共得銀一百兩、爲照快舡成造、必得銀一百五十餘兩、然後堅完可用、小甲賠補過多、深爲貽累、合無行令工部量添銀二十兩、本部量添租銀一十兩、湊合前銀成造、庶得工力易舉、而少免賠補之患矣、及照南京內官監孝陵衛等衙門、所取蘆柴、搬運磚瓦、共該馬舡

三十餘隻、裝運被各該官員索要幫錢數多、人夫不得安生、舡隻又爲蘆柴所壓、多致損壞沉溺、深爲未便、若將快舡照前量添價銀成造、其底舡不使變賣、存留本府、通融措辦、改造匾淺舡隻、以爲裝載蘆柴等項之用、其各舡撑駕人夫、合行江淮濟川二衛、備查各號舡隻、有違年事故、徵造未起者、暫將各項舡隻查照字號編補、所有解到各舡人夫、就令照號編僉撑駕、待本號舡隻徵進完日、另行區處、如此則快舡之成造易舉、而馬舡之差用有餘、一舉而兩便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九十九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上木 選評
徐孚遠闇公 李雯舒章
相 熊伯祥參校

彭襄毅奏疏

疏 彭澤

論流賊 流賊

盜兵敗於參將宋振夯聚林縣山中復出掠衞輝懷慶臣意賊計有三或南縛來降變名潛避上也北有

戴儀兵南有宋振兵惟中路衞輝大名兵寡若暫時假息乘隙出山仍循故道長驅剽剠徐為逬散之計流寇畏其流劫難制也若假息山林是為窟中也若倚恃林輝濟源河內以西壺關陽城陵川高寇何今之久立家計也平以東地方險遠捆為家計以圖久駐下也然此賊自揣不赦必出其下憑山谿之險糾合土賊招聚亡命追脅善良則環百數十里之境民畜錢穀皆為所有時遣數十百騎刼掠彰德衞輝懷慶三府使我軍不得休息錢糧日費彼合而逸我散而勞將來未可猝定也為今之計必須山西河南兩鎮官軍協同宋振表裏夾攻使其寢食不遑進退無所不數日間殄滅無遺矣若但移文山西鎮巡官截殺動調官軍關領軍器往返動以月計機會既失于因循士氣亦沮於牽制縱有後謀難以濟事

論宜允諸大臣辭免恩廕疏 聽辭恩廕

近覩 勅諭錄定策之功封拜恩廕多至五十三員閣將本太宰繫之書閣臣論不當受恩興壽者乃為不榮萬官爵太監今大學士楊廷和等懇辭之疏至四至五尚書毛澄與太監蕭敬等具辭亦至于再內楊廷和深又異日藉嘯不合新都之禍更不測矣蔣冕毛紀雖俱准辭伯爵改廕指揮費宏雖已准辭

指揮改廕千戶俱經日久不敢拜受而毛澄與蕭敬等屢蒙溫旨未見賜允臣等竊見諸臣之疏皆出由衷況節經言官論建咸以為言伏望 皇上體念內外諸臣辭免之懇切俯從科道等官論奏之頻仍痛鑒錦衣衞所官員冒濫之積弊將前項勑內有名如大學士楊廷和等量加別項恩典以為大臣忠誠之勸其費宏毛澄以下分別等第係文職者量廕應得文職係內臣者量賜優賞皇親已受封爵者子孫弟姪俱不必槩受武職并令世襲其前項內臣中間加有

當時同心協力，平定禍難者，量陞一官，止終本身，以旌勤勞，庶於朝廷崇德推恩之盛典，諸臣秉忠戒滿之本心，言官隨事納忠之專職，咸兼盡而兩全矣。

論待歸正人疏　待歸正人

比年北虜爲患，俱因擄去邊民及負罪投入者，教以用兵節制，以故所向無前。今各邊走回人戶，在虜營任久，其於虜情動止、關隘險夷，及我邊人爲彼鄉導者，無不熟知。乞勅各邊鎮巡官，凡有走回人口，如幼男婦女，并擄去年淺者，量給衣糧，護回原籍。其在虜日久，諳曉虜情者，務加研審，若果忠實有才略，即留邊効用，厚加慰勞，以備咨訪，因而資爲間諜，誘我漢人使漸逃歸，以孤虜勢。其無他技者，仍護還。若有留難需索者，加治不宥，庶來歸日衆，而虜情可得，戰守有賴。

論鎮守內臣換易　鎮守內臣

此疏便開盡撤內臣之机，永嘉撤此輩，獅熊矣

頃者，司禮監傳奉聖旨，勅御馬監右監丞鄭斌，鎮守廣西地方，守備倒馬關，傳倫、牛榮取回南京閑住。臣等竊照中官出鎮，已爲民害，至于數易其官，尤甚。

凡官如此，況于內臣

夫楊金、鄭斌、安川，行事廉靜與否，臣等雖不得預知，但傅倫、牛榮在鎮年久，所欲已滿，又榮嘗殺劫，或知警畏。若新任者，餓虎之欲，甚於飽虎，況交待之際，迎送供應，爲害實多。今無故驟傳更替，此非各官夤緣鑽刺，焉有是乎。乞將楊金、鄭斌、安川，拏送法司，明正其罪。仍將倫、榮各加戒飭，再乞以後各處鎮守等項內臣，不得頻數傳奉更易，庶舊任者得安心辦事，未差者亦免奔競無恥之態。

覆巡撫延綏都御史疏　延綏邊務

一、嚴禁例以除宿弊。今後各鎮守太監總兵等官，有犯役占科斂等事者，太監取回，比照文職犯贓事例，不許推用。將官革任降級者，拿問其奏帶撥置之人，發極邊衛充軍。一、聯邊堡以壯軍勢。請新安邊營分守參將并千戶所，查帶原該兵馬，仍于舊安邊營住劄；于十字澗築城，將把都、永清二堡官軍移調操守；于磚井築城，將石澇、新興二堡官軍移調操守；于花馬池、鹽池鎮城，亦量增築，添設守備官，移調三山、饒陽二堡官軍操守。又督堡旁地膏腴千頃，均給官軍，

聽其開種四五年後乃可徵租又于鎮城至波羅堡
適中之地增築平夷舊城撥軍操守以遏虜衝。一止
濫刑以重人命各將領于所轄官軍除臨陣退縮許
用軍法外其餘有犯止用常刑其情罪稍重者行撫
按參治如有酷用非刑致損人命者聽各該撫按糾
舉論罪一明軍功以勸武勇凡名邊官軍斬獲首級
先行兵備官研審的確開載明白送巡撫再審奏報
一面行巡按御史照例覆勘以候陞賞若兵備官審
報不公坐以徇私罪名一減繁瑣以便節制請今後

軍職有犯除徒流以上照舊奏請外其餘笞杖罪名
乞照雲貴事例聽巡撫官照舊問治年終類奏以備
查考一利器械以供戰陣請行四川廣西雲貴福建
等處但有一應器械可以破虜殺賊如強弩紙甲神
鎗籐牌等項俱照頒式樣製造或撥委工匠及善于
用使之人赴各邊演習。

軍職貼黃

舊例京外衛所軍職帖黃文冊每年一造送部查考
又軍職賢否在外聽撫按在京親軍等衛聽科道并

本部主事等官府屬衛所從本府堂上官各訪實塡
註考語揭帖送部以憑斟酌推用夫錦衣衛官近侍（金吾衛必由兵部正[illegible]內簡擇）
之職尤須得人近楊玉錢寧輩招權納賄蠹政害人
蓋緣冊籍莫稽優劣而去留不由廷議也。今不嚴稽
精簡弊必復滋乞命該衛將所屬審取各父祖從軍
陞襲來歷開具貼黃文冊如例造送仍行掌印官將
各官賢否從公查註送部以備襲替推用有所查據

江防六事疏　江防

一專委任言新江口原設都御史管理而事多關白

守備參贊掣肘難行乞令小者專決大者會議庶便
責成一明約束言新江口及九江揚州儀真原設官
軍守把聲勢聯絡今承平玩愒江洋劫掠了不相干
乞各照所轄緝捕應援違者參究一實行伍言新江
口官軍舍餘原額一萬一千六百餘名今役占老弱
耗減過半請清查撥補以備操練其各衛所官舍旗
軍立功者不得改回原衛一示激賞言官軍所以營
求改差者憚其勞也恤其勞而優厚之則人勸。乞查
指揮等官勤能懋著者超起擢用軍士賞賜布疋全

與本色。優免二丁。幇貼軍裝。增修窩鋪。計處月試賞犒之費。一處船隻。言江船原額三百四十。多不堪用。戰船闊大。不利風浪。宜令南京兵工二部會同操江驗看修補。一時操練。言新江口專習水戰。宜將各船官軍。預定。不許差使更換。召募習水者百十名分教各船。有風則習巡哨小船。無風則習大船。庶人船相得。緩急有賴。

王庶毅奏疏

疏　　王憲

防禦十事疏　　防禦

一招募慣戰勇敢。邊民多驍勇。弘治間曾行招募。頗得其用。後因官籍爲兵。人不樂從。今宜諭以就募。有功者優賞。事寧之日。欲自便者聽。一預處糧餉支費。延鎮孤懸河套。四面飛沙。地不耕稼。而又數歲荒歉。宜飭當事諸臣乘道路無梗。亟備糗糧待用。一處備騎征馬匹。大僕寺所畜不足以給戰馬。宜令守臣取之苑馬寺所孳。茶馬司所易。及各邊所貯馬價。一戒飭防守將士乘賊未至。日夜爲備。補其単弱處所。一招徠被虜人口。華人被虜多爲所用。宜厚加優恤。啇正人口。以招來者。一召募間諜。疑虜。虜計漸狡。必有陰爲之教者。如梁成辛洪是也。宜啗令殺虜歸華。縱事不成。亦足以疑虜。使不敢深入。一計處內地飢饉。民不聊生。恐致內變。宜令守臣預修救荒備盜之政。一戒飭將領掊尅。將失士心每由貪黷。令糧犯科索役占者。不止罪譴。盡數查追。以爲後戒。一招收京軍實邊。京軍遊民所萃。招兵爲易。而邊鎮缺伍。計補無術。請許各京衛軍。自安業服役者之外。（但恐京師厤戶）有原籍陝西流遊。（須習安於豈肯復嚮鄉邑耶）願改邊衞近地者聽。一類覆建言奏疏。先因虜警。本部會議。有傳采羣策之條。以致言者紛紛勦說。恐瀆　聖聽。今後擇其急者覆請。否者月終類奏。

覆均艸場疏　　牧馬草場

草場地土。在成化時。已有豪勢侵占之患。時則令太僕寺查照誌書圖卷。區別上中下等。凡高阜低窪。止堪牧馬者。聽養馬人戶輪帶牧放。肥饒可墾者。撥與有力馬戶耕種。照依佃種官田事例。徵收花利。不拘銀穀。依時估納。如遇災傷逃移。及貧乏甚不能具馬

者量與助給以足正數馬政之外毋許他用待後養馬數多停免耕種照舊牧放此善制也其後剩有居民得入耕墾之令又其後則有馬戶免科之令又其後復有禁民佃牧違者准屯田論罪之令于是豪強欺隱養馬兼并無制轉佃他人厚取租利如今太僕王宗獻所言者矣而令舊制常存馬戶佃租不免則田有定稅而勢豪無幾幸以殖利居民佃者不禁則民有定業而馬戶亦無所肆其兼併之謀此皆安插成法而不慮其後者也且養馬入戶自有額定丁田

國家牧地非有可私故收入其租以備緩急此恩之行于法外者也議者不察不問貧富不計豐凶每逢解俵槩而給之如此則官自爲買非復民間孳生解俵之舊矣宜後令申之舊高阜低窪遇年拋荒者所除孔額放牧地其諸肥饒成熟者無論在軍與民照依三等則例納租每解俵一匹量留銀百兩其馬多銀少者則盡數貯庫以被災傷逃移貧乏甚者之缺餘皆解太僕如故便

計處清軍事宜

該本部題武庫清吏司　呈奉本部判送據主事王學益呈稱照得清理軍伍係國重事　國初各該衛所在伍有缺俱得經自勾補宣德十年該本部題準節該本部題准事例各衛每年將節年該勾逃故軍士盡數查出分別司府州縣攢造底冊一樣二本一本留部一本轉發各司府州縣照名清勾仍每年將各衛所軍額攢造舊管新收開除實在清勾五項花名冊一本送部以憑清勾再漏等項查照各司府州縣亦每年將奉到本部轉發清勾軍冊逐一開立前

件攢造實有事故文冊送部回答立法亦若周詳但查得在京各衛所歲造前項文冊名數多者如府軍前衛則費銀數十兩其少者亦不下六七兩又有衛門歲該造送文冊不止一二十項每項費與此相上下俱係有戶俸給官軍月糧扣支使用極是繁擾不堪則在外可知矣況各衛每年清勾軍士多則萬數少有千餘而計所解到軍士每年多者不過二三十名至有一軍勾及數十次所費不知幾何而卒不能得其一日之役者實爲未便各該承委督造軍政指

撣不免責成各所千百戶人等，多有不諳文理，及見前冊歲以為常，徒費少益，非特視為故事，抑且或生厭心，往往止憑識字人等任意謄寫，惟求塞責，大抵攢造次數愈多，則差訛愈甚，且奸弊橫出，或有見伍而作缺，有丁而作無，以希解補取利者，或有故逃以待勾，既勾而復首，以希解補取利者，或有移名換籍以希解到作無憑收伍取利者，或有新軍㝳到而勒財以通之逃，受財以縱之逆，以致隨解隨勾者，雖禁例甚嚴，而檢覈無法，勢難悉杜，及查各該司府每年奉到清勾文冊，謄發各屬，被里長書手人等增減字畫，埋沒名數，作弊多端，其造送回答文冊，亦多止是紙上虛文，至於勾軍數十而實有不數人者，又有一軍回答至數十次而卒無下落者，又有雖稱實有而不解補者，其已解軍丁，則又有隨解隨逃者，有偽為批印回銷者，雖近有勘合之例，而道里展轉，歲月侵尋，冊籍浩繁，日力不給，終歸苟且，又各清軍官員因本部原定之數，或至不足，有將不缺伍及在營有丁例不該勾人數，作冊外清出，以強湊免罪者，有將丁

盡戶絕，責令里甲頂認及妄指無干者，其民害不可勝言，若不及今為簡要之法，將見衛所之清勾徒費，而行伍難充，各司之回答雖頻，而文具何裨，且使奸軍或討行平民，或被枉而稽考既疎，勸懲不至，軍政之壞，漸無紀極，合行各該衛所自嘉靖十一年為始，除宣德四年以前逃故軍士，已經題准住勾外，其宣德四年以後，嘉靖十年以前，該勾逃故軍士，不必每年造冊，發清聽本部定奪軍單式樣，令照式刊刷，備將宣德四年以後嘉靖十年以前逃故軍士，每名用堅白厚紙填單一張，用印鈐記，隸本部者徑送，隸都司者類送本部，掛號轉發各司府照名清勾，仍照舊以司府州縣相屬，攢造底冊一本送部存照，以後年分止將本年逃故軍士，造冊填單，送部施行，發單者俱免再造，本部仍每年終將各府州縣逃故軍士單總數類填勘合催勾，其五項冊，亦不必每年造送，聽本部斟酌定與式樣，更名總冊，行令各隨該衛原設五所或十所，俱每所釘作一冊，照依發去冊式分別百戶將各軍照充發年月順序挨寫，不許遺漏，每紙

一張分作八格每格填寫一戶止列横格開单軍祖
姓名貫籍下分八行開寫充調接補頂替來歷先晉
百戶總小旗姓名餘行空下仍於每百戶下除將原
額軍役填滿外各空格六張一樣二本一本送部一
本存駕仍照前冊分別各布政司及直隸府州縣各
送一本以憑轉發收貯以後年分止將本年新收編
發軍由及解補到軍數開造送部本部清軍委官督
令該管人員將該年逃故解到等項填寫軍格下新
充軍內填寫該管百戶空餘格內該衛并各司府州

縣亦行照填註以憑查照雖至百年可免更造各司
府州縣亦不必每年通將逃故軍士造冊回答及不
許將未奉单勾者妄勾擾民止照本部發去軍单逐
一清審內有丁者即與解送着伍遇例優免及無勾
者即與開豁每年終將各解過軍丁收有批廻及例
免者開造小冊連单類送布政司及直隸該管府州
縣差的當人員送部銷照若將有勾軍丁自到日為
始三年以上不解者雖止一名府州縣清軍官俱叅
問丁盡戶絕并山後人氏挨無者查照軍政條例及

節年題准事例候經勘五次以上送清軍御史處審
實類繳免其再勾本部及該司府州縣仍各立住勾
冊每衛一本以備查照老幼不堪解者候經勘三次
以上造小冊送部案候原单留該州縣候出幼解衛
及老疾故絕逃移跟捉者候三年不獲者該州縣另
冊編記原单繳部行該衛所另給单勾如再三年不
獲悉聽本官施行雖久不廢其該年清審過官員職
名及里甲隣佑姓名俱照式填寫单後各取親押若
里甲人等通同作弊將有丁捏作故絕壯丁捏作幼

小非老疾捏作老疾見在捏作逃移者事發應解軍
照例發邊遠充軍如原係邊遠發烟瘴極邊仍另僉
戶下一丁補伍里甲隣佑窩家人等各照例發附造
充軍官吏依律坐罪以後清軍御史五年一差務要
五年內發去軍单責令各清軍官逐一完銷仍弔各
司府州縣原收住勾冊查案內有捏弊者另冊送部
事完即許復　命不必定以三年違限各清軍官員
但以完銷軍单明白無弊及不枉平民為賢否以示
勸懲其各衛所及有司送冊单繳冊单限期并違限

等項俱照舊例施行，則清勾之在衛所者，嘉靖十年若衛未損于舊。嘉靖十一年以後，各衛所造冊之費（清軍一事害多利少須大變更之此于舊例中猶存簡易之術耳）不啻減百而存一，所省官軍扣糧之害，不知凡幾千萬矣。回咨之在有司者，嘉靖十年若猶以為煩，而自本年軍單既銷之後，所嗣發者歲各無幾，所省官司里甲之擾，不知幾何，而費亦不知凡省幾千萬矣。且此單一出，不可妄銷，而不改之例既嚴，稽故之條尤重，任勾之冊尚存，御史之查不廢，則軍衛之該勾者有丁在所必解，無丁在所必豁，有司雖欲以虛文了

事不可得，雖欲以刻薄用事不可得，而行伍可漸充，無辜可免害矣。軍總冊之立，可以俟百年不改，而勾單之發又不煩，復而易查，非獨可杜展轉詭寄之端，而在衛所妄勾之宿弊，在各司府州縣吏書積年弄法之宿弊蝟，欲自逞其路無由矣。軍之逃至三次者，指揮千百戶之所管逃至若干名以上者，免法例之所欲禁，皆可一揭以知，而法行無不可之歎矣。夫然後清軍之職在武庫者，冊籍不至于填塞，故綜覈可精；在有司者，承行不患于煩難，故心力可盡；在御史

者，按法不憚于無憑，故激揚有道，庶乎簡以知要，不病於迂疏，變以時宜，不謂之紛更，而於軍政可少裨矣。及照各衛先年造報清勾軍冊，舊例于新選官并復任官員順帶，水路應付紅船，陸路應付脚力。近該本部題准，止許進表官及撫按等處公差順帶，亦照例水路應付紅船，陸路應付脚力。但各衛所道里遠近不一，前冊不肯一一依期到部，與進表官員到京相左，各撫按等處公差人員往往利于賫文討馬，不肯帶冊討驢，又南直隸各不係衛要府分，俱無人肯

枉道賫送，以致多滯。今擬定每軍止許給單一次，則文移自減，合咨吏部于新陞除官員，係兩司以下州縣正官以上，每季于各布政司選委一人，直隸各照巡按地方選委一人，開送過部，將該地方軍單盡數給與，順帶前去。浙江等處送各布政司交割轉發，照例不支廩給，承路應付紅船一隻，陸路應付本官馬一匹，及量單多少，定與扛擡人夫幾名。本部仍按季另填勘合，行各司府州縣查驗，則驛遞既可不擾，而軍伍亦得及時清理矣。再照先項清軍事宜，於各軍

衛有司等衙門歸於簡便，而該司稽考填寫各項文冊，則實天下軍政根本，尤宜精詳。所據原設當該吏十名，止二名係揀撥，餘俱大撥，多有不諳書算，恐致悞事。合咨吏部將該司冊科令典名缺俱揀撥前來，庶爲便宜。緣係計處清軍事宜，以便遵守事理，合呈請議處施行等因。判送到司，卷查得宣德十年該本部題准在京在外都司衛所，不許填給勘合差人勾軍，止將遞年逃故等項軍人姓名貫址，造冊送部，轉發清勾。成化十一年該本部題爲陳言類送軍冊以便

稽考清年欺隱舊伍事，行都察院轉行各處清軍御史督同都司衛所，南京北京衛所各于本部委官，俱着落各該軍政及首領官，將各營旗軍逐一查出，要見原額旗軍若干，見在若干，逃亡若干，改調若干，務在原充軍改調來歷年月，貫址節次補役戶丁正餘姓名，備細逐類造冊。每布政司攢造一次，直隸府一次，各一樣二本，照依遞年清冊，差人送部，轉發清勾。正德十六年，該本部題爲仰承恩命修舉邦政事，內開一定冊式，以防欺隱，切照勾軍文冊，先年雖曾降去式樣，柰世久人玩，合照依都察院咨到舊管新收開除實在清勾五項冊式，通行天下，攢造花名總冊一本，以防欺隱，一復有司回答冊以便查考，切照天下有司奉到勾軍文冊，清解畢日，除清過軍數，呈清軍御史參繳外，另造回答冊送部查考。正德十六年該本部題爲陳愚見以清軍政事，內開除宣德四年以前逃故無勾軍名照例住勾，以省費用，以杜紛擾。宣德四年逃故軍士除奉例開伍不勾外，其餘俱作奉冊清勾之數，三年一次造冊送部，轉發清軍。其

成化元年以後逃故軍士，作照例貝勾之數，一年一次造冊送部清勾。又查得軍政條例內一款，所勾軍士，若有丁盡戶絕，并山後等處人民，揆無名籍等項，三次有司係保結回申，委無勾取，軍衛有司，各另造冊申繳兵部開豁。若有故違，查勘是實，照依原奏准榜例，奈問當該官吏。又一款，故軍戶下止有人丁年七十以上，或篤廢殘疾不堪充軍者，保勘是實，明白回報，定奪，不必起送。官吏人等不許因而作弊，將不係此等老疾之人，朦朧妄報，脫免軍役，違者論罪。又

一欵勾補軍役若正軍戶下本有人丁比先年朦朧捏作無勾郎便改正勾解如仍扶捏回申照依榜例軍丁發邊遠充軍原保甲隣里人等收發附近衛所充軍官吏依律坐罪又一欵逃軍除自首免罪責限起解外其餘拏獲者就于原籍所在官司取問明白初犯再犯依律處决先將戶丁解補里隣人等仍照隱藏逃軍榜例治罪窩家發附近衛所充軍若窩家係軍人發邊衛充軍其窩家如或懼罪不拏將逃軍轉遞他所藏躲者不分軍民俱發烟瘴地面充軍所

在官司知情故縱者依律坐罪又一欵軍戶之家多有全家逃躲及有司遞年勾取里老隣佑明知逃躲去睹地取索財物容情不行拏解今後若有此等作弊之人照依榜例正軍發邊遠充軍知情原保里老隣佑發附近衛所充軍又查得正德十六年該本部題爲清理軍伍事內開一應軍冊聽候吏部新選復職官到部原領文憑查對相同陸續封付前去各衛門交割清理陸路應付驢兒水路應付紅船一切廩給馬匹等項并革其撫按公差應付脚力之人情願帶領者除本等應付外合量加驢匹以爲馱冊之用嘉靖四年該本部題准今後該司預將前項軍冊分別司府封記本數只候各處進表官員事畢回還行移禮部開送本部如上半年不係進表之期遇有各處公差回還告討脚力者就便搭配公文責令帶領止許本等應付如冊數委的重多量加脚力仍于原來批文將領過數目明白開坐係各省者責至布政司交割係直隷者該府州縣交割嘉靖八年該本司主事康雲龍呈稱軍冊壅滯要行議處該本部題准

移咨禮部着令進表官於公事未畢之前赴本部分領軍冊照依應付等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主事王學益呈稱計處清軍事宜以便遵守事一節爲照事有急而必變法貴簡而可行所據清軍一事積弊已久凡有議者皆思變通而推原其故則以其繁而寡要費而少益爾夫繁而寡要則難稽費而少益則易玩以下之易玩而乘上之難稽是故文雖詳而弊無由察禁徒嚴而奸不可止也今主事王學益具呈前因一則免遞年清勾之擾一則省衛所攢造之費弊

端肅華公私兩便相應依擬合候　命下備行五軍
都督府南京兵部在京各衛并浙江等布政司直隸
各府州通行各該軍衛有司衛門悉照本部題准該
主事王學益具呈事理施行各衛所依式樣攢造軍
總文冊并清勾軍单完日各用牢固木櫃鎖封印記
選委的當人員用心管解在京仍限本年五月以裏
南京直隸山東山西河南限本年六月以裏浙江江
西湖廣福建限本年七月以裏四川兩廣雲貴限本
年九月以裏俱到部都司掌印官員務要催督如有

違限不到各都司官與各衛所官一體從重參究以
後年分該送軍冊仍照舊例俱限五月以裏到部及
行各司府州縣如遇本部發到各衛所軍總文冊務
要置立木櫃整齊堆架別庫收貯以俟百年不忒各
官去任之日俱要交代明白如有疎違接管官具申
該清軍御史如無清軍御史申巡按御史具呈都察
院移咨本部參究其各都司衛所及各司府州縣賫
送冊单人員如有違限損失等項俱照例送問重治
并咨都院着傳行各該巡按清軍御史嚴行各屬着

實舉行及以後清軍御史悉照本部今次題准事理
定例五年一差但以完銷五年內發軍单畢日許令
回道不必定三年為限則費省而人自便法簡而弊
可稽行伍漸充軍民不枉而軍政庶乎可修矣及照
各該進表官員并撫按等公差人員領齎軍冊委有
未便合咨吏部自嘉靖十一年夏季為始每季於新
陞除官員係兩司以下州縣正官以上每布政司選
委一人直隸各照巡按地方選委一人開送過部將
該季所有冊单盡數給與順帶前去各省送各布政

司交割直隸送各巡按御史交割轉發清理照例不
支廪給水路應付紅船陸路應付本官馬匹及量单
多少定與杠夫幾名則不獨可省驛遞應付之擾而
軍冊軍单亦不遲滯其該司當該吏十年止二名係
揀撥餘大撥委多不諳書寫亦合移咨吏部查照該
司令典名額俱用揀撥前來庶無悞事

為建言邊情嚴設備以安地方事

太原府忻州儒學訓導方仕謄奏臣惟陝西西寧地
方原係番夷雜處之地洪惟我朝　太祖迅掃胡元

招集人民開荒展土始建城郭設立衛所名爲西寧
是以學校茶馬司倉場驛遞漸爲備具於是西番進
貢達賊潛住雖係邊境之地實同腹裏之安西海出
魚鹽之利山澤滋馬牛之蕃金礦是產絨貨皆多其
城西南有李斯牧川其城西北有雙伯羊川俱地方
百里土脈肥饒甚堪種牧於此軍民樂業西番獲利
所以倉場委積茶馬之政興也正德七年以來有達
賊名嘵亦不剌阿兒禿厮黑剌麻三種深入侵奪前
利西番多被擄掠臨城往來搶掠軍民不息戰爭以

致地方不安人民失業至今視爲泛常臣在此生長
每懼此患頗知山川險阻地理深淺先年作生員之
時曾言于楊總制郭兵備設立邊堡柞子略爲防備
臣切思西寧地方自洪武開設衛所以來原無達賊
侵害今被達賊侵害爲因失于不備之初仰惟　朝
廷身居　九重不能細周邊務雖設總制巡撫離彼
千里况有巡按只是一年本處雖有兵備守備暫來
暫去故雖設備未免徇于鄉人而已所以隨備隨廢
致使達賊深入臣受一介之職愧無涓埃之補若不

悉陳設備之策恐達賊貪殘益甚熟知山川險阻
窺中土盈虛致使邊疆狼狽脣亡齒寒又况西寧正
南四川松藩衛東南通歸德千戶所河州岷州西北
通甘肅涼州東北通莊浪寧夏榆林直至山西三關
大同宣府爲達賊往來之路於此可以設險固守况
達賊詭計百端忽來忽去統兵西征而北走北征而
西走四路通達徒費軍馬錢糧難以防敵往往失于
不備念臣每在邊疆被害存心非止一日伏望　聖
明遠紹　太祖之成憲大施恤患之深仁乞　勅兵

部議處轉行山西陝西總制撫按等官設法招集各
處有罪人民發去充軍會同西番于雙伯羊川等處
揀擇地形建立城衛以禦達賊往來之咽喉而爲軍
民力田之良策不戰自鞏固不爭自持久不惟西寧
爲然凡寧夏榆林及山西三關大同宣府四川等處
於達爲出沒往來險阻去處亦須設險固守使達賊
不得窺視中國之境於以壯　宗社億萬年無窮之
業使　國家永無西顧之憂也奏奉　聖旨該部看
了來說欽此查得先爲查訪邊情急缺救濟事該提

督軍務尚書王瓊題稱近年肅州衛屯田舍餘抽選一千員作為遊兵致將屯地拋荒相應設法清勾補足軍伍將新選屯丁遊兵疎放種田乞要行陝西都御史備查肅州衛節次開逃軍冊備行原籍嚴限清勾解補及行山西山東河南陝西北直隸大小問刑衙門今後但係發遣充軍人犯俱申各該撫按定發肅州衛充軍等因該本部議應依擬覆題奉　聖旨是准議行欽此又為議處邊備以禦虜患以安地方事該巡按御史陳世輔題據整飭甘肅事務分巡西

寧道副使李淮呈稱自蘭州至甘涼諸處沿邊一帶雖有墩臺緣坍塌不修或窵遠不守或設立不係緊要或緊要未曾添設雖間有挑空壕塹而未必盡挑有築堵防衛而未必盡築有斬截岩崖而未必盡斬合無就將附近該修該添堡寨一一併踏看估計量其多寡設立大小屯堡修設之後各於近堡去處設立小墩一所督令屯丁就彼習射仍于適中去處築打小堡挑空壕塹置立吊板以便趨避若零賊三五騎近堡瞭望的確伏兵許其協力勦捕等因該本部議擬題奉　聖旨是准議行欽此欽遵俱經通行總制及該鎮巡官詳議參酌時勢着實舉行去後未報今該前因看得訓導方仕書奏稱一節為照設險禦虜乃安內攘外要務今本官具奏前項事情與往時各官建議大要相同其言似有可采但稱要于雙伯伴川等處建立衛城事體重大况本官原係該鎮土人中間未審有無便已損人別項情弊遽難議擬相應勘處

皇明經世　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吳嘉胤繩如
宋存標子建 參閱

李康惠奏疏

疏 李承勛

論知人安民疏 知人安民

臣聞自古帝王治天下之要道至簡至易在知人安民二事而已人曷為而難知乎毀譽亂之而四目四

聰或不能無蔽也民曷為而不安乎守令虐之而監司不能振風紀以激揚之也天下之本在君心我
皇上奉天法祖精明純粹君心正矣而天下未治何也安危之机在君德 皇上恭以守身恕以及物君德盛矣而治効未臻何也蓋由郡縣之官愛民者少而殃民者多為監司者又多不肯秉公任怨以督率其屬故也臣嘗稽之案牘科差一日重于一日又嘗察之閭閻軍民一年貧于一年上澤雖布而不得下流下情雖苦而不得上達奉詔寬恤事件公然廢格不行奉旨蠲免稅糧肆意重復徵攪其他姦弊百孔千瘡實政不修虛文是急 皇上有不忍人之心無人為之宣播而小民無從得知 皇上有不忍人之政無人為之奉行而小民無從沾惠太平之治何日可期伏望 皇上特降勅旨切責天下巡撫巡按督察有司繩愆糾繆使朝有善政必及于民民有隱情必達于上天下之官厲民者去而宜民者留天下之事厲民者罷而宜民者行事有當為即為之而毋以利害為念姦有當擊即擊之而毋以彊禦為畏事有

當言即言之而毋以觸犯為虞則所謂德之流行速于置郵者庶幾可冀至于兩京科道以言為職亦多不能體 皇上求言求治之心期年之間不聞直言時事間有論列不過列舉小事攏以盡責乞賜叮嚀戒諭令其展布四體靖恭爾位略承順之細謹務為善之遠圖于凡官之失職政之失宜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憲職舉則遠近嚮風而郡邑之政無不舉言路通則實事必聞而隱伏之情無不通何憂乎人之難知民之未安也哉然治道固非一端振其頹而起其

惰恐無切于此者臣言及此猶有私憂過慮自古以
來剛直之才果銳之氣養之甚難而折之甚易益敢
言敢為之人利于善良而不利于姦惡利于公朝而
不利于私室言路大開容有一二傷于激烈者人必
從而詆之曰此好名也萬一譴怒加之則衆相戒而
敢言之氣挫言路暫開而復閉矣撫按舉職容有一
二行事稍過者人必從而詆之曰此有使也萬一譴
怒加之則衆相戒而敢為之志沮風紀之職暫振而
復廢矣更望皇上建其有極過者抑之使就中而始

終保全不及者勉之使企及而不遽廢棄言或逆耳
當諒其心事或逆衆當求之道若戒諭之後各官仍
前畏避不振紀綱以繩姦惡者聽臣等指名參究罷
黜以為辱臺之戒又或一時狂愚妄發慎觸雷霆之
威而心實無他者亦望容臣等據實分解以養直臣
之氣周易泰之九二有曰包荒者臣以為用之于聽
言尤切包荒之量即大舜隱惡揚善之仁也有曰用
馮河者臣以為用之于斷事尤切馮河之勇即文王
一怒而安天下之義也伏惟 皇上清明在躬傳心
之要得之舜文其于修已以安民修已以安百姓特
在善推其所為而已臣等狂瞽妄言仰瀆宸聽不勝
兢業

重守令疏 重守令

治化之行自守令始守令之當重人孰不知然徒有
重之之虛言而不副以重之之實事亦未見其重也
重之之目有四曰求之博而擇之精也曰禮之重也
曰責之專也曰任之久也夫知府雖當久任而州縣
亦不可不久推官知縣有行取之例雖難以九年亦

必待二三年善政有聞而後可旌異之又二三年素
履無玫而後可行取之更繁調簡之例一切毋以妨
職業然上有員缺則下必過遷故欲久任之法必行
又自愛惜人才始伏願 皇上念天之生才至難君
之造就尤難毋以小過而棄大用之才毋以一眚而
致終身之擯在上既無輕棄之才則下自無速化之
術矣近以言官建白吏部重守牧之職而欲公薦天
下之賢才可謂得其要矣臣愚以為州縣正官尤為
親民擇之尤不可不博而精況京堂之薦舉有限人

才之隱伏無窮與其限之于數人未若博求于天下
方今撫按于按屬之賢者已有旌揚之典矣但賢才
衆多恐非一人所能盡知而知之未必盡真也用之
未必盡公且當也自知府論之其遼佐則有同知通
判推官之員其屬則有經歷以下至州縣正佐首領
師儒之員莫不各有僚屬又郡邑之中或有志行高
潔甘于山林者皆所謂天下之人才也以僚屬相與
則賢否著于官以鄉士居家則善惡孚于鄉見聞之
間知之必實使各舉所知不拘爵之崇卑不限數之
即濮法每州計戶孝秀孝之例

多寡總以聞于知府而明揚焉至于布政按察二司
亦莫不以所知屬官鄉宦為薦因其所薦之人吏部
加之以訪察之嚴參之以衆人之舉隨才量地授之
以官不舉者申蔽賢之罰謬舉者嚴連坐之法則求
才極其廣薦舉極其公而選擇極其精矣夫士莫不
願伸于知己既受知于君子則凡中人之才猶知自
勵而況豪傑之士乎如是而守令之職猶稱之人者
臣未之信也夫守令之職既精選矣然使待遇之不
隆猶為未也夫守令之于統蒞最重者莫如撫按其

參謁之禮益若為令矣比來守令不問賢不肖惟以
奉承為臧否跪拜頻仍送迎踰境者雖知為過禮而
守令之傷
監司撫之
內喜喜則忘其惡自處不諂不瀆者雖知其為正而
不悅不悅則頓忘其善或者爭一跪伏之末節而搆
成大釁又于是從而媒孽其短假耳目以求其瑕疵
植心腹以伺其陰私甚而大張無稽之謗指廉為貪
以正為邪而論劾公排考語私譏矣。朝廷見其羅
織之詞以為去之猶有餘辜而豈能盡知其中不能
無負屈者乎或未必遽去而遷就為之所使有道之

士不得行其志而又蒙其汙故有高飛遠逝之想而
不樂就其職亦勢之所必至者耳流俗之見乃謂其
官之賢如彼近被挾私一劾連致如此況吾曹衆人
可不曲意依阿乎至于公事之是非生民之困苦天
災之迭至其知其可憂者誰與其以為已憂者誰歟。
天下之俗愈趨愈下以至于此不急改絃而更張之。
誠可為寒心也臣願申明憲綱使各遵守弗得僭越。
在上者固不可蔑視國憲而責其過為承奉在下者
尤不可不知自重而非禮逢迎各官在任果有異政

者更隆以殊恩或榮之以爵秩或勞之以金帛或朝覲之年特賜召問則遇守令之隆又自 朝廷始不惟人不敢輕而守令亦知自重矣如此而不知激勸職業未修者臣未之信也然任之不專猶爲未也今（守令之權從重于漢故其時政本事行）之守令凡事必申請于監司爲監司者亦樂分其事否則疑爲輕已怒及而謗隨之矣不但提吏恭官而又盡收其政至于瑣細末務委官規畫不復関白守令既有成案然後數刊大榜飭以四六之文付之施行雖有土俗不宜不得輒有變動前官之榜鄉民未

及徧閲而後官紛更又至矣有志者稍有釐正動輒獲戾係屬軍民見正官無專主之權益動忽之益如上之人必不聽其自任也復何善政之有臣愚以爲凡府州縣一切事務皆宜付之守令不得分侵其權或疑如此使郡縣得人則可如匪人也不遺殃于民乎夫守令既經簡擇得人必多又體之隆而責之專闒報必切不幸而遇匪人豈無所以處之乎且臣亦非以爲監司可廢也蓋罪者分其繁奪者執其要治體當如是也撫按二司但當公以照之靜以觀之分

巡分守或于歲終季終考其職掌而申達撫按覈其實因其優劣而課其殿最不及則教大過則抑反覆之而不悛于是覈其罪之所在而去一以警其餘則賢者不至掣肘難行而不賢者亦不得以肆其惡矣守令之職專且久而職業未修者臣未之信也然又不可徒恃虛文而已大抵天下未嘗無不可救之弊而患無救弊之誠亦未嘗無不行之法患無行法之人採木覈實之論惟在撫按得其人而已矣欲撫按之得人惟在吏部都察院堂官忠赤肯任怨而已（提綱之論甚關治體）

臣願 皇上明勅各該堂官如遇巡撫之推必精擇老成重臣而久任之每歲巡按之遣不論其次而惟其人必得識達治體有憂國之真心者而後及焉如巡按四五次而舉措中理輿論攸服者則查舊例不次超拜僉都御史按察使之職否則回京考察之例亦必見之行事不可徒存虛名蓋在外臣工監司守令有撫按以舉劾之巡撫則有科道以糾劾之而近日則雖同處巡按亦罔有劾之者矣巡按一方其任極重勸懲之典獨廢可乎夫 朝廷取舍必公必明

天下撫按自不患其不得人矣撫按得人則其舉劾必明必公天下方面有司亦自不患其不得人矣雖然監司者守令之原朝廷者監司之本故大學首篇極論修齊治平之道而揭其本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伏望 皇上正身率德以道修身以身取人則內而輔弼九卿外而監司守令皆得其人矣王道之成何遠之有臣不勝惓惓仰望之至

定經制以裕國用疏　經制裕國

夫量入以爲出是謂仁政量出以爲入是謂虐政既不量入爲出又不量出爲入雜然而收泛然而用是謂無政考成周之制以四分制國用每歲用三存一以備凶荒故三十年之通則國有九年之積漢之時則有計相唐之時則有判度支宋之時則有判三司皆所以會有無而制國用也近年以來戶部雖有會計之虛名而無量入爲出之實政臣愚謂當因其名而舉其實通查一歲天下稅糧所入總計若干經國之費總用若干首兩京次各邊各省直隸各府每歲所入所出俱查有的數分爲二且倣周禮用三以足一歲之用存一以備不測之虞萬一所出多于所入則會九卿于堂上科道官各衙凡有費用有約于昔而浮于今日必考昔之所以約者詳而復之又考今（究費甚多但恐有可開而內又可開）之所以浮者詳而約之至于裒多益寡之道撥此補
耳
彼又在臨時道融議定務使所出不踰于入之數通將出入總數揲造黃冊一本進呈以備御覽然時有盈虛事有因革每十歲一會而損益之此十年一會之大綱也若歲有豐凶事有多少每歲十一月戶部

會奏各官通查某處災傷蠲免若干某處用兵該用若干則以各處茶鹽商稅之所入者補足錢糧正額以備軍國正支其餘雜用一切不得糜費漢册將隆所謂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供養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供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經制一定取之有經用之有義而財恒足矣

會議事件　會議規畫

今日士大夫忠于謀國者多以甘肅孤懸吐番內侮爲慮究其爲說不過兩科或曰必復哈密以固藩屏

是謀非吾所能及也或曰但宜塡實肅州此不易之
論然坐天下之事者必須自爲以及難不可舍近而
圖遠經理甘肅請自蘭州始將規畫大策開列于後
一復管糧部官督肅糧儲舊有戶部郎中一員駐
劄蘭州專理其事催督民運區處鹽糧召商糴買之
類奉璽書而行責任頗重今總制衙門奏革而以職
任付之分巡邊糧重計廢專官而令帶管督催不能
如何之周備其勢然也又分巡專坐蘭州則有妨巡
歷分務不廢巡歷則糧納沿途跟隨一不便也蘭州

守候二不便也平居無事尚可支吾萬一羽檄交馳
巡歷督餉二事俱急顧此失彼可不慮乎今欲經略
甘肅必復此官而妙選其人此首務也 一河西一
線之路山多地少必須仰給河東之粟成化弘治年
間西路各府起運邊糧多是納戶自運往往至于破
家後遂改爲折色每銀一兩折米一石彼處供事軍
衛管糧等官將銀給散軍餘人等令其赴熟買糧上
倉須銀則有侵扣抵換之弊輸納復有守使加耗之
陪又銀一入貧軍之手未免妄費催徵不完遂多逃

避本爲養軍實以累軍此舊日和買之爲害也（和糴之害自古慨之）且前
餉軍全仰此舉難以一旦遽革必須圖之以漸自嘉
靖八年爲始每歲戶部于歲計外發銀二十萬兩行
令管糧郎中于蘭州召商糴買每銀一兩糴米一石
時價縱殘官價不減但因時高下其耗以取常平每
石亦不得過四升蘭商買賣輻輳閭價既高糧必雲
集蘭州之積既多招商以漸而及莊浪涼甘二三年（即與入粟運之法但使以官運此則通商耳）
後將見肅州之商亦有可招而彊軍領買之弊政可
除矣此後米價每石値銀一兩一二錢以下則放折

銀每石値銀一兩四五錢以上則放本色若再如近
日斗米値銀三四錢地方荒歉之甚乃立二法一則
令軍士挨次東行二三日程就有糧倉分支本色是
移軍以次而就食于東也一則轉搬蘭州之積以救
甘肅之荒是移米以次而漸入于西也轉搬之役或
借倩遞運之閑軍而官給之車牛或顧甘肅之車牛
而酬其脚價是又于運糧之中寓賑濟之策也此其
大略也提綱于上而因時通變督餉中丞其人也專
任而分理于下則郎中之責任也（各於民運皆宜）蓋蘭州之積既實

則甘凉之氣自充甘凉之積既實則肅州之氣自壯譬如人之一身元氣充足手足自然强健故詩稱公劉遷邠始則力于農事終則歸附日衆有夾皇澗卽芮鞫而居者也釋此不圖而倣實力以事遠夷外强中乾何以支乎此所以斷然以治蘭爲甘肅之先務也諸鎮土俗不同合行經略事宜開列于後總而論之大要在于得人得人爲巡撫則調度中机宜得人爲總帥則號令整肅邊軍氣壯而夷虜不敢犯此二官旣得其人又假以事權而久任之則偏裨之屬

自然皆得其人而大小庶政無不舉矣宜大二鎮地方事體大略相同歲收則米賤難賣而病農歲歉則米價湧貴無買而病官又有勢力之家才豪之客乘青黄不接之時低價撒放于農而秋成倍收五穀低價預買俸糧而臨倉頂名冒支此實官軍窮困之根若官庫有銀趁熟而糴買則小民無求于彼而撒放之弊自清官倉有米而按月放支則官軍無賴于彼而預買之端可絕此不禁之禁也遼東土廣人稀最宜施營田之法副叅遊擊守備等官軍馬不必長聚

城中令各自擇肥美之地據形勢立軍營就將所領兵馬常川駐劄而分地以耕有警則聽截殺無警則就近耕牧所分地畝永不起科不知兵者必以守城爲言譬之人家鎮城是其寢室形勢阨塞之地乃其門戶與衝要之路也門戶有守衝要有守主人可高枕而臥矣若門戶不守而惟寢室之謹不亦愚乎[illegible]初至遼東寧遠前屯達賊每入則徑奔官路擄掠人畜後巡邊擇要害三道溝等處設立三營令官軍將久荒飫土儘力開耕許其永不起科一年之後三營

之軍遂有餘糧達賊再無敢犯官道者又瀋陽拾方寺去處地土極美但臨邊有山賊常登之以望內地以是久棄不耕遂築墻包山于內而于山頂立一大臺以瞭望虜寇遂絕瀋陽至今米價爲之獨賤蓋營田之法且耕且守大行則大利小試則小利比之屯田尤爲便利宜大地方恐亦可行也榆林自米脂以西地涉深沙而行車不可前騾驢馱負三日而後至鎮城東西邊堡遠者又須十餘日驢騾自備料草已重所載正糧不能數斗故轉運最難延慶二府差近

而其難已如此况西陲各府乎延慶若然不可不多
買預積以備轉搬也寧夏地宜五穀兼有蒲魚之利
人言黃河在天下皆爲害獨寧夏爲利偏關仰給本
省二處區處本色頗易但不可缺乏年例折銀耳

議吐魯番入貢事　吐番入貢

甘肅之憂在糧食不足恐日後不能自守而吐魯番
之患其次也今木蘭既降彼之謀主已喪雖誠僞不
可知羈住甘州在我掌握但須豐其廩餼以堅其歸
心係其妻子以制其逸志謹其防閑以消其他虞可

也帶來瓜沙諸夷就食于我者聞已大半各還舊居
若其果然又邊境一幸也如有未去者速宜濟以行
糧勸令早歸本土趂時耕種在彼爲長久之便在我
無肘腋之患矣其入貢諸夷予吐魯番宜諭以瓜沙
諸夷皆我良民防爾擾害遠來附我今已遣還爾等
宜各守封疆毋相侵害則進貢之路長久可保若仍
前侵擾彼來赴愬則當拘爾貢使絕爾賞賜依前閉
關不復容爾往來矣于大方諸國使臣宜諭往歲閉
關止因吐魯番犯順爾等自來忠順不在所絕今後
宜依期入貢聖主義在柔遠不貴異物毋得常格
外別貢珍玩以邀厚賞又聞諸夷入關各官頗有求
索沿途又多稽難宴犒之類亦甚菲惡宜通行戒諭
毋致生怨起釁至于哈密一事固未敢遽議興復以
勞人費財亦未可輕議棄置以辜瓜沙諸夷仰望之
心姑羈縻之而已其吐魯番國勢昔有人自其國逃
來言彼國都東西可二三百里南北七八十里三人以
種植田獵爲業帳族散處每帳能載者三分之一通
國一起可五六千人必數月而後合命則其主延首

領及散卒素有謀者並入一穹室謀之室中上鋪紅
氈其主南向而坐東西相向各鋪白氈首領以下依
次就坐主乃策其下曰我等出兵若中國布如此陣（凡兵如此所以小而能强）
何以破之用如此器何以禦之首領以次各陳其見
擇一善者乃殺牛設誓期以必死故每戰雖敗不退
最能支久自彼國至哈密六百餘里經黑風川三百
餘里無水草尾刺多于此邀而覆之自哈密至嘉峪
關一千二百里亦有無水草去處成化時劉寧出軍
四十八日而後到路雖近而行難故也三子速檀滿

速兒有同母弟曰巴巴叉最强素欺其兄異日必奪
其國異母弟二人曰眞帖木忍帖木僅能自存彼將
入寇必驅爪沙諸夷以爲前驅又約乜剌以助其聲
勢使我鎭巡有謀宜結乜剌以伐其交厚爪沙諸夷
以爲間諜俟其兵至肅州我但堅守不出小堡難守
者悉併入大堡而堅守之數日之後彼之銳氣無他
自然挫矣我乃出兵二三千立牢固營盤而守之每
出游軼以擾其牧放彼進則走彼去復來不過數日
彼將計窮而遁歸俟彼逐路我以精兵隨其後彼若

來攻固守而不與交鋒我無亡矢遺鏃而彼之進退
狼狽則乜剌爪沙皆將作難于彼而我收全功至于
所以挑乜剌爪沙者又在將官用機用智難預圖也

豐財用材

豐財用材

防禦邊患雖非一事總其大要不外兩途曰豐財用
材而已以豐財言之月糧賞賜俱有定額此每鎭經
常之制可以預而計者也行糧料芻隨出無常此每
鎭不時之需難以逆而知者也弘治以前每邊在倉
糧料皆百萬以上陳陳相因蓋非一日之積也後遭

正德十五六年之間費用俱盡各鎭倉廒皆空宣大
遼東延綏寧夏爲甚而甘肅爲尤甚姑指一事最易
見者言之如米每石値銀一兩而官散折銀六錢是
官軍每月止得米六斗而少四斗軍何得不貧米每
石値三兩軍多餓死是官銀三兩止當銀一兩之用
官安得不費各邊衆口嗷嗷皆咎巡撫不于有收之
際預買以省銀巡撫非不知出此其如無見銀何人
又咎戶部出納之太吝然戶部每歲額外解發各邊
官銀動輒至數十萬或百萬不爲不多然歲入已盡

而上不足以塞請者之求蓋以數年之深弊非歲月
之可以驟舉其勢然也理財者自古爲難而在今爲
尤難也臣嘗備員各邊頗識其條請舉一言以贊末
議之萬一曰預而已假如各邊于歲用外每歲預得
見銀二十萬兩別儲之歲小收則可買米二十萬石
大收或倍之比之以三兩折米一石在官獲三倍之
利矣歉歲得一石米値銀三兩軍亦獲三倍之利矣
蓋各邊穀粟之價不論豐凶十二月以前其價尚可
正月以後則日貴一日商賈興販之術亦無他巧只

是米賤則買于民米貴則買于官若官府銀有餘米賤時買于商而以銀折放官軍月糧米貴時俱發本色官軍咸　而商賈亦不得以年大利矣以用材言之取邊任之才與內地異邊將之選與文臣異副參以下又與大將異大抵文臣之用于邊者當取其深沉有實材者為上警敏識兵勢者次之而小廉曲謹（[illegible]之材不內此數語）避謗遠一者非其人也其好名刻薄之徒不可用之（此輩最能令人誤認奇特）必壞邊事大將為貴持重有謀能節制偏裨而不專于勇副參守備但有地方之責者固當選其勇然非

廉則地方受害遊擊中軍千總之類是為軍鋒必以勇力為主而不可責備宜行各邊總制巡撫會同巡按御史將見任副參以下從公開註其人材器堪任何官何地分別優劣具奏黜陟仍于屬內體訪果有材堪將領者坐名保舉擢用若大將內有不稱任者在京從科道在外從巡按御史指實劾奏罷斥然邊方之事征戰固在將領戎務所寄實在文臣近來臣僚之選皆重內輕外而于外之中又重腹裏而輕各邊在邊有聲望者不久多改內地欣然以為陞秩或稍遲則人必慢易之矣古稱天下安危其重在邊而臣又以為邊地安危其重在文臣嘗自歷陝西查得各邊倉糧被官攢通同姦徒虛出通關侵盜者動以千萬計時管糧兵備憲臣多考察才力不及者或老弱不振者調除不惟不能禁下人作弊亦有身親為之者豈惟是哉甚則身為巡撫亦復劾尤邊備奈之何其不大壞也自　皇上中興以來宿弊一清斷無此事然臣猶以為言者弊俗重內職而輕邊任猶未盡變而各邊管糧兵備之選猶輕也至如州縣之職

尤為親民陝西雲貴四川廣西邊遠州縣稅糧差徭皆供邊之數而撫養百姓尤安邊要務各正官動輒半年或一年缺員銓司間有除補彼或畏難徑自舍之而去者有矣甫及數月又以朝覲離任年餘不肯復往者有矣此風不變邊方困苦之軍受衛所之害而無人為革邊方愚弱之民受有司之害而無人為主故我　皇上雖有堯舜之仁心仁聞而遠方赤子至今十年尚未得家至治之澤也伏望　聖明留意

條陳弊政疏　條陳弊政

一止調操以實內地。我朝官軍調操之制，肇自永樂初年，京師兵少，調發中都、大寧、山東、湖廣附近官軍，輪班上操。宣德、正統以來，因循爲故事，日益加密。除南方各省未暇遠論外，如河南、山東、南直隸俱京師咽喉，山西、陝西又中原形勝要地，各處官軍，或調操于京師，或調操于各邊。本地無軍可守。臣昔備員陝西右布政使，經過潼關，詢其實在軍士，不過數名，驚問其故，始知皆在各邊操備。後盜入商洛，鎮巡官議欲赴救，無軍可遣。河南、山東、直隸，武備單弱尤甚，以故

盜賊縱橫，莫可禁禦。劉六、王鏜，足爲前車之戒。臣熟知前項調操官軍在京，止堪備做工之役；在邊則將領給私役而已，供饋送而已。于國有行糧料草之費，于私有賣送科尅之苦，而又未嘗得其實用。今昔相因，以爲舊規而不敢變。此軍旅之所以日耗，而內地日益空虛者也。如臣愚計，省行糧以僱遊食，何愛工役之乏；以行糧而募土人，何慮邊旅之寡。通將調操官軍留于本處，委官兼同民壯精加操練，如鄰境有賊，則互相策應；又或一邊告急，則合力赴援，如此皆

以工役軍此大弊政

軍無侵尅之害，地方得保障之功，比之不問有警無警，一槩分派調操者，强弱多寡之勢，又不可同年而語。此一弊革而數利興者也。

一足衣糧以恤邊軍。臣惟戍邊之卒，烽火斥堠，終歲不休，鋒鏑死亡，朝夕不保，比之京輔之軍，勞逸安危，何啻百倍。近年調取邊軍，征勦流賊，貫串于河南、山東、江淮間，又久屯京師，出入禁地，稔見內地軍民安逸脆弱，有子女玉帛之供，無飢寒危迫之患，未免有不均之歎，起羨慕之心，萌輕視之志。況又各邊撫臣

撫處失宜，將領剝削日甚，往往以衣糧不足，嗷嗷于軍門，恒殺不忌。推求其本，軍情之所以易動者，因無恒心也；恒心之所以失者，由衣食不足也。臣願皇上勅下吏、兵二部，查議各邊撫臣，有不宜于邊者，急宜罷之；賢者久任之，或由僉都陞撫，由副陞左右，而不輕移動。糧餉不足，戶部查議給足，不許將領尅減，令沾實惠，而又察其疾苦，時其勞逸，彼將感恩圖報之恐後，何變之足憂？如此則邊徼安，天下安矣。

遼東據處殘破邊城疏略　撫處事宜

臣因明春開原將有事于修邊今冬先須親詣彼處
相度事勢規畫糗糧過瀋陽涉蒲河經懿路循汎河
邊墻處處倒塌墩臺僅存頹垣是邊防之狼狽不獨
開原一處爲然也又行至鐵嶺訪舊疆界今已盡棄
約七八十里之廣西則三衛達賊直至定遼河東則
海西達賊直至背陰山中間止存一路不及里餘行
旅尚被搶殺田地焉敢耕種若背陰之路不通開原
之咽喉遂絶雖有智者不能爲之謀矣是開原之危
急不獨三萬遼海二衛爲然也及抵二衛地方殘破

之狀官軍愁苦之容有不忍正目者臣自任事以來
見得三衛軍多逃移極力招撫未有應者近蒙　聖
旨大發內帑之金又有欽賞之頒然後逃亡來者頗
多昔日開原殘兵不滿一千今四千有餘矣鐵嶺兵
不滿數百今一千餘矣臣每見復回之人處處駐馬
詢其生事皆以手加額曰日前感戴　聖恩粗可度
日但恐日後衛所科差逼迫出辦不前誰以存活蓋
殘破之餘招來固難撫處尤難招來之後不繼之以
撫處則招來之人又將散而之四方矣譬之久病尫
羸之人必須一切屏絶外事專心調理庶有可生之
望若少擾之則其死必矣史訊劉琨長于招懷短于
撫御臣以爲不然琨人臣耳撫御之策非遇　明主（是時琨已承制公此論欲帰恩朝廷耳）
將安所施故有周宣中興之聖而后能成勞來還定
安集之功今臣身處邊方幸賴　聖明在上謹具撫
處事宜除暫免屯糧已經會題外今將查訪過地方
應合施行者三事仰塵　睿覽倘蒙採擇施行邊方
臣民不勝感幸

一曰停馬價以撫貧軍照得本鎮官軍該出椿朋馬

價銀兩每年春秋二季收放買補馬匹給軍騎操係
是舊例但前三衛逃亡軍士今初招撫赴操若又追
徵馬價已難出辦況見在軍士不及原額十之三四
若又賠包逃亡軍士馬價一人之身兼償數人之負
人情益覺不堪合無將三衛拖欠正德十六年馬價
銀兩免追待後年歲豐熟另行議處庶貧軍不受逼
迫

二曰停造作以恤邊衛照得撫屬每衛一年額造盔
甲腰刀各一百六十件弓張撒袋各八十副張長箭

四千八十枝圓牌四十四面該料銀七十二兩該役匠作數多臣至三衛稽考軍器詢其匠役則以被擄逃亡為詞查其物料則以年荒犯欠為解欲將管局官員重加責治見其身寒體羸不勝鞭撻廣詢博訪皆稱衛所委的無人無料難以造作查得各衛見在造完軍器處處有餘足殻數年之用若將三衛軍器免造二年未至缺乏

三曰省繁文以杜科擾查得所屬二十五衛每年造冊繳報起數至多繳吏部三件繳戶部十五件繳禮

部二件繳兵部九件繳工部四件每造文冊一本輒用六七本一立案一繳衛一繳都司或守巡苑馬行太僕寺一繳該部一繳該府一奏繳雖是舊規其實無益邊方紙張難得能書者少遠路買紙高價雇人都司等衙門差人催迫驛遞被馬騾戶糧之擾衛所被供送打點之擾解冊又有盤費解扛之擾科歛紛然貧軍受害若文冊足以革奸弊存之可也足以備查考存之可也臣昔歷任戶刑工三部屬官親見解冊既到置之高閣不為蟲鼠之所毀傷則為姦吏之所費用豈不曾見于繳到冊內查出何項錢糧以充

國用但以其舊規而姑存之已為過矣況又有不係舊規者乞勑各部將前項文冊查照緩急何項止造一本何項止類總數何項通行減免免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以一方一起計之若費財不多若通天下計之則其費多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一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吳嘉胤繩如
楊延樞維斗　恭閱

李康惠公奏疏

疏　李承勛

陳言邊務疏　邊務

一曰豐糧餉以招逃散、照得開原并各城堡逃軍、先因月糧賞賜、數年缺支、內外各官、科斂民財、逼買貂

鼠馬匹夷器等物以圖其財、搶奪首級、淫占婦女、以失其心、此等軍役、一身在逃、家產盡棄、妻子田地、屬之他人、今聞此輩、多在金復等衛及海島等處潛住、若錢糧充足之時、出給告示、許其自首還伍、若十日之內自首者、將在前欠伊月糧、一併通給、二十日首者、准給一半、一月首者、准三分之一、違者許諸人首告擒拿、并窩家兩鄰、照例問罪、解發在前拖欠月糧、通不補放、俟其到衛、追還妻子以繫其心。給與原產以安其業、則人心固而軍伍實矣。所可憂者、倉廩空匱、人無固志、目下地方、十分危急、乞檢臣先次會題事理、速發官銀、以濟邊餉、地方幸甚、

二曰處夷情以消後患、照得正德十四年開原官軍斬殺賊首速長加等一節、是非功罪、廟堂自有公論、但日久未奏處分、外則夷狄積怨愈深。內則邊軍疑懼不解、乞勅該部速行議處、臣又訪得中間被殺之人、有係都督指揮等官、而其原領勅諭、亦多毀失、此等夷人、皆其酋長父兄子弟、既已被殺、朝貢交易、又各絕望、其糾合黨類、報怨犯邊、勢所必至、前任巡撫

都御史張綸亦慮及此、曾差都指揮薛澄通事佟斌等前去撫諭、續據撫順所指揮劉尚德報到番文內稱眾人外邊過不得、速長加一起做歹的都殺了不虧他、我們商議殺了老子兒子在、殺了哥哥兄弟在、儘不得喫布草不得穿段子襖子、我們地方不出眾人怎麼過、今着惱克來苦告有竹孔革李羅失保哈楷楷革等就來磕頭赴罪、帶我照舊開原行走、據此情節。則交易之利。彼不能忘、朝貢之望。亦何敢絕。但父兄被殺、子弟不得襲替。以此不敢欵塞耳、臣愚以

為宜遣熟夷招致被殺者子弟。諭以　朝廷威德。罰弗及嗣。許其照舊襲替朝貢。其有失落勅書者。驗審有據。亦與更換。則遠夷心服。後患可消矣。

三曰復邊防以嚴保障。查得開原舊額有堡八所。墩臺一百六十餘座。當時將領得人。邊防嚴固。雖有達賊。勢無能為。近年以來。選將不問勇怯。惟金多者得之。邊牆任其倒壞而不修。臺堡任其克去而不報。但遇地方有事。即便厚歛。瀰縫年復一年。其弊滋甚。八堡已克其五。墩臺俱各失守。烽火無從傳報。按伏全

（公作皇左承宗之意當古戰策於秋山諸堡墩）

（望可八十所屯田不五百頃）

是虛名屯田之人。殺擄殆盡。達賊直至開原城下。人尚不知。以此城中軍士。有田不敢種。有山不敢樵。坐食空城。張頤待哺。餓死之人。無日無之。可謂至危至急之秋矣。臣嘗詢訪邊方年高知事之人。衆說紛紜。各有所見。藥因術者曰。軍士飢疲。不可有為。此言似矣。不知屯堡不復。飢疲終無已時。喜事功者曰。不一勞者不永逸。此言似矣。不知十餘年之廢墜。固非一日所能舉。夫事功不可驟為。而時日不可玩愒。期以二三年。事當就緒。照舊規調取金復海蓋等衛。修邊夫

丁一萬六千餘名。每年以三月為期動工。兩月而罷。調本鎮精壯軍馬一萬二千人。督率前去。剳為四營。外為禦虜之計。內施畚築之功。兩月工畢。即便散還。將原先守堡守臺兵馬。發去塡實。傳報烽火。自近而遠。以次開闢。闢一尺則守一尺。比之暫本暫去。有名無實者異矣。然動丁。固難。而積糧尤難。以兩月通算丁夫一萬六千餘名。約用口糧一萬餘石。軍士一萬二千。約共行糧一萬八百餘石。馬料約用豆二萬一千六百餘石。草七十二萬餘束。必須逐年趁收成時

（凶方與之報出當須精兵揀選步騎）

糴買。每年以十月備糧。兩月興作。所貴人不久勞。而事可漸舉。查得本鎮舊有郎中一員。專管糧儲。但開原僻居一隅。事難兼濟。乞勅戶部另委員外郎或主事一員前來。專一整理開原糧餉。候工程完日。回京。

四曰擇機宜以便戰守。蓋聞用兵之要。能謀而後能戰。能戰而後能守。開原邊事。固當以守為主。尤當以謀為先。訪得海西等衛夷人。其部落多者不過數百人。少者不過三五十人。每入為寇。必借人借馬。相期數月而後能舉。兼其酋長凶惡者固多。而向善者亦

（此戰守須兩勢分相宗時宗建諸衛）

（五二百餘亦有深意也）

有又有一種土人俗號爲土高麗者住近開原人素驍勇舊日亦曾效用若開誠心以招之懸厚賞以誘之上則可使以夷攻夷中則可使黨與離貳蠢爾小夷若猶稔惡不悛仍來犯我邊陲擾我工作者則其數亦不能甚多當督率三軍運謀戮力或據險以退其入或設伏以邀其歸乘虛以擣之用間以疑之多方以誤之又乞假以威權使得展布有功者賞不踰時干法者立斬以徇可攻可守惟机會之宜或退或進無掣肘之患則號令齊一賞罰嚴明如此而士氣

不振敵人不畏未之聞也臣訪得舊日邊方失事多因探報不明號令無素倉卒遇賊首尾不救强者敢于深入而陷入伏中弱者見賊即走而搖動陣勢昔人謂用兵如兒戲臣以爲此兒戲之不如若此弊不革臣恐無以善其後也

陳芒部事宜疏 芒部事宜

據各官勘得該府開設之初設立土知府一員流官通判一員經歷一員隨司辦事原立火頭一十六名總管二名里長三名分管夷課認辦攅差撫亂近年已故土官隴慰娶水西女冲中爲妾所生長子隴慶次子隴沙馴隴壽又娶烏撒女冲叔爲妾隴慰故被姪隆禴姦占冲叔生子隴政儒杏女阿黑後隴慶故隴沙馴亦故遺下鬼妻畓郎未曾婚配在于却佐種住阿濟收伊爲妻後隴壽與隴政爭官仇殺隴壽孤弱依憑先存今故沙保在于地方梧桐山住坐正德九年隴壽見得隴政勢大不能抵敵搬移却佐地方避住日久與嫂畓郎相通有孕正德十二年正月十一日丑時生男乳名隴勝隨母在于舊芒部府沙保

塞撫養八年至嘉靖三年內告蒙上司將隴壽保送襲職仍蒙暫與冠帶署管府事復被隴政訐令族叔阿柏報仇陰謀殺死仍欲謀滅隴勝彼時沙保知覺（其後收知府激變沙保作逆以致用兵）將隴勝并壽遺下金銀手飾錦段牛馬等物偷路送往却佐地方伊叔阿濟處護養見年二十三歲審據各耆老把事火頭并大小夷苗俱稱係隴壽真正骨脉夷情信服應該保舉及查阿濟舊係長官白壽一族原係芒部和尚一種不係隴氏枝派恐有隱諱不的又經差人前去却佐地方行取隴勝驗視親見該

府年高者把跪拜道傍以禮迎接護送見各夷賓有歸服之心供報一詞再無異說職公同議得芒部自改土為流亂無寧日既該委官取具該司官耆目把舉保隴勝供稱前來相應俯就量授佐貳職銜署管本府印信二三年之後果能鈐束夷民撫安地方奏復如府西長官司相應照舊存留隴勝既擬復官則舊管把目歲辦稅糧朝貢額種地土相應清復新設學校等衙門相應裁革其防禦一節議得威清兵備先年因西堡長官司管下阿得獅子孔二枝蠻民聚

衆為患謀殺土官奏設專在安庄住劄控制諸夷後因芒部不寧暫于畢節撫處蒙巡撫貴州右副都御史楊一漢題將貴州迤西原設兵備副使常在畢節住劄所轄畢節烏撒赤水永寧四衛正與烏撒烏蒙東川芒部永寧四府一司相對合今兼制已經題奉欽依備行前來除遵依外但畢節東至安庄一十三站西至普安一十二站每一出巡動經數月況原奉勅書所　地方如安南普安衛州西連雲南霑益羅雄南接廣西田州泗城等處與程番安順永寧等撫州諸夷聯絡叛服不常見今安順州西堡阿得獅子孔侍險負固不納糧馬鎮寧州則有隴太奢姑之爭印普安州則有隆寧適腔之爭官又與田州惡目郎犴郎豹伉殺不已本官俱該往來撫處禁治欲專于畢節住劄兼制迤西地方不無顧此失彼委實不便合無于貴州按察司暫添兵備一員請勑專在畢節住劄整飭永寧赤水烏撒畢節四衛及鎮雄東川烏蒙烏撒永寧宜撫四府一司操練軍馬禁止盜賊凡一應軍民詞訟官吏賢否俱聽管理其曆臺白崖摩

泥普市黑張卮旬等驛站鋪陳站馬錢糧通行總理若有地方夷情應呈四川者呈請四川應呈貴州者呈請貴州各鎮巡衙門定奪仍兼管分巡貴州道候事寧之日另議裁處其威清兵備仍照仍于安庄衛住劄議照　朝廷之威令以順逆為與奪今諸夷既協心効順當取其悔悟之新以為柔遠之策臣等協訪輿情熟度事理為處芒之計者其大約有七

一曰因地方以定土流芒部設在川貴極遠之邊道路之險習俗之殊固嘗稔于聽聞今臣等親由永寧

赤水以至畢節、埧𡶶巨箐馬不成列、間關已是百備又由畢節以至鐵鎖関而入備訪山箐益深、道塗益塞、部落有名巢居非所。人形獸蹤據險為安其飲食男女性情好惡。與中土之人天壤懸絕其地不同是為異域其性不同是為異類于此而强欲奪其故態。比之馬湖。易以流官。非惟法不可行而勢亦是不能行。况流官 皇上之流官也土官 皇上之土官也。孰非臣妾。孰非藩屏。其可與否惟在宜于人情合于土俗以地方獲安為善計耳。何擇于斯。何利于斯。而拘拘改流以病民哉。

二曰慎夷情以續絶世。隴氏之族。止遠隴勝當將議者或于疎遠過房與年少無知之說以故釀成改流之議今芒部諸夷無大小衆寡、合詞保稱的係隴壽存日、與故兄沙覇鬼妻奢即所生、夷人無綱常之理。有骨脉之重。倘應從俗。及備訪夷情、阿濟為諸當之强勝者。而部落見之則立隴勝以三尺之童。而部落見之則跪可見犬羊之類執性最堅。而其机與勢。有牢不可破者矣。平時人皆知之能言之而不敢輕為議復者。以事體重大。疑而未決及查得副總兵何卿先年任叅將守備永寧時、常舉呈四川巡撫衙門。比以改流之說勝而事遂中止矣其過房恩養之說誠無所據及近奉勘合。該部等衙門尚書桂蕚等會議得土官土舍。或爭襲或仇殺 朝廷與師問罪甫定之後建議者即欲改設流官及流官再設。而土夷隨叛。殺人奪地。比昔尤甚。益作惡者不過一二人。今乃一二人之惡而遂致改易一府一州拂其本心。違其約信。所謂犯衆怒也是以屢勦屢亂而兵華卒無寧

日。合無凡有土官惡逆被纛戮者。通拘所部頭目。令（王新建之處置田州亦然）其衆保應立。力足以制服夷衆之人或土官之子孫弟姪族人但為衆所推服者即立之則次序旁出之爭息矣。等因備咨前來過行曉諭。由是夷夏之大分以明地方之群疑始解。繼以罷兵息民之旨下。而夷情輸服。捷如影響昔唐裴度有曰韓洪輿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耳。與今日處芒部之事。蓋有合千載而一致者矣。

三曰尊威令以示懲戒。查得該府舊曰芒部，新曰鎮雄，據法論理，官可還，其故物府難復其舊名，宜崇新命，仍曰鎮雄，使隴氏子孫，世知先代爭官仇殺，起兵攻討，革府還官之故，庶犬羊之性，有所警戒，而朝廷之威令，永承如一日也。

四曰存四司以專責任。查得該府原無屬司，近因改流，于却佐立懷德長官司，見任阿濟，毋響立威信長官司，見任祖保，夷良立歸化長官司，見任白壽，落角立安靜長官司，見任阿萬，今規畫既定，及查各該地方，周圍數百餘里，相應照舊存留，責令各守地方。一應應納糧草，應當站馬，應辦朝貢，與大小事情，悉聽該府約束。如有抗違，及部下夷酋或不時竊發，負險剽掠，及結交鄰府，幫助爲惡，各因地方追問懲治。

五曰明賞罰以定事情。隴氏之禍，其始而嫡庶爭官，（大約治西南諸夷以處置爲上用兵爲下）互相仇殺，事宜于處，而當時誤于用兵，事亦往矣。既而改土爲流，沙保激于試知府程洸之乖方，遂糾衆興兵，縛官奪印，罪誠有之，（沙保亦治爲阿濟等獻）今族滅無遺類，上足以昭國法，下足以懲橫逆，（其亂并妻子擒斬尔時鎮撫即借此患兵后立鎮）而阿濟等雖有微過，亦可以將功贖罪，若復逆其既往，究沙保昔日之僞，以正其罪，責夷狄于太過，以絕其自新之路，況昔日之所以偽者，若等垂涎官印，所欲未遂，而心有未服耳。當時用事諸臣，阨于險阻，亦難于辨別，今日衆巢之獻，實皇上之恩威，有以畏服其心，而功出于異常，茲爲善後之計，宜須布威令，赦阿濟等之罪，以賞其擒獻之功，聲沙保滅族之誅，風示夷虜，以爲覆轍之監，如此則桀驁者知所戒，而効順者知所勉，賞罰明而夷情定矣。

六曰嚴守備以塞禍源。芒部諸地，與烏蒙、烏撒、水西、鹽倉、東川等夷，互相聯絡，尋常因事仇殺，與小隴出沒，乘机穷掠，乃其常事，而畢節實諸夷出沒之所，川貴藩籬之區，必武備修舉，而後外患潛消。及查威清地方，如果南跨廣西之田泗，西按雲南之霑益，利害所關，亦不爲緩，合無俯從郡議，整飭威清兵備，見任韓士英，駐劄安莊衛，專制安南、普安一帶地方，仍于貴州按察司添設僉事一員，請勅駐劄遵西地方，兼管該道分巡，專制畢節、烏蒙、烏撒、鎮雄、東川、赤水、永

寧四府四衛一司、合用軍士、即于四衛中取用、仍于新添馬步官軍三千數內存留一千、于畢節應更番者更番、應操練者操練、并錢糧站馬、通屬管理、其地方事體、亦聽四川巡撫巡按節制、如此則官有專責、而藩屏無空隙之乘、人有忌憚、而犬羊絕窺伺之念、一司之費有限。而地方之賴甚多矣

七日下重令以戒聯絡、查得諸夷互相聯絡、世結婚姻、往往輒因親戚以生仇怨、如已故土官隴慰娶水西女冲弔、生子曰慶與壽、繼娶烏繼女冲叔。生子隴政。既而仇殺。水西則為隴壽之助。烏撒則為隴政之黨。近日沙保褻犯畢節。實由水西之勾引、而沙保乃水西原日陪嫁之奴、事出有因、罪實陰構。除沙保族誅以正其罪外。乞俯降綸音、垂戒諸夷。令其各守封疆。保身守職、開自新之路。以消聯洛之患于未萌之日也。以上事理、臣等一一備訪夷情、廣咨衆論而驗之已往、揆之將來、方敢集議上請、如蒙乞勅兵部會議廷臣、如果事理相應、合無上稽前王興滅之典。近倣國朝安南故事。將隴勝量授佐二或同知或通判

職銜署掌印信。俟三年之後果能鈐束夷人、撫安地方。保復知府流官通判照舊選用及于畢節添設兵備以戒戎兵。存留四長官司以資分理。庶幾內治修而外患戢矣其該府原設日把額辦稅糧、舊管田地相應清復者與新設學校陰醫僧道守禦千戶等衙門、相應裁革者均乞議處、俟　命下之日、行臣等遵奉施行、阿濟等夷仍乞頒布威令以示戒懲、如是則法之寬者反以為惠而威之重者益以為恩而夷情之服永永如一日矣。　陛下如不以臣等之言為然或旁觀窮覩者忌其成而撓以他說臣又有至當不易之理焉　陛下究竟而極言之、且如夷狄之性。互相仇殺乃其常事時或有之諺曰夷狄相傷中國之利。言雖鄙俚。至道攸存。萬一于流官有所損傷。于係朝廷臣子。行止之間遽難輕議由是觀之。夷之不可以為夏也。土之不可以為流也斷斷然矣。故自古帝王不治夷狄豈有所憚而不為哉蓋欲以不治治之乃所以為治也後此漢棄珠崖人以為美唐處延陀人以為戒往事有足徵者、又鄒賢孟軻曰、仁者以其

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民吾同胞所愛之赤子也、夷我異類所不愛之犬羊也、仰惟　陛下仁同覆載、德並帝王、願無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天下幸甚、

防禦大同事宜疏　防禦北虜

切惟天下之事、每患于見之不早、而敗于備之不預、書曰惟事事有備、有備無患、易曰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蓋机不可不預設、而變不可不先圖也、胡虜爲中國之患、自古所不能免、自正統十四年土木之變、

自是而後、屢屢犯邊、搶殺我人民、殺戮我官軍、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正德十一年、擄至居庸關北口而止、後嘉靖六年正月十七日又復南侵、殺我官軍六百員名、竟無遺失、獲利而歸、亦未嘗遭一折挫、輕我之心、自此益肆、南侵之謀、未嘗一日而忘也、目今放牧威寧海子等處、養精蓄銳、欲乘秋高馬肥、弓勁之日、大舉而南、臣以爲威寧海子等處離宣大二鎮不遠、赼期可到、若非在我隄備有方、計出萬全、鮮不仍覆前轍、況兩鎮糧草空虛、兵馬削弱、加以我軍屢遭挫折、怯氣尚存、全無闘志、不知臨期何以禦之、言之實可寒心、聞之往年遼東朶顏等三衛夷入、乘大虜寇邊、常往營中偷盜馬匹、故大虜達賊時加隄備、雖欲南侵、意尚狼踆、近朶顏等衛達賊犯邊、我死馬蘭峪參將王道部下指揮李鉞等一員、千戶一員、軍人三十餘名、而未聞有大營盜馬之信、是彼又少一敗也、何所顧惜而不來耶、無恃其不來、恃我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兵法亦既言之矣、臨變圖策者、緩不及事、先事致勝者、萬無一失、北虜之

難敵其說有五焉、生長邊外、日以騎獵爲生、拈弓馳馬、習以爲常、一也、日冒風雨、夜宿曠野、性耐飢寒、二也、富者保老營而往牧、貧者借弓馬以寇邊、得利而歸、分半以賞、性泰貪利、不捨死生、三也、牧良馬浮器械、窺我虛實、乘我無備、洶湧而入、四也、熟知山川險易、擄去人口、資爲鄉導、五也、我軍之不能取勝者其患亦有五焉、一曰任將之不專、古之人君之命將也、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而兵法亦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蓋萬人之命、皆係于一人、若非

假以權柄伸縮由己則臨敵之時誰肯捨生而用命哉故殺一退縮者則千萬人知畏古人有婦人亦可驅之使赴敵者用此道也近日邊將動輒顧忌遇有報到聲息每以自全為計賊之來也任其四散搶掠劄營遠望不敢前縱遇戰有退縮者未嘗輕誅一人人心何所畏懼哉臣愚以為急勑兩鎮總兵官彭楧等明開虜賊在套若官軍臨陣有不用命遇縮者聽其斬首則官軍皆知軍法之嚴而無敢有遠縮矣二曰烽火之不明蓋墩臺之設所以瞭虜賊動止為邊方耳目也近日各邊墩臺雖設有官軍徒有名存實無濟事虜賊臨邊或因下墩取水或因當夜而寐甚者提鎖墩軍問我虛實虜賊之來疾如鷹鷂故炮火未聞而賊已過川矣近堡人口頭畜收斂不及多被殺虜滿載而歸由舊路而出邊方失事率多由此臣愚以為虜賊之志在于搶掠而已若使傳報有節炮火分明遇有聲息各堡收斂人畜堅壁清野彼則四散劫掠一無所得則必攻堡而我亦有備人馬困備空北而歸雖不與之戰而彼之志亦懈矣所謂以逸

待勞者此也三曰邊儲之不實蓋邊鎮無不以兵馬為先而尤以糧草為急語曰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月飢而殺賊恐無能也兩鎮軍士辛苦萬狀止靠月糧度日別無生理矧父母妻子之所賴衣服日用之所需皆仰給于此而月糧折色給銀七八錢米價騰高則止糴四五斗自給不暇遑恤其他聞號即行腹常不飽安望其勇于赴敵而樂于効死也即今腹裏地方災傷錢糧多從蠲免臣愚以為宜速下戶部從長計處寧使凡百事從儉無令邊備空虛則食足而兵可強虜無足患矣四曰器械之不精傳曰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近聞各鎮軍士禦敵器具損壞日久自衛不及何以望其挫強虜而成功也臣愚以為宜行鎮巡官員令其及時整理如或軍貧不前則聽其隨宜處置務令鋒利則禦敵有具而不患其無備矣五曰失援之法輕孫子曰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各路將官顧慮太過自分彼此如往年宣府叅將關山遇敵于白羊堡力戰一日兵寡難支總兵官傳鐸領兵出城相向

咫及，坐視不肯應援，以至損傷數多，至今尤以為恨。及其終也，至于閉住而已，則怯懦者何所懲戒乎。臣愚以為宜勅各邊將官，但有虜賊入寇，併力勦殺。如（此係邊將信城之律太拘故也）有畏怯自保，逗遛不進，致有失事者，厥罪惟均，必在不宥，則人心知所畏，警人力齊，而虜可破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大虜住牧，時將陰雨，禦虜方略，實亦不可緩也。臣本書生，不諳邊務，其得之見聞者，不敢緘默。伏望　皇上軫念邊鎮，重地，早下廷議，如何而可使北虜大遭挫劫，如何而可

使我邊兵糧大集，以消邊鎮未形之患，以紓　皇上北顧之憂。眾謀僉同，上請早賜施行。

勘處倭寇事情以伸國威疏　勘處倭情

臣等看得前項夷寇（是時日本主源義植，部臣內藝興、細川高專政，藝興遣僧宗設，川高遣僧瑞佐，各來貢，先後至寧波，宗設先使至，為爭次序，賄內使，受瑞佐所後至而坐宗設上，設怒，遂相殺，瑞佐奔紹興，宗設追至城下，殺我指揮千戶等官，從按歐球以閒），敢于中華肆行叛逆，各該地方官員先事不能防禦，臨變不能勦捕，漫無籌策，坐失机宜，以致荼毒生靈，專據城池，劫奪庫藏，燔燒官府，戮官殺將，辱國損威，莫此為大。及查據前使未章，俱各事涉掩覆，而言辭多遁情，徂寬縱而功罪未明。該部節次覆題，亦不過按據來文，遷就議擬，雖云行勘，亦主故常，所以屢賣　宸聰，多是曲為裁答，即今因循日久，未見回報，不惟賞罰淹留，而人心懈玩，抑且法令廢弛，而欺蔽肆行。昨見朝鮮國王李懌奏稱倭奴打攪上國，至殺官兵，不伏天誅，偷生盜境，仰仗　皇威，勦殺幾盡，并將賊首二俘首級三十三顆，及長箭、舡總等物，差刑曹參判成洗昌等賚領，并將擒回人戶王漾等八名，管押前來，獻之闕下。臣等相顧動色，殊覺懷慚，肆聞中外，頗喧物議，以為堂堂天朝，統御萬國，而來南疆場之臣，忘忽武備，廢棄職守，反外

夷人之不若。方且務要掩藏，苟逃罪譴，若不嚴加究治，何以懲戒將來。恭照鎮守三司守巡重臣，監臨朝廷藩方重任，不能協謀畫策，以保障地方。海市備倭衙門不能遵守舊規，嚴設武備，以防禁禍亂。寧紹（鄞番商所云市舶可以無革，市舶司內官不可不革也）府衛所寨掌印巡捕大小官員，坐視夷寇縱橫，來往于封域之內，殺戮攻劫于旬日之久，如蹈無人之境，累無捍禦之方。以上各官職任雖有不同，俱各無所逃罪。訪聞前項二起倭夷到來之時，實因各官從事怠忽，處置失宜，釀成禍亂，及至變作，劫殺又一籌不

展狠狽失措，貽害生靈，甚至以城門之扃鑰付之賊手，以日本之國號封我倉庫。舉火自焚。艄司差官為賊鄉導，閩帥墮地而走匿民家，守臣棄城而縱賊焚刼。沿餘姚江吶喊殺人，地方之驚擾可知，抵紹興城逼令獻賊，府衛之官司何在。且宗設所領倭夷不滿百十餘人，而寧紹兩郡居民何啻百萬，今乃任彼兇殘，肆意攻掠，畢竟無與為敵，尚謂國有其人，致使最爾島夷蔑視華夏，蹂躪城郭，破壞閭閻，殺死都司方面官員，執虜指揮，貽國大恥，事出非常，中間隱匿事

情，得于道路傳聞，未易悉舉。及查得指揮馮恩奏詞亦曰其中情節隱得尚多，不敢盡露，今若止令鎮巡官查勘回奏，竊恐上誤　朝廷事机，下貽地方災害，法令幾于不振，功罪恐亦不明，況巡按御史當時倉卒聞奏，稽察未精，鎮守等官身負罪愆，豈肯吐實，臣等夙夜思慮，實懷隱憂，伏望　皇上軫念海隅蒼生，罹此兇變，兼係夷裔猾夏，事關國紀，特遣近臣素有風力才望者一員，領勅前去寧彼地方，逐一查勘前項失事緣由，明白分別功罪等第，參詳奏來，然後重

行誅賞，　大明陟罰，庶人心以定，國威以伸，而東西邊徼皆聞風知所警懼矣。（即同宗設奏看）載宋素卿本寧波人，背棄中國，潛從外夷，正本朝叛賊，法所必誅，正德年間勾引外夷，俱來入貢，事已敗露，將置重典，乃以金寶厚賄逆瑾，夤緣特旨，幸逭天刑，今次復因此人，激成宗設之變，訪問宗設倭船先到，而盤貨在後，素卿倭船後到，而盤貨獲不。宗設內已不平。及船市太監置酒命坐，又以宗設席次抑置素卿之下。其心愈加憤憤，構此禍端，實為戎首，若不明正典刑，梟首海濱，則

將來射利効尤之徒，習為謀叛，靡可遏絕，伏望特勅兵部將今次朝鮮國報獻賊倭仲林望古多羅二名。俱遵照　明旨送都察院詳審明白，案候，仍將二倭押發浙江，解赴欽差官處，令與宋素卿對鞫前項搆禍緣由，及彼國差遣走役，并勘合真偽來歷，具招奏聞，一同處治，其宋素卿宗設黨與見在監候者，中間審有中國從叛之人，俱各一體梟首示衆，仍要拘審鄉鄰里老人等，根查素卿本宗，及平日知情與交過貿易，或為鄉導奸細之人，鞫問情真，照依律例問擬、

奏闢後重嚴禁以杜後患，其餘審無他情，上請 聖

裁，合無編發不近海道邊方，散布安插，決不可令逐（其使僧佐）

國，使達夷知我虛實，引惹邊患，遺禍無窮。（查譯近族圖）再照臣等

稽考載籍，日本在東海之中，古稱倭奴，歷以來已逼

中國，其地度與會稽臨海相望，在勝國時，許其互市

乃至四明沿海而來，艨艟數十，戈矛森具，出其重貨

與中國人貿易，即不滿所欲，則燔焫城郭，抄掠居民

往往為海邊州郡之害。我 祖宗灼見其情，故痛絕

之，當開國之初，八荒向風，四夷賓服，雖西北勁虜，亦

皆欽塞，惟是倭奴時或犯我海道，是以山東、淮、浙、閩

廣沿海去處，多設衛所，以為備禦，復委都指揮一

員，統其屬衛備倭官軍，以備倭為名，操習戰船，時出

海道嚴加防備。近年又增設海道兵備副使一員專

管，可謂防範周且密矣。是以數年來，彼知我有備，不

復犯邊，奈何邇來事久而弊，法玩而弛，前項備倭衛

門官員，徒擁虛名，略無實効，寧波係倭夷常年入貢

之路，法制尚存，猶且敗事，其諸沿海去處，因襲日久

廢弛尤甚，乃者宗設作亂，大是叛逆，得意揚帆，入海

而去。該部題奉欽依，通行各處備倭衙門一體防禦，

及貨令緝捕務在得獲，亦復徒具文移，何曾着實修

舉。伏乞特勅兵部議擬，合無遴差官員，領勅前去，由（後來事屬蔣閩數年之患公先）

山東、循淮海，歷浙達閩，以極于廣，會同巡撫官員，按（事之最深矣）

部備倭衙門，親歷海道地方，查點原設官軍，閱視舊

額墩堡戰艦，見在兵器，官軍缺乏者，即與換給撥補

墩圮壞者，即與修築，官員之不才者，即時易置，法制

之未備者，即時區畫，庶使海防嚴禁，中土奠安，可以

防海壖不測之虞，可以壯國家全盛之勢矣。再照海

外諸國，各載諸 皇明祖訓考，凡十有五，而日本與

焉，其下註曰：日本雖朝貢，暗通奸臣，謀為不軌，故絕之

及嘗觀本朝吏部侍郎操守陳來藏文集，亦復惓惓

以衛夷變詐，兇虐時以刀扇小物，褻瀆 天朝規矩

大利不當與之道奸，觀于今日之事，則 皇祖貽謀

萬代，如見，而儒臣論事，復世足徵，其應否通貢事宜

關係重大，臣等未敢擅議，乞侯查明奏至之日，禮部

奏請勅下勳戚文武及在廷群臣，詳加會議，上請定

奪。其羈留編管夷人，合待彼國嗣有遣使到來，然後

明降詔旨切責一并另議處分及照朝鮮國送來被搶人口王漾等八名雖審有鄉貫來歷亦恐或係潛從倭夷之人合無解回本處官司審有的確方可發落寧家又查得福建市舶太監奏稱有海上夷人數十遭風漂船奔逃海岸乞食被獲即已逐日關給口糧撥軍防守亦欲伺便放歸本國臣等竊料此屬恐是宗設餘黨竄逃到彼乞勅兵部查行都察院將倭賊仲林望古多羅譯審責令供稱宗設手下據其所知夷黨姓名若干却將福建見獲夷名比對倘有一

二相同即係宗設之黨無疑則當解赴浙江以憑查勘若其非是乞勅兵部亟行福建鎮巡三司及市舶衙門將前項收獲夷人亦要以宗設作亂事情會官嚴加審譯或將一二用刑考鞫盖夷情譎詐叵測未可輕信務得真情從長酌處不許輕易致使別有規避其各該地方官員失于瞭報俱各作急查提問明會議回報宗設犯華之罪不可使之竟脫天誅况夷賊搶掠中國船隻不任風濤未能返國必且出沒海隩掩我不備况其侵犯漂掠之虞尤乞通勅沿海各處備倭衙門整搠官兵修理戰艦習風候時出海洋瞭捕務俾罪人斯得國威以伸而　聖天子日月之明雷霆之令真足以照臨八表震聾萬方矣

覆霍韜軍職疏　軍職冒濫

洪武時內外大小軍職載在職掌者原有定額其後除授漸多員數冗濫遂至帶俸官加于原額不知凡幾倍矣請將在京在外衛所軍職查其額外加增之數開具揭帖進呈　御覽以俟集議汰省若內之錦衣衛冗濫尤甚宜自今嚴禁援引陳乞之輩庶官無

浮蠹而國用少舒又洪武中定制令武職子弟襲職至年二十比試不中署事食半俸三年後再試不中者降充軍此于世襲之中實寓遴選裁抑之法今之襲職者臨試悉納賂權貴雖乳臭小兒無不中格使軍職冒濫而材力忠勇之士無由自見此舊規所當申明者又　太宗平交阯斥土服遠大功也乃謀于夏原吉僅陞首勳餘班賚而已景泰間令浙江福建殺賊官軍獲功五次至七次者陞一級天順間令南方殺賊二十五次至三十九次斬首三顆擒賊首一

二人及死陣者陞一級其悼爵秩如此邇來奏捷者奏帶者緝妖言者捕獲竊盜者紛然昇陞不可勝計此弊蓋出于正德中權姦用事假爵賞以鬻私恩今業已查革猶望　陛下痛懲往弊以杜將來

論時事疏　勦寇釁夷河工召對

臣聞忠臣之義死不忘君心懷隱憂豈能緘默山西礦賊之賊數百人耳倚山負固類穴中之鼠討取則易仰攻則難官軍輕用其鋒累取挫衄合四處之兵十數倍之衆以討小寇而不統于一人臣竊憂之用兵在謀不在衆事權當一不當分昔勦山寇滿四葉

宗劉葦皆用近寨壯丁賊中脇從以收全功顧用之者方略何如耳宜行鎮巡各官彼此協和兇爲可勝之計而後以兵隨之有功則同賞誤事則同罰亟爲蕩平以安黎庶川貴芒部之役連年用兵再勝再叛必其處置乖方亦有不能服其心者頃又欲調永順土兵進討所過剽掠擾于盜賊且新自廣西放還又聞遠調不免怨咨念茲數省比年兵荒軍民困斃今又爭蠻夷無用之地強置流官使腹裏良民陷于塗炭臣切哀之宜命提督尚書伍文定深權安危之遠猷毋一意于用兵遠人安則邊境安而數省之民舉安矣豐沛河工二年之內三易大臣用人以丁計者三十餘萬用銀以兩計者二十餘萬而尚未有成效始也講之不熟而遽行繼也主之不力而中止一行一止糜費孔多愚以爲宜令群臣知水事者各陳所見下工部議若所見不同則行侍郎潘希曾親爲相度百聞不如一見詢謀僉同然後興役治天下在決壅蔽之患以通天下之情周禮宮正綴衣皆以賢士

漢宣用龔遂于渤海召見問所以治郡郡守且然而況他乎唐宋有事對次對不時召對因事請對故事祖宗朝每遇大事必召群臣面詢得失蓋事之委曲者必須從容口盡而難一一以文字陳述者召對之際不唯可以商確政事而人之賢否尤爲易見願察成周命官之旨參以唐宋故事恪遵　祖宗家法天下幸甚

耕籍親蠶疏　重農桑

耕籍親蠶之事三代以下非無行之而草率文具不

足稱述獨漢文帝二年詔開籍田又賜民田租之半故其時衣食滋殖刑罰罕用伏望　皇上取以爲法因此二事而思小民衣食之孔艱皆以重本抑末爲主燕閒之際見帷幄服御之類即思曰得無有製錦繡逞淫巧以害女工者乎見器用車騎之類即思曰得無有進珠玉事侈靡以病農工者乎享玉食之豐即思曰凶年飢歲得無有困衣食而不安于田里者乎有思以成獄上讞者即思曰得無有刑罰過于德化使赤子無所措手足乎察中外臣工實心愛民者

進之虛浮無實者黜之又籍田隙地皆可耕種官道之傍皆可植桑自近京邊海推而廣之至于天下申飭有司田地荒蕪者召人承佃而寬其租賦逃移失所者招回復業而貸以牛種有益于農桑者無一不舉有妨于農桑者無一不去則衣食足而禮讓興教化隆而刑罰措矣

皇明經世編卷之終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吳培昌坦公　選輯

姚宗昌瑞初　參閱

梁端肅公奏議

疏　　梁材

議勘光祿寺錢糧疏 平估均派

江西道御史商承學題、臣巡視光祿寺、切見該寺職司大烹、錢糧浩冗、節經料理、繁簡隨時、供應俱有常規、設官各有定額、召商交易、必圖官吏兩便、價錢折價、必求苦樂適均、但今事熟人玩、法久弊生、臣叨承巡視、若不申明整肅、則益就廢弛矣、謹以該寺關係切要四事、上陳　睿覽、乞勅各衙門查議施行、題奉　聖旨、抄出送司、內二事係本部職掌、相應議擬、開立前件、伏乞　聖裁、

一愼時估以示召商平價之公、該寺廚料供公用之物、近年召商上納、例該宛平太興二縣、逐月委官開具時估揭帖到寺、及臣查驗其間類多雷同遷就、難以服人。而鋪行人戶。恃熟狡猾。曾無厭足。每一會估、輒如聚訟。臣竊見京城內外物價彼此不齊、各坊市集、權量參差迥別、所以上料商人。恒以藉口。而又稱有腳價等費。及被節年退下鋪戶。訛言中傷而緝事衙門。或因致擾操縱自如。恐嚇煽惑。是以見在鋪行。不惟妄窺羨利。思補虧折。而鳥驚魚散。紛紛求退。緩急不可得力。深爲未便乞勅順天府嚴督宛平太興二縣官、每月朔望、各集經紀、謹較斗秤。備訪物價各具所聞實報。不必相同。以待估計之時。臣等參伍酌中。裒多益寡。上不損官。而俾價値之相應。下不損民。而致商賈之心服。如有奸弊聽令巡視科道官糾察。治以正法緝事人員。禁其生事恐嚇。庶公道行而小民有樂輸之誠、百貨集而供應無匱乏之患矣、　前件行據光祿寺查議得本寺各項供用物料、俱係召商上納、逐月會同巡視科送與戶部主事、順天府堂上、督同宛大二縣、委官照依市價、兩平估計、給領銀錢比與民間、多與一分。具載會典、相沿已久、商人樂于趨利、惟恐報買之不多。錢糧亦多精美輒隨取用

而不償遞來京師物價間多騰貴科道時估常欲樽節不敢驟加惟恐上虧官價下招物議況又有等無籍小人揑詞投報綰事衙門多端生事嚇詐賄賂遂致行戶利或得一二而資本已虧其八九於今人人告退日逐驅迫另差遝然殊非事體今御史商承學題稱前事具見本官巡視日久洞察弊端無非詳愼職掌禁止奸欺便于供應之意深爲官民兩便況係舊規相應申飭行令兩縣官員着實遵行及榜示諭禁各項奸徒不許生事擾害如違聽科道官徑自拏

治但照該府縣委官供應非其責任不肯悉心任事縱然奉行不過一時後來未免因循怠忽終非可繼可久之道及查得本寺凡供應物料俱經該巡視科道官與同本寺堂上官監收亦係 祖宗舊規會典開載甚明近來科道衙門亦有公務巡視本寺或多帶管每月來寺止于收放銀錢監收白糧時估等項其餘商人進納本寺物料往往不暇監理爲今之計必須巡視之差查照舊規專任其職或每日輪定一員前來與同本寺堂上官在門常川監收不惟錢糧

之美惡得以譏察價值之低昂得以詢驗而奸人之挾詐自可少息況內臣求索亦因是而斂戢矣到部查得大明律內一欵凡諸物行人評估物價或貴或賤令價不平者計所增減之價坐贓論入己者准竊盜論又一欵凡買賣諸物兩不和同而把持行市專取其利及販鬻之徒通同牙行共爲奸計賣物以賤爲貴買物以貴爲賤者杖八十若見人有所買賣在旁高下比價以相惑亂而取利者笞四十若已得利物計贓重者准竊盜論又一欵凡私造斛斗秤尺在

市行使及將官降斛斗秤尺作弊增減者杖六十工匠同罪若官降不如法者杖七十提調官失于較勘者減一等知情與同罪其在市行斛斗秤尺雖平而不經官司較勘印烙者笞四十若倉庫官吏私自增減官降斛斗秤尺收支官物而不平者杖一百以所增減物計贓重者坐贓論因而得物入己者以監守自盜論工匠杖八十監臨官知而不舉者與犯人同罪失覺察者減三等罪止杖一百又查得大明會典（八祖皇帝於南京各林苑撥撥入戶種植食物）內開光祿寺供用牲口果菜等物進納供用不足于

民間買辦。洪武年間令本寺買辦，比與民間交易價錢每多一分。成化四年令光祿寺買辦物料，委堂上官一員及戶科給事中監察御史各一員會同估計時價，錢鈔兼支，其數奏領收買。如有奸弊，科道官指實參奏。四年令本寺買辦一應物料，奸頑之徒稱是保頭等項名色，在街强賒作弊害人者，枷號三箇月，滿日從重發落。又一款：凡本寺收納一應物料，堂上官一員會同戶科給事中監察御史各一員，于本寺大京門內驗收。成化十五年令京城內外并順天府

所屬地方，凡諸色貨物，行人依式製造平等斛斗秤尺天平等件，赴官較勘印烙，方許行使，違者如律治罪。今該前因，為照光祿寺買辦一應供應之物，先年立法較烙斗秤，委官逐月時估，兩平交易，鋪商樂從，供應無闕。但近年以來，委因事熟人玩，法久弊生，所以御史商承學巡視該寺，目擊時弊，題稱前因。既經該寺查議前來，相應依擬合候命下，本部備行戶科并都察院，將巡視光祿寺科道官，今後查照舊規，專任其職，不必兼管他務，以致事無責成。及劄付順天府嚴督宛大二縣掌印官，每月朔望，各集經紀，較勘斗秤，如法印烙，行使。及將各項買辦供應物料，備訪市價，不拘異同，開送科道，并該寺堂上官，以待估計之日，會同參伍，酌中兩平定擬，務使不致虧官損民。違者俱各依律問罪。其鋪商人等進納一應錢糧物料，科道官查照會典舊規，每日同該寺堂上官，于大京門內，常川監收辦驗，錢糧美惡，議察價值低昂，藏內臣之需求，消奸人之挾詐。如有奸弊，并革退鋪戶，及無籍之徒，詐言嚇詐者，俱聽科道官徑自拏送法

司，從重問擬，照例枷號發落。仍乞 天語叮嚀，緝事衙門，今後務要嚴督旗校，不許輙信光棍，生事騷擾鋪商，阻滯供應。違者亦聽巡視科道官指實查參奏請處治。庶官價無虧，弊端可革，鋪商樂從，而供應不致缺乏矣。

一均苦樂以議錢鈔通行之便。該寺一應商人上納牲口油麪雜糧等項，俱係逐月估計，領銀多者三四千兩，少者不下百十數兩，雖按月輪行，折搭皮鈔，不過十數分中之一耳。其利厚，其欲逐矣，獨念乳餅麻

繩菜果粗磁等項，俱係小行，稱貸完官者也。顧工領錢，最稱苦楚。良以寺貯庫之錢，乃逐季題領于內府天財庫，所收各門門攤與夫戶部召商買納數內之錢也。每季雖照例題領，率多未發，是以該寺錢放不敷，致令各行鋪戶，有嘉靖十七年冬季納料，至十八年冬而始得領者，有十八年春季及該年冬季，皆因料多錢少，無從支給者。又況所領錢內，或雜以新鑄低錢，是以奸子等行鋪戶，每遇領錢，輒隨滯泣。蓋緣支領愆期，而錢復雜惡，舊債未償，而新債又繼也。臣愚以為牲口等行，利多而實惠更速。奸子等類，利輕而得錢又遇苦樂不均，良可矜憫。必須通融議處，或遇該寺領錢之時，雖牲口等行鋪戶，亦當量給以錢，與皮鈔相兼輪領。倘錢不敷，則奸子麻繩等行之人，亦須與銀鈔兼給，庶通融損益，而苦樂少均矣。又臣訪得戶部買錢，每用重價，而召商買納，不無攙雜之弊。及至該寺關領，又或不能接濟，應取財力徒勞，民無實惠。臣愚欲得戶部扣筭該寺每季原額錢數，或內將三分之二折價，徑令該寺赴部領回，給與原應

此京師買辦僉商所以多困而致流移為文襄在關中曾具疏論之于今為尤甚

領錢鋪行，以應時急。其三分之一，仍候按季題領天財庫錢鈔，相兼行使，實為至便矣。　前件行據光祿寺查議得本寺舊例，于內府天財庫每季會關銅錢四百五十萬文，鈔一百萬貫，回寺買辦各色供應物料。先年按季題領，常有錢鈔剩餘，在庫堆積，恐數貫朽浥爛，曾經科道會議通融區處，雖牲口油麵等行，原係估給銀價者，亦或照依市價，每百兩搭派三四兩，扣除應支銀兩。後來該庫漸漸短少，以致自嘉靖十五年秋季分起，至十九年春季分止，共欠一十五季，該錢六千七百五十萬文，鈔一千五百萬貫，通未關領，致使奸子等行戶該給價錢，委的經行天下，無從支給。及查得給與行戶錢鈔價值，往年每錢七百文作銀一兩，近年以來，每錢一千文止折價銀一兩，鈔一萬貫價銀三兩二錢。又屢據行戶告稱，揭價買上物料，經年不得關領，以致資本消耗。切見得天財庫該收各處鈔關稅錢，戶部今已題准折銀解部，該庫所收者，不過各門門攤等錢，以致不敷關給。況其餘召商收買，每錢二千文，鈔一千貫，官價銀三兩三

鈔已不行使矣求知關支何用

四錢，賞至三兩五六錢，及至關領回寺，每錢二千文本寺估計銀二兩，領出變賣，價銀不上二兩。鈔一千貫，本寺價銀三錢二分，領出變賣，價銀不上一錢。告乞轉行戶部議題折銀，誠爲兩便。今御史商承學題稱前因，無非簡便行移節省財費，深爲有見，相應變通。合無將節次已題未關錢鈔，除嘉靖十五年秋季分已經會有候領勘合關領外，其餘季分每錢一千文折銀一兩，鈔一萬貫折銀三兩，本寺逕赴戶部領銀，回寺供應，以後每年終，該庫通會所收各門稅錢

除支各處外，應有若干，該給本寺者，照依會題關領，其餘扣有未足之數，本寺照前，亦赴戶部領銀回寺供應，亦不必如皮鈔兼搭，則官商俱便，而無拖欠之累矣。本部查得大明會典內開，弘治六年，令河西務蘇州九江臨清淮安揚州杭州鈔關，照例每鈔一貫，折銀三厘，每錢七文折銀一分。正德十四年九月內，爲預處財用以備匱乏事，該本部等衙門會題，照得太倉銀庫空虛，合無將各鈔關錢鈔，行令俱暫折收銀兩解部，轉送太倉銀庫，題奉　武宗皇帝聖旨，准

議，嘉靖八年九月內，爲改收權秤以便商民以濟國用事，該巡按直隸御史魏有本題，該本部議擬，行令各鈔關照例，每鈔一貫折銀三厘，每錢七文折銀一分，按季解部，轉送內府承運庫交納，如遇本色錢鈔不敷，就將前項折色銀兩支與光祿寺等衙門買辦應用，題奉　聖旨，准議。嘉靖十四年四月內，爲比例改收課稅，以祛宿弊，以益官民事，據本部委官主事李琪呈，該本部議擬，仍劄本官，將崇文門宣課分司錢鈔，每鈔一貫折銀三厘，每錢七文折銀一分，送部

給單，賫赴內府承運庫交收，題奉　聖旨，是。嘉靖十七年九月內，爲因遵舊制，累將錢鈔改折銀兩，以致匱乏，懇乞　天恩，仍復成憲，收納本色，給濟公用等事，該司鑰庫署庫事內官太監王滿等題稱，節據光祿寺內外各衙門公文，關領錢糧數多，實在應存錢鈔不多，乞要將江西九江淮安揚州蘇州杭州臨清河西務鈔關板閘及崇文門分司商稅錢鈔，遵照舊制，徵解本色錢鈔赴庫上納，急濟拖欠前項衙門買辦等項供用，題奉　聖旨，該本部議擬，暫于太倉銀

庫收貯折糧折草餘鹽等項銀內借支照依時估會
同巡視十庫科道及本部委官召商買納運赴廣惠
庫轉送司鑰庫供用除存留幾分之外大率足用而
止自嘉靖十八年以後行令各鈔關并崇文門宣課
分司仍照舊例徵銀解部不必送內府承運庫收于
太倉銀庫收貯以備召商之用題奉欽依俱經通行
欽遵去後又查得每年坐派浙江等布政并南北直
隸蘇州等府州縣起運戶口食鹽鈔一千二百七十
三萬四千一百九十五貫零銅錢二千五百四十四

萬八千三百九十文零在京文武衙門官吏并隨住
人口每年辦納食鹽鈔六十餘貫崇文等九門門攤
商稅每年收受鈔六十餘萬貫銅錢二百五十餘萬
文俱送廣惠庫交納轉運司鑰庫收候聽用今該前
因為照光祿寺每年按季于內府天財庫關領銅錢
四百五十萬文鈔一百萬貫回寺買辦各色供應物
料循行年久已是定規但該庫遇到商人上納錢鈔
不行用心揀選以致攙雜爛鈔低錢全無實用又往
往積欠數多過期不得關領其舖行上納牲口等料

者雖按季折搭皮鈔而領銀數多猶有厚利獨上納
菜果等物者專領銅錢本少利微委的最為偏累況
本部每年按季時估蓋以好錢好鈔為則而該庫所
收錢鈔縱容奸商攙以低錢爛鈔以致各色舖行不
霑實惠所以御史商承學具題并該寺呈稱且太倉
銀庫所積不多又各處鈔關料銀解到數少俱合議
處欲候命下本部移咨各該巡撫巡按將嘉靖十八
年以前坐派浙江等布政司并南北直隸蘇州等府
州縣起運戶口食鹽錢鈔嚴督承行官吏逐一查徵

盡數解部并崇文門等九門門攤商稅錢鈔在京文
武衙門食鹽鈔貫俱送該庫上納以備各該衙門支
用之數及行內府該庫將見收在庫錢鈔行順天府
用心揀選除好錢好鈔外但有低錢爛鈔逐一揀出
各有的數若干分派原納商人名下具由連人轉送
法司查照律例問罪及行光祿寺將節年未關錢鈔
除嘉靖十八年冬季以前照舊于該庫陸續會關外
自嘉靖十九年春季為始每鈔一貫銅錢二千文共
折白銀二兩每季終具該寺印信明文領狀差官赴

部，轉行太倉銀庫，支領回寺兼務，見在錢鈔，分給牲
口菜果各色行戶，務要多寡適均，毋致偏累，候該庫
積有錢鈔之日，照舊會關給鈔施行，奉　聖旨，准議
行

復議節財用疏 節財用

該給事中曾仲魁等題與革事宜，奉　聖旨該部看
了來說，該臣看得曾仲魁等條陳五事，皆體國惜財
節用愛人至意，相應議擬開立前件，伏乞　聖裁、
一曰減會派，照得供用庫白熟粳米，先年額派四萬

八千石，正德年間增添火者數多，支用不敷，將蘇松
常嘉湖五府糧折金花銀，改坐正米，增至八萬三千
五百六十二石二斗、　皇上臨御，百度惟新，沙汰冗
世廟初政裁革冗員冗役數
多見于夏文愍請分章奏
員，幾復舊額，而改坐折糧，未蒙裁減，臣等會同該庫
太監梁政，看得各項錢糧附餘數多，斟酌歲用，量為
減損，查得粳米每年支給內官內使月糧及各太監
年例祿米，不時欽取賞賜等項用米七萬八百五十
四石九斗四升七合，計積附餘米二十萬三千四百
二石四斗七升四合在庫，通年額派用剩米一萬二
千七百七石二斗五升三合，似宜查照各府改坐分
數，均一減免，又查得芽茶額派五萬二千九百五十
九斤十一兩，葉茶額派四萬五千九十三斤，除歲用
外，每項各宜減派五千斤，黑豆額派一千九百三十
九石一斗，除歲用外，宜減派四百石，穀草額派五萬
七千九百七十束，雖歲用僅足，然見在草束，尚有三
年之積，歲久不無浥爛，亦宜每歲停徵一萬束，俟三
年之後，照舊坐派，臣等竊以內府錢糧雖當儲備，然
民之財力，國之元氣，米有下有餘而上不足者，乞勅

戶部詳議查照減派，則民既裕而國用自足矣、前
件，案查先為奉旨條陳時務事，該司禮監揭帖開稱
嘉靖八年六月，內官長隨內使小火者淨軍，見在一
萬二千六百三十九員，各每員名月食米四斗，每年
共該米六萬六百六十七石二斗，閏月加米五千五
十五石六斗，安樂堂養病宮人食米，一百七十八石
三斗，祿米等項用米三千九百五十三石八斗，計算
一年無閏月，共該米六萬四千七百九十九石三斗
有閏月該米六萬九千八百五十四石九斗，已該本

部題奉欽依移咨廵撫都御史陳祥轉行浙江嘉湖并直隸蘇松常五府將前項白熟粳米自嘉靖八年爲始照數均派依期徵納其原派八萬五千四百八十二石二斗遇無閏年分內該減米二萬六百八十二石九斗有閏年分該減米一萬五千六百二十七石三斗俱于各府正德年間二次加派白糧數內均匀蠲減改囘存留并金花等銀均派徵納令各官具奏見積餘米二十萬三千四百二石四斗七升四合在庫僅勾三年之用合自嘉靖九年爲始不拘有閏

無閏年分每年再減派一萬二千七百七石三斗五升三合以蘇民困其芽茶葉茶黑豆穀草供用皆有常數有餘亦宜量減俱自嘉靖九年爲始芽茶減去五千斤止派四萬七千九百五十九斤十一兩葉茶減去五千斤止派四萬九十三斤黑豆減去四百石止派一千五百三十九石一斗穀草止派四萬五千九百七十束減去一萬束仍照例折徵價銀解送太倉交納俟三年之後照舊坐派五萬七千九百七十束俱赴該庫上納本色庶錢糧清而供用足會派減而民財裕矣

一曰謹課始照得酒醋麪局近以本衙門互相攻發貪跡斷著　皇上勅法司提問用太監武忠署掌印信武忠屢創懲之後粗知節愼臣等于凡錢糧收納立有成規後可少弊但查各項錢糧額派及積餘數多尚屬未清小麥一項已經臣等題奉欽依減派矣其他積餘白糯米一萬五千九百七十一石二斗四升二合一勺八撮黃豆四千八十石八斗黑豆四千三百四十六石二斗三升五合穀草七萬八千八百

八十五束而又有八年分黃豆五千四百九石黑豆二千五百石穀草五萬八百五十五束未收若又因之其積尤多乞勅太監武忠盡將今日所積者爲儲備自今而後約其所出以制來歲所入之數具奏勅下該部查照坐派一洗舊習之汙則其入也旣有常數其出也必謹常度而蠹財之弊無自而生矣　前件查得先爲傳奉事該給事中曾仲魁等題稱酒醋麪局小麥歷年積餘及嘉靖八年新收共一萬七千八百六十九石七斗歲用四千五百石計之足勾四

年支用誠恐紅腐、要將未收小麥二千五百四十一石有零、折價上納、本部議擬將未收小麥、各處解到、免送該局上納本色、俱照原價轉送太倉上納、候放支將盡、另行召商上納、其嘉靖九年以後會派、本部斟酌施行、題奉聖旨、又查得本部會派該局自嘉靖五年起、至嘉靖七年止、每年會派小麥七千三百五十一石、白熟糯米九千八百五十九石、黃豆五千五百九石、黑豆二千五百石、菉豆八百石、穀草五萬八百五十五束、嘉靖八年、會派小麥七千石、白熟糯米九千八百五十九石、黃豆四千五百石、黑豆二千二百石、菉豆六百石、穀草四萬五千束、俱本色上納、今各官題稱該局積餘白糯米黃豆黑豆穀草數多、又有八年分黃黑豆穀草未收、因之其積尤多、乞將今日所積為儲備、約其所出、以制來歲所入之數、相應依擬、合候命下本部、轉行該監掌印官、將前項歷年積餘、并已派未納米豆穀草、自嘉靖九年為始、要見見在若干、并未收若干、大約足勾幾年支用、每年某項該用若干、該減若干、奏行本部查照會派徵

納、庶量入為出、或糧不致浥爛、而徵輸得以少寬矣、一曰發陳米、查得浣衣局額派粳米六十石、粟米六十石、專以給養犯婦、而歷年既久、積少成多、附餘粳米七百一十八石七斗七升二合、粟米八百石、委積豐盈、鼠耗浥爛、皆所不免、乞勅該部查發別項支、續收新米以用、其木炭煤炸積餘、亦多四十萬斤、即今犯婦數少、亦宜停徵一二年、以寬民力、或于額派酌積其半、俟用度缺乏、然後照舊派徵、庶免積有用于無用也、前件查得本部節年會派該局嘉靖二年糙粳粟米各三百石、三年糙粳粟米各一百五十石、四年五年每年糙粳粟米俱免派、七年八年每年糙粳粟米各六十石、俱本色徵納、該浣衣局揭帖、開稱本局見今止有犯婦六口、每口月支粳米一斗五升、粟米一斗五升、每月支粳米九斗、粟米九斗、一年共食粳粟米二十一石六斗、切照本局不時宮內退出多人、及刑部都察院等衙門送到犯婦、并雲貴兩廣等處進到幼女、雖有餘積、一到之時、就要食用、今各官題稱前事、除本炭煤炸係隸工部掌行、移咨該

部徑自查議外，為照前項粳米粟米積餘數多，犯嬏
數少，一時支用不盡，必致浥爛可惜，相應議處，合候
命下本部，行移該局，將前項糙粳粟米，各量留二十
五石，共五十石，以備支用，其餘聽本部扣數查撥附
近京衛官軍月糧，候嘉靖九年運到嘉靖八年原粳
粟米各六十石到部，轉發該局接續放支，嘉靖九年
十年免派，嘉靖十一年另行斟酌會派施行。
一曰節糜費。查得尚膳監外鵞房，歲用薦新子鵞一
十四隻，而所養鵞鴨多至四千二三百隻，每隻日支

鵞糧三合，鴨糧二合，歲支戶部雜糧多至三千七八
百石，又有軍士八十三名，不用差操，專一看養。爲照
外鵞房之設，乃
祖宗崇奉
先之孝，眞盛典也，而
末流之弊，糜費不貲，是豈
祖宗創立之本意耶。合
無自今伊始，額定養鵞二百隻，鴨非所用，不許帶養，
戶部斟酌，定擬支給雜糧之數，每歲令報孳生子鵞
一百隻，內揀豐潔一十四隻，充薦新之用，替舊八十
六隻，交送光祿寺，仍存二百隻，畜養歲以爲常，其軍
外營二百月軍士四十多亦已多矣錄係該監剩差冒
士八十三名，量留四十名看養，餘悉送衛差操，則事

效其制以養條陳者不啻學識此者也
無過中之弊，而費有常經矣。前件，查得本部會派
卷內，嘉靖五年起，至嘉靖八年止，每年會派外鵞房
粟穀一千石，每石價銀六錢，共銀六百兩，蒭秫一千
石，每石價銀五錢，共銀五百兩，菉豆四百石，每石價
銀八錢，共銀三百二十兩，以上三項，每年共銀一千
四百二十兩，俱派河間、保定、眞定、大名四府辦納，及
查大明會典內開
奉先殿薦新，正月鴨子二百四
十箇，二月鴨子二十二隻，行據尚膳監開稱，外鵞房
每年進
奉先等殿獻新子鵞一十六隻，鵞子五十

箇，鴨子七十箇，進宮鵞子二百五十箇，鴨子一千二
百箇，送光祿寺醃臘鵞一十七隻，鴨一百一十三隻，
以上通計用子鵞一十六隻，每隻大約不過值銀三
何不約歲用之數和買充之
錢，醃臘鵞一十七隻，每隻約值銀四錢，鴨一百一十
必當嚴覈帳據該監畜養卵蓄亦乾沒其中者多也
三隻，每隻約值銀五分，鵞子三百箇，每箇約值銀一
分，鴨子一千二百七十箇，每箇約值銀伍厘，通共不
過值銀二十六兩六錢，而每年徵解雜糧二千四百
石，該銀一千四百二十兩，是一年所徵，足勾五十餘
年買辦前項鵞鴨鵞子鴨子之費，及又查得
奉先

殿薦新子鵞鴨子俱係太常寺轉送光祿寺供薦子鵞由南京太常寺鴨子由上林苑監各進用辦送今外鵞房又有薦新子鵞一十六隻鴨子七十箇并增添鵞子五十箇會典不會開載恐非正規其進宮鵞（外鵞房之名亦是武宗時嬖小所增置也）子鴨子并送光祿寺醃臘鵞鴨似不可缺但一年所取有限所費實多又常川役使軍士八十三名每名月糧米一石通共一年共支米九百九十六石為費抑又不少所以各官題稱前因無非節財為國之計俱應議處合候 命下本部自嘉靖九年為始將各

府解到前項雜糧俱照原價轉送太倉銀庫交納行令光祿寺每年赴部支領價銀照數買辦前項鵞鴨鵞子鴨子進用乞勅禮兵二部再加查議（仰體此建議者更為直捷）外鵞房所養鵞鴨應否薦新所用軍士應否裁革各另上請定奪備行本部遵照施行

一曰造運船切以白糧耗費既定民困似可少蘇矣然弊源不絕終當復生查得正糧一石例貼船米四斗富豪擅利造船攬載每船一隻官價一百二十兩埠頭寫船抽銀一十兩部運官需索又不下十兩矣及至登舟一家聚食官價不敷往往賠補此僱船之害也糧長不行親當多僱光棍頂解用非己財不知愛惜花酒浪費皆坐衙門使用揭債負累動輒奏擾以掩奸欺此包攬之害也合無內府白糧十萬餘石皆係白熟細米事例打造官船裝載計用一二年貼船之米可免數十年水脚之費而部運埠頭船戶之害不禁自除矣伏乞勅下該部行各撫按詳議刻期打進仍出告示多方曉諭嚴禁包攬之害則弊可永絕矣　前件查得浙江嘉湖并直隸蘇松常五府遞

年運納內府白米十萬餘石各以原派貼船夫米僱船裝載其領運糧長多有不係親身應當以致僱人頂解花費錢糧誠為米便今各官題稱前因相應議處合候 命下本部行移各該撫按官督同各該掌印管糧官從長詳議嘉湖蘇松常五府遞年起運內府白糧十萬餘石每石貼船夫米若干每船裝載若干（今白粮仍用民運則此議定廢閣不行矣）每年僱船工價若干即今應否打造船隻有無利便經久并合用工料撐駕人役逐一議處停當徑自具奏定奪及嚴加禁約今後管運白糧務要糧長親

身赴京交納、不許轉僱無籍光棍頂名包攬花費錢糧、違者連部運官一體從重問罪發落、

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三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卧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吳培昌坦公
　　　姚宗典文初　參閱

梁端肅公奏議

疏　　梁材

會議王祿軍糧及內府收納疏（王祿軍糧收納）

看得詹事霍韜奏陳致災之由、弭災之畧、皆切中時弊、中間祿米軍糧收納數事、係該本部職掌、爲照藩府之需、每稱不足、繼今支派益行、食祿日增、不可不豫、以善圖其後、諸鎮飛輓、不謂不勤、連年告乏之頻仍、多出公帑、不可不籌、以拯收其急、貪暴中官、橫索使用、收受留難、重爲民患、不可不思以釐革其弊、而本官所奏調停宗藩祿米、處分官軍俸糧、改正內府收納、深切時艱、相應議處、但事體重大、必須會同各官熟計詳審、斟酌停當、請自　上裁、題奉　聖旨、臣等會同後軍都督府等衙門掌府事都督同知等官桂勇等、逐一從長議擬開坐、伏乞　聖裁

一王府祿米、查得洪武年間、如山西初封晉府一王歲支祿米一萬石、今增郡王鎮輔奉國將軍中尉、郡縣等主君、并儀賓等至一千八百五十一位員、共歲支祿米八十七萬二千三百六石零、河南初封周府一王、歲支祿米一萬石、今增郡王鎮輔奉國等將軍中尉郡縣等主君并儀賓等至一千四百四十位員、共歲支祿米六十九萬二百五十石、山東初封魯府一王歲支祿米一萬石、今增郡王鎮輔奉國等將軍中尉郡縣等主君并儀賓等至三百六十一位員、共歲支祿米一十三萬九千二百三十七石零、湖廣初封楚府一王、歲支祿米一萬石、今增郡王鎮輔奉國等將軍中尉郡縣等主君、并儀賓等至五百八十七位員、共歲支祿米二十五萬九千八百三十石、百姓稅糧有限。而宗枝蕃衍無窮。舉此五府。則天下王府可知也、若不早爲議處、雖善圖其後、誠如本官之所議者、伏望　皇上俯從所言、特用　御札行天下親王、使知洪武初年、各王府祿米。止該如此之數、今日所增至于如此之多。將來　聖子神孫。相傳萬世（是時雖奉旨移書各親王令自擇便宜條上然亦。）

以有限之土地、增無筭之祿糧、作何處以善其後、各令從長敷陳上請、國祚億萬年無疆之休、天下不勝幸甚、

一軍官俸糧、國初設立衛所、官有定員、屯有定額、故一歲之入、足供一歲之用、以後倖乞陞授、日漸加多、(祖制軍官多隨先行比試)而貧緣冗濫、爲弊滋甚、且舊官比試不嚴、而新官得(合式而後承襲比試不中不准襲職比試不中仍)免比試、眞才日少、冗員日增、賢愚混淆、何策善圖其後、誠如本官之所議者、加以屯政廢弛、往俸朦朧、補支而犯賍、不行降革、見任閒住、勤惰不分、致俸糧欠

缺、無從處補、臣等查得洪武二十七年、令子弟未及二十歲者襲職、至年二十乃比試、年及者即與試、初試不中、襲職署事、食半俸、二年後再比試、中者食全俸、仍不中者降充軍、是我 皇祖于軍職雖行世襲之制、實寓考選之典、故後之有功者可以陞授、而不才者可以汰減、萬世不易之法也、永樂初、令洪武三(以後皆革除之年仍稱洪武其時立功者亦皆靖難)十一年至三十五年、奉 天征討、獲功陞職者爲新(之功也)官、子孫年十六出幼、襲替免比試、三十一年以前者(此太祖時立功者也)爲舊官、子弟年十五出幼、襲替俱比試、永樂元年以

後獲功出幼比試、與舊官同、永樂六年、令比試一次不中者發開平、再試不中者發交阯、三試不中者烟(比試不復襲替也)瘴地面俱充軍、別選子弟襲職、永樂十年復舊制、再比不中、仍令食半俸、三試不中者發充軍、(後一次比試矣)正統年間、比試違限、係無力者、三年以上住俸二年、半二年以(自此以後雖比試不中仍爲)上住俸一年、一年以上住俸半年、(襲替矣)弘治六年、令比試不中者、悉照永樂十年例施行、十二年、令武職自來不曾比試者、子孫襲職、俱住俸三年、欽此、該兵部題奉欽依、准令新官比試、而臣等公同再議、別無異詞、

亦作養將材之盛舉也、各該衛所額有屯田、專爲供給軍餉而設、近來因循怠惰、不肯盡心、及至俸糧缺乏、往往仰給有司、 祖宗良法美意、豈應如此、查得見行事例、凡用強占種屯田、問罪、官調邊衛帶俸差操、旗軍軍丁人等、發邊衛充軍、民發口外爲民、管屯等官不行用心清查者、糾奏治罪、又爲陳民便以答明詔事、該本部議擬、合行內外撫按衙門、轉行各該掌印管屯官員、自嘉靖八年爲始、俱要照依律限開倉、依期收足衛所管屯官職專其詳、延至次年正月

終以十分為率拖欠一分以上者住俸剋期徵解管屯旗甲拏問三月終不行完報者衛所管屯官革去冠帶戴罪徵納首領官吏拏問各該掌印官事㧾其要通計所屬拖欠三分以上者亦擬住俸催徵五月終仍復不行完報者衛所掌印官革去冠帶戴罪徵納管屯官參問各降一級都司管屯官并按察司管屯官通計所屬拖欠三分以上亦住俸催徵前項降級官員如果改過自新廉勤公謹三年之後奏請定奪未完屯糧仍令經該各官完報其有悉心幹理依

期完納者聽撫按并管屯衙門保舉旌擢或量行獎勵內有侵欺包攬受財枉法并逃沒霸占水衝沙壓等項情弊亦聽各官參究拏問查處分豁題奉欽依訖又大明律內一款若軍官有犯私罪該笞者附過收贖杖罪解見任降革敘用該罷職不敘者降充㧾旗該徒流者照依地里遠近發各衛充軍若建立事功不次擢用今軍官公事住俸事完仍復補支私罪例該降級者立功等項發落見任如故非惟人心慢不知警且使錢糧因而蠹耗深為未便各行內外衛

門查照前項律例轉行各該衛所申嚴比試之法修舉屯田之政凡有公事不完例該住俸者文書到日即便截日住支以後止以事完之日為始開支不許將住過月日一槩朦朧補支違者以盜倉糧律坐罪其犯私罪律該降革者即行依律降革免其立功仍勅法司再加查議明白上請施行至于曾經推選見任管事并着伍差操者應得俸糧本折照舊關支外其罷軟老疾帶俸閑住者應得原支本色俸米每月止支一半其餘俱准折色如此則法令廉明人知畏

懼比試者不得倖免而有罪者降革則冗員可以漸少閑住者減給而住俸者不許補支則錢糧不致妄費亦節財裕國之一端也

一各邊軍餉查得延綏甘肅寧夏宣府大同各有額（凡世宗初年邊餉之數亦可考後所載則隆慶末年之數也）設民屯糧草并京運年例等銀延綏屯糧六萬六千九十七石屯草七萬三千二百　十一束陝西民運稅糧二十八萬九千六百七十三石馬草五十萬六千四百七十束河南折布并料豆銀共一萬五千兩京運年例銀三萬兩甘肅屯糧二十一萬三千三百

八十石，屯草五十四萬九千七百零三束，陝西民運稅糧三十一萬六千六百一十六石八斗零，馬草一百五十萬四千束，年例京運銀六萬兩，寧夏屯糧一十萬七千七百三十石，屯草二十三萬五千二百束，陝西民運稅糧一十三萬四千三百零五石，馬草一十八萬五千七百七十束，京運年例銀四萬兩，宣府屯糧六萬二千三百零二石，屯草一十六萬七百三十二束，秋青草六百八十萬八千五十束，山東河南山西北直隸民運稅糧共七十四萬五千二百七十

二石三斗，草七十萬束，鹽鈔銀四千六百八十六兩五錢，京運年例銀八萬兩，河東運司年例鹽價銀八萬兩，大同屯糧一十二萬四千六百餘石，屯草一十七萬七千一百餘束，秋青草三十三萬九千五百餘束，山東河南民運稅糧共五十八萬六千四百七十五石，草二百四十萬四千八百五十束，京運年例銀七萬兩，又各邊每遇地方有警，動調官兵奏討糧餉，戶部查議將兩淮兩浙山東長蘆運司額鹽，題准開中，或五萬十萬引，或二三十萬引，或四五十萬引，

召納本色糧料，于緊要城堡上納，以備官兵支用，又爲處置拖欠邊儲事，該提督三邊軍務今任大學士楊一清題稱，各該官員輕視邊務，不行用心催徵，以致稅糧過違律限，州縣掌印管糧官，及各府管糧官，職專其責，以十分爲率，拖欠一分以上者，除依律提問外，仍住俸催徵，至三分者，照例起送降級，其各府掌印官，并布政司管糧官，事總其要，通計所屬拖欠三分以上者，亦擬住俸，至五分者，參問降級，各該守巡亦有督察之責，若該道拖欠數多，各官坐視不理

者，一體參奏，量爲罰治，俱奏行吏部，遇缺不與推陞，若罷軟無爲太甚者，即指名劾奏黜退，毋容曠職，有能悉心幹理，完納無欠者，亦聽提督撫按，及戶部委官保舉旌擢獎勵等因，題奉 聖旨，又爲修舉屯種事，該大學士楊一清題稱，欲廣興屯種，必先補助屯丁，今各衛見在軍伍，已非原額，守城有數，撥屯無人，宜令布按二司清軍官，清理各衛軍戶應斷軍伍，俱令選解精壯軍人，與正軍妻并添帶軍餘一名，大族衆者二名，俱隨伍住坐，正軍差操，餘丁屯種，使其來

即可以爲侶而至即可以爲家有親屬相依之勢有生理相安之心庶幾久長利便不致隨到隨逃矣又恐戶多消乏清解無人亦可倣古人募民以實塞下之意出榜召募附近隴右關西一帶人民令其納糧以資口食而不當差以足屯額之數屯額之外有能盡開可耕之田者俱聽其便仍待成熟三年之後乃徵其應納之糧而不令其當別項差役等因題奉

聖旨又爲夷情事該詹事府詹事霍韜奏爲安邊足用之長策莫善于 太宗皇帝之鹽法乞勅戶部要

見甘肅邊糧累年缺乏若何而爲目下賑救之策若何而爲經久饒贍之策該部議得國家于淮浙長蘆山東等處設有額鹽專以接濟邊餉如遇地方有警邊備告乏就于各邊開中召商上納圖其飛輓芻粟頼以緊急應用其利甚多其效甚速百有餘年著爲成典甘肅延綏寧夏等邊設有屯田專以供給軍餉永樂年間邊備振舉夷虜不敢侵犯故人得以肆力農畝收成頗多一遇開中引鹽易于上納糧草官商兩便以後邊備漸弛夷虜不時侵犯以致屯種失業田土拋荒糧額虧欠加以民運稅糧有司追徵不力逓年積欠數多邊糧缺乏皆非一朝一夕之故乞勅兵部轉行總制等官各要修舉武備威服遠夷毋得仍前退縮損威貽害屯堡本部備行各邊巡撫管屯等官務要遵照前例興復屯田積糧養兵毋致邊備匱乏等因具題奉 旨俱經通行欽遵去後今本官奏稱邊糧日匱何策賑救其急等因議得各邊前項糧料草束不爲不多開中引鹽不爲不廣歲用之數既足客兵之費亦盈但以邊備日廢屯地益荒逋欠

相因追徵不力經收侵尅而督察欠嚴將領誅求而軍士受害無怪乎邊糧之日匱也爲今之計宜再申明前例通行提督撫按等官選擇將帥振揚武備之威清查召募修復屯田之政嚴徵收之法而住俸降級之類必在舉行究侵漁之弊而發遣掊尅之例毋事姑息至于各邊有警開中鹽引召納本色糧草寬以斗頭斤重則本末兼舉而經久可行倉庫既充而緩急有備矣

一內府糧料查得內府承運供應甲丁等庫內官等

監酒醋麴等局并御馬倉收受一應錢糧料物使費
浩大需索多端往往負累解戶破產蕩家深為民害
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詔書內一款一各處解
納錢糧到京內外管收人員刁蹬需索使用之數多
于本物以致上納不敷重復徵解貽累小民該部申
明禁約許被害之人指實奏告治以重罪嘉靖六年
二月十三日詔書內一款一解到糧料草束白熟粳
米等項俱係小民脂膏收受官員不肯體念加倍多
收又有歇家車腳錢大賊小賊錢木板蓆苫錢各有

索取常例以致解戶借債添賠輕則破產傾家重則
妻孥累死小民之害此為最甚今後有仍前故違分
外需求科擾及監收官不行查革一體治罪又為議
處疊見非常災變乞特嚴警畏痛加修省務崇實德
急回天意事該禮部尚書等官席書等題各處大戶
解到內府一應錢糧戶部給付單文上納必取獲長
單方給批迴今納完聽單大戶有延至三箇月者有
延至五六月者始得回籍蓋緣各監局不拘多寡俱
索使用等錢一處不到不肯通押計其所費將倍所

納以致在京大戶守候艱難原籍州縣監併家屬合
將各官嚴加戒飭今後錢糧一完之日即便僉押給
與長單如違聽各大戶赴部告明勘實奏請處治奉
聖旨各處大戶解到內府錢糧納完之日務要即便
給與長單不許遲延以致守候艱難又該南京禮部
尚書等官沈文魁等題為災異條陳興革事宜開稱
內府白糧計船腳耗必用三四石方完得正糧一石
又有司多般取辦糧長應役一番上等之家貲囊巳
費大半中人之產蕩費無遺江南大家十室九空皆

坐于是乞要痛加裁革等因該部題奉 聖旨又為
陳愚忠以救積弊事該刑部尚書李承勛題稱國家
稅糧仰給東南糧長之設責在收納州縣不才官以
糧長為囊槖視糧長為寇讐凡軍糧之類每石大累
包賠米七八斗者有之起運白糧每石包賠二三石
者有之家有千金之產當糧長一年即為乞丐者矣
一家壯丁十餘當糧長一年即為絕戶者矣以致民
避糧長甚于讎戎伏乞通行兩京內外等官上下一
心同卹民隱敢有故違指實查究等因該戶部議擬

具題奉　聖旨、內府白糧每石照前旨止許加耗一斗、敢有分外需索的、你部裏并科道指實參奏、又為傳奉事、節奉　聖旨、內外衙門各項錢糧因無官查理、積弊多端、且如後府柴炭銀兩、及團營子粒銀、該管官員收受之際、多方掊尅、比其支用、漫無查考、多有侵盜私用、夫以軍民膏血之餘、而徒為奸豪漁獵之資、深可痛恨、你戶兵工三部、即便通行查議、但係有錢糧衙門、俱要差委科道官監收查理、通行歲報、庶革官弊、以裕國用、該戶部議擬具題奉　聖旨、這

內外各衙門、原有科道巡視的照舊、象馬牛羊等倉場、承運等庫、并各監局及府部等衙門、收受俸米、一體奏差科道官分投巡視監收、禁革奸弊、南京內外各衙門錢糧、着南京戶部照例奏差南京科道官監收、督察、俱經通行欽遵外、今詹事霍韜奏稱臣聞成化以前、糧長解戶上納白糧、及各料物、戶工二部委官同科道驗收、乃運送內府、糧長解戶不與內官見面、故軍校不得勒勝、內臣不得多取、小民不致虧害、弘治以後、部官避嫌、各款糧料、不肯驗收、復責小民、運送內府、是致內臣軍校詐害小民、有白糧一石、加至二石八斗、乃能上納者矣、各項料物、有索銀四百八十兩、乃得批廻者矣、蘇松糧戶有一年傾覆數家者矣、各省解戶有久累旅死游魂無歸者矣、但查有前項節次題本欽依詔旨、并近日差科道官督理監收、正與本官所見相合、難再別議、合候　命下戶部、再加申明、備行內府監收科道官、逐一查照、着實舉行、內外人員敢有刁蹬需索、仍蹈前弊者、悉聽指實參奏、拏送法司從重問擬發落、望　皇上法行自近

今出惟行、則民心既悅、天意可回、而　祖宗億萬年無疆之業、端在是矣、

霍文敏公所條諸事、本集中亦已載之、此以部覆故畧載其本末

駁議差官採礦疏　開復礦場

該武定侯郭勛奏稱開設礦課以資國用事、已蒙皇上勅下戶部等衙門會議、題奉欽依、稱各山東河南順天等府各該撫按等官踏勘、如果礦脉發見、從長集議採取、去後、近該巡撫薊州等處、巡到礦砂六

十斤、工部煎銷、合用蜜陀僧白炭工食費過銀七兩一錢、得銀一十五兩二錢四分三厘、題送內府承運庫收訖、臣日夜思惟、礦課一事、無損于民有益于國、今泛行各處所司不肯體訪下情、拘泥舊案、所以心思徒勞、功難就緒、真所謂良材付與拙工、有用置之無用、古語有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欲取山澤之利、豈可不問山澤之人、必須專委官員統領熟知礦脈人役、藉其力以徵其課、則事易集而民不擾、富國安民、蓋不難矣、近據營州中屯衛後所正千戶景時武

下舍餘景時文、具揭稟為不費在庫錢糧、不勞官擾人夫、取山川未判之財、以犒礦夫、得天地自然之利、以資國用事、開稱嘉靖初年、有順天府昌平州懷柔縣民胡臻等、家道殷實、專一出錢供給礦徒、在于薊州遷西接連平谷地名瀑水偷礦為生、嘉靖二年事發、曾被巡撫孟都御史捉獲、各罰銀千有餘兩、以贖其罪、當將礦洞封閉、令人看守、比年時文曾被牽連事內、所以備知詳細、近奉欽依採取礦銀、所得不償所費、未見成功、時文見得瀑水原封礦洞、已被日前

偷挖約深數丈、每礦百斤、必須用蜜陀僧百五十斤、礦為細末、入火煅煉、鎔化為汁、然後煎銷、始得成銀、大約礦砂一斗得銀六兩上下、每日取砂數多、所以得銀不少、且瀑水礦洞離京一百餘里、又無山險水陪、委的礦脈甚盛、莫若仍招日前已得礦利殷實之

若有建言開礦者及至仮

家、責令出錢供給器具蜜陀僧白炭工食之費、僉充

礦開行則官無實得而地方受其害累故日未省

素有身家舊時曾做礦徒為首者、以為礦甲、報出平

臣皆駁回建言者礦之不可開明矣然陳述之者

日所率善識礦脈熟知煎銷軍民有籍之人、以為礦

留皆奸商猾委之人卸抑有誤見益倚者之利耳

夫、在于瀑水原封舊洞協力挖取礦砂、就在平谷縣

擇一空人去處、立為爐場、將日逐所取礦砂、委官差

然卹抑留礦此便于私而不便于公者

人押送爐所、照數驗收、接續監視、礦甲人等、眼同煎銷成銀、以十分為率、除三分納于官課、以五分給辦器具蜜陀僧白炭料物飲食之類、其餘二分以償礦甲人等工力之資、似此則礦甲礦夫及供給人等、俱得其利、誰不樂從、比之動支在庫錢糧、派撥在官人夫、大不相同、等因到臣、看得此輩生長其地、熟知礦脈、與其任彼竊取以肥家、孰若招來公取以資國、若彼倚不遂、則我事難成、必上下相資、官民兩便、其言

似宜俯從，但恐一面之詞難以盡信，遣人送發後府經歷司再三研審，相應取供備呈前來。臣竊思前次取礦付之撫鎮等官，已經半年之上，未能成效，再付之與彼，亦恐嫉忌延捱，不能如其稟報，緩不濟事。伏望 聖明體念國計，洞察機微，特勅司禮監并錦衣衛查照先年開取礦課事例，從公推選歷練老成監（奏遣內臣此則恐民之大端也，仲簡求今可見其害矣）官、武長隨奉御，及能幹廉靜千戶各一員，齎勅前去會同彼處參將、守備官，將景時、文立為礦甲，胡璘編為供給礦戶礦夫，照依前項供報事情，設立煎銷銀

場，限三箇月以裏，但有成效，先行奏報所得礦課，照例分收進用。若有虛詐，從重究治，差去內外官員，止給夫馬、皂隸、廩給口糧，不得浪費一應官錢物料。合用委官，就于彼處軍衛有司官吏選取任使。參將、守備官務要用心防衛，護解銀課，不得坐視，以致疎虞。其撫鎮官亦不得坐使奸人禁治原日礦徒，阻撓成功，以掩前愆。礦場倘有未備，悉聽差去官員從宜計處。若是此礦果然用力少而成功多，常川採取，脈盡告止，庶免科擾百姓，貽患地方。是天賜 皇上自然之財，以足國用。比之前代賣官鬻爵、科取下民，不相侔矣。若此一處得課，其各處礦洞亦可一例推衍而行。伏乞 聖明采納施行等因。奉 聖旨：戶部會官議處來說。又該御史陳泉奏，為乞遵舊制，復礦場以（既乃吶參古無可謂之）（事而亦希將建言開礦耶）靖地方，以蘇民困，以張國威事，奏要先行福建布政司將有礦場分，照舊開辦，覓人定課，不為常額，俟礦脈微細，聽其自罷，不為拘制等因。奉 聖旨：一併議了來說。又該遼東自在州撫住達官捕盜指揮同知王綬奏，為山澤久產銀鉛，乞恩設官便民煎納，開設

國課，以資工料，以贍地方事，奏稱遼陽南山一帶，相接蓋州、金州地方，山澤中有鉛礦，乞要行取二樣礦砂，煎約成色高下，委令人員專在金州地方，督併願自投首煎砂民人夫匠，量丁月辦鉛斤銀兩，運送赴京等因。奉 聖旨：戶部知道。該本部會同後軍都督府武定侯郭勛、吏部右侍郎張邦奇等，查得各奏稱開復礦場一節，無非欲取天地自然之利，以為國家經費之資，況有累朝前項行過事宜文案具存，昭然可考。即今大工繼興，財用為急，所據各該礦場相應

以次採取戶部先行移咨山東河南順天等府各該
巡撫都御史及咨都察院轉行各該巡按御史等官
各親詣薊州沂州嵩縣等處將一應有礦山場眼同
踏勘如果礦脈發見堪以採取即便從長集議每處
合用委官幾員人夫若干廠房若干器具若干委官
選其廉能人夫不拘遠近或編立行伍或更迭分番
籍其年貌貫址議其工食課銀務在寬平毋事苛刻
廠房先儘附近寺觀否則就山採木隨宜搭蓋以便
棲止具器借支在庫官錢逐一如法整造每月所得

礦砂煎銷完日就于附近州縣差人給文徑赴工部
交納不得科派里甲騷擾地方此外若有一應未盡
事宜悉聽各官斟酌舉行務從民便再照採礦本以
利用委任全在得人得其人則幹理詳慎而事妥民
安不得其人則處置乖方而利不償害仍各請勅一
道賫付各該撫按官欽遵行事行之以漸持之以久
御之以寬使人不知勞而事克就緒上以助經費之
之資下以消地方之患等因題奉　聖旨准議已經
通行請勅各欽遵訖續為欽奉　聖諭事該巡撫順

天都御史党以平題稱採打前後共得礦石六十斤
眼同兵部差來千戶王業責令做手撿分三等封收
在官用櫃裝盛隨將礦洞照舊封閉外將原採礦石
裝封完固具本開坐進呈等因題奉　聖旨該本部
議擬前項礦石先該文武重臣會本題知傳示兵部
差官先取少許進呈以驗成色方好各處開取令該
巡撫都御史党以平委官于產礦處所採取少許仍
以原來木櫃裝封完固差官解送前來相應轉送等
因選舉　聖旨逐着工部煎銷成色來說又為前事

該工部尚書林庭㭿等題稱行據南城兵馬指揮司
選取諳曉煎礦銀匠陳費等眼同司務朱子恭將原
來礦石逐一稱兌各除正數外上等稱多十兩中等
多七兩下等多三斤十兩封收在官以備稽考將正
數督匠煎銷上等二十斤煎足色銀九兩八錢一分
計每斤實煎出銀四錢九分五毫中等一十斤煎足
色銀一兩八錢一分三厘計每斤實煎出銀一錢八
分一厘三毫三等三十斤煎足色銀三兩六錢二分
計每斤實銷出銀一錢二厘六毫六系六忽六微共

銷出銀一十五兩二錢四分三厘。其銷礦合用物料。
買過蜜陀僧一百斤。用銀三兩五錢。白炭三十一包
用銀二兩四錢八分。頂罐兩箇。用銀七分。自十五日
起至八十日止。共四日。銀匠二十一工。用過工食銀
一兩零五分。三項共用過銀七兩一錢。詢訪得各處
礦場每歲冬後春前。山泉消涸。礦脈盛旺。可以採取（此段議論不見敢奏風力）
今非其時。是以礦脈微細。煎銷數少。又恐採礦各官。
不識礦脈。止憑地方人匠。隨意採取。或未暇于揀擇。
似難以此一處槩論其餘。今據前因。理合隨本進呈。

仍勅戶部查照勳輔重臣會題事理。徑自覆奏等因。
該本部議擬題奉 聖旨。還照原議舉行。經過行欽
遵去後。又查得永樂宣德正統天順年間。節差內官
給事中御史辦事官監生。往來公同煎辦。今該前因。
通查案呈到部。看得武定侯郭勛所奏開設礦課。以
資國用一節。無非富國安民之意。但先該廷臣會議。
請勅各該撫按官欽遵行事。今方數月。尚未奏報。前（本部覆奏）
來若遠選差司禮監內臣錦衣衛千戶領勅前去。會（有後依違）
同叅將守備官煎辦銀課。方行忽改。事欠責成。所據
以熟識礦脈之人。充採取礦夫之役。即以所取之財。
用爲工料之費。事省民安。相應議處。欲候 命下本
部移咨各遵照先奉勅諭。并令武定侯所奏景時文。
開報事宜。再加體審斟酌舉行。惟取利于成功。不必
拘泥舊案。的限三箇月以裏。但有成效。星馳差人先
行奏報。不許朦朧隱匿。致悞供用。伏乞 聖明裁處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梁端肅公奏議 開復礦場 圭三 平露堂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吳培昌坦公
姚宗昌瑞礽參閱

梁端肅公奏議

疏 梁材

革徐淮二倉內臣疏 裁革督倉內臣

該總督漕運都御史劉 題查得撫屬淮安府幷徐州永樂十三年設立常盈廣運二倉收受浙江等布

政司直隸蘇松等府民運糧米近百萬石常盈倉于淮安府設經歷一員倉大使一員副使二員廣運倉于徐州設判官一員倉大使一員副使四員專一管理景泰年間糧已減半而奸弊日滋至于天順年間戶部奏差主事各一員監督收放禁革奸弊復差內臣一員奉 勅管理成化初年復又各添內臣一員兼管成化八年以後議將常盈倉江西應天蘇松鎮江廣德等處米三十一萬一百石廣運倉浙江淮揚鳳徐等處米一十八萬四千八百石改于瓜淮等處水次官軍交兌常盈倉止收淮揚常鎮四府夏稅小麥五萬六千六百石廣運倉止收鳳陽淮徐三府夏稅小麥四萬八千一百五十石以為官軍行糧等項支給比前所收糧米不過五分之一而已至於正德年間常盈倉內臣添至一十三員廣運倉內臣添至五員嘉靖年間陸續取回廣運倉尚存太監一員莫昂少監一員金奉常盈倉尚存監丞一員何英奉御一員孟昇在倉管理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葉照議淮徐地方疊遭水旱蝗蝻之患田地荒蕪民力困

憊極矣頻年以來該納稅糧馬草幷備用馬匹一應歲派雜派錢糧節經該前撫按等官遠章披瀝荷蒙皇上特賜寬免凡裁革冗員節省冗食減削冗費無一而不備皆以為民故也至于內臣差遣如江西河南山東雲南之鎮守浙江之市舶廣東之珠池節奉欽依以次取回天下臣工莫不仰戴 皇上英明果斷出于尋常萬萬也夫以常盈之倉所收小麥止不五萬六千餘石廣運之倉所收小麥止有四萬八千餘石各差主事一員監督已為有餘而每倉復有內

臣二員束手高坐無所事事然而廩給口糧之費紙
劄柴菜之需門皂夫牢斗級倉墻軍民匠作之役或
當供應而倍取其值或當役使而加折其銀或取于
州縣或取于衛所或取于驛遞月以十數計歲以數
百計積久則以數千萬計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
竊以淮徐連災之地久困之民當均徭里甲門役之
差富者典田賣地貧者賣妻鬻子竭其財力以備內
臣廩食供奉之需以充其豢養僕從之費夫何忍哉
當此 聖明在上百度惟貞額設之官尚當裁革而

況增添者乎正供之給尚當節省而況多濫者乎經
常之需尚當減削而況浮冗者乎豐稔之地當足之
民尚當愛惜而況屢歉而極困者乎臣又查得臨清
州原差管倉內臣近年山東撫按等官陳請取回止
存一員地方軍民不勝欣忭如蒙 皇上推廣德澤
一視同仁特勅該部再加詳議合無查照鎮守市舶
珠池等差將常盈管庫二倉管倉內臣通行取回惟
復比照臨清州事體于內止留一員求不加增庶使
冗濫之費十去其五民力得以少息地方得以稍安

奏 旨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總督漕運都御史
劉題稱淮安常盈倉止收淮揚等府夏稅小麥五萬
六千六百石徐州廣運倉止收鳳徐等府夏稅小麥
四萬八千餘石以為官軍行糧各差主事一員監收
已為有餘而每倉復有內臣二員束手高坐無所事
事廩給口糧紙劄柴菜門皂夫牢斗級倉墻軍民匠
作之役為費不貲及稱淮徐連災之地久困之民乞
要比鎮守市舶珠池等差將常盈廣運二倉管倉內
臣通行取回惟復比照臨清事體于內止留一員未

不加增一節為照常盈倉廣運倉先年坐派數多成
化年間會議將常盈倉米二十九萬八千一百石廣
運倉米一十九萬六千三百石改派附近水次令官
軍與正兌糧米一同支兌以後每年本部止是坐派
漕運官軍行糧常盈倉五萬六千六百石廣運倉四
萬八千一百五十石既各有主事一員又各有內臣
二員事少官多實為冗職且地方災傷供給煩擾相
應議處合候 命下移咨漕運都御史劉將淮安常
盈倉監督糧儲內臣何英孟昇徐州廣運倉監督糧

儲內臣莫昂金奉、各俱取回聽候別用、惟復比照〈不敢言也〉臨
〈此條明示見該部依違兩端也〉清倉事體、每倉量留一員、仍舊監督、伏乞　聖裁、奉
聖旨、只留一員在彼監督、

查革倉場內臣疏　〈革倉場內臣〉

看得户科都給事中管懷理等題稱、先該總提督京
通等處倉場內官監左少監王奉、右少監李慎、互相
奏訐、事干贓私、已奉欽依法司問理、乞要于前二臣
員缺、即日停止、不必推補、其餘見在京通督理倉場
等項內臣、一併取回別用一節、爲照德惟善政、政在

養民、置吏張官、各有攸係、洪惟我朝酌古定制、設監
司局庫等官、以供事于內、設府部院寺等官、以分治
于外、具存　祖訓、體統截然、乃若京通等倉、實皆户
部職掌、故總督則有侍郎、監收則有員外主事、巡倉
則有監察御史、每年會計有數、每月出納有經、每季
奏關有規、年終奏繳有冊、催徵則有違誤之條、起解
則有程途之限、稽考則有循環之簿、分理則有倉攢
之官、綱舉目張、萬世無弊、宣德正統以來、始有內官
一員或二員、總督監督、正德年間、權奸用事、傳乞數
多、陸續添設二三十員、以致一羊九牧、需索多門、償
累官軍、漕運大壞、幸賴　皇上入繼大統、鋭意裁革
如王奉者量留數人、以存故事、而又添差科道監收
錢糧、禁革奸弊、法制周詳、官民兩便、柰何王奉等、竊
肆貪饕、多方掊克、名雖總督監督、而實則剝軍害軍
揆之欽定職掌、大有相乖、用于民生國計、全無寸補
所以管懷理等、上體淵衷、有此論奏、無非除害恤民
之意、所據王奉李慎員缺、相應不必推補、再照京通
二倉內官呂宣陳儼扶寵司恩、徐淮臨清等倉內官

邢安何英顏智、俱各見在管事、若王奉等員缺不必
推補、則呂宣等似應一體取回內府、各該衙門供事
以昭　聖祖設官分職之典、以成　陛下正大光明
〈奉旨呂宣等一併革回〉之業、則體統不紊、而宿弊頓清、漕運益修、而倉儲永
賴矣、

遲發延綏修邊銀兩及查勘寧夏邊防疏　〈延寧修邊〉

兵科抄出陝西總兵官梁震奏稱、惟禦戎之要、莫先
于自治之嚴、威敵之方、莫急于器械之利、臣切陝西
鎮守受　命之日、寢食弗遑、查得本鎮地方、東接延

綏北連寧夏西通甘肅南屏關陝周廻廣濶萬里有餘每遇黃河結凍北虜踏氷往套糾集大舉自延綏安定邊寧夏花馬池興武營等處拆墻入境内小鹽池踰韋州或自豫望城八營川而入必犯固原平凉涇邠等處去省城將不遠或自靖虜衛青沙峴而入必犯安會臨鞏金蘭等處月餘方回原厥所由良由前項地方道路平坦水草甘茂且又有苑馬寺之牧（苑牧所在虜所也延寧千入掠備文該征陜易設官軍以衛孳牧）馬羣牧所之孳畜而各該監苑牧丁恩軍并州縣民戶平居之時每遇鎮守官行令守備等官督併修理

崖窯地洞山堡軋塞彼郎以擾民爲辭而苑牧官員輙以勅諭内勿得干預爲說府州縣正官亦每以軍衛有司相分致使刁民肆行怠惰恣意任牧無所忌憚一遇賊至據守失利少有搶掠彼郎將無作有以寡報多意圖苟免該納歲課馬駒及應辦丁料竟于守土官員職業相累臣于本年正月二十六日到任節據延寧傳報虜賊吉囊等俱從寧夏平虜城侵邊裏面踏氷入套整過七日尚然未盡則大舉消息不言可知此時水草尚皆枯冷馬匹必爲瘦弱彼未敢萌内侵之志如或延至秋高則前項達賊豈肯帖然定居而自治之方不容少緩除臣會同巡撫都御史黃臣備行守備等官眼同監苑府州縣佐貳官員親歷各該地方查勘某處舊有堡寨圈圍堪以居守某處不堪應加修飾某處原無可以添設某處狹小可以歸併乘今天雪未降水土融液作速經理俱限四月終完報臣仍親歷閱視遍設岩塘遇警晝夜瞭望尤酌量形勝緩急盡將本鎮無馬官軍定名分撥各項寨堡圈圍給領軍火器械相同本處人丁併力拒

守附過倉分關支行糧無事各回原衛所差操勿致浪費再照藩籬既固堂室自安即令延寧邊墻藩籬也固原等處堂室也如臣前項所行不過修飭堂室竊恐藩籬不固亦未免于盜竊之虞終非萬全之計也臣前叨任寧夏恊同継陞延綏遊擊副總兵三任共計八年竟于花馬池安定邊等處按伏歲嘗多半所以熟視賊虜必由之地方山川險易之形勝幸今仰荷　皇上再造之恩付以關陝兵柄泰山在背勢不容默臣惟自寧夏横城起至延綏定邊褚字號止

延長三百七十餘里皆係先年通賊道路正德二年總制尚書楊一清奏築邊墻高厚堅固若堪保障但僅三十里工即停止後雖接修亦皆低薄草率嘉靖十年總制尚書王瓊奏築大墻一道起紅山堡抵馬跑泉止墻外有深塹塹外有舊邊勢若崇門似可據守但馬跑泉之南有乾溝三十里若為天險委因久被水雨衝崩間有登援溢路苟使痛加剗削有人擺守亦賴得濟乾溝之南有乾澗四十五里地勢坦漫雖有進西先年都御史余子俊剗削舊邊亦被雨水

崩墜賊馬至彼易于馳逐所以去年虜酋大舉臨邊惟因新邊有人擺守且有神器射打寅夜由此進人深犯臣所屬地方為今之計如欲萬全必自定南入墩起徑由尾踏梁磚井舊安邊抵寧塞營原戶止延長一百四十里零二十一丈除將舊邊作為填心尤須外帮一丈裏帮一丈頂接一丈共計底闊二丈頂闊一丈五尺上安女墻闊二尺高五尺共高二丈五尺每里外設敵臺一座比城尤高七尺方闊三丈上築容洞八尺內蓋天棚一所棚內以為甲軍棲食之

處棚上再蓋小房一間端備墩軍直軍瞭望尤要改移堡寨增添兵馬方得與新築大邊延綏據守但工程浩大費經數萬仍須假以累年方得就緒況今寇在門庭事宜權處臣愚莫如將乾溝嚴加剗削務使陡峻深曲溝岸仍築女墻五尺上安佛郎機等器乾澗之中土脉堅實挑挖壕塹一道戶闊二丈底闊八尺深二丈內築隄高一丈隄上亦築女墻五尺墻上亦各安佛郎機等器再將舊邊剗削陡峻悉如乾溝形勢每五里築打高固土墩一座俱寬大月城勾五

百兵馬棲止如遇秋涼馬肥令當防範行令寧夏正奇遊兵駐劄興武營安定堡毛卜剌聯絡東中二路參將併力擺守臣親統本鎮正遊兵馬馳赴定邊營住劄選督臣與本營守備擺守花馬池地界至乾溝新邊延綏奇兵擺守乾溝西岸遊兵并西岸參將接伏兵馬擺守乾澗隄塹一或賊犯各據險力用神器弩弓射打賊雖桀驁豈能從天而下其經費錢糧起用人夫工程丈尺臣愚議得調集延綏奇遊兵六千臣所部正遊二兵六千延綏榆林三衛屯丁并西路

十三營堡軍餘共三千、環慶軍餘并附近民丁一千共一萬六千、內延綏固原、其除六千、專備輪流架梁防護、其餘一萬之數、每名日挑壕五尺、壕長四十五里、可得一十六日完畢、應築土壕月城共一十五座、堤并女墻共七十五里、及剗削乾溝舊邊、大約以二十餘日為率、通等四十日、俱可就緒、其經費錢糧、除各營馬匹料草不計外、每名日支口粮一升五合、勞銀一分、并架梁官軍、日支行糧一升五合、通筭工畢月期、共該用犒勞銀四千兩、糧九千六百石、但事涉

創建、而議者不無勞傷之說、又況腹裏堡寨、與夫新築堤塹、通無器械執把、除合用神臂弩長鎗狼牙棒骨朵撓勾等器、會同巡撫都御史黃臣自處木料修置外、但查得本鎮神機庫多無佛郎機、旋風流星等砲、誠難于壯威而卻敵也、伏乞 勅部詳議、如果臣言不謬、給發錢糧、行令總制衙門、早為經理、 命下本部、移咨總督侍郎、轉行該鎮鎮巡官會行副參遊守等官、查照前議作速興工修築、奉 聖旨、是、欽遵去後、續為懇乞 天恩、懇念要鎮、修設邊險、量給神

器以壯軍威、以資保障事、准兵部咨、該鎮守陝西都督同知梁震題前事、該兵部議擬除修邊事宜、本部議覆外、其給發錢糧、係隸戶部掌行、合咨煩為徑自議給施行、因咨部送司、案候間、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巡撫延綏都御史于桂、題稱准鎮守總兵官張鳳手本、回稱會同鎮守陝西總兵官梁震等、親詣乾溝乾澗等處地方、閱視應築壕堤等臺女墻月城丈尺、起用人夫、并架梁官軍、日支口糧行糧共該九千六百石、犒勞銀四千兩、乞要早為給發易買糧

米、并犒勞支用、總制三邊軍務侍郎劉天和題稱定南入墩、王原口之邊、誠保衛內地萬全之速圖、乾溝乾澗之邊、乃紓目前救時之急務、及近修興武營一帶邊墻、尚未完固、乞勅戶部查照各官節奏、及今所議、將前項合用修邊銀、延綏四萬二千六百八十兩四錢、寧夏二萬四千七百四十三兩八分、各如數差官分發、延綏者徑從山西、寧夏者則從陝西運送各巡撫官處、以濟目前興工之費、并兵部咨稱乾溝等處邊墻、仍將總制鎮巡等官、查照節奉欽依、作速修

築合用錢糧及開中鹽課備行戶部查議給發各一節無非制御夷虜保障地方之意除寧夏興武營等處邊墻已經本部題奉前項欽依閱視未報似難別議其延綏乾溝乾澗等處如果原無邊墻相應議處欲候 命下本部移咨總督倉場右侍郎周敘查將太倉收貯條鹽事例等項銀兩動支一萬兩本部差官解送巡撫延綏都御史于桂處交割專為修邊支用不許別項花銷事完造冊奏繳青冊送部查考其寧夏鎮一帶邊墻仍咨兵部馬上差人轉行新任總

制并巡按御史遵照前 旨作速閱視明白造冊回奏如果俱各完固堪以保障行令仍舊不必勞費財力若是未經修理及低薄沙鹻不堪保障亦要明白奏請另議興工庶勤惰知所勸懲而財力不致虛冒矣

議處陝西四鎮邊儲疏　陝西四鎮邊儲

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尚書王瓊題臣聞兵食大事孔子論足食足兵兵可去食不可去大學論平天下特以理財為言惟戒不可聚斂以傷民故制以冢宰制國用漢以丞相調軍食所繫甚重不可忽也我朝部立邊鎮屯兵禦虜軍食充足是以能捍禦外侮內地得安成化弘治年間邊倉充積除勾歲用外常有二年一年半一年之積文冊見在戶部收架可查是以雖遇災免動調軍馬供餉不乏如漕運京倉米四百萬石歲用三百萬石三年有一年之積自不缺乏自劉瑾用事各邊廢召糴之法革京運之例以致邊儲（謂課內本色與和糴相兼而行則邊儲可以充實矣）大匱并差官丈量屯田散銀民間勒買小民受害地方激變召糴之法至今不行各邊守臣屢奏缺乏而

戶部慮恐內帑有限不敢多發拘定歲用之數扣筭給補或以今年所補作下年年例之數或以為例外接濟或查積年拖欠不可追徵之稅抑補作數文移徒見繁擾邊儲畢竟不足即今陝西各邊儲積甚少倘遇調兵禦虜豈能得士[illegible]飽保無失事之患哉又今各邊奏報錢糧缺乏惟恐戶部不信計筭升斗合勺具在奏內此簿書錢糧瑣碎之事有司所掌不可以煩瀆 聖聽仰惟 皇上惟責戶部會計處置令各邊有儲積而已臣愚乞敕戶部查照各邊季報文

删，嘉靖八年冬季終，實在倉庫銀糧若干，勾幾個月
支用，再添若干，可勾今嘉靖九年支用，其今年實徵
邊糧，係備嘉靖十年歲用之數，不必會計在內，或發
京庫銀兩，或開中鹽課，務要會計足用。如見在京庫
銀少，催徵江南京庫折銀解用，務復成化弘治年舊
規，常使有一二年之積。復召糴之法，務使多積本色。
開中鹽課，再不許納價，止納本色。專在各邊開中。不
必又于運司中納，如此邊儲漸充，供餉不乏，地方幸
甚等因。又該總制尚書王瓊題疏通鹽法以足邊儲

事，准戶部咨前事，內開本部將兩淮兩浙山東長蘆
等運司本年分開邊額鹽共一百三十四萬八千三
引，于內以四分派邊甘肅一十五萬引，內兩淮六萬
七千五百引，兩浙五萬四千六百八十引，山東九千
八百四十引，長蘆一萬七千九百八十引，延綏寧夏
各七萬引，內兩淮各三萬三千引，兩浙各二萬五千
引，山東各四千七百引，長蘆各七千三百引，兩淮鹽
每引價銀六錢，兩浙鹽每引價銀四錢，山東鹽每引
價銀一錢五分，長蘆鹽每引價銀二錢五分，行各該

巡撫都御史候秋成有收之日，斟酌時價，定擬斗頭
斤重，召商上納本色糧料草束，收貯緊要城堡，專備
動調官兵支用。其存積鹽七十四萬八十三引，如遇
地方緊要缺乏，另行奏請開中等因，備咨到部。議得
我朝天下衛所設立屯田，而六邊尤為緊要。郎古人
以逸待勞，以全取勝之意。往年士馬精強，夷虜遁伏。
故人得以肆力耕種，收成頗多。邇來武備漸衰，夷虜
深入為害，拋荒逋欠，並無一處繳有通關，軍餉不敷，
一切仰給有司，有司不敷，近又仰給內帑，內帑不敷，

將來何所仰給乎。故養軍雖資于民，而廣屯種、峙糧
賞、禁剝削、修武備為急。屯種不廣，則戰守無資；武備
不修，則屯種廢業；糧賞不時，剝削不禁，則軍士日困
而屯種益難。伏覩 陛下敕諭鎮巡將領等官，持秉
公廉，申嚴號令，烽堠必謹，器械必精，屹然有干城之
壯，軍餉必敷，利害必究，悄然有扶攘之思，以戰則威，
以守則固，進退有餘，而耕作不致廢業，制勝可以
無虞矣。我朝天下設立鹽場，而淮浙等處尤為急務。
兩淮鹽五十七萬六千四百一十六引，一百斤每引

價銀六錢兩浙四十四萬四千七百六十九引一百
四十九斤二兩每引價銀四錢山東八萬三千一百
二十二引一百二十四斤每引價銀一錢五分長蘆
一十三萬五千七百七十五引八十六斤每引價銀
二錢五分專備各邊召商開中飛輓本色芻糧接濟
緊急軍餉往歲收成頗好糧草易集商人得利邇來
災傷踵至本色價高加以私販盛行斗頭未戒科罰
勤借秤掣遲留以此商人不樂開中故濟邊之資于
鹽而禁私販減斗頭戒科罰勤秤掣為便夫私販不
禁則官鹽愈滯斗頭不減則價色益高科罰不戒秤
掣不勤則商人賠費而坐守益困尤願勅下各該巡
撫巡鹽所管糧郎中等官申明律例禁私鹽引價雖
有定數斗頭聽其低昂止令上納本色芻糧此外不
許分毫多索支鹽出場隨到隨掣勿使久候費累資
本商人稱便邊餉有裨鹽法因以疏通而緊急不致
匱乏臣等又議得陝西八府稅糧例不解京專一撥
派延寧甘肅二鎮并固原等處以供軍餉舊規俱是
民運本色後因道路險遠改徵折銀行之亦久但各

邊倉場額設官攢例該收受本色如近日延綏饑荒
無米可糴縱有銀兩委難濟用又聞近規雖運本色
亦是徵銀到于該鎮地方收買糧草上納然時歲豐
凶不一地里遠近不同腳價多寡不等人情兩弊好
逸惡勞若不通融議處未免有誤地方合無通行陝
西各邊撫按官會同都布按三司等官查訪舊規從
長集議各論時歲之豐凶或分地里之遠近或計腳
價之多寡或本折各半或六分本色四分折色或七
分本色三分折色或附近州縣年豐米賤聽其自便
全運本色不必拘以折銀等因嘉靖九年四月二十
三日具題節奉　聖旨這會議足國經常事妥朕已
具悉并急屯種通鹽利等項都依擬行欽此俱經通
行欽遵外查得各邊歲入延綏鎮額該屯糧六萬六
千九十七石屯草七萬三千二百一十一束秋青草
九十八萬三千四百一十八束京運年例銀三萬兩
陝西河南布政司歲派起運糧料三十萬五千石草
五十萬六千四百七十束寧夏鎮額該屯糧一十七
萬五千九百四十六石六斗七升屯草二十三萬餘

束秋青草二百二十二萬束京運年例銀四萬兩陝
西布政司歲派糧料一十三萬四千三百五石草一
十八萬五千三百七十束甘肅鎮額該屯糧二十一
萬三千三百八十石屯草五十四萬九千七百三束
京運年例銀六萬兩陝西布政司歲派起運糧料三
十一萬六千六百一十六石八斗五升固原洮岷等
處額該屯糧一十五萬五千四百五十九石屯草二
十萬六千八百四束秋青草六十萬七千一百八束
陝西布政司歲派起運糧料三十八萬四千三百八

十三石草五十四萬九千九百八十五束又查得延
綏邊儲文簿內開實在嘉靖八年九月終見在糧一
十一萬六千四百九十一石八斗二升料七萬七千
四百八十七石八斗八升草一百七十三萬六千一
百三十五束銀四萬四千二百五十四兩二錢零寧
夏邊儲文簿內開實在嘉靖八年十二月終糧六萬
三千八百一十一石一斗八合料六萬六千八百五
十二石五斗二升草六百四十七萬一千九十束銀
三萬五千七百九兩八錢六分零其甘肅自嘉靖六

年下半年及嘉靖七年八年二年邊儲文簿并固原
等處嘉靖八年文冊俱未造繳無憑查報及查得延
綏都御史蕭淮奏稱歲用不足每年少糧一十一萬
六千四百七十一石九斗寧夏都御史翟鵬奏稱歲
用少糧一十四萬一千二百八斗六升零料一萬二
千八十六石八斗二升零草一百二十一萬四千四
百二十一束一十七斤零甘肅都御史唐澤奏稱歲
用少糧一十四萬一百八十二石一斗六升四合零
草一百二十八萬六千二百四十五束今該前因通

查案呈到部看得總制陝西三邊軍務兵部尚書王
瓊題稱各邊儲積甚少倘遇調兵禦虜豈能得士馬
飽保無失事之患乞要或發京庫銀兩或開中鹽課
務要會計足用如見在京庫銀少催徵江南京庫折
銀解用務復成化弘治年舊規常使有一二年之積
復召糴之法務使多積本色開中鹽課再不許納價
止納本色專在各邊開中不必又于運司中納價及
又看得本官題稱嘉靖九年下半年歲用欠糧全未
派徵乞要不拘常例先將陝西四鎮嘉靖九年下半

年合用糧餉，照數派補，或動支京庫銀兩，或通査淮浙嘉靖九年以前中剩未開鹽課，如不夠數，准發江南拖欠京庫折銀，并嘉靖十年兩淮兩浙塩課減價開中，寧使過多，毋令不足。聽從商便報納，不必拘遏兼搭。其長蘆山東鹽課，査照近邊開中，或就彼召商納價解京，以備各邊年例銀兩支用。其嘉靖十年歲用邊儲做此另行會計處置一節，爲照足食足兵，二者不可偏廢，裕邊國事，體貴在兩全。今延寧甘肅固原，各邊合用軍餉，遞年會派陝西西安等八府，并

河南布政司歲額夏秋起運，并本鎮原額屯田糧草，各計一歲之入，以供一歲之出。如嘉靖八年錢糧，止供九年一歲用，九年錢糧，止供十年歲用。此外又有京運年例銀兩，係是舊規，皆一時邊方警報，動調兵馬，錢糧缺乏，各該撫按等官奏討，本部量爲議發京運銀兩，開中引塩，例外接濟，要在酌量邊情緩急，以爲錢糧盈縮，處常應變，期于足用而已。況連歲災傷數多，又太倉銀庫所積亦少，各邊奏討紛紜踵至，支費不敷，以此本部議題請 勑差委郎中宋沂等分投前往浙江等處催督節年拖欠銀兩解京，以備處補各邊歲用等項。今總制尚書王瓊會計四鎮歲用不足之數，乞要大發銀鹽撥補，及催行江南京庫折銀解用，蓋欲先事預防，安內攘外之意，深爲有見。及査本官正德八九年間，先任本部尚書，預發年例添撥銀兩，開中引鹽，督徵拖欠，嚴打草束，防護屯種，隨時應變，守經行權，裕邊之計，實不外此。其稱欲將嘉靖十年兩淮兩浙塩課減價開中，及將長蘆山東塩課，査照近邊開中，或就彼召商納價，及聽從商便，不

必強遏兼搭，亦以疏通鹽法之意，豫節奉有前項明旨，擬合候 命下本部施行。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五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吳培昌坦公

姚宗典文初參閱

梁端肅公奏議

疏 梁材

議支靈州鹽課挑空延寧邊塹疏 靈州鹽課

該巡撫陝西都御史寇天叙條陳一增鹽課以補祿糧查得韓府宗枝繁衍陸續新封數多歲少祿糧不

能撥補乞要將靈州文小二池鹽課加增納銀以補祿糧該本部議擬合無仍行本官再查靈州大小二池鹽課除舊額并續添正課外如果產有餘羸足勾添增照原擬自嘉靖九年為始每年于大池增課三萬三千六百三十六引小池增課二萬二千四百一十七引每引納銀二錢五分脚戶運至邪所納臥引銀一錢共銀一萬九千六百一十五兩行令環慶兵備副使照數召取銀兩另立簿籍收受每年解送平涼府官庫收貯專補祿糧支用不許別項花銷原額鹽課仍備三邊買馬支用等因嘉靖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題奉 聖旨又為地方事該巡撫寧夏都御史翟鵬條陳靈州兩池之利固在收銀之法固行不知比來甘延二鎮給過鹽銀若干買過馬匹若干姑以本鎮言之二次具奏官軍缺馬騎征一皆取給于太僕寺馬價而兩池鹽利未有分毫之助頃因地方災傷移文支取兩池鹽銀賑濟亦無分毫發來查召馬必歸于各邊收銀則得以別用乞要將兩池鹽課一循正統初年召商納馬之法行令延寧二鎮開

歲舉行或委環慶提督鹽課副使就彼召中差官解邊給軍或比照茶馬事規每年各鎮撥軍赒領該本部議照二池鹽課節該提督三邊軍務尚書楊一清建議奏有欽依輸沘三邊買馬支用著為定例未遠遵守難以別議但稱節年收過鹽價率皆何項支銷相應查勘合無移咨巡撫陝西都御史劉天和備查兩池鹽課銀兩自都御史楊一清建議之後逓年開賣過銀兩若干買過馬匹若干暫借賑濟若干逐一查明回報如果前銀收貯未發查照督發等因嘉靖

九年十一月十二日題奉　聖旨，俱經通行欽遵去後。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靈州二池鹽課，先該提督三邊軍務尚書楊一清建議召收銀兩，輸流三邊買馬支用，著爲定例，奉遠遵守。近該巡撫陝西都御史寇天叙奏添引目，另召納銀，以補韓府祿糧支用，俱經本部議題奉有前項欽依，通行欽遵外。今總制尚書王瓊奏要令延綏寧夏各管糧僉事分派大小鹽池，十月以後不必封池，俱召商報中，照依時估，定立斗頭，于附近花馬池定邊營等倉上納本色

米豆，以前年分該支商鹽照舊挨支，各不相妨，既經本官議奏前來，相應依擬合候，命下，本部移咨總制尚書王瓊會同陝西巡撫都御史劉天和，查照先今題奉欽依內事理，再加詳議，如果相應，別無窒礙，除都御史寇天叙奏准新添鹽課補支韓府祿糧外，其靈州大小二池，該中鹽課，聽其督行延綏寧夏各管糧僉事，悉照奏內所擬施行，事完，仍將召納過鹽課銀米各數目奏繳青冊送部查考等因，謹題請旨。

議覆陝西事宜疏　陝西事宜

該戶部看得巡撫陝西都御史劉天和，條陳地方利病五事，具見本官經國籌邊至計，內除實行伍係該兵部掌行者，徑自查覆外，其預備蓄重屯田免年例等事，合就議擬開立前件，伏乞　聖裁。

一預備蓄。竊惟全陝兵食歲用不足者，其故有五。蓋成化弘治以來，節次奏免拋荒民屯稅糧，及添設榆林等衛，召募延安土民免糧當軍，通計所減不下數（先賢常言，既設榆林，則陝西虛耗，蓋懷徙衛邊，民運艱難故也）十萬計，糧額日虧，一也。宗支繁衍，添設榆林寧夏等衛，固原鎮戍，平虜等所城堡，及各鎮參將遊擊守備

操屯等將領，正奇遊兵按伏防守等官軍馬匹月糧支後復支，行糧料草，每歲不下數十萬計，歲用日增，二也。先年軍多幇丁，邊無曠土，豐歲糧賤，軍糧折放每石二錢五分，邇因正軍多逃，盡將屯丁選補，兼之北虜侵掠，屯地大半荒蕪，重以歲歉糧貴，每石八九錢，尤爲虧累，折支太重，三也。民間稅糧，惟以供邊爲累，陝西外供三邊，較之他省，已爲偏累，近復供固原總鎮，是以一省之民而供四鎮之軍餉，況尚有洮岷北有環慶，眾皆仰給，其何以堪，以故流離轉死，田土

日荒逃亡日積郡縣倉場官吏往往逃去歲用愈繁
四也固原舊設一守備爾弘治以來北虜深入掠至
徑州自是累年虜輒一入殺掠數十萬計始設總制
設總兵參將設遊擊添募兵馬增築城堡蓋新設之
鎮也以故無年例銀兩近該戶部分派各鎮鹽引固
原亦無坐派獨不得與各鎮等歲入獨少五也臣近
為應詔陳言乞會計錢糧以制國用事已具疏陳其
槩矣至于救弊經畫之方則猶未之及也臣請終言
之惟 陛下試垂聽焉蓋善理財惟制其盈縮時其

出入而已今之邊計莫重于軍餉莫難于本色然必
庫有餘銀俾巡撫得以會計盈縮豐年則增價多糴
秋冬則放折色春夏則放本色各不違時而後供億
可足今一切不然豐年則無銀可糴秋冬則無銀可
折春夏則無糧可放一遇兵荒連章累疏上瀆 聖
明然後發內帑數十萬之銀累月方至往往過期或
增價召買或脚費空運計其所入曾不及豐年十之
三四而旋復告竭矣蓋歲用不足與夫客兵倘餉不
此議與王晉溪所見大意相同
谷不仰給于內帑之發但不貴于多而貴于預耳如

去歲禦虜軍餉在固原延綏定邊諸營皆年豐開
鹽所積至今賴之若寧夏花馬池則倍費矣往事昭
然足有監法臣愚謂宜勑該部通查陝西固原甘肅
延綏寧夏四鎮自 陛下臨御以來九年之間所發
銀鹽除年例并賑濟外供邊之數幾何通融計算每
歲幾何然後不待各邊奏請每年扣發如十年之數
則于九年秋冬預發內補主兵歲用若干預發客兵
供億若干如值年豐價賤則連發二三年之數俾得
以及時召糴存積及本折通融支放其固原年例引

鹽必照各邊一體定發如近年鹽法不行各邊坐困
乞勑該部該科講求其故而變通之此外不許再行
奏討及仍稱不足歲終舉其數上之 陛下歸之該
部以考其成三年必嚴查盤之例以察其弊此固節
年已行已發之定規成數也夫如是則該部執其要
巡撫任其勞彼亦自知樽節經費內帑之發不踰常
規而各邊之積必倍常數計歲有餘軍餉自足 陛
下無批閱章奏之煩而兩廟之憂亦可以少紓矣此
皆臣徧歷邊陲備詢審度一得之愚不容自默惟

聖明察焉、　前件、查得延綏鎮額該屯糧六萬六千九十七石、屯草七萬三千二百一十一束、秋青草三十七萬七千四百六十束、陝西河南布政司歲派起運糧料一十萬五千石、草五十萬六千四一七十束、京運年例銀三萬兩、寧夏鎮該屯糧一十七萬五千九百四十六石六斗七升、屯草二十三萬餘束、秋青草[illegible]二十一萬束、陝西布政司歲派糧料一十三萬四千三百五石、草一十八萬五千三百七十束、京運年例銀四萬兩、甘肅鎮額該屯糧二十一萬三千

二百八十石、屯草五十四萬九千七百三束、陝西布政司歲派起運糧料三十一萬六千六百一十六石八斗五升、京運年例銀六萬兩、固原洮岷等處額該屯糧一十五萬五千四百五十九石、屯草二十萬六千八百四束、秋青草六十萬七千一百八十束、陝西布政司歲派起運糧料三十八萬四千三百八十三石、草五十四萬九千九百八十五束、又查得先為飢年軍士告支本色月糧事、該總制三邊軍務尚書王瓊題稱固原屯兵去處、支費錢糧浩重、緣無年例銀

兩、正德以前固原兵不滿三千、近年添設參將及舊設遊擊、常聚兵萬人住劄、乞要每年定撥京運年例銀五萬兩、與各邊年例銀一時運送、仍撥鹽課開中、庶可少補欠缺、該本部議擬正統景泰年間、各邊京運年例銀兩、多寡不等、大約不過一十萬兩之數、後復定以為例、寧夏四萬兩、延綏三萬兩、甘肅六萬兩、宣府八萬兩、大同七萬兩、遼東十五萬兩、以接濟歲用不敷、及緊急兵馬支用、其固原等處、比與延寧甘肅極邊不同、所以自來不曾定有年例銀兩、去歲為

因虜賊在套、運去官銀二十萬兩、聽巡撫官斟酌分派各鎮調兵支用、前項銀兩、照數分派、則固原一鎮應該得銀五萬兩、近又奉有　明旨、再發官銀五萬兩、運送總督軍餉都御史劉天和、召買糧草、專備固原一帶調兵支用、通前共銀一十萬兩、較之各邊年例之數、已為過多、且查無舊例、別難再議、合咨總制軍務尚書王瓊、會同陝西巡撫等官、查得前項二次運去銀兩、督令守巡管糧等官、上緊召買本色糧草、分撥緊要缺糧倉堡上納、專備調兵支用等因、嘉靖

八年四月十九日題奉　聖旨是欽此又爲疏通鹽
法以足邊儲事該巡按直隸御史朱廷立題稱兩淮
添引之議不便于商相應停止該本部議擬濟邊必
資鹽課開中必賴商人商人得利鹽法疏通而邊儲
可實商人失利則鹽法壅滯而邊儲不充況請掣各
有舊規委爲未便合無本部移咨都察院轉行兩淮
巡鹽御史朱廷立令運司將關到添剩引目徑自具
奏銷繳等因題奉　聖旨是又爲亟處邊務以保安
重鎮事該本部等衙門會議得陝西花馬池地方大

虜在套進退多以河凍爲節每年十月以前八月以
後防禦最爲緊要今總制尚書王瓊題稱動調三萬
人馬整理七八個月糧草該用銀兩相應酌處合無
于太倉銀庫先動支銀一十萬兩差官運送陝西都
御史劉天和處交收委官整理糧草專備動調客兵
支用等因節奉　聖旨是又爲禦虜軍餉不敷議處
接濟事該巡撫陝西都御史劉天和題稱虜衆往套
總制衙門議調兵馬九千分布固原一帶城堡駐劄
防禦自六月終到邊以六個月計筭該支糧料草束

共計折銀九萬九千二百二十五兩已該總制尚書
王瓊奏討京運銀一十萬兩內除分發寧夏三萬兩
榆林二萬兩外止發固原五萬兩供億調集兵馬尚
少銀四萬九千二百二十五兩今照前發延安府屬
賑濟支剩在庫銀二萬五千兩及近日開納例銀乞
要聽發查支接濟該本部議擬備行本官查將前項
支剩在庫銀兩照數督發固原該道等官趁時召買
糧草分撥緊要倉堡專備調集禦虜兵馬支用如有
不敷查將布政司開納銀除發寧夏賑濟五千兩外

餘有見在銀兩酌量動支均發接濟等因題奉　聖
旨是俱經通行欽遵去後今都御史劉天和條陳邊
計一節爲照陝西一省民屯稅糧專供延寧甘肅固
原等處軍餉其三邊則有京運年例銀兩惟固原不
係邊方且起存錢糧獨多原無年例銀兩係是先年
會計歲入足勾歲用之數或遇各邊聲息緊急動調
兵馬防禦征勦糧餉不敷鎮巡奏報本部議奏量發
銀兩開中鹽引接濟係一時應變權宜原非經常畫
一之規今都御史劉天和條奏今陝兵食歲用不足

乞要查發例外銀兩以預備蓄及稱冏原要照各邊
一體定發年例銀兩引鹽冏為先事預防之意但查
太倉銀庫所積有限而內外支用為費不貲及查近
該總制尚書王瓊奏討京運銀一十萬兩內該分撥
固原五萬兩及准將舊歲賑濟支剩在庫銀二萬五
千兩悉聽本鎮召買糧草接濟再難別議其稱疏通
鹽法事宜該本部議擬奉有前項　明旨通行欽遵
訖合無備行本官查將前項原發樂房并支剩在庫
銀兩上緊督令守巡管糧兵備等官趁時召買本色

糧料草束分撥緊要缺糧倉堡上納專備調兵支用
不許別項花銷如遇邊情重大糧餉缺乏聽本官星
馳具奏以憑議覆上請定奪
一重屯田陝西軍餉不足累厪　聖慮臣嘗求其故
矣蓋　祖宗朝衛所軍餉全仰屯田邇年絕邊屯地
多荒所設衛所屯地瘠薄其不足固宜若近邊腹裏
衛所屯地肥沃計其所入遂足歲支者乃舍此不講
而亦惟仰給于內帑臣竊惑之臣頃因征番巡歷臨
鞏洮岷等衛查得各衛屯種因成化末等年開大旱

奏免拋荒數十年來復種成熟者悉被衛所官旗隱
取租利見徵無多之糧又被官旗私收侵費每年所
完曾不及十之二三臣切念之因弔查屯田坐落塞
堡冊籍攜以自隨每于道途所經呼集屯軍親閱屯
地而益驗其實且其加收倍取與夫無名科害之弊
不可枚舉為之惕然匪寧已經案行查究禁革臣愚
謂屯田各有坐落州縣地名塞堡原額旗軍及令承
佃人役姓名頃畝荒熟冊籍止宜責令該管官旗從
實開報遴選郡縣廉幹官員公同衛所掌印管屯官

員親詣屯塞審勘的得其實矣果有拋荒及邇年賠
糧不分曾否勘奏俱以除免其種熟者悉令納糧固
不必一一丈量免致紛擾其正數頃畝之外有自開
墾畝數不多者亦不必儘數查報悉從寬處但不許
將邊年開種山地捏作正屯妄報拋荒仍先出告示
曉諭凡侵占欺隱悉許自首免罪如首發查出許問
罪及追所隱糧利候查究造冊至日通計各衛所每
年該支官軍俸糧若干查成熟屯地實徵糧若干除
足勾歲支外不足者方將民糧補足定擬每年該補

某季分月糧。其徵收違限。任倖恭題降級。悉照節行事例舉行。如遇災傷減免。方許該道查呈巡撫議處發補。如仍不足。方許奏請定奪。再照各衛所屯田多散在州縣地方。至有十數餘處。遠在五六百里外者。以故該道難以稽察。官旗易於侵隱。且藏匿逋亡。窩藏盜賊之奬滋甚。合無仍照近日奏行事例。將前項查過塞堡田糧。行令各州縣掌印正官。每年依限查催稽考。開報管屯守巡兵備邊備管糧各道。庶積奬可袪。而軍餉藉以不匱。逋亡盜賊之害亦因之少息

矣。 前件看得都御史劉天和奏稱一節。無非興利除害之意。相應依擬。合無仍行本官。將近邊腹裏衛所屯田。通行責令該管官旗。將各田坐落州縣地名塞堡原額旗軍及承佃人役姓名。頃畝荒熟冊籍。從實預先開報。選委廉幹官員。公同各該衛所掌印管屯官員。親詣屯塞。悉照本官奏內事理。便宜審勘。着實舉行。不許虛應故事。事完將查過屯田頃畝增減屯糧數目造冊送部查考。

駒中从明漢鳳所都何安兮

一免年例陝西之地。惟西鳳二府半係平壤。其餘州縣。并延慶臨鞏平凉等府。率皆高山深谷。地土瘠薄天氣早寒。歲止一收。民多穴處。毛褐爲衣。耕牧爲業且以一省而供四鎮之軍餉。差繁賦重。較之他省勞苦獨甚。竭力以供常賦。猶不能足。往往煩瀆 聖聰。請發內帑。轉輸之費。不絕于道。誠以邊計至重故也。今查布政司。自嘉靖元年。至九年之間。節奉戶工二部勘合。坐派年例物料等銀一十四萬六千四百三十餘兩。內戶部則黃丹光粉明礬五棓子茜草白芨黃紅生熟銅黃蠟錫牛皮黑鉛牛觔等料銀三萬二

千四百二十餘兩。工部則年例茜草炸堠羊鹿麂牛皮楊木椴木枕木松木檀木栗木川漆推黃桐油黑鉛爐甘石金箔甘鍋竹篩水銀魚線膠猫竹等料銀一十一萬四千一十餘兩。未免派徵。取之於民。又多不係本處出產。以是差發益重。民愈不堪。臣愚謂天下至廣。以前項每歲萬餘兩之物料。分派于東南諸藩。所增甚微。而全陝之民。少寬一分。則受一分之賜矣。伏望 皇上軫念關陝重地。四鎮供餉繁難。乞勑戶工二部。自嘉靖十年以後。將一應物料。悉免坐派

其見派未解銀兩、悉皆停止、俾陝民得以專力供邊、則困苦少蘇、不致偏累矣、 前件查得先為遵照舊制坐派錢糧等事、該本部議擬題奉欽依、遵照坐派陝西布政司徵解物料、甲字庫上納黃丹一千斤、光粉二千斤、明礬七千斤、五倍子二千斤、茜草五千斤、白芨二千斤、丁字庫上納紅熟銅二千斤、黃熟銅三千斤、生銅八千斤、黃蠟一千斤、黃牛皮二百張、錫六千斤、牛觔六百斤、已是舊規、近為應制陳言以弭災變事、該科右給事中蔡經等題、該本部議擬、合無備

行巡視等官、親詣內府、眼同該庫內外官員、弔取經收印信卷簿、將各處解到硃漆等料、逐一查驗、要見其項物料、每年歲用若干、見今積庫若干、有無陳腐、約彀幾年支用、備細造冊具奏、果彀四五年者、聽本部酌量各處地方豐歉、及參酌各官原奏、全免不徵、彀二三年者、量派一年、以後悉照此例施行、等因、續該刑科等衙門給事中等官孟居仁等、將查過內府甲丁二庫、存積硃漆等料、約彀四五年以上支用者、黃丹明礬光粉茜草五倍子白芨生銅錫等料、約彀二三年以上支用者、二硃烏梅黃蠟牛觔黃牛皮等料、不足一年以上支用者、銀硃黑鉛水牛角黃熟銅紅熟銅等料、造冊具奏前來、該本部議得嘉靖七年、硃漆銅錫等料、先已會計坐派徵解去後、難以更改、合候嘉靖八年會計之時、通融斟酌、奏請施行、等因、題奉 聖旨、是、於嘉靖八年分止派陝西布政司黑鉛二千斤、紅熟銅二千斤、黃熟銅二千斤、黃生銅三千斤、黃蠟五百斤、黃牛皮一百張、牛觔三百斤、其嘉靖九年分亦該本部斟酌會計、減派俱經通行欽遵

徵解外、為照前項物料、係內府供應之數、先該本部題准減派、已為寬恤、今部御史劉天和又奏前因、但陝西一省供給四鎮軍餉、委為差繁賦重、民力不堪、相應依擬、合無移咨本官、轉行陝西布政司、通行各府州縣、自嘉靖十年為始、將本部歲該額派前項、一應物料、悉免徵解、以蘇民困、其以前年分已徵未解、已解未獲批單者、仍逐一清查、追解完納、庶使奸頑不得肆其侵漁、而小民得受實惠矣、

一踏勘拋荒、臣頃年督理邊儲、見內地逃移甚多、祇

爲郡縣不能催徵耳及臣自今春奉命巡撫以來凡巡歷平凉臨鞏西鳳五府地方無拋荒者惟西鳳二府耳若平凉臨鞏三府則村落蕭條荒蕪彌望延慶二府諒亦同之仍知逋負之由非盡有司之罪矣臣思賦由地出若以前項荒蕪田糧而悉取足於見存無幾之民則負累益甚富者猶能自存其貧者不盡驅之逃不止也理財以養民爲本臣竊憂之伏覩嘉靖六年二月十三日詔書內一款凡荒田地許諸人告官承種亦免其差徭三年三年之後乃纔量納輕

糧又一欵拋荒田地遺下稅糧累民賠納者所在官司須出榜召募儘力墾種免稅三年嘉靖九年二月初八日節該欽奉勅諭各處但有荒蕪堪種之地着召貧民自種不徵稅糧凡地之肥沃堪種者固多招徠墾闢矣惟前各府大荒之後民多逃亡有一里一百一十戶內止存十餘戶者有一甲十一戶內止存十餘丁者有數甲全逃者且多係山地瘠薄易旱間有家道頗過及四外流民又恐糧重負累以是無敢承佃賠臣查得陝西地方節因成化等年大旱拋荒

數多節該巡按司府州縣具奏將拋荒無人承種稅糧除豁有人承佃稅糧每石減納五斗一時爭趨佃種糧額暫欠不多並糧額雖減而所得實多否則糧額移存而地荒民逃且并其所存者而亡之矣此固用不足而行徵法之遺意也乞勅該部計議遵照節奉詔勅　明旨除西鳳漢中二府原無拋荒及平凉臨鞏二府州縣內拋荒數少并數多者曾經奏勘除豁減納堪以通融派徵者俱不必踏勘外其餘地瘠民逃拋荒最多州縣令守巡各道督同各府掌印官

遴選隔別廉幹官員公同掌印官將拋荒地土沿段履畝從實踏勘分爲三等內肥沃川原坡地爲第一等則遵召募墾種免稅糧三年之　旨稅糧照舊科徵其山嶺地土稍平堪種者爲第二等則遵諸人承種三年之後方納輕糧之　旨每石照例減納五斗其高山陡嶺最薄地土則遵召民自種不徵稅糧之　旨將該納稅糧照例除豁其一里一甲一戶之內拋荒不及三分有附近及本里本甲本戶人丁堪以約派帶種者勑諭自相資借牛種極貧無力遵照勅諭

官為措給牛種責令開墾俱不必勘報免虧國計其先年奏勘減納除豁稅糧如有成熟年久地土肥沃及欺隱作弊者悉行查出即以抵補令次踏勘拋荒田糧免致重覆減免各道各府承委官員有能上體
聖慈下恤民隱悉心竭力區畫有方踏勘無弊者聽臣等據實旌獎徇私作弊者舉劾仍責成守令多方勸相招徠俾民之逃者悉歸田之荒者盡闢以無負
聖明憂民圖治之至意及行延綏巡撫都御史將延慶二府一體酌量踏勘施行則實效可臻而全陝之

民均被至仁之澤無窮矣　前件查得先為清查拋荒田糧以杜奸弊事該總制陝西三邊軍務兵部尚書王憲題稱據督理糧儲陝西布政司右參政羅方呈卷查得陝西額徵夏秋稅糧一百九十三萬二千六百石有零馬草一百五十一萬七千一百束有零外供三邊主客兵馬內給王府各屬官吏俸祿成化年間陝西災傷人民逃竄糧草負累見在人戶包賠弘治年間該本司左布政使文貴勘奏准將逃亡人戶遺下地畝開除糧草減去額糧三十三萬一千石零馬草三十二萬六千九百束零以此三邊儲蓄未充近該臣奉命提督陝西軍務時值仲春日月經過西平等府地方大路兩傍青苗遍野不見成段地土拋荒衆目所視不係傳聞而參政羅方不避流言誹傳歷數田糧欺隱弊情乞要差官清查以復實徵原額該本部議擬移咨巡撫陝西都御史寇天叙督同布按二司各官通將所屬州縣田糧提吊實徵文冊并先年原奏拋荒文卷籍冊到官逐一撿閱查對明白除原無奏減拋荒州縣不必查勘外其曾經具奏

減免田糧州縣即便選委廉能官員分投前去悉照本官所擬沿坵履畝從公挨查如某里某人原先逃亡遺下田若干該徵稅糧若干肥饒該徵若干沙薄減徵若干其拋荒地土即今有無召人承佃已經承種及復業人戶有無辦納稅糧未曾召人承佃即今曾否仍舊拋荒從實造冊在官應徵糧草照例辦納中間果有水崩沙壓鹼鹻十分不堪耕種斟酌定擬分數量與除免

准放折俸等項支用疏　疏通錢法

看議得南京吏部司務朱希皐奏稱戶工二部請開納銀入監開礦煎銀不若倣古採銅充賦設官鑄錢及嚴禁其偽以行其真新錢既成凡祭祀賓客發紀軍旅賜予興作俸祿之用皆于此取給比之納例開礦得失相去萬萬一節具見本官目擊時艱革弊裕國之意但今天下州縣則壞成賦者爲版籍輸納已久若欲採銅充賦不免涉于紛更其兩京見有寶源局衙門官吏具存是我朝設官鑄錢良法美意固未嘗廢至于嚴禁偽錢使歷代好錢與制錢相兼行使

具載律令及節經題有前項　明旨出榜禁約至再至三又在京九門并天下戶口食鹽每月進納本色錢鈔俱用制錢及歷代好錢送廣惠庫交收聽候光祿太常二寺買辦鋪戶等項關領貿易疏通錢法具在但人心玩愒法久弊生屢令稍寬而鑄盜輒起緝捕一懈而偽錢四行錢法之壞實由于此若不痛加嚴治何以屏息奸頑及查嘉靖制錢尚有一萬四千五百七十九萬九千三百六十文未曾補鑄通合議處欲候　命下戶部移咨兩京工部將來鑄嘉靖制錢一萬四千五百七十九萬九千三百六十文工部監造九千七百一十九萬九千五百七十三文南京工部監造四千八百五十九萬九千七百八十七文俱送太倉銀庫交收以備給商等項支用及咨都察院轉行兩京巡城并天下巡按各該監察御史申明禁約但係見今行錢地方務要不拘洪武永樂宣德弘治嘉靖通寶及歷代制錢相兼行使每好錢七十文准銀一錢皮混低錢以二折一若有藏蓄私鑄小錢許赴所在官司首出照依鉛錫時價動支官銀給

領仍免其罪違者悉照前項律例問擬處絞徒杖罪名并枷號充軍發落告捕者官給賞銀五十兩兩京巡城御史按季在外巡按御史年終各明白具題錢法曾否疏通私鑄有無捕獲都察院案使嚴加稽考以示勸懲戶部仍行東廠錦衣衛嚴督緝事人員用心訪拏務使錢貨流通奸偽屏息共承　朝廷立法除弊之意及再行九門并天下戶口食鹽錢鈔俱用制錢并歷代好錢轉送內府該庫交納聽候光祿太常二寺鋪戶支領候有積餘會數奏請准放折俸等

項支用。伏乞　聖裁。

議處鄖陽流逋疏　議處流逋

撫治鄖陽右副都御史潘旦題。照得臣撫屬之地，湖廣鄖陽荊襄、河南陝西漢中商州等處，乃萬山之中，三省之界，實爲流逋淵藪。歲豐則火耕水種以避差，歲饑則嘯聚爭奪而爲盜，其來非一日矣。臣蒞任二年，時加詢訪，中間流民有先年附籍數姓朋户，今衆至二三十丁，或五六十丁，自有附籍之心。後因府官科差煩重，隨復逃移。版籍爲虛者，又有流來年久，迷

失鄉貫，造屋買田，取妻生子，不曾報冊者，又有近年荒歉，流移趁食未歸者。又有逃軍逃匠避罪不還者。凡此數等，相應區處。方今大造黃冊在邇，乞　勅户部行十三省布政司督冊官，及守巡道親臨地方，逐一清查。如先年附籍，復逃虛户，即與開除。數姓朋户人丁，多至十丁以上者，酌量分析。其有事産妻室，未報冊者，姑免問罪，即以附籍補塡前項虛户格眼，一應差役。比老户減半科差，以示存恤。其餘近年流民，或脫逃軍匠，來歷不明之人，給示曉諭，限三月之內

責令里老保甲鄰佑房主，逐之還籍，毋許窩容居住。如過限逼之不去，及去而復來，許里老保甲人等，拏送州縣正官，查照先年題準事例，問發邊衛充軍。窩主同罪。里老保甲鄰佑人等不舉者，一體究治。如此則有籍者安之而不致于轉徙，無籍者去之而不致于嘯聚，民志定，版籍實，盜賊息矣。題奉　聖旨案呈到部。看得都御史潘旦題稱，要行三省布政司督冊官，及守巡道親臨地方，督同府州縣各掌印撫民官，逐一清查朋户人丁一節，足見安撫流民，保障地方

至意。况又查有前項律例，相應再行申明。合候　命下，本部移咨湖廣河南陝西各巡撫都御史，轉行各布政司督冊官守巡等官，趁今大造黃冊之年，親詣各該地方，督同各該府州縣各掌印及撫民官，逐一用心清查。應附籍者附籍，應發還者發還，逃亡者准令開除，報冊者准補虛户，減免科差，給示曉諭，遵照律例，斟酌舉行，務在事妥民安，毋使下人作弊，貽患地方，仍行提督撫治都御史潘旦一體查照施行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六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吳培昌坦公
楊廷樞維斗 參閱

梁端肅公奏議

疏 梁材

議茶馬事宜疏 茶馬事宜

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劉良卿題切照國家設立三茶馬司收茶易馬雖所以供邊軍征戰之用寔所以繫番人歸向之心考之茶法在 大明律曰凡販私茶

者同私鹽法論罪蓋行於腹裏地方者然也至於通番禁例在 太祖高皇帝曰私茶出境者斬關隘不覺察者處以極刑太宗文皇帝曰透漏私茶出境者犯人與把關頭目俱各凌遲處死家口遷化外蓋行（國初駙馬販私茶即處以極刑）於邊方者然也（舊[illegible]法之嚴如此） 祖宗好生之德不嗜殺人之心而私茶通番輒以極刑凌遲論罪其意之所在可知已而葢西邊之藩籬莫切於諸番諸番之飲食莫切於吾茶得之則生不得則死故嚴法以禁之易馬以酬之禁之而使彼有所畏酬之而使彼有所慕此所以制番人之死命壯中國之藩籬斷匈奴之右臂者其所係誠重且大而非可以尋常處之也故在當時茶法通行而無阻滯之患番馬茂盛歲至萬餘之多又考之洪武初例民間蓄茶不得過一月之用嗣後至弘治年間或召商中茶以備賑濟或召商中茶以備邊儲然未嘗禁腹裏之民使不得食茶也行之既久此意浸失滅通番之罪而止於充軍禁內郡之茶而無所於食遂使奸人窃肆私茶盛行番人一至既要厚

賞復索高價歲易馬匹不過數千甚至驕傲抗違招之不至括民間之馬以充數者夫豈 祖宗立法之意果如是哉姑以今日茶法言之每年三茶馬司漢中府解納課茶洮州一萬一百九十餘斤河州一萬八千三百七十餘斤西寧二萬五千六百餘斤其各商茶亦赴三茶馬司抽分又各數十萬斤官茶貯庫商茶就彼發賣其各府衛州縣衙門捉獲私茶又解各司貯庫是商私課茶皆聚於三邊茶馬司矣其在腹裏地方凡有夾帶茶斤不論多寡即以私販論罪

是陝西一省皆不得食茶矣夫茶聚於茶司則通番之弊易滋茶嚴於內郡則私販之弊難究何也蓋陝西通番之路有三一曰階岷一曰臨洮一曰蘭州黃河為限關隘為險三路嚴守則茶豈能飛入番境哉今商私課茶皆以文引渡河歷關而至茶司矣茶司地方則皆與番為鄰者也關隘少而岐路多其相通固已易矣而茶司周環地方幾何人民幾何商人之茶動至數萬豈能盡賣而盡買哉商人去家千里既不得以速賣勢復難於久守不得已而賒寄居民家

積戶蓄塞屋充棟夫番人欲之而不可得吾民積之而無所施往來之路雖有關河之限交通之利不止三倍之多且通番之罪犯則止於充軍又十不一犯焉欲其不相通豈可得乎故近日拏獲通番人犯若完忠則河州衛千戶而茶則商人趙文華者李仕英河州之民而茶則商人張純者黃欽林森乃西寧之民而茶則商人羅銘者繇此觀之則通番者皆茶司地方之民皆商人抽分之茶固非腹裏地方之民之茶也蓋既遺之以通番之資又滅之以通番之罪云

爾夫詳於禁者猶有法外之遺奸況疎其禁乎此通番之弊易滋而禁之之難也茶鹽皆所日用而不可缺者茶法與鹽法相同然禁私鹽矣而未嘗不賣官鹽也今禁私茶矣而官茶止行於諸邊腹裏八府皆不得行以人所必用之物而禁之使不得行使不得食欲其不私買豈可得乎山人治茶猶農之治菽粟勤力經理俯仰所資今商茶之外嚴禁私賣又以茶多阻滯商人不得多中則將使小民終歲收穫置於何地而衣食之資取辦於何所耶欲其不私賣豈可

得乎食者欲買中者欲賣貧無生藝之民欲其不乘機而私販又可得乎故凡拏獲茶徒非饑寒困苦之窮民則衣食無賴之囤戶夫事有大小法有輕重茶法之禁其要在於通番非切切為吾民也今使大奸巨惡往往得以通番而漏網閭閻小民以數斤之茶因禁囹圄而致死者不可勝計焉此不惟私販之弊難究而輕重緩急之間亦未有當於人情者焉況以三茶馬司見貯之茶計每歲易馬之費洮河可足三年之用西寧可足二年之用其商私課茶又日增而

月吾之以至積久腐爛如近日監察御史劉希龍所奏燒毀者三茶司共二千萬二千餘斤以價計之則不啻數萬兩之多夫以民間有用之物而禁民使不得用積之以至於腐朽而置之於烈焰之中豈不誠可惜哉茶法之弊有如此者以今日馬政言之番地所產多馬吾之所易在馬使番人有馬而無所於市吾之茶有禁而無所於通其勢必相求而制之之積在我矣今者商茶皆在茶司茶司居民陸續窃易馬匹以待商人往來興販歲無虛日如臣上年四月至

（私茶盛行則番人無所利于官茶而馬亦不肯至矣）

洮州五月至西寧差人訪擊一日之間即得馬六十餘匹西寧四十餘匹則尋常可知也縱使番地多馬要之生產有限興販無窮及吾易馬之時則不能多得也固宜此興販番馬之未禁也每歲茶易馬匹領軍未至皆寄派各衛軍餘餧養夫邊境之軍地方苦寒生藝寡薄平居之日衣食固有所不贍而復以養馬責之一有瘦損倒死重則追賠本色輕則追納肉臓銀兩家業不遠齎及男女彼何辜哉此寄養茶馬之未平也監苑牧馬所以供軍臣初至安定苑點馬

見有縛足而至者道傍又有新死者詢其所以皆平日牧軍養馬數多不能收拾撒放山野追使性如虎豹不可羈勒故必設法捉獲縛其一足而後可以赴點其死者皆因被縛急撞而死夫養馬以備用而至於如此將何以為用哉及查操軍倒死馬匹之例各照上中下戶則給椿朋地畝銀兩買補銀數不足復累各軍賠辦且槽下倒死者賠辦可也若追賊倒死勢非得已而亦使之賠辦情似不堪夫馬多失養而置於無用馬至倒死而給銀以買補且累給貧軍之

賠辦是不亦兩失耶甘肅一鎮每歲領馬一千九百匹榆林寧夏每年領馬各一千匹洮州衛每年二百匹各衛地方切近虜地傳塘追賊勞役頗多倒死馬匹時固有之或亦未必歲有千數之甚也今各鎮衛所不論倒死有無多寡每年槩給馬共四千餘匹漫無稽考冒領作弊豈可謂之無耶此牧馬領馬之未善也馬政之弊有如此者夫調不鼓之琴必有更張之術理大壞之政必有變通之道臣罄一得之愚條為六事開坐於後奉 聖旨該部知道抄出送司案

呈到部，看得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劉良卿條陳六事
內除審處牧馬，以便操牧一事，移咨兵部，徑自查議
外，所據量積邊境之茶，以防私通等五事，相應議擬
開立前件，伏乞　聖裁
一量積邊境之茶，以防私通。今後三茶馬司積茶，止
留二年之用。每年易馬，計該若干課茶之外，足以商
茶，鞏昌府盤驗之時，扣除解司之數，收貯該府類總
顧腳給批差官，解至茶司交割。正茶之外，分毫不許
夾帶。如此則非惟通番者無所資而自止，將茶價遞

貴，番人受制而良馬亦有不可勝用者矣。前件查得
問刑條例內一款，欽奉　憲宗皇帝聖旨，私茶有興
販夾帶五百斤的，照見行私鹽例，押發充軍。又為陳
愚見以裨茶馬以濟軍務事，該巡按御史劉希龍題
稱，官茶易馬，先年招馬之易，于今招馬之難，蓋以開
中太濫，商茶數多，番人坐以得茶，不仰給於茶之難
故欲少開中以便招易，該本部議照積茶易馬，乃我
朝備急防邊禦患之策。近年以來，法久弊生，私茶盛
行，以致官茶阻滯，易馬甚難，誠有如本官所奏者。相

應依擬，轉行接管巡茶御史，今後開茶之期，必先審
有力商人方許報中，其撙節盈縮之數，并積斬散舊
之法，悉照本官所擬事理施行等因，已經通行欽遵
去後，今御史劉良卿題稱，今後三茶馬司積茶，止留
二年之用，每年易馬，計該若干正茶之外，分毫不許
夾帶，將來茶價涌貴，番人受制，而良馬不可勝用一
節，與前御史劉希龍所奏，大略相同，相應議擬，恭候
命下，轉行陝西巡茶御史，再加斟酌，徑自查照施行
一通行內郡之茶，以息私販。今後商人中茶，每年多

開百萬斤，鞏昌府盤驗明，除扣解茶司之外，其餘悉
聽臣衙門酌量西鳳等府地方廣狹，分派各府，對半
抽分，照依時估，定以價值，商茶給商自賣，文引截角
掛號，不得出所屬州縣之境，官茶并拏獲茶俱由給
印票，分散鋪行發賣，價銀呈臣衙門，計算除養馬解
茶之費，餘聽巡撫衙門，以備軍儲。其臨洮所屬河蘭
二州、鞏昌所屬階岷州衛，係近番地方，仍舊禁賣。如
此，則非惟私販者無所利而自息，將來茶價充溢軍
儲，可免匱乏之憂矣。前件看得巡按御史劉良卿題

稱一節非無革奨務邊之意相應議擬合候命下本
部移咨巡撫陝西都御史黃臣及轉行陝西巡茶御
史再行會議前項事宜如果官商兩便有益軍儲悉
照本官所議施行若有窒礙另奏請定奪
一嚴通番之刑以杜輕玩今後通番道路洮岷河州
責之邊備道臨洮蘭州責之分巡隴右道西寧責之
兵備道務要選委勤慎官員晝夜嚴加防守拏獲私
茶通番之徒及防守官員不行覺察者仍照 祖宗
舊例處以極刑邊備分巡等道不行嚴謹致有私通

者事發聽臣參劾即以罷軟罷黜雖有他美不得論
贖如此則刑重而防守嚴其誰肯舍身家之重而覓
通番之利也　前件大明律內一欵凡犯私茶者同
私鹽法論罪及查鹽法內一欵凡犯私鹽者杖一百
徒三年拒捕者斬非應捕人告獲者就將所獲私鹽
給付告人充賞有能自首者免罪一體給賞及查得
先爲申明事例禁約越境販賣私茶通番事該督理
馬政左僉都御史楊一清奏稱查得洪武三十年三
月初八日欽奉 太祖皇帝聖旨陝西四川把截私

茶處緊要恁戶部便差行人去陝西河州四川碉門
利雅等處省諭把隘口的頭目教他十分嚴加把截
不許私茶出境如今這一遭說與他知道以後每月
一遭差人去說直差到九月務要省諭他每把得停
當不致透漏這等說與他了敢有放過私茶出口的
拏來罪他永樂六年十二月初九日欽奉 太宗皇
帝聖旨陝西四川地方多有道接生番徑行關隘與
偏僻小路洪武年間十分守把嚴謹不許放過段疋
布絹私茶青紙出境違者處死如今關隘上頭目軍

士多不用心守把巡捕往往邊漏段疋私茶出境恁
戶部再出榜去曉諭禁約還差人說與都司布政司
着他勤勤的差的當人去各關上省會把關頭目軍
士今後務要用心守把設法巡捕不許私漏段疋布
絹私茶青紙出境若有不聽號令仍前私販出境拏
獲到官定將犯人與本處不用心把關頭目俱各淩
遲處死家口遷化外貨物入官如私販之人有能自
首者免罪給與重賞俱經通行欽遵去後但法久弊
生人心玩愒所以本官具題 前因無非愼防守與茶

利易馬籌邊之意相應申明通行遵守合候命下本部轉行陝西巡茶御史督嚴各該邊備分巡兵備等道悉如本官所擬申明律例嚴加防守仍書大字告示翻刊印刷發仰各該把截地方常川張掛曉諭軍民人等如有興販私茶出境及守把關隘入員通同透漏者俱從重問擬干礙應參人員徑自奏請定奪（但入從重問擬則亦未必許行成聖旨事例矣猶明中傷不過虛文而已）

一嚴販馬之禁以便招易今後道番道路如前所開者責令各道防守等官但有興販番馬入境拏獲馬匹入官犯人以選番論亦照前例問罪如此則番漢

不得交通番馬不得私販息生既蕃招易自廣雲錦成群之盛庶乎其可致矣 前件一節查有前例相應議擬合候命下本部移咨陝西巡茶御史即行該道守巡官督同守把關隘人員各申明律例用心防守如有仍行私販者拏獲從重問擬守把之入知而故縱及失於盤詰者依律問罪

一公養茶馬以蘇貧困今後三茶司各擇空閑地一區動支茶法銀兩建立馬廠積蓄草料每年易馬之時選委指揮千百戶等官督同醫獸入等凡有易到馬匹揀槽餧養秋夏隨便牧放冬寒給與草料如有疲損病死者官員醫獸入等各治以罪夫醫獸養馬則水草調而自無患病之虞官給草料則軍士蘇而可免負累之苦矣 前件查得前項易到馬匹設有陝西苑馬寺開城清平等七苑牧養已是定規今御史劉良卿題稱三茶司各擇空閑地方動支茶法銀兩建立馬廠積蓄草料委官督同醫獸餧養牧放以免貧民追賠之苦不為無見但事在彼中未審中間有無窒礙相應勘處合候命下本部移咨接管巡茶

御史將前項事宜再加查議如果招應別無窒礙明白奏請定奪

議處茶運疏（議處茶運）

巡按陝西監察御史沈越題據分巡關西道副使紀常隴右道僉事江南會呈蒙臣案驗先據漢中府呈稱本府所屬金州西鄉漢陰石泉紫陽五州縣歲辦地畝課茶五萬三千一百九十斤共裝一萬八百四十四篦每年西安漢中臨洮鞏昌平涼鳳翔六府每府編茶夫一百名每名徵價二兩五錢共該銀一千

五百兩、內各除二十名夫價存留府庫、聽解私茶、其
餘八百名夫價、各類解漢中府收貯、各州縣大戶、解
茶到府領銀、自行雇腳、運至茶司交收、但各年解過
夫銀、本府所屬六百八十七兩、鳳翔府五百六十二
兩、鞏昌府九十九兩五錢、平涼府七十五兩五錢、西
安臨洮二府全未徵解、每遇解茶不敷支給、屢經呈
請、將茶法贓贖借支、嘉靖十四年借過一千二百兩、
嘉靖十五年、借過四百七十兩、嘉靖十六年、借過九
百八十兩、見今嘉靖十七年分運茶急緊、缺少腳價、

呈乞催解、或再量借支用等因、除已經批行陝西布
政司通行嚴催外、今看得前項課茶、舊規自漢中府
至徽州、過連雲棧、俱係遞運所轉行、徽州至鞏昌府
中間經過駱驢巷、高橋、伏羌、寧遠、各地方偏僻、原無
衙門、添設四茶運所、官吏管領、通計一十一站、每處
設茶夫一百名、鞏昌府至三茶司、復由遞運所三路
分運、計三十站、每處設茶夫三十名、其茶運所衙門、
運茶日少。空閒日多、積習既久。夫役雇募、工費不貲
官吏無為、俸銀冗濫、嘉靖十四年、該監察御史劉希

龍題准、將前茶運所官吏查革、茶夫止留六百名、于
西安等六府徵派、除存留外、每歲該解銀一千二百
兩、漢中府收貯、遇大戶解到茶篦、往西寧者、每篦一
錢、洮河者每篦七分外、又各加添一分、以備風雨腳
價支用、通不經由遞運所人役、為照前項裁革官吏、
減去茶夫、固是節省、但自議革之後、不期夫價累徵
不完、致將茶法贓贖銀兩、逐年借支、其大戶原領夫
價、已是太多、復因路遠、輒科盤費、每名不下百十餘
兩、本役中途延滯、逾歲不能完納、又復揭借私債、負

累戶族賠還、告擾追償、鄉民嗟怨、為今之計、莫若酌
量道路遠近、照依商人運茶則例、依程定價、委官部
運、自漢中府南鄭縣起。至略陽縣止。陸路三百里、每
篦給銀一分二釐。共該銀一百三十兩一錢二分八
釐、略陽縣至白水江路。一百二十里。一船可容千篦。
給銀二釐。共該銀二十一兩六錢八分八釐、白水江
下船陸路至徽州七十里。每篦給銀三釐、共該銀三
十二兩五錢三分二釐。通前漢中府至徽州、俱屬關
南道地方。徽州至秦州陸路、每篦給銀一分。共該銀

一百八兩四錢四分，秦州至鞏昌陸路，每筐給銀九
厘，共該銀九十七兩五錢九分六厘，道前自徽州至
鞏昌，俱屬隴右道地方，又查得私茶惟漢中府獨多。
且經行道路，與前相同，每歲約用脚價六十兩支給
通計止該銀四百五十兩二錢一分足用，鞏昌府至
茶司三路，仍經遞運所轉發，况各所牛車人夫俱便。
不必議添夫役，較之往年，每歲該節省夫銀一千五
十兩，其前項存留聽解私茶銀兩，止是漢中府支取
其餘各府俱未及用，約該存銀七百五十兩，若將前

拖欠并存留未用者，通行徵完，該有三千餘兩，可彀
六年之用，合無行布政司，將茶夫六百名，暫免編僉
仍行各府嚴併拖欠，在西鳳漢者解漢中府，平臨鞏
者解徽州，各收貯候運之時，俱差有職人員押解，先
繇漢中府領價，分巡關南道驗過，督發至徽州交割
次繇徽州領價，分巡隴右道驗過，督發鞏昌府交割
鞏昌府照文驗發遞運所，轉運至三茶司交收，聽候
易馬，候銀數支盡之年，止行南鄭縣并徽州編徵接
續支用，不必徵派別府，如此，則運茶在官，不在于民

既無負累之弊，又有節省之多，况官運催督，程期有
限，雖欲遷延，勢有不能，其西鳳等府私茶，亦各通令
繇遞運所轉發，較之往歲，委實官民俱便，經久可行
等因，題奉 聖旨，到部送司，案查先該巡按陝西監
察御史劉希龍，題稱茶夫欲照舊例徵銀存省，截解
收貯，遇地僱役運茶，給與工貼脚價，及巡獲私茶，亦
照例運納夫銀，有餘作正支銷，并茶運所衙門官吏
似應裁革，各州縣驛遞茶夫，不必僉派等因，該本部
議擬轉行接管巡茶御史，再行查議，勘處具奏，准議

令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巡按陝西監察御史沈越
題稱漢中府課茶，先因茶運衙門官吏夫役冗濫，題
奉欽依裁革，今經五年，不期徵解夫銀，累有拖欠，九
戶須價，浪費役多，五戶就官銀，自行僱運，官多人少，
路遠力疲，經年不到，有悞易馬，要將各府原編茶夫
價銀，道行免編，止將累年拖欠，并存留夫價，着落守
巡官嚴行催解漢中府，并徽州收貯，以後運茶，官爲
僱脚，部解，候支盡之年，止行南鄭縣并徽州，各照前
數編徵，二州縣另項差銀，行布政司，並爲改除，其解

茶人員、就令關南隴右二道、巡茶部運一節、無非節財救弊之意、相應依擬合候 命下、轉行陝西接管巡茶御史再加詳議、如果別無窒礙、徑自查照施行、

議處通惠河倉疏 通惠河倉

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處州府知府吳仲奏、臣嘗備員御史、建議開濬通惠閘河、浮言橫議、塞耳塡胸、雖臣亦不能自信也、節奉聖諭、有曰修濬閘河委係轉漕便利至計、近年屢議修復、皆爲附近貪利之徒所阻、亦因大臣不肯任事、小官徒事虛文、見今東南

民力困竭、漕運軍士疲敝、苟有寛省之策、豈可因循不爲、大事可成、則勞費不足計、國計有補、則浮言不必恤、若奸豪之人、恐防已利、故爲騰謗阻撓、聽緝事衙門訪拏究問、又曰修濬通惠河、乃前人遺跡、先朝成筭、近年屢議修復、輒爲奸豪射利之徒所阻、今閘壩俱存、河渠無礙、原設官吏夫役見在、今所議處尤爲簡易、合用錢糧不多、一應疏濬盤剝修閘造船等項事宜、都依擬施行、未盡事情、聽該本部、并各官從宜處置、事緐重大者、具奏定奪、務要同心竭力、共成

大工、勿得偏執違拗、妨誤經國大計、大哉 皇言、一哉 皇心、豈凡庸所能測識哉、既而時方四月、費纔七千、而舳艫啣接於大通橋下、京城父老觀者環堵、漕運官軍、歡聲動地、臣因竊嘆 聖見之神明、聖政之奇偉、一至此哉、臣聞先儒有言、禹之決江水也、民聚瓦礫、事已成、功已立、爲萬世利、禹之所見者遠也、而民莫之知、故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終、史起決漳水以灌鄴田、鄴民大怨、欲藉之、起不敢出而避之、使他人遂爲之、奉已行、民大得利、又相與歌之、魏

襄王可謂能決善矣、誠能決善、雖詛譁而不爲變、故中主以洶洶也止善、賢主以洶洶也立功、斯河之舉、若非 皇上操大禹之神、兼魏襄之決、豈惟河通無成、漕事不舉、臣且以此獲罪、不知其所矣、臣適者前去到任、道經通惠河旁、追思往事、不覺驚心、第念好事難成而易敗、讒言易興而難遏、日遠人非、無所於考、輒伏舟次、掇拾此河事跡、編成一書、名曰通惠河志、繕寫進呈、伏乞燕閒之暇、特賜清覽、勑下內閣看詳撰序文、仍命所司刊刻成書、或容臣捐俸鋟梓、

用紀中興聖政之盛事少備他日史氏之美談而臣
亦得托名於不朽矣但臣原奏之意尚不止此不敢
避嫌隱默復冒昧與　陛下陳之臣當奉命查運邊
儲因見客雲等處皆有間道可通萬一奸細爲之向
導輕騎疾馳旋日可至若據倉厰而肆燒燬京師可
以坐困所以借盜兵資寇粮古今大忌先年土木之
變尚書于謙曾議燒通州倉厰近年都御史汪鋐亦
會議包築通州於城內臣愚實與相同仍乞勅下戶
部備查于謙汪鋐并臣先今奏內事宜會同廷臣從

長議處先儘京倉空厫次於大通橋督儲館後將逐
年扣省腳價益造水次敖座并撥剝船腳之費凡通
大運未到及空閒之月陸續搬運來京所謂不勞巳
之力不費巳之財隱然潛消莫大之後患亦何憚而
不爲哉若曰恐奪通人之利則當全用舊日之官吏
夫役一無所紛更於其間彼既不失其利而我實未
嘗無不利也機可乘時慮當及遠遭遇　聖明千載
一時不可不預爲之所而苟且因循於目前也區區
一得愚見實有未盡不知忌諱冒犯天威下情無任

拳拳懇誠之至等因奉　聖旨這所進通惠河志送
史館采入會典仍着工部刊行奏內應行事宜該部
還會議停當來說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奏內粮
運事宜係戶部掌行擬合就行爲此合咨前去欽遵
會議覆題施行又於戶科抄出廣西道監察御史戴
金題爲陳愚見以備會計擬儲事竊惟自古國家必
據險以立基積儲以固本所謂地利人事相須以成
而人謀之臧所關重大而垂遠者則當因地利之險
夙遠近以爲之熟計也我　太宗文皇帝定鼎燕畿

據有形勝居重馭輕誠萬世不拔之洪基矣而儲畜
一節中間轉運之方出納之審安置之法與夫除奸
革弊節冗省費一切事宜　列聖相承迄我　皇上
登極以來凡事有更革損益必集羣議以求至當是
固無容於議者矣近以本年十月十六日該戶部送
到會議揭帖爲記　聖政以攄愚盡事奉　聖旨本
部會議停當來說臣竊詳吳仲欲移通倉之儲以防
意外之變是其心未嘗不忠而其事或有未盡然者
何哉蓋邊方外寇必自遠以及近而老成謀國必制

外以安內我國家萬年基業肇造如此東關則有燕
河營太平寨三屯營馬蘭谷密雲黃花鎮西關則有
居庸紫荊倒馬諸關鎮以為京師之藩屏諸陵之護
衛而通州附近京師尤在肘腋之間寇豈易至之哉
萬不得已設有寇侵以上各邊關鎮攻圍日久粮餉
歷代倉廒不必盡入京倉亦有置于水次者况通
不繼必發通州之倉以為救援之策此則 文皇帝
州近于京師
置通倉不言之深意矣果如仲言盡徙入於京中至
不得已則發京儲以濟邊患不惟往返費轉運之艱
而國之大體示弱於人亦甚有不便於事勢者豈可

因土木一時之變以泥久遠之見哉故春秋之法守
在四夷蓋四夷安則藩屏固而國勢自尊若舍遠而
謀近棄險而就夷恐非善於謀國者矣況 列聖陵
寢俱在天壽山其黃花鎮密雲居庸一帶為防護深
遠之計又豈少緩於京師哉故都御史汪鋐不為徙
粮之說而有築城之計蓋得 祖宗之意而知通倉
為不易之圖矣雖然疑二慮當萬全臣嘗見運粮之
苦思儲畜之計輒有一說少便於國計民情者為
陛下陳之臣查得南京各衛所官軍人等月粮每遇

各省運粮至日臨船兌支軍民甚稱所便及查大明
會典開載成化二十年河道淺阻運粮遲滯令所運
粮已到者悉免曬揚每石加收耗米四升未到者令
在京各衛所官軍人等於通州張家灣等處地方臨
船預支三箇月每石加腳價三升河西務七升其所
免粮每石該耗米五升并曬米四升俱作正數文放
其兌支未盡者俱於通倉上納臣謹據此備查得江
南北諸省起運之數至京通二倉者大約每年不過
四百萬石內該正兌米三百三十萬石京倉七分通

倉三分改兌米七十萬石京倉四分通倉六分二項
總計每年京倉二百五十九萬石通倉一百四十一
萬石其各衛所官軍人等每月該實支米該二十三
萬石除兩箇月折色外京通二倉各支實米四箇月
粟米一箇月此則每歲出入之數矣以各省運粮之
費計之比如湖廣浙江江西每米一石該三六輕齎
銀一錢八分竹篾沿途盤撥并張家灣起運入倉之
費合無查照成化二十年舊規每年於湖廣江西浙
江三總內臨船兌支三箇月與各衛官軍人等以作

京倉應支之數共該米七十萬石每石仍照舊徵免曬米四升該積出入官二萬八千石輕賫銀一錢八分內除八分與軍士沿途盤撥之費每石剩銀一錢該積出入官銀七萬兩此則不費於民而利歸於國者矣至於支糧官軍人等亦照舊每石加腳價三升河西務七升則軍士既有腳價又得預支將不嫌於遠負而利於速得矣其運糧軍士又得免轉運之苦省無名之費以為困苦之甦實一舉而三利存焉備訪人情僉曰無不可為者矣至於儲積久遠之計通

倉每年額數不過四十萬石既臨船兌支去三箇月餘存不過七十萬石存積本鎮緊急備用以收制外安內之功斯則不失 祖宗初置倉廒之意而於時宜變故亦可無牽襟掣肘之患又竟其終而備論之行不過十年可餘積銀七十萬兩米二十八萬石欲大舉興作如都御史汪鋐之議以與包築之功誠不假他求而綽乎有餘裕矣臣聞自古經理財用以實國儲以戒戎作必為之以預持之以久不疾不徐而功斯懋矣仰惟 聖明御極百度維新而儲積邦本

尤所留意故不惜淺陋之愚以效芹曝之獻伏惟俯賜睿斷或下之廷臣議其可否請自 聖裁奉 聖旨該部知道該戶工二部議擬題奉欽依差委戶部左侍郎王等會同踏勘議處續該各官會勘自新壩起至慶豐閘止舊跡具在應該疏濬合用工費并各項事宜會處停當及稱通州京輔之地兩城矣固五衛防守亦當蓄儲以安人心不宜過慮搬運自起驚疑等因今該前因查得漕運志書所載倉廒之數永樂年間設通倉四大運西倉大運南倉俱在新城共

廒四百三十三座大運中倉大運東倉俱在新城共廒一百七十九座至永樂十二年該平江伯陳瑄請於通惠河立法儹運淮安至通州各添蓋倉廒接運事下行在戶部該本部會議題准北京行屬官軍并營造軍夫歲用浩大海運遲阻將原坐太倉糧蘇松浙江改送淮安倉鎮江廬鳳淮揚送徐州倉徐州并山東兗州送濟寧倉河南山東送臨清倉交收添造二百料河船三千隻工部即差官催造完備自永樂十三年為始依擬將海運停止退下官軍令於裴河

臨清德州轉運前項糧儲至過州倉交卸，令天津并
通州等衛官軍於通州接運至京，工部就於淮徐濟
寧臨德通州添蓋倉厫，仍將通州見在倉厫照依南
京江北五衛事例撥與通州五衛官領，委官撥軍，分
投收受，自後軍民就便兌運。宣德八年，攢運糧五百
餘萬石，通倉收二分，京倉收一分。正統二年，攢運糧
四百五十萬石，通倉收六分，京倉收四分。至成化六
年以後，始以十分爲率，兌運京倉七分，通倉三分。改
兌京倉四分，通倉六分，支運俱通倉收。及查得景泰

元年土木之寇未靖，京城戒嚴，兵部尚書于謙議請
撥軍士，繕兵器，分城守護通州。坝上倉糧在城中者
不可捐棄，令在官諸人關支，准作月糧。京場草束，俱
在城外堆積，及壩上養軍馬草料，亦置倉場於野外，
乃分遣五城兵馬司官，縱火焚燒。又卷查得先爲乞
恩處置淺阻糧運拯恤貧軍事，該漕運總兵官平江
伯陳鋭等題稱：天時亢旱，白糧兵至宿遷河道乾淺，
船不能行，即今八月初旬，湖廣等處糧船尚有二千
六百餘隻未過濟寧，若計完糧，須至十二月，必致凍
阻，欲將見到河西務張家灣糧米，兌其曬揚，加耗二
升，作急收受。其在後到倉者，折算一百餘萬石，量加
腳米，臨河兌與在京官軍三箇月俸糧等因。該本部
查得該年糧米四百萬石，即今九月將半，尚有一百
二十八萬餘石俱未運到，屢經催攢，雖因淺阻，然亦
有極遠糧船先到者，顯是管運官員怠廢延遲，應合
處置。合無將已到京通二倉未收者，悉令照例免曬，
每石明加耗米，并令免曬米四升，作急收受。其未到
京倉糧米，行令在京各衛所將倉糧官軍該支本年

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分俸糧月糧，造報關領，勘合委
官帶領前去運州地方，聽本部委官監督，就船一併
兌支。張家灣兌者，每石添與腳米三升；河西務兌者
七升，就於該上京倉腳價米內支給。所兌糧米，每石
兌糧收明加耗米八升，支運改兌收兌收明加耗米
五升，免曬米四升，上京腳價米一斗，俱作正數放支。
腳米如無本色，每斗折銀五分，餘銀送太倉銀庫交
收。兌完出給通關，付繳空船，隨即行令回還。其餘兌
支不盡，并原該納通倉糧米，及蘆蓆板木，俱令運赴

通倉上納務在十月中旬完畢來進衛所把總等官但在張家灣等處交兌者難依常例俱罰俸三箇月廢勤惰有別將來知警其總督漕運官員候糧完之日奏請定奪等因於成化二十年九月十五日具題及奉 憲宗皇帝聖旨是通查案呈到部臣等會議得國計重務儲蓄爲先事事有備乃可無患我 太宗文皇帝定鼎燕京形勢奠安西北而財賦仰給東南自淮徐臨德以及天津通州隨在置倉用廣儲蓄以充軍餉使緩急有備而內外相資通慮宏謨萬世

永賴今知府吳仲慮爲先事之圖欲搬運通糧以杜危機御史戴金深思儲蓄之計欲隨宜預支以制盈縮俱爲思患預防因時變通之意但即今通州客運京師城郭完固加以五衛官兵軍民安堵先年土木之變亦以該州有城恃爲無恐而城外草束始議焚燒且節儹運四百萬石分收京通二倉依期方可完足而內外輪月放支已寓通融區處之意成化年間雖曾臨船交兌實爲漕運稍遲事變無形必修內而後可以攘外時難預定惟守經而後可以行權今無候命下戶部行移總提督倉場侍郎等官自嘉靖十年以後將兌軍儹運糧米仍照節年議单及題行事例京通二倉照數收放萬一河通阻淺糧船不能前進恐誤來年大運聽漕運衙門臨時具奏本部查照前例議請定奪不許因而遷延希圖兌支致虧國計兵部行移順天等府巡撫都御史并薊州總兵守備等官各要申嚴號令操練軍馬謹飭關塞修理城池於承平無事之時愼安不忘危之計則軍威自振而國勢益張胡虜之患潛消通倉儲蓄可以歷萬世而

無弊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七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李雯舒章
茂苑許元溥孟宏參閱

柴司馬奏疏

疏 柴昇

題爲陳言救時弊以弭寇盜事 南京積弊

臣等切惟南京實 祖宗王業根本之地、財賦四通、水陸要會、六朝以之建國、群雄之所必趨、肆我 太

祖高皇帝奄甸中夏、定鼎于茲、曁我 太宗文皇帝輯寧邦國、遷都于燕、分爲兩京、南北並峙、蓋有見於皆可以據形勝而制六合也。迨今百數十年、雖宸極底定、而萬方拱北、然而南都故甚、宮闕具存、陵朝不改、百官庶府、依然布列、旣擇內外重臣、倚爲守備、又簡兵部尚書付以參贊、固所以不忘 祖宗根本之舊、亦所以寓居重馭輕、防微慮遠之深意也、柰何承平日久、百度寖衰、宮闕雖具而備衛不嚴、城郭雖完而戍守不密、營衛雖設而卒伍不充、加以內府衙門冗員太盛、而宄權紛紜、貪憒無厭、而利綱滋繁、法禁廢弛、而上下樫剝、以至差科頻重、財力殫竭、軍民困苦、工商失業、閭閻愁嘆、怨誹日深、人心旣危、國本何賴、況今四方遠邇寇盜充斥、邊報旁午、日益縱橫、雖蒙朝廷命將出師、未見殄除、臣等切恐四川之寇醞釀日衆。勦滅無期、萬一潰出荊門、則江夏安陸、勢不可遏、江西之寇、曾聞誘殺官軍、幾致敗沒、萬一乘勝長驅、而彭蠡九江、瞬息可待、山東河南之賊、若撫捕無方、聯成巨敵、恐有狂豕奔突、而廬鳳淮揚、患不可

測。前項地方。皆據南京江淮上流。水陸襟帶。人心洶洶、朝慮夕危、然以 天相皇家、根本盤固、 祖宗百年恩澤在人、非常之變、豈所宜言、但臣等杞人之憂、雖在治平之世、而防禦之策、若固不可以不講也、然自恒常圖之、禦寇盜莫先於選將領、厲軍威、固城守、脩器械、此數者朝廷之上、廟堂之謀、纖悉具備、算無遺策、無容議矣、然臣等切以爲在今日所當急者、尤莫先於救時弊而收人心也、蓋弊政不除、則人心不和、苟人心不和、則上下解體、雖有頗牧之將、而威信

莫行，雖有熊羆百萬，而莫肯用命，雖有金城湯池，而誰與守，雖有堅甲利兵，而徒以資敵，故吳廣陳勝，足以亂秦，黃巾赤眉，足以亂漢，黃巢王仙芝，足以亂唐，方臘足以亂宋，張士誠方國軫足以亂元，此皆乘人心之不和。而利於奸雄之所資，可不鑒哉。孟軻氏有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正謂此耳，臣等考古今與衰成敗之迹，求國家理亂安危之本，而謂今日整禁弭盗之策，誠有見其當急焉，在於救時弊而收人心之不可緩也，然獘在天下者，固不可枚舉，姑以積獘之在南京者言之，伏望聖明俯賜弘納

計開

一南京守備內臣，舊設不過一二員，至成化年間以來，稍或增至三四員，議者往往猶以過多，近乃增至六七員，中間不免人品有賢否之殊，好尚有公私之別，凡遇集議，則發言盈庭，莫執其咎，凡有禀令，則政出多門，人難遵守，况各帶領家人弟姪頭目黍從，各不下百十余員名，既各乘馬從徒，而糜費廩支，又各私置莊田店舍，而侵併民利，役占日衆，而營伍空虛，

一南京守備內臣已定二員

工作日繁，而軍民疲憊，人心懍懍怨讟滋生，所謂一國三公，十夆九牧，若不別為裁處，非惟事體不便，亦地方可憂，如蒙乞勅司禮監，察其賢否，定其去留，少加減汰，復其舊規，就中擇其稍知愛君愛國，約己裕人，秉公循理者，止用二三員，俾其協心共理，保乂軍民，永為定額，更不增減，庶事體不紊而地方少安矣。

一南京適當東南水陸衝要，財賦總會之所，考之前代，及我朝創國之初，民物繁富，百貨所萃，而絲綿材美之利，尤甲於天下，往年工商得以專業，而無官府侵漁之擾，貢納率有常供，而無權豪迫奪之害，以故四方良工美利，自遠而來，而都邑因以富庶，軍民仰賴以安，夫何近年以來，朝廷賞賜糜費，織造繁興，兼以頻歲不時，差官提督織造，價造 上用服色，并額外預備賞賜蟒衣等項，及又南京內府各監局并守備衙門，各往往指稱過貢等項名色，經營織造，成占據機房，或拘拏人匠，或強買絲料，公私兼併，紛紜擾奪，百方剝擾，匠藝為之失業，商貨為之不通，民生憔悴，而絲帛之利，大不如前，况今見勅守備太監張陽

監督併造鹵簿大駕工程未畢又闕欽差提督織造
內臣二員前來遠近聞之騷然不寧都邑軍民壓額
而待四外工匠舉思逃匿貧難織戶謀棄機杼其差
來官員未免多帶積年堂長匠作及投托跟從夥隨
人役或因公營私矯權附勢浸潤攙置生事害人及
未免役占軍卒坐費廩餼起派物料重擾地方侵損
鹽利虛虧國課人心嗟怨或由以生伏望聖明軫念
四方水旱災傷民窮盜起根本重地宜切憂危御服
御器尤宜儉薄乞將織造內臣罷不差遣如或已差

速令取回以示躬行節儉愛養民力待後各處寇盜
消除年穀豐稔再議舉行斯為慶幸
一南京操江之設乃我　聖祖神宗經國慮遠實為
水戰要務防禦上策邇來承平日久每事因循軸轤
曠朽弓弩不弦名號虛存徒為故事一向操船戰卒
足不登舟水勢未習倘遇警急爾失所措而長江之
險束手付敵根本之地危可立待群議及此眾所寒
心查得往來戰船仍有二百四十隻巡船仍有九十
餘隻近年以來陸續損壞戰船在塢堪以修用者不
及六七十隻巡紅堪用者不及二十餘隻兩班操軍
舊數二萬員名今據見在實操者止有一萬九百員
名除老弱不堪選其堪用者不及二三千人中間逃
亡事故雖有而那移改差者亦多年復一年寖成減
耗以致船隻雖是定有年例行移工部脩理但修者
無一二而壞者常十百年復一年積成頹弊及今若
不大為整縶　祖宗以來戰守防禦之制不可復救
矣乞勅兵工二部計議合無將戰巡船隻查照原額
會計工價物料逐一相勘應改造者改造應修理者

修理不拘年例務要釘板堅密脩整完具給與常操
官軍分隊領駕用心看守操演以後未及五年之上
輒有損壞本船官軍自行修理其原伍官軍若有逃
故改那及權豪占用俱聽該營照名行衛逐一清補
完足其老弱殘疾無丁可補者本衛另選別戶精壯
或於大小教場內選過操軍項下抽撥頂補務要船
皆壯麗人皆驍勇如法操演庶備緩急及照設有操
江侯伯巡江都御史各一員專一提督操江軍務邇
未或有踵接故習而憚於興革或以動因掣肘而坐

覘廉隙，又或展轉不常，而才能靡究，更代去留，如遞傳舍，尚何望其展布振作，以爲久安長治之計哉。乞勅吏兵二部，今後有缺，務求謀勇風力，足任保障一方者，請旨選用，假以久任，責其成功，庶使覬覦奸宄，望風奪氣，而根本地方屏蔽布賴矣。

一南京形勝，固以大江爲險，尤以長淮爲蔽，要害實相唇齒，自北而南，強弱稍殊，故古人所謂保江必先於保淮，兩淮鞏固，所謂北門既鑰，而長江之險有可憑矣，近來四方烏合之寇，往往在於徐兗淮泗地方，

縱橫聚結，蓋此地既古芒碭豐沛之間，而楚漢所資以興霸王之地，或者大奸巨盜亦有覬覦乎此，未知可也，故臣等以爲茲地戍守不可以不重，備禦不可以不嚴，况我朝並建兩京，而中間有此要害，宜若於徐泗之間，設一重鎮以保固皇圖，但淮安既有漕運總兵都御史參將而各付以帶領鎮守巡撫之寄，鳳陽亦既設鎮守內臣，亦與各處方鎮地方，事體不殊，柰何承平無事，董正欠嚴，各官但知以漕運爲職，而未嘗經營於防守之計，留心於兩淮之務，而不暇及於保障之謀，又未免一年一次借運赴京，非惟不能爲而亦不得爲也，往往盜賊所過，州縣城市門垣不固，守備不設，聽其從橫劫虜，如掃無人之境，萬一把截江淮阨絕運道，兩京失險，可不寒心，乞勅戶兵二部，從長計議，請勅申命漕運總兵都御史未將，使其不妨漕運之職，而尤委重以地方之寄，無事則專以督運爲急，有事則當以居守爲嚴，以後大河兩淮地方，凡隣境接害要地，但有盜賊生發，或用都御史領運，而總兵參將則留以防禦地方，或用都御先參將

防禦地方，而今總兵官督領糧運，其該年應議重大（今淮撫亦每年赴京奏事之規矣）事件，領運官齎奏會計，務在酌量事體緩急通融，彼此協心，兩不妨廢，如有推奸誤事，責有所歸，仍令巡按江北御史，遍歷所屬四府地方州縣衛所，通將倉糧軍士壯丁舍餘，照冊查出，除兩班京操外，其餘新差并空閑舍餘，及先年奉例抽選民壯原數，逐一照冊點選，內有逃亡事故及者弱不堪，悉令僉補精壯，完足，選委官操捕盜，委官嚴束管領，用心操練，不許私役別占，仍將選補過常操軍餘民壯，各造年貌花

名籍、將送報鎮廵衙門、以憑查考、及遇警有隨宜調用、仍各嚴督各該守備兵備、防禦盜賊、如有似前因襲怠玩、退怯失事、坐以軍機重罪、俾江淮互為保障而兩京賴以奠安矣、

一南京設立大小教場、并神機營操練官軍、亦所以體例北京、拱護都城、而重　祖宗根本之地、近年以來、承平日久、人心玩安、營伍雖設、而士卒不克操練雖舉、而威武未振、號令作輟、而紀律欠嚴、撫馭無方而恩威未立、夫以四十衛之全兵、而不能充此三營

之操練、老弱相半、隊伍殘缺。蓋由豪門私占無名。公差貧富併損、逃亡日多、軍旅之壞、莫甚於此、一旦遇警、敢望折衝、安不忘危、良可深惧、近日內外守備衙門奏奉欽依、頗加選閱、紀律軍威、比前稍振、但分撥教演、尚欠精詳、而處置疎略、未見次第、合無乞勑兵部計議、轉行南京兵部、各行點軍給事中御史、并本部該司屬官、會同坐營官員、通將各營見在實操、并差撥各衙門占役做工等項、官軍合餘督同把總管隊官、眼同逐隊抽退、年力精壯、體貌魁偉、武藝慣熟者為一等。年力精壯體貌稍次武藝略可者為二等、年力怯弱體貌鄙猥武藝未能者為三等、略做依京營規模、定為三撥分番操演、其頭撥二撥者俱免做工雜差。令管操官專一如意提督用心操練武藝、養其銳氣。以備警急調用、遇有雜差做工等項俱於三撥內取用、其各營原操軍數、內有逃亡事故、實緣改差缺伍、通行查出、督併該衛所照名清查撥補、每月終、把總管隊官將各該營隊有無遠近逃亡事故官軍、按月開報南京兵部點軍驗差官處、以便查催清

補、庶軍旅至於頽弊、而緩急有資於戰守矣、

一南京各監局軍匠、洪武年間、俱有額數、後因　太宗文皇帝、遷都北京、大起營建、各項工程緊急、額外行取各色匠藝、名為撮造、工完之日。即發原該衛所當差、近年以來。原額逃亡者、監局不候勾解正身、俱要衛所隨即照名撥補、至於先年額外撮造之數、例可勾丁、間有逃亡、一例追補、衛所官員、畏惧提拏、輒肆侵補、一名之缺、除將正軍一名、又用餘丁一二名幇貼、如無正軍、輙用餘丁四五名、朋合出錢、顧補軍

匠一名、軍戶消乏實多由此。其兵仗針工巾帽織染等局近年俱各無甚緊急工程、往往索取撥造入後多占洗櫃軍士、此等軍餘衛所逃亡幾空。官吏無從支吾、非於教場門禁權爲摘撥則於運糧送船暫爲借倩、捏故詭名、出彼入此、以圖答用一時。實非久安長治之計也。以致差撥紛亂、奔走不寧。推剝徵呼、縱橫旁午。舊者未補、新者復添。以有限疲憊之軍餘、何以勝重疊無窮之勾擾。若不查處禁革、年復一年、京衛之軍逃亡殆盡、而軍政衙門愈難支持。乞勑兵部計議、奏差南京科道官、會同南京兵部該司審差官各一員、通將內府各監局查照舊額軍匠名數、見在若干、逃亡若干、通類造報原額逃亡之數、在內行各衛所、在外行令各該清軍御史、并司府清軍官員、着實清解應役、其查係額外撮工之數、見役者道還各衛、改當別差。逃亡者再不拘擾、不許仍前占恡、及不許混將逃故軍匠、不俟勾解正身、遞令衛所另無挪移撥補、以致差役重併、人心嗟怨、

一南京內府承運等庫、收受布絹、舊制戶部驗看停

當、封送該庫會官收受。已有定規。正德四年九月內該都知監太監傅讓等、奏要自正德五年爲始、將各處解納京庫供應布絹、俱要緊密長闊、坐定丈尺、兩頭各要雙道霞線鈐使、該衙門印以便驗收。如布絹紕鬆丈尺不足、兩頭如無霞線印信、不堪辯驗者、收克貯庫別用、不作正數、罰令原解另行解納。令經一年之上、布絹少有解到、該庫缺誤放支。臣等訪得各解聞有前例、逆料進納煩難、使用浩大、遼遠畏却、恐限重徵、或領批在家而遷延不行、或運載到京而仍復逃去、官府之催併雖急、而頑民之逋負亦多。本欲以實府庫、而反成空虛。切惟此等之法、豈是朝廷公恕之政。皆奸臣劉瑾欺上罔下、速怨害民、所謂非所以宣聖德而致太和也。近來諸不便於民者、盡皆查革、獨此未聞改正、況今蘇松等處、頻歲重災、湖廣江西、各處寇盜蠭起、若再加以朝廷重例科徵、有司嚴刑催逼、誠恐奸頑轉徙之民、盡驅爲盜賊攻劫之黨、不可不此之慮也。乞弛重徵之禁、以復舊納之規、仍令內外收受衙門、稍存寬裕以紓民力、毋致刻剝才

雖中間如有織造違式、及侵欺抵換、各明載侍例罪
有所歸、則人心不至迫假、而錢糧易于完納矣、
一南京工部、節該內外各衙門開報、各項修造處所、
估計合用工料、動以萬計、一歲如此、每歲可知、查照
該部每年額徵蘆課銀、雖有二萬餘兩、中間逃亡拖
欠追納不數、各處班匠止是湖廣江西福建三布政
司、近因各該地方或連年水旱、或寇盜侵擾、人民流
移奔竄、到部者百無一二、財用之入、不能半於往歲、
工役之興、實有倍於昔年、取之庫藏而庫藏空虛、派
之郡縣而郡縣停免、如遇緊急工程、暫派上元江寧
二縣鋪商借辦、連年累及消乏、尚有各年賒過物料
價銀五萬餘兩、宿負未償、積派復繼、人心怨離商賈
遠避、皆足以致叛違而啟寇盜也、臣等議得如孝陵
懿文陵、各享殿明樓等處、乃　祖宗陵寢為重、次及
城垣樓鋪、又京都門禁所關、并後湖冊庫神機營牆
垣、太廟社稷壇祭器等項工程、皆屬緊急、見行修造、
其餘不急工程、乞勅工部轉行南京工部、逐一查勘
何者當急、何者當緩、何者可已、逐一具奏上請定奪、

務在暫罷不急、以紓軍民困苦、待候年谷豐稔、財力
饒餘、另議舉行、
一南京內府各局庫并皇城等城各門禁及龍江等
關僉書管事守把內臣、先年俱有定額、員數不多、故
體統不亂、事省人安、自成化年間以來、稍加增多、至
弘治初年、悉加減汰、各監局亦不過五六員、庫藏門
關等處、不過三四員、自奸臣劉瑾專權之後、各衙門
內臣內使長隨等官、納賄之費一啟、求利之門橫闢、
紛紜投托、日益增多、各監局有增至一二十員者、各
庫有增至十二三四員者、各城門與龍江等關有增至
十七八員者、況南京內外衙門、比之北京輦轂之下、
事各減省、錢糧不多、而增置內臣數反加倍、則軍衛
之匠役、有占役差併之煩、錢糧之出納、有使用浩繁
之嘆、關局之抽盤、有甚於抄掠、門禁之侵剝、何殊於
搶奪、人愈眾而害愈增、仍有把攬、又聞各關庫於錢
糧正額之外、復有欽賜茶菓之名、各城門上直把之
軍、亦有番納網巾錢之例、似此百端矯詐、鈐制愚民、
稍勒誅求、不勝荼苦、臣等體國分憂、寧忍坐視、查得

先該守備南京司禮等監太監傅容等奏并南京吏部等衙門太子少保尚書倪岳等題爲修省事內開南京龍江關并內府承運庫等添設內官數多宜量爲裁減等因奉　孝宗皇帝聖旨守關管庫內官着南京守備太監查奏定奪欽此欽遵備查關庫官員長隨內使職役姓名開坐具節該奉聖旨以後龍江關只着三員名承運庫甲字丁字廣惠庫只着四員名其餘各庫二員各不許過多欽此欽遵外臣等又伏覩正德五年九月十八日詔書內一款　祖宗成

法自有定制近因劉瑾專權納賄挾私恣意紛更變亂非止一端已經各該衙門查革改正其有未盡者通行查革務復舊規欽此欽遵照得各該內外衙門凡不便於事體民情者悉已查革外獨此南京監局門禁關庫增添內官以事體言誠變亂之禍階以民情言誠公私之大蠹所當查革所當改正之大者莫先於此

一南京以船八百八十餘隻每船一隻該小甲一名以董其屬軍餘十四名隨船幫駕近年以來差遣頻繁使用重大在塢者窘於修理在途者困於征求往往棄船逃走經年不獲市鬻子女失棄家業一至蕩損遂不可興必須行衛攷編不勝騷擾臣等切嘗思之南京四十衛百萬之衆富庶之家數千豈不足以充千百船甲之用哉奈何殷實富厚之家雖有百金之産二年可破蓋每船一遇差撥則公差內臣并跟隨家人倚當及投託無籍之徒便問甲失邀要遇見禮物幫船銀兩往來看船顧腳臺轎柴米酒肉百般需索俱於甲夫名下攢斂應用稍有遲悞凌辱綁打

箠苦百端甚至拘拏該管官員併累追陪彼則動以朝廷供用爲重誰與抗違及至一船京差往回動經費銀四五十兩不勾花銷只得營謀規避或投充犧牲所軍役或投充廟戶或投充神帛堂或充各監局匠役或充內外守備軍伴資籍盤據影射差役衛所迫於勢要行拘不發部司爲之掣肘難定編僉以致貧難之家二三朋名四五幫貼駕船不一二差以下戶人之産罄然一空逃亡日繼勾補不停十羊九牧誅求紛擾日益貧累無可救藥夫以南京　祖宗根

本之地，而俾我　太祖太宗百數十年休養生息之人。一至此極，甚非保固邦本之道也。乞勅該部計議今後編僉小甲，其犧牲所廟戶及神帛堂匠役等項，除洪武永樂年間，選取應役者照舊外，若近日賓縁投充者，每名准與二名幫貼，其餘空閑之數，俱從該部，并與在衛稍過之家，照例相兼編僉，更乞嚴禁內外公差進貢人員，不許威逼駕船夫甲，勒要幫船銀兩，庶貧者不至於偏累，而富者不至於消乏矣

一南京錦衣等衛快船，往來裏河，公私之用，所費不

貲。臣等嘗以一船計之，每船夫甲一十五名，取於京儲者，食米行糧，約有一百九十餘石，取於沿途者，曳送夫役，約用二百餘名，隨差修理，并押運人員，百端需索，及南京至通州，軍三民七，挑運櫃扛之費，約用顧覓銀三五十兩，此皆出於隨船甲餘，并南京及通州兩處軍民之膏血，通計一年一船之費，何止百金，一船如此，千船可知，況一年所用之船，又何止於千數。公私俱弊，軍民兩困，可為寒心。查得先年議定事例，冰鮮每船裝十五扛，至二十扛止。扛櫃每船裝二十櫃，至二十五櫃止，竹木板枋，每船裝五百八十根塊有零。其新鮮菓品等項，各有定數，大約一年用船，不過六七百隻，近年以來，押運人員，自定扛數，惟務多取，每將前項議定事例，變更殆盡。進貢之物，由有可裝十櫃，而分拆二三十櫃者，有該用五船十船，而多討二十船者，每船該載二三十扛，而減作十四五扛者，其間附搭私貨，或匿載私鹽，及又貪圖沿途官司，多取夫役，需索夫價，雖有驗裝科道等官，止是計筭扛數，往往內有空櫃，或填委他物，印封完固，莫

可辯稽，間或執法相稽，輒起忿爭，彼則動以內廠聲勢，莫敢誰何，故一年所用之船，較之往昔，不止加倍。軍民困苦，道路疲憊，所不忍堪。乞勅禮兵二部會官計議，通將南京內外衙門年例進貢，并欽取上用物件，查其何者緊急，何者可緩，何者可免，通將應該起運之物，逐一查照先年定擬則例，參酌詳悉，定其扛數船隻，轉行南京兵部，永為遵守，臨期仍令該部屬官一員，會同科道等官，眼同裝驗斟酌，是何物件，該用幾櫃，一運之櫃，可用幾船，櫃須滿盛，船須滿載，不

許虛添櫃打多占船隻不惟夫甲困苦可蘇而沿途軍民財力亦可少紓萬一矣

一南京馬快舡隻我 太祖高皇帝創業之初設造此船蓋欲儲備水戰以防不虞防奸禦侮之深謀而爲保障江淮之至計豈爲裝運進貢而設及南北往來使臣之用也後暨我 太祖文皇帝營建北都以來凡服食器用工料財物無不取給於南而此船裝載運送之差蓋昉於此尤爲不得已而非泛然用之也後至正統景泰年間雲貴兩廣征進命將出師動

調官軍裝載軍器賞賜等項以此奏撥前項舡隻往來運送此亦出於暫時緊急應用而非不急之務也自茲以來承平日久法制浸弛而於 祖宗防微慮遠之意漸漬差遠遂以此舡爲接遞運送之常物往往欽差鎮守內外公幹往來官員及事故喪柩還鄉家小之類輒便乞恩奏討此舡兵部查例擬奏不復斟酌或於順便聽守公差舡隻儘數撥給及到南京又要照數兌換以致舡隻前者未回後者迸至差使頻繁撥用不敷夫甲逃竄舡隻損失連累衛所官員經年住係接駕不回聲苦呷寃莫此爲累若不量爲撙節恐後愈難支持乞勅兵部計議今後除南京內外衙門坐定年例進貢薦新進鮮及欽取上用器皿服御等物撥用此舡隨駕外凡有欽差鎮守公差內外官員及病故還鄉喪柩家小既有本等起關應付有司坐船并驛站等舡不許一槩泛濫給與馬快舡隻及將南京皇親守備內府各監局官員中間若有指稱自己備辦品物謝恩進貢等項舡隻騷擾地方如此則人舡不至於極弊而萬一可備於緩急矣

一南京錦衣衛烏龍潭等倉總計見在粮米不進一百一十萬石每月官軍支米一十三萬石一年大約共該支米一百五十六萬石內除四箇月該支折銀外其餘八箇月仍該支本色米一百四萬石計其見在米數僅可勾一年支放再無餘積先該總督南京粮儲右副都御史夏昂題要將淮安等處鈔關并蕪湖杭州抽分廠該收課程銀兩量折粮米送南京倉交納以備支給未蒙准擬近又該總督漕運左副都御史胸琰奏將淮安鈔關課程兩淮運司變賣官鹽

銀兩，俱准存留本處放支官軍俸糧，并預軍糧草應用。況南京乃　祖宗根本重地，四十衛官軍月糧，并南京文武官員俸米，俱賴此仰給，其南直隸蘇松等府，并湖廣浙江等處，連年或水旱頻仍，而年谷未熟，或盜賊蹂踐，而生民失業，或調集軍馬，而供億疲憊，累年錢糧拖欠未完，正德五年六年，應納錢糧，間或遇蒙恩例，多係免徵之數，以後年分豐歉，未可逆料，則前項倉糧，何從充實，百萬官軍月糧祿俸，何從仰給，此所必當預為經畫措處，而不可兀坐以待乏也。

況南京城中，雖殷富之家，而素無石釜之儲，倘一月缺糧，則米價翔湧。而人有菜色，萬一連月缺糧，則富商閉糴，而飢餓之軍，必致劫奪。此事理之或然，為國家深長之慮，斷不可謂無也。又況四方寇盜縱橫，東補西潰，萬一江淮有警，不得已而屯集調發，則枵腹之卒，未必肯用命也。乞勅戶部計議，或請給內帑，或那移閑市，或斟酌別項，或量度緩急，百方措置，務俾堂堂都邑，僅充二三年之儲，庶稍可救日前之急，而免腹心之患矣。

卷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八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李雯舒章
　　　　　　　　　郁汝持子衛　參閱

叢司空奏疏

疏

論漕運積債之害　漕運

叢蘭

江西把總王佐奏切照鈌軍盜糧之害多因積債所至積債數多則旗軍月糧行糧不敷分償債主經手

官旗畏債主逼討膽小者則不敢赴京交糧而拋棄船隻逃回膽大者盜賣正糧償還債主又且乘機作弊所以致害至此然積債之由其目有五或因漂流磕沉船糧不得勘報開豁借債買糧陪補一也或因原兌糧米濕潤縻過三伏腐爛虧折借債買糧陪補二也或因使用不足收受斛回重大以致掛欠籌斛借債買糧陪補三也或因天雨泥濘車驢腳貴輕齎不足借債陪補四也或因不才運官營幹已事假以雇腳買糧爲由推借債負遺累衛所償還五也五害不除借債積數多則官軍逃亡盜賣糧米乃理之必然者也夠令積債已甚所以官軍逃亡盜賣糧米遺累見在運官或自縊身死如汞州衛百戶王宗是也或削髮脫身如東昌衛指揮王鏞是也人情至此誠可流涕若不權宜區處設法改拯將來運政臣不敢言查得弘治年間該漕運衙門會奏亦因運軍疲憊每糧一石外加耗米五升運軍少甦即今疲憊已甚有非加耗米所能救者也臣嘗觀古之漕運唐稱劉晏宋稱李沆劉晏之法以鹽雇傭李沆運船令載鹽

上言但有弘利　鹽法漕運相爲表裏則

回所以稱善也今日漕政積債遺害至此再無別項銀兩接濟合無乞　敕廷臣從長計議行移漕運衙門查照在冊該還債負并欠債官旗船數造冊具奏戶部惟令欠債船隻照依官價上納長蘆運司鹽引各一百引於空船回時順帶取便變賣償債其上納鹽本責令各債主自出上納暫借一行以了積債如此則軍民無陪償加賦之苦債主免坑陷資本之怨其運軍行糧月糧各得以養家日而運政自然清楚矣等因查得成化二十一年間該巡按監察御史謝

文等題奏 准通行欽遵外迄今年久因循廢弛剝
令漕運狼狽軍士困苦又非先年之可比者臣請以
其故爲我 陛下條陳之且在運所償之物軍士在
家有月粮也一家老稚藉此爲生近因各處災免數
多及有司官員緩於催徵恒有八九箇月或二三十
箇月甚至五六十箇月不得關支者軍士經年在外
無由生理遺下父母妻子啼饑號寒中間凍餓而死
者不知幾何間得一月在家逼取還債人情何堪此
無從議處者一也軍士在外有行粮也自水次以至

京師計其往還近者五六箇月遠者八九箇月所支
米麥多則三石少則二石食用已不得敷況每軍十
人領船一隻暑雨晝夜無人更代內有負累逃亡者
仍又賴此顧人牽挽中間忍饑輸力者不知幾何若
此物奪取還債人情何堪此無從議處者二也軍士
交兌有輕齎也戶部議單正米之外尚有本色折色
加耗本色所以備上倉明加耗米及鑿剝拋撒等項
之數折色所以備顧不及進倉使用并買蓆板等項
之數近來車脚大貴使用頗增萬口一詞悉稱不敷

正德十年戶科戶部有見于茲各有建白添差本部
郎中并漕司把總官各一員領敕處分以平之車戶
脚價愈增而其事遂寢矣迄今識者追思徒興感歎
自茲以後誰能抑之漕卒之類尚可忍言今若又將
此物奪而還債人情何堪此無從議處者三也交兌
之際有補潤也各省軍民交兌或因天時陰雨日久
或因水鄉地方窄狹無從晒揚恐悞期限議加數升
以補虧折之數或因而在船蒸傷太甚或因而到倉
晒揚太重或以易換蓬篙索纜之需得少費多以致

往往掛籌今若又將此物取以還債人情何堪此無
從議處者四也官軍北行有鈔貫也指揮八錠千戶
衛鎮撫各六錠百戶所鎮撫各五錠旗軍各四錠此
先年間鈔貫值錢僅敷買辦柴薪蔬鹽之用即今一
歲所得不敷一飽之需總若奪而還債能還幾何此
無從議處者五也五者之外再無分毫所據加米一
節先年屢嘗行之雖宿債之多不足以盡償一時之
急可以少濟揆之事體此亦相應如蒙乞 敕戶部
計議合無申明御史謝文等奏行事例行移本部監

督委官公同廵倉御史督同各該把總官員俟今歲各衛所完粮之日就將欠債旗軍一一審查根究所借因何使用果係粮米虧折輕齎短少迹已明者事非由私勢不容已哭然該借者准其在運償還不分債負遠近止許加利三分若有已還原本并三分之利㪅約再增者即便停止原券對衆燒燬敢有隱匿不行盡數報官私下議還仍蹈故轍者許運官赴法司或漕運衙門陳告將經該官旗問罪革退原債令其自還若係總督提督等官指以京中人事分派科

歛或因把總衛總等官營幹私事假公侵漁以致累債就便指實糸奏以從重譴以後毎年運粮畢日並聽各官照前清查著爲定例

預防邊患事　防邊　叢蘭

竊照紫荆倒馬龍泉三關内護京畿外隣邊塞俱爲重地而紫荆關逼近大同宣府尤爲緊要臣初到本關之時出城閲視形勝看得本關北門外大河一道濶二十七八餘丈名曰拒馬自山西廣昌而來經浮圖峪城西北及本關北門出乾河口入腹裏易州淶水縣地方北河北岸地名石嶺直抵北山三里有餘内有大路數條可通奇河峯東峪官座等口亦至易州淶水縣地方大水陸之道俱不經由本關徑由腹裏雖有此關其如無有何異又况此地平漫高亢賊若據此俯視本關城内虚實强弱一覽無遺爲兵家所忌訪得正統十四年虜賊犯順彼時本關守臣阮太監孫都御史韓指揮等官俱被害見有祠堂在於前地及真定等處地方蹂躝剽掠其慘尤甚究其所以皆由此入至今人言無不寒慄臣遵照　欽内事

理嚴督守備等官設法整理查得弘治十二年間以廵撫保定六府兼提督紫荆等關右副都御史高銓勘得本關河北岸前項地方相應添設堡城一座堡城後至北山添補墻一道已經具題該兵部題奉欽依行令覆勘節該廵撫經畧官及内外守備把總千百戸有識年老軍人各詣前地相勘相應添設等因回奏又經該部覆題　欽准修築今已四五餘年未曾整理臣恐事有不測難以防禦隨委本關守備官杜雄督併官軍舍餘照依先年原計丈尺已於八

月十二日。興工修築外。但河流處所。空缺數多。人馬猶可通行。晝夜思維。計無所出。又行督同守備等官議得新堡舊城近河又添接城垣一道。臨岸擇取水不能犯處所。各立敵臺一座。上起敵樓三間。兩面對持。每臺并樓上可容百餘人。滾木壘石等項器具。堆積於內。中流處所。又添連環大木柵二層。兩頭俱用木樁砌入石牆中間。止露鐵環。木柵木樁牽連一處。水泛之時。卸於阜高去處。水小之時。仍舊布列於內。萬一賊虜衝突。我軍據此敵臺。矢石並下。兩相夾擊。

中有連環木柵。水不得以衝決。馬不得以馳驟。庶幾可保無虞。及照本關迤西七十里浮圖峪口。又為北關喉咽之地。其城西北亦被此河暴破。其險無可攔截。胡馬先年巡撫官。曾費數萬銀兩。騎河横砌石橋一座。上起橋樓三間。儘可保障。但山水暴發。奔潰洶湧。推石拔木。俱擁於此。以故朝焉告成。暮即蕩然。後又有經略官亦用大松栢等木。乃於中流橫立木層樁十層。每層四五十根。每根要鐵釘數十餘條。亦可保障不久乃被此水衝去。至今突缺。無法可處。數年（凡係水衝創地皆可用此法但于截水師為）

以來。（便陸路制）仰伏　天威。（更防姑宜也）邊塵不起。所以無處萬一。此輩覘知突然而來。不知何以禦之。臣督同守備官王京委官知縣吳堂再四相視。令次若再照前立樁。徒費工力。終不能久。亦照紫荊關規模。仍於東河岸擇取高處。添設敵臺一座。上起樓臺三間。臺後設築城垣一道。兩面俱用架口接連舊城。河西逼近西山。就將山麓鑿平。亦立敵臺一座。上起敵樓三間。下半截砌石為梯。先是亦各堆積壘石滾木等物在上。中流亦列連環木柵二層。一遇有警。分令我軍該東岸者

自本城內入新城。而登東樓。該西岸者。先登樓內。抽梯於上。各用矢石滾木等物。以高臨下。互相夾擊。虜賊雖衆。自何而入。本處官軍人等。無不以為經久有益。以此各處隘口。但係遞年水衝城不可恃去處。亦多類此。仍於城垣兩頭擇取我軍可登彼不能到。賊必經由其下高險地方。添築敵臺等項。令臣自龍泉關覆閱至此。前項工程十有七八可完。除通行完。日另具丈尺數目。備細造冊奏報。

清査延綏條議　延綏　叢蘭

一榆林官軍前所獲功次已經勘驗人皆翹首希賞今又遣都給事中段豸覆勘人多不安況今邊方多警正懸賞待功之時乞早爲陞賞一陝西文武官員罰米賠粮者監禁親屬貿鬻產業尚不能完今地方有變請亟除免一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今各路戰守官軍食且不給何以作其銳氣乎請發銀十餘萬還科道給賞則踴躍爭用命矣一往歲達虜入冦沿邊地土多未耕種人皆缺食自救不贍而乃催徵粮草急如星火是迫之逃竄也宜將正德三年以前者暫

且停免一武舉中式者分配陝西各鎮隨伍操備令孤處邊方已逾二年衣食不給又多有都指揮等官一旦與軍爲伍豪傑喪氣有病死者請照原中等第推用一黃河渡船盡爲反賊所掠官軍豈能飛渡令都指揮保勳潛令泅者復奪爲我有請併其罪士速加陞賞以勵有功一舊制在外官員每三歲考察人有固志愛惜名節今三歲之內考察者已三四次矣妻子之往還道路之供費自非有定守者鮮不變易初志本欲止人之貪而反誘人以貪此爲法之弊也

今後請仍照舊制一各營堡每歲會計粮草不詢地里緩急多寡止按舊額坐派以致應多者愈少應少者愈多如榆林東路黃甫川所積草有十七八萬清水營有四十餘萬又邊墻完固非虜所必犯自弘治十五年至今尚未放支西路定邊營草止一萬八千清平堡止二萬九千而虜常出沒客兵留駐歲常告乏其他營堡大率類此今事勢危迫請多發官帑仍令管粮官斟酌多寡通融坐派一近年文武官有因事充軍爲民流竄遠方禁錮牢獄抄沒產業者皆由

問刑衙門妄引新例鍛練成獄以致無所控訴今寧夏反賊藉此爲辭搖動人心莫甚於此宜亟改正令後止遵律例問擬庶人皆自安反賊師出無名矣一近來校尉遍行邊塞官吏軍民禍福在其掌握凡所經歷聲勢熏灼鎮守重臣出郊迎接延之上坐其中情弊難以枚舉況所來之人未必皆眞所訪之事未必皆實往來絡繹人不自保自今大小事情乞照舊委之鎮巡校尉可不必遣庶邊方寧靖人不疑懼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九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夏允彝瑗公
單恂質生 參閱

王晉溪本兵敷奏

王瓊

京畿類序 京畿

宋史云燕山之地易州西北乃金坡關昌平之西乃居庸關順州之北乃古北關景州之北乃松亭關平州之東乃榆關榆關之東乃金人來路凡此數關天限番漢得之則燕境可保然關內之地平灤營二州自後唐爲契丹阿保機所陷以營灤隸平爲平州路得燕而不得平州關內之地番漢雜處而藩爲難保矣今紫荊關即宋金坡關山海關即宋榆關古北居庸俱仍舊而松亭關未改自永樂初遷都于燕是爲北京不惟全有關內之地而東盡醫無閭之境北出上谷西北至雲中皆爲中國巨鎮聚兵戍守又歲漕東南粟數百萬石於京師食足兵強自昔以來未有盛於今日者也然正統己巳胡騎忽薄都城正德辛

未羣盜縱橫近郊自後車駕巡幸南北兵革繁興供輸勞費人情洶洶不安其爲京畿防邊禦盜之術豈不尤難矣乎爲陳虜見以裨時政事

為修舉近郊武備事 近郊武備

臣等議得京師東西關隘原已設有總兵參將守備等官又有都御史臧鳳李瓚專一整飭近又遣都督傅凱張椿都指揮李琮分路防守頗爲有備但郊畿近地雖係臧鳳李瓚兼領巡撫見今各官專在沿邊關口往來巡歷顧理不周今年七月十三日虜賊七萬餘騎離宣府坡不遠劄營縱賊四散搶殺白羊口并西山齋堂等處去京不及一日之程俱報聲息可見黠虜有輕視邊鎮之意近聞虜營尚在近邊住牧未見遠退秋高馬肥大舉深入難保必無近郊武備急宜修舉合無本部會官推舉在京堂上素有才望着實幹事官請 簡命二員一員前去保定真定順德大名廣平五府一員就在順天并去永平河間二府專一整飭兵備嚴督所在分守守備兵備府衛等官除臧鳳李瓚所管在關人馬防守民壯并保定參

將盧英所領官軍及盧鎧等見選達官軍，仍聽臧駿等管束調用，不必干預（分職最善，不然，反有牽制之患）外，其各衛所官軍舍餘，并各府州縣原有民兵，及平素應充快手等項驍勇人役，悉聽選委謀勇官員，用心揀選，如法操練。若府衛州縣掌印官內有才堪兼領武事者，就令不妨原職兼管選練事，尤易舉（地方有司任事較易）。其官軍舍餘，并民兵已經精選造定文冊，仍令各在原衛所府州縣操守，遇警刻期調集，方為省便。若通州一帶各馬房地方，密邇古北口等處邊關，真定邊山州縣，密邇龍泉關等處邊關，應該相視要害，屯聚官軍民兵，以防不測，就便從長計議，調集防守。中間置買什物，供給口粮等項，本部所擬該載不盡，一應事宜，悉聽本官便宜施行，應具奏者，仍須奏請定奪。前項軍餘民兵，雖為專一防禦虜寇，若遇地方盜賊竊發，乘機作亂，就便緝捕撫安。于碍城池，亦聽督修完固。凡有合行事宜，務須慎重詳審，既在武備着實修舉，又須處置得宜，民無優害，斯稱委任。如或鹵莽從事，致有爭方，顧此失彼，逼民逃移，咎有所歸。事寧具奏回京。正德十一年七月二十

二日具題。得旨，俱依議行。

為議處土賊以靖畿甸事　畿甸土賊

看得巡撫順天等府都御史張潤奏，巡歷地方，見得渾河以東，往復六百餘里，中間村鎮，盜賊蟠據，殊為巢穴。蓋由漢達雜處，軍屯鱗列，所以盜賊易起難安（漢軍民雜居，捕制頗難，不易）。欲於前項地方適中去處，建立衙門，摘撥通州涿用精兵，分番按伏，所屬巡檢司，量行那移，選委文臣一人，居中節制一節。查得本部原擬行巡撫官督捕盜賊，別有長策，火速具奏。今都御史張潤議奏前因，緣在京七十餘衛屯田，俱坐落武清東安等處地方，雖有縣官在彼，其屯田軍餘不屬管轄，以此難於禁制。今要於適中去處建設衙門，調撥通州涿州等衛官軍前去按伏，遇委文臣一人常川管理，誠為有見。但調撥別衛官軍去彼，誠恐勞擾，人情不順，及添設文臣，有礙官制，俱擅難議擬。查得前項本部原委燕山左衛指揮僉事王瑾在屯巡捕事，有成效，人心歸服，已經奏奉欽依，見管巡捕。但該用應捕人役，未經處置，及稽察屯堡強盜方法，亦未定立。又因王瑾（即用屯田官役精兵屯勝，可與人情亦順）

與各衛管屯指揮、職分相等、難於行事、以此不能展布、合無本部移咨都御史張潤、行令原委捕盜通判駱用卿、親詣渾河以東地方、會同巡捕指揮王瑾從長勘議、就於相應屯堡設立公館一所、在彼住劄、仍查勘各衛屯大小、幷坐落遠近、各編立火甲、互相管束、就於各屯軍餘內點選精壯餘丁、充為應捕、合用馬匹器械、或聽其自行備辦、或別為處置、俱從宜議處具呈巡撫都御史張潤、查照定奪、務在人情順便事體停當、方准施行、其指揮王瑾、許令以都指揮體

統行事、各衛管屯官旗人等、俱聽管束、候　命下之日、本部備將捕盜責任劄付本官、遵依行事、

薊州類序　薊州

京師東至薊州、又東至山海關其地北面山川險阨、綿亘千餘、即古營平之地、國家於薊北設鎮、以控制外夷、又於境外建朶顏泰寧福餘三衛、以示羈縻、為中國藩籬、三衛夷人每歲入貢、處待有常規、不可因其挾求賞踰常格而啓輕侮之心、若入境寇掠、備禦亦有常法、不可輕議增兵、而使百姓困於輸輓、此守薊鎮之道也

為緊急邊情事　邊情

再照朶顏福餘泰寧三衛夷人、自我　太宗文皇帝安插在彼、授官降印、畜為藩籬、百餘年來、堅守臣節、未聞悖逆、自去歲以來、奸夷造為小王子結親之說、敢為要求之計、守臣輕信、張大其事、遂致本夷肆志、先要我以添貢、　朝廷俯念夷情艱難、暫從其請、曾令大通事諭以禍福、令其效爾祖父永守臣節、毋起反心、若倚北虜和親、要求無厭、必調大兵、痛加剿殺、掃除巢穴、不許住牧、又曾俟其來朝、令禮兵二部堂

上官督同大通事、於禮部明白宣諭、後該朶顏衛都督花當、奏要與本衛所鎮撫失林孛羅不必赴京、就彼承襲祖職右都督職事、守臣又曲為奏請、准寫勅一道、交與薊州鎮巡官親付失林孛羅收領、今年二月、禮部手本開稱譯出朶顏衛都督頭目花當奏稱迤北達子伊並不知東西二處達子巳肯諭了、竝不作反、今巡撫都御史王倬奏稱射殺參將陳乾等係花當男把兒孫等帶領達賊拆墻入境、顯是花當等外示效順、中懷悖逆、以要求為得計、以犯邊為長

策都指揮陳乾之奴輕率寡謀，致其自取。但奉　勅
將官須命於臣服小夷，虧損甚大。況事當謹微，漸不
可長。若復因循姑息，置之不問，誠恐　祖宗御夷法
度，自此陵替。且以後三衛夷人難以處待。合無請
勅薊州鎮巡官從長計議，選差通事，并有智識官員
前去近邊地方拘喚花當等責問。　朝廷既節次施
恩撫待汝夷，因何面是背非，陰縱爾子把兒孫領人
馬到馬蘭谷搶掠，射死參將陳乾。如果花當不知，就
令花當將把兒孫捉拏解京，或令自行處治償命。姑（此言未可必行，責令自行處治為妥）

赦其罪。如或通同故縱，不問，再來犯邊。　朝廷必要
興師問罪，將京營幷通州、薊州、天津、保定等衛精健
步軍選調三萬，各執短兵火器，分路進入，犁庭掃穴。
再調遼東精兵二萬攻其左，宣府精兵二萬攻其右，
汝失故巢，進退無門，追悔無及。通將責問過口詞會
本具奏，再行議處。臣等愚見如此。

為邊情參處通事　邊情

看得三衛夷情變詐反覆，疑是彼處通事誘引欺誑，（今急于通事以杜情弊之計）
正欲究察其弊。今御史張鰲山舉奏通事程理等交

通指引，侵犯邊疆，情蹤皆有指實，具見本官能發隱
伏之奸，足以泄邊人之憤。及奏要選差謹飭老成通
事前去，著為定例，一年一換，通行各邊體訪查究。一
體問革一節，尤為有理。合無本部移咨都察院，轉行
御史張鰲山，將通事程理、聶勇交通誘引情弊提問
明白，密切實封奏請定奪。本部行移禮部，令鴻臚寺
署正大通事舍誠等，選委平日行止端莊，諳曉韃靼
夷語通事二員，應付廩給腳力，前去喜峯等關口聽
用。近奉　勅旨責問花當等事情，就着新差去通事

（通事在邊既久，與夷人相結，若一年一替為善）
同委官責問奏報。其通事一年滿日，另行更替。仍通（邊情亦未洽，不致生弊端）
行各邊巡按御史，將原設通事體訪查究。如有前弊，
一體問革。正德十年六月初十日具題，　得旨俱依
擬行

為緊急邊情事　邊情

看得朶顏衛頭目花當等恃其詐力，敢肆侵凌，外示
效順，中懷悖逆，陰與通事經理等交結私通，窺瞰薊
州一鎮將官懦弱，邊備廢弛，遂敢捏造結親北虜之
言，以逞要求無厭之計，一面進貢，一面犯邊。自去年

以來侵犯邊境殺虜人民數十餘次因　朝廷寬容不問以致黠虜之奸狀蒙蔽不露勢日猖獗議者不思北虜小王子乞剌等部落世為中國邊患去年深入崞代今年屢犯延寧固不假朶顏等衛夷人和親而後敢犯中國亦不必自薊州一帶邊關進入而後可以內侵也薊州一帶東西二路見有食糧官軍四萬二千員名本處將官若能嚴加督率撫恤簡練俾紀律嚴明烽堠謹飭相機隨宜運籌畫策或設險拒守或會合策應雖不能大挫賊人之鋒亦豈至喪失

我軍之氣乃計不出此方議添兵增戍臨渴掘井卒難施行今花當男把兒孫等殺死參將陳乾罪惡既已顯著見今擁衆分路侵犯飛報屢聞臣等先議待報發兵征剿荷蒙　聖明特命都指揮桂勇統領人馬操候近該提督侍郎陳玉并鎮巡等官俱奏要調兵防禦兵科都給事中等官安金等亦奏要本部速為議處發兵巡關御史張鰲山極言夷虜侵侮之患當以攻討為急臣等竊聞自古制禦夷狄之道固不可貪功以啓釁亦不可怯懦以求和況今花當部落

糾合犬羊之衆分路內侵而本鎮將領非人軍不用命萬一邊關失守乘勝突入禍機之發旦夕難測臣等採集群言度量事勢當此之時　命將出師聲罪致討勢不容已但兵戎重務臣等未敢擅便伏乞
聖明裁處

為防守邊關事　邊關防守

查得奏內都御史李瓚要將李琮所統官軍三千盡數分派一十二處關口防守未審李琮今其統領何口官軍為是況鎮巡等官未曾與李琮會議停當徑

自分派以致李琮有詞蓋分據要害固是守臣之意而分兵勢弱又是遊擊之責況薊州一帶邊關隘口甚多虜賊衆寡及所入道路俱難逆料必須謀筭預定指授明白以堅壁固守責之主兵以相機截殺付之遊擊庶幾奇正相生機變不失苟昧變通之宜執一偏之見萬一失守戰亦無施合無本部行文薊州鎮巡官及遊擊將軍李琮各要遵奉　勅旨凡事必須會同計議停當方許施行不可各執已見致有誤事其李琮所統遊兵三千俱係有馬若果零碎分撥

每口二百三百。專一防守。委有未宜。合依李琮所擬將所統兵馬。於三路叅將地方。每路委都指揮一員管領官軍五百員名。與同彼處叅將人馬會合。隨宜緊要關口防守。併力截殺。其餘官軍一千五百員名聽李琮統領於遵化等處隨便駐劄。相機行事。若遇虜賊勢衆。一路擁入。亦聽李琮將原領官軍三千通調一處併力衝殺。本處官軍。亦要火速會合策應。不許自分彼此。逗遛畏縮。致誤軍機。其各關口。原設守把官軍。如果數少不敷。別無縱放歇役情弊。巡撫都

御史就便查照舊例。徵調腹裏操守軍舍餘丁。并附近州縣民兵。委官管領。暫行赴口。協力防守。事寧即（腹裏之兵不須備鎮但可不缺）便放回。不許指以不准分布遊兵爲辭。推託誤事。

得旨防守事宜。都依擬行

爲復任募以實軍伍事　召募

看得提督東西兩路邊關都御史彭澤奏。據分守叅將馬永呈稱先年召募軍士。操守地方不期去任爲郎中客借小費。革退六千餘名。要行照舊查收。及稱准巡撫都御史李瓚手本三路該添兵三千名。本處召募不必。徵調遼東京營人馬。查得近該戶部會同本部議奏。爲因巡撫都御史王倬。與管糧郎中萬鏻會本具奏指揮康臣等擅自召募新軍。名雖撥在關營。實則不曾守把。以此奏行巡按巡關御史覆勘明白。內止革退老疾等項四百六十二名。其餘四千三百餘名俱照舊存留。今叅將馬永妄呈不實。且敢指斥郎中萬鏻客借小費。若果依馬永所言。通召新軍九千。通計一年。該用糧十萬八千石。布花在外。（增五六千成數之數如此）不知馬永分派何州縣起運。尚以爲小費。不惜而何費爲

大可惜乎。及查調取遼東官軍。先因李瓚具奏調取後發京營官軍三千。令都指揮李琮統領前去薊州防守。亦因彼處失事。不能支持。不得已調發。今若又依李瓚之議。不必調遼東及京營軍。不惟京營官軍見今聲息未寧。難便掣回。抑且新召軍士。臨渴掘井。不能濟事。所據馬永等識見俱有窒礙。難以准行。臣等再議得自古開邊增戍。坐困中國。若忽內治而專事夷狄。未有不貽患者也。我朝設置邊鎮。屯聚軍馬東起遼陽。西盡燉煌。延袤萬里。帶甲數十萬。歲用糧

餉以數百萬計。爲因水旱蠲免。往往不繼。告之。如薊州一鎮歲用糧四十餘萬計（此係正德年假用之數）其歲入。尚少八萬餘石。減折銀兩放支。軍多缺食。以此添兵一事。決有難行。若使巡撫總兵等官。撫恤有方。調度有法。平時愼固封守。有事暫調別鎮。策應事畢。罷歸。不立新法以困百姓。不執私見以亂成規。惟務內修外攘。自可長治久安。合無本部行文都御史彭澤提督。先差都指揮等官李琮傅凱張椿張安馬忠福英等。續差金輔陳珣等先後共調發京營官軍一萬四千餘員名。各照原擬。用心防守。遇有報到賊勢衆大。應該添軍。依律火速具奏。本部議擬。奏請再行督發官軍應援。若果宣大地方報賊遠遁。事已寧息。亦便具奏班師。以省供給。東西二路。一應關隘。俱照舊施行。不必創議新法。貽患小民

遼東類 遼東

虞舜以冀青地廣。始分冀州東北醫無閭之地爲幽州。又分青州東北遼東等處爲營州。國朝自山海關以東。置遼東鎮。周迴數千里。蓋兼古幽營之地。而有之。設都司一。衛二十有五。州所各二。以控制之。其外諸夷。各因其類設衛三百二十八。所二十四。各授以官職。令每歲來朝。以羈縻之。每衛不過五人。至於朝鮮遵奉正朔。歲入朝貢。視前代獨爲恭謹。內安外順。固無足慮。然以海西建州女直諸夷。往往桀驁難制。成化以來。議當勦者。恒以姑息縱賊爲害。論當撫者。又以貪功啓釁爲非。然其機繫於本兵。必欲視順逆之勢。得勦撫之宜。而處之不差。斯亦難矣。嗚呼。金起女直。據中國。遼東邊備。其可忽哉

爲計處夷情以靖地方事 東奴

看得遼東巡撫都御史張貫奏要會官計議。行令彼等挑選各路兵馬。分爲奇正哨掖。整搠齊備。督令各官統領分投。一齊出境。直至犯邊賊營。若係長壯達賊。盡行誅戮。報官。幼男婦女。併獲解京。焚彼巢穴。毀其委積振旅而還等因。臣等議得禦夷之道。撫勦二者。不可偏廢。撫勦之法。順逆二者。不可混施。查得成化十四年建州海西夷人犯邊。都御史陳鉞主於勦。侍郎馬文升主於撫。以勦爲是者病撫之不能息兵

以撫為說者忌剿之或啓邊釁卒之命將出師擣巢殺戮雖威振殊俗而至今藉口思欲報讐蓋緣撫剿之勢有所偏執而不能審順逆之宜故也今建州等賊叛服不常乘機寇掠節次侵犯開原清河鹹場靉陽等處殺死官軍殘害地方照依成化年間事例興師問罪未為不宜但詳奏內建州左衛都督脫原保等說稱李速合金奴尚叟四等做了賊我們勸化他不從建州左衛都督尚哈說稱有都督牙委哈的兒子金奴尚叟四與左衛趙士四哈桑失哈四箇人商

量做賊我們攔當他不住等情顯是中間亦有歸化效順之人若便擣巢殺戮未免玉石不分成化十四年本部尚書余子俊等所議以為寧成功於門庭之間勿遠致於敵人之境來則擊之使無遺類去則置之不必窮追等語誠為至論近日靉陽等處節報賊衆三千入境斬首五十三顆　國威自振虜自知畏何必擣巢盡誅然後快心合無照依成化十四年事例不必會議本部馬上齎文交與遼東鎮巡官等督令通事人等於各夷近邊答話及入市交易之時宣諭　朝廷恩威大意謂爾等世受　國恩每年進貢宴賞甚厚今速長加等自作不靖犯我邊境　朝廷欲照成化年間事例整點人馬擣爾巢穴大加殺戮使爾種類無遺事無難舉但念中間必有歸化效順之人如都督脫原保等所說情詞不忍一槩誅戮今後務須堅守臣節敬順　朝廷不許聽信奸夷誘引一槩犯邊各夷中間有能擒斬速長加等曾經犯邊達賊者鎮巡等官審實具奏大加陞賞以酬其功決不失信將宣諭過緣繇回奏查考其鎮巡等官務要

協謀計議料度虜情調集精兵預謀戰守夷人納款進貢交易照例施行倘來犯邊督兵剿殺如近日靉陽舊古河之捷陞賞自不吝惜若賊勢敗散料無伏兵亦許乘勝追逐出境剿殺但不許擣巢窮追妄殺無辜或墮賊奸計責有所歸

宣府大同類

宣府南至居庸關不及二日之程北去虜地近者僅百里許故宣府守臣奏報境外虜衆任牧則京師亦當為之備正統己巳虜騎直犯京師繇內缺備也正德八九年間虜營移

住威寧海子在宣府大同之間雖邊不遠甞繇大白陽口入寇宣府遊擊將軍倪鎭張勛禦之敗死又繇順聖川入寇蔚州等處又過鴈門寇太原本處官軍皆不能禦遣咸寧侯仇鉞都督白玉溫恭相繼出征所統皆京營弱兵調遣分布不得機宜今右都御史叢蘭總制宣府大同山西三鎭軍務牽制太甚二年之間糜費鉅萬未得機會與虜一（宿兵不戰費用倍多）戰正德十年虜衆西移住牧河套爲患陝西十一年春復過河東住威寧海子瓊得報即奏請於團

營選將練兵陰爲屯兵細柳之計是年秋虜賊又繇大白陽口入寇逼近居庸時都督劉暉充總兵官桂勇賈鑑充左右叅將俱在團營操練聽征已半年矣已有備又遼東精兵見調在薊州近京至（兵行神速方能濟事）是報到三日之內劉暉等即統兵出關遼東兵外京營官軍出者不過六千亦皆精鋭可用馬亦驍壯既出與宣府兵合軍威大振虜營西移住大同境外劉暉等亦躡而西駐兵大同虜忽起營北去近邊哨無煙火方議班師虜乃繇太同西間道入

偏頭關寇鎭西見時延綏勁兵驍將先已調山西三關內外按伏遂得合兵一戰虜賊大遭剉衂遁去雖曰天意謂無人謀不可也（自叙之言兩宮如此方爲得體）況自初出至班師首尾纔三月費亦不多虜賊自鎭西一敗五六年來不復敢近山西三關豈非有所懲哉正德十二年虜營仍住威寧海子本部預奏設備覩正德十一年尤爲周密大同鎭巡官哨探分布亦中機宜適　車駕幸陽和虜賊入應州遼東兵已在陽和待奏方發稍遲大同總兵官亦在陽和回避就雄

等雖遇戰不獲大捷惜哉

爲預防虜患事　宣大虜患

議得宣大二鎭共有官軍一十四萬延寧二鎭又設有官軍七萬歲費糧儲數百萬計專爲防禦虜寇近（惟善用兵者能乘機決謀）年各鎭守臣因循怠忽不肯預先料度虜情運謀設（名其不能不過謀守敗方而已）策調度軍馬相機戰守以致虜賊深入得利而去大肆猖獗無所畏憚及至　朝廷命將出師彼賊已去（兵家主客勞逸之計所爭者在此）留兵在邊等候爲因邊地廣濶彼賊出沒不常不得恰好相遇一戰以此勞費雖多不能成功即今若不

將本邊將士戒飭預為隄備虜賊過河必來侵犯倉卒計處必落往轍緩不及事貽患非輕臣等愚見乞勅宣府大同鎮守總兵巡撫都御史會同計議今年河凍虜賊過河駐牧作何設法隄備可保無虞訪取熟知邊情地理之人密切審問先年虜賊進境搶掠出入道路應該調撥何城堡軍馬在何地方駐劄可以正當賊衝截殺取勝於何地方按伏可以邀其歸路追勦得功本鎮軍馬雖各散處城堡必須量數挑選精銳官軍記名聽候有警調取會合勦殺務在料敵先知籌無遺策不可互相推倚因循苟安及似常分調按伏不當賊衝虛應故事以致虜賊深入搶掠出入自繇定照葉椿姜彬高友機等事例拏問取回降黜必不輕貸各將計議過隄備虜賊事宜明白具奏不許含糊遲誤正德十年九月二十八日具題

為軍務事 宣大軍務

看得鎮守宣府總兵官署都督僉事朱振等奏稱前任總兵等官止是分司分隊立為營分聽候出戰未曾精選以致强弱相攙今年達賊壓境搶殺官軍迎敵因而僨事要將團操前後營馬隊官軍揀選頭等者三千一百三十三員名立為前營聽其統領遇警當先出戰次等者二千八十九員名及無馬步隊官軍八百餘員名并隨營兵車俱立為後營探報聲息緩急繼後策應仍每五人編為一伍互相救援一人有功四人同賞一人有罪四人同罰果有畏避當先艱苦夤緣請託更改等項究問重罪等因（善用兵者能分此議過人甚遠）本官鑒戒前失欲圖後功故會同巡撫將官等挑選精弱分別營伍定立賞罰具見用心軍務選練有方合無本部轉行朱振悉依所議施行仍咨巡撫都御史劉達并鎮守太監劉祥務要與朱振協和計議依擬施行不可偏執已見沮壞軍法以致朱振不得展布行事失誤軍機臣等又議得宣府一鎮食糧官軍數幾八萬今主將所統不過三千近日虜賊擁衆入寇動至七八萬寡不敵衆遂至失事又近年建議者不知邊情方欲添設城砦以分兵力又欲召募新兵以困百姓若不早為救止其弊不可勝言及主將所統兵少亦當早為議處合無本部通行宣府大同鎮巡官計議

今後不許添立柴堡以分兵勢亦不許召募新軍以致糧草不敷借軍鈇食逃竄仍查各城堡見在食糧官軍內除已選本鎮團操及奇遊兵外中間但係驍勇精銳軍人可以調用殺賊者挑選見數編造文冊或臨時徵調策應或量數取赴鎮城輪操務使總鎮城內常有精銳奇兵二萬以備征戰其餘城堡官軍不必數多遇賊勢小則追逐截殺若遇勢大則堅壁固守以待援兵前項事宜各官計議停當徑自施行應具奏者奏請定奪

爲聲息事 宜大聲息

看得大同巡撫都御史胡瓚等奏稱大同各路大勢賊營俱向東北去訖調到延綏參將杭雄所部兵馬相應督發隨賊向往防剿除行本官於五月二十六日就在大同鎮城啓行挨程前去宣府地方聽彼分布殺賊一節伏覩 大明律軍政條內開事有警急及路程遙遠者並聽從便火速調撥軍馬乘機剿捕若寇賊滋蔓應合會捕者鄰近衛所雖非所屬亦得調發策應并即申報本管上司轉達 朝廷知會若不即調遣會合或不即申報上司及鄰近衛所不即發兵策應者並與擅調發罪同領兵官已承調遣不依期進兵策應若承差告報軍期而違限因而失誤軍機者並斬其官軍臨陣先退及圍困敵城而逃者斬欽此仰惟我 太祖高皇帝掃除僭亂用兵如神故欽定律條若遇事有警急及寇賊滋蔓雖非所屬得調發策應若不即依期發兵策應因而失誤軍機亦皆處以斬罪蓋用兵機會不可少遲故遇有警許徑自調發策應即古人閫以外將軍制之之意司兵

政爲將帥者所當欽遵佩服而不可違者也近年添設總制官員不論地理遠近聲息緩急悉聽明文到日方行以致誤事臣等節次申明律禁荷蒙 聖明允納上年延綏將官安國杭雄等雖奉提督等官明文調遣按伏臨時寇至緊急皆山西副總兵郭錦遊擊張綺等就近徑自差人約會及安國杭雄等當即依期赴援所以不失機會致有克捷今大同鎮巡官料探虜賊東行就令杭雄隨賊向往前去宣府地方殺賊誠爲得策但恐杭雄因見未奉明文難於遵守

令無本部通行宣大鎮巡副本遊擊分守守備等官
并延綏調來參將杭雄等遼東調來參將蕭滓等各
查照原奉　勅內并本部節次奏　准事理欽遵行
事仍遵　太祖高皇帝欽定軍政律條哨探賊寇緊
急火速調發策應其杭雄蕭滓等并本處副參遊擊
等官不分宣大地方隨賊向往即便依期發兵策應
若如去年偏頭關得功既賞不吝如或自分彼此遲
誤調發及已承調遣違期不至以致失誤軍機聽巡
按御史查勘的實參奏依律治以重罪正德十二年

六月初八日具題　得旨都依擬行
為走回人口傳報虜情分兵防禦事　宣大虜情
看得走回婦人張氏說稱達賊到六月二十五日要
往白城兒深入搶掠等情切詳張氏所說虜情恐未
必虛前項總兵官朱振等分布人馬似乎有理但臣
等尤慮兵分勢弱恐失事機合無本部備馬差人齎
文前去宣府交與都御史劉達總兵官朱振等作急
會議密切諳曉虜賊遞年出入道路之人加意詢訪
今次虜賊若來入寇必從何路進入可於何地按伏

兵馬可以衝遏賊鋒及邀截歸路就便從長計議將
各路人馬聯絡一處以便策應若果入路甚多難於
料度亦須自料近邊各城堡何處城堡村落廣有人
畜必來搶掠何處城堡曠遠野無所掠雖來亦無所
得就於應該防禦之處調集兵馬協力防禦大意虜
賊既欲擁衆深入必須擁衆以待庶保無虞中間分
合進止要在相機隨宜亦不可拘執本部原擬致有
乖違仍令都御史劉達申明律禁傳示見分布各路
將官并管糧等官今後但有報到軍情敢有不即刻

期會合策應及供給行糧料草因而失誤軍機輕則
聽總兵官就彼區處重則參奏拏問依律處斬本部
一行團營整點官軍催督都指揮趙承序等上緊前
去白羊等口防守一行整飭薊州邊備都御史臧鳳
等提督紫荆等關都御史李瓚等提督山西鴈門三
關都御史李鉞等各親詣邊關整搠人馬隄備防守
紫荆關就將原選達官軍舍人等調去防守偏頭等
關尤宜及早隄備恐虜衆忽有聲東擊西之舉再行
提督團營內外官揀選人馬操練預備遇有聲息緊

急以備調用正德十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具題

為預防虜患事 宣大虜患

議得明年黃河凍開虜賊大營若在河東威寧海子等處住牧仰賴 皇上威武嚴督宣大將官整搠軍馬及調延綏奇遊兵馬相機戰守虜賊入境必遭挫衄但恐河開虜賊在套住牧擁衆深入延綏寧夏陝西地方廣濶兵馬分布不周難為戰守查得今之黃河套即漢河南朔方之地自古匈奴所居為患中國我 朝除以前年分不查外弘治十四年套賊大舉

照前事頗為詳明

深入命太監苗逵保國公朱暉統領京營官軍勦殺又命工部侍郎李鐩督理軍餉弘治十八年套賊大舉深入正德十年又大舉深入預設總制都御史鄧璋調各路人馬防禦其賊俱至固原平涼下營分投搶殺官軍寡弱俱未能成功正德十三年套賊聞知固原有備蘭鞏空虛却從乾鹽池西入蘭鞏搶殺今不及早議處虜賊在套陝西地方必又被害合無齎文交與宣大山西延寧甘肅陝西各鎮巡官差的當人役哨探查勘黃河凍開之後虜賊大營若不在套在於河東威寧海子等處住牧宣大山西三鎮嚴謹隄備延綏遊奇兵馬聽調策應若不過河在查住牧若使各鎮聯絡策應則地分而勢合矣待候草長田茂勢將深入之時延綏遊奇等兵俱分布定邊安邊等營寧夏人馬俱分布花馬池等處遏年虜衆經行之處遇虜侵入會合勦殺陝西鎮巡官預先計處除環慶固靖守備人馬及固原遊兵外再大意在備陝西四鎮故詳書處更詳量調取腹裏衛所州縣堪用戰陣官軍土兵民壯編成隊伍委官管領處置盔甲馬匹并查照舊例預造戰車火器砲銃等項料虜必繇之路設伏隄備一遇

虜入出奇奮擊或乘夜斫營或截其歸路俱相機行事再行宣府大同甘肅各鎮巡官各挑選精銳官軍三千員名定委將官統領俱約定五月以裏到於固原會分殺賊戶部奏差堂上官一員整理軍餉本部另行議奏差官處置馬匹聽候兌軍一應禦虜防邊本部今擬不盡事宜聽各該鎮巡官作急計議具奏定奪如此庶謀有預定事得先機

山西類序 山西

今鴈門寧武偏頭三關在太原北境密邇虜地者也鴈門之東北為雲中即今大

同府。朝廷於大同屯兵。命將鎮守。固足爲太原之屏蔽。然虜自西北馬邑而入則大同路遠。亦不能爲之援。正德九年。虜賊大舉過鴈門深入崞代。逼近省城。大同諸路兵應援不及。虜賊得利而出。正德十一年春。邊臣奏報虜賊大營移過河東威寧海子住牧。山西亦報瞭見境外煙火五十餘里。瓊竊料是歲秋必又入寇。乃預爲之備。既申嚴宣府大同之邊備。復奏令山西嚴設守備。又奏請遣將出師。差大臣督餉。又奏調延綏兵馬過河。於偏

頭關等處住劄。又奏留巡撫官不必改調。又奏提官府失事總兵官下獄。分布既已得宜。人心又知警懼。是年十月。虜賊大舉踩偏頭關入寇。諸將合兵擊殺。遂有鎮西之捷。虜賊百餘年來入寇。始遭此挫。亦足以少伸中國之威矣。

爲急處邊務事 山西軍務

看得提督三關都御史李鉞等。奏稱提督軍務右侍郎丁鳳等。將三關遊擊將軍張綺官軍調赴大同聽調殺賊。今虜賊漸移向西倉卒乘虛突入鎮西岢嵐等處。逼近省城。貽患非細。況三關兵馬不多。遊兵已調大同截殺。本關兵馬愈致單弱。乞要從長計議。調取延綏人馬一二枝。分布老營堡等處緊要地方住劄。及將遊擊張綺。仍回本關協同防守一節。切詳三關遊兵。原奉 欽依。非有十分緊急。不得調動遠去。況近該提督軍務右侍郎丁鳳等節報賊營漸移向西。則三關委係急當預備去處。及查延綏人馬見已調來。但涤水營止。離偏頭關一日之程。中隔黃河。止有渡船四隻。倘過有警。擺渡不及。不惟緩不及事。抑

恐被虜邀擊其半。深爲不便。合無本部移咨侍郎丁鳳會同監督太監等官。將張綺官軍發回本關防守。仍令延綏差來奏事人馬上齋文回交與王勛。將原調人馬過河。在於偏頭關等處。隨宜駐劄。相機截殺。事寧各照原擬施行。

爲告領馬匹事 馬匹

看得山西鎮巡等官都御史張禴等。奏稱見在官軍一萬五千餘員名。止有見在馬四千八百餘匹。奏要於太僕寺見在寄養馬內量撥四五千匹一節。合得

太僕寺見在寄養馬數少，及查前項正德九年，山西三關有給銀買馬事例，合無本部於太僕寺收貯馬價銀兩，動支三萬兩，押運前去，仍行巡撫都御史會同鎮守等官，從長計議，或選委能幹官員於出產地方收買，或給與缺馬官軍，自行收買，務在處置得宜。毋致虧官損軍。所買馬匹，務須經由兵備副使逐一驗看堪中，轉送山西行太僕寺印烙，給軍騎操。如有高擡價值，侵尅官價情弊，依律究問，不許分派州縣逼民包賠。事完之日，將買過馬匹毛齒、給過官軍姓名，并用過銀兩數目，備細造冊送部查考。及看得奏稱馬隊步隊官軍委難通融調撥一節，臣等議得邊關官軍殺賊，人人有馬，委的便於馳驟，但欲令軍自養，多無空地可牧，欲官為支給，又無民草可供，所以往年召商買草，生弊百端，逼軍賠補，為害滋甚。山西三關在大同之南，頗有山險可據，況古人防邊多有以步戰取勝者。近年都御史孟春在宣府列步陣以卻虜，去年總兵官王勛在應州督軍下馬步戰，始能固守營壘，不為賊所蹂躪。若謂馬隊步隊難以通融

調撥，恐未諳本部建議之意。亦未知本邊不習步戰之弊也。合無再行都御史張禴等從長計議，其欲傳報聲息，或追逐勢小達賊去處，多設馬軍，於虜衆必蹊可以邀截所到賊鋒去處，多設步軍，務使奇正相倚，戰守並用，以保萬全。不必專恃馬力，以求必勝。其有馬官軍，官立草場，以便夏秋牧放，預處草料，以待冬春支給，務使馬無倒死，不頻奏討，則為得策。得旨俱依擬行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徐鳳彩聖期　選輯
單　恂質生參閱

王瓊

王晉溪本兵敷奏

陝西延寧類序　陝西

延寧者。延綏寧夏二鎮也。延綏云者。延安府綏德州也。綏德在秦時為上郡。歷漢隋唐皆為邊鎮。宋初沒於西夏。元平章孔興據守　國朝洪武二年。平定陝西。孔興北遁。設綏

德衛屯兵數萬守之。分撥綏德衛千戶劉寵屯治榆林。正統中。命都督王禎鎮守延綏。始議築榆林城及沿邊十八寨。移鎮於彼。成化七年。置榆林衛。八年。都御史余子俊開廣榆林城垣。增置三十六營堡。寧夏即古朔方地。歷漢隋唐皆為郡縣。宋趙元昊據之稱西夏。與宋延慶熙河分界。元置行省。國初棄其地。徙其民於陝西。洪武九年。立寧夏等五衛。後命將鎮守。嘗攷之漢文帝時。匈奴寇上郡雲中。詔將軍周亞夫等屯兵近郊。以備之。未嘗窮兵遠討也。武帝時匈奴連年入寇。屢遣衛青等擊之。遁遁然兵退復入寇。又太入破塞外城障。欲再舉兵而海內已虛耗。不可再舉矣。故武帝末年。深悔之。唐太宗時。突厥合十餘萬騎入寇。至渭水便橋之北。豈以太宗之英武而素不能為之備哉。勢有所不能也。其後突厥頡利政亂。諸夷叛之。又民大饑。牛馬多死。始遣李靖乘其隙而襲破之。以其降衆雜處中國。終唐之世。內亂多而邊患少。非太宗一時之戰功。能使其久遠不犯也。值虜運自衰耳。以今日陝西邊備論之。國初因秦漢之舊。以綏

德為邊衛。東自葭州黃河起。西至寧夏界。定邊營止。七百餘里。中間岡阜相連。有險可據。猶易為守。自移鎮榆林。綏德官軍多徙居之。在綏德者不及什一。自是延慶之民困於遠輸。日益流徙。田多荒蕪。戶口減什之六七。而邊儲日益匱乏矣。虜賊大舉。或繇榆林東雙山堡等處入寇綏德。或繇榆林西南定邊營花馬池入寇固原等處。榆林之兵其在東也則以無險而不能守。其在西南也則以路

遠而不能援而綏德隽鎮則以兵寡而不能禦則
移鎮榆林者未見其爲利也明矣惟東自定邊營
起西至寧夏東黃河岸橫城堡止三百餘里中間
皆平漫沙漠無山谿之險故虜賊大舉多繇此入
寇故論者多欲於此地增築城堡募兵以守而未
易成也爲今之計宜量撤兵卒之半復還綏德使
守險拒敵遏其深入又可減省遠輸以甦民困其
榆林及新設城堡各計其屯田歲入之數留兵屯
守以立孤懸之勢而移置其多餘者屯於定邊營

要害之地委謀勇將官統之寧夏亦委將官調兵
於花馬池住劄又調集內地驍健之兵屯於固原
令原設總兵官常住其地提督操習各充其饋餉
如料虜將有大舉入寇之機定邊寧夏固原三路
（以標制重深得防禦之宜）
合兵防禦擊殺如此雖不能使其必不侵犯而自
足以制其不敢深入而又於平時愛養內郡之民
力以固根本可使制梃以撻胡虜之兵而內無土
崩之勢至於守邊將帥失利究其所繇以行黜罰
而無縱濫使官得久任而邊備無廢弛如斯而已

矣若曰必使虜不內侵或欲連數百里之地盡築
城堡則力有所不贍或欲置重臣總制三路之兵
以抗其衝則智有所不及又欲發數十萬之師直
搗虜巢滅其種類則勢有所不能皆非今日之所
可行也。

為計處邊務事　陝西邊務

看得御史程啓充奏稱往年虜賊河凍則住牧未解
則北渡今乃據有其地數年于茲禍機隱伏識者寒
心於時去總制以建提督議者以爲無益成敗三邊

兵馬人各自擁勢分力弱不相爲用八營固原適平
（此亦一議論）
隴西鳳之衝陝西鎮巡高居省城遙制可否卒然有
如前日之虜乘虛旁午其利害得失何如宜令陝西
巡撫總兵住劄固原以扼其吭復設總制慎選才德
係天下之望者任之俾之經畧邊務整理兵食一節
查得自永樂宣德以來因各邊地方廣闊每鎮差都
御史一員巡撫並無總制之名成化十年刑部主事
張鼎建議創設總制。　朝廷特改叅贊軍務左都御
史王越總督軍務於固原住劄亦無總制之號至弘

治十年復起王越始令總制甘涼各路邊務又恐事
有掣肘就令王越兼巡撫甘肅地方取回原設巡撫（從權宜設行事必有牽制）
都御史吳珉別用初無一官總制三邊之理亦無總
制巡撫二官並設之例彼時王越專制一邊尚無成
功自後承訛襲謬添設總制三邊官員才寬死於鋒
鏑張泰卒於憂勞多無成効去年二月以兵部侍郎
鄧璋陞右都御史總制陝西軍務又自江西賑濟取
回以諸臣之中而特舉鄧璋可謂極天下之選又奪（言實掌綽其勞）
拯溺救焚之命不計數千里往返之難乃自江西取

回可見廷臣堪總制之任者無出鄧璋又慮甘肅危
急恐鄧璋一人顧理不周復 命都御史彭澤總督
甘肅等處軍務與鄧璋頡頏行事可謂夾輔之有其
人又因差總制而驟陞右都御史其職不為不崇以
一人而遙制三邊其權不為不重自去年二月以至
今日其任不為不久而固原隴州殺掠之禍前此未
有如今日之甚者繇是觀之總制之設無補於事已
有明驗況鄧璋調用延綏寧夏既不能為固原之助
翻失延綏之守而巡撫陝西侍郎馮清因專任總制

難於自效無所設施鄧璋當虜寇內侵時勢危急之
際方請于 朝欲專設巡撫于固原駐劄以分巳責
奏疏未至而固原平涼巳盡被蹂躪矣傳曰閫以外
將軍制之又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言用兵機會（此論最確）
不可少有牽制今以三邊數千里之軍務而獨稟令
於一人臣等固知其不可也今都御史鄧璋總制失
事去任未幾而復設總制以踵其失臣等若不援引
故實極陳利害自此諸邊戎務互相掣肘彼此牽制
將來失機誤事係于天下 國家之利害非淺淺也

況陝西套賊近巳過河東行合無遵守舊制再不必（以今事勢不能常遣京軍故立總制以）
添設總制官員如遇賊情重大命將出師自依常例
差遣事畢回京其陝西事情仍行巡撫都御史蕭翀（公次付之亦時宜也）
陳璘邊憲李昆四人各照地方經畧邊務整理兵食（不立總制所患又）
交界地方應該會合截殺去處依律會合策應不許（在此處）
自分彼此互相推託失誤事機其甘肅哈密土魯番
事情及也克力亦不剌等賊情就着彼處鎮巡官查
照本部節次題准事理用心籌畫整飭防禦賊勢重
大應調寧夏等處軍馬計議停當酌量調取悉依原

擬施行其巡撫陝西都御史住劄固原已奉有旨并總兵官趙文見在固原住劄外別無定奪

得旨依擬行

為預防虜患事 虜患

議得先事貴於預防有備乃可無患竊料北虜大勢達賊近日在於大同應州等處搶掠被我官軍追逐出境誠恐以後黃河凍合入套住牧必為患於陝西若不早為預處一旦有警未免失措臣等謹將預防虜患事件開陳明白伏乞 聖裁內分布事宜合無

通行延綏寧夏陝西各該鎮巡官從長再議如果相應依擬分布隄備若別有長策難拘一定徑自隨宜施行惟在謀算預定布置得宜逆折虜謀不得深入斯稱委任如或似常玩忽以致緩急無備失誤軍機國典具存必難輕貸

計開

一禦虜當謹分布查得延綏寧夏二邊相連千有餘里中間必有虜衆出入要害之處及有城堡屯聚兵糧之處必須預先分布官軍在彼住劄庶使進止若既已分布其領兵將官又須聽其自為謀畫或遠或近相機行事不必遙制庶所布將官得以自盡其能

（此則參問土人可以得其情實）

（[illegible]）

（邊事以失專制）

合無待後黃河凍開虜賊住套春深草長勢將深入之時將朱鑾杭雄周政劉玉分布延綏西界安邊營等處紀世楹馬大經以次分布而東各擇便利城堡住劄柳湧住守鎮城相機發兵寧夏地方總兵官安國守鎮城副總兵路瑛遊擊李永定俱來清水營花馬池定邊營高橋兒等處近年大虜經行地方住劄與東路參將各整搠軍馬多方哨探遇有聲息互相

傳報不拘遠近相機應援不許指以稟受節制為辭故意逗遛躲避致誤軍機固原一帶地方總兵官趙文與都御史鄭陽住劄計議防禦方畧若趙文部下分管千總把總等官不得其人聽各官會同舉保謀勇慣戰官員委用軍馬數少作急區畫議奏定奪

一禦虜當謹徵調查得正德十年延綏人馬通調固原為因分布不定遙制不專以致失事宜大遊兵調去延綏到遲亦未成功合無本部今年通行宣府大同延綏二處鎮巡官將各管遊奇兵馬預行號令整

搠若虜不過河則延綏聽大同調用如河開住套則宜大聽延綏調用其取調之時務要查照往年事例斟酌目前時宜既不可早調坐費糧草亦不可後時失誤事機違者照依律例從重治罪

一用兵當備軍餉查得各邊主兵月糧頗勾支持但選調兵輒稱缺乏若不預先計處倘若虜賊住套倉卒調兵糧草缺乏誤事非輕合無行移戶部查勘延綏寧夏各緊要城堡并陝西固原等處見在糧草除勾主兵支用外可勾客兵幾箇月支用如有缺乏從

長計議差官整理預備庶不臨期有誤

為虜中走回男子供報夷情事 夷情

看得巡撫陝西都御史鄭陽奏要本部馬上差人賫文延寧二鎮鎮巡等官知會將遊奇兵馬聽從本鎮臨時會調刻期應援勦殺一節查得大同延綏地方俱隣虜境中隔黃河所以先年舊例大同延綏二鎮人馬料探賊在何處許令互相徵調相機策應若邊方萬一失守賊入腹裏在邊方者當設策以邀其歸在腹裏者當整陣以遏其鋒未有無事之時先議撤取邊兵選保內地之理也近年賊入山西三關大同總兵官葉椿擁兵入關尾賊之後無救於事及賊蹤花馬池等處入寇延寧人馬先調固原亦致失事皆徵調失宜戰守無策之所致也况都御史鄭陽既稱固原一帶每一城堡糧草不過一千餘石僅足支持主兵目前之用邦又要將延寧二鎮遊奇兵馬臨期調來應援揆之兵法似有窒礙難便准從合無本部行文延綏寧夏二鎮鎮巡官查照本部節次題奉

欽依內事理逐一遵依分布要害設法防禦隨宜調

遣會合策應務使虜賊動遭剉衄不敢深入久害地方萬一虜衆突入固原往南一帶搶掠務要協同各路將官運謀合兵邀其歸路破其營壘以決大勝不許遙望坐觀縱其出入自繇互相推託各圖倖免重罪其都御史鄭陽總兵官趙文亦要遵照本部節次題奉

欽依內事理將原有人馬并合用糧草預先整搠隄備運謀設法相機戰守其賊衆多寡出入道路務要料探先知與寧夏二鎮領軍官互相傳報彼此通知以便截殺若寧夏二鎮人馬四肢不張藩籬

不固。而致賊深入。縱橫自恣。陝西固原總兵巡撫官腹心無備。保障無法。而聽賊搶掠。一籌莫展。國典具存。俱難輕貸。

為陳情乞恩分豁奏留官軍防守要害事 陝西防守

查得陝西寧羌漢中二衛官軍。先年撥赴寧夏。輪班備禦。正以邊方軍少。防禦為重。所以遠調腹裏官軍。輪班備禦。非但為邊方之助。亦以令腹裏官軍習知勤苦。不至驕惰。如河南山東山西官軍。輪班前赴宣大備禦。河南官軍亦赴延綏備禦。至如陝西腹裏西安等處官軍。分撥前去延綏寧夏甘肅三邊輪班備禦。俱係洪武永樂以來舊規。皆以防邊為重。限隔華夷。使不內侵。非細故也。前項正德五六年間。邊情寧息。內地草寇生發。所以建議者掣回漢中寧羌二衛寧夏備禦官軍。在於故縣設堡屯戍。以防盜賊。乃一時權宜。非謂經久不可動調也。見今北虜大營住牧黃河套內。擁衆數萬。不時侵犯。所以寧夏鎮巡官奏要將漢中寧羌二衛官軍。照舊輪班赴寧夏備禦。本部為料目前陝西虜勢猖獗。京營并別省官軍。尚當

（腹裏各衛輪班赴邊。一以均勞逸。一以習氣力。此制極有深意）

調發併力防禦。原在寧夏備禦官軍。合當照舊督發赴操。及西安等衛。備禦寧夏脫班官軍。亦合查究。以此議奏。題奉　欽依督發。豈期巡撫都御史鄭陽。廢格不行半年之上。未見咨報。今寧羌衛指揮王問卿漢中衛指揮王詔。乃敢故違成命。徑自具奏阻止。惟知適己自便。不顧失誤軍機。況正德七年。新設故縣營堡。內有掣回西固城備禦官軍。并召募投充軍人。其寧羌漢中二衛軍人。亦是輪班在彼。近年漢中地方無事。前項官軍。中間必被指揮王問卿等。賣放歇役。一聞調取。通同受囑。揑詞破調。所據王問卿王詔俱合究問。合無本部行文巡撫都御史鄭陽。嚴督該道守巡官。親詣漢中寧羌地方。查勘原額寧夏備禦官軍數內。揀選精壯堪備戰守官軍。不拘數目。定為秋班。照舊選委指揮等官管領。定與限期。督令赴寧夏鎮巡官處交割聽用。其餘選定春班。聽候明年凍開。哨探虜賊。如不過河。一體赴邊備禦。如賊已過河東。照正德七年例。存留本處故縣營堡防守。不必赴邊。

（此處要見咨所）

陝西甘肅類序 甘肅

甘肅者，甘州、肅州也。甘州在漢為張掖郡，置金城屬國，以處歸夷降者。宋為西夏所據。　國朝置甘州五衛，後命將鎮守。肅州漢初為匈奴昆邪王地，後降漢，置酒泉郡，隔絕匈奴與羌酋通路。宋為西夏所據。　國朝洪武二十四年開設肅州衛，後命將分守。甘肅在黃河之西，故又曰河西。禦戎得失，莫詳於漢史，而屯田便宜莫善於趙充國，可以為萬世法者也。（此論最有根本）哈密夷人在肅州之西千里，許永樂間封西夷酋長為忠順王

賜以金印，令居哈密，羈縻西域諸夷，通貢往來。弘治五年，忠順王陝巴為土魯番擄去，哈密城失守。命侍郎張海往經略之，海至彼，上言西夷不可征，來則撫之，叛則拒之而已。　朝廷用其策，事果寧息。弘治十一年，土魯番送回陝巴，復立，卒。子速壇拜牙即襲封。正德八年，棄國走入土魯番，土魯番人據哈密，遺書欲冠肅州，因而要求厚賞。廷議差官整兵以待，所求賞賜事出無名，不可輕與。不意（王瓊論哈密事從晉溪慢而後惟盟誓退之策為長）差使者欲邀近功，遣哈密都督寫亦虎仙等齎幣二千直造虜庭講和，更許增幣取回金印，虎仙等未回，而奉使者已還朝，不得如約，遂啟土魯番侵犯肅州之禍。宋史云：和在彼，則和可久；和在我，則和易破，豈不信哉！易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其斯之謂歟？今欲守甘肅之地，得便宜之術，舍趙充國吾未見其可矣。

為增兵要害以禦番虜事　番虜

看得巡撫甘肅都御史李昆等奏稱，鎮羌堡及岔口堡，相去衛所窵遠，按伏官軍勢孤力寡，番賊不時劫

奪殺傷，要於莊浪、涼州、甘州三衛，選撥官軍一千六百員名，改調鎮羌堡備禦，分為兩班，一年一換。設指揮、行都指揮事一員，專在鎮羌住劄操守；內撥三百名，調千戶二員承總領班，於岔口堡按伏，仍借給官錢採打木料，修蓋營房二百間，官廳一所，及於本堡添設倉場官攢，鑄降印記，合用糧料草束，於民運屯田秋青草內量數改撥上納等項情節，蓋欲增兵要害以禦番虜，不為無見，若果無礙，未必無益。但要分莊浪等處官軍前來二堡防禦，雖稱從宜量撥，其莊

浪等處官軍，未免因分勢弱。況事干創始，修營撥糧，勞費財力，恐難輕舉。查得近年肅州西路添設遊擊將軍芮寧，分撥永昌等衛官軍二千員名管領，該巡按御史馮時雍奏稱不便，本部覆奏行文李昆等勘得前項新添遊擊，勢分力單，相應裁革。今若又於莊浪、凉州、甘州三衛分撥官軍一千六百前去鎮羌岔口二堡防守，亦又事體紛更，人難遵守。合無本部行移都御史李昆等從長計議，如果鎮羌岔口二堡地方番賊不時出沒，搶刼人財，阻隔道路，量撥官軍統

領，按伏相機截殺。候番賊知懼，不敢出搶，即便照舊，不必分定數月歲以為常，以存莊浪等衛之兵勢，以省鎮羌岔口二堡之勞費。臣等又議得增兵積糧以備戰守，最為有理。但增設太多，難為供給。及分舊兵（分兵各守則勢分力弱最為守邊下策）多刻城堡，雖似處處有備，其實兵分勢弱，難禦大敵。查得遼東、宣大、延寧、甘肅等邊，先年止設大鎮，及十分要害去處，方設城堡。後因節年差去官員計慮未審，往往建議增置城堡，分軍召募，以致勢分力弱。一遇虜賊大舉，不能防禦。原額供邊糧草不勾歲用，處處告乏，軍士多逃，本部不次因事議奏，不能阻止。嘗考宋仁宗時，陜西總管鄭戩城洛水以通秦渭援兵。（雖則守禦有可戰之勢若城砦多而兵少則不）尹洙以為前此屢困於賊者，正由城砦多而兵勢分（足以一戰反至召寇矣）也，奏罷其役。鄭戩論奏不已，復城洛水。尹洙改官，韓琦是洙議，亦外補。史臣惜之。（通達國體之言）自古大政議論未定於朝廷，而能行於外邊者，未之有也。合無本部通行各邊鎮巡等官，今後務要循守舊規，修其廢墜。過有軍情，相機調發，互相策應，不許創立新法，增兵置戍，罷斂中國。其近年新設城堡，有因事勢難行，日久未完

者，即為議奏定奪，不必拘執原議。

為傳奉事　番虜

查得前項先年撫處土魯番哈密事例，自洪武、永樂以來，至弘治五年，並無發兵征進土魯番緣繇。至弘（序次前事歷為分了）治六年，始差侍郎張海、都督緱謙前去，只是會同彼處鎮巡官講求安攘方畧，亦無用兵。弘治八年，止令彼處鎮守太監陸誾、總兵官劉寧、都御史許進議差副總兵彭清，就調本處漢番兵不過二千三百員名，征進哈密，止殺其占住回賊數十人，其首惡牙蘭亦

未曾得因無粮草難以久住晝夜奔回喪失亦多未
足言功其後閉關絕貢事自寧息正德九年謀臣不
考故實輕主用兵既設總制右都御史鄧璋又設總
督軍務左都御史彭澤既差戶部郎中張鍵賫帶銀
兩蘭州糴粮又設戶部侍郎馮清專在陝西督理甘
肅軍餉遠調延寧人馬專為遏絕土魯番夷克復哈
密及勦逐亦卜剌等賊不意亦卜剌等賊返過河東
搶殺洮岷土魯番夷雖稱獻還城印忠順王未得復
立會延寧有事乃議掣兵回救其土魯番夷理勢既

難加兵方議加賞撫處邊情重務前後異議而又委
任不專事多推諉以致番夷請求不遂陰懷怨懟節
次番文大意皆以不饋原許段子一千五百為詞啓
此晉溪與彭取不合之一證也
釁納侮事實有繇令土魯番既已率衆侵犯肅州殺
死遊擊將軍芮寧揆之大義似難再與賞賜示弱求
和若欲似前調兵又恐延寧地方虜賊窺伺乘機深
入顧此失彼況即今陝西臨鞏甘肅等處地方災荒
軍民十分貧困倘若儹運粮草督責嚴峻必致激變
地方合無請 勑見差太監張永都御史彭澤總兵

官鄧永上緊前去甘肅督同彼處鎮巡官處置粮草
賑恤軍士振揚兵威撫馭屬番運謀設策相機戰守
如土魯番賊已回照依成化弘治等年事例閉關絕
貢不許往來若復來犯邊可戰則戰毋輕舉失利不
可戰則盡力固守以逸待勞彼當自遁各官起程之
具見
日經過官司審切挨查土魯番差來貢使人等如遇
指縱方畧
在彼從長計議或就所在官司設法拘留或帶去陝
西羈管具奏發落務在處置得宜毋或疎漏致有他
虞各官到於甘肅詢訪本邊故老料度彼處夷情如

果土魯番兵力強盛蓄有異謀勢將深入奪占肅州
不能固守徑自從宜取調甘涼莊永等處官軍協力
戰守如甘肅本鎮官軍力不能支方許查照附近甘
肅地方以次徵調若該調寧夏延綏二鎮邊軍必須
會知延寧鎮巡官查勘本處聲息寧息方許酌量起
調前去應援若輕易調發到彼不用失誤本邊防禦
咎有所歸各官既奉 上命經畧處置遠夷事情務
在同心協力謀慮精審應施行者許令便宜從事不
可猶豫不決展轉具奏失誤事機應具奏者仍須火

速奏聞　朝廷自有別處再請　勅三道就付各官賫捧前去宣諭赤斤苦峪哈密三衛夷人都督令具照舊內附堅守臣節毋或被其逼脅黨逆為患自取滅亡仍各量加賞賚固結其心使三衛結合互相救援及隨從我軍併力戰守有功厚加賞賚其餘屬番一體設法撫馭毋致叛逆生變其阿尔禿厮亦卜剌等殘賊尤須嚴加防禦毋致乘機與土魯番應合大擾地方各官務候事寧之日方許具奏回京

為賑撫番達保固藩籬等事　賑撫番達

看得巡撫甘肅都御史李昆等奏稱甘肅二處並無預備夷人賑貸口粮之數肅州舊關口粮夷人三百餘數所乞口粮牛種夷人討以千餘若不從宜撫賑有失衆心乞　勅該部計議粮米應於何項粮內暫且支給段布應於何項銀內暫且支買候哈密稍寧羈縻之使去又要審訪各種夷人擇其驍悍難過渠魁數百人各帶家小取調甘州及山永凉莊之間羈住令其隨軍關支口粮以分其勢事寧照舊發遣等因又看得巡按甘肅御史紺春奏稱肅州見在倉粮料止有八千餘石月支已不勾用若將夷人羈留養贍恐愈不敷及慮地方兵寡力弱夷勢衆多必須早為計處庶免後患乞　勅該部計議憐彼犬羊不與計較收留安插暫給口粮候回賊稍寧仍發該族住守或分散河西十五衛所量撥地方安插造冊支粮遇警調用等因臣等議得自古聖王之治天下詳內畧外謹中國之防嚴華夷之辯自晉內徙五胡遂亂華夏我　朝鑒前代之弊建衛授官各因其地姑示羈縻不與捧粮貽謀宏遠萬世所當遵守者也近年邊

(此即漢置屬國之意者猶羈縻)

([illegible])

撫甘肅都御史趙鑑奏要動支布政司官銀貳萬兩賑濟番夷臣瓊時任戶部議奏恐啓無厭之求為將來之累竟寢不行今都御史李昆等因見地方事勢危急不及遠慮暫准支粮以繫番夷之心及見粮盡無處事勢難行方纔會奏於何項粮銀內支給查得甘肅一鎮官軍歲用粮餉往往不敷豈有別項粮銀可以常久支給但各官既以准給召集歸附若不從宜善處遽加阻絕必生激變為患地方合無本部行文交與李昆將見在歸附夷人選委的當官員明白

(二語似此為長)

曉諭。大意謂爾罕東等衛屬番。自來俱是自種自喫不納粮當差。原無支給官粮事例。近因土魯番侵犯殺害。爾等離失故土。鎮巡官憫念爾等遭難。從權賑濟。不為常例。今土魯番賊聲言復來沙州。姑容爾等附近安插。爾等宜各自為生理。不可專倚官粮過活。見蒙　朝廷差侍郎楊旦。賚帶銀兩段疋絹布前來。專為預備軍餉。亦為賞勞爾罕東等衛效順屬番之用。今遵原奉　欽依酌量頒賞。爾等俱要感激　朝廷厚恩。管東部落。選定驍勇好漢。聽候土魯番來。跟

隨殺賊。有功重加賞勞。待土魯番遠遁。爾等各回舊土安住。以後口粮。俱難按月支給。務要示以大義恩威。並用處置得宜。不可輕許安插河西甘州山永涼莊等衛。致啓禍端。其合用賞勞屬番銀兩段疋絹布。仍與侍郎楊旦。公同計議動支。既不可太濫。虛費官錢。亦不可刻恡。致生嗟怨。事畢造冊奏繳。查考本部前擬事理。或有未盡。聽各官便宜議處。不必拘執本部原議。惟在事體停當。地方安妥。如或鹵莽誤事。各必有歸。及看得各官奏內。開稱土魯番速壇滿速兒

留下五六百人。在沙瓜州住着。要到七八月。多收拾人馬。復來漢人地方做歹一節。先因本部料度土魯番夷雖是暫退。恐有舉衆復來之情。以此節次議奏。令總兵官郤永統領寧夏勁兵。於附近甘肅地方住劄。以待其變。未蒙　俞允。已將郤永取回。軍回本鎮。萬一速壇滿速兒果如奏詞。秋後復來侵犯肅州。勢必愈强。寧夏官軍路遠。一時難調。不無誤事。合無行文李昆作急與史鏞許宣陳九疇等計議。整搠軍馬。十分嚴謹隄備。見在兵寡力弱。聽於歸附屬番內挑

選精銳好漢。編成隊伍。臨用之時。給與賞賜月粮盔甲器械。聽本處領兵官。約束防禦土魯番賊。併力勦殺。有功厚加賞犒。事寧各回本族。中間事宜。亦聽各官便益施行。

為大彰天討以除非常虜患事　虜患

看得巡撫甘肅都御史鄧璋。奏稱虜中走回男子蒲芳等。報稱速壇滿速兒與頭目說打造盔甲收拾人馬。漢人若把朶撒恰放出來時。我也不和他作反。若不放時。我每再往肅州搶去。及亦卜剌人馬約有二

蔴住在西海今年五月那在山後又有達子一千來到西川搶掠甘肅地方有此二患乞要仍命總兵官郤永前來提督軍務往來隄備逐剿土魯番并亦卜剌阿尔禿厮賊寇如本鎮兵力不敷量調洮岷延寧等處兵馬會合併力應援客兵粮餉宜從戶部查照事例計處及要另推都御史一員職專巡撫客臣休致如甘肅仍用大臣提督另選賢能以充任使等因臣等議得前代漢宣帝時馮奉世矯詔破莎車議封奉世爲侯蕭望之以爲開後奉使者要功生事之端

遂止不封宣帝因匈奴擾車師田者欲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魏相力諫止之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自後惟用趙充國計罷騎兵留步兵分屯要害以蓄積蕭有大費遂能以全取勝爲後世據守西域之（[illegible]）法近於正德八年建議者不考故實輕主用兵既假言官之奏推舉鄧璋總制三邊軍務又因鄧璋之請舉用都御史彭澤總督三邊軍務原議彭澤職任量調延寧人馬逐剿阿尔禿厮亦卜剌殘賊令其遠遁遏絕土魯番夷不使內侵其土魯番求討賞賜事出

無名不可輕與後彭澤調兵逐剿亦卜剌等賊因畏北虜讐殺不敢出邊返過河東遯入四川不久復回河西洮岷等處被其殘害慮恐侵犯陜西腹裏地方彭澤鄧璋相繼具奏保舉副總兵趙文於洮岷一帶住劄防守土魯番搶殺苦峪王子莊等處逼近肅州彭澤不發兵遏絕矯詔遣使講和納幣虜庭求討金印又不候差去人回妄奏北虜遠遁西夷就降致蒙取回彭澤回已半年土魯番方將金印同差去人送至肅州復差親信夷人虎都寫亦火者散者兒等隨

印來到甘州要求增幣因彭澤已回無人張主鎮巡官質留虎都寫亦等久不放回遂致土魯番得以爲（此段大失事機）詞統領夷衆直犯肅州覆軍殺將攻陷城堡倉卒報到朝廷慮恐奪占肅州議遣都督郤永等調集兵粮設法防禦後因客兵難以久住郤永尋亦取回自舉彭澤等甘肅用兵糜費粮銀一百餘萬兩竟無成功所以本部節次建議并會官計議行令甘肅守臣整飭武備積蓄粮草如遇亦卜剌等賊侵犯相機戰守其土魯番夷照（[illegible]）先年事例閉關絕貢不許往來及

處置哈密事宜。前項議處節次遠行外。今都御史鄧
璋。不鑒覆車之戒。又欲卻永前去提督軍務。量調延
寧人馬。逐剿土魯番并亦卜剌阿尓禿廝賊寇。令戶
部計處銀餉。及另添都御史一員巡憮。不思土魯番
係絕域遠夷。無可征之理。亦卜剌等賊遁於強虜。不
敢出邊。無可滅之期。北虜在套。延寧人馬。不可輕調。
戶部經用告竭。難於計處。及查大同遼東湖廣巡撫（提督兼巡撫行事沒爲首便宜從之爲因得之矣但鄧璋巡撫才略似未能了此事苟從爲本兵何以舉用此人耶）
都御史。俱兼贊理軍務。兩廣總督軍務都御史。亦兼
巡撫。弘治年間。都御史王越總制甘涼等處軍務。亦

兼巡撫。原任巡撫甘肅都御史吳珉取回。原無提督
巡撫二官並設之例。所據前奏。俱難准擬。合無本部
行文都御史鄧璋。務要遵照原奉　勅諭。并本部節
次議奏。及會官計議題奉　欽依內事理。逐一看詳。
欽遵奉行。凡事務在慎重詳審。不可任情輕忽。處待（此亦）
內外鎮守官員。俱遵舊規。協和計議。開誠布公。先國（遵臣斯當留意）
家之急而後私情。親僚友之交。以絕壅蔽。棄小過以
存大體。去崖岸以收人心。原議處置土魯番事情。應
具奏者會議停當。上緊奏請定奪。其本鎮合用兵粮

就於本鎮及常例內區處應用。屯兵積蓄。為經久之
圖。斯稱委任。
得　旨。俱依擬

為專捕盜處民兵以袪民患事（民兵　捕盜）

看得巡按河南監察御史許完。所奏捕盜當有專官
等三事。不為無見。理合開立前件。議擬明白。上請定
奪。具題奉　旨。准議。

計開

一捕盜當有專官。前件。看得所言要添設捕盜官一

節。查得節年添設捕盜官員。俱係一時權宜事寧俱
當裁革。其原額數目。官制已定。係干　國初創立制
度。難擅改議。但要任人之意。誠為有理。合無行移巡
撫河南都御史。將教閱民兵緝捕盜賊一事。專責各（教閱民兵當責州縣正官若委佐貳止以寫票乾沒了事而已）
州縣掌印正官。提督整理。選委佐貳相應官管領操
練。如佐貳缺官。及無相應官。可管正官帶管捕盜官
不必通設。其所奏查考功過轉陞。及選用巡檢一節。
合咨吏部查照施行。

一民兵不宜太濫。前件。查得為陳愚見袪宿弊以安

軍民事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楊璵奏本部議得我
朝舊制自京師以及天下設置衛所編充軍伍幾至
軍制所以壞使是徒處虛籍之本
百萬令州縣百姓供給糧賞計天下田租之入大半
供軍專爲防姦禦侮軍以衛民民以供軍未聞軍衛
之外復有民壯之設也自正統十四年軍伍消耗邊
情緊急始議召集壯勇以自護衛蓋一時權宜之計
少有人能衛人恐不能復整起軍政矣
事寧之後即當罷革民兵以示休息修明軍政以復
舊規而年復一年因循未改至於給事中孫孺建議
選民壯以振天威本部先任官依擬通行天下照里

編僉民兵之害遂流至今言者屢欲查革而本部因
襲憚改終不能救今御史楊璵奏言臣等不敢忽處
合無通行各處巡撫巡按官查勘但係弘治七年給
事中孫孺奏准新設民壯通行革罷與民休息不許
再行勾擾其弘治七年向前原設機兵民壯及山西
陝西等處原議備禦各邊民壯俱照舊存留本部議
擬未盡事理悉聽撫按三司官從宜施行等因正德
十年七月十一日題奉　聖旨這民壯還照舊行欽
此今御史許完奏稱河南民兵不足爲輕重深爲民

害反覆辯論利害明白正與御史楊璵并本部查議
事理相同今若固守給事中孫孺之淺識不從御史
民兵固有實用但有司不能[illegible]導率
楊璵許完之至論稍爲釐革誠恐百姓困苦逃亡日
紛擾爲虛冒耳
衆臣等於心實所不忍也合無本部行移巡撫河南
都御史李充嗣查勘河南所屬州縣見在機兵民壯
除原設有者照舊存留外但係弘治七年給事中孫
孺奏准添設民壯盡行革罷與民休息雖係舊有中
間里分有多寡民力有貧富應多設而或少應少設
而或多如御史許完所言聽其從宜損益務使民力

節省緩急得用冊奏查考
一替役當有常期前件查得先爲乞明編僉民壯事
該巡撫山東右副都御史何鑑題稱民壯之設專一
守護城池遇警調用有司官吏直待消乏更替乞將
民壯俱准十年一次審編但有年老殘疾病故等項
俱准僉換不必拘其消乏等因該本部議得自弘治
十二年爲始每十年通行查審看驗一次中間但有
年老殘疾病故人丁消乏等項悉與僉換若本戶見
有壯丁十名以上家道殷實仍於本戶內僉取壯丁

更替。再當一輩。事故之日。不許再於木戶內僉補。其十年審編之時。分巡分守并府州縣正官。務要親臨逐一查審。照依黃冊次序。將丁糧相應之家。從頭僉替。毋令下人作弊。獨損貧民。果係仕宦之家。并軍匠灶籍。比民量加優免。中間果係正統景泰成化初年應當到今者。如是告要更替。查勘是實。亦與僉換等因。弘治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題。奉聖旨是欽此。今御史許完奏要將民壯或五年。或十年。通為僉替。查有前例見行。蓋是有司奉行未至。以致負累。合無

本部備咨巡撫河南都御史李充嗣。查照前例。遵依施行。

四川類序 四川

唐時吐蕃入寇至長安。代宗出奔陝州。郭子儀擊之遁去。今四川松潘番賊是也。朝廷即其地屯兵拒守。雖無深入之患。而時肆標掠。邊鄙受害。轉輸供餉。全蜀病焉。必欲使其畏威遠遁。不敢侵犯。非食足兵強。有以制之。惡能然哉。國初皆置土官以羈縻之。惟敘瀘獠蠻未曾置官。屢為邊患。若松潘敘瀘二賊並侵。則調兵給餉。尤為難也。正德四年冬。盜起東鄉。不過三五十人。有司不早撲捕。積至數千。又匿不以聞。是時番蠻少靖。而盜至數萬。民墜塗炭。逾六年始平。適撥改兵部。覆奏諸臣功過。深究初起隱匿之罪。而究後來失事之罰。（若能如此盜賊何辭而[illegible]遂）厥後番蠻侵擾。守臣不敢匿。調兵征剿。雖互有得失。而不至大舉深入。蹂躪內地。又奏令憲臣巡行郡邑。禁止科害。撫安軍民。以固邦本。蜀之為蜀。庶幾其小康也。

為飛報番蠻攻撲城堡事 番蠻

看得巡撫四川都御史馬昊奏稱。會議得松潘番情。先將首惡端竹白等剿除。以紓目前之急。然後斟酌事勢。應否添處兵糧。以圖大舉。似為有見。況張傑先已動兵。使不乘此殄滅。將來糾眾攻破各堡。阻截東路。恐難救藥。臣等議處太監王保。護守會城。總兵官吳坤。量調酉陽天全并新達等州縣。成寧黎雅等衛所。土漢官軍二萬餘員名。親入巢穴。會同副總兵張傑等。分布相機。併力戰守。合用糧餉及犒勞銀牌牛

酒等項各官議擬停當速行督糧參政孟醇分守布政華㻗參議張澤等分投催儹空運若端竹臼等既平其餘稔惡不悛自起驚疑師方退還禍即旋踵必須限以歲年調集兵糧陸續困剿務期平定所慮兵戈動舉全蜀安危所關實非細故乞要本部將刑兵進止機宜再加會議擬奏裁處示下遵奉撫剿及行巡按御史隨軍紀功除一面先發成都等衛官軍二千員名及動調客兵儹運糧米協謀幹理然兵難遙度事變不常候臨期或有重大者另行奏請定奪等

因又看得奏內開稱會勘得松茂疊溪一帶關堡設在諸番巢穴之中自弘治正德以來番賊殺死居民不下三四百餘人被虜者不下千計提督都指揮等官因失前事問擬降級充軍等項非止一人弘治十七年曾　命都御史劉纓調兵征勦各番畏懼聽撫兵止不征自後番賊攻堡殺人守堡官軍或殺一番便問擅殺激變之罪或折一軍即加失機誤事之罪各官垂首喪氣只得順情撫處以此各番倍加猖獗求索無厭少不如意攻堡殺軍阻路劫糧為惡萬倍

又將旗軍百千餘名借討做工凌辱累死指揮范剛等七員將俸糧送與番賊買和俱各餓死事發又問尅減軍粮之罪守堡指揮張瑞見被拘留等情臣等反覆參詳其說仰惟我　祖宗朝於番戎巢穴之中設立關堡屯兵戍守惟欲限隔華夷以安生民若其聽撫固當懷之以恩如或攻堡殺人即當懾之以威今松茂番賊種類日繁勢漸彊盛居民被其殘害官軍被其殺虜南路關堡奪占過半若再因襲舊弊姑息不處不惟守邊官軍受害不堪抑恐松茂失守內

地因而擾動今既該四川鎮巡三司等官會同計議其不可已中間處置又各周悉內馬昊又能身任其事素諳戎務委用責成必不敢負但兵難遙制事在專委合無請　勅一道就令差來人賫回交付王保馬昊等悉依原奏會議內事理調兵集糧運謀征剿若端竹臼等既平其餘果能畏服一面隨宜安撫一面設法運謀調集兵糧陸續困剿不拘限期凡事必須隨宜而行不可拘執原議惟在處置得宜使內外安靖斯稱委任

為傳報逼近地方虜情事　四川虜情

看得巡撫四川都御史馬昊等、奏稱正德十三年十一月十一等日、達賊約二三千又來松潘境外地方搶殺人畜、議得四川自　國初以來、不曾聞有達賊。今一旦傳報、熟番驚疑、邊人惶懼等情、查得前項甘肅海西地方住牧達賊、因正德九年都御史彭澤調兵驅逐、遂奔四川、（番人川中肇始于此時可以備考）彼時鎮巡官急報請調延寧人馬防禦、本部緣此議舉參將張傑陞副總兵、專一防守松潘、而以副總兵帶管總兵官事吳坤充總兵官、專一鎮守四川。凡此皆因甘肅達賊奔犯四川邊境、故特為之區處、非無因而濫設也。今馬昊等奏稱四川自來並無達賊到彼、以致邊人驚惶、見今松潘用兵、敘瀘等處、又樊蠻作亂、吳坤與馬昊分任其事、尚慮不周、議者乃欲革去鎮守四川總兵官、不知當此倉卒、地方大事、責之何人、合無本部行文馬昊等務將所奏達賊擾邊事情、從宜議處、設法防禦、或撫調熟番併力外攘、或乘其事變以夷攻夷、（能令番夷自相攻擊即為我之深利）惟在保安邊陲、不必遠事征討、仍將議處緣繇、回奏查考、

南贛類序　南贛

江西之南贛、福建之汀漳、廣東之韶州、湖廣之郴桂、其間深山大谷、綿亘數千餘里、猺獞居焉。時出剽殺、民被慘害、故不得已而用兵、非喜功也。若北鄙匈奴、犬羊桀驁、非王化所易懷服、故先王置之度外、苟必事征誅、則有嫌於窮黷者矣。然自昔以來、處猺患者、初則姑息、專務招撫、及養成巨患、勢極侵凌、然後調兵聚懷、從而討之、往往勞費不貲、而貽禍無已、其於民生政理、蓋漠如也。惟王公守仁、夙蘊忠誠、深得治猺之道、屢任之初、圖上方畧、　朝廷從之、遂能威震百蠻、而恩及四鎮、厥後卒藉贛兵之力、以戡寧藩之亂、書生用兵如守仁者、可多得哉、真天下之奇才也。使居司馬、統六師、必能運籌決勝、以平四方、不但身親戰陣、立効一隅而已、（晉溪推賢如此）

為申明賞罰以勵人心事　賞罰

照得近年各處盜賊生發、所在官司、往往隱匿、不行奏報、以致滋蔓難制、却又倡為招撫之說、長奸縱惡、莫有衰息、及乎招降復叛、乃至動調京邊官軍、始克

平定。勞師費財、不可勝計。今都御史王守仁、反覆論辯深切著明、具見本官有用之學、濟時之才。及照昔因江西南贛二府、福建汀漳二府、廣東南雄惠州潮州韶州四府、并湖廣柳州四境相接之處、素爲盜賊淵藪、數爲民患、不可盡除、比之尋常盜賊、迥然不同。以此議奏特設都御史一員、兼治四省地方、雖以巡撫爲名、實則提督軍務、是以原奉　勅旨、民情事務、不必干預、然以巡撫爲名而不與民事、以禦盜爲職、新建易起撫爲提督以巡撫得成其功晉溪之略中蠖行之方也而不得兵權、故官雖設而職難盡、民受害而盜未息、

不如不設此官、專責各省巡撫官之爲愈也。是今彼處盜賊、幾至數萬、殘害地方。已調兵會勦、雖嘗擒殺、未必能盡、大兵一退、必又嘯聚。王守仁所奏前事、皆有明驗。若不責成此官、假以兵權、申明賞罰、誠非久安長治之術也。合無請　勅南贛等處都御史、假以提督軍務名目。照提督軍務文臣事例、給與旗牌、應用以振軍威。一應軍馬錢糧事宜、照依原擬、徑自便宜區畫。文職五品以下、武職三品以下、徑自拏問發落。如遇盜賊入境劫掠、即便調兵剿殺、不許踵襲舊弊、招撫蒙蔽、重爲民患。所部官軍、若在軍前違期逗遛退縮者、俱聽以軍法從事。生擒盜賊、鞫問明白、亦聽斬首示衆。其陞賞事宜、除征剿流賊事例、先已奏革外、若南贛郴桂等處斬獲賊級、聽本處兵備副使、會同該道守巡官、即時紀驗明白、備行江西按察司造冊奏繳、查照南方剿殺蠻賊見行舊例、議擬陞賞。

正德十二年七月十六日具題、

得　旨俱依擬行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十一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徐鳳彩聖期
　　　　單　恂質生參閱

王晉溪本兵敷奏　　　王瓊

江西類序　江西

盜賊初起則易滅勢已滋蔓則（當今流賊猖獗亦緣其始不能撲滅馴至支蔓）難圖此必然之理也正德間江西姚源華林諸處頑民恃險為盜有司專務姑息招撫遂至釀成大患殺戮方面官剽掠郡縣　朝廷命都御史陳金治之調廣西狼兵始得撲滅後賊復起命都御史俞諫同巡撫都御史任漢處置或剿或撫議持兩端久而益熾卒之遠調保定達軍及遼東邊兵徃征始克平定江西用兵前後連五六年勞費無筭此勢已滋蔓難圖之明驗也厥後徐九齡賊起兵部議奏乘其勢未猖獗急督捕之不數月擒斬盡絕此盜賊初起易滅之效也然欲所向除患未然非素假之以權則亦不能成功我　太祖高皇帝親經百戰深知兵機不可牽制遲緩所以律條明載若遇草賊生發許乘機調兵襲捕雖非統屬亦許互相策應及申報軍情互相隱匿不速奏聞因而失誤軍機坐以斬罪皆謹始之法也自徐九齡後本部申明隱蔽之禁假借便宜之權江西盜賊遂得止息及寧藩叛逆不待天兵下臨江西之兵自能平之而禍不遠延（晉溪之功亦不可沒也）豈非申明律禁兵權素得所託而能速致成功如此哉

為地方事　盜賊

臣等參照江西巡撫都御史俞諫并都布按三司府縣衛所經該官員俱以凡庸濫膺委任有地方之責者猥瑣闒茸而撫字不知受總領之寄者因循玩愒而統叙無法彼處賊情給事中徐文溥奏稱姚源之賊乘嘗遭挫畏權衣食不繼必思刼掠乞要查訪劉暉功次有無欺蔽將都御史俞諫仍留巡撫巡按御史曹傚奏要密行訪探處置本部自去年十二月至今節次奏奉　欽依行下剿捕已過半年而各官若罔聞知直至今年五月徐九齡遯走與醴源賊首顏曰春等合夥殺人祭旗勢甚猖獗方纔奏來及奏稱

知縣周廣等與該府官申稱徐九齡招撫安插不致爲非不見將各官拏問隱匿誤事情罪所據各官俱係互相隱匿軍情重事律該重治及照近年以來爲因所在官司隱蔽賊情不早申奏捕滅以致滋蔓茶毒生靈動調軍馬耗損錢穀糜費萬計其隱蔽之人（此外吏之積弊）因循姑息未及查究以致各處倣效互相隱匿恬不知懼如徐九齡等弘治年間爲盜至今及攻打奉新縣燒房建昌縣鬭知勸囬并去年讐殺民人宋禹三等事情遠處之人尚且聞知慮恐釀成大患而江西

官司並無奏達跡其存心惟欲延玩以逭已責不爲忠謀以弭大患罪狀已彰實難輕貸伏望 皇上斷自宸衷特 勅巡按御史徐讚查勘明白分別情罪輕重上緊具奏定奪不許仍前遲延仍請 勅切責巡撫都御史俞諫等俱受 朝廷重託鎮撫一方不能宣布 恩威潛消奸宄臨事寡謀惟圖僥倖優游不斷首鼠兩端（前理廢馳足以稔起亂背）致盜崛起猝難撲滅論法即當械送京師明正其罪但係緊關用人之際姑令戴罪速會三司官計議選委本省內謀勇官員不拘文武職銜官秩崇卑會合剿捕務要謀慮精審計出萬全罪人速得地方早安如或各賊奔逸出境勢已窮便聽其晝夜襲擊毋致遠遯亦不許輕率無備致墮賊計如有成功不惟准贖前罪尚有功賞別議若或不自悔悟致成大患 國典具在噬臍難及本部議擬未盡及干係重大事情星馳具奏定奪本部仍通行南京湖廣浙江南直隸兩廣等處鎮巡官員嚴督三司守巡兵備等官但係通遲江西水陸道路嚴加把截設法擒捕（各有守禦使其不至越逸則易撲滅不然即有近日流毒之禍）遇有江西殺賊官軍到彼會合策應供給行

糧料草不許自分彼此以致徐九齡等越遇逃走一體参究罪不輕貸但遇賊到隨即依律申奏不許隱匿。

爲公務事（征勦機宜）

看得御馬監太監畢眞奏稱先年都御史俞諫巡撫南贑等處一遇有警會同鎮守太監黎安動調人馬（即此見俞之不能矣）今都御史王守仁不行會同鎮守太監許滿誠非舊規乞要請 勅前去會行所屬地方凡遇征剿遵照舊例以便行事一節先年爲因廣東湖廣福建江西

四省交界地方賊情各該鎮巡官員不能遙制以此議設都御史一員專在汀贛二府住劄凡事許徑自區畫便於剿除盜賊也其都御史俞諫巡撫南贛之時爲因江西腹裏流賊生發事有相干以此會同江西鎮巡官計議行事近日都御史王守仁征剿南贛地方强賊以此不會江西鎮巡官今若將南贛地方盜賊事情又欲會同江西鎮守太監方纔施行彼此牽制坐失事機不如將提督南贛都御史革去止令江西鎮巡官自行之爲愈也況鎮守江西太監原奉

勅諭行事自有舊規並無另請　勅書會同南贛都御史事例若准所奏鎮守山西太監該請　勅會同巡撫大同都御史鎮守陝西太監該請　勅會同巡撫延寧等處都御史係干體統決難輕准（引類覺同體事以折之）合無本部行文提督軍務都御史王守仁今後遇有江西湖廣廣東腹裏地方盜賊嘯聚應該會合剿除或動調腹裡府衛州縣軍兵錢粮應與各該鎮巡官會議者仍照原奉　勅旨計議而行其南贛地方一應軍機事務遵照節次題奉　欽依事理徑自區畫施行不許推託因而失誤軍機罪有所歸

得　旨俱准行

為嚴操備以固江防事　江防

看得南京守備太監黃偉等會同守備成國公朱輔協同守備西軍候宋愷參贊機務兵部尚書喬宇將給事中得懋建言嚴操備以固江防六事開立前件議擬明白及稱給事中孫懋所奏查照都御史王守仁提督事例重加委任一節未敢擅擬伏蒙　聖諭令臣等還再看詳了朱說臣等謹將所議六事看詳

明白各又開立前件議擬明白合無行令各官遵一舉行各另回奏不許虛應故事臣等又詳議得都御史王守仁係差出在外官員可以專制行事南京操江都御史係在京官已加有提督名目同事者有武職大臣比與王守仁事體不同況有內外守備重臣并參贊機務本兵大臣總統留都重務其操江都御史難以獨重其任合無請　勅一道齎付南京內外守備黃偉等并朱輔宋愷及專管操江南和伯方壽祥提督都御史劉玉將各營軍馬整點揀選如法操

練。沿江上下一帶。專責方壽祥劉玉設法督委巡船（操江[illegible]會止[illegible]）認定地方輪流住泊往來巡哨。遇有賊情。一面截殺（巡派地分而不能控制糟軍遇抑雄關此子事所爲轉）一面飛報黃偉等。量事輕重。斟酌隄備。巡船官軍。敢有失於哨報。以致失機。比擬望高守哨之人。失於飛報。以致陷城損軍者律坐以斬罪。若所報聲息重大。先將原設操江官軍。令方壽祥等統領。相度江津要害去處。設法拒守。隨行大小教場并神機營官軍。整點應援務使南京內外軍民沿江屯堡保固無虞。斯副重託。仍將防禦方畧預先會議停當操演教習。大振軍威。臨期火速督發布置。不至張皇失措。如或故違。致有驚擾。國典具存。必不輕貸

計開

一擇將領。前件。查得南京衛分軍職數多。各營註用把總數少。似不乏人。况查無外衛官調註京衛聽用事體。擅難起例。合無行移南京兵部。查勘南京各營把總有缺。如果京衛官員缺人推用。不拘常例。訪舉外衛相應官員具奏行取。定委把總。聽於京倉分俸關支養贍。事故徑回原衛。不必註調。

一揀兵卒。前件合無照正德七年例。行移南京兵部會同內外守備等官。再行揀選精壯官軍。先儘新江口官軍補足。以備調用。將選過軍數回奏查考。其要優恤官軍一節。緣軍人不得飽衣煖食。豈能殺賊。誠當優恤。但天下軍人。應得月粮。并賞賜冬衣布花。俱有定制。難便增添。合行南京戶部將各軍月粮布花（按期支給于國不費於軍有益）務要依期支給。各沾實惠。及行巡倉御史嚴加禁約。不許管隊人等。目支侵尅。如遇下教場比較弓馬。內有騎射精熟。或武畧過人者。聽提督操江都御史。公同操江武職大臣。量加賞犒。以來激勸。合用銀兩。於南京兵部收貯無碍官錢內動支。造冊查考。其各軍住宿窩舖。既稱舊有損壞。合行南京兵部委官當同南京工部委官。依擬修理添蓋。亦要回奏查考。不許視為虛文。

一利器用。前件。依擬驗看退換回奏查考外。有江上應用火銃弩弓等項。聽提督操江都御史等官從宜修置應用。

一備船艦。前件。看得大戰船止有三百四十隻。又五

年一條十年一造卻額外添選王事一員專管修造。
未免官冗事少況南京各部事簡原設部屬官。自可
兼理及造船不完不在無官專管多因缺少物料。及
議得先年置造戰船軍多船大專為江中迎遇大敵
之用今南京操江官軍數少止可兼習水步戰陣把
截江津要口保障京城斯為得策若多造大船軍少
不夠駕使又不可離京遠涉不徒費無用所以近
年會議不必多造大船多造巡船以便巡哨誠為有
見合無行移南京兵部會同南京工部各委屬官一

員先將巡哨船一百隻修理完備撥定官軍。委官管
領操演水戰仍定與地方令其輪流住泊。往來巡哨
遇有賊情、一面飛報守備參贊操江等官會議發兵
沿江立寨拒守一面相機截殺。若有前項巡船軍人
不習駕船。將正德六年招募壯勇水手。查取充補照
例給與口糧事畢之日、即將修過船隻數目、撥過軍
人水手姓名、回奏查考、其大戰船待後有料、另議選
補

一濬河港、前件合無行移南京兵部、會同南京戶工
二部計議、如前項應修巡船一百隻、見缺物料、准於
巡倉御史發下寄庫銀內量支轉辦物料、修理完報、
其餘依擬雇夫挑濬施行、工完之日、回奏查考、

一教水手、前件、合無行移南京、照依前擬查取正德
六年奏准雇募壯勇水手應用、如已放回、行操江都
御史依擬召募收發教習、照例支給口糧工價、回奏
查考、

為年例派馬數少額外兌馬數多乞議處事 匹馬

查議得北直隸河南山東南直隸百姓養馬、正統十

四年以前、每年派取備用馬二萬匹、後因累民、弘治
三年會官議准、每年止派一萬匹、因不勾用、又改每
年派取本色折色馬共二萬五千匹、去年至今陸續
兌過匹、五萬八千七百餘匹、馬已兌盡、今欲比上年
加數派取、緣上年派取馬二萬五千匹、百姓艱難、尚
且追徵不完、今若再加、愈致拖欠、逼迫逃竄、欲差官
四散收買、見今已發銀十八萬兩、各處收買未完、難
以再買、況原收馬價銀兩陸續支給將盡、無銀可支、
臣等若不查明舊例、撙節查考、實是計無所出、且如

匹衛勇士舊例太僕寺關馬倒死二次者不許重關照京營例追賠今四衛勇士前項節年陸續關過馬匹中間豈無二次倒死之數未見查筭追賠及照遼東地方例有行太僕寺苑馬寺養馬（各処草場馬以為邊鎮關支之用）宣府自有團種地畝子粒銀兩大同亦有地畝子粒銀兩并各有椿朋銀兩本處自買馬匹俱係舊例原無太僕寺領馬事例今自去年至今遼東宣府大同等處官軍共兌過太僕寺馬二萬四千一十三匹其倒死馬匹及椿朋銀兩未見查明下落及照在京各營官軍馬匹倒

失舊例俱是各營自行追收椿朋銀兩買補後因團營官軍自買馬匹不便將椿朋銀兩追完送太僕寺兌與寄養馬匹今查各營前項年分節次倒死馬一萬三千餘匹兌過馬一萬三千五百六十七匹其椿朋銀兩未見追完似此各邊各營俱未太僕寺不時交兌馬匹及至馬匹（此僕寺所以限之也）倒死都不查究追補豈能以有限之馬供無窮之用合無本部通行宣府大同遼東等邊今後非遇動調軍馬追出征進務要遵守舊規官軍缺馬本邊自行處給不許妄行奏討太僕寺馬

匹補給違者聽本部參究治罪其各邊節年倒死馬匹合無差太僕寺少卿一員前去宣府大同一員前去遼東各請　勅會同各該巡撫都御史將正德十二年正月起至今正德十四年十月止各年官軍本處原領馬匹并出征兌領過太僕寺官馬逐一查勘內有倒死者如果曾經告官驗實追完椿頭銀兩在官見有文案可照別無情弊准令分豁若未告官驗收皮張亦無追收椿頭銀兩又無文案存照就便查究明白依律問罪追賠及行騰驤四衛查勘勇士軍

人節年領過官馬內有倒死二次者回報本部照例追賠不許重復關馬再行團營三大營并西官廳查勘節年倒死等項馬匹內有拖欠椿朋銀兩者俱定限追賠送太僕寺買馬支用過限不完亦送法司問罪

得　旨俱依擬行

清軍類序　清軍

國初乘大亂之後民多流離失（此軍伍律建立之本也）恒產然當是時官皆畏法不敢虐下故建衛徙軍多安其役自後日漸承平流罪者[illegible]改充戍故人

有懷土之思不能固守其新業於是乎逃亡者十
常八九而清勾之令遂不勝其煩擾矣以軍伍消
耗為憂者務嚴其法然法益嚴而民益擾終不能
使之安其業而不逃此非法之不善勢不能也蓋
民貧不自愛始輕犯法又遂從為軍亦必不能自
存所至逃逸者其勢則然耳至於遠年故絕軍戶
必使有以繼之則其為害滋甚又惡乎其可乎故
今清軍之法當以寬為主庶幾閭閻少得休息耳
況兵貴乎精而按籍勾補者率多老弱疲羸糧餉

費而無用是二者之事理又有不相當也然則變
通之道宜何如亦曰募其土著之精銳者撫而用
之則兵亦不患其不足矣

為陳愚見以蘇民困事 清軍

查得御史馬錄所奏清理軍伍重復造冊勾擾貽累
平民致死情弊切實簡當急當准行令將所言開立
前件杏議明白伏乞 聖裁

一清理軍伍 國家重務前件查得軍政條例內開
所勾軍士若有丁盡戶絕并山後等處人民挨無名
籍等項二次有司保結回申委無勾取軍衛有司各
另造冊轉繳兵部開豁今照各處衛所官吏不行遵
守又將已經五次十次保結無勾軍人一槩造冊開
勾今後各處衛所將先曾三五次保結并今次重行
清審明白無勾者俱且住勾不許重複造冊勾擾若
有故違查勘是實照依奏准榜例查問當該官吏此
係見行事例奈何管軍官旗據案抄謄求便一已之
私清軍官員欲逭已責圖輳三分之數多方捏故頂
名解補冤抑平民負累長解誠有如御史馬錄所言

者合無本部移咨都察院通行各處清軍御史公同
布按二司清軍官選委各府州縣賢能官員悉心查
勘以為一勞永逸之計取具各該官吏里書鄰佑人
等重甘執結果係丁絕戶盡累經保勘回申者備細
造冊限一年以裏繳部以憑轉行各該衛所開豁其
承行官吏人等敢有以見作絕及將開豁軍名仍復
造冊勾擾冤抑平民搪塞完號者俱聽清軍御史參
問庶乎弊源永塞而軍民安業矣

馬政類序 馬政

國朝馬政其在陝西遼東者

於監苑其數少。畿內及山東河南者養於民間。其數多。至十二萬五千匹。每歲取駒五萬匹。以十歲計之。得馬五十萬匹。積多民不能養。遂多損耗。乃責令償補。而民始困矣。其給京營官軍騎操者。每年四月下場牧養。冬春給豆。三月後雖添支草兩月。然軍貧亦不能贍。故多羸瘦。且歲常病死者數千餘匹。軍民益兩病焉。正德初御史王濟建議歲減科駒之半。民困稍甦。然又惟取大馬。價復湧貴。民尚不堪。而騎軍不給芻豆。馬多餓死。尤可惜也。

（秘○蓄○已○則○飲○者○多○○○○○○。）

故議者欲量定京營之馬。以一萬爲率。月給料草。不必下場。每季終計其虧欠之數。於寄養馬內取補。其近京寄養之馬。亦以一萬爲率。每季終計其缺乏之數。於民間挨次取補。必使常滿一萬之數。又通計一歲所入之馬。除解發寄養外。餘皆折銀解京。折放料草。及備非時買馬之需。庶馬不虛耗。軍民兩便。而得變通之宜矣。

爲修舉馬政事　馬政

查得永樂年間。北直隸各府州縣。俱養孳牧馬匹。至宣德四年。搭配成群。因順天等府。別無空閑人戶。將山東兗州濟南東昌三府所屬州縣人戶。給領牧養。至正統十四年。又將河南彰德衛輝開封三府所屬州縣人戶。給領牧養。正統十四年。因虜寇犯邊。缺馬騎操。將順天府所屬州縣寄養備用馬匹。原養孳牧。分散永平等府領養。弘治七年。又將保定府易州等七州縣河間府靜海等三縣寄養原養孳牧。另給滄州等處領養。弘治九年。該本部奏差給事中等官韓祐等。勘處過直隸保定等府舊例。論糧養馬。每免糧

五十畝。養兒馬一匹。一百畝。養騍馬一匹。山東河南濟南開封等府舊例。論丁養馬。每有力人。五丁養兒（寄養類聚故照地分各有優免以卹之）馬一匹。十丁養騍馬一匹。俱照舊例。每騍馬四匹。搭配兒馬一匹領養孳牧。科駒起俵。弘治十二年。又該本部奏差給事中等官王廷等。勘處過順天等府所屬霸等州宛大等縣人戶。每免糧地五十畝。悉照舊例編養備用馬一匹。節經領養。遵行年久。事體已定。孳牧寄養馬匹。論糧論丁。派養民間。俱係　祖宗舊制。節該本部奏差給事中等官。將直隸山東河南孳

牧種馬及將順天等府寄養馬匹照例勘處丁糧編
派領養遵行已久今太僕寺卿楊廷儀建議更變因
是優恤畿内之民修舉馬政之意本部已經依擬具
題差官分派荷蒙 聖明慮恐擾民還待下年豐收
之時舉行即今雖是秋深在邇但各該地方尚有災
傷未見豐稔況查登青萊等處極臨海隅雖不養馬
易州山廠斫柴夫役所繫甚重民不聊生懷慶等處
山多地少水草不甚便利先年議處皆有深意今若
差官前去拘集乎民分派養馬不惟紛更舊制抑且

人心驚疑逼迫流移致生他變合無本部仍行太僕
寺悉照節年題准事例遵守施行不必更張以成紛
擾
得 旨只照節年題准事例行
為推行馬政事 馬政
看得太僕寺少卿何孟春所奏推行馬政三事指陳
利弊切中事宜合就開立前件議擬明白伏乞 聖
裁
畨分派前件查得弘治十二年五月内該本部議
得順天府所屬州縣寄養馬匹人戶近年艱難將地
土轉賣以致替地者多不養馬養馬者多是無地依
派馬匹之時官司不行查審槩令照舊領養不惟民
不聊生亦且馬多瘦損因循既久積弊滋深奏准差
給事中等官王廷等前去各該州縣公同太僕寺分
管寺丞督令本府管馬通判及州縣掌印管馬官員
吊取先年免糧地土文冊逐一清查將見種免糧地
不曾養馬人戶不分陵戶等戶官員監生吏典之家
就將無地人戶馬匹照例給與領養如有多餘之地

造冊在官聽候領馬敢有倚恃權豪勢要陵戶等項
不行養馬者參送法司問罪仍令領養如有不願種
地養馬者將地退出給與無地人戶養馬後該各官
查勘得承種免糧地土人戶不分官吏軍民人等悉
照舊例每免糧地五十畝派養馬一匹地畝不足前
數以十分為率量派分數着令朋養中間地土沙瘦
等項及承佃逃絕人戶地畝并丁少貧難者量與減
輕丁多并附餘地多去處及得過人戶量為加重其
無地并馬多人戶見養馬匹又各照例量給種地不

曾養馬之人領養及搭配相應人戶朋貼共清出頃
天府所屬原額免糧養馬地二萬九千八百頃成丁
男子一十八萬九千四百二十四丁編過寄養馬四
萬三千九百九十八匹今少卿何孟春奏稱弘治十
二年清查之後到今十有七年人戶死絕冊本除名
地已賣盡馬猶在戶要差科道等官親詣審勘誠為
有理但即今荒旱百姓艱難又係農忙之月若差官
一出清查州縣三十七處勢難親理未免仍行州縣
官先查追呼勾擾吏緣為姦督責嚴峻民益受害合

無不必差官本部備行該管少卿寺丞分投親詣寄
養馬匹州縣查勘養馬人戶除見種地五十畝及丁
力相應人戶照舊不動外果有人多死絕冊未除名
地已賣盡馬猶在戶者就便改派買種地土之人領
養敢有倚勢不服者拏問枷號問罪若一縣之內地
多馬少相應加派或地少馬多相應減除及雖有地
沙薄拋荒無人承佃領馬俱查明白造冊分豁某州
縣原額免糧地若干應該養馬地若干該養馬若干
應該除豁不養馬地若干該除豁馬若干逐一明白

造冊奏繳仍造青冊一本送部查照奏請定奪其各
州縣務待太僕寺官親臨督同清查不必求速紛擾
亦不許任意遷延限至正德十一年終不行完奏本
部參奏究問再照先年舊例近京地方寄養馬匹專
備京邊戰馬之用每年寄養不過二萬匹而又交兌
有時所以地力有餘民不受累後因加派備用馬匹
數多京邊交兌數少以致寄積馬多民不堪命繇是
觀之清審編派利弊雖係於有司而通融斂散得失
全繇於本部臣等去年奏派寄養馬不過二萬五千

匹漸復舊規又交兌京營宣大等邊數多民力漸寬
合無今後每年奏派寄養馬不過二萬匹緩急勾用
若各年寄養馬匹除兌給京邊之外積有多餘量再
減派務令馬少而膘壯得用毋使馬多而瘦損累民
庶幾政本得清弊端自息
一嚴比較前件查得弘治十二年該太僕寺卿王霽
奏本部議擬題准行分管寺丞揀選寄養馬內老病
瞎瘸不堪騎操孳牧馬內年齒十八歲以上并漂沙
等項不能孳生者造冊奏請或送光祿寺或變賣銀

冊奏買馬匹等因本年又該太僕寺少卿呂章造冊
開奏本部議擬行分管寺丞再行審實果齒二十歲
以上并瘸瞎瘰癘等項不堪醫治解寺奏請定奪或
送光祿寺或變賣銀兩續該少卿彭禮奏前項不堪
馬匹每匹追銀二兩徑送太僕寺不必具奏弘治三
年該少卿彭禮奏本部查得各年倒失寄養馬共四（寄養倒失之）（如此民安得不困）
十四萬餘匹議擬成化二十三年以前者暫且停追
弘治三年三月以前者每匹追銀五兩弘治三年四
月以後者每匹追銀十兩願賠本色者聽又查得正

德十年本部題准起解陝西馬匹若有尅減草料故
不用心餧飼以致瘦損沿途倒死者着落牽馬夫賠
償差馬官提問通行欽遵外今少卿何孟春奏要將
寄養不堪馬匹正德九年以前者照依舊例揀選追
罰正德十年以後者責令變賣添價買補堪調治者
責令調治所言有理合依所奏施行及照各處解到
備用馬匹每匹賣銀三十餘兩倒失止令賠銀十兩
不惟虧官抑且使人不肯用心餧養故令倒死以圖
納銀省便況舊例作踐官馬致死分外追罰馬一匹

今寄養馬倒死止令賠銀十兩委的失之太輕先年
少卿彭禮奏行此例爲因拖欠馬四十餘萬一時難
以併徵以此暫議從寬實難經久合無除正德十年
以前寄養馬倒失照弘治三年例追補外其正德十
一年以後寄養馬匹倒失仍照弘治三年以前舊例
倒失備用馬匹務要追補不在宥免之例其遼東并
四衛勇士及陝西交兌退回馬匹除遼東馬匹曾經
官軍騎征追賊退回難比常例依擬量追一半共四
衛勇士并陝西兌軍退回馬匹仍照舊例追補

爲開陳馬政便宜事　馬政

看得巡按監察御史周鵷所奏馬政便宜三事皆深
切時務不爲空言今將所言開立前件議擬明白伏
乞　聖裁

一比度時例以省冗濫之官前件看得所奏近年以（除革管）
來例不徵駒惟令出納備用要將六安等州建平等
縣管馬上簿一皆裁革馬政悉統於掌印官照滁州（馬佐貳官則養馬人戶省一分科斂）
例差該吏領解備用等因似爲相應但奏內止開六
安等州建平等縣不曾備開某州某縣共幾處相應

裁革管馬官共幾員難便定奪合無本部移咨巡撫盧鳳等處都御史查勘六安等州建平等縣原額馬數多寡相應照依滁州事例合令掌印官管理將添設該管馬主簿裁革共幾州縣該革主簿幾員查議明白具奏定奪

一計量財力以均坐派之數前件查得弘治十二年以前舊例每歲派取備用馬二萬匹續為修省事該吏部等衙門太子太保尚書等官王恕等會議得順天府所屬人戶寄養備用負累艱難合無每歲暫取

一萬匹正德二年閏正月內為早正種馬以免廢弛馬政事該雲南道監察御史王濟奏要將種馬補足群數每年一群之內各照人丁地畝議和朋納本色或折色大馬一匹一年共取馬二萬五千匹隨民買解本部依擬覆題奉 欽依正德二年以後年分俱派取二萬五千匹正德九年因各邊聲息警急缺馬免給本部題准加派三萬匹正德十年分本部前官失於照詳增派馬四萬匹委屬過多使民受害正德十一年該本部議得先年每歲派取備用馬二萬匹

猶恐百姓寄養艱難每歲止取一萬匹近年增至二萬五千匹比舊已多去歲增派四萬匹（馬數漸加明）不惟寄養之民被累而小民買解尤甚艱難（馬價亦必倍矣）已將本部備用馬匹仍照御史王濟奏行事例派取二萬五千匹太僕寺所屬取七分俱本色南京太僕寺所屬取三分本色折色中半徵解外正德十二年亦照上年事例題准派取二萬五千匹以後寄養馬不勾發用另行議處動支馬價銀兩差官收買今御史閻鵷印烙馬匹深知派馬利病奏要將每年徵解備用馬匹立為定例

悉照正德二年并正德十一年十二年分數目坐派每年積有餘馬於內量減本色扣加折色積有餘銀（減本色加折色以便不時和買者）以待用馬數多年分作價收買不致過濫多派難於（官民兩便之計）徵納一節正與本部前議相同但恐以後官員意見不同仍復更張致為民害合無本部將所奏案候每年派馬之時務要遵守前例以為定規如有任意改添者聽兵科論奏改正其要照戶部寬免稅糧分數將馬匹一體寬免一節但馬匹終與稅糧不同難論分數寬免合無除輕災不論外如遇十分凶荒百姓

艱難不能買馬臨時巡撫官具奏定奪
一清舊額以濟通融前件看得御史周鵜奏稱鳳陽
清河寶應等縣人戶消耗不至如宣徐等處之苦要
將宣城縣徐州所屬四縣清查養馬丁田出辦備用
折色馬價照例解部或將極累縣分界導通融輕省
一節所言深爲有理非究心民隱者未有此奏查得
先該南京太僕寺官反覆論議未定本部又不果斷
含糊展轉以致事久不决俱難辭責合無本部行文
巡撫廬鳳幷巡撫南直隸都御史親自調查徐州幷

所屬四縣及宣城等縣戶口籍冊詢訪地方豐歉人
戶貧富從輕計筭應派備用馬若干却查撫屬地方
如寶應清河等縣衝要貧瘠應分路買馬若干照依
御史周鵜原奏之意通融派減務得均平查議明白
文書到彼限三箇月以裏具奏定奪如仍似前含糊
展轉經年不决誤事殃民聽本部幷該科叅奏究問

爲議處馬政大綱興革官民利病事　馬政

一選備用前件查得先爲經理馬政事該吏科等衙
門右給事中等官韓楷等奏內一件愼起俵備用馬
匹近來堪依者少不堪者多往往朋合買補況收買
之際價值頗高多者或十六七兩次者或十三四兩
至於路途草料之資馬戶往來之費計馬一匹用銀
二十餘兩及其到京赴寺聽驗十退四五往來之程
動以千計弱民羸馬相向而泣歸候來年再俵勞費
如前若其齒歲稍過終擯不用又轉而求之他矣民
被俵馬之害有何紀極爲今之計惟當精選於起俵
之初不當濫退於到寺之日既到而退在官則缺馬
在民則傷財公私俱困等因本部議照備用馬匹例

該兩京太僕寺分管寺丞先期分投所屬州縣逐一
驗看身量高大蹄腿端正堪中者方許起解矮小病
弱者不許解俵各府州縣仍備造文冊開寫人戶姓
名幷馬匹毛齒齎送赴部轉發太僕寺再驗堪中方
發寄養以備取用此乃見行事例但行之年久各該
分管寺丞不肯親詣所屬驗看以致馬多不堪及照
起解備用馬匹情弊非止一端或因管馬官員聽受
勢豪賄囑將不堪馬匹朦朧收買解俵或齎空白文
冊到京違例收買鑽渠老馬意圖僥倖致使看驗不

史負累馬戶究其所以皆因分管寺丞因循苟且惟務偷安不行親自揀選以致如此合無行令兩京太僕寺轉行各該分管寺丞每遇行取備用馬匹之時務要預先親詣各該州縣將孳生兒駒并買補馬內逐一揀選堪中者照依造成小冊備開人戶姓名馬匹毛齒尺寸責付管馬官員解赴本部發寺驗收不許將不堪馬匹一槩濫解徒復煩難各該寺丞仍前不行親詣州縣用心揀選者到寺之日每一百匹揀退二十匹以上者本寺開報本部以憑參奏拏問如

律若解到馬堪以收俵毛齒尺寸對冊無差該寺聽信醫獸人等妄言一槩濫退亦許該管寺丞或承委解馬人員將揀退馬匹送部看驗以憑定奪等因弘治九年閏三月二十七日具題本月三十日奉 聖旨准議但各該寺丞并管馬等官因循日久不肯用心嚴選及該寺掌印官每遇揀退馬匹數多亦不行開報本部參究以致前弊益滋合無行分管寺丞以後每年正月中出巡選取頭運馬匹四月中出巡選取二運馬匹務要偏歷各府州縣督同各該掌印管

馬官員將派到備用馬照依時價及解俵草料盤費查照人丁地畝會計某戶該派銀若干預先出給告示使民遵守出辦朋合收買馬匹俱要三尺八寸以上兒馬六歲以下騍馬九歲以下蹄腿周正方准作數就差管馬官員解俵如有將不堪馬匹一槩濫收解俵到寺之日看驗不堪先將解馬人員送問馬匹發回換補州縣原驗馬官提問驗退五十匹以上將該府管馬官提問一百匹以上將該府掌印官并分管寺丞俱住俸三箇月一百五十匹以上該府掌印

官并寺丞俱提問若齒尺相應止是在途瘦損將管解之人送問

一酌緩急前件查得京營官軍騎操馬匹倒失被盜九年俱令原領馬官軍買補馬匹原不常支草料官軍又多艱難不能賠補多累逃亡成化十三年始該撫寧侯朱永議奏徵收樁朋銀兩倒死馬主出銀名曰樁頭槩營官軍出銀名曰朋銀其銀該營收貯自行收買弘治四年保國公朱永奏稱街市少馬買補不及要將奮勇等十二營見收樁朋銀兩盡數支送

太僕寺收庫兌給馬匹本部題　准將前銀查盤明白每馬一匹扣筭銀十兩送寺收庫行取寄養馬匹兌給官軍騎操蓋先年官軍倒死馬匹自買賠補不兌寄養馬匹所以寄養馬日積月累幾至數十餘萬中間倒死盜失馬匹至不可筭馬數耗於民間而虛數掛於籍冊太僕寺官與寄養之民俱得安靜省事固以為便而京營官軍日剝月削困於斂散相繼逃亡則不勝其疲敝矣且官軍盜賣官馬相應追賠若老病倒死貧軍豈能賠補此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其

後弘治四年始令倒死馬匹者得兌寄養馬匹雖未免出銀之苦而得自脫買馬之難又寄養馬亦得疏通取用不至積滯虛耗視前追軍賠補之法頗為通便至於近年本部為因流賊生發虜寇犯邊議奏發兵征討若非取兌驃壯好馬豈能追遠其京邊官軍率多貧困不能自養又積年倒死馬匹數多若當急切用兵之際必待追完官軍樁朋銀兩收買然後兌軍及取兌寄養馬匹不論肥瘠老壯必取先發寄養舊馬交兌然後交兌新馬不免膠柱鼓瑟失誤軍機

今太僕寺卿何孟春奏稱順天等府寄養調取之數從後較前歲常倍蓰東俵西交不問空閑買馬價銀轉高給軍勒要俵壯新收不得仔留舊管不得發脫奏要本部斟酌緩急為之可否量分等第查奏等因今欲斟酌緩急以每年俵馬二萬五千匹計之五年之間可得寄養馬十二萬五千匹又以每年兌軍一萬五千匹計之五年止該兌給七萬五千匹尚餘五萬匹寄於民間軍得領兌之便民無多養之累况有不時發銀收買之馬節其馬數之盈縮以量出入之

多寡調停馬政無有餘不足之時計無出於此者然此責在本部隨時制宜非寺苑官所得預也其奏稱近年以來營邊騎操倒失之數自今視昔日有甚焉出銀之人不知何官住俸之官不知何人一節緣查京營并各邊倒死馬匹追收樁朋銀兩買補不及八分官員俱經本部節年奏行住俸催徵買補並無寬縱其查考追補之法已於前項所奏預稽覈項下議擬明白別無定奪及照三大營官軍該徵樁朋銀兩自買馬匹不送太僕寺交收近因前銀徵收不完不

時奏討兌馬、合無亦行點馬少卿、照團營事例查勘明白具奏定奪、

為發明律例以便征戰事　邊軍

看得給事中傅鑰所奏、例不合律、以致將官顧忌畏怯、不肯殺賊、援古証今、欲會法司重為議擬一節、臣等查議得、先為陳愚悃、餙邊備以防虜患事、該監督軍務御馬監太監張忠題一件、合無行令各邊主將一面時常選差的當人員、遠出境外、分番爪探賊營何往定止、一面嚴督沿邊哨守人役、一遇有警、烽砲

分明、人知趨避、兵知趨戰、務在料敵先知、功可期成、若將領怯懦、無益邊備、撫按官員、即時劾奏、速為易置、若敵退大衆、縱有損傷、亦須不拘事例、論功分豁等因、該兵部會官議、切緣各邊失事、固係於將領之怯懦、亦繇將官恐損官軍、不敢敵戰所致、太監張忠此議、尤為有見、又為陳言邊務預防虜患事、該巡撫大同都御史胡瓚會奏一件、原情罪以責戰守、照得大同三路、將官則有總副叅遊之名、所領人馬則有奇遊與援之號、數多三千員名、俱係各城挑選精銳、

而守備官操守止餘老弱守城官軍七八十人、或百十餘人、其兵力之强弱、責任之重輕、不待臣言、可知矣、邇因虜衆在邊、各將領俱調發各城按伏戰守、守備官即其所統、進止機宜、皆不得預、及至失事、將官得罪反輕、守備反重、此人心所以不平、而將領得以推奸避事也、合無着該部查擬、除臨陣與賊交鋒對敵失機、照依該部奏行事例問擬外、其被賊入境搶虜人畜、行勘是實、若係本城住有將領、畏縮不行截殺、問擬守備不設充軍罪名、取自　上裁、本城守備

官止擬不應從重、照常發落、如是賊勢不重、守備官不能嚴謹烽堠、及將領於別城住劄、一時赴援不及、守備官失於飛報、以致深入搶虜人畜者、照舊問擬守備不設、將領則從輕叅究發落、庶情法允當、而責任專一矣、該兵部議得、守邊將帥守備不設、計為賊所掩襲攻陷城寨、或被賊入境搶虜人民、俱有　太祖高皇帝欽定律條、擅難異議、但中間有守備已設計、本城堡原設軍馬數少、止可固守城堡、不可輕出禦敵、以致地方被搶、其情與守備該設計而故不設

計者委有不同，問刑衙門不論有無計策可設，一向俱引前律問擬充軍，又因事出不測，或所搶人畜數少，參稱律重情輕，奏請俱免充軍，降級發落，依律言之雖似減輕，以情原之猶似過重，所以都御史胡瓚等奏要將各城堡軍少守備官被賊入境搶虜人畜者，止擬不應從重，照常發落，不爲無見，但賊勢重大，非守備官軍所能支持者，問擬不應，猶似虧枉，倘賊少勢輕，可備而不備，被其搶虜者，止問不應發落，不無以後守備官員益加玩忽，廢弛邊備，合無通行各

邊巡撫巡按問刑衙門，今後各城堡守備等官，可以設計而故不設計，致有失事，俱依律問斷，不許寬縱，內有事出不測，及失事數少，情輕律重者，仍照例奏請定奪，若本城堡原有人馬數少，賊勢重大，力不能支，止可固守，及瞭高守哨，并徵調隣境兵馬等項，俱無失悞，別無計策可設，地方雖被搶掠，力量不能支持，係干律內該載不盡事理，參詳明白，引律比附具奏，從法司再行議擬，奏請定奪，其調來各城堡按伏住劄將領，往來不常，遇則畏縮，失誤軍機，自有本律，

議問守備不設充軍罪名等因。正德十二年五月二十四日具題奉　聖旨，都着依擬行。又查得大明律內一款，凡守邊將帥，被賊攻圍城寨，不行固守而輒棄去，及守備不設，爲賊所掩襲，因而失陷城寨者，斬，若與賊臨境，其望高巡哨之人，失於飛報，以致陷城，損軍者，亦斬，若被賊侵入境內，虜掠人民者，杖一百，發邊遠充軍，問刑條例內一款，失悞軍機，除律有正條者，議擬監候，奏請外，若是賊擁大衆入寇，官軍卒遇交鋒，損傷被虜數十人之上，不曾虜去大衆，或

被賊白晝夤夜突入境內，搶掠頭畜衣糧數多，不曾殺虜軍民者，俱問守備不設被賊侵入境內虜掠人民本律，發邊遠充軍，若是交鋒入境，損傷虜殺四五人，搶去頭畜衣糧不多者，亦問前罪，數內情輕律重，有礙發落者，仍備由奏請處置，伏覩大明律內，凡守邊將帥，被賊攻圍城寨，不行固守，而輒棄去，及守備不設，爲賊所掩襲，因而失陷城寨者，斬，若與賊臨境，其望高巡哨之人，失於飛報，以致陷城損軍者，亦斬，蓋棄城不守，及可設計而故不設計，并責專望高

巡哨而失於飛報，以致陷城損軍，罪坐所繇，故皆處斬。若故不設計，被賊侵入境內，虜掠人民，比之失陷城寨，其情頗輕，故坐以杖一百，發邊遠充軍。原情定罪，誠萬世不刊之典也。（論事明透）若既與賊為隣，不能保其必不入境，既與賊交鋒，不能保其必不損傷。故律無守邊將帥致賊入境，及臨陣損傷官軍治罪之條。後因問刑條例開載，賊衆入寇，官軍交鋒，損傷被虜數十人之上，及搶掠頭畜衣糧數多，不曾殺虜軍民，俱問守備不設之罪，以此問刑衙門將臨陣對敵損傷官軍者，俱問充軍降級，罪名實是有乖律意。前項兵部先已會官議擬題准，今後果係奮勇迎敵，官軍陣亡，俱不以損折官軍論，通行外，今給事中傅鑰又以為言，考據精切，議擬明白，深合祖宗制律之本意，必須再行申明，改正庶使各邊將領勇於戰鬬，無所顧忌，合無通行內外問刑衙門，今後守邊將帥，失誤軍機，除律有正條外，若賊寇入境，彼此衆寡相當，堪以出戰，將官故不設備，閉門不出，被虜人民者，依律問發邊遠充軍。若虜衆兵寡，勢難抵敵，止可固守，不可輕出，致被搶掠人民者，查勘是實，奏請定奪。若止是搶掠牲畜，不曾虜掠人民，或殺虜沿邊哨探軍人，及沿邊採打柴草軍民，不係境內人民者，俱坐以應得罪名，不許引用被賊入境虜掠人民律條，致失輕重。及望高守哨之人，失於飛報，以致不備，損折官軍，依律坐罪外，其輕率寡謀，軍無紀律，以致損折官軍者，律無正條，引律比附，奏請定奪。若奮勇迎敵，殺敗虜賊，雖是斬獲賊級數少，官軍陣亡數多，仍須論功陞賞，（如是則賞罰以情作士氣）不許擇引律內損軍字樣，妄擬治罪。前項問刑條例，與律意不合者，革去不用。正德十四年四月初九日具題，

得旨俱依擬行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晉溪本兵敷奏 邊軍 三六 平露堂

郡人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卣
宋存標子建 參閱

顧文僖公集

議 顧清

丙子廟制私議 廟制

七月十九日禮部會議御史徐文華所論廟制五事意有未盡退而私記其說如左

竊詳御史之意其一以爲古者天子七廟成周加文武二世室故爲九廟其實太祖與親廟三昭三穆止是七廟 國朝洪武九年定太廟爲同堂異室之制亦止爲七廟其二蓋以擬周之世室也故 宣宗升祔則 懿祖當祧 英宗升祔則 僖祖當祧 憲宗升祔則仁祖當祧 孝宗升祔當奉 太祖居東第一世室而當時禮官失議至使 仁祖之主當祧不祧至今猶在時享之位以爲非禮夫三代相繼禮各不同七世之廟商周之制也自漢以來天子之祭已備九廟而所謂世室者以待有德本無定數 太祖初奉四親各爲一廟蓋遵古禮其後改爲今制九室並列則已參酌漢唐而用之矣又安知所定止爲七廟而在當時又安知其後祀於世室者止二帝哉且宗廟之禮祔則有遷國家禮文有舉莫廢七廟二世室之制既未可決定則當時禮官亦未可全非况懿僖二祖因祔遞遷情文有漸而 仁祖篤生聖子開基統天恩德至大乃以欲正其子世室之祀無故而忽遷之非惟人心不忍且使升祔一孫祧及二

祖恐亦非 孝廟神靈之所安也其二以爲天子之祭有禘有祫本朝禘祭既已不講而弘治初禮官所定祫祭不於三年而於每年不以十月而以歲暮禘則太疎祫則太數以爲非禮夫禘必推始祖之所自出文華自謂 太祖功業特起 德祖之上無親可推則已知此禮之難行矣一歲五享始於國初中更改易至洪武九年而始定則歲暮之祫非由於弘治之禮官也至於疏數之說稽之古典誠所未安但列宗之制非臣下所敢輕議惟朝廷酌而行之其三

以為 太祖始奉四親、猶是各廟孟春特享、三時合祭。至九年廟制既定、始俱行合享之禮、今欲孟春特享於各室、三時合食於前殿、亦存古之意。但廟制既非往昔、雖行特享、終共一堂、而三獻讀祝飲福受胙、每室各行、先儒固慮其難、而區區之愚、恐亦非今日之所急也。其四以為古者祭必出主、洪武三年、亦奉親廟三主、合食于 仁祖。至九年定制、始於前殿、止設衣冠、今欲每祭必奉 各廟神主、出臨前殿、亦是古禮、惟朝廷酌處。其五以為在禮殤與無後者、從祖

祔食、宋儒程頤定議、成人而無後者祭、終兄弟之孫之身。既從祖而食、宜從祖而毀。本朝 太廟配享壽春王而下、二十一位、非 太祖之伯叔則兄弟、在禮當祔食于懿僖之廟、今 二廟之主既已奉遷、而諸王猶享祔食、以為太過。今按壽春王於 太祖為伯父、據禮當祔食懿祖、以程頤之說、祭當終 太祖之世。霍丘、下蔡、安豐、蒙城、南昌、盱眙、臨淮七王於 太祖為兄弟、當祔食僖祖、祭終 仁宗之世。寶應、六安、英山、來安、祁梁、山陽、昭信七王於 太祖為兄弟之子、當祔食 仁祖、祭終 宣宗之世。禮與程說、皆特為有家與士庶人之無後者言、而今據以為說也。若以天下言、則 太廟者、天子之廟也。壽春等王、諸侯也。諸侯有社稷之功者、歿得從享於先王。非是當直祀於其國、無後則令長吏奉祠焉可也。今祔于 太廟、祖廟已遷、而孫猶祔食、至使孫踰于祖、無後之宗姓、上同于創業之君、享百世不遷之報。誠於理有未安也。右文華所言、惟以本朝 九廟為擬、周家七廟、二世室之制、未見的然有徵、而二主併遷之說、於禮於

情、皆所未順。其次三說、皆依傍經義、特古今異制、有難遽行、若諸王祔食一事、得失瞭然、因而處之、禮既弗愆、情亦匪薄。主斯議者、要當博采衆論、列其可否、取自上裁、而槩以為非、竟使得罪當時、廷議奈亦與焉、而不能抗辭極論、因錄舊章、為之赧然、庸書此以志慨。嘉靖癸未中秋日書。

書

答張宗周工部書 同撰

鄉人自白下還、傳至手書、以近事為僕所目擊、而使

道其所以然則前哲有戒不敢犯也欲終默默非詭事所以見教之意也前歲之冬去歲之春親民者以復熟糧爲第一義鞭撻之苦所不忍聞盍胥力言以爲復熟易徵糧難恐將來受累尤實以此極陳其利害而終藐然前令陳君會計正稅外畝加一斗六升報災八分以上新令至復熟二分畝加二斗視舊加十二萬四千有餘石矣至五月永復至後又欲畝加一斗七升伏又以古言于新守陳候始得停止時縣司惟承察院移檄而行府公初不知也若當時再加

之此數則今日所查不止二十八萬而已然實以爲侵收入已則不然蓋民間實無可徵紙上則富倉中則貧前後所加太平猶在民也而歲報籍冊皆云成熟有徵實禍虐名皆諸公自取也復誰咎哉然此旣誤矣若承勘者公爲核實明與區分若干爲已徵而在官若干爲民間之逋欠已徵而侵盜者明正其罪逋欠而未入者具以實言則受罪者無詞而虛報者猶可分豁縱使受愆猶不失臣子之義也今聞乃欲據當道稽考之文爲各保徵收之實不論有無不分等第槩坐侵欺入已之罪均追二千餘石之米使力告可辦尙必有辭而况其決不能也與日縲紲充庭怨讟盈耳者可按文而索取民間據實而陳訴此時諸公亦未知所以爲計矣以理言之侵欺固有罪枉勘亦有條。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也然此已然。又有見行者張公以糧書作弊害民而復文襄之法文襄以官田稅重而派以輕齎撿扼稱量至平允也。今乃以納糧之多寡定人戸之高卑官田額重而糧多。昔之納輕齎者也今反以爲上戸皆納白糧與白銀（是歲米賤糧二

石可納銀一兩）民田額輕而糧少昔之納本色與白糧者也今反以爲下戸皆納輕糧與折色當重者反輕而當輕者反重文襄之法固不其然而張公初意亦不若是之顚倒矣原夫論糧定戸本出張公是欲以西江之法施之南畿而不察風土之異宜任事者徒欲逢迎以取悅而不曾爲小民思慮况折色先儲正額亦張公案也而何爲獨不從也又有進於是者張公臨行論及舊欠以爲民困極矣今歲一合不徵此衆所共聞也而鄉里紛紛皆欲如故以一秋之稔而併徵

二廣之道，令出十日，則張公爲失信于人，由于臣，則
吾不知其何說也。張公稽考精明，從來未有民以爲
宿蠹盡去，獲更生矣，而困苦從甚，恐將栽撿寄任事
者，但知承迎，貪圖于事，使前此作弊之渠魁，陽坐監
房，陰總戎計，然則事何由而理，民何由而安也。僕家
居二年，連值凶歉，目穿心瘁，庶幾小康，而復見此。所
惜者張公精力之徒勞，所痛者鄉邦民力之重困。因
執事垂訪，用敢一言，方今盜賊遍南北，其端皆起於
不乘萬一於桑榆，有豪釐之益，雖得罪君子，所不辭
也。

答諭太守書　流賊

公家居，流賊自海上東泊集，將闖江陰常熟，喩[illegible]

日來傚報狎至，執事焦勞，爲民厲兵飭備，一方之民
所共感仰。竊伏田間，偶有鄙見，欲以奉聞，而忖蓋下
臨，不及面悉，故託墨卿布之。知不足采，而猶復云云
蓋將爲執事廣咨詢之路，以終庇我民也。其一曰，不
拘常格用人。夫兵以氣爲用，以心爲主，未有心不固
而氣壯，氣不壯而能殺敵者。府城戰卒素寡，只得僉
點民丁，此常格也。然驅市人而使之戰，猶連雞而使
之飛，必不克矣。區區之愚，每見境外之寇猶可慮，而
境內之盜徒深可憂。蓋此輩出入江湖，習慣兇險，手
足既便，心膽亦粗，平時犯法負罪，無自新之路，一旦
聞警，易生邪謀。今若開以大信，結以厚恩，擇鄉里大
家素爲此輩信服者，使各舉所知，釋其前愆，撫以爲
用，民丁使之守城。此輩使之出鬭，既收其心，且得其
力，一舉而兩利者也。二曰設險當識形勢。夫賊在鎮
江小沙，左右殺掠，其東即江陰孟瀆河，又東即常熟
白茆，又東南即太倉劉家河，古婁江之又南即嘉定上海
之松江黃浦。賊遠來無鄉導，必不敢捨舟深入，即敢
深入，必由此數路。以吾松言，則黃浦一路乃要害宜
守之地。若城之西古浦塘自蘇州來，秀州塘自嘉興
來；城之北通波塘自崑山來，崑山來又自常熟來。賊
必破此數州縣，而後乃到此，果爾則亦難與敵矣。故
愚謂黃浦一路，當嚴設警備，以素有恩紀爲民所信
愛者守之。前古虞潭之備孫恩，近歲石知縣之備施
天泰，具有調度，今宜訪而行之，而更加以嚴固。若跨
塘橋即古浦塘路，張士誠之逃，昔獠葛指揮之擒錢

鶴阜皆自此入。然其勢非今賊比也。兩月間里訛言欲以土塞斷橋路，此必不然。夫我可以往，彼不可以來，此制敵之要也。此路可斷，通波秀州二塘，又可斷乎。即欲先事過防，亦必於上流湖口泖口作家計，如守黃浦之法。萬一到此，則捨舟而陸，亦莫之禦矣。（[illegible]）三曰綏督責以安人心。兩日警報之來，市肆驚擾，田野傳聞，勢必加甚。（[illegible]）自頃追督逋租，牌帖四出，官司日一比限，糧里乘此害人，又僉報糴米大戶，用一指十，民間騷然。平居已無固志，萬一寇至，有聞而走耳。求如

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難矣。夫居常之與臨變，事必不同。逋賦之與失民，罪亦有間。區區之愚，謂宜斟酌重輕，悄為停緩，應有勾督追呼之類，權與抽回。民見官府以地方有警，而緩徵科，則僉點民丁，整飭守備，彼亦知是急務，而安心無怨矣。民心安而後可以守，可以戰矣。書生之談迂闊類此，惟一覽而置之，幸甚。

與翁太守論水患　水患

淸頓首，知郡侍御大人執事。近者旻天降殃，霖雨為虐，執事露香竭情，為民請命，已復闢門受訴，許以陳聞。耄倪在庭，對之涕泣，遠近聞者，皆謂有君如此，雖有災沴，可以無虞。不肖跧伏苫廬，偶有所聞，竊以為慮，用是敢以布聞。乙丑之歲，郡中嘗潦，比時巡撫魏公惑於憸言，以為新主即阼，宜薦祥瑞，不宜告災。凡有訴者，皆斥之去。洎事勢已迫，方議奏陳，則已後時。不蒙檢放，是歲無徵之糧幾十三萬石，均數邑中。怨咨之聲，溢于道路。今日之水，視乙丑且將數倍，極其勢所損苗根，豈止十三萬石而已。而道路流言，有知

天者謂數當豐穰，水不為害。竊恐因此覬望，遂延不早為計，復蹈往轍，其害將有不可言者。吳中之田，以圍捍水。方雨之甚，表裏瀰漫，數日以來，淫潦漸降。圍塍漸出，除濱湖巨浸外，尚有可救。而貧民苦於淹沒，扶携僦居，救死不暇。布賤米貴，為生益難。有力之家，憚惜事費，彼此推倚，無肯致力，坐待曝乾水底之苗，盡為蕣茹矣。區區之愚，欲望鑒前之失，飛驛馳文，亟以上報，仍請於總司，速加賑濟，使得安存；一面曉諭鄉胥及此稍晴，速為區處，有可措手，督民併力，假令

務土於田，以補曆闕，捐一存五，爲利已多。或有豪强沮撓，具以名言，明正其罰。如此則朝廷之上，事得早聞，可以會計，蠲䘏之政，得以時行。田野之間，災重者雖無如之何，而稍輕者，薄有所收，猶足相補，比之坐撫事機，束手待斃，得失較然。比年民力，執事所知，加此災傷，勢已極矣。若陳請後時，稅額不減，復如往年，則此茫然巨浸之中，常徵數十萬石之粟，雖有智者，孰能爲謀，而亦豈仁人之所忍耶。意追詞冗，不知所裁，伏冀鑒念

是歲華巡撫以御史督糧儲，新任者，山東蘇錫，與知縣馮裕，于前令陳祥勘定水災八分內，減作六分一釐，仍于熟田三分九厘正耗糧每畝加二斗，以足其數，率計正稅一石，徵八石有奇。明年水勢加舊，放稅止及四分，積壓追賠，松之物力，遂以大耗云。

與翁太守論加稅書　加稅之害

清頓首，昨日田間回，始得本户去歲納糧由帖，內開成熟田十四畝，山地十六畝，係應納本色平米十二石有奇，細布一疋，粗布一疋有半，准平米二石五斗有奇，除正稅一石六斗二升外，該加耗十二石九斗有奇，以算法計之，是正稅一石，而徵八石有奇，從古及今，未聞有此制也。寒家去歲收成，准此一處，總得米穀六石有奇，山間薪樵，畏虎不敢進，捃拾狼藉，不直數百錢，雖盡以入官，亦不足克此數也。一家如此，當合境皆然，縱令歲值豐穰，如此徵歛，且決不可，況今日之災，百年以來所未有者乎。執事者之爲此，徒以綱運不可闕，部符不可違，苟計目前，規免罪責而

已，不知紙上栽桑，實必不可得也。何也，自去冬以來，民之死而徙者幾半矣，其存而未去者，丐貸種食，田猶未盡耕也，此令一出，將復委而去之，誰與出物乎。縱令別有繆巧，神運鬼輸，舊稅縱無闕矣，田之棄者，新稅將誰出乎。執事者縱不爲斯民計，獨不爲國家（文僖公爲小民計懇切）後日計乎（爾爾令曾可復得）。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癢痾疾痛，當以實言，供奉使令，當量其力，若畏君父之威，而隱忍含糊，力所不堪，理所不可，一意順承，迫取于下，民力既竭，何所不爲，一旦君父赫然覺悟，曰爾何不以實告。

而戕吾民使至此極將何所逃罪乎某聞散迂疎未嘗敢預外事然畏天命而悲人窮此心固耿耿也嘗忝朝行官禁從國家之故亦頗聞之誠不忍當此百年未有之凶荒而行自古所無之重歛恐民窮事迫上貽君父之憂而執事者亦未得安便故月昧一言綱運過融文襄以來具有故事去歲綠帖今方給行轉移斡旋應未爲晚猶冀有少及于萬一也不具

叙

送總督兩廣都御史楊公序　兩廣督臣

屬者上用廷臣議以戶部侍郎建安楊公旦爲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兩廣征夷軍務兼理巡撫方是時公督儲陝西命有司趣公還既至拜疏辭不允且速其行楊公清愼有文學其才用無所不宜始爲吏部郎考覈明當人已識其遠器在太常忤逆瑾黜外起提學浙江尹應天府佐南京禮部所在著蒞績遂以禮侍典太常改督京儲以有三邊之命其履歷深其資至隆矣兩廣南方之重鎭地大物衆蠻獠錯落自昔號爲難治唐以下經制尤詳初爲嶺南道其後又分東西而東恒爲大府餘州雖各置帥至有大事必諮東而後行韓愈氏所謂嶺南帥得人則一邊盡治謂此今制廣東西並建三司各命御史巡按其地而討伐撫安之柄則總而不分亦此意也國家威德被四海蠻夷辮髮鯨窩巖居之民奉琛款贄頓顙闕庭者歲以千百計嶺南列在藩服而山谷之間操戈矛絃弓弩叫號雖突以抗王官而賊良民者幾無歲無之百餘年來所謂紛不可治草薙而禽獮之者亦數矣而終莫能靖近者府江復一大創而始以貼息董

帥之臣用是勞也加賚進律入長邦憲而公乃有是行廟堂之論豈不以公之履歷資望與公之才足以寄一方之重寬九重南望之憂哉夫易怨以怒誠蠻夷之性然彼亦人爾惟其怒則若禽獸然方其無事則猶夫人也夫趨利而避害喜逸而惡勞順而喜逆而怒者人之情亦豈異於夷夏哉求其所以喜與其所以怒者而去之而予之彼得其所安而遂其所不欲將虎狠可豢而況於斯人不然奪其所甚欲而加之以所惡其四鄰將起而仇我而何獨蠻夷也公之

行戸部尚書東濟石公遣其屬丁君致詳胡君忠屬予序以爲贈予非能文者硯公之素履而質以聖賢之訓知南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公先朝碩輔太師文敏公之嫡孫弘治庚戌進士家世衣冠之盛海內所知今之行且有便道承顏之樂贈爲國事茲故在所略云

記

霸州修河繕城記 修河繕城

霸爲州在京師南二百餘里厥壤卑下西北諸山水散行燕趙間比其合皆聚于是既聚而盈然後東流出丁字沽會白河以入于海其源衆而委迫遇霖潦則溢而四出壞民田廬舍歲恒不登民以告病州之城舊傳築于燕昭王宋楊延朗嘗修之以備北狄當其時號爲北方重地然皆土墉無磚石之固山水至則齧而傾之故歲久益壞弘治戊午東牟劉君珩來治是邦巡撫使淇公察其才首屬以河事既復以城役委之君受命曰吾職也其敢不力是歲築河隄起涿州東境接固安揚先務荆堡等村至州之趙州鎮

臨津水口經州南門過保定文安縣蘇家橋抵大城縣辛張口總爲長三百餘里廣尋有二尺址倍之崇丈有八尺傍植柳以爲固其間爲水竇總百六十有七隄既成水用無患己未甃州城先北面當水衝者以次及其餘城舊無南門樓至是始新作之亦爲樓於北城與故東西二樓併望皆飭以丹堊基以剛石華頰衛堅可久弗壞其外爲壕爲四橋於壕上當城之門城之高丈有七尺周幾里若干步壕之深如城之高而殺其一尺其上爲周防防之上亦植以柳首尾涉二年作十有幾月而隄與城俱成城既成而水益以無患凡二役所費薪藁埏瓦木石甎之類爲錢以鉅萬計皆官自經紀不以煩民既訖工又以其餘力作大橋於州東苑家口以濟往來新州學祭器諸生會食器作順天行府大僕分寺馬神祠暨諸藏庾廨舍壇壝衢路以次一新而民不知費於是州人士太學生顧昇等狀侯之績因工科都給事中于君朝瑞屬予書按修河繕城實保國利人之本務得孟子佚道使民之義其餘亦皆郡政之不可闕者爲州若

此可以稱振職矣，不書無以示後來，且使有府不事事者，寘其間而莫辨也。用摭實而著之，以附於郡乘，俟觀風者采焉。

雜記

記周太僕遇賊事　流寇

庚午冬，寧都周公儀以雲南按察副使遷山西行太僕卿，明年三月，攜妻子之官，六月，抵廣平之威縣，諜報流賊在曲周，去縣六十里，方疑問間，已至城下，知縣倖節素無備，賊遂入城，公儀聞變，麾妻子越墻避

身留公館待之。賊意其知縣也，從索馬，不得，以刀背亂擊，且射之，一矢着右脅，流血被地。時知縣已出走，獨典史曹安不去。公儀雖重傷，猶正衣冠，抱所賚詰敕坐堂上，以死自誓。賊挺突前後，恐脅百方，或礪刃丁背，不為動。然勢已危甚，俄賊首有朱千戶者至，衆始少戢。朱視其傷痕，駭且罵曰，朝廷大官，何人敢無禮，即解其血衣，手自束縛，邀至其寓所。公儀不可，曰，我官人，寧死官衙，不死民居也。賊言我去後，羣小無知，恐不測，曹典史亦從傍為請，不得已從之。賊置公儀樓上，命其家具食飲，遣人求善藥傅其創，戒約其左右，所以防衛之甚至。明日將去，猶屬曹典史使謹視之，曰，我不殘此城，以有此好官在也。公儀妻子既踰墻，復縋城行十餘里，有秀才者，迎歸其家，遂俱免於難。始予聞公儀事而危之，疑何以得生，今年冬公儀來京師，始為道其詳如此。朱千戶者，名輔，本山東人。公儀見其有善意，因以義諷之，賊嘆息言為劉瑾虐害，發憤而為此，非本心也。又問瑾既誅，何不改行，則曰罪大不可宥，且無人為我處者。公儀為予言。賊

雖號譎不足信，然觀其遇我宛轉如此，且自知罪大。是猶有畏心，非悍然欲與朝廷抗者，若處之有道，不主故常，或可以不勞而定。又言賊在城，通夕酣飲喧鬨，無復部伍，若乘其醉昏屠之，可以立盡，惜一時無人。後乃聞是夕果有忿其姦污殺之隊內者，使人皆若此，賊豈足滅也。賊去不半日而官軍至，急追之，可以盡殺。從容至明日遠矣。語至此，扼腕久之。公儀既被傷，力不能進道，卻回臨清就醫藥，上疏乞致仕，養病，皆不許，未幾擢湖廣按察使。丁家艱，歸，其來以服

閑也公儀素沈靜有守聞變不亂臨白刃而不屈職非守臣可以不死然其不死乃出於義感非苟得全妻子出亡又適有衣冠家遇之不犯危辱凡此類若有陰相之者嗚呼方變故倉卒將章縫介冑死於彊埸者多矣然有覥面目奉頭鼠竄者(妙有關係)亦何止一人公儀固爲彼而不爲此使爲此未必得全得全未必其一家內外首尾明白可對人言如此也士於斯二者其將何所處哉公儀論處盜欲不主故常不盡其說謂乘醉啓賊顛痛快矣然非城中人所辦若官軍能

料事間道星馳掩其不備事必有成不然賊去後急追之縱不能盡殺清河以北可以不破人每言賊往在獻縣時單家橋已斷欲渡不得我軍無一人至者使得從容濟險在新橋鎮疲困醉臥日高不能起官兵已及而主帥以一紙追還其後遂猖獗不可制以爲有遺恨焉今觀之豈獨單家橋哉豈獨新橋鎮哉公儀在臨清有述懷詩四首間以示予予恐讀者不得其事之詳而以爲尋常賦咏也爲即其卷首書之而所及其謀議如此嗚呼若公儀者克其志略使當時任事其肯使人論之而有遺憾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華亭　宋徵璧尚木　何剛慤人　選輯
馮瑞振振仲參閱

梁文康集

疏　梁儲

勸止臨幸疏　諫止臨幸

日者竊聞　聖駕自西安門出外經宿而回不知臨幸何所臣等初聞未敢遽信既而道路相傳衆口籍籍使臣等心志憂惶神鬼飛越展轉思惟莫知所處

竊惟　天子出入必備法駕必傳警蹕衛士環列百官扈從所以嚴至尊之分而防意外之虞也且如南郊大祀不過一宿虎賁之旅鷹揚之將周旋左右而直廬拱衛官軍萬餘警柝之聲夜以達旦至于　皇城各門又令勳戚重臣守把　祖宗之法至爲詳備今　聖駕之出不知環衛者何人居守者何官文武羣臣茫不與聞若徒無故輕身而出率意而往擾擾塵埃中萬一車馬驚蹙之虞奸盜竊發之變出于意料之所不及未知何以備之雖然天神協相決無是事而臣等私憂過計實切寒心夫千金之子尚不肯垂堂而坐　陛下一身乃　宗廟社稷之主縱不爲身惜獨不爲　宗廟社稷計乎仰惟　聖性高明天資英邁洞燭天下之事機已非一日必不輕易舉動竊恐左右羣小貢諛希寵之徒倡引事端蠱惑聰明　陛下偶未深思而遽從之上累　聖德下駭人心凡此導引之人其罪殆不容誅但事在秘密非臣所知不敢妄有指議伏望　陛下念　祖宗付託之

重體臣民瞻戴之情自今以後端拱穆清以保威重節宣勞逸以順天和嚴內外出入之防正堂陛尊卑之分戒非時之宴遊屏無益之玩好仍乞查究導引出入之人置之于法以彰剛斷之德以解臣民之疑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等備員輔導平時既不能調護　聖躬弼亮治理茲有所聞若復避忌不言則欺君負國之罪死不足贖僥以爲所聞不的干冒天威明示黜罰不敢辭避臣等不勝忠愛懇悃惶懇迫切之至

議邊務疏　邊務
近因陝西地方節報虜寇聲息特命太監張忠監督
軍務帶領叅將宋贇湛臣部下官軍三千員名從北
路去都督張洪掛印充總兵官帶領京營官軍五百
員名遼東官軍三千員名從南路去都御史陳天祥
提督軍務各調度陝西將官殺賊臣等仰見　皇上
憫念關陝軍民重罹荼毒故欲大彰天討以靖地方
古帝王安夏攘夷伐罪救民之心不是過也竊惟陝
西自去冬北虜入套今年由夏徂秋不次入境寇掠

各該總制鎮巡等官不能設策防禦致今入月以來
擁衆深入腹裏平涼鳳翔地方又侵犯延綏米脂綏
德等處大肆擄掠我軍曾無剌獲之功上廑　聖慮
遠勞王師固非得已但虜賊故智入套則西寇固陝
過河則東窺宣大今在套已及一年入掠不止一次
飽其所欲滿載而歸腹裏地方孳畜已空無可復掠
此後水冷草枯似難再入冬深凍堅必將踏冰過河
爲大同宣府偏頭關等處之患及照陝西守臣初未
嘗請兵該部原擬設主將一員帶領京營官軍五百

員名限十日內起期星馳前去調度征勦本欲救陝
西目前之急已蒙　聖明俞允深合事宜今張洪受
命月餘機會已過若復統領重兵紆回數千里以至
陝西冬令已深河冰已合腹裏恐無可尋之賊徒勞
士馬徒費芻糧何益于事至于亦卜剌餘寇逼近洮
岷則又迹難殘虜守臣自足當之且陝西邊徼之賊
四肢之疾也宣大門庭之寇腹心之疾也況近日朵
顏夷人屢犯我邊與小王子結親其奸黠未可窺測
臣等私憂過慮不在陝西而在宣大竊謂宣府及遼

東官軍正宜養威蓄銳以防意外之虞以勦門庭之
寇今乃遠調西陲爲後時之舉徼難成之功恐非至
計倘或宣府以東虜寇有警士馬單弱又將征調何
地之兵以應之乎伏望　聖明乾斷合無令張忠張
洪俱從宣府大同前去一面差人馳往延綏探訪如
果達賊尚在陝西地方搶掠鎮巡官飛報速即前去
督同各鎮將官會兵征勦若潛伏套內勢將過河前
項軍馬止在宣大駐劄休息聽調待其過河各官應
否收命提督宣大山西或虜衆北遁歸巢相應班師

俱聽兵部議奏定奪惟復照依兵部原擬先令張浜帶領京營官軍五百從山西石州地方過河張忠亦先帶領奏討團營官軍五百員名與陳天祥俱徃赴延綏相機行事其遼東并宋贇等部下官軍俱暫在宣府操候本處有警可以調用若陝西果有急緊聲息方從催調前去庶免徒勞人馬亦不虛費供給况陝西延寧二鎮兵馬俱素稱勇銳而大同遊奇等兵又見在彼處得人調度足可成功何至遠勞遼東之兵以示弱于夷狄乎臣等又思得宣大二鎮及山西

偏頭關等處節被虜賊寇擾地方凋殘士馬疲敝而宣府軍威屢挫失事最多比之他鎮猶爲狼狽切近京師與密雲古北口一帶脣齒相連尤宜保護伏願皇上申敕三鎮守臣及時修飭墻塹操練軍馬禁剗削之弊以養兵力將惜賞之頒以作士氣一應防邊禦虜事宜預爲區處賊來有以待之使地方不至重貽患宮以怡九重北顧之憂伏惟　聖明裁擇

請重大祀疏　重大祀

照得本年正月十三日　皇上大祀　天地於南郊初十日百官聽受誓戒十二日　聖駕晨出至壇視其省牲乃御齋宮百官叩頭至晚分獻并執事等項官生人等各于西天門外候開進入是夜子時上恭詣大祀殿行禮禮畢還齋宮百官先回於承天門候駕迴至奉天殿慶成稱賀此　祖宗舊制　朝廷至重至大之禮蓋人君至尊無對所當敬畏者惟　天地此而不用其誠何所復用其誠仰惟　皇上嗣極以來祇畏天顯率由舊章故未嘗有所違越一念之誠自能上通于天羣臣將順之不暇夫復何言但比

歲駕出鑾回或至暮夜切恐俎豆陳設不能蠲潔禮樂儀容不能整備無以稱　聖明敬天之意且扈從供事數十萬人若至暮夜則警蹕不嚴兵衛不肅百官失趨蹌之容班行無等級之分甲馬或交馳于輦道羣衆或喧呼于御街非所以壯臣民之觀瞻而啟四夷之尊戴也况塵埃昏翳之中慮有不測禁門出入之際尤難關防雖　聖德格天百神呵護萬無他虞而臣子之私憂過計不能不拳拳于此也伏願皇上深思大祀之重愼惜至聖之體駕出回鑾悉遵

故事。俱在清晨。使禮官得以周旋。百僚得展誠敬。則天地歆鑒。臣民懽悅。和氣致祥。實宗社萬年無疆之休也。

請定大本疏　定大本

謹題爲定大本以繫人心事。仰惟　陛下嗣登大寶十有二年。敬天法祖。愛民任賢。謹兵戎之練。以制夷狄。奮威行之施。以懲奸宄。如正德五年以前。賊臣擅權。毒流天下。　陛下一變色。而大奸伏誅矣。正德八年以前。羣盜稱亂。遠近騷然。　陛下一指示。而地方

底寧矣。今萬姓仰德。四夷向風。臣等承望清光之不暇。夫復何言。顧事有至大至急。中外臣民同懷隱憂而不能一日釋然者。不敢不冒死言之。　陛下儲嗣未建。宮坊尚虛。此年以來。兩京大小羣臣。屢以爲請。雖蒙涵納。未見施行。臣等備員輔導。獨未敢言及者。蓋以　祖宗功德深厚。慶祉延綿。　陛下以鼎盛之年。緩方至之福。螽斯麟趾之兆。行將見之。未足爲晩荏苒因循。又復數歲。而椒寢之慶未徵。甲觀之祥未著。臣民憂惶。日甚一日。臣等若復忌避不言。則是負

君悞國。罪不容誅矣。切惟自古帝王既纉大業。即建儲貳。上以承乎宗廟社稷。而下以繫屬天下之心。絕覬覦之念。塞禍亂之源。實在乎此。其或儲嗣未育。則必求同姓親賢以爲之輔。詩曰。宗子維城。故儲貳者天下之根本。而同姓者　朝廷之屏翰也。今大夫士庶。叨一命之榮。席百金之產。如未有嗣。必圖所以繼共後。　陛下富有四海之廣。貴膺萬乘之尊。而左右無屬籍之親。京師無藩屏之託。比者妖言不軌之徒往往藉以爲詞。雖旋即事露伏法。而意外之虞。不可

不慮。此臣等之心。所以食不下咽。而寢不貼席也。然此事重大秘密。臣下固當言之。若夫愼而行之。則在君上。非人臣所敢與聞。伏願　陛下斷自　聖衷。祗循　成憲。遠念前朝已行之故事。近采兩京臣下之進言。宜早擇宗藩近屬之賢者二三人。召至京師。置請左右。使之供問安視膳之禮。代奉先晨謁之勞。簡謹厚之人與之居。命儒宿之臣以導之學。使萬方臣庶知　朝廷有屬籍之親。有磐維之重。憂疑之心。自（是時寧庶有窺何之心交結之迹故閣臣進言暗指此事）此而釋。覬覦之姦。無自而萌。且　聖德格天。多男有

傾必當不遠待 皇子誕育主鬯有人然後便其禮遇使各歸藩邸事體無嫌理義俱順如此則天地豫悅百神歆饗 宗廟社稷並受其福況 百官兆民有不惟呼舞蹈于光天化日之下者乎 陛下所以延萬年統緒之傳而延四海平康之治者莫急于此矣

請罷遣中官疏

謹題爲傳奉事先該兵部手本開稱司禮監太監溫祥傳奉 聖旨司設監太監劉允着他前去四川等處公幹寫敕與他臣等看得內外官員欽奉敕內必

須備開所行事今太監劉允前去四川未知幹理何事不見開載無憑撰寫已經具題未蒙明示近該禮部手本開稱司禮監太監泰文傳奉 聖旨司設監太監劉允着照永樂宣德年差劉成侯顯等事例去烏思藏地方齎送番供等物寫敕與他傳奉到部開具手本赴翰林院請寫敕書等因續於戶部覆本內看得太監劉允奏要帶太監等官劉宗等八員錦衣等衛官舍指揮同知韋麻等一百三十三員名應付原給口糧馬匹車輛馬快船隻該用過番物件欲令四川鎮巡三司聽其便宜措置及選差驍勇官二員量帶官軍計程支備糧料直抵彼處往回護送又稱撫稿各夷須用食茶金帛絹布等物無從措辦乞將長蘆運司見鹽一萬引兩淮運司見在正課鹽六萬引給與變賣應用等事情乞賜敕內開載等因荷蒙俞允臣等愚昧心有未安不敢不言竊惟西番本夷狄之教邪妄不經古先聖王之世未聞有此顧其說流入中國浸淫已久未能遽革永樂宣德年間雖嘗有遣使之舉我 祖宗之意以天下初定特藉之以

開導愚迷鎮服戎狄非真信其教而崇奉之也（此因其俗崇奉朝廷借以撫馭耳亦此措以開導愚迷者也）承平之後累朝列聖止是因其年例遣人朝貢厚加賞賚答其勤渠未嘗輕辱命使遠涉夷境 陛下今遣近侍內臣前去齎送番供朝野聞之相顧駭愕以爲堯舜在上不應有此輕舉而太監劉允奏討鹽引數萬動撥馬快船至于百隻又欲聽其便宜處置錢物若撥官軍護送等項于法例俱不相應蓋開中鹽引本爲供邊今虜患未寧三邊糧艸缺乏帑藏空虛緩急接濟惟此一策且各運司該年鹽課俱開中盡絕若

許其帶鹽不過收買私鹽發賣射利乘機夾帶之弊
不知幾何鹽法為之大壞邊方何以仰給況京儲歲
運與營建大木并在裏河議嘗又恐不能疏通若又
添此等鹽船往來其間挾勢騷擾不止地方受害而
揌運大木二事被此滯妨礙及照四川地方大盗初
息民困未蘇所奏便宜措置錢物在官已無積蓄未
免科派軍民民窮盗起將來事變殆不可測且自天
全招討司出境涉歷數萬里之程動經歲年方得到
烏思藏地方今帶去官軍人役數多沿途俱是化外

非有驛傳供給人馬芻糧俱要馱載而行所費鉅萬
難以逆料途間倘有不給不知何以為處又聞番地
爲此言以使尚臣屢難而有此
多與黃毛達子相隣時出剽劫爲患使臣所至萬一
被其突出有所傷害虧中國之體納外夷之侮此事
理所有不可不慮夫以無益之事而妨至要之事且
貽意外之虞舉朝皆知其不可此臣等不能已于言
也緣劉允受命遠出番境利害切身亦非得已臣等
深見事勢之難前項敕書委實不敢撰寫伏望 皇
上慎重國體憫恤人窮收回成命不必差官番貢等
物止照節年事例就令彼處朝貢使臣齎回則禮意
不止事體無碍物議不興外患不作而 聖德益化
治功無累矣

議邊務疏 邊務

近日北虜糾衆深入白羊口等地方搶掠今青邊等
口又報大勢達賊入境 皇上大彰天討已命太監
張忠監督軍務都督劉暉掛印充總兵官侍郎丁鳳
提督軍務都督桂勇指揮賈鑑充左右叅將各統領
京營遼東官軍調度各鎮守臣征勦天威所臨醜虜

聞風震懾若不遠遁必然驕首就戮獻俘奏凱刻日
可期但兵事甚重難以逆料地方安危在此一舉臣
等任忝股肱一得之愚不敢緘默謹條陳如左伏乞
聖明省覽俯賜施行
一師克在和宜令張忠丁鳳劉暉等務以 朝廷付
託為重凡軍中一應事務須要同心協慮會議停當
而行至于用兵機宜選用責成劉暉桂勇等聽其進
止庶幾號令專一成功可必不可各徇已見互相執
拗彼此乖違致誤事机

一帝王之師，貴在萬全，中國之於夷狄，來則薄伐，去則勿追，況黠虜在邊已久，今草盛馬肥，其鋒必銳，而我軍趨之于數百里之外，未免困乏，宜令張忠養威持重，凡出兵遇賊，不可與之戰，輕遏其鋒，若見零散遊走之賊，切勿輕易尋趁，陣前砍收之賊，亦勿輕易追逐，須要哨看的確，審度事勢，見可而進，庶不墮賊姦計，倘賊畏威遠遁，地方不致受害，即係各官功績，不必貪圖斬獲首級功次，輕進遠追，勞我師旅，恐陷不測。

一紫荊關等處兵，部已奏行巡撫都御史臧鳳，速來附近地方駐劄，與分守將官同心協力，操練人馬，其所管達官達舍，宜令支與口糧，給領馬匹，委官管領，約束遇警，即便發兵，與守關官軍協力戰守，仍行沿邊一帶，分守守備兵備防守等官，各慎固邊關，剗削山崖，挑空賺玩歲，謹烽堠，秣馬厲兵，常如虜在目前，一處有警，即便傳塘走報，鄰境官軍，互相應援，不可自分彼此，推托悞事。

一山西鎮巡官，宜令嚴督偏頭寧武等關分守守備等官，嚴加防禦，恐賊不得利于東，而寇我之西，又蹈前年故轍，以為山西腹裏之害。

一延綏兵馬，素為虜人所憚，近聞副總兵安國所領奇兵，遊擊將軍朱鑾所領土兵，大同俱已調來，恐數少不敷應援，宜作急將遊擊杭雄所領遊兵星夜調來，一伎會合，當有七千餘人，隨賊向往截殺，勝于他處兵馬，但此兵連年征調，已極疲困，宜令延綏巡撫官每員名賞銀一二兩，以作其氣，且大同宣府地方比之他鎮不同，仍宜令延綏總兵官王勛，挑選戰鋒

人馬三千員名，前來清水營駐劄，若聲息十分緊急，即便統領過河策應，若套內尚有零賊，即調寧夏陝西兩鎮遊兵分布按伏防守，此皆先年已行故事。

一用兵以賞罰為先，今軍中止是斬獲首級者方得給與銀牌，數亦不多，其論功行賞，往復覈勘，動經歲年，夫鋒刃之下，與死為鄰，況常人之情，見利則趨，以速為貴，邊軍終歲勤苦，日不聊生，欲作其勇敢之氣，必須以重利激之，合無令兵部于太僕寺馬價銀內再借支五萬兩，作急差官齎送提督軍務等官處分

發宣府大同管糧郎中處收貯。於內動支若干，差委的當官，領在軍前，隨宜給賞有功官軍，使之樂于用命。事寧，餘剩銀兩仍解兵部，轉發該寺交收。

一、大同宣府偏頭關等處土著軍民舍人等，中間多有材力勇悍輕生善鬬之人，若激之以利，自能使之鼓舞用命，勝于遠調客兵。查得先年兵部題行宣大二鎮事例，該本部議稱各邊土人有能奮勇設策斬獲賊首一顆，隨即賞銀二十兩，（[illegible]）願陞者給與冠帶。名為義勇，永免本身差徭。若能糾習鄉丁，敵殺賊衆，斬

首至五顆以上，為首者加陞署所鎮撫，奪獲被擄牛羊等項，以四分充賞。等因題奉　孝宗皇帝聖旨，是便。鋪馬齎文與各該巡撫官，著好生省諭鄉村軍民人等，果有設謀奮勇斬獲賊級的，照例重加陞賞。欽此。欽遵通行外，但原擬事寧停止，不為常例。今虜勢猖獗，比前尤甚，合無令兵部查照前例，通行宣府、大同、偏頭關等處三鎮，揭示一應人等知會。有功照例施行。益虜賊初入，勢合而强，官軍既不敢輕與爭鋒，及其分散搶掠，軍馬猝難調集，應援若此，例一行，人人踴躍，庶幾隨地寓兵，虜人知懼，不敢恣肆。

議處代府疏　（議處代府）

該司禮監官傳諭　聖意，以代府切臨邊境，天氣苦寒，文將軍以下人等類多不法，欲下廷臣議擇他處空閒府第，遷代府居住。臣等竊以為　祖宗以來，分（[illegible]）封藩國規制已定，不宜輕易改遷。（有深意在故雖邊地亦不肯遷也）永樂初年雖有寧府自大寧遷江西，遼府自廣寧遷湖廣之舉，蓋其時百姓殷富，府庫充實，公私用度，徵發不難，況分封未久，宮眷不多，所居宮室亦易營辦，一應事體，比之今

日大不相同。臣等查得代府宗派，十餘年前所生子已五百七十餘人，女已三百餘人，歲增一歲，今益衆多。若要遷居他處，其親王、郡王宮眷子女，必須改造殿宇，將軍、中尉、儀賓、親戚人等亦須給與居址房屋，大約言之，雖得銀二三百萬餘兩，尚恐不能濟事。見今公私耗竭，軍民困憊，不知此銀從何出辦。且如弘治年間，壽王自四川保寧遷于湖廣，當時宮眷亦多，又只將見成宮室略加修飾居住，然費用已是不貲。民心已多嗟怨。況今營建乾清、坤寧二宮，大役方興

百需未備。若一旦又有此舉，民力決不能堪。非惟邇迫逖亡，抑恐激成他變。伏望 皇上念國家大計，利害不小，特賜採納，停止前議。天下生靈不勝至幸。又該太監張淮等勘得代府潞城和川二王府奉國將軍聰濯等違法事情，刑部會多官覆奏，臣等謹擬一票封進，以爲如此處治，已足示戒宗藩，亦合在廷衆論之公。尤望 聖明詳察。近該太監張淮等勘問過代府奉國等將軍聰濯等違法事情，刑部會官議奏，蒙發下臣等議擬。臣已擬票，并揭帖封進，未能仰合

聖意，仍欲再下廷臣從重議處。臣等看得勘官所參多官所議，惟聰濯聰潤二人罪過爲甚，義當處置遷徙。次則聰洱聰溫等，其罪輕重不同，亦當量加罰治。至如代王及潞城和川二王，其過失只在不能鈐制宗室，非有別項奸惡。今若不憑勘官及多官所議，事理輒慮本府他日或有意外之虞，一槩欲遷之他處。如此處置，自代王以下，心必不服。天下臣民亦必以爲 朝廷所處失當。各處王府聞之，或有援引 祖訓，具疏來問，在廷內外臣僚何人作此奸謀，立此議論，仍守闕索取奸臣。不知 朝廷何以應之。此事干係不小，是以臣等雖再三蒙 聖諭，仍不敢別有所擬。伏望 聖明裁察，將所擬前票早賜批出，以釋群疑。不然切慮欲除禍患，反生禍患。他日悔之，噬臍莫及。臣等雖萬死，亦不足以贖誤國之罪矣。

請罷中官鹽引等疏 罷中官鹽引

臣等切見天下賦稅歲入有常，而國用日增，無有限制。雖年穀豐登，尚難支持。一遇荒歉，尤爲可慮。況今虜患未寧，軍需糧餉在在缺乏。太倉每歲解去各邊

銀兩常不足以供一歲官軍之費，所賴以接濟者，惟有鹽課一事，可以備飛芻走粟之用。然往日開中引鹽，如正德十年，則開中正德元年以前課額，今數季以來，各處運司該年正課俱以開中盡絕。凡有奏請開中者，未免預先支給。鹽法因此大壞，猝有邊警召募客商，多不上納。蓋因公差人員奏討引目數多，一時就要盡數支賣。本等客商皆守支艱難，日漸貧困，以至如此。夫以太倉有限銀兩，既不足以給各邊軍馬之需，而鹽課成法又日益廢壞，無以接濟急用，萬

一復報有重大聲息、勢須多用糧艸、不知　朝廷將何以處之。近該太監劉允差往烏思藏齎送番供等物、奏討長蘆運司見鹽一萬引、兩淮運司見鹽六萬引、跟隨人役、類多挾勢謀利、或至各支一萬引、乃夾帶至八九萬引、以此載鹽船隻、塡滿河道、南北官民商旅舟楫、一切阻塞、不容往來。其所用撥船人夫二三千名、威勢迫逼、役及婦人、所過之處、怨聲載道。非惟有虧國法、抑恐激成他變、臣等實切憂之。夫　朝廷之所以遣允齎供、以取佛徒者、蓋欲崇尚其教也。

然彼佛氏之教、本以慈悲不殺、憫念衆生爲心。今允等所過地方、軍民供億、乃至於傾仆道途、死亡相繼。就使佛尚有靈、聞此若事、亦將蹙額不樂、而不忍見矣。如此而欲奉佛求福、其可得乎。又況烏思藏乃西番化外之教、其徒飲酒食肉、不知戒律。亦佛氏之所恥言者。　聖明在上、正宜申嚴禁戒、遠斥其人、豈宜崇信供奉、浪費國計、以貽天下生民無窮之害也哉、再照陝西延綏甘肅等處、近年災傷、米穀薄收、人多飢饉、加以去年虜賊便入搶掠、又有回賊呆次作耗、瘡痍之民、尚未甦息、地方十分艱苦、錢糧十分窘乏、彼處官司、計無所出、見行奏乞賑濟、方患無以應之、今該司禮監傳奉　聖旨、差御馬監太監張玉前去彼處造辦應貢各樣土宜物件、其合用錢糧茶品等項、欲令陝西鎮巡三司等官及甘肅地方官員計處、又與張玉置辦、凡百大小事情、悉聽張玉便宜處治、所在大小衙門、毋得違阻、令臣等備以此意、撰寫勑書、臣等躊躕惶懼、未敢仰承　聖意。緣前項地方、旣値兵荒貧窘。民不聊生、前項措辦錢糧。欲取之於官

則庫藏匱乏。欲取之于民則閭里空虛。其太監以下人員至彼之日、所費又復不貲、爲彼處官員者、若欲撫恤軍民、則恐以違詔致罪、若欲奉行詔旨、則恐嚴刑峻法之下。民窮盜起、別生意外之患、此固爲人臣子者皆宜爲國深慮者也、而況忝居內閣、義同休戚、如臣等者乎、又況甘肅切近土魯番諸夷、設若內地盜起、彼必乘機入爲邊患、地方安危。關係非小。至于便宜處治、惟統兵官員臨機濟務。得以行之、尋常公幹、豈可援引爲例。伏望　皇上俯垂　天聽、亟將劉

尤取回、今後凡有奏討臨引者、一槩不與、重念陝西
歲荒民貧、錢糧無處出辦、仍將張玉停止不差、前項
勅書免令臣等撰擬、地方生靈不勝幸甚、臣等無任
懇切顒望之至、

議郊祀疏　回鑾郊祀

令月初十日、該司禮監太監魏彬等、傳諭　聖意以（是時閣部亦奏）
明年正月、郊祀天地日期既近、欲暫于南京行禮、命（于時參皆以大祀並上章留公亦尚有南說）
臣等詳議可否、臣等聞命之餘、不勝驚懼、反覆思惟
決以為不可、謹以愚見條列于後、伏望　聖明采納、
停止前議、早賜回鑾、以成大禮、使天下後世、無得而
議、宗社生靈、不勝慶幸、

一我　太祖高皇帝每遇郊祀大禮、前期已行、慎重
臨事尤加敬謹。　聖言諄諄、備載祖訓諸書、　列聖
相承、守而弗失。況我　太宗文皇帝臨御之日、雖因
國有大事。不得已親征巡狩、及至郊期將近、隨即先
事迴鑾、未嘗廢禮、在于今日、尤當遵守、

一我　孝宗敬皇帝、嘗因　聖體違和、未能出朝、不
得已暫改郊祀日期、然中心兢業、甚不自安、每語近
侍羣臣、以此為歉、及至　聖體康復、躬成大禮、然後
聖情悅懌、在于今日、尤所當法、

一臣等考得南京郊壇配位、洪武時止有德祖一位、
自遷都以後京師郊壇止以　太祖　太宗并配、今
若欲于南京舊壇行禮、既不可除去德祖配位、又不
可擅設　太宗配位、此事體至重至大、臣等尤不敢
妄議。

一郊禮以敬為主、其犧牲制帛等項、皆須預養素辦、
樂器舞生儀節等項、皆須預謹素習、不然不敢行禮。
今若倉卒措置、取具一時、鹵莽苟簡、徒為褻瀆、其為
不敬、孰大于此。臣等豈敢阿諛苟從、以速天譴。

一　皇天眷佑我國家、篤生我　皇上、以為天地民
物之主、今　皇上父　天母　地、繼體　祖宗、正宜
法祖敬天、子育黎庶、以盡報本之道、若郊祀一事或
有不謹、則報本不誠、天心不享、天下臣民、何以蒙福、
是以臣等不敢不據誠盡言、冀回　天聽、願前所陳
事宜、一時愚昧、不能盡意、伏惟　皇上宥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梁文康集　卷之一　回鑾郊祀　主　平露堂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夏允彝瑗公 選輯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宋存標子建 參較

楊石淙文集

疏 楊一清

一爲修舉馬政事 陝西馬政

臣章句迂儒。本無致用之地。伏蒙 皇上簡擢總理陝西馬政。撫分捫心。實深愧懼。誓竭駑鈍。以圖報稱。

本年八月內。到於陝西地方。奉宣德意。備行兩寺監苑官員。共修職業。以副委任。臣親詣兩監六苑。查得牧馬草場原額一十三萬三千七百七十七頃六十畝。見在各苑。止存六萬六千八百八十八頃八十畝。其餘俱被人侵占。原額養馬恩隊軍人。（太祖成有恩軍以免死之恩也恩隊者占斯類）一千二百二十名。見在牧馬止有七百四十五名。牧軍包攬代役及私回原衛住坐挨拏未獲九十九名。逃故累行勾補未解三百七十六名。點視得見在牧養兒騍騾馬并孳生馬駒。止有二千二百八十匹。及查倒死虧欠馬駒。弘治六年起至弘治十三年九月止。該本寺卿李克恭奏蒙兵部題准折買事例。該追折買馬七千八百匹八分三厘。俱各不曾追補。弘治十三年十月起至弘治十六年六月終止。陸續倒死并被盜走失馬共三千二百八十三匹。虧欠駒三千七十三匹。馬政之廢。至此極矣。臣考究國初牧馬成法。行據該寺回稱先年被火將文案燒燬。無從查考。查得永樂四年。兵部節奉欽依。開設甘肅陝西苑馬寺衙門。每寺管六監。每監管四苑。各有分撥草場水泉地方坐落

四至。上苑牧馬一萬匹。中苑七千匹。下苑四千匹。僉撥恩隊軍人牧養。恩軍將各處有罪人犯發充。隊軍於各衛丁多軍人內選撥。每軍一名。養馬十匹。仍月支口糧六斗。俱係舊例。其後陝西苑馬寺。不知何年。將原設監苑裁省。止存長樂臨武二監。管轄開城廣寧安定清平萬安五苑。後又革去甘肅苑馬寺衙門。將原發恩軍。遷設黑水苑於平涼府開城縣地方。亦附長樂監管轄。前項裁革監苑。其地散在臨洮鞏昌延安慶陽四府之間。各人軍民版籍。尚未能盡復其

薛卿今見在監苑觀之。土地廣衍。水草便利。使與牧
得人。蓄養有法。豈有馬不蕃息之理。臣親閱安定萬
安諸苑。見養馬匹。中間率多奇迅騰躍。不可控馭。始
知西方畜產土地所宜。而牧事頓廢。非法之過。乃人
之罪也。臣曩為陝西按察司官。彼時馬政已稱廢弛。
猶有馬七八千匹。每歲給軍騎操。猶可數百餘匹。邇
年以來。該部屢經建白。朝廷注意修舉。奈何積習之
弊難袪。頹靡之勢轉甚。查得該寺奏報冊內。弘治十
五年終。實在馬三千八百一十四匹。臣今點查見在

止有前數。則是半年之間。又少馬一千五百三十四
匹。若昔委之天數。則本處官員軍民之家私養馬匹
不聞消耗。若此典守非人。其責惡可辭哉。且今見在
馬匹。除作種外。餘下兒騸馬不多。設遇有警。將何給
軍。既無益於邊方。又焉用夫彼苑。幸賴　皇上廟謨
英斷。深念邦政之重。采納廷議。增置風憲重臣。委以
便宜專制之柄。使臣與復。臣雖無狀。承乏而來。敢不
夙夜孜孜。一新舊規。痛革宿弊。總率寺監各苑官僚。
勅考牧收駒之政。謹騰游調習之宜。務期馬匹蕃息

雲錦成羣。上紓九重宵旰之懷。下濟一方戎務之急。
此臣之志也。亦臣之分也。顧與廢補敝之初。改絃易
轍之際。事多干涉軍衛有司。必得委用都布按三司
官員分理。乃能濟事。訪得陝西布政司右參政車霆
陝西按察司副使王寅。俱風力素著。練達有為。陝西
都司都指揮僉事房懷。亦素稱勤幹。已經遵照勅旨。
督委各官隨同臣遍歷各苑。行事將草場見奪者查
出改正。軍人缺役者責限撥補。凡馬文一切興舉修
復事宜。逐一經畫整理。務令上下相安。軍民兩便。不

敢苟切以貽意外之憂。不敢因循以踵前車之失。待
布置已定。然後責令該管官員用心孳牧。至于事體
重大。臣難擅專者。當次第條具以聞。

一為修舉馬政事　馬政

臣嘗考之載籍。唐初鳩括殘騎。僅得牝牡二千匹。肇
自貞觀訖於麟德。四十年間至七十萬餘匹。垂拱以
後馬耗太半。開元初。稍稍修復。始二十四萬。至十三
年乃四十三萬。議者謂其監牧之置得其地。監牧之
官得其人。而牧養之有其法也。今其地固陝西之地

當時領牧事者張萬歲王毛仲之流耳竊意生當隆洽全盛之朝名爲儒者其所建立豈宜出張萬歲王毛仲之下然稽之事勢實有不同唐都關中所置八坊四十八監初在岐豳涇寧間後分析列布河西豐曠之野縣京度隴跨隴西金城平凉天水數郡即今西安鳳翔平凉鞏昌臨洮諸府之地員廣數十里其間善水草腴田皆隸之故其馬蕃盛如此我朝定都北京永樂四年以陝西地宜畜牧乃詔開設監苑其始規畫亦甚宏遠與唐制無大相異苑馬寺所轄六

監每監轄四苑威武監所轄武安隆陽保川泰和四苑在平凉府開城隆德二縣地方同川監所轄天典永康嘉靖安勝四苑在開城縣及慶陽府安化縣地方熙春監所轄康樂鳳林香泉會寧四苑在臨鞏二府隴西會寧狄道金縣地方順寧監所轄雲騰昇平延寧永昌四苑在延安府保安縣及慶陽府安化縣地方蓋亦跨陝西數郡二千餘里之地後皆革去止存長樂靈武二監又革去谿隆慶陽安邊三苑今見存牧地在開城通渭二縣地方者不過環數百里又

有衛所屯田及王府功臣草場參雜其間況原設牧軍數少臣故謂事勢不同者此也然不以供京師以（量力度宜故不）供陝西各邊戰士之用宜無不足惟監牧非人牧養（近關成效可觀）無法坐是頹廢上厪宵旰之憂臣竊謂西安鳳翔諸內郡編戶日繁版籍已定固難別議臨鞏二府土曠人稀原設監苑處所必有空閒不毗之地宜修復者謹當深察利害徐議可否及馬政一切事宜應施行者徑自施行應具奏者具奏定奪外今將切要二事先行條具上請乞勅兵部覆奏行之臣不勝幸甚

計開

一增種馬以廣孳息查得永樂四年開設監苑衙門兵部節奉欽依事例上苑牧馬一萬匹中苑七千匹下苑四千匹當時種馬及後來孳生數目雖不可考而原擬養馬定規都是如此臣今遍歷兩監六苑酌量草場廣狹軍額多寡戶口盈縮事勢難易議處得開城苑原額恩隊軍人四百四名安定苑原額恩隊軍人二百六十五名俱草場寬濶水泉便利地宜畜牧堪爲上苑使官得其人政令修舉各牧養萬馬誠

不爲難。廣寧苑原額恩隊軍人二百一十八名。後因添設固原州衛草場地方。各占修城郭。及撥爲屯地。萬安苑原額恩隊軍人。雖止九十四名。草場亦頗寬濶。俱堪爲中苑。黑水苑係甘肅苑馬寺遷撥恩軍一百六名。草場逼窄。清平苑原額恩隊軍人一百三十三名。地狹土瘠。人無生業。俱止可爲下苑。前項苑分恐不能遽如原定養馬之數。大要開城安定二苑。俱可牧馬一萬匹。萬安苑可牧馬五千匹。廣寧苑可牧馬四千匹。清平苑可牧馬二千匹。黑水苑止可牧馬

一千五百匹。通計六苑。除每歲給軍騎操外。可常牧馬三萬二千五百匹。足勾陝西三邊之用。國初之盛。諒無以逾此。然欲廣孳息。必先多畜種馬。種馬既少。則孳生遽難收効。查得各苑見在馬二千二百八十匹。堪作種者止有一千三百餘匹。臣今將倒失虧折馬匹。隨宜追補。及弘治十六年分茶易種馬。通止可勾三千匹。必須增置七千匹。共種馬萬匹。以兩年一駒計之。五年之內。可勾前數。將來孳息。牝復生牝。駒復生駒。源源不絕。數十萬匹之數。可計歲而得矣。及

看得西寧洮河等衛茶易番馬。以之給軍騎操。固濟邊用。以之作種。則風土異宜。孳牧多損。養馬軍人。甚以爲累。必須收買內地馬匹。易於牧養。成効可圖。且西人以畜牧爲生。要在不虧其直。自然樂售。考之周官馬質掌質馬量三物。蓋三代盛時民有餘畜者。官以價直易之。養之閑廐之中。以備不時之用。意正如此。臣欽奉勅旨。雖許其設法增添。但陝西地方軍民。邇年以來。困於虜變。困於歲饑。困於轉輸。困於修築。公私匱竭。帑藏空虛。別難措置。查得弘治二年爲因

種馬數少。兵部奏准。將太僕寺收貯馬價銀一萬二千兩。送發陝西。收買種馬二千匹。發寺牧養。合無比照前例。支取太僕寺馬價銀四萬二千兩。差官於平慶臨鞏等府衛地方官員軍民之家。收買堪以作種好馬七千匹。派發各苑孳牧。如有倒失虧欠。隨卽追補。前項太僕寺儲蓄銀兩。本爲濟邊之用。且如各邊奏討銀四萬兩。不過收買戰馬四千匹。較之孳牧之利。何如暫費而大獲。惟　陛下裁之。

一增牧軍以便畜養。切照陝西苑馬寺兩監六苑。原

額養馬恩隊軍人共一千二百二十名見在七百四十五名在逃事故等項四百七十五名縱使勾補完足數亦不多若不增置牧軍則畜養之人難收蕃息之効查得養馬恩軍係先年將各處有罪人犯發充隊軍例於各衛丁多有力軍人內選撥緣陝西各該衛所行伍空虛征操備禦尚且缺人似難額外增補況各苑天氣高寒地土磽燥生理素少又鮮有居室多在崖窯堡洞住坐腹裏軍人解補者隨到隨逃不安其業馬政廢弛亦多由此訪得各府衛州縣百姓

軍餘多有逃來各苑地方潛住年久不當差役又無官司管束查考往往別生事端及至被人告發却行調解因無戶籍無憑挨捉歲復一歲爲數漸繁夫物聚則必爭爭則易於生亂今不爲之所將來恐貽他患此等流民論法俱該問罪發遣回還原籍當差但念其故鄉生計已失無可復之業而此地依棲既久有可戀之資必盡法處之非死則散而爲盜耳若編爲養馬軍人給撥草場地土使之住牧則官有畜養之役民無驅逐之苦且其耐貧寒習畜牧比與新撥

隊軍萬萬不同公法私情似爲兩便欲通行查拘編發誠恐愚民無知畏懼罪責驚擾藏匿愈難濟事臣已經遵奉勅諭便宜處置事理出給告示曉諭但有逃來潛住人民許其赴官投首與免治罪量其人丁多寡給與草場地土領養官馬依例科駒就近編入該苑籍冊內帶管及行守備固原都指揮僉事苗英固原州知州岳思忠查訪招諭去後續據逃民赴臣投首情願養馬者已及百名之上俱暫收發各苑聽候給地領馬外近訪得前項逃民節年多有投在平

凉各郡王將軍中尉等府及儀賓之家跟隨使用娶妻生子出入府第生事害人官司莫能禁治有告發者各府輒稱先年收買家人不肯歸斷緣王府招集外人明有禁例乞勅該部查議宗室收買家人有無事例果於禮法有礙通查平凉各郡王將軍中尉等府及儀賓之家并楚肅二府馬營草場莊所家人除例應得者不動外但有收集各處逃來軍民投托作爲家人者俱照例問發邊衛充軍如此既以增公家畜牧之入又以杜私門招集之弊仍乞查照永樂年

開發充思軍事例、令後北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法司問擬人犯、有例該邊衛永遠充軍者俱發各苑永遠牧馬、連原額及新收發軍人共及三千名之數具奏停止、以三千之軍人、牧三萬之種馬、孳息既廣。戶丁亦增、不出十年。數十萬匹之盛。不難致矣。

一為遵成命重卿寺官員以修馬政事 重苑僕卿貳

竊惟修政於廢墜之餘者、當求變通之術、救弊于積習之久者、必有作新之機、故曰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若徒安于故常則未免因陋就

簡、其何以成天下之大務哉、陝西馬政、其弊極矣、大抵人存而後政舉、任法不若任人、此古聖哲之明言、而歷千萬世莫之能違也、照得各處行太僕寺苑馬寺卿少卿等官、比與兩京太僕寺事體相同、在 祖宗朝、其選至重、故官得其人、馬政修舉、數十年來、士大夫重內輕外、又見兩寺衙門無權。多不樂為用人者因而俯就之、凡遇缺員、苟取充數、積習既久遂為遷人謫官之地、人人得而輕之、成化年間、又令巡撫提督、巡撫不得親理其事、徒委之布按二司巡守兵備官員、文移所及、每以督同該寺為詞、遂使卿寺之官、若為二司統屬。纔得與府衛為偶。勢分既輕。職任愈廢。雖有才能。一就是職、終身不展。垂首喪志。坐待罷黜。夫事勢至此。中人之性、欲其奮發有為、斯亦難矣。邇者 皇上重念邊方多事、用馬為急、采納該部建議、講求孳牧事宜、以陝西苑馬之利、獨優簡命愚臣、前來督理、肅清弊政、布置成規、愚臣事也、顧法立非難、行之為難、令天下良法美意、動為有司所遏。令出於上、而廢于下者、以為恒患。使卿寺任非其人。臣

雖罄竭駑鈍。一法立。一弊生、事事而求之、時時而驗之、亦不勝其繁瑣苛察之病矣、為今之計、慎擇卿寺官員、最為急務、該本部題稱、今後凡遇各行太僕寺苑馬寺缺少卿、於各省參議僉事內、缺卿於各省參政副使及本寺少卿內、各推舉有才力者陞任、如果牧養有方、馬政興舉、照依太僕寺卿并少卿事例、推舉在京相應堂上官、或巡撫都御史、其餘各該監苑亦要於北方少壯。素知養馬者選任、臣到陝以來、聞二司之於兩寺、輕忽如故、臣嘗行委二司官、會同行

太僕寺少卿李宗商、查處官軍騎操馬匹事務、其二司恥與之同事、不容並列、甘倍之弊、至于如此、彼凡先年亦嘗奉有成命、而卿寺之選、格不加嚴、體勢不加重、耳目相襲、以爲宜然、未能遽革、今前項卿少卿當改以政替以關充各官任之員缺、若不遵奉明旨、照在京太僕寺官例推用、及照故二事月乎陵池文哉此此都得起辦要葉依兵部題奉欽依、於二司參政副使參議僉事內推選陞任、則無以轉移人心、將來馬政、難望修舉、及照兩京太僕寺卿員缺、多於在外按察使內推補、然則行太僕寺苑馬寺官、於參政副使等官內推任、亦正

相應、且使二司之於兩寺、視如一體、不至輕傷沮撓、則所衙以下、官僚素所服屬于二司者、自然嚴憚奉行之不暇矣、論者或以爲今之行太僕寺苑馬寺卿求爲參政而不可得、若將參政等官推任、恐於人情不堪、殊不知低昂輕重之機、正在用之何如耳、昔以逕謫視之、則其勢自輕、今以推擢視之、則其勢自重、正名分以作其氣慨、懸祿秩以待其成、人臣之分、隨所位任、豈敢有所擇、亦豈可狗人之情而聽其擇哉、伏乞勅吏部將陝西苑馬寺卿員缺、於陝西及山西河南附近布按二司年淺素有才望參政副使或年深曾經旌異參議僉事內推陞、其兩寺少卿員缺、亦于前布按二司年淺素有才望參議僉事內推陞、令其到任管事、待有成効、聽臣奏保旌異、吏部查照在京太僕寺官事例、不次擢用、如此則耳目一新、士氣自倍、勢分繇此而尊、職任繇此而重、使人人得自展布、馬政不日可復國初之盛矣、

爲處置馬營城堡事　牧馬營房城堡

看得陝西苑馬寺各苑、多不曾修建衙門城堡、及雖

有城堡、年久坍塌、又皆無營房、馬廄、苑官多僦屋而居、或宿窯洞、所養官馬、晝夜在野、且春夏之時、趁水草牧放、固可適其騰游之性、至于冬寒時月、若不蓄積草茎、撒槽餧養、山野之中、草枯水凍、加以風雪侵凌、凍餓損傷、寧不致死、臣謹按周官圉師掌教圉人養馬、必順四時、冬則燠之以廄、夏則凉之以庌、藉蓐以禦其寒、塗槃以除其穢、先王畜牧之善如此、查得永樂四年、兵部爲刱設衙門事、行工部轉行陝西都行二司、并布政司、令衛所有司、差撥軍夫、於附近各

苑去處、量其馬數、起蓋馬廐、以備冬月收養、題奉欽依通行外、此係國初牧馬成法、年久廢弛、一向不曾申明舉行、及照弘治十四年間、達賊大舉、侵犯官馬、因無處收避、被搶去三千九百餘匹、況各苑地方、木植艱得、土人以窯洞爲家、乃其素習、各該衛所解來隊軍、因無棲止、隨到隨逃、廢弛之故、亦多由此、今朝廷大修馬政、所宜深慮却顧、用圖久遠、又恐數年之後、我馬蕃息、爲虜人所窺、或貽前年之禍、處置馬營城堡、誠爲急務、臣已委布按二司等官、勘得長樂監

廣寧開城黑水三苑、俱在平凉府固原州地方、廣寧苑原設鞏昌臨洮青州平凉四營、鞏昌臨洮青州三營安定苑坐落鞏昌府通渭縣地方、原設中營原川獨泉河衛門石硤口雙井共六營、靈武監清平苑坐落平凉府固原州地方、萬安苑坐落固原州及慶陽府環縣地方、前項城堡、量其大小、各修城門一二座城上修垛墻、更鋪以備瞭望、四圍各濬城壕、於內隨其地勢廣狹、各修營房馬廐、多者數百間、少者百十餘間、開立街市、以通貿易、種植樹株、以供蕃息、各存（苑立城堡又建馬房花費之數二之略）

留隙地、堆積草束、以備支用、春夏時月、如無警息、官馬聽其在野牧放、一有烽火傳報、即便收擊回營、及冬春寒凍時月、俱收入城堡餧養、黑水安定清平萬安四苑、相離本寺地遠、仍各建立官廳一所、每年輪令少卿寺丞一員分管、不時下營點閘、在此居住、夫築城堡則人馬有所保障、置馬廐則馬匹不至損傷修營房則貧軍有所依棲、建公衙則牧官可修職業揆之事理、皆所宜爲、誠非浪說、且清平萬安二苑地方、與各該軍衛有司軍民雜處、相離邊堡窵遠、前年

達賊四散抄掠、如入無人之境、殺戮人民、如殺狐兎、驅逐丁口、如驅犬羊、臣巡視所過、血痕漬地、凋落之伏難以模寫、呻吟之聲、所不忍聞、前項彭陽板井川諸城堡既立、非惟監苑人馬可保、或遇虜患、附近軍民丁口頭畜、亦可收避、況西人素勇敢、善鬪待馬政就緒、將各苑軍餘、挑選壯丁、設爲操夫、各一二百名給與盔甲、授之弓矢、令其不妨牧馬、遇閒暇之時、操習武藝、就令寺監官員督視比較、不許調遣、專一防守本營城堡、是雖爲收馬而設、亦可壯邊城之聲勢

資緊急之應援古者寓兵於農今藏兵于馬無不可者彼虜覘知我保障有地防守有人縱然馬匹蕃盛不敢生垂涎之意矣但經營造作所費不貲合用工力必須計處除因舊展拓修理用工不多者就令本營正軍餘丁自行修築外其創置城堡工程浩大必須量起附近軍衛有司軍民人夫與本營軍夫相兼修理至于建立城門衙門起蓋營房馬廄合用工料等價數多其木植俱于平涼府華亭縣及鞏昌府漳縣採打係各處人民節年因乏運修邊等項負累貧

困臣實不忍重勞必得官錢雇人採打輸運則公私兩便況今歲地方薄收來年人民必然缺食若有官錢雇募趨者自倍官事易集昔人有以凶年興大役成大功者意正如此查得陝西在官庫藏別無蓄積官錢堪以動支合無通行陝西司府衛州縣大小問刑衙門將弘治十七年正月起至本年十二月終止一應經問囚犯該納贖罪折收銀錢者連贓罰銀物各衙門追完俱發各府貯庫按季類送平涼府收貯聽臣督委布按二司官陸續查取雇人採打木植燒造甎瓦及輸運等項支用但所問囚犯有力者少以一省一年計之數亦不多惟復再將太僕寺收貯馬價銀多支一二萬兩通前買種馬之數共送發銀六萬兩則事事可辦成功不難臣又竊見世之好議論者見人有所舉動輒以勞民費財為辭殊不知不一（所費數倍六萬兩又）勞者不永佚不暫費者不大獨要在擇可勞者而勞（借支馬價銀所註馬價甚少而為此言可見識大體）之不為無益之費而已古者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評經營者少借以惜費而僨事也）矧今堂堂天朝據全陝畜牧之地而馬政廢地至此各邊缺馬動輒來京奏討十數年間送發馬價銀多

至數十萬兩是皆百姓膏血之餘幸是以往何有紀極夫七年之病三年之艾茍為不畜終身不得及今圖之五年之後可以給陝西三邊之用十年之後可以備京師不時之需將來所省不知幾何且以壯中國富彊之勢而潛消外夷輕侮窺伺之心其所關係良非小補若憚勞惜費狥流俗之浮言襲目前之故跡則是為一身之謀而非所以為國家深長久大之圖者也

為稽考官軍騎操馬匹事　稽查官軍馬匹

臣經過各衛所地方看得各處官軍騎操馬匹膘壯者十無二三瘦損者恆居其半或皮破脊穿或骨高毛脫或瘡瘀可驗而捏故遮瞞或行動欲仆而借人扶策平居騎坐且或不堪況望其追風逐電于沙漠之區陷陣摧堅於矢石之下哉前年醜虜深入搶掠我軍退縮不聞截殺之功大率由此至于倒死拐欠之數月積歲增行伍之間殆無完隊詢其所以多因管軍官員不能嚴督軍人用心餧養所致又有一等無知官員將各軍應給草料尅減或扣除在官而應答上司或指稱公用而私賣充利訪得各邊營堡其弊尤甚其鎮守分守副參遊擊把總等官奉公守法者固有假公營私者實多非因公務輒差旗牌官舍人等及客令弟侄子男買賣營運濫給官馬應付多者二三十匹少者五七匹馱載私物重至百十餘斤程途遠至七八十里往來相繼馳驟無休馬匹因而損傷軍士莫敢聲說及至追補之際又被官豪勢要之人將矮小瘦損不堪馬匹威壓勢逼高價領買有交手未幾而旋即倒死者臣為提學之時蓋已

熟知其弊乃今聞之道路此風猶不能無近年朝廷軫念邊方多事或發太僕寺馬價或支陝西布政司官庫銀兩收買戰馬給與出境追賊截殺燒荒等項官軍亦或見侵于狐鼠漁獵之徒不得實用眾口嗷嗷可為切齒查得洪武三十年右軍都督府官早于奉天門欽奉聖旨如今陝西等都司開設行太僕寺職專提調馬匹比較孳生但有作弊虧欠馬匹許令本寺舉問品職雖小所掌事重如同御史出巡按治該管指揮千百戶衛所鎮撫首領官吏務要將所養一應馬匹盡數開報聽從點視提督敢有違理抗拒許本寺官奏聞拏問臣仰惟我 太祖高皇帝創制設官體統甚嚴防範甚密又有節年題准通行事例陝西都司衛所及延綏寧夏各邊營堡官軍騎操馬匹比較瘦損倒失訪察奸弊皆行太僕寺官職業今馬政廢弛乃至此極該寺明知前弊不能舉正緣各該把總領班管隊等官俱係軍職又有鎮巡分守協守遊擊兵備守備為之統領各官憑藉威寵倚仗聲勢因見行太僕寺職冷權輕往往抗違不服甚者猶

嘉選其人不但自今人有戒其之數顧軍民騎操之弊 故由是已見寺官宜

相沮撓刷者動生欺偽該寺官員進不得展退無所訴輒懷其志徒有比較之名全無比較之實甚至歲報馬數亦多不行造冊雖嘗參奏玩慢如故該寺畏懼邊例被參只得止憑先年舊冊填寫上下因循應行故事其所由來已非一歲之積矣夫銀買茶易浪費公家之財物刷合地畝重剝軍人之脂膏而其弊至此及今不爲之處將來爲弊益甚軍國大計爲之奈何查得在京各營坐營多係公侯伯都督掌號頭把總多係都指揮等官又有内外重臣提督尚有太

僕寺官一員每年奉勅不時親詣各營及牧馬草場點閘比較其馬匹瘦損倒失各有定擬住俸遞加則例況外省衛所各邊營堡去京師數千里日月之明或有遺照若非仰遵 祖宗之舊典崇重卿寺之事權雖使華牧政舉給領歲加彼失養之禁令如常私乘之故繼不改所得不能償其所亡所利不能藥其所傷徒殫公私之力何補邊疆之事臣以職業不得不言乞勅兵部議擬上請令無行令堂上官二次分投前去該管衛所營堡將官軍騎操馬匹點閘比較亦照京營定與則例參罰施行

爲防禦虜寇保障官馬事 防虜保馬

看得陝西監苑之設相離邊境不遠常年以虜寇爲憂虜人所利者馬馬之群聚益蕃則虜之窺伺益急縱有城堡若無軍兵安能捍禦臣於舉事之初因慮及此近自去年十一月以來傳報聲息無日無之馬匹拘收日久各營星散遠近不一固原等衛備冬官軍其數不多不能分布防禦如萬安一苑尤爲孤懸虜賊在螺山駐劄一晝夜可到節被搶殺並無一軍

一馬前來策應況各營堡俱憑高據險不堪鑿井馬匹未免下飲溪河彼賊暗伏草莽窺瞰侵掠勢難周防查得先年亦曾設有操夫正爲防護官馬但數少不敷近年止是黑水苑遇冬操備其餘苑分俱各廢而不講今據副使王寅會同該寺分管官查驗揀選新舊相兼廣寧安定二苑各一百名開城黑水清平萬安四苑各二百名六苑共操丁一千名平時不妨牧馬遇警足資保障各軍季皆生長邊方耳目所習鬭虜不懼然須有盔甲軍器披執庶幾緩急可倚及

照監苑文官不諳軍務須委能幹知兵武臣一員遇冬提督操練及又查得各處招募民壯義勇舍餘備冬之時俱有行粮前選操丁既繫身於官不得營辦衣食亦合比例給與行粮養其鋒鋭乞勑該部計議合無將各苑操丁一千名除舊領有盔甲軍器外今次增選者俱照數給與每名盔甲弓箭腰刀各一副每營堡仍各量給與火車銃砲圓牌旗幟等項以壯聲勢俱行令陝西所屬各衛所查取給發聽臣選委平凉固原等衛諳曉操練指揮一員往來各苑會同

該監苑官提督操練務令武藝精熟不許虛應故事每年二月至九月疎放照舊牧馬自十月初一日為始收操照例給與行糧于附近州縣關支若大虜在套雖夏秋時月一體收操支糧有警則與禦營軍人協力捍禦賊必不敢逼城堡而攻前項操丁雖為守護官馬而設練之既久未必不為克敵之兵是于牧（文襄精能用兵即此數行可見）馬之中而得千軍之用有備如此非惟官馬有所保障彼見我城堡棊布旗幟羅列軍器鋒利或少弭其邪心區區小虜不敢窺伺深入其于平凉鎮原一帶地方軍民不為無補至於大虜侵犯勢須動調官軍截殺此守臣之事非臣所敢與聞緣係防禦虜寇保障官馬事理謹題請旨

為議增塩池中馬則例疏　增鹽中馬

查得先該總制尚書秦紘奏准弘治十九年以後陝西布政司印刷十餘萬引送發監理通判處開放每引收銀四錢五分准令裝鹽五石或六石今陝西苑馬寺卿車霆奏稱自弘治十八年為始量為增添五六萬引不必招商聽令臨邊腹裡有牛車軍民人等

以近就便于固慶兵備官處每引并卧引錢共納銀六錢止許中軍下池裝載鹽一十五石為則舊例此鹽止通平慶二府今邊馬急缺欲暫通漢鳳等府地方發賣待至各邊馬不告乏庫有餘貲之日照舊施行查得靈州鹽課司大小二鹽池大池原額鹽課一萬一千二百三十二引小池三千一百四引有零共該額課一萬四千三百三十七引計今二池所產鹽斤委有餘饒常課之外雖增十倍似亦可辦而原額止于如此蓋因行塩之地止是平凉慶陽二府及寧

夏等衛，榆林寧塞營進西城堡，又地臨邊境，事變難測，立法之初，良有深意。近年總制尚書秦紘要增鹽利，及以便益處置出給小票，許令前往西鳳延安漢中等府發賣，故鹽商雲滃，鹽廠山積，固原荒凉之地變爲繁華。議者徒見其然，遂謂二池鹽課，可增十萬至二十萬。然河東鹽法，未免被其阻壞，所司已經奏行禁止。若遵照舊例，折定前項地方，則鹽生者多，民食者少，鹽商何從售賣？原額一萬四千餘引之課，尚恐不敷辦給，安能復增五六萬至十萬引課額。且陝

西各府之人，利於靈州食鹽，先年課額雖未嘗增，而私鹽實不能禁，利之所在，人必趨之。又商民兩便，雖日加刑戮，末如之何。夫以鹽池所產本有此數，却爲地方所拘，自棄其利，以爲姦人私販之地，深爲可惜。欲增鹽引，而不稍廣行鹽之路，徒生厲階，以貽後議，非計之得也。該納引錢，舊例每引止是銀一錢五分，今欲增至銀五六錢，訪得商人賣與脚戶，所得不過銀四錢有餘，彼無利息，安肯中納？若盡如車霆所奏，不必招商，就池賣與附近有牛車軍民，臣謂榷鹽招商自是正理，專使公家紛紛與細人貿易，非爲政之體，將來恐滋別弊。至于所載鹽斤，例該每引二百斤，帶耗五斤。今若許載至一十五石，不無太濫。但二池邊遠險阻，脚價艱苦，比之淮浙河東，事體不同。秦紘所擬，似爲得中。及照大池原額課多，然坐臨極邊，而行鹽之途艱。小池原額課少，然地近腹裏，而食鹽之人廣。遠年小池每季放支鹽斤，反多大池數倍。合無大池增鹽一萬五千引，并舊課共二萬六千二百三十二引。小池增鹽三萬引，并舊課共三萬三千一百

零五引，通共二池新舊課鹽，并五萬九千三百三十七引，照例招商，每引止可納銀二錢五分，照鹽一車以六石爲則，外有多餘，依律掣墊追問，運至固原慶陽二鹽廠卸所，每引仍照舊收卧引銀一錢，通共每引該得銀三錢五分，每年得銀二萬七百六十餘兩。此外若有餘鹽，却依車霆所奏，就池招人納銀，給與引目，聽其發賣。倘遇旱澇鹽生不及，或邊報緊急，鹽路不通，除舊額鹽課外，新增鹽課，明白除豁，不可膠於一定歲歲取盈。行鹽地方，西安延慶二府，洛通河

東地廣人稠照例嚴加禁約不許靈州鹽斤私通販賣阻壞彼處鹽法止許於鳳翔漢中二府通行與河東之鹽相兼發賣兩不礙阻其弘治八九年以前中馬鹽引年久弊多莫可查考所宜一切革罷弘治十三年以前陝西布政司招中商人彼皆奉例納銀輸官後因寧夏借課耽遲數年虧折資本怨聲載道合准相兼放支新引七分舊引三分弘治十四年以後寧夏所借若有未支未中之數年分已滿中間勢豪姦頑之人展轉影射冒支盜賣等弊不可枚舉難再

復支未中引目陝西截取開中庶幾物論稱平所收鹽引銀兩俱送慶陽固原各官庫寄放聽慶陽兵備兼理鹽法副使及固原兵備副使提督稽察姦弊每季監理通判督同鹽課司將給過引目放過鹽數造冊開報臣并布政司查考如遇各邊缺馬各該巡撫移文前來聽臣斟酌通融給發買馬支用不必拘定開年之例如此所處似爲停當而於馬政大有裨益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十五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華亭　夏允彝瑗公　宋徵璧上木
宋徵輿轅文參閱

楊石淙奏疏

疏　楊一清

為修復茶馬舊制以撫馭番夷安靖地方事（茶馬）

臣受命督理茶馬親詣西寧洮州等衛地方選差撫夷官員帶領通事分投撫調各族番夷中納茶馬各族番官備其國師禪師各齎捧原降金牌信符而至

臣得拜觀焉其額上篆文曰　皇帝聖旨其下左曰合當差發右曰不信者死臣奉宣　皇上恩威撫且諭之責其近年不肯輸納茶馬之罪彼皆北向稽首云這是我西番認定的差發合當辦納近年並不曾齎金牌來調止是一年一次着我每將馬來換茶今後來調時　天皇帝大法度在我西番每怎敢違了臣于是乃知我　聖祖神宗睿謀英略度越前代遠矣考之前代自唐世回紇入貢已以馬易茶至宋熙寧間乃有以茶易虜馬之制所謂以摘山之利而易充廄之良戎人得茶不能為我害中國得馬足以為我利計之得者宜無出此至我　朝納馬謂之差發如田之有賦身之有庸必不可少彼既納馬而酬以茶斤我體既尊彼欲亦遂較之前代曰互市曰交易輕重得失較然可知夫王者不治夷狄今責番夷以差發非若秦漢喜功好大勤遠略者之所為也亦非中國果無良馬而必有待乎番夷也蓋西番之為中國藩籬久矣漢武帝圖制匈奴乃表河曲列肆郡開

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而幕南無王庭今金城之西綿亘數千里北有狄南有番狄終不敢越番而南以番人為之世讐恐議其後此天所以限別區域絕內外者也不然則犬羊長驅寧河岷隴之區鮮不為其蹂踐欲晏然無事得乎　國初散處降夷各分部落隨所指撥地方安置住劄授之官秩聯絡相承以馬為科差以茶為價使知雖遠外小夷皆王官王民志向中國不敢背叛且如一背中國則不得茶無茶則病且死以是羈縻之賢於數萬甲兵矣此制西

番以控北虜之上策前代略之而我　朝獨得之者也頃自金牌制廢私販盛行雖有撫諭巡察之官卒莫之能禁坐失茶馬之利垂六十年豈徒邊方缺馬騎征將來遠夷既不仰給我茶敢謂與中國不相干涉意外之憂或從此生藩籬之固何所手托其所關係誠非細故臣始至陝西行據守備河州指揮蔣昂呈稱河州衛每年招番易馬止是臨近川卜陸族乞台撒剌并歸德中左所西番逹子二十七站及腹裏老鴉乩藏等族熟番調來中馬給茶其黑章咂上下

昝如阿剳爾朶工遠行等族番人遍年累撫老番俱故役生不知法度强硬生拗不肯前來中馬又被黑章咂朶工等族番人糾引番賊專一伏路搶殺過逹官軍糧賞財物雖經呈禀上司差官量帶軍馬通事出境不過追撫止照番俗事理發落因循年久未嘗天威加兵各番輕視　國法愈加恣肆爲惡搶擾地方以爲得計若不早爲處置慮恐餘族番夷一槩倣傚不惟廢弛馬政抑且有損　國威合無具奏差委謀略公廉官員動調軍馬通事統領前去務將前項累撫不來中馬爲惡黑章咂朶工遠竹等族番人量勦一二族庶使餘族番夷寒心知懼等因到臣看得本官父祖以來守備河州熟知番情必有所見但興師動衆勞費不貲前項事情難以輕議況禦戎上策莫如自治各番雖不中馬未嘗一日無茶（此皆私茶之富饒）彼既坐得之何求於我且中國之人明知禁例肆行無忌於番夷乎何誅臣乃申嚴禁令嚴督所司緝捕私販根究株引不少假借茶徒稍稍斂跡茶價頓增已而招調番人遠近畢集惡如朶工黑章咂者亦如期而至

乃知中國之茶真足以繫番人之心而制其命誠使私茶商販一切禁絕不得通番不一二年番族無茶不撫亦將自來謂之寧敢不至臣仰承任使恒懼無補以速罪尤深慮卻顧輒罄一得之愚如此至于興廢補敝之宜謹條陳五事于後伏惟　聖明省覽（此係兵部題覆內二件係戶部題覆另自一疏）

計開

一復金牌之制切照洪武年間　欽降金牌數目各（部覆請行移甲綫監牘查上號金牌面較次番族各日行本官知會）衛典籍磨滅多無的據查得河州地方原設必里衛二州七站西番二十九族原額金牌二十一面認納

差發馬七千七百五匹西寧衛地方幽先阿端罕東安定四衛巴哇申冲申藏等族金牌一十六面該納差發馬三千二百九十六匹洮州衛地方火把哈藏思曩日等族金牌四面該納差發馬三千五十匹上號在于 內府收貯每三年一次 欽遣近臣賫捧前來公同鎮守三司等官統領官軍深入番境劄營調聚番夷比對金牌字號收納差發馬匹給與價茶如有拖欠之數次年催收後因邊方多事陝西軍民轉輸軍餉無暇運茶（正以督軍轉輸敘此下語明此因言之失人矣）腹裏衛分官軍又各調去甘涼

寧夏等處征操別無官軍可調茶馬因是停止歷年滋久如曲先阿端諸衛避不相通誠恐數十年之後嚮近番亦不復知有茶馬矣今欲照舊例調軍入番征收非惟病於供億且恐激擾番夷乞 勅該衙門將金牌舊額查出申明昭示各衛預先行令應納差發馬匹番族使知 朝廷修復舊制各當本等差發不許生拘違背然招番必先運茶不然調來番馬無價可償失番人之望虧中國之體合無嚴禁私販廣積官茶其番官指揮千百戶鎮撫驛丞等官久不襲替亦令兵備守備官查出奏 請就彼各襲原職以為統領以弘治二十年為招番之期乞遣廷臣賫捧上號金牌前來會同臣及陝西甘肅二處巡撫官不須動官軍深入番族止在三衛住劄差委撫夷官員通事分投調取各番各賫原降下號金牌牽趕馬匹前來上納分別上中下三等給與價茶厚加賞勞遣回本族如不敷原數聽次年徵收補還以後三年一次照行中間二年仍照常差官賫番字文書前去各族曉諭有情願者聽其自來將馬換茶不願者不拘

敢有不受約束招調不來者再三撫諭量調漢番官兵問罪誅勦以警其餘

一專巡禁之官查得先准兵部咨為一事權以修邦政事該本部題稱茶馬自先年停止大臣之後止是行人撫諭巡禁成化年間因是行人職輕難以革弊該巡撫奏 准暫差御史前去整理今既有都御史兼理若又差御史在彼不無事權不一合無將巡茶御史行取回京一應首尾悉皆責成於今去都御史楊一清臣本闇劣猥承任使分當奔走職業不敢辭

勢。但陝西禁茶地方，東自潼關，西極甘肅，南抵漢中，綿亘數千里。伏奸庾慝，無處無之。臣始至陝城，拏獲積年交通進貢經過番夷代買私茶，犯人三十餘名，比至革呂，節次拏獲百餘名。然惡草難去而易生，奇疾難攻而易動。且茶禁愈嚴，則茶利愈厚。利之所在，（此私茶）趨者闒倒，伺便而發，乘隙而動者，難保必無。其間多（防之難也）于礙官豪勢要之人，非軍衛有司之力所能鈐制，禁防稍疏，則紘轍如故。臣之職業，重在孳牧。一歲之間大半住劄平涼、固原等處，又有提調三邊騎操馬匹

之任，前項行茶地方，實難遍歷。雖例該提督都布按三司官，及督令守巡官行事，各官俱有本等職務，委任不專，難以責其成效。臣到平涼，已及一年，未嘗一見分守官在隴西數月，未嘗一見分巡官。此事勢使然，亦不足異。所據巡禁私茶，必得按察司官一員專理，乃能濟事。但陝西按察司額設添設副使僉事等官已多。合無自弘治十八年為始，聽臣於各官內，自擇有風力才幹一員，常川於臨洮府住劄，不許別項差占，專一往來巡視，（擇委按察司官一員專巡）嚴禁私茶，痛革通番積弊。一年滿日，仍擇委一員交代。（滿期一年而更）

一嚴私販之禁。查得律內凡犯私茶者，同私鹽法論罪。及查見行事例，私茶有興販五百斤的，照見行私鹽例，押發充軍。陝西等處但有漢人結交夷人，互相買賣，借代誆騙財物，引惹邊釁者，問發邊衛永遠充軍。近准兵部咨為從宜處置邊務事，該巡按陝西監察御史李璣奏前事，內一件止通番，訪得西寧、河州、洮州地方土民，切鄰番族，多會番語，各省軍民流聚鉅萬，通番買馬，雇倩土民傳譯導引，交附黨援，深入

番境，潛住不出，不特軍民而已。軍職自將官以下，少有不令家人伴當通番。番人受其恐嚇，馬牛任其計取，變詐漸萌，含憤未發，誠恐一旦不受約束，患可勝言。且通番之人，明知事例犯該充軍，乃互相嗜謂無故亦要投軍，有甚打緊。似此欺玩，若不重加法典，則通番起釁，茲其漸也。又一件禁約私茶，（國初首以販私茶戮一駙馬，則其嚴禁可知）查得洪武永樂年間，興販私茶者處死，以故當時少有蹈之者，間有一二私販者，包藏褁袂，不過四五斤十斤而止。行則狼顧鼠探，畏人訐捕，豈如今之販者，橫行恣肆，略

不知憚沿邊鎮店積聚如丘外境夷方載行如蟻所知禁輕相謂與販私茶與販私鹽同律事發止里見存不首舉捐例則五百斤以上方纔充軍討使一人出本百人爲夥每人止負五十斤百人總負五千斤各執兵器晝止夜行遇捕併力萬一捉去一人只是一人認罪數不及五百斤以上不通充徒餘茶總收其利以此得志群聚勢兇莫之敢捕乞將與販私茶者合無照永樂年間舊例處死通番并把隘賣放之人亦如之如　聖意不忍寘之重典合無將私茶

十斤以上與一應通番并把隘縱放之人俱發兩廣烟瘴地面充軍等因臣參詳御史李璣所言曲盡陝西官舍軍民販茶通番情狀非身履其地職任其責者不能及此查得洪武三十年戶部節該欽奉　太祖皇帝聖旨近年以來茶賤馬貴不止國課有虧致使戎羌放肆蓋是守邊者不以防禦爲重出榜以後守把人員若不嚴守縱放私茶出境處以極刑家遷化外說事人同罪販茶人處斬妻小入官欽此永樂六年十二月十九日節該欽奉　太宗皇帝聖旨陝

西四川地方多有通接生番經行關隘與偏僻小路洪武年間十分守把嚴謹不許放過段疋布絹私茶青紙出境違者處死恁戶部再出榜曉諭禁約各關上省會把關頭目軍士用心守把若有私販出境拿獲到官定將犯人與本處不用心把關頭目俱各凌遲處死家遷化外貨物入官欽此仰惟我　祖宗不嗜殺人獨於販茶通番之境致嚴如此承平之餘政玩法弛已非一日充軍下死罪一等而販茶之人其視充軍甘如飯食罪至于徒已非輕典而陝西軍民

寧從三年之徒不肯出杖罪之贖蓋各處充發軍人及擺站哨瞭囚徒隨到隨逃以爲常事上司亦嘗立法查效卒莫能革其逃回者又復販茶屢犯不悛玩法至此可謂極矣死刑至重非人臣所敢輕議然例以輔律因時救弊似宜加嚴以整齊之但腹裏之與各邊事體有異而販茶之與通番情罪或殊合無今後但有將私茶潛運邊境與販交易及在腹裏販賣與進貢回還夷人者不拘斤數事發并知情歇家牙保俱問發南方烟瘴地方衛分永遠充軍其在西寧

甘肅河州洮州販賣者。雖不入番。即有通番之漸。一百斤以上。問發附近衛分充軍。三百斤以上。發邊衛永遠充軍。若在腹裏各府衛州縣興販者。照見行事例。五百斤以上。押發附近衛分充軍。止終本身。不及前數者。俱依律擬斷。腹裏仍枷號一箇月。在邊方者枷號兩箇月。有力納米贖罪。如果無力。解五百里之外。擺站守哨。但有逃回。仍前興販。事發不拘多寡。問發附近衛分充軍。及照近年各邊販茶通番。多係將官軍官子弟。見今甘肅總兵劉勝事發。其它未發者

不止劉勝一人。以此守備把關巡捕官員。不能禁治。合無今後軍官將官知情縱容弟男子侄作伴當興販及守備把關巡捕官知而故縱。事發參問。降一級原衛帶俸差操。有贓者從重論。失於不知者。照常發落。若守備把關巡捕官。自出資本興販私茶。但通番者問發邊衛充軍。在西寧洮河甘肅地方發賣者。三百斤以上。發附近衛分充軍。不及數及在腹裏發賣者。降一級調邊衛帶俸差操。如此則法令一新。積習之弊可袪。不然將來貽患。臣不知何所紀極也。

為修復茶馬舊制第二疏　茶馬

戶部覆都御史楊一清所奏事件。除復金牌之制。專巡禁之官。嚴私販之禁。三事。係隸兵部掌行覆奏外。所據處茶園之課。廣價茶之積二事。伏乞　聖明裁處。

計開

一處茶園之課。行據延安府綏德州知州洪平。呈稱親詣漢中府金州。并西鄉石泉漢陰三縣。督同各該里老。將該管茶園人戶。查審得金州七舖一里。定額

課茶六千二百二十斤四兩。西鄉縣雲停歸仁遷仙三里。定額課茶一萬八千五百六十八斤六兩五錢。漢陰縣在廓一里。定額課茶一千三百七斤一十一兩五錢。石泉縣石泉一里。定額課茶一百九十二斤二兩九錢。共二萬六千二百八十九斤一十四兩九錢。成化等年。奉例各增添里分人民。佃買老戶茶園地土。各人開墾不等。仍舊帮納前項茶課。會同各親詣茶園。逐一踏勘得金州該增課茶三千八百七十二斤一十二兩西鄉縣該增課茶五千六百五十一

斤、漢陰縣該增課茶七百二十三斤、石泉縣該增課茶六百六十斤、其增課茶一萬九百六斤一十一兩、造冊申送到臣、案照先據陝西按察司僉事唐希介呈稱漢中府金州西鄉石泉漢陰三縣、俱係產茶地方、如漢陰一縣、原設在廓新安二里、後因招撫流民、增添九里、近因大造黃冊、又添一里、今以十里之民。止納二里之課、況自招撫之後、其延安慶陽西安等府人民流移到彼、不可勝紀、見今開墾日繁、栽種日盛、其沿江一帶茶園多不起課、乞行嚴督官員查理

等因、看得漢中府前項產茶州縣、國初人民戶口不多、茶園亦少、所以額課止於如此、成化年間以來、各省逃移人民聚集栽植茶株數多、已經節次編入版籍、州縣里分、俱各增添、戶口日繁、茶園加增、不知幾處。而茶課仍舊、致令各處奸頑官舍軍民、遍年在山收買私茶、通番交易覓利、以此番人不樂官市、沮壞馬政、相應查理、按察司分巡關南道官覆勘未報、訪得前項州縣。所產茶斤。不假種植、隨田而出、荒山茂林、耕治播灼之餘。茶從而萌蘖焉、民獲其利。一家茶園有三五日程歷不遍者、有百餘戶所佃茶園。止貼一戶茶課、其甚少者亦多贏餘、較之農夫終歲勤動而恐不贍。又稱貸以輸官者。難易不同、故漢中一府歲課不及三萬、而商販私鬻至百餘萬以爲常、是其明驗也、況先年茶園、亦有消乏、未蒙除豁、新開茶園。日新月盛、漫無稽考、致使一園一畦者課程已多、連山接隴者、課程頗少。非惟細民有不均之歎、抑且奸民遂玩法之私。深爲不便、合無行委陝西布按二司、暨同漢中府掌印官、親詣前項州縣、遍歷園山界

畔、再行踏勘丈量、斟酌地里遠近、佃戶多寡、不必拘定知州洪平前數、但要有益于官、不病於民、勘處停當、備開舊額新收開除實在數目、造冊奏繳、永爲遵行、如此則茶課均平、其於茶馬、不爲無助、

（御覆茶園論課行本官另行查勘造冊奏聞）

一廣價茶之積、查得洪武永樂年間舊例、三年一次、番人該納差發馬一萬四千五十一匹、價茶先期於四川保寧等府、約運一百萬斤、赴西寧等茶馬司收貯、內西寧茶馬司收三十一萬六千九百七十斤、河州茶馬司收四十五萬四千三十斤、洮河茶馬司收

二十二萬九千斤，合用運茶軍夫，四川陝西都布二
司各委堂上官管運，四川軍民運赴陝西接界去處，
交與陝西軍夫轉運各茶馬司交收，戶部請旨，於在
京堂上官內點差二員，賫勑前來，會同陝西守鎮官
員整理事體重大，供億浩繁，後因邊方有事停止不
行，近年巡茶御史招番易馬，止憑漢中府歲辦課茶
二萬六千二百餘斤，兼以巡獲私茶，數亦不多，每歲
約用不過茶四五萬斤，以此易馬多不過數百匹，至
千匹而止。補輳抑勒，往往良駑相參。招易未久，倒傷

相繼，番人既病於價虧，軍士復不得實用，要其事勢
亦有由然。今邊方在在缺馬騎征。官都有限。收買不
敷。月追歲併。士卒告困。近雖修舉監花馬政，然方收
買種馬孳收。求用於數年之後，惟茶馬可濟目前之
急。領茶司無數萬之儲，縱然招致番馬。何所取給。欲
查照舊例徵運。四州課茶。緣川陝軍民兵荒之後。創
殘已甚，寧能增此運茶之役。查得洪武三十年，欽
依禁茶榜文內一款，本地茶園人家，除約量本家歲
用外，其餘盡數官為收買，若賣與人者，茶園入官，欽

此，照得漢中府產茶州縣。遍年所出茶斤百數十萬
官課歲用不過十之一二。其餘俱為商販私鬻之資
（○設○法○收○買○餘○茶○既○使○官○茶○有○積○又○令○私○販○減○少○誠○一○舉○而○兩○得○也）
若商販停革，私茶嚴禁。在山茶斤無從售賣，茶園人
戶仰事俯育何所資藉，彼見茶園無利，不復葺理，將
來茶課亦虧，夫在茶司則病於不足。既無以副番人
之望，在茶園則積於無用。又恐終失小民之業。若不
從宜處置。深為不便。臣今年正月間，量發官銀一千
五百七十餘兩。委官前去收買茶七萬八千八百二
十斤。計易過兒扇騾馬九百餘匹。若用銀買須得七

千餘兩，其利如此，但猶未免用官夫運送。止如前數。
固可支持，必欲廣為收易，漢中鞏昌河西一帶人民
將不勝其勞擾。又恐行之既久，官司處置乖方。虧價
損民，似非經常之計。如欲官民兩便，必須招商買運
（○此○莊○可○以○常○行○）
給價相應，臣於今年閏四月內，又經出給告示招諭
陝西等處商人買官茶五十萬斤，以備明年招番之
用。憑眾議定，每茶一千斤，用價銀二十五兩，連蒸晒
裝篦雇脚等項，從寬共計價銀五十兩，令其自出資
本，前去收買，自行運送各茶司交收明白，聽給價銀

去後且官銀一萬兩買戰馬不過一千匹如前所擬
買茶二十萬斤分別三等馬匹勘酌收買可得馬幾
三千匹買一馬者將買三馬給一軍者可給三軍但
所給茶價出自公家歲歲支給亦非可繼之道若運
到官茶並將三分之一官為發賣以償商價尤為便
益此與開中商茶不同開中商茶其利在商未免阻
壞茶馬招商買茶其利在官專為易馬之資借曰官
賣不過十之二三較之商茶歲百餘萬以通番境者
何如合無自弘治十八年為始聽臣出榜招諭山陜

等處富實商人收買官茶五六十萬斤其價依原定
每一千斤給銀五十兩之數每商所買不得過一萬
斤給與批文每一千斤給小票一紙掛號定限聽其
自出資本收買真細茶斤自行雇脚轉運照商茶事
例行令沿途官司秤盤截角如有多餘夾帶茶斤照
私茶擬斷運至各該茶馬司取獲實收赴臣查驗明
白聽給價銀仍行委廉幹官員分投於西寧河州二
衛官為發賣每處七八萬斤至十萬斤為止價銀官
庫收候儘勾給商如有贏餘下年輳給行之數年茶
可不費夫如是茶出於山而運於商民不及知以茶
易茶官不及知不傷府庫之財不失商民之業而我
部覆依擬施行永為定制
可以坐收茶馬之利長久利便之策妄無出此

為總奏修理馬政疏 馬政

仰惟國之大事莫急於兵兵之大要莫先於馬荷蒙
孝宗皇帝采納廷議專設風憲重臣督理馬政臣猥
以庸劣適當任使後因茶法與馬政係是一事該兵
部題奉欽依將巡茶御史取回命臣兼理茶馬今草
場地復牧軍數增城堡相望苑廄羅列孳牧之規稽

攷之法粗皆就緒將來雖不敢望如雲錦成羣之盛
其於陜西三邊戰馬每歲俵給不為無補至于招番
一節雖未嘗明復金牌之規而實坐收茶馬之利查
得洪武永樂年間金牌舊例三年一次番人該納差
發馬一萬四千五十一匹價茶先期於四川保寧等
府運送一百萬斤四川軍民運赴陜西接界去處交
與陜西軍夫轉運各茶馬司交納轉輸數千里所費
不貲宣德正統以來為因邊方多事運粮為急勞不
能行茶馬停止六十年來莫之能復如臣近所收易

番馬。以三年計之。似過其數。所用茶斤。皆招商買運。不須軍民轉輸。故邊方既得實用。而內地若罔聞知。凡此皆臣職分內事。非敢自陳功伐。但念天下之事。創作者必專而後成。交承者必守而無失。臣受命之初。責任最專。易於集事。自兼巡撫以來。顧此失彼。已不如前。比者復蒙 皇上加任總制。調度軍馬。經理邊方。責任重大。其於監牧茶馬之政。勢不能及。惟是規置粗定。禁令已行。分官代理。幸不廢墜。然歲復一歲。遁下之勢。恐所不免。懼隳前功。以貽後責。臣切惟

馬政茶法。事體委實相須。先年陝西行太僕寺苑馬寺馬政。俱該陝西巡撫兼管。而茶馬則巡茶御史主之。巡撫政務繁多。馬政一事。寔不經意。而茶司所易良駑莫究。騎操所給。登耗不聞。本末始終。茫不相攝。虛名無實。亦勢使然。須設督理馬政之官。兼總數事。（論兩事相須之利。昭然可睹。）茶司之所易。即監苑之所牧。監苑之所牧。即官軍之所給。非惟不相悖。而反相為用。故臣之不才。亦得稍效其愚。比後督理之官。恐難復設。若令陝西巡撫帶管。不無仍蹈舊轍。莫若復巡茶之官。而兼理之為便。

乞 勑該部參詳議擬上請。合無仍設巡茶御史一員。會同部院。番選年深老練實心幹事之人。或三年或二年一換。請 勑兼理馬政茶法二事。陝西行太僕寺苑馬寺官員。專聽本官提調約束。各衙門不必干預。凡臣已經布置規畫。奏有 成命。一切事宜。非有大礙。不必立異更張。庶幾事有定規。人有定志。可大可久。為益寔多矣。

為預處邊儲以備緊急供餉事疏　邊儲

臣聞昔者尚書周忱巡撫江南十有八年。一應錢糧

任其通融區畫。（置不至束手）致有紅陳貫朽之積。（通融區畫行救濟便可無乏備）百姓賴之。至今以為美談。彼固多才。非當告委任之專且久。何以至此。使周忱官於近時。以若所為。不三二年。非被排而去。則循次而升矣。臣竊恐議者因見延寧小捷。地方稍靖。遂置邊儲於度外。萬一有警。又將貽後時之悔。深慮却顧。不得不極言之。查得先年戶部擬奏充實邊儲事件。非止一端。雖出一時權宜。中間有益無損。經久可行者亦多。至于開仕途濫進之門。為罪人幸免之地。所益者小。所傷者大。苟非門庭之寇。亦亟不

須如此若發京師帑藏之財雖失居重馭輕之宜終成損上益下之美但京師儲蓄有限各邊仰給無窮恐非可繼之道求其獲利多而取效速者莫如開中引鹽為便蓋榷鹽之利本為助邊果能絕私販之阻滯杜權貴之請求則生生無窮何憂不給伏望 皇上俯念陝西關中重地邊儲缺乏太甚所宜急時預處合無於陝西開中兩淮等運司常股存積等課鹽百餘萬引及今招商於夏秋收成之後糴買糧料草束查撥固靖蘭州環慶各該邊堡屯駐軍馬缺乏去

處上納仍要斟酌賊情緩急如果虜賊在套盡收本色量寬斗頭使人樂趨不許嫌避誤事若無緊急賊情又當酌量年歲豐歉年豐有收則廣為招糴不厭其多如歲歉收薄則量收一半本色以防目前之急仍存一半銀兩以為來歲之圖免以不貲之財坐為營利者所得其它充實邊儲事宜擇其有益地方無損治體者為之大要使邊倉各有二三年之儲則遇警不至于告乏布政司常有數十萬兩之積則臨期尚可以有為此愚臣迂腐為兵事謀兼為民事謀為治體謀之惓惓也巡撫本股肱之臣又得假便宜之柄何事不可為亦存乎其人耳苟非其人當易其位既授之任當責其成任者不疑疑者不任居其位弗事其事則將焉用彼相矣

為申明捉獲奸細賞罰疏 獲奸細賞罰

臣曩在 朝為從官每聞各邊有以奸細上者私謀其非蓋以虜性鷙猛衝突剽掠是其所長恐不暇于間諜意者我民被虜幸而得歸要功之徒誣執以為奸細從賊而去尚可得生戀家而歸顧不脫死是堅

其外叛之志而阻之使不敢歸也比詢之邊人又有不盡如前所云者訪得醜虜近年掠我丁口日繁月滋擇其狡者與之妻室生長男女以繫其心將欲內寇遣之人境覘我虛實投我間隙動輒獲利故凡大賊在邊沿邊腹裏之人家家深防此輩不待官府號召是奸細不可謂之無也但以陝西半年之間捉獲至十數名愚臣之心不能無疑事關邊情官有成案彼無異詞臣固難于輕釋稍有詞者即為駁勘分辨不敢遂事其白五斤吳祟朔寬木森徐泰五名似皆

習知虜事、決自虜中來者、然度關隘。既不鳴之官。入腹裏、又不歸其家、潛形匿跡。狼顧鼠探。又似難以被鹵走回人口。待之。及又查得先該尚書秦紘題稱、官軍生擒達賊一人、該陞二級、況達賊之入寇、由奸細以發蹤、是奸細者、比達賊情尤可惡、而捉獲者比擒賊功則為有優、要將捉獲奸細官員比例陞擢、臣竊以為未然、發奸摘伏、乃臣子職分之所當為、若緣此錄功陞職、則將來貪功喜事之人、必有鍛鍊文致之（獲知之功爲報陞之罪一者相等故不得一概優叙以啟其徼）害、彼生擒達賊者、獲功於鋒刃之餘、死生所係。較之

訪捉奸細、事勢難易。昭然可知。且知情故縱者。其法固所當嚴。而妄拿生事者、其罪亦不可恕。必須通行明示賞罰。庶幾人知警戒、臣愚乞　勑下該衙門議擬、合無今後捉獲奸細、審實解京、論決之後、止將原捉人役、行彼處官司給賞、職官不必論功、中間果有捉獲緊要渠魁人犯、供報虜情者、經該官員亦止可量加賞勞、不須別議陞職、境內人家、明知係是奸細容留住宿者、照原擬問發充軍、幷經行邊關隘堡、怠惕故縱官員人等、一體查究治罪、敢有貪功生事、將無干平人、妄拿逼打、供招姦細、以圖陞賞、照依誣告人死罪律條議擬、已論決者、反坐以死、問刑衙門、失干詳審者、俱治以罪、如此則奸人既不得幸免、平人亦不至被誣、國法避情、兩無所失

為慎固地方以遏虜寇事疏　寧夏設游擊

寧夏花馬池、典武營、清水營、直抵高橋兒等處地方、乃套賊入寇之門戶。然賊之所入、雖經於寧夏、而其所利、則在於腹裏、寧夏如能捍禦、使賊不敢拆墻而入、則腹裏可以無患。但恐地方散漫。墩堡稀疎。士馬

單弱、不能遏其方張之勢。彼既拆墻進入。必將抄我環慶、犯我固原。深入我安會靜寧隆德諸處。內有監牧馬匹。尤為賊所窺伺。加之土漢雜處。易于生變。一失保障。則根本動搖。故延寧為手足之疾、其禍速而小、環固乃心腹之疾、其禍遲而大、尚書秦紘原擬推選宿將、充遊擊將軍、操練軍士、用防不虞、深為有見但當時委任非人、致招物議、又因邊事稍寧、議者遂謂官多人擾、奏行革罷、未及兩月、大虜竊發、分抄邊鄙、無處無賊、守備等官。各有信地、彼衆我寡。徒閉壘

以自全分疆畫界至相望而不救於是衆論嚣然蓋謂游擊不當革游兵不當散方議奏復而賊情已寧矣臣謂兵無常形事有萬變因時制宜固難執一奏設遊擊者乃安內攘外之圖奏革遊擊者亦省事惜費之意今北虜得志而驕冬間難保不入河套萬一拆牆深入數必不少陝西遊擊將軍似當復設隨處（遊擊之設不應援）應援截遏以安人心且諸鎮一體如大同遊兵應援（本鎮亦可援別鎮則遊擊各鎮正兵此遊兵所關）宜府延綏遊兵應援大同寧夏遊兵應援延綏則陝（人勢不小）西設有遊兵既可保障內地亦可為延綏寧夏緊急

之援不為無益但添官非難得人為難任非其人平時恣剝削臨事安可倚仗非惟來議者之口抑且壞（此一段乃謀罷設遊擊者綱領之肯）地方之事博采得守備固原署都指揮僉事陳善老成歷練慣戰知兵平時撫士有方遇敵當先不怯且歷官年久山川道路險易熟諳使當折衝禦侮之任則兵將相知地利人心兩得可責成功矣

為預防虜患以保固地方疏　修墻罷兵

切詳此虜去年侵掠陝西今當　皇上龍飛御極之初乃敢寇我宣府擾我大同罪惡貫盈　天怒已極若再擁衆內侵茲我積憤之兵乘彼既驕之勢何戰不克顧我邊地里寬漫分兵而守無所不寡以十當百似難急要其錄惟在嚴封疆守要害明斥堠謹禁防以佚待勞候機而動延寧二鎮邊備各該守臣必能先事經理陝西固靖環慶地方先該總制尚書秦紘修築邊塹一道甚于保障有益所患壞堡稀疎聲援隔絕故副總兵曹雄有固原之墻不如無墻之論臣今近墻設墩傍險增堡聲勢相接填塞溝塹坍塌邊墻次第修補粗皆就緒至于分布人馬使守要害

招集土人使自為戰不敢慢易以速罪尤但當久玩極弊之餘人馬寡少又復不精語及戰功臣實不敢自保然而形勢戰守得失利害之機亦嘗籌度寧夏花馬池興武營直抵高橋三百餘里地方在北為虜賊寇我邊境之門戶陝西環慶固原直抵靖虜七百餘里地方在南為虜賊寇我腹裏之門戶其中有山城崩城石溝鹽池韋州等處乃虜賊出沒經由之道路然賊之所入寧夏邊墻如能捍禦則腹裏可安枕而臥稽今事勢恐未必能倘一旦拆墻而人必以精

騎守所入之路綴我官兵使不敢南則腹裏安危所
係至重其故不可不講也賊既深入剽掠方張之勢
恐非陝西官軍所能當藉諸邊鎮游兵協力捍禦庶
免生民荼毒然欲成克捷之功必在乘其既弊而於
中路擊之爲便查得延寧莊凉遊兵兵部題 准聽
臣調用但寧夏遊兵僅能自守莊凉遊兵彼處四眥
有賊恐難摘調緩急所倚惟延綏遊奇兵參將王戟
土兵應援之力若不早爲掣取直待寇至門庭方纔
移文往來之間動經旬月緩不及事合無備馬賫文

行令延綏副總兵曹雄遊擊將軍姜漢參將王戟作
急將所領官軍掣回曹雄奇兵暫於定邊營駐劄以
便延寧兩邊策應姜漢遊兵王戟土兵於花馬池興
武營等處按伏如果達賊入套擁衆近邊與寧夏副
總兵衛勇參將霍忠協同保勸靈州守備集洪并都
指揮韓斌等人馬併力捍禦保固邊墻不令入境寧
夏總兵官李祥統領人馬過河暫於靈州駐劄以便
河南北調度陝西亦選遊兵三千員名暫於韋州按
伏以爲聲援且以防山後賊寇乘凍度河侵犯之謀

若是賊勢重大力不能支拆墻入境勢必侵犯腹裏
陝西遊兵即當掣回豫旺城防禦延綏遊兵土兵聽
臣臨期相機調取應援亦在保固邊墻不令拆入彼
進不得逞居無所獲久將自退若賊衆不能阻遏長
驅而入勢必分散我軍堅壁清野據險以乘之伺便
以圖之縱無大得亦無大失仍先以曹雄李祥衛勇
姜漢等各枝精兵分布中路山城萌城石溝鹽池紅
寺兒韋州一帶城堡按伏秣馬藏鋒蓄銳多遣乖覺
夜不收遠爲哨探彼既深入日久人馬疲敝計其歸

途必出前路陝西將官統領官軍徐躡其後毋遏而
（縱敵入境而邀其惰歸可以全勝但亦須審量彼）
追待入我彀諸路之兵併起而夾擊之陝西官軍奮
（已備彀強我弱事力不及則又不加拒之于外爲）
而逐之或邀其中或截其尾胸背受敵必敗之道此
（無失也）
臣一得之愚敢用預陳以備采擇

爲預防虜患疏　將官移駐固原

該協守延綏等處地方副總兵曹雄題稱陝西固原
等處近來修築邊塹一道南離固原二百五十里北
離花馬池四百餘里賊經花馬池之空深入任其搶
空通不知覺向使固靖地方有久守之將則戎馬之

人何以似蹈無人之境。合無固靖環蘭等處，添設副總兵一員，提督操練，有警臨華秦平官軍，悉聽調遣。黃河將凍時月，收斂人畜，肅清郊野，分兵要害，秣馬蓄銳以待敵至。如此則戰守兩備，責任專一，緩急有濟。該本部覆奏，備咨到臣。看得陝西固原環慶靖虜蘭州，皆緊關要害之地。固原土漢雜處，內有監牧馬匹，所係尤重。河套有賊，寧夏邊墻失守，則固原環慶最先受害。近來山後殘寇，河凍時月，多從寧夏中衛鳴沙州一帶，踏冰而入，竊伏螺山等處，抄掠固靖。突

來忽去，不止套賊。為當隄防，至于蘭州河北一帶，節被莊浪、明水湖潛住賊寇，與山後之賊，無分春夏，不時侵擾，又不止河凍。為當備禦，比者各該地方戰守之具，名存實亡。守備等官，權任輕微，莫能自展，各有信地，不相應援。陝西鎮守將官，遇冬至十一二月，方纔提兵西向，不過月餘，河冰消釋，即便掣回，與調來客兵無異。山川之險夷，關隘之虛實，將領之勇怯，士卒之強弱，茫不與知，上下相安，因循度日。邊備不嚴，兵威不振，職此之由。今虜勢猖獗，大非昔比，萬一不肯悔過遠遁，糾合犬羊，長驅深入，則內郡繹騷，根本搖動，不止邊民受害而已。若得常守之將，駐劄固原，（自此以後鎮臣常駐固原矣）提督操練各路人馬，遇警分兵要害，調遣應援，截殺，委的責任專一。曹雄所言，蓋亦有見。其要添設副總兵一員，不無官多人擾，況人馬有限，添官雖多，何補於事。且既設副總兵提督調兵，則主將徒擁虛名，置之無用，亦恐未安。若將陝西鎮守將官，移來固原駐劄，則官不加多，事為有濟，長久利便之策，宜無過此。

為處置招募土兵事疏　處置土著

該本部題，看得往年達賊河開之後，俱各出套，即今虜情非常，事勢難料，若果在套潛住，未免肆意侵掠，為患不已。陝西一帶，合用軍馬，除本省三邊之外，別處客兵，決難輕動。況彼處土人，生長邊方，材力勇勁，便於戰鬥，若欲鼓舞用命，必須激之以利，故云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合無本部於太僕寺寄收馬價銀內借支五萬兩，差官齎送陝西，聽都御史楊一清支用。或隨勢給賞，得用官軍，或懸利招募本處土人，凡可以激勵各項之人，使之殺賊以取功利者，悉聽從宜

處置。竊照近日虜勢驕橫，大非昔比。今雖出套過河至冬，難保不來侵擾。犬羊結聚，動稱數萬，我軍寡少，以一當十，不敷征戰。若欲遠請京兵，委的徒勞無益本鎮各路兵馬，雖可調用，然虜賊倏來忽去，亦多緩不及事。惟招集鄉兵，隨處可備調發。臣奉命經略陝西邊務，曾經劄仰各兵備官，曉諭土著之人，有膂力膽氣者，報名在官，自備弓弩器械，遇賊入境搶掠，隨便於崖窯堡洞阨塞路口，埋伏邀擊。後大虜擁衆內侵，原招土人斬獲首級報官，雖止八顆，其在山射擊

死傷達賊實多，俱被鈎馱殘毀，賊衆攛營遁歸，不敢久住。未必不由於此。但所招止就各居住堡洞防禦邀截，其報効隨軍殺賊人多不肯應募，蓋因節年軍令抽選，既無遺力。土人招集，又多失信。以此人不樂從。今雖兵部題有　欽依事例，著爲陞賞條格，然其間事情，猶有當酌處者。臣有所見，不敢自隱其愚，謹用條陳于後。

計開

一順土民之情。據平凉府固原州固原里鎮戎所遞北李旺堡居住土民李讓狀告：弘治十四年，蒙陝西鎮巡等招諭各邊軍民舍餘人等，殺賊有功，一體陞賞。若保一家三人，斬獲首級二三顆，願併功陞授一人者，准令併功至千戶而止。等因。比有侄孫李聰，同讓并侄李通等兄弟親族，應例自備鞍馬報効。達賊入境搶掠，讓同侄孫等跟隨管隊土官百戶楊洪，哨至地名哲思口，遇賊追至西山掌，對敵就陣斬獲首級三顆。又隨楊洪前去紅溝卜兒古山，與賊對敵，就陣斬獲首級一顆。本月二十四日，大賊擁衆深入平

凉搶掠。讓同李聰等跟隨楊洪，追至印子山，與賊對敵。又斬賊首二顆。後蒙將讓陞小旗一名，李聰一人，二次首級二顆，陞小旗二名，俱注臨洮衛中所陣亡絕嗣李凉州，陞小旗一名，注蘭州衛後所，備行固原州依文前去原定衛所着役。切思讓等援例報効，斬獲賊級，今蒙陞授前役，但使一家親族，遠當旗役，拋棄父母家業，離徙鄉井，永編戶籍，名雖旗役，實爲邊軍。求榮反辱，人情不堪。乞賜轉達，照例併功，實爲便益。臣看得李讓等俱係固原土民，承例糾率親屬自

備鞍馬軍器、爲官軍鄉導、奮勇殺賊、並無關支糧賞、李讓斬獲首級一顆、李聰二次爲首、斬獲首級二顆、李涼州陣亡、造冊論功、將李讓陞小旗一名、李聰一人陞小旗二名、俱註臨洮衛、李涼州陞小旗一名、註蘭州衛、緣臨洮蘭州俱相離固原七八百里之程、名雖爲陞、實則拋離骨肉、遺弃產業、致令含冤吞聲、皆謂以功獲罪、無故遷發、土民灰心、以前事爲鑒戒、緣此等土民強悍善鬪、與虜相等、加以血屬田產所在、策勵有道、便肯盡其心力、必能殺賊成功、若不俯狥

改圖、將來非惟不得其力、且恐遂失其心、審得李讓年老、李涼州絕嗣、情願併功李聰、合無查照原行事例、將李讓一門首級四顆、俱併與李聰、量授一職、就便約束本堡土人、遇有虜賊侵犯、率領殺賊、仍乞申明著爲定例、令後官舍軍民父子兄弟協力報効者、准令併功至千戶而止、土民應陞官旗職役者、俱塡註本處附近衛所、如此、彼上思補報國恩、下思保全

部覆准從近本衛所不准幷功陞級

家業、勇氣自倍、庶幾隨地寓兵、不假別處調遣矣。

一處失額之地、據整飭環慶兵備副使燕忠呈、爲清查失額官地、招募土人報効殺賊事、照得慶陽地方、延袤千里、密邇延寧二鎮、邊境軍馬數少、委的防守不敷、西陽三川一帶、生畜繁殖、恐爲賊所窺伺、環慶守備官相離地遠、應援不及、應合就彼增兵操守、今據告人萬爵所訐安化縣長掌等處地方、及西陽三川中山一帶開出萬頃、多被住人開墾占種爲業、不曾升科納糧、臣嘗推求其故、　國初開設陝西苑馬寺靈武監、所轄清平萬安慶陽安邊四苑、俱在慶陽府安化縣環慶地方、慶陽苑卽今西陽三川之地、安

邊苑卽今安邊定邊等營之地、後將靈武監清平萬安二苑徙置平涼地方、革去慶陽安邊二苑、而其草場故地、猶在官司、失於稽考處分、土人因而占據爲業、因循至今、不曾改正、怨爭讐訐、訟獄屢興、緣此地各人種牧年久、俯仰所繫、一旦清而革之、則彼遂爲失業之人、置之不問、則天下未有無糧之地、欲依法照頃增糧承種、則地有肥磽、歲有豐凶、糧額一定、恐貽邊民將來之害、若依副使燕忠所據招募土人、給地籍名、使之報効、以見種之田、土守見住之地、方官

得可用之人民無失業之苦人情事體委的穩便近准兵部咨該兵科都給事中艾洪等建言要將沿邊地土丈量的確項畝招軍給地授為恒產免納子粒使其安心應役其意正與此同除仍行副使燕忠委官清查丈量外合無將前項長掌地方及西陽三川中山一帶舊監苑草場見種拋荒無粮田地就于彼中住居軍民舍餘人等戶內各招募膂力過人熟閑騎射者開報在官酌量戶丁多寡田土肥磽從寬給撥聽其種牧為業勿拘一定項畝願騎馬者倍之承

不徵納子粒招定之人編成隊伍選委謹慎守法官員管領約束弓矢軍器令其自置官為量給盔甲閒暇之時操習武藝遇冬就在附近槐安堡等處與慶陽衛選操軍餘相兼上班防守給與口粮二月以後即放歸農並不別項調遣如遇達賊侵犯斬獲首級照例陞賞仍將招集過報効土兵姓名年甲并給撥過田土數目造冊繳部查考亦克實邊伍之一策也

部覆從長依擬行

一廣募軍之途兵部奏行招募事例明白詳盡雖有榜文揭示但邊方村野土著軍民字且不識意何由解必得能言曉事之人開諭庶幾人心樂從查得邊時招募多委軍官非獨為途不廣未能盡收且恐立心不一因而作弊近據慶陽衛聽選監生王經呈要率領宗人自備鞍馬出力報効倡引鄉民招募土人以備操守等情已經委用去後緣西人素尚氣節豪傑之士恐不獨王經一人合無通行各該邊方出榜曉諭不拘軍民職官見任致仕監生生員省祭官蒙官人等有能招集隨軍報効領馬殺賊及著伍食粮

人至一隊者官給賞銀三十兩二隊三隊遞加至四隊（部覆招募二百名以上照遼東奏准事例賞綵段四表裏不准陞除）二百名以上具奏論功軍民職官各陞一級軍職至都指揮僉事文職至五品為止納粟軍官亦照原職加陞一級閑住文職或不陞官給與應得誥勅致仕官止照數給賞仍進階一級監生省祭官就送吏部入選生員起送入監義官與正七品散官原係七品散官者進階一級俱先將招過軍人貫址相貌造冊連人送兵備官無兵備處送巡守官試驗果係精壯得用發伍食粮收操方纔給賞論功巡撫巡按仍

要閱視督攻若有將老弱不堪之人妄報抵數查出
追奪陞賞前後事情比與納粟陞進不同納粟陞官
富者獲利所得甚少而所損已多若能招集鄉兵至
二百名之上其人決非昏闇齷齪者使之居官臨民
必有可觀

一薄賞軍之典兵部奏行事例各路土著軍民舍餘
人等有能奮義設謀斬獲賊首一顆隨即賞銀三十
兩願陞者給與冠帶名爲義勇永免本身差徭此例
似專爲招諭土著之人而設其見在征操備禦官軍

及調來客兵不曾該載意以官軍陞賞自有常格
者不同但鋒刃之下與死爲鄰欲作其輕生之氣必
朝廷終歲養軍正爲緩急之用比與土人素無根賞
以重利激之况常人之情見利則趨以速爲貴今之
論功行賞往復覈勘動經一二年之上夫決死生於
斯須之間而要功利于歲月之遠斯固常情之所難
也臣觀各邊自總旗而上利于得陞若軍人陞小旗
小旗陞總旗殊不以爲意邀軍艱難萬狀俯仰不能
辦生者十常八九雖白衣獲功有以數十兩之銀啗

之則忻然而畀之矣故殺賊多係旗軍而陞賞輒歸
官舍買功賣功之弊雖有嚴禁而卒莫能禁者職此
之由使彼自得厚賞孰肯舍固有之利以犯必禁之
法哉且虜人所以能死其衆者正以各利其利故其
來也不勸其去也不悔中國之兵異於是近日言官
建白或有以毋拘買首功次爲言意蓋有見於此臣
請自今以後達賊入境除職官外一應操守征哨及
調來客兵不問旗軍軍餘舍餘招募土兵民壯義勇
等項有能斬獲賊首一顆驗係真正達賊爲首者隨

即賞銀三十兩生擒達賊一人者賞銀五十兩爲從
者各量加賞勞籍名記功仍照例造冊奏 請擬陞
奪獲達馬夷器就給有功之人奪回被虜牛羊等物
以四分充賞無主識認者盡行給賞如先已受賞以
後查勘得不係親斬首級照數追奪仍問擬應得罪
名如此既可鼓士卒立功之勇又可杜官豪買功之
弊且斬首級一顆賞銀三十兩以百顆計之賞銀三
千兩千顆計之賞銀三萬兩數十年來所獲賊級至
百顆以上者能幾何哉若能成此大功使虜人遭挫

知所畏懼。則亦何惜此重賞。使三軍不利於殺賊。虜志益驕。用兵無虛日。所費豈止億萬而已。

部覆官軍斬一級者。賞銀十兩。生擒一人者。賞銀二十兩。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臥子　周立勳勤卣　選輯
夏　鼎展吾參閱

楊石淙文集

疏

楊一淸

爲經理要害邊防保固疆埸事　經理邊防

臣本非才，謬應重託，夙夜兢惕，不遑寧處，切見陝西各邊，延綏城堡據險，寧夏甘肅河山阻隔，賊雖侵犯，止在本境，爲患猶淺，惟寧夏花馬池至靈州一帶，地里寬漫，城堡稀疎，兵力單弱，一或失守，虜衆拆牆而入，其所利不在寧夏而在腹裏，必將犯我環慶，寇我固原，深入我平鳳臨鞏等府州縣，其間土漢雜處，倘兵連禍結，內變或因之而作，根本動搖，誠非細故，此所謂膏肓之疾，腹心之害也，成化初年，北虜在套，彼時未有邊牆，恣肆出入，後該巡撫寧夏都御史徐廷章等奏修今邊牆二百餘里，開濬溝塹一道，（邊牆）延綏地（事或有皆以爲無濟者不知經理必以此爲首務）方邊牆壕塹，又該巡撫延綏都御史余子俊修濬完

固，北虜知不能犯，遂不復入套者二十餘年，（利害固當身歷乃知之不在懸論耳）世平人玩，邊備稍疏，牆既日薄，溝又日淺，弘治十四年，大虜由花馬池拆牆入寇內郡，殺敗我士卒，魚肉我生民，虜人得志，始茂我邊牆爲不足畏，連年擁衆拆入，我軍動輒失利，先該寧夏鎮巡等官節經議奏，要將舊邊墻幇築高厚，邊塹挑濬深闊，又節該提督軍務都御史史琳等建言，要於花馬池韋州設立營衛，摘撥腹裡官軍防守，兵部奏行總制尚書秦紘勘處，本官泥於所見，止添修四五小堡，及於靖虜至環慶地方挑空邊塹一道七百餘里，自謂可以阻遏保障，工完回奏訖，弘治十七十八二年冬間，虜復大舉，仍自花馬池清水營拆墻深入搶掠，前項邊塹營堡，不能捍禦阻遏，及又將清水營城堡攻陷，花馬池官軍殘害，上厪宵旰之憂，特命愚臣整飭經理，臣雖闇劣，歷官陝西有年，虜情邊事，頗嘗究心，但腹裏頻年荒旱，倉廪空虛，饋餉不繼，虜賊動號數萬，倏聚忽散，出沒不常，未至而廣徵士馬，則徒費芻糧，既至而調兵應援，則緩不及事，縱使大兵既集，務速則彼或不來，持久

則我師先老恐終無以伐其深入之謀沮其方張之勢嘗聞防邊之計莫危于戰莫安于守前人經畫具在已經選委各官將勘處過應該幇築邊墻添設衛所等事前來臣恐坐談不如親見本年五月間自慶陽環縣歷延綏定邊寧夏花馬池與武清水營直抵靈州一帶邊墻城堡墩臺逐一躬親閱視臣廣集衆思兼收群策參酌損益始有定論其大要有四修濬墻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靈夏以安內附整飭韋州以遏外侵當務之急莫先於此但修

邊一節陝西各該地方附匱民勞與此大役必多異議然利害有重輕關係有大小土木之害較之搶殺為小動搖之患比之勞費為大大事可成則小費不足討遠効可圖則近怨不足惜且今河套即古朔方之地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置烽堠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無寇歲省費億計減鎮兵數萬受降遠在河外古之舉大事者未嘗不一勞而後永佚類如此受降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蔽國初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其後又撤東勝以

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棄為虜巢深山大沙勢顧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南備河此陝西北虜之患所以相尋而莫之能解也茲欲復守東勝因河為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萬用省內郡轉輸斯為上策顧今之力有未能未敢議及使虜人不恒入套或如遙年入而遄出猶可支持萬一擁衆在套經年不出則陝西州兵殆無虛日八郡之人疲于奔命民窮盜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及今將延

綏寧夏一帶邊防設法整飭賊來有以待之雖不得為上計猶愈於無策然邊防既固雖中人可守醜虜聞知或數十年未敢輕犯餽餉可省休養生息於十

文襄指意些遠

數年之後東勝之議未必終不可復天祚皇明其將有待于他日乎世之論邊事者或專主于戰伐臣亦非敢忘戰者方將蒐選官軍策勵將士修車馬備器械儲糗糧明斥堠今冬虜賊若復侵犯仰仗神武之威謹當督率諸將恭行天罰雪恥除兇臣之志也今首以築墻挑塹為言宜必增慈多口但受恩深重

自當爲國遠圖今年套內無賊腹裏有狄人民稍安正可以有爲之日失此不爲縱令目前無事後患有所不免臣何敢幸一時之安而委患于他人哉所有應合經理邊防事宜條具于後伏望 聖明俯垂省覽

計開

一查得應築邊墻自廷綏定邊營迤東石澇池地界起至寧夏地方橫城止共三百里沿邊舊有墩臺七十一座舊築邊墻高一丈連垛墻三尺共一丈三尺

底濶一丈收頂三尺五寸內除垛墻根磚一尺五寸止剩二尺官軍難以攏列拒敵墻外墩塹一道深八尺口濶一丈底濶四尺中間多有塡塞平漫止存形跡墻裏除興武營清水營毛十剌紅山兒四堡切近邊墻易于護守其餘大小城堡俱各離邊地遠聲勢隔越切緣前項邊防委的壕塹窄淺墻垣低薄墩臺稀疏節被大勢達賊入套近邊窺伺墻裏既無大兵阻遏墻上又無官軍拒敵賊衆塡溝而進徇乞邊墻一日可開二三十處本處官兵自保不暇安能截勦墩軍懼其攻乞往往棄墩而逃烽火不接徼使微調客兵前來應援墻內墻外俱平漫廣衍黃沙白草彌望無際賊衆動稱數萬我軍衆寡不敵無險可據雖以遏其初來之鋒賊既入境馳騾長驅一日夜可至固原地方無復邀阻邇年失利職此之由爲今之計合無査照寧夏先令鎮巡等官王珣等擬奏量爲斟酌損益將舊墻內外幇築高厚各二丈收頂一丈二尺兩面俱築垛墻高五尺連墻共高二丈五尺除垛墻根磚兩面共四尺尚餘八尺之地每墻一丈開垛

口一處安置轉關遮板墻外每里添築敵臺三座每座相離一百二十步底濶周圍四丈五尺收頂周圍二丈二尺上蓋暖舖一間傍墻于空濶要害有水頭去處增添小堡高厚丈尺畧與邊墻相等墩空去處仍酌量添築墩臺墻外壕塹挑濬深二丈口濶二丈二尺底濶一丈五尺前項敵臺九百座暖舖九百間每間用五人守之該用軍四千五百名無事之時止守舊墩每冬月河凍不拘達賊曾否入套俱便調撥舖軍上墻防護仍添撥軍人於新墩守哨河開無事

蹤放回營。墻上設置籌牌梆鈴。晝夜往來巡警。廣張旗幟。聯絡相應。分委的當官員。各定舖分護守。叅將協同守備官。各照所管地方提調。虜賊若果入套。必似前窺伺侵犯。原擬徵調延綏遊奇士兵及寧夏副總兵等人馬。各於定邊花馬池興武營清水營靈州等處駐劄。仍各分兵于新舊小堡內按伏策應。其間應分應合事宜。又在臨期調度。如此則邊備嚴密。威武振揚。足以伐其邪謀。不敢輕易逮墻。若是仍前壞壕近墻攻𡚁。官軍出列墻上。敵臺兩邊銃砲矢石攻

擊賊徒。愈衆則所傷愈多。步兵擊之於墻上。騎兵待之於墻內。其鋒必沮。其氣必喪。虜賊遠來。利于速戰。入旣無策。勢必遁嘯。縱使犬狼不肯悔禍。結聚攻圍邊墻。受敵不支。然相持之間。未免少延時日。烽火傳接。環慶固原。一帶人畜旣斂。兵備旣嚴。可保無失。事不得已。則我邊兵姑歛入大小城堡。以避其鋒。賊果深入。遠將原拆墻口補塞。量留官軍堅壁固守。各挑精兵。襲蹤而入。陝西官軍撓之於內。俟其將遁。躡蹤而出。延寧精兵邀之于中。沿邊官軍拒之于外。賊雖

梟雄。豈有善嘯之理。就令小有侵掠。比至官墻。我軍仍于墻上裏面垛口用銃砲矢石攻擊。勢必潰亂。諸軍乘之。縱不能使其匹馬不旋。亦必大遭挫衄。可保數十年不敢入套犯邊。經略之計。宜無出此。但興此大役。未免勞人費財。行委沿邊守臣各將邊墻壕塹城堡墩臺丈量估計。折算定擬。除延綏一鎮。延安一府。軍民人夫修理延綏邊墻外。計算得寧夏五衛。東西二路。應起人夫一萬五千名。固靖環慶西安漢中寧羌鳳翔秦鞏臨平洮岷河蘭等衛所并各護衛量

起軍夫共二萬五千名。其有馬頭。挨次撥軍人。俱免起用。各令蓄銳待敵。西安鳳翔平涼慶陽臨洮鞏昌等府。共起民夫五萬名。漢中府在棧道之外。道途險阻。服役不便。合令量徵夫價解送工所。以備賞勞人夫鹽菜之用。俱聽陝西寧夏二處巡撫衙門酌量派發應役。每夫一名。日支粮米一升五合。計算做工四箇月。該用口粮米一十六萬餘石。欲于各該邊倉關支。查得見在倉粮所積不多。恐誤主客官兵支用。必須趁今年成有收時月。另為招商上納夫粮為便。但

脚價高貴，每糧一石，須用價銀一兩有餘，方肯上納。計糧十六萬餘石，該銀十六萬餘兩。陝西司府庫藏空虛，別無相應官銀支用。查得先爲急處救荒事，該戶部奏送賑濟官銀二十萬兩，緣各該被災州縣地方該徵稅糧既已蠲免，二麥又皆成熟，不須賑濟，近准該部明文暫收陝西布政司官庫，以備各邊緊急糴買糧草。合無于內動支十萬兩，專聽修邊項下招商糴糧支用，外十萬兩仍收布政司官庫，以備緊急糴買糧草不敷之數，行管糧參政，量將各起運存留

糧米通融改撥，及聽陝西巡撫官，再查別項無礙官錢支用。前項人夫錢糧，須在今年處置料理停當，明年春正二月，哨探套內無賊，三四月內興工，務在八月以裏完備。合用防護官軍，并提調工程大小官員，應支廩給口糧，馬匹料草，於該邊官倉內支給。其餘一應事情，應該自處者，徑自從宜施行。

一行據委官西安左衛指揮僉事楊宏、平凉府同知岳思忠呈稱，親詣花馬池與武營靈州等處會議，得寧夏一鎮，西有河山之險，東無溝壍之阻。西路設立寧夏中衛，東路止是新設花馬池守禦千戶所，似爲偏重。況虜賊大舉，必從東路拆牆而入，非惟無險可恃，實因兵力單寡，賊至境上，每仰客兵應援。近年徵調官兵，失時後期，迄無成功。合無將花馬池守禦千戶所改設一衛，除本所外，再添四所，共五所。其與武營相離花馬池一百二十里，孤懸急難應援，止是備禦客兵，戰守不足，合無添設守禦千戶所，照依延綏事例，委把總官一員，提調防守。新設衛所合用官，於陝西都司官多衛分摘調旗軍於寧夏并靈州及東

西二路新舊招募額外土兵內摘撥。有警之時，專一守城守墻守墩；無事之際，邊裏開田，聽其開墾，以近就近，且耕且守。如此則勢不偏重，而邊墻可久，兵皆土著，而人情可安等因，各呈到臣。參詳所擬，花馬池一帶地方，委的無險難守。花馬池止是新設守禦千戶所，軍數尚未補足一千之額，其餘俱是各處分班備禦軍人，與武營止有備禦官軍七百餘員名，緣備禦客兵往來更代不一，終無固志。今若比照寧夏中衛事例，花馬池改立一衛，增添四所，與武營設守禦

千戶所各添撥旗軍與備禦官軍相兼防守。兵力強盛，足堪保障。且衛所常備之兵，既有定居，各思保其血屬，守其業產，比之客兵計日思歸者不同。合用旗軍五千名，要于新舊招募額外土兵內摘撥。查得寧夏一鎮舊招募甲軍三千名，弘治十五年間，該大理寺左寺丞劉憲招募土兵一萬一千名，近已挑選三千員名，給與官馬，委都指揮韓斌管領，於清水營按伏。及中間或有事故紀錄之數，大約見在新舊招募土兵尚有一萬餘名，中間多係精壯勇健之人，堪以

挑選撥用。所據前議，添設衛所，摘撥招募土軍防守，人情事體，委俱相應。近該臣巡邊到於靈州，各招募軍高海等自行投狀，情願起調改撥河東衛所。查選丁力相應旗軍共四千名，造冊案候。合無將花馬池守禦千戶所改設寧夏後衛，與武營添設守禦千戶所，將選定新舊招募土兵起調前去，入伍食糧，永遠操備，撥與地基，蓋造營房住坐，附近閒田，任其開墾耕種，不收子粒。有警則操戈以戰，無事則執耒而耕。守墻守墩，分番撥用。待安插已定，擇其驍銳，量給馬

匹，領養騎征。五年之外，方將所種田地照輕則起科，量收子粒，以助邊儲。合用衛所指揮千百戶鎮撫，先查寧夏招軍相應官員，及行陝西延寧甘肅四鎮，查新陞空閑官，各具奏改調銓註管事。但旗軍合用五千名，今止挑選得四千名，尚欠一千名。及查得花馬池守禦千戶所額設軍人，舊欠三百六十四名，俱應撥補。合無照依榆林靖虜等衛并陝西苑馬寺事例，將陝西西安等八府正德元年以前清出該解南方（部覆准將花馬池守禦所改立）衛所軍人，免其發解，各該編前項新設衛所，應當軍

役（寧夏後衛與武營泰改作禦所官軍所種開田准子）待軍伍數足，只奏停止。議者以為改編事例，未免（十年後復收子粒）損此益彼。緣北人應當南軍，畏其烟瘴炎熱，終是不肯應役，隨到隨逃。州縣清解雖勤，衛所空虛如故，徒為里書官旗漁獵之資。今若改編本省地方，人心樂從，官多實用。

一靈州千戶所，北臨廣套，西控大河，實寧夏之喉襟，（靈州千戶所額設軍人一千二百名今）中原之門戶。原額土漢馬步官軍四千八百餘員名，（至四千八百名一大所也可以立衛矣）備禦西安有護衛官軍七百五十一員名。所管地方，東至萌城，北至興武營，方數百餘里，大小城堡二十

餘座誠爲達賊出沒要害重地靈州不守則寧夏隔爲外境環固勢孤無援無環固則無陜西矣內有土民四里并土達軍餘六百戶俱係洪武年間山後節次歸附人數我 祖宗嘉其誠欵收而羈縻之給與田地草場使其任意耕牧後因有警土人自備鞍馬出力報効累有斬獲北虜畏之近年以來所司不知存恤草場被人侵奪莫爲理斷馬匹一槩走站死則追賠虜賊外侵科差內擾人畜凋耗死徙居半臣頃者巡邊閱視得彼處地方城池濠塹一切兵政因守

備非人悉皆廢弛節據土民土達馬俊郭斌等連名具狀訴稱科差重繁生理蕭索乞爲分豁情詞十分激切臣觀寧夏地方如此邊務如此人情上無有備之形下有可畏之勢今不爲之所將來懼有內變不止虜情當慮而已傳曰不見是圖况機緘外見已非一日之故耶又據漢土舍餘軍民劉澄等各具狀告稱靈州相離寧夏動經百里隔越黃河本所月報循環糧草軍務等項俱該寧夏衛提督或聲息河渡有阻該役官吏經月不回公務有失又兼本衛不時差

人來所騷擾不過告乞復設守禦千戶所衙門便益等情查得靈州洪武年間原設守禦所徑屬陜西都司管轄後因拜進表箋官員數多不敷差用奏革守禦名目隸寧夏衛帶管原遺肅字號夜巡銅牌六面尚存土民亦屬寧夏衛經歷司帶管路阻黃河科差拘擾委多不便先該巡撫衙門奏設州治建學立師訓誨土官土人子弟用夏變夷似亦有見但寧夏軍餘改設編氓未免損此益彼遺又革去州治仍隸寧夏衛管轄夫州治固不可設緣本所軍非不足官有

剩員復守禦之舊當無不可且今之管軍官員多一層則受一層之害靈州軍民甚以爲害而寧夏之人則因以爲利貪豪恣肆上下交征衆暴強凌無所控訴必須復設守禦千戶所專設憲臣一員在後常川駐劄庶幾夙弊可革土人獲安查得環慶兵備副使止管慶陽一衛事務甚簡况又兼理靈州鹽法慶陽相離大小鹽池各數日之程實難遥制靈州相離鹽

（衛轄某州千戶所則隸某州衛分百戶守禦千戶所則止隸都司衛各省之有直隸州）

池不遠易於提調合無將靈州千戶所改設守禦千戶所徑隸陜西都司所割土民聽本

所吏目帶管、將環慶兵備、改作整飭環慶靈州等處兵備、自環慶迤西寧夏花馬池與武營清水營、直抵靈州一帶地方、俱聽提調約束、常川在于靈州駐劄操練軍馬、問理詞訟、撫安士人、禁革奸弊、兼理靈州鹽課司大小鹽池鹽法、仍聽陝西寧夏巡撫官員節制、如此而又委任得人、則軍民免十羊九牧之擾、士人有趨利避害之望、而一帶地方邊備錢糧、有所稽考、不爲無益

一行據平涼衛把總指揮趙文呈、蒙臣委勘過韋州

四面城垣敵臺更舖、堋塌損毀數多、城上各有通人行走道路、門無鐵葉、不堪保障、及查得本城群牧千戶所官軍匾甲軍器火器、事事不堪等因、具呈到臣、看得韋州地方、廣衍平漫、四通八達、乃虜寇出沒經由要衝處所、正宜高城深池、戒嚴武備、潛消虜賊窺伺之患、今乃坍塌廢弛至此、守既不嚴、戰又無兵、倘虜賊窺知、擁衆攻圍、則城內生靈、悉何保障、腹裏人民必致驚擾、況密邇螺山、慶府墳塋所在、弘治十四十七年間、大虜入寇、多在螺山駐宿、近日被人將慶恭王墳掘發開棺、看守人員通不知覺、慶王父子至情、豈不痛心、所據韋州重地、若不將城垣濠塹、上緊修理、添設常備之兵、日後貽患、恐不止此、查得本城群牧千戶所官軍數目不多、實難倚託、寧夏一鎮城堡墩臺、通賊要路甚多、官軍數少、亦難摘撥、行據寧夏領軍陝西都司都指揮使劉端、查得寧夏中護衛旗軍、除選調廣武營鳴沙州操備外、見在官軍舍餘五千三百三十二名、儀衛司旗校舍餘一千一百九十七名、俱在本府、別無差占、比之秦肅二府大有不

同、若將前項軍校餘丁、摘撥韋州、設官操守、保障地方、衛護墳塋、最爲長便、且秦肅二府官軍旗校、千里赴邊備禦、今以慶府擁衛之入保其先王托體之地（善爲立言使慶府不得而爭）慶王體國之忠、奉先之孝、大義兩繫、決難他辭、除修理城垣濠塹另行外、合無請勑寧夏鎮巡等官、啓王知會、督委廉幹官員、將寧夏中護衛儀衛司軍校舍餘、照冊清查明白、挑選家道殷實、丁力有餘者一千名、選擇本衛能幹千百戶等官、管領前去韋州、常川駐劄、給撥空閑田地耕種、王府差役、盡行蠲免、專令

在彼操習武藝。與群牧千戶所官軍相兼防禦。仍于寧夏等衛中選委有謀勇有行止指揮一員。提督操守。振揚威武。保障城池。衛護王墳。遇警相機戰守。遇截。則虜騎經行有所忌憚。不敢恣肆腹裏。入心有所繫屬。不至動搖。

一行據委官陝西布按二司參政安惟學呈稱靈州橫城以北。西抵黑山營鎮遠關係寧夏通賊緊關要路。虜賊見我邊防嚴備。既不能入花馬池。必將從此而入。踏氷過河。東西任意寇掠。河西城堡。雖有官軍。數亦不多。不能阻遏。合無將橫城以北。直抵鎮遠關。邊牆濠塹。一體幇築挑濬。及稱黑山營先年屯有人馬。後因路遠難援。廢而不守。今河東邊防既嚴。虜必從此入境。宜于黑山營仍屯兵按伏等因。案查先該臣看得原擬寧夏邊牆至黃河東岸。今築橫城而止。恐虜賊見我河東邊牆高厚。不能掏空。冬深河凍。於牆盡頭處。踏氷過西岸。自西而東。仍謀入寇未審河西城堡兵力堪否捍禦。今據各官俱呈前因。臣按圖考冊。廣詢博訪。寧夏橫城北黃河東岸舊有邊牆一

百八十五里。壕塹一道。高厚深闊。悉如花馬池一帶城塹之數。自南而北。有長城十八墩。後守臣恐稀疎。每墩空內。添設一墩。共見在墩臺三十六座。墻裏套內地方。又設石嘴暖泉二墩瞭守。其第十八墩。與河西黑山營鎮遠關相對。每年于黑山營屯聚人馬。過遏虜騎。以為寧夏北門鎖鑰。前人綜理周密深有所見。節因寧夏守臣怯懦。士馬削弱。河東墩軍。累被套賊撲捉。既將石嘴暖泉二墩廢棄。遂將新舊三十六墩俱廢而不守。謂之備夏不備冬。却止于河西築立墩臺一十五座守瞭。由是套賊多寡遠近消息。通不知覺。又因黑山營曾被虜賊攻圍。遂將官軍那入平虜城操備。由是平虜城為極邊要害。居人往往不得耕牧。殊不知撲捉墩軍。窺伺城堡。乃虜寇常事。顧吾所以待之者何如耳。吾能往。彼亦能往。我退一尺。則彼進一尺。河東墩臺既不可守。使賊乘凍渡河。則西岸之墩。獨不可掏空乎。黑山營有備。則平虜為腹裏。今廢黑山營而不守。使賊近窺平虜。亦將併廢之乎。是皆不通之論也。今花馬池一帶邊墻。既欲幇築高

墩又於墻盡頭橫城之南添築一堡量屯兵馬防禦河開之後縱有套賊不能為患但恐冬深河凍踏氷而西仍謀入寇容或有之意外之防不可不謹所據河東三十六墩邊墻壕塹誠宜幫築修濬河西黑山營誠宜屯宿重兵但明年既修延綏花馬池一帶邊墻工程浩大力不能及合無行令寧夏守臣明年將河東新舊三十六墩坍塌損壞者量為修補照依舊規撥軍守瞭與河西墩臺烽火相接不至失誤官軍應接俟一二年仍將前項橫城以北三十六墩墻

塹悉照花馬池一帶邊防幫築高厚挑濬深闊敵臺暖舖護守官軍一體處置整理仍挑選精銳人馬于黑山營按伏以為平虜城聲援如此則封守慎固而地方可保無虞矣

為分布邊兵預防虜患事

分布邊兵

臣切詳此虜頻年犯順其氣方張不曾遭挫必無懲戒今茂若復不肯悔禍決當重遭亟罰臣受命總制各路兵馬謹當申嚴號令分布主客官軍揚兵耀武以伐其謀於未入之先出奇設伏以乘其弊於將歸之際然須脫畧常法隨事達變乃克有功且善戰者必知分合善守者必審常變我邊兵患于備多將病于權分各據利便自分彼此機可乘而不乘兵當合而不合其輕率寡謀者則又知常而不知變往往墮賊計中以致我武不揚狂胡日肆職此之由今將沿邊至腹裏分為四路以定邊營花馬池與武營靈州一帶為藩籬以石溝驛池韋州萌城山城一帶為門戶以固原黑水口鎮戎所西安州海剌都一帶為庭除以安定會寧靜寧隆德平凉一帶為堂室行令延

（此二語邊將之鍼砭）

（能分合則知戰守之勢）

綏副總兵姜漢統領奇兵遊擊將軍戴欽統領遊兵及暫委綏德衛指揮藍海管領土兵各限十一月初一日起程遊兵于花馬池營駐劄奇兵暫于定邊營駐劄土兵暫于寧寨營駐劄寧夏副總兵衛勇統領奇兵官軍於興武營都指揮韓斌統領土兵於清水營亦限十一月初一日到彼駐劄賊果入套西行延綏奇兵那至花馬池量分於安定柳楊二堡主兵那至定邊營量分于鹽場三山等各聯絡駐劄與分守叅將紫椿閻綱協同都指揮保勛等振揚威武併力

防禦以壯藩籬寧夏總兵官李祥統領戰鋒奇正官軍先期于靈州駐劄有警那至石溝分守寧夏西路叅將馮禎統領寧夏中衛廣武營選鋒奇兵官軍前來鳴沙州陝西遊擊將軍陳善領兵於韋州環慶守備都指揮姚震領兵於山城各駐劄以嚴門戶鎮守陝西署都督僉事曹雄統兵於鎮戎所調度固原靖虜蘭州一帶主客官軍以保庭除仍預行甘肅遊擊將軍徐謙統領甘凉遊兵并千戶魯經土兵各于莊浪操候河套有警調至安定會寧與甘凉備禦下班官軍併謀齊力以守堂室前項分布既定沿邊守將嚴謹斥堠多差夜不收遠為接哨沿邊多設塘馬但有套賊烟塵消息或走回人口供說即便傳塘走報隣境官軍隄備賊果近邊各該主客官兵分據要害占守水頭從宜阻遏寇小至則擊之不可輕進遠邊仍要互相應援不許自分彼此如賊大至切勿與之爭鋒（賊大勿擊以避其鋒此為良策但不知兵者必以為怯故先期上奏以杜中制之口）各取便斂入城堡以避之待其擁衆深入延綏遊奇土兵寧夏副總兵都指揮韓斌等枚人馬各襲踪而進若犯固原陝西遊兵即便掣回應援李祥衛

勇馮禎韓斌等各領兵於紅寺兒堡按伏姜漢戴欽藍海等兵各於韋州鹽池石溝按伏環慶官軍移至萌城各休兵秣馬以選待勞曹雄相機調遣腹裏官軍據險以扼其衝張疑以分其勢（賊之始入其勢方銳將）一面馳報安會靜隆官軍堅壁清野勿露形跡多用鄉導指引藏兵于（其分掠且勢孤而可擊矣）崖窑堡洞險要阨塞之處伺賊分散搶掠出其不意發兵擊之賊既不得逞必將遁去曹雄陳善重兵銜其腹心又與徐謙遊兵俱襲踪而出比至紅寺兒石溝鹽池等處延寧環慶官軍分據營盤待其前鋒稍遠先後犄角夾而攻之陝西主將遊兵出其後背奮而逐之晝則選鋒以截其路夜則銜枚以劫其營賊深入疲敝又腹背受敵必然大遭挫衂若犯環慶則延綏遊奇官軍掣至紅德堡山城會合陝西遊兵尋襲截殺倘或事情緊急都督曹雄領兵自三角城沙井溝而出寧夏主副將官兵馬掣至萌城甜水堡以遏其破袞西走之勢賊既敗走其氣已奪諸軍仍躡其後併力追勦至邊墻而止沿邊主兵將官閻綱保勦等以逸待勞或邀其中或截其尾以我四路應敵

之兵。當彼千里趨利之賊，豈有吾峙之理，如此庶可振中國之威，褫外夷之魄。爲今之計，似不出此。然兵無常形，敵有萬變，隨機運用，難以預度，因時制宜。又在各官再照延綏遊奇土兵，既皆掣至西路，其中東二路，城堡空虛，倘賊乘隙而入，爲患非輕。已行延綏鎮巡官照例徵調大同遊奇官軍，先期於交界去處駐劄，賊果入套，調來中東二路應援截運。如是賊衆俱在進東近邊拆墻謀犯延綏地方，即將本鎮遊奇兵掣回。若賊情緊急，寧夏陝西遊兵，俱應調去策應，

臨期斟酌定奪。凡客兵所至之處，在陝西地方，悉聽署都督曹雄節制；在寧夏地方，聽總兵官李祥節制；在延綏地方，聽總兵官張安節制，俱不許偏執違拗，致悞事機。除通行各該將官，查照依奉施行，及行陝西巡撫都御史張泰，前來固原慶陽，隨宜駐劄防禦，臣遵照欽奉勅旨，往來環縣韋州，居中調度。

一爲預討兵機事　搗巢

據鎮守延綏總兵官張安呈，切見近年以來，虜酋驕橫肆志，勢甚猖獗，動輒深入腹裏諸鎮，被其蹂躪，地方盡皆殘毀，未嘗有一挫彼鋒銳。且如弘治十八年虜中走回人口傳報，酋首會議，每賊殺羊一隻，牽馬二匹，前往進西地方搶掠，彼時得此消息，欲集官軍乘夜出境，撲搗巢穴，破彼南侵西掠之勢。但恐又有引惹邊釁之說，有爲首尾之畏，束手忍忿，掣肘難行。以故賊徒得利而歸，動搖內外。若不預爲處置，使賊痛遭挫衂，以回邊患，何時得息。合無探聽聲息，遊定馬步官軍，先差乖覺夜不收出境，密切哨爪賊巢遠近，帳巢多寡，果離邊墻一二百里之遠的實回報，然

後將馬隊官軍，分爲左右哨掩馬軍，駕御兵車，隨同出境，挨邊劄營，作爲來當聲勢聯絡，遥振兵威，馬軍晝伏夜行，徐徐前進，約至賊巢，分兵四面齊起，驚擊散亂，擒拿老小，勦殺強壯，邀趕生畜，縱有僥倖逃命脫走者，冬則凍餓死傷，夏則困渴疲敝，自有不戰而亡，且又致使深入腹裡搶掠之賊，得知前後不顧，急趍回營，見其巢破營空，妻子散亂，無所顧藉，生畜被掠，無所收集，加之腹裏按伏官軍追擊，內外夾攻，手足無措，虜賊所顧戀者妻子生畜，如此謀爲，使再不

敢逐顧輕犯。虜係內外軍民得安。臣看得切緣前項虜酋自弘治十三年延綏大同官軍失利之後，志驕氣橫，肆無忌憚。弘治十四年深入陝西腹裏，殘害生靈，動以萬計。弘治十八年，宣太遊兵全軍覆沒。又河凍之後，連年窺伺陝西，既未遭挫，必無懲戒。今冬踏冰入套之舉，難保必無。既入河套，必不安靜。臣方部署將士，振揚威武，已將布置主客官軍，相機邀截。及貝週外但兵少備多，未免以一當十，出奇制變，似不得已。前項撲搗巢穴之議，不爲無見。商高宗之伐鬼

方，唐太宗之擒頡利，是非薄伐，昭然可知。況河套本我內地，而彼據以爲巢，由是以窺我近邊，犯我內郡。此正田中之禽，利用搏執。固非稱兵于陰山之窟，濺血于不毛之地，喜功好大者之所爲也。臣愚以爲今冬深河凍，賊果入套，宜照兵部奏行事理，徵調宣大二鎮遊奇官兵前來延綏中東二路駐劄，並聽總兵官張安節制。若止在套駐牧，不曾擁衆內侵，我則嚴兵自守，決不輕挑強敵，自起釁端。如是仍前深入固陵等處搶掠，合無行令延綏鎮巡官一面選帶乖覺

夜不收分投出境，哨探賊營遠近衆寡，一面會合主客官兵，預先分布，逼近虜營城堡，待哨探回還。如在一二百里之間，有機可乘，原擬沿邊中路邀擊之兵照舊不動，以延綏東路叅將時源領本鎮三路，臣近日批選先鋒奇兵官軍三千員名爲戰兵，總兵官張安領本鎮選定頭等官軍三千員名次之，以爲中軍，大同遊奇兵爲左右二哨，宣府遊奇兵又次之，爲兩翼。太監劉保、都御史文貴領本鎮兵馬并步隊官軍

如此行師出奇亦中兼有持重之

於墻外二三十里列車營爲家，當分布停當，晝伏夜

行，各相去二三十里，擇形勢利便之地爲營以待。務使聲勢連絡，後騎相望。前鋒戰兵既近賊壘，奮勇疾進，衝其腹心。賊既潰亂，擒其羸老而殲其壯健，奪其鎧馬而縱其牛羊。大同之兵堅正嚴備，不許貪利輕動。如前鋒勝負未決，進爲聲援；待其既回，以爲翼衛。賊若糾集餘孽，追躡我軍，張安合大同之兵，專爲殿後，宣府官兵相機爲援。我雖退而兵漸增，彼既遠而勢自屈。前軍勞而退，則先行，使無繫累；後軍逸而回，則殿後，使有餘力。如此布置，較之先年出境部分疎

遠孤兵無繼，迄無成功者不同。彼賊千里趨利，日久
疲敝，聞我傾其巢穴，必自遲疑。我腹裡之兵躡之，中
路之兵扼之，沿邊之兵又夾而邀之，賊戀巢之心既
勝，欲戰之志不堅，必然潰敗。比至套中，凡其妻孥傷
殘，彌覘破膽，振中國之威，洩生民之憤，安邊制虜之
計，莫快于此。昔者孫臏直走大梁而解邯鄲之圍，攻
其所必救，古人遺法具在，顧用之者何如耳。但兵貴
神速，機防先露，進止之間不容髮，若待臨期奏請定
奪，誠恐緩不及事，乞勅兵部詳議，倘有可采，作急行

臣及延綏鎮巡官，密切會議，相機而動，必期成功。若
套賊勢重，兵力不敵，或賊營遼遠，勢難輕進，機無可
乘，照常戰守，不敢輕衆妄動，以貽後艱。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卧子　選輯
華亭　宋徵璧尚木　何　剛慤人
彭　賓燕又　參閱

楊石淙奏議

疏　楊一清

爲條陳鹽池開中事　鹽池開中

竊惟靈州大小鹽池鹽法祖宗朝本供各邊買馬之用後因中馬有弊改議納銀輸發各邊買馬立法未

嘗不善柰何正德年間當事者各出意見奏行新例紛紜變亂新舊混淆弊端百出後任者不體前官之意新納者罔念舊商之苦以致各年各項報中俱未支掣完足鹽引堆積多至二十餘萬商人虧陷資本節次召中並無一人報納都乃搜刷舊商勒報新課監禁箠楚如追逋負在情與法俱不相應夫天地自然之利人自失之而徒爲姦人私販之資深爲可惜查得近該戶部題奉欽依革去納銀專令中馬固係舊例但先年中馬弊多始改納銀且各鎮官員趨向不同行事亦異如是禁防疏濶或因將官之要求或徇勢豪之請託將中下不堪馬匹揑作上等支鹽一百引以致物議沸騰若欲於腹裏地方納馬解邊則秣飼屬之何人運送不勝其擾似皆未便臣愚以爲不若仍納銀兩解邊易馬則事省人便官商兩爲有益且如鹽馬舊例上馬一匹給鹽一百引中馬一匹給鹽八十引二池舊課止有一萬四千三百三十七引盡納上馬止該馬一百四十三匹兼納中馬大約不過一百五十餘匹正德元年臣召報納過七萬二

千五百引每引價銀二錢五分共得銀一萬八千一百二十五兩每馬一匹用銀十兩可買馬一千八百一十二匹正德二年臣召納未完去任今查納過鹽三萬八千七百引每引價銀如前該銀九千六百七十五兩以後年分多者萬餘兩少亦不減數千兩嘉靖元年延綏超前召報納馬止是一百二十六匹較其所得多寡之數昭然可知致將正德十四年十五十六三年俱誤召納今據副使高公韶所呈在池未放鹽引既多欲再設法另召商人必少欲暫停新課

以既逼舊引、不無虧損額課、近係邊儲一節、查得節年報納商人歲月既多、頭項不一、中間展轉影射、冒支盜賣等弊、難保必無、本當通行革罷、但念各商俱已奉例、出其資本、助我邊儲、官本失信、商則何守、況前箚既已失利、後商愈加疑阻、誰肯以困有之財、而希覬不可必得之利哉、緣前事該部已經題行明命臣當具奏上請定奪、乃敢施行、但六七月間、正在放鹽之際、誠恐又誤一歲額課、已經遵照欽奉敕諭便宜處置事理、劄仰副使商公韶備文出給告示曉諭、

自正德元年以前鹽引、俱行革罷、不許放支、仍令將引自赴官投告燒燬、若仍留在身以圖影射、許各項商人并鄰佑里長旗甲首告拏問治罪、自正德二年至正德十二年止、俱為舊引、正德十三年見開未完、并以後年分開中者、俱作新引、另召不拘新舊商人、許令告報、每引照正德元年事例、納銀二錢五分、到于卸鹽處所、仍納臥引銀一錢、願中商人、俱於環慶兵備處報名、銀兩發慶陽府收貯、取實收類赴布政司填給引目、下池、舊引三分、新引七分、俱挨次關放、

止論鹽引數目。不拘商人多寡。如上名不到。下名挨支、每引照鹽一車、以六石為則、外有多餘、依律掣墊追問、去後、近據副使商公韶呈稱、示出之後、召納過鹽引一萬一千餘引、作正德十三年之數、餘尚召納未完、臣聞之先正云、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天下之事皆然。如總制尚書秦紘等、先年所擬。循而行之。於三邊馬政實有裨益。惟是接管官員專務更張、以致法無定守。官無依據每更一官輒奏改一例、出于已若患其不多出于人者惟欲其止行之未久、

他官相繼。又復如是、且納銀納馬所取既殊、買馬買糧、所用各異、乍行乍革。條舊條新、規近利以失大信、前車之覆。後車之戒、宜商人之不樂從也。但前此納銀各該衙門。往往借取別用、有妨馬政、見今三邊多警。正在缺馬之際。乞敕戶兵二部查議、合無依臣所擬、照舊施行、所收銀兩、仍照例正德十三年為始、先延綏、次及寧夏、次及甘肅、輪年解發前去、專備買馬、不許別項支用、再照靈州二池。夏秋之間。水面凝結。如雪如霜、隨取隨足十餘萬之課亦不難辦但地隣

邊境或督息緊急鹽路不通又或旱澇相仍鹽花不
結照臣先年議奏新課明白除豁不可膠于一定歲
歲取盈但行鹽地方備例止在平慶一府及寧夏等
衛榆林寧塞營邊西城堡似乎大狹鹽生若多民食
者少鹽商何從售賣而私販固未嘗絕以此尚書秦
紘御史王錯先後具奏俱要將靈州鹽課與河東行
鹽地方相兼發賣正為此也

為整理固原邊備疏　整理固原邊備

臣竊惟固原為陝西咽襟要害之地地里平漫無險

可據通賊去處甚多自弘治十四年以來套賊擁衆
深入延寧地方不能捍禦馳騾長驅兩日夜可至固
原分散醜類靜寧隆德會寧安定一帶州縣俱被剽
掠直抵鞏昌秦州地方近年又侵過平涼蹂踐我涇
邠等州縣得利而歸不曾遭挫將來鳳翔西安內郡
安保不遭荼害臣先年巡撫之時奏將陝西鎮守總
兵移在固原常川住劄意正在此但所統官軍與守
備官部下官軍俱不及千數委的數少難以出戰只
得嬰城坐守甘受畏縮之罪今提督尚書秦紘只要

將總兵官部下除見在七百員名外再于各城堡各
衛鄉冬防守官軍內選摘精壯二千三百員名共湊
三千員名總兵官統領守備官部下除見在外今擬
增糧并各城堡挑選共二千員名外未及之數照例
懸賞於有丁人戶內召募一千名亦湊三千之數統
領殺賊仍聽總兵官調度該用馬匹就于茶馬并苑
馬寺給領或行太僕寺收貯官價支買召募銀兩於
司府官庫查有無礙銀兩動支誠為安邊禦虜至計
除依擬行令嚴加挑選聽各官統領以助兵勢外至

於懸賞召募一節尤為得策今日之務似難舍此查
得弘治十八年間臣為巡撫准兵部咨為預防虜患〔[illegible]召募[illegible]題本〕
事題奉　聖旨隨該太僕寺寺丞楊信解送銀五萬
兩到於陝西布政司收庫臣於正德元年二年間賞
軍召募等項陸續止用過銀一萬五百餘兩此臣奏
准回還原籍養病其餘銀三萬九千四百餘兩俱在
布政司并平涼慶陽二府寄庫待接管官員支銷及
咨兵部并陝西巡撫查照外及又查得兵部先年題
准事理臨邊各路土著軍民舍餘人等有能奮勇殺

謀斬獲賊首一顆，隨即賞銀三十兩，生擒一名，賞銀五十兩。若能糾集鄉丁，敵殺賊衆，斬首至五顆以上者，爲首者加陞署所鎮撫。又一件，今後各該官軍，有能斬獲賊級一顆，（條奏部覆行者）爲首者賞銀牌十兩，生擒一人者，賞二十兩。各爲從者量爲給賞，仍將各人功次另行造冊奏繳擬陞。是皆激勵人心，鼓舞士卒之策。與前項該部所奏所擬大意相同。況常人之情，見利則趨。以邊爲賞，邊軍艱苦萬狀，俯仰不能聊生者，十常八九，一旦獲此厚利，自然踴躍思奮。雖有勢豪買功之人，彼亦不肯舍應得之利，以犯必禁之法矣。然此例雖文官司多不肯行，實亦因財用不足之故，以致人心怠玩，賊勢益張。所惜者小，所損者大。及照臨邊軍民勇悍善鬬者，在在有之，召之有道，自然應命。及查先年召軍，每名有給銀五兩者，有三兩者，若此爲常守之兵，比之腹裏抽選召募者，大段不同。比年延綏、寧夏二鎮召募土兵，至今與遊奇正兵一體調遣截殺，所向有功。今各該衛所行伍空虛，懸利召募，捐廩舉行，至于隨勢給賞有功官軍，亦爲要務。軍門若無財

用，則有罰無賞，何以盡人死力。但陝西布政司在庫官銀不多，各有頭項，難以一槩取用。伏望 皇上軫念邊方重地，防禦爲急，乞敕兵部議處，合無查照先年該部奏行事理，於太僕寺馬價銀內動支五萬兩，差官運送前來，聽臣督委實心幹事官員，設法召募，不拘衛所軍餘、舍餘、村野土民，但係年力精壯，騎射嫻熟者，籍名在官，願領馬者給銀伍兩，步軍給銀三兩，令其置辦軍裝弓矢器具，團成隊伍，聽總兵守備等官統領訓練，不敢委用貪刻官員，用强逼勒，以失人心。亦不敢濫收不堪之人，徒費官錢，無益於事。至于給賞有功官軍士人銀兩銀牌等項，聽臣於布政司無碍官銀內量爲查取應用，不拘官舍軍餘士人召募民壯等項，但有斬獲首級一顆者，驗係真正達賊，不願陞者，（此亦上兵之賞額也）軍門隨即賞銀三十兩，生擒達賊一人者，賞銀伍十兩，該陞者照例先賞銀牌，仍造冊擬陞。既可鼓士卒立功之勇，又可杜官豪買功之弊。及照各邊官軍缺馬爲急，行太僕寺苑馬寺收貯銀兩，專備買馬騎操，難以別項支用。若京運銀兩，召募支用

不盡亦收貯聽發各邊收買戰馬騎操不許別項動支事完通將支用過召募買馬銀兩數目造冊奏繳如此則軍伍可增軍氣自倍可望收克敵制勝之功矣

爲調度官兵預防虜患事 防虜

准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王蓋揭帖爲申明舊例請勅各邊守臣防禦虜患及早差官整理軍餉以安地方事內開會同鎮守等官議照延寧所屬花馬池定邊營一帶地方接連河套地形寬漫大虜在套垂涎

關隴深入搶掠必由此入先年三邊兵馬强勝虜雖在套住牧然尚畏我兵威出沒搶虜亦止于近邊去處不能侵犯腹裏自弘治十四年延寧兵馬不能阻遏遂深入腹裏獲利而歸虜情貪利無厭自是每歲入套必深入腹裏正德十三年搶平涼一帶嘉靖元年搶邠涇一帶俱由各邊兵馬自取便利不肯阻遏之過也查得接管卷內該前巡撫都御史王珝因寧夏地方報有聲息照例會行該鎮移兵於韋州紅寺等堡駐劄併力防禦該鎮官員不肯發一兵前來止以虛文抵阻未久該鎮亦不免於失事此亦自分彼此不肯應援之過也見今虜寇住套號稱八萬有餘近雖差人探報俱於河東近河住牧邇不露形今青草漸茂馬膘將壯虜情叵測旦夕大衆入寇亦未可知乞勅延寧陝西甘肅各邊鎮巡等官早爲防禦除具題外開具揭帖到臣爲照延綏定邊營寧夏花馬池興武營靈州一帶地方委係大賊侵犯腹裏之門戶前項地方守臣若能捍禦則固原靖虜迤南俱係腹裏可以無患因是沿邊武備不修兵威不振以

致套賊搗空邊墻長驅而入其所利不在延寧而在腹裏固靖安會靜隆等州縣俱被搶掠近年又越過平涼蹂踐邠涇等處地界籓籬不固禍及堂室誠如陝西鎮巡等官所言延寧守臣每以本處不曾失事爲辭不知 朝廷竭腹裏軍民之財力以供三邊令其幹理何事況各鎮互相應援不許自分彼此屢有敕旨及奏行事例今套內既稱有賊雖云不露形跡恐其竊伏深藏待後青草長茂馬匹膘壯之日難保其不大舉入寇防禦之計不可不謹但沿邊一帶地

里寬漫虜賊便于馳驟。各守臣兵馬寡少。豈能遏其初來之鋒。必須徵調鄰境精兵會合截剿。乃克有濟。已經行各鎮總兵官查照原行差人哨探套賊多寡遠近。先行回報。仍照節行事例。互相策應。如果套內（如此布置文襄于正德下爲統制時已詳載之矣）賊衆。行令遊擊將軍張鳳統領遊兵於花馬池營住劄。遊擊將軍劉淵統領遊兵於定邊營住劄。副總兵趙楧統領奇兵暫於寧塞營住劄。若哨探前賊有西行之勢。遊兵二枝俱於花馬池。副總兵趙楧移於定邊營各住劄。量分人馬於安定柳楊等附近城堡。寧

夏副總兵劉玉統領奇兵於興武營。遊擊將軍周倫叅將苗鑾於紅寺兒堡韋州蠡池石溝等處住劄。總兵官仲勛待有的確警報。統領正兵於靈州住劄。與各該守備等官。各按兵秣馬。鋒利器械。以逸待勞。仍要嚴謹斥堠。多差夜不收遠爲探哨。沿途多設塘馬。但有烟塵消息。即便傳塘走報鄰境官兵隄備。賊果近邊。各分據要害。占守水頭。從宜阻遏。寇小至。則取便擊之。如賊大至。即便會合各枝人馬。相機截殺。不許逗遛畏縮。失誤事機。亦不得輕率寡謀。墮賊奸計。如果大舉深入。陝西鎮巡徵調即便剋期赴援。不許觀望推托。陝西遊擊及主將兵馬。等巡歷河隄審勢分布另行。

爲達賊出沒計處用兵機宜事 用兵機宜

照得前項達賊。自正德三四年間。被小王子人馬驚（此達賊即亦卜剌阿尔禿一枝也）殺殘敗。遁往河西莊浪涼州速罕禿斬石峽明水湖扒沙一帶潛藏住牧。時出剽掠。阻截遊路。敵傷官軍。臣起廢西征。復總制陝西軍務之時。建議欲調集大兵。痛加誅剿。彼時規置已定。惟候成命。不意旋即奉

敕取回。兵部題奉欽依。行令甘肅鎮巡官整理。緣茲事重大。豈甘肅一鎮所能了辦。因循養患。十有餘年。賊既那營竊伏西海。逼脅曲先阿端各種番夷。烏合爲巢。歲復一歲。醜類漸繁。乃敢寇我洮河。深入松潘地界。自是虎踞青海。蠶食屬番。遂釀成甘肅陝西腹心肘腋之患。去年冬間。被回賊驚散。一半越往官路之北。被各鎮官軍相遇斬殺數多。其大營仍在西海剌剌山江零卜住牧。雖未見侵犯。而禍胎實深。除督令各該守臣哨探尋襲計處方略另行具奏外。其在

北若多不過一二千俱係精兵十可當百因係老小步止不定自今春以來多則五六百騎少則二三百騎或在莊浪五方寺尖山蘆溝或在涼州松山蘆塘等處聲東擊西或出或入河西衛所官軍防禦三種寇賊無所不備無所不寡經年累月不得解甲若不先其所急早爲芟除緣前賊切近腹裏恐其尋搶凡冬野無所掠水稿結凍之後將有窺伺蘭州靖虜之謀彼處軍馬數少不能支持乘虛而入則會寧安定狄道金縣地方難保不遭虜掠臣愚欲趁今與西海

賊寇解析之時量調陝西延綏精銳兵馬五六千名與莊浪涼州副總兵遊擊等官會合尋襲痛加誅剿以除門庭之害則西海之賊聞之亦將褫魄破膽有不戰而走之勢區區固賊又不足憂也但今河套虜情未定沿邊腹裏俱未敢掣兵又莊浪一帶倉場糧草處處空虛方爲逐旋經理須待套賊無警糧草有積方可舉事然兵貴神速機難預定必待臨期奏請非惟緩不及期且恐事機先泄乞敕兵部計議備此言可采乞早行陝西各該守臣不拘何月日相機取便行事俟大兵既集詢謀僉同因而挾剿西海之賊至期計處定奪務在計出萬全若無可乘之機或軍馬錢糧未備照常戰守不敢輕舉妄動以貽後累

爲諮訪群策以裨邊務事 邊務

臣惟固原爲防胡重鎮乃陝西根本之地地里寬漫遇賊臨口數多分兵而守則無所不寡賊至發兵則有所不及數十年來大虜竊伏河套寧夏邊墻不能捍禦必從固原深入平凉臨鞏地方搶掠生意蕭索戶口凋耗實由于此但防邊之要據險爲先設險之

策必資城守成化年間都御史余子俊建議於預望城葫蘆峽口二處添設鎮戎平虜二所甚爲得策後止設鎮戎所其平虜所因循未舉弘治十四年大虜侵犯固原總制尚書秦紘奏舉行旋即去任臣接管總制始奏銓官降印召募軍人設倉貯糧又於舊紅古城修蓋營房募軍積糧委官操守於是兩城遂爲扼虜要地虜賊畏避不敢由此而入却從東路縣子川毛居士井一帶在於白馬井趙水草御營分散搶掠固原平凉村寨城堡直抵涇邠地方所以固原

兵備副使成文守備都指揮劉文俱要於舊撤都城。卸白馬池地方。修築城堡添設官軍并展築白馬墩堡占據水頭斷賊出入之路。仍爲有見臣親詣閱視、及行委布按二司官參政韓十奇等照例召募願投本城軍人及又委令將應給軍人耕種地土丈量四至分撥外但有城有軍必須得官管束。囘原衛見任官員數少委的不敷差用及照召募軍人止可尋常備禦若大虜入寇必須分調官軍在此按伏供應糧草亦當預備再照前項地方係在靈武監清平苑草

場之內與萬安苑草場相隣因地土荒遠自來無有官馬在此牧放蓋係虜賊出沒之衝牧軍亦不敢來此牧馬及又查得靈武監清平苑原額實有草場地共一萬九千七百九十四頃二十六畝二分見養馬軍人止是二百八十三名見養馬并駒四百三十七匹萬安苑原額實有草場地一萬七千四百五十二頃三十八畝養馬軍人三百二十三名見養馬并駒一千四百八十八匹地土甚廣牧馬不多不致廢此失彼但恐牧軍因見築有城池足堪保障事定之後、

或起爭端況前項城堡之設不止保障地方亦欲防護官馬乞敕該部計議令無行延綏寧夏二鎮查取新任空閑官員每鎮各五員改調填注固原衛所分撥白馬城紅古城二處每城五員管隊領軍并行陝西布政司將原坐附近城堡該徵民糧量撥白馬城脩蓋倉廒收貯以備兵馬支用再乞行陝西苑馬寺禁約該苑牧軍草場地土在今分撥給軍耕種界至之內者向後不許混爭告擾及行總兵參將兵備操守等官禁約本城軍人不許於界至之外侵越耕

種如違各依法究治待安插既定軍彊食足之日與紅古城應該設立所分俱聽後來總制等官奏請定奪、

爲處置屬番事　屬番

爲照肅州寄住畏兀兒哈剌灰二種夷人乃哈密之部落亦哈密之忠臣先年土魯番戕殺王母既致死拒戰其後襲殺罕慎又死難數多至于陝巴復國討殺姦囘亦多効力要其心跡本非有貳乃因窮追歸我求生寄住年久未嘗作惡比與哈密囘囘不同今

都御史陳九疇等議以異類雜居終難輯睦一旦狃非其人變生不測必危邊境深慮曲防不爲無見但欲遣回哈密則彼與土魯番讐怨已深斷不敢歸還故土今要揀擇肅州北邊空閑堡寨水草便利之所少費官錢爲其修理城郭改造屋廬諭以番漢雜居終相疑二徙居別所兩取便安待奄克孛剌幼子襲職回還令其管轄部落且容不去哈密令其暫居臨邊藉之事體似亦相應但恐各夷安土重遷不肯樂從若强之使去致失其心返生厲階及修理城郭蓋

造屋廬等項未審工程多寡本鎮財力堪否供辦已經移咨巡撫甘肅都御史寇天敘等官議處先行曉諭各夷使知彼有畜牧之業我無猜猜之念如果樂從仍計議修理城郭改造屋廬合用工料若干先期整理完備方可督發遷移川邊王子莊苦峪赤斤柴城兒扇馬城大草灘各種回達亦被土魯番殘害窮迫來歸不敢復還原土前該鎮巡議處准令暫安插金塔寺地方彼亦安居樂業不敢生事今要將威虜古城再加修築挑濬壕塹以處其衆既爲肅州北面添一藩籬又使遠去城郭不患包藏禍心前項所處似得柔遠防姦之意且與先年該部所處大略相同但前項地方大草灘扇馬城柴城相離嘉峪關不遠王子莊則在苦峪之西離邊稍遠大約皆赤斤蒙古衛番族住牧之地近年節被回虜驅掠傷殘棄地方而不守投內地以求生今所議威虜古城未知相離嘉峪關外地里若干修築城垣挑濬壕塹應用工力若干即今臨邊有無回虜窺伺并修築之後防護之兵作何區處方得一一就緒料彼夷人以帳幕爲宮

室以耕牧爲芻糧既有城郭可以自保無不樂從之理俱要議處停當明白咨報以憑回奏定奪今據前因竊惟防患當于未形防之太過反生意外之虞作事當謀諸始始謀不臧將無善後之策看得前巡撫甘肅都御史陳九疇等并兵部尚書金獻民後先議奏其說有二一則欲將肅州關廂寄住令剌灰畏兀兒二種夷人揀擇肅州北邊又棄空閑寨堡水草便利之處安插居住一則欲將川邊王子莊苦峪赤斤柴城兒扇馬城大草灘等處先年安插暫住金塔寺

夷人因前威虜古城，再加修築，以處其衆，是皆欲嚴華夏之辨，謹內外之防，深慮却顧，誠皆體國安邊至意，但懷柔遠人之道，當順其情，哈密乃　朝廷封國，土魯番敢於殘破之，使其播遷離析，而我不能爲之所，已失中國懷遠恤患之義矣。彼哈剌灰畏兀兒二種夷人皆忠于哈密，被其戕害，率衆來奔，先朝從守臣之議，許其肅州關廂居住，然後其久住肅州後恐亦所宿處上歷年滋久，彼無反側之心，我得謝遣之用，今一旦疑其後日之終不靖也，而欲徙之北邊空閑寨堡，安土重遷，豈夷情之所欲哉。

觀其對各官之言曰，此是鳥雀不落之地，我們如何住的，又曰，我們東關住久，各有置買房屋，不能割捨，我們情愿入堡，將我們家小仍留在東關也罷等語，其情可見，後各官諭之以好語，勸之以危言，方纔承認，終非所樂明矣。其川邉王子莊苦峪赤斤柴城兒扇馬城大草灘各種番達，俱係境外屬番，肅州衛羈縻帶管之數，節被土魯番哈密回回侵奪搶殺，窮迫來歸。先該總制鎮巡等官奏請，暫且安插肅州境外金塔寺地方居住，令其自爲耕牧，有住四十餘年者，有住十餘年者。今欲驅而置之三百里之外，舍近就遠，必非其情。且原擬待後西事稍寧，哈密復立，仍各遣還住守故地，是猶存興滅繼絕，作我藩籬之意。若依前擬，則恢復之念荒，哈密之望絕矣。及照各官所擬新城兒㹀泉板播等堡堪以安插二種夷人之地，修門修房等項，雖費用不多，亦未免勞擾，又奪肅州軍餘春夏務農之地以與之，似俱有碍，至于威虜城修築，約用人夫六七千名，又勞軍馬架梁防護，且今肅州地方番回之窺伺未已，我兵之警備方嚴，豈暇

逆探未形之患，以供不急之役乎。倘或番回乘我工作之際，率衆侵擾，禍且不測。推原各官論奏，蓋見前年回賊退遯，誤信速壇滿速兒牙木蘭已死之言，遂謂肅州自此無事，故有是言。若體諸各夷之情，參以今日之勢，非惟不能，亦所不敢。據今鎮巡所言土魯番搆怨方深，正諸夷杌棿不安之秋，在我惟當以鎮靜安輯爲主。若又遷置各夷，紛紛多事，以拂其心，臨期倘有生拗，又恐患生意外等語，似爲有見。乞敕兵部參詳議擬，合無將前項川邉王子莊等處番夷，令

其照舊於金塔寺地方住牧以爲後日恢復之圖以存興滅繼絶爲我藩籬之意其哈剌灰畏兀兒二種夷人亦且令其照舊肅州關廂居住不必預爲遷徙之說以離其心待後番情寧謐財力有餘之日如果事勢可爲另爲具奏定奪庶使夷人無疑二之情地方無勞擾之患而我得以專意內修可收攘外之績矣

爲整理邊務以備虜患事 備虜

赤斤罕東哈密等衛夷人皆當國初開創之時率衆來降所以我祖宗授官降印以羈縻之使之爲我藩籬今亦卜剌等寇賊背叛其主投我屬番境界大肆侵掠橫加吞噬又侵人我腹裏地方此正田中之禽利用搏執固非喜功好大者之所爲也臣正德五年復起總制陝西軍務之時此賊被小王子人馬讐殺殘敗遁來河西地方臣慮其異時必爲邊患建議欲調集大兵誅剿規畫已定不意旋卽奉敕取回兵部題欽依行令甘肅鎮巡官整理因循至今十五六年種類漸蕃聲勢日盛臣於去年六月內奏爲達賊出

沒計處用兵機宜事兵部覆奏欲令臣將一應制勝機宜用兵方略一一會計停當先行差人具奏請定奪緣兵家變態不常句月之間事機頓異况地方相去京師五六千里奏報往回動經數月雖有成算亦難取必議處間忽報北虜二萬前去西海收捕前賊臣方慶夷狄相攻中國之利不須煩我師旅不意爲彼所覺移巢南面留其精兵據守彼千里而趨利此以逸而待勞反爲其所敗失勢而遁後聞阿尒禿厮賊衆恐大虜仍來報讐挈營隨順渡河入套止是亦卜剌一枝半在西海半渡河寇我洮州卽今未否盡數歸巢且西寧洮河等處番族國初分散部落設有國師禪師指揮千百戶鎮撫驛丞等官管領給與金牌令其三年一次輸納差發馬匹而以官茶酬之若與王官王民無異實欲借其爲我藩籬捍備北虜卽前漢斷匈奴右臂之意百十年來河西虜寇不能逼侵我洮河恐番人之議其後也今二種殘賊將番族戕害已甚不能生存遂與之糾合爲寇西寧最被其害洮州之番近亦被脅合夥爲之指引道路番達

合勢我之邊境其何能安此膏肓之疾腹心之患也
議者動以不可輕舉為言雖兵兇戰危誠宜慎重而
玩寇養患亦非所宜嘗竊譬之夷戎勢雖猛烈如風
寒暑濕之病來則疾於風雨治之不善即能殺人然
得遇良醫一汗而愈一七而安西海之寇如痞結胃
腹間目前飲食起居雖若無恙久而不療元氣日漸
消耗後將難圖與言及此豈可不思所以處之而徒
玩愒日以僥倖於無事哉目今阿爾禿廝已遁止是
亦卜剌一枝大約精騎不過二三千人其餘皆脅驅

番人勢非得已然地土被其奪占骨肉被其殺戮帳
房被其焚燬孳畜被其搶虜欲報怨讐而復其故產
人豈無是心哉此間諜之用亦不可廢也切見新推
提督三邊軍務尚書王憲剛果有謀多才善斷昔嘗
管理茶馬遍歷西寧洮河地方又曾督處河西屯田
至今邊人頌其風力合無請敕本官力任此事若今
年迤北大虜無尋捕西海之舉及套賊回賊不曾大
舉深入或雖入而即遯宜密諭甘涼莊浪等處將官
部署兵馬待冬末春初草枯馬弱之時調集延綏遊
奇二枝兵馬及陝西寧夏二鎮遊兵共萬二千人甘
涼之兵自涼州而進延寧之兵自莊浪而進陝西之
兵自河州歸德而進與各該守臣所統兵馬剋期聯
絡併力夾攻如昔年宣城伯衛穎都御史吳琛征番
（番人之從賊非其本心且宜以計離合執孰）
故事仍先設法厚募壯勇識事之人暗入西海諜我
（內應）
屬番使為內應一鼓成功以驅河西腹心之害以為
我邊久安長治之圖尤須精擇將領如僉經李義馬
雲甘繡輩及涼州輩任參將都指揮楊佑皆熟知此
事可以付託西寧兵備副使陳鼎沉毅有機陝西布

政司左參政成文固原兵備副使桑溥皆曾巡歷河
西地方素有才略可以翊贊兵機督處糧餉然事千
各鎮必得主將一員居中調度頒兵馬不難於調集
而糧草則難于措處臣到邊督催運送甘肅一鎮民
糧銀兩分發戶部送到官銀其數已多而倉儲未見
有積及照蘭州督理糧儲郎中婁志德實心幹事宜
令往來莊浪涼州一帶督處仍于布政司選委有幹
力善經畫官一員專一整理河西錢糧一面于莊浪
涼州西寧或召商或糴買一面於蘭州安定會寧等

處收積蓄專恃河西。則所積不多。蘭州安會如有厚積。臨期亦可以帶運。臣之所見如此。伏乞敕兵部將臣所言參詳可否早為定奪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上木　選輯
華亭　陳子龍卧子　徐鳳彩聖期
張安茂子美參閱

楊石淙文集

狀　楊一清

論綏德衛遷改榆林城事宜狀（遷改榆林城）

謹按綏德州秦漢以來號稱上郡多屯重兵屯宿名將拒守宋時經略西夏尤爲要害觀趙卨所奏綏實

形勝宜增廣邊障乃無窮之利可見矣我　國朝酌古定制開設州衛統理軍民表裏相參犬牙相制成規井然萬世無可議矣今天下一家華夷賓服固無容慮然陝西既舍受降又撤東勝延綏諸郡遂與北虜爲隣加以河曲內地棄爲虜巢深山大沙勢顧在彼綏德獨以一面之險遮千餘里之衝昔人謂之可守不可棄者此也正統年間虜數入寇西鄙靡寧乃設榆林東西二路營堡將綏德官兵調發沿邊諸堡分布操練以備非常尋又將戶內丈丁揀其壯健者于適與舊操官兵相兼肄習調用成化以來邊患益劇　朝廷從守臣議增置榆林衛鎮臣節鉞諸臣居中以臨蒞之外控胡虜內撫延綏疆土開拓藩籬益固于是延綏之地始免搶攘勢同腹裏然武備解嚴而衛制不廢非直以舊規未可率易更改抑亦有思患預防之意焉比因守臣建白欲將綏德衛改蒞榆林以便邊務事下兵部移文陝西延綏兩鎮巡僉議可否以　聞已而綏德之人復有論奏極陳遷衛非便欲仍舊貫以安人心兵部亦下其議甲乙可否莫

知適從竊惟事體當較重輕謀慮當審久近事關重大則匹夫之言（文襄之時爲陝西提學）亦當博納慮在久遠則目前利害不足深計顧非其職不敢妄議然食祿茲藩親歷其地益嘗酌輕重之宜審遠近之慮體之人情揆諸事勢有不可遷者七不必遷者二何則西安以北七百二十里而有延安又四百三十里而有綏德又二百六十里而有榆林以千四百餘里要害之地中界兩衛已不爲贅（足定紛紛之論）初本設榆林以捍綏德今傾撤綏德以附榆林不惟損外援內應之勢抑且蹈虛中實外之譏

其不可一也綏德前擁雕陰之岬後繞大理之角依山爲城因溝爲池居高瞰卑山谷迫隘百夫據險則鐵騎千羣不能飛度榆林界在沙漠土脉不堅以戰則綏德不如榆林之利以守則榆林不如綏德之險故榆林者綏德之藩籬也綏德者榆林之根柢也朧黠酋勁虜有如天順成化年間擁衆深入分抄邊鄙則綏德尤宜增兵防守以壯聲勢以固根本以繫人心今邊事稍緩遂視爲腹裏欲撤根抵以附藩籬萬一事變不測榆林動搖則延綏殆矣南衛之勢仗誰

阻遏必有執其咎者其不可二也往年虜勢猖獗榆林以東神木府谷山谷間皆可入寇不必取道榆林亦能逕趨綏德直擣環慶設復有此必仗綏德之兵以遏其深入榆林遠在二百里外安能舍彼顧此其不可三也綏德軍民屯所多在清澗延川地方相離二百餘里芻粮輸納尚以爲艱今復移就榆林使之越五百里之程畜馱車挽所費不貲人心愁嗟遷儲愈負其不可四也綏德官兵自戍邊之外其在本城內外居住文武見任致仕官僚士儒卒伍之家無慮千百世業已久今欲塡實榆林決無祇移空衛之理必將盡驅此輩以去以安常樂業之人無故而驅之使之棄田廬拋塋墓扶老攜幼徙邊城生者失其幹止死者無所憑依謗讟囂興怨聲騰沸愁極生變難保必無其不可五也綏德編氓多散居鄉落城中居民不數十戶比屋連巷俱是衛所丁籍此輩盡去遂爲空城是亦不能州矣其不可六也榆林邊操官兵皆出大戰創傷之餘頻年飢饉之後重以誅求朘削疾痛未瘳生意未完所謂强弩之末不能穿魯縞

況今失穴之虜近邊抄掠寧夏甘涼諸處警報日至虜掠我丁畜戕敗我官兵外無所獲草枯河凍之時必將內窺河套榆林延綏之患恐自此始正當畜養士氣固結人心今欲改移衛所築城建衙勞費不免內蔽人怨外疲兵力以逸待勞以靜制動之策固如是乎其不可者七也且建斯議者迹其始謀本因綏德官旗比年借貸倉庫錢粮侵尅軍士花布事多發露故欲移置會府易于關防是固然矣利之所在奸弊易生要在典守得人禁防有術自然無患不然則

狐鼠漁獵之奸何處不有以官旗侵尅糧餉之故遂欲吝一衛而遷之是何異于因噎而廢食見刖而廢屨也亦過矣假令禁防不嚴則今沿邊衛所營堡倉庫芻糧銀布虧耗侵尅之弊往往有之又將移置何地此其不必遷者一也又謂榆林地大事殷所當增兵防守然兵貴精不貴多綏德官兵精悍者俱在邊戍所存無幾借曰遷之彼纍纍者非羸餘之老稚則隨行之眷屬戰守無能補助遇警先爲動搖所謂貪虛名而受實禍將安用之此其不必遷者二也夫揆

之人情度之事勢其大要不過如此此理甚明人所易見必欲違衆情逆事勢而爲是得已不已之舉亦獨何哉或曰舉大事者不恤細怨夫所謂不恤于此者爲其有益于彼也小損而大益君子固甘心焉無大損益徒爲煩擾亦所不爲也況無益而有損者乎或又曰古城綏德未有榆林今守榆林安用綏德易有之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千金之子其祖若父爲之重垣複壁亦將有以自保也無事之時而厭之而撤之其可乎爲今之計衛治決不可遷人言決所當恤衆怨決不宜斂但將邊官革去行慮俱于邊倉止關本等俸給至于倉庫出納之際　朝廷成法具在稽牒按籍之不遺其力歲省月課之不憚其勞所任勿私其人所犯勿貸其法則積弊可袪浮費可省人心不搖邦本自固長久利便之策實無出此

書

奉內閣吏兵諸先生第二書

兩寺新　命人心聳然精采百倍諸被改擢者悉皆砥礪鞭策用圖報稱近時頹靡廢放之風爲之頓革

顧習玩已久人猶未知所重其叅政僉事改卿少卿者同事且譁而輕之親友問訊輒出唁語若以爲墮坑落塹云者流俗之難曉至此此固不足深卹然轉移之機在廟堂一籌運耳何則二寺體勢素輕今雖奉有明命而　朝廷所以待之者未審何如以京寺待之是亦方面而已矣以方面待之是亦方面而已矣此其故不可以不講也若一切循常襲故不加隆重則空言無據何以歆動人心至于考語一節關係尤急盖巡撫巡按與二寺政務不相涉考語無憑填

訟未免詢諸二司。二司未免詢之知府。往者弗振。實
坐此。故今不爲之處其事勢。恐又漸墮。故轍中而莫
之能救也。詳具奏牘。伏惟睿之裁之

與內閣吏兵諸先生第四書　茶馬

茶馬論列已罄其愚。雖未敢自以爲是。要其事勢不
得不然。其推原　祖宗立法本意。恐是一段大議論。
似不可少。所患私茶不易禁。官茶不易積耳。大抵茶
是本。馬是利。無本則利將焉出。官買固順。以輸運之
艱。故有招商之議。商買固便。以價出之難繼也。故復

有官責之議。行之數年。茶司各有數十萬之積。則金
牌可復。然僕前所言差官一節。又不可不預爲之思
也。至于四川東鄉利州諸處。誠今日私販之淵藪。其
地密邇漢中。實附陝西巡茶提調。不然禁之于此。開
之于彼。譬之治水不于源頭理會。而徒遏其流。恐奔
放潰決之勢。終不可遏。餘惟主張國是者採擇之、

與內閣吏兵諸先生第五書　牧地　牧軍

清地募軍文冊。差官奏繳。監牧之政。二事爲先。頃茲
政初舉。僉謂草場爲土人占據已久。決不可復。必復
之。恐激土達之變。而總制秦公。尤主是議。某孰知此
中情狀。恐喝搖撼。乃其故習。不足深卹。懋簡練事之
官。分投清理。憑據籍冊。盡得其實。徐諭土人。聽其赴
愬。分豁改委。它官覆勘。凡辭有可指及情有難堪者。
稍稍還之。奏疏中所謂寧虧牧地之額。不敢失衆庶
之情者此也。至再至三。其情已盡。其辭已屈。然後相
立封界。分地授軍。地有定額。軍有定止。草場既復。人
情亦安。向之羣咻衆鬨者。今何如哉。至于募軍之令
初下。任耳者習于往歲延寧招募之弊。鬨生疑議。殊

不知積年逋逃。勢既不能驅之復業。而盜賊奸宄皆
此輩爲之。將來貽患不細。今收集以歸之官。官獲其
用。彼安其役。門攢戶合而力不振。什伍團結而官可
考。固未嘗取諸見在有用之人。而貽損此益彼之誚
也。疏中亦略及此。誠懼傳聞之失真。聽察之難憑。故
曉曉云耳。若以爲自衒伐。豈某之志。亦豈明執事之
所以見待者哉。大抵天下之事。在見之真。行之果。若
猶流俗之論。則無可爲者矣。

東西涯先生　李[illegible]

連得手書窮邊寥落中不勝慰藉知近來東御所及如僕者僅一人耳顧僕何以堪此感愧感愧此事想寧帖冬間套中賊情決不敢保恐非書生所能獨當況陝西武備廢弛之甚極力料理只辦得二三分而武安倩師擁虛位失人心已久奈何爲處今亦不敢不勉凡百以身任之利害進退皆所不暇顧六月十四日賊到蘭州金城關下若無前奏留官軍其害不可言也今雖無殺獲之捷幸不失利僕七月初九日至蘭州莊浪烽火不絕道路阻塞拟再不曾犯蘭州

蓋彼亦知我有備故耳靖虜邊防頗區畫停當今冬想無虞姑未敢言及盖士夫方惡聞修邊之說此事當爲卽爲以伏道使民無所不可不然今賊勢如此既不敢保其全勝則愼封疆守要害設險自固以逸待勞斯得策也又避而不爲然則若之何其可哉犬抵今人止可與樂成不但凡民爲然耳此中曲折雖盡難盡募土人使自爲戰一節事體相宜人心樂從

文襄自是明于見事

非如所謂招募藉民爲兵者也冬間賊果內侵必獲此事之用今亦未敢盡言

柬內閣吏兵二部諸公 防虜

某經略無狀不能保固邊境致賊深入抄掠以厪九重西顧之憂無所逃罪顧受命以來修築邊防料理儲餉選將練兵實亦未敢自怠仰荷國是清明易置主將增設遊擊一方守備號爲得人假以歲時事當就緒今主將初至遊兵未集不意驟罹虜變烽火方舉賊騎已滿山谷陝西固靖環蘭所守千數百里處處通賊無所不備無所不寡彼合而強我分而弱理勢則然賊始至豫望城指揮任璽禦之至鎮戎所

遊擊陳善指揮郭迎禦之雖不能遏其初來之鋒幸不虧折賊至固原地方野無所獲遂綴我邊兵擁衆南入至靜寧勢將東下平凉新任將官提數百之兵冒險而進某約束土民拒守隆德賊聞引而西數日

賊不分散者畏我也

蒐集腹裏官兵賊亦不復分散方部署官軍及招募土人計截歸路但彼聲勢聯絡未敢必其成功而延綏遊奇兵屢調不至往者先事預防之疏竟托空言所謂中路邀擊者未知能中機要否嘗觀近日虜態較之夙昔不同昔無盔甲而今有盔甲昔無餘馬而

今有餘馬行成營陣居有瞭守所向如蹊路皆我蹤迹有以使之而所謂奸細者實不可謂無也度今昔近新春遂延不出或者天厭其惡而將數之邪不然則潛伏套中兵連禍結陜西之人其何以堪內有大荒外有大寇時勢之難無逾此者盖自今春以來地不時震殆其徵與竊謂京軍決不須發若總制之設似不可已廷臣可當是任者固多鄙見以爲兵侍許公新棠起用離陜伊邇易于赴鎮且其才識足以濟事風釆足以動人誠宏界之重權使大爲經理以弭

將來之患某輩不過聽受指麾而已非敢以叛虞之際委勞于人盖經略陜西不若經略寧夏今花馬池一帶邊備雖有如無藩籬不固寇至堂室似難爲處況陜西各衞所正軍俱在邊戍而腹裏所守大半抽選招募之餘安能支此大敵及徵調邊兵又緩不及事如今日者此某所以不得不極言之也

柬閣部諸公 防虜

虜賊頻年入套其志不在邊疆而在腹裏若不爲腹裏居民深長久大之圖則爲邊將計者不過嬰城自保而已在邊固無所掠也今經理寧夏邊防盖不爲寧夏謀爲腹裏謀耳計不出此而恤目前之近怨避衆人之浮言則他日陜西用兵殆無虛歲驅虜屠割之慘饋餉轉輸之勞其何以堪民窮盜起勢所必至僕既深知流禍至此安恐不爲朝廷陳之此修濬墻塹添設衞所經理靈夏整飭韋州諸務所以不能已于言也仰荷廟堂釆納悉見施行如新春套內無賊當次第從事此志獲終二年之後邊患可少弭腹裏人民有息肩之望矣頗聞陜之士夫猶若有異議者

盖未嘗深究利害習于任耳者之見大抵爲僕身謀則甚不利爲國家謀爲地方謀則一勞永逸百世之利也前此修邊如余肅敏尚不免于騰口況萬萬不及肅敏者招怨貽謗固其所也亦何暇顧哉套賊烟火不絕而未嘗近邊高家堡稍有侵犯旋即潰去春尚遠恐有潛形匿跡乘間如往年大衆入寇亦未可知但往年我邊兵寡備多顧此失彼僕今冬將沿邊至腹裏分爲四路兵雖不多聲勢頗聯絡有正互合首尾相應以逸待勞法曰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

耳彼千里趨利亦安能善其歸耶人便附此不盡區區

東東山先生　防虜

輸款勤懇極感至意非虜入套已久未嘗侵犯東見于高家堡西見于寧夏河東墩臺者數亦不多而沿邊一帶瞭見烟火無處無之此其奸謀尚未可測（狀分兵勢乘暇而入耳）僕十月間大閱鎮兵于固原十一月大閱邊兵于花馬池皆號數萬先聲伐謀之意也兵聚而即散分布諸要害聲勢相接如賊犯某城堡地方所至為正兵某

兵出其左某兵出其右為兩奇以應之（此諸葛武侯八陣之遺也）某兵繼其後為援隨處皆然聯絡如貫珠又多藏兵于素所無兵之地至則出其不意易于取勝大要避之于沿邊廣遠之地而圖之于鄉野村寨阨塞之區賊誠似往年深入恐難以善其歸顧此賊今不窺我之西而潛寇我之東若解此機者然延綏東路兵馬精強無足為慮況又不能深入不過覬覦近邊而已向者兵機一疏以去年曾有此機而失之故先事預圖欲待其千里深入有機可乘而為攻其所必救之計耳非敢輕挑强胡無故啓釁奏疏中亦已明白不敢不慎承諭使人以器之說愚意正與此合賤目積勞與熱舊患大作餘情不及縷縷

與陸提督都憲書　流寇

不意流賊之變驟及江鄉上則南都根本之地下則東南財賦之區關係至重鄙懷不勝懸切不獨同室被髮纓冠之義而已去年已嘗慮及此屢言之諸老本兵以事勢未及未有所處亦嘗致書巡撫巡江及敝處府衛使知此意早為設備不知曾留意否而今

果如所料矣計此賊百戰之餘雖甚勇黠顧本不習水戰制之宜無難第恐得我遁降驅彼迫脅怵之以（平而賊不嘗用此事於今亦然）刀兵啗之以財貨則我濱江鹽徒遊食鼠竊狗盜輩（自是國家之福）皆彼鄉導皆彼精兵也不早撲滅則根本為之動搖貢餉為之阻隔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正意當此危急之秋誠得如執事才識威望而又習知江南事宜者往領安攘之寄必無不濟方謀議間忽得來翰毅然請行聞者稱快本兵即如所擬但願以拯溺救焚為念星馳前去量帶西北勁兵數千人半駐江北以為

聲援半渡江南以備截殺彭提督仇總兵人馬亦于
南都以東隨便屯住防遏一以壯金陵之保障一以
爲瓜眞二壩之防有急易于徵調至于召募鄉兵求
間諜懸重賞以待之術取計破用收不戰之功又執
事之所稔知者不贅言此窮寇也譬之困獸不宜急
鬭鎭江以脆弱不練之兵嬰其初至之鋒取敗固宜
而志則可取較之閉門畏縮者不同是宜湔其志姑
貸其罪以責其後功則人知自奮矣指揮孔湧素以
驍勇聞楊能又出京營二人號爲出色今皆喪敗倘

不見棄絕或可收之桑榆掌印指揮陳章廉靜不擾
愛養士卒以固人心無出于此且鎭江蕞爾之郡驟
屯重兵外而防禦賊寇内而承應上司勞擾可知可
役其力不可徵其財二者並徵則驅之爲盜耳當于
（文襄作總督時未北中故爲桑梓之）
它郡縣多方區畫錢糧輸送前來以備供應嚴有司
（諸猾切）
科派需索之弊此正急上策也況鎭江衛官軍糧餉
經年不得支給屢奏有行未聞區畫怨聲載道怨極
生變難保必無不可不慮又思此賊出沒無常聞大
軍之來或奔淮揚通海二州以趨山東彼之計常捲

夫不備而我之患常生于所忽故淮鳳之兵不可盡
撤山東之地不宜全虛督之圖之

奉內閣吏兵諸公書　勦虜

某經理寧夏事務幾兩月粗有次第付之鎭巡遂西
出廣武抵于中衛簡閱士馬申明號令遵草地而南
八月初六日至靖虜衛竊見黃河以西無處無寇時
出抄掠居人既不得耕牧過客復不敢經行甘涼重
鎭儼然成一外境食乏兵寡守臣僅僅自保虜横而
驕無復忌憚甚非好消息河凍之後變態難測此其

節制中事不得不繫懷抱欲增兵防守正慮無所不
備之戒師老財匱卒恐無成必得大舉一番用袪生
人患害此田中之禽利以搏執而无咎者也但倉廩
一空倉卒無下手處事在河東者一面區處河西餉
道阻塞不知彼處鎭巡何以爲計及今不圖將來非
惟客兵不可調雖主兵亦難枵腹待斃季孫之憂又
不專在戎狄間他日必有任其咎者矣詳具奏牘惟
主張國是者裁之所論事恐命下之後糧草未辦或
逼近冬寒亦難輕舉鄙見第謂先事遽有成命則可

以相機而動、必待臨期取旨、往來須兩閱月、機會間不容髮、奈何奈何、若廟堂別有高見、明以指授、使有所依據而行、他日勿謂夷簡不進言、斗膽亦復云爾、千萬加詧、

記

朱憲副平賊圖記　平秦蜀叛寇

弘治庚戌夏六月、撫治鄖陽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浮梁戴公珊、上言、　皇明撫世、普天率土、陶然太和、氷天炎海、雕題左衽、往古聲教所不及之區、皆梯航納

琛貢、蠢斯逆賊野王剛者、嘯聚不逞、初起蜀之夔州新寧、往來東鄉大寧大昌諸邑、肆行劫掠、守土者莫能禁、遂入湖廣竹山竹谿、近又擾我漢中金州平利西鄉諸郡縣、　皇上弘天地之量、不即加誅、彼脅不知、怙惡益甚、請　勅四川湖廣陝西三省守臣調兵討之、　帝曰兪、無養患、無助變、無延及平民、于是大司馬承旨議設方畧、移檄三省巡撫憲臣、調兵率偏刻期進討、維時陝西按察副使高安朱公漢、職在撫民、兼分巡漢中、乃承戴公檄、躬督陝西官兵、洎民兵萬餘人、分道並進、賊聞風奔潰、乃約會川湖官兵、深入賊巢麻柳垻、所向克捷、勢如破竹、賊莫能支、是歲十一月、元惡授首、餘黨悉平、疏聞、　上降勅獎勵、給賞賚有差、朱公獲拜白金文綺之賜、漢中之民、相顧而言曰、始聞寇至、吾儕子女、幾無生聚之望、寇平亂息、伊誰之功、嗟我朱公、維我父母、其爲吏與士者、亦相聚言曰、賊至不早撲滅、民將動搖、豈惟吏之尤、亦士之憂、今居民安堵、吏奉其職、士安其業、惟茲懋績寔戴我公、乃屬善繪者、貌其平賊之狀、繪爲圖、予得

觀焉。昔宋真宗時、張詠知益州。四郊多壘、詠得賊不誅、悉令歸農業。仁宗至和中、蜀人傳言有寇至、野無居人、京師震驚。張方平被簡爲蜀帥。至則歸屯軍、撤守備、蜀竟無事。公之平寇、不免殺伐、若異是者。蓋益州之賊、初苦于侵苛、假息其鄉、無他志、至和禦變于未然。所謂有亂之萌、無亂之形者、故得以安之、而無患。若野王剛者、自成化乙巳遘亂、五六年有奇、蔓延數千里、攻我城邑、戕傷我兵民、其鴟張跋扈、非文告所可招。而彌天之惡、不可以恩結、不可以赦原、其勢

不得不加兵。領兵凶器、戰危事、將非其人、兵雖强不能必勝、玩甞愒日、糜穀費財、借曰勝之、所損已不貲矣、若公以文臣統師旅、不請益兵、不重費轉輸、笑談尊俎、安如平昔、坐運籌策、指麾諸將、月三匝而成功、視二張所爲、雖有用兵不用兵之殊、其止亂安民、功則一也、圖之以詔後世、豈徒紫人之思、朝廷遏亂之武、勵臣之仁、諸大夫宜力之忠、幷于是可見、而謂文儒不諳軍旅、其過言哉、漢中因秦地、倡亂者蜀人、古稱蜀人多變、習使然也、後之治蜀者、變之未形、當如二張不得已而至于用兵、必若公所爲、蒼生其不重困已乎、予雅知公、又嘉漢中之人之美、遂爲之記、

前引二張、雅意在此

體國堂記　馬政

臣一淸以南京太常寺卿、被　簡命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督理陝西馬政、驛召詣闕授　勑以行、臣伏讀勑辭有曰、夫廢墜既久之事、更新興擧、責任實重且艱、朝廷以爾才望素優、志存體國、特茲簡命、臣拜稽首、自念以虛名承乏、重辱溫旨褒嘉、省躬增惕、如臨深谷、惟上端居穆淸、知周萬物、欲修邦政、用澣特

艱、乃詔本兵大臣、講求牧馬故典、粤稽牧馬之政、大備于周官監牧之制、昉于唐、歷代因之、有衰有盛、而迄無善政、顧以爲病焉、我　祖宗稽古、設太僕寺于兩京、山陝遼東甘肅、又有行太僕寺苑馬寺之設、承平之餘、任隨勢輕、官因人廢、頃屬三邊多警、戎廄告乏、上煩宮帑、編戶督課、下困民力、用廑宵旰之念、以陝西監牧之利獨優、至遣風憲重臣督理、得承制以便宜從事、無前之典、寔自　今日始、廣謨淵深、不獨爲多馬故也、方謀之興、衆皆替其決、而秪憂其難、及

詠之定、人或迂其事、而遽虞其弊、紛紜喧囂、莫之適從、然臣于體國之諭、得所以自處之道矣、大抵鼓不調之瑟、必費更張之力、而築道旁之舍、決無可成之理、故凡興廢補敝、鎭躁擧劇、安常習怠者不能爲、瞻前顧後者不敢爲、有見于體國之義、知有國而不知有家、則無不可爲之事矣、初督理之任、本爲監牧、繼而有兼理茶馬、及提調三邊戎馬之命、其爲役知勞而未知逸、其于人多怨而寡惠、其爲効害日去而利未興、然要其成功、未始不爲它日一勞永佚惠臣利

之地也。亦姑自目前之所當爲者盡心焉耳矣。出位踰分，以爲其所不得爲，喜功好大，而爲其所不必爲，皆非臣之志也，非體國之義也。或者未嘗深究，若以馬政與民事爲二道，不思朝廷修舉牧事，非供馳騁田獵之欲，捍外衛內，正坐民故。夫天下未有無弊之法，利害之相乘，古今以爲恒患，顧輕重緩急之宜何如耳。誠重且急，則小損而大益可也，暫廢而大蠲可也。事在得已，無大損益，而徒爲擾煩，則寧止勿爲。雖付之無可奈何可也。若其心愉焉，惟浮議之及，已是

懼居其位，弗事其事，因陋就簡，以塞厚責，又安用是贅員爲哉。臣懼 德意之弗宣于下，且恐任事之心或因以自怠也，敢取體國二字，揭諸督理之堂，書此以爲之記。

雜記

演習營陣事 營陣

靈州邊堡壁間有詩云，堪笑書生無勇畧，演營習陣日紛紛。問之，乃總制才尚書所作。後聞諸邊將云，才公見于下操軍令，及行營陣圖，笑曰，此皆古本子，何足法。遇兵自能殺賊，若得驍勇將官，賊來驅之使戰，有進無退，何功不成，安用營陣爲哉。未幾聞虜在邉（有進無退四字此用兵上之大忌才公之喪師宜也）檄陝西寧夏兩鎮總兵，自興武營出塞，促之使前，直搗賊營，而親率輕騎百餘人，徐踵其後。賊數十騎，自沙窩突出，百餘騎皆潰散，才中矢墜馬，身被數刃，而死。出不兩逾時，竟以屍還興武。慟哉。予誠書生，不諳軍旅，嘗以古人行謹哨探，止修戰備爲法，每諭諸將曰，無事常如有事時隄防，有事還如無事時鎮靜。又念武侯李靖未嘗廢營陣，世無岳武穆，豈可恃野戰

以爲能哉。才之死，固出不幸，而後之易其言，輕進貪功者可以鑑矣。

放演火器事 火器

中國制禦夷狄，惟火器最長。顧今所造鎗砲，不能致遠，兼不善用，不能多中。近年虜人不甚畏之，惟大將軍二將軍三將軍諸銃，力大而猛，然邊城久不用。予昔在定邊營教場，取而試之，總兵張安輩皆懼，謂恐傷人。予曰，然則遂爲長物耶。詢諸軍中，必有能用者。西安指揮楊宏應曰，某曩在陝城教場，見用此器，越

三日，花馬池下操，宏請先取二將軍試之，乃自裝藥舉火，却立十餘步以俟，聲如迅雷，遠及三百步，營中皆震懾，宏神色不動，予喜曰：破大虜無逾此矣。然以欽降者不敢輕用，（欽降者不敢用，何謂耶？蓋以俟大敵耳）乃市鍈募工于固原鑄造，如二將軍式，分發邊城營堡各數枚，俟賊大舉入寇攻城札營，以此擊之，當不戰而退。後邊城所在肄習，用以為常。至是花馬池參將閻綱告予曰：前歲達賊擁衆出城下，用公所發鍈銃擊之，所傷甚多，賊遂遁去。又此器衆云止可用之守城，予謂行營亦不可無，乃議令

二騾駕一銃，凡用八騾可駕四器，出禦之時，置之中軍，遇有危急，劫營潰圍，不過數壯士之勞而可當千萬夫之力矣。（如此言，乃知所以用之矣）因思往年宣府張穆二遊擊被虜圍之數重，經二三宿，使營中有此，豈至全軍覆沒哉。

著演陣行兵事宜　兵法

各邊演習營陣，止按舊規而行，不知變動，予謂地利有險易，賊勢有強弱，人馬有多寡，若不知活變，遇警安能濟用？乃參酌舊規，間出新意，令隨機應變，如衝三疊陣畢，再衝旋陣，下一條邊營畢，變三才營，又變五行營，又合為四門斗底營。當分而分，當合而合，分而不鉄，合而不亂，或人馬方行，騾報賊至，倉卒之間，就於脚下站立拒敵，務使彼此人馬相迎，盤旋拒捄，以決勝負。凡坐作進退，應援追截，悉視中軍旗鼓指揮，以類而推，隨意生發，如下棊局局皆新，如此操演，使人人知兵，初雖甚難，久則有益。今之下營布陣，或太稠密，或太空疎，（或知此法是為真較閱也）太疎恐敵人乘隙而入，太密則旋轉之間，人馬擠塞，賊來衝擊，無所措其手足，乃教之按古兵法，止則為營，行則為陣，陣

中容陣，隊間容隊，營中有營，有正有奇，有常有變，布列有廣狹，回轉離合，無相奪倫，部分有疎密，左右救援，不致淆亂，卒有外寇侵軼，堅整全備，莫可動搖。須陣下營，務使人人常存戒心，就如賊在目前，軍器什物，常防遺落，馬匹常防奔逸，毋容外人得入，恐係奸人刺客，如一面受敵，三面皆當隄防，敵來無懼色，敵去無惰容，久久慣熟，臨敵不亂，如此，雖暗夜不收軍人務尋達衣帽，粧作真達賊形狀，若無真達衣，只翻穿皮襖，乘風拍馬，直衝營陣，腥臊難聞，聲勢兇

惡使我馬慣見遇賊自然不驚是不但習人亦且習馬其衝擊方向悉聽管塘馬官臨期驅使或東或西或來或去或衝其前倏擊其後使官軍應接不暇以上皆予總戎務旹軍令才尚書之見嗤者以此知兵者或以為然姑識其槩以俟後之君子

將領三軍司命安危所係苟非其人則急去之在其位則不可忽且僥予在制麻離衛所廉僚平居未嘗妄笞輕詈一人有足重者必改容禮之苟奸法干紀則亦未嘗假貸故解任之後遺愛恒多才公嘗怪毳

將閫綱遊擊陳善都指揮郭迦不能殺賊褫其衣冠加之巾幗婦服令周遊營陳三人皆有時名坐是諸將解體出塞之役心知其非無一爭者比聞其敗各按兵不救且甘心焉是時變起倉卒雖救無益而人情向背可知已

法曰兵無選鋒曰北凡官軍一隊之中勇怯能否必須區別若混為一途非惟人心懈怠兵勢不揚且臨敵接戰怯者先逃羣衆被其動搖壯勇亦為所累故選鋒為兵家第一義然人才難得舍短取長皆有可用大將之門兼收並蓄庶無遺才予先年總制通行各邊大小將官各於該管衛所城堡官軍夜不收內逐一試驗揀選弓馬出衆膂力兼人有膽氣有智略四事兼備或三事兼優者定為第一等四者之中二事可取者為第二等一事可取或二事粗可觀者為第三等若四事俱無足取但不係羸弱疾病者為第四等其老弱幼小疾病者定為第五等一等選備奇兵二等三等選備正兵四等專備守城守堡雜差撥用第五等不堪之人責令選勾精壯戶丁代補騎射

之外各採所長如善御兵車者善救銃砲者競於弩彈牌刀骨朶者善用鉤鎗斧鉞鞭撾者但一藝精熟皆可備二等三等之選此外仍須廣詢博訪有知天文善占候者識地利山川道路遠近險易者善書算者攻巫醫者自虜中來習知虜事者善胡語者脚健善走者眼明善聽者形影詭譎善窺探者有雖無他長賦性直戇決烈不顧生死者以至百工技藝之人苟有一長俱令開報閱視無異各造冊登籍定與操習條約立為賞罰規格隨宜器使各得其用行之一

年。自覺人心奮勵。精采一新。後予解任南歸。此事旋廢。今部曲猶能道之。方圖舉行。而召命下矣。姑識之。

古之善將兵者。不獨選人。亦兼選馬。蓋馬身首有大小。行步有疾遲。筋力有強弱。平居之際。先為選別。出戰之時。量力馳用。庶幾人馬相當。戰功可立。若平時漫不挑選。用之征戰。人強馬弱。人欲進而馬不前。馬強人弱。馬可前而人懼怯。雖有猛將。安能成功。予行令各將官。將所部馬隊官軍騎坐馬匹。逐一慎選。精別等第。身力高大。馳驟迅疾者。選作第一等。身力雖

小。頗能馳驟者。作第二等。身力雖大。行步遲鈍者。作第三等。若身首短小。又不善行。及瘡痛老瘦者。作第四等。一等二等。專備騎征。三等以備雜差。四等責令易換。中間者有跳蕩超越之材。上山下坂。足力不倦。駐坡驀澗。如履坦途者。及有十分調良馴熟。鞶馬動而不斷。金鼓喧而不驚者。亦要查出開報。以備將官遇急取用。今敢戰之兵。隨處皆有。練兵之將。十無一二。兵不練而強之應敵。其不敗者幸也。選兵之說。已多不能知。不能行。而令其選別戰馬。其不呀然驚駭然笑者幾希矣

皇明經世編卷之終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卣
何 剛愨人 參閱

楊石淙綸扉奏畧

疏 楊一清

災異修省疏 修省實政

近觀禮部所奏今年災異如遼東山陝江浙湖廣地震不下二十餘次各處雹災傷稼殪人南北直隷江

浙諸處亢旱爲虐山東豐沛洪水泛濫遼東有雷雨之變貴州有山崩之警至于江南之人病江西之虎怪勛陽之牛禍屢見疊出尤爲奇怪豈唯近歲未有抑亦載籍罕聞稽諸傳記考其證驗皆陰陽失常陰盛陽衰所致請推理論之以上下言則君道爲陽臣道爲陰豈乾綱下移而威柄或不自上出歟以人品言則君子爲陽小人爲陰豈直道難容而君子在野邪佞易親而小人在列歟以天下言則中國爲陽四夷爲陰豈兵政廢弛而內治不修夷狄侵陵而外攘無方歟以治道言則德教爲陽刑法爲陰豈恩澤壅于下流而民無實惠法令沮于倖門而人無懲戒歟臣伏覩 陛下有虞舜之聰明而視聽不能無壅蔽有成湯之勇智而用舍不能無二三有覆載含弘之量而未翕受于衆情有視民如傷之心而未淪洽于天下靡文盛而實事微上下睽而情意窒九卿之執奏多閣報罷臺諫之進言或遭譴斥竊恐日積月累蒙蔽漸深陰凝冰堅寖不可長此臣所以終夜靜思竊嘆而深惜者也 陛下端拱九重委任臣下將以

爲百僚供職庶績咸熙然詳觀之則因循玩愒之弊多精明振勵之功少故所用者未必才才者未必用所聞未必實實者未必聞所見未必真真者未必見所行未必當當者未必行是朝廷且未必正況百官乎萬民乎今禮部所奏荷蒙 聖明采納竊觀朕心警惕之語仰見 陛下畏天之誠會官議擬之文欲啓臣下進言之志化災爲祥轉禍爲福端在此舉臣願 陛下益嚴敬畏常存此心總覽乾綱以防欺蔽之姦延接大臣以資輔導之益覽諸司之章奏則天

下之事、得以周知。辨臣下之忠邪。則聽斷之間。不為所惑。仍戒飭諸司、官守修職、言責納忠、凡朝廷政事之缺失、當汲汲修改者幾事。天下生民之疾苦、亦當汲汲救援者幾事、至于遺賢之未甄舉。忠直之未收錄、讒慝之未殄除。幽滯之未昭雪、明白開陳。悉心敷對、勿事因循、勿懷顧忌。陛下廓納善如流之量。弘改過不吝之勇。慨然聽受。毅然施行。大要以恤民固本為主。民心悅則天道和。豈惟災變可消。抑且禎祥可致。此老臣垂盡之年。感恩圖報之愚悃也。第輔導

之官。論道為職、公孤之任、弘化所關。古之人君多因災異策免公卿、今在廷大臣、無如臣老憊、亦無如臣不職者、遇災策免、實在所宜、伏望　皇上賜臣罷斥、以警庶官、然後委任忠良、協心匡濟、庶幾　天意可回、而災變可弭、

條陳修省事宜　修省實政

一祭告以竭修省之誠、古人致齋、欲使百工齊其念慮、一其心志、以交于神明、庶獲感通耳、今新春在邇、郊祭期逼、宜于大祀之後、擇日齋戒、遣官祭告　天地　社稷　宗廟山川、引咎自責、以彰遇災而懼之誠、至于名山大川及災變所出地方、就令彼處官司祭告。此蓋為民祈禱。非他淫祀之比也。

一寬恤以宣修省之澤、今天下之民困窮極矣、其原多由于刑罰冤濫。賦斂繁急所致、伏願特降德音、覃及天下。先令各衙門斟酌事宜、開具條件請旨采擇行之。使囹圄少清。冤滯少雪、以體天地發生之仁以廣　朝廷好生之德、至于嘉靖三年以前拖欠內外倉庫錢糧、亦望大霈恩澤、其在小民名下未徵者、即

與開豁、若大戶侵欺、監追年久、果無抵業者、亦與蠲除、其餘宜量許折徵、仍視其年分之遠近、以為折價之多寡、

一聽言以盡修省之實、六部科道等官、奉詔條陳利弊興革、　陛下擇其切當可行者、依擬施行、惠及斯民多矣、其間實有迂泛不切窒礙難行者、　陛下權度報罷、固宜、但其間亦有一二關係民情、有益治道者。伏願采而行之、若兵部所言復職任、如浙江鎮守市舶太監、請改勅書、兼管地方、所宜改正、吏部所言

錄放棄兵部所言憫遺發都察院所言釋幽滯蓋言近年放謫諸臣以言得罪及公務連累者除議禮奉有明旨姑未敢言其餘充軍者敢回原籍爲民冠帶閑住可用者仍舊錄用則 聖德愈光各官進言與陛下求言之意皆無負矣

一用人以資格修省之一吏部用人專以資格夫課功核實固足以奔走庶官而激懦廉頑恐無以風勵天下宜令吏部以資格待常流以不次拔英異在京在外官員果有才行超卓名係時望者不必拘以常格

量爲超拔以警動後人至于高蹈恬退之人屈抑沉滯之士可以鎮雅俗濟時艱者從公搜訪具奏起用至于廢官之賢否吏部不能盡知必資耳目于撫按撫按不能真知而課績于催科之間程能于趨走之末故悃愊無華則以爲拙且懦圓轉便給則以爲才且賢況上之取人多重于甲科其在進士而及三年即有超擢舉人縱有異績多不得推舉而苛責較之舉人尤爲難矣今撫按之薦舉吏部之推擢無得偏重以至府縣佐貳官具有才守可觀者亦宜量爲薦擢近年以來將官之體貌太輕法吏之推求過甚而况是非或得之傳聞毀譽多生于愛惡以寸牒不明而羅織驍勇之將搜遠年舊事而廢棄統馭之才老成慣戰者置散投閑而新進未試者超登將領宜通行各處撫按將境内大小將官廣詢博訪務得其真至于平居體貌當循舊規不可任情摧抑仍令在京三品以上大臣及科道等官在外巡撫巡按各從公推舉堪任大將者幾人偏將者幾人各舉所知不厭其同

一革弊以祛修省之害戶部所言慎惜京儲國家命脈仰繫京儲乞 勅諭内府各衙門今後匠官匠作軍人除已傳陞招添外不許再行奏乞其騰驤四衛勇士旗軍仍令兵部查照嘉靖元年清查冊籍果係存留有名人數准令替補已經裁革者仍舊裁革其逃故缺役止照常勾補免令選收工部所言處借支例銀陝西織造羊絨袍服因本省贓罰銀不敷欲借支本部開納事例銀五千兩今照營建 仁壽宮事體尤爲緊急工料尤爲浩繁乞采納工部所奏擇其

緊要者，如法織造；其不急者，暫爲停止，借支例銀，解部應用。

論明堂 明堂之制

臣按明堂之制，始于黃帝祀上帝于明堂。唐虞之五府，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多主祀上帝而言。周人則謂之明堂，乃王者所居以出政治之所，其規法井田，隨四時方向，坐以朝諸侯，施政令。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兩旁二室，謂之左个右个，總謂之明堂。虛其中爲太廟太室。然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則大祀以祖宗配焉，亦在其中矣。故謂之太廟。西漢明堂之論甚多，而皆主享祀。東漢光武初營明堂辟雍靈臺，至明帝祀五帝于明堂，以光武配。乃頒時令，勑羣后，遂登靈臺，望雲氣，舉僚藩輔宗室子孫衆郡奉計，九夷入蠻，皆有陪位，乃頒養老之令于辟雍，命諸生講經書，古今侈爲美談。魏晉以下，至于唐宋，皆有祀明堂登靈臺望雲物之文，紛紛不一。宋仁宗以明堂爲王者布政之宮，詔以朝天殿爲明堂，合祀天地，始此。其後因之。臣竊謂明堂即今之奉天殿也，靈臺即今之司天臺也，辟雍即今之國學也。我朝享祀施政，望氣養士，皆有成法，卓冠古今，規模宏遠矣。

奏留卜雲 延綏將官

近者延綏遊擊將軍劉淵致仕，大同尚書王憲暫委延綏都指揮卜雲代領其軍。雲防守固原時，大虜入寇，奮勇力戰，斬獲虜首七十五級，奪遠馬器物甚多，止雲之驍勇，臣所素知。頃兵部以陝西都指揮李佐充延綏遊擊將軍。佐雖素習兵畧，然體肥遲重，不任勞苦，以爲守將則可，使統遊兵未宜。且雲功成未賞，一旦奪其兵以與他人，而置之閒散，非但使邊將喪氣，亦爾失邊人之心矣。乞將卜雲量陞職級，充延綏遊擊將軍，李佐聽候別用。至于延綏官兵，不時調遣，未嘗休息，較之他鎮，尤爲困苦。都指揮楊時統遊兵往大同，已蒙賞賚，其副總兵趙瑛及雲所領奇遊兵，宜一體加賞，以作其氣。

團營疏 京營事宜

國初京城立五軍神機三千三大營于謙因立統巳

已之變、選其精銳、分立十營團操、是爲團營、成化間
又增營爲十二、分布益嚴、今久不蒐選、戎政大壞、
陛下之念及此、社稷之福也、謹陳六事于後、一曰愼
簡提督文臣、兵部尚書、職重事繁、不應兼掌營務、乞
專設都御史爲提督、令大臣舉素負才望、諳曉兵政
試有成績者充之。二曰擇將領、將非其人、兵雖衆不
足恃、今所任多膏粱紈綺、苦不閑軍旅、宜推舉各邊
空閒將官、曾經戰陣者、或令坐府、或令坐營、無缺則
令充協贊、付以蒐選教練之任。庶克有濟、三曰愼選

戰鋒官軍、孫子云、兵無選鋒曰北、蓋出兵禦敵。必使
鋒銳者當先、任其衝突、堅立不動。使其少却。奮以乘
之。今每營所轄萬人。少者不下七八千人、宜大簡閱
分爲等第。選其勇健者三千人。爲第一等。就中又選
其膽力過人。武藝精熟者一千人、以爲戰鋒。專備征
調、稍次者爲第二等、以備防守、其羸弱者、退更之。四
曰嚴訓練、以求實用、軍士操練、相襲舊規、雖有可觀、
然其所謂號令、不過把總等官知之而已、其餘軍士
逐群聚散。全不能知、徒應故事、操演何益、營中軍務
令熟知號令、目熟旌旗之色、耳熟金鼓之節、足熟進
退之度、手熟擊刺之法、與之講解通曉、號令既熟、則
節奏不差、又宜簡其熟于刀箭鎗牌及銃者。各一二
人爲師。聽其教習、責以成效。吳起所謂一人學戰、教
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蓋廣教成三軍者也。五
曰禁科刻以作士氣。今營軍強壯殷實者、多出錢辦
或營求走幹、又聞各官多占而私役之、在營操練。多
係貧乏者、及有征發包辦夫役者、不與焉。貧軍安得
不生憤怨、況朝廷養軍。月給米一石。歲抄又賜衣布。

非不優厚。而管隊等官、科歛多端、所存無幾。軍士安
得不貧乏、明降德音、將已往者俱從寬貸、自後各官
占役者。悉退出營操、諸首領不許假借科索違者以
軍法痛懲之、六曰查處京營馬匹、今馬政之弊極矣
民間養馬、非壯大者、太僕寺不以之給軍、軍士亦不
之領、然給過數月、旋即羸弱、死者後先相繼、取之民
者甚難、而給之軍者不卹、以故軍民俱困、宜立法賠
其倒失之數、嚴其椿朋之銀、縱不能追其既往。猶可
責之將來。然營馬多瘠、固係失養、亦由軍士貧難。人

食不足而暇傾其馬乎訪得各軍一年全支草料者凡三月餘月折銀所折不足以供直以待斃宜諭戶部量增其數以恤貧軍而重懲其失養者則被罰者無辭矣

祭禮議　三殿祭禮

陛下一身乃　天地　宗廟　社稷百神萬姓之主誠宜重惜以養天和以綏多福竊聞每日而起行禮（可見世宗孝德）于　奉先　奉慈　崇先三殿之前出入門棖上下階級已不勝其勞旋即視朝聽講退而親覽章奏一

日萬幾向非　聖聰天啓　睿體神護何以堪此切惟　三殿之建本以義起非廟也即如為廟亦惟清靜斯神有依周頌清廟魯頌閟宮未聞有每日瞻拜之禮　太宗文皇帝正以　太廟在外凡朔望薦新忌日行禮未便故建　奉先殿于宮內未以節勞而今反致勞是未得初建之意矣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此固言在廟之禮也今　太廟　世廟已備四時之祭三殿豈得復為繁縟之禮乎臣等參酌禮儀自今第宜每日令內侍焚香朔望及四時節候　聖躬親詣各殿行一拜三叩頭禮如常朝臣子見君父之儀則不疏以怠不數以煩起居有節而煩勞可省矣至于忌辰古禮遷主祭每止于其所當忌而不他及如有事　皇祖考但宜及　皇祖妣有事　皇祖妣則不宜及　皇祖考禮曰尊可及卑卑不可援尊也臣等所見如此惟

聖明採擇

論甘肅事宜　修舉屯政

臣出入中外幾四十年而在陝西最久初見甘肅一

鎮自蘭州渡河所轄諸衛綿亘二千餘里番虜夾于南北一線之路其中肅州嘉峪關外夷羌雜處寇盜無時自昔號為難守而今日事勢又有異者亦卜剌阿爾禿斯二賊竊伏西海始而殘害諸番今則與番聯合窺我莊浪又犯我河洮之境矣西域土魯番踵惡數世先年獨殘破哈密後則沿邊王子莊等處赤斤罕東等番衛俱被蹂踐遂敢稱兵叩關犯我肅州困我甘州鎮城矣為今之計既未能奉辭遠討則先事預防之慮胡可旦夕忘也臣聞禦戎之策自治為

上自治之道兵食爲急今各衛所行伍空虛士卒疲
憊戰守之具徒文日前若不于逃亡者設法勾補見
存者加意撫卹恐有邊警何以禦之河西糧儲匱乏
士有饑色馬多瘦損内地所派既不足對供朝廷
間發内帑給之亦不過即糴所在之粟入所在倉廩
而已而境内佈種不廣別無蓄致雖有官銀無從糴
入以致穀價騰踴日異月殊所司往往以銀散之衛
所軍餘令市買納官責限皆併衆口嗷嗷怨聲載道
大處積邊儲不過糴買召商二事今糴買既有弊惟

召商爲最便之法宜自今定制凡開中鹽引務令商
（商積粟以俟豐歉貿賤爲利）
人上納本色邊儲銀兩除量留以備豐歲折放亦當
召商糴粟稍優其直而不苛其收則應者自衆矣然
欲以本土之所出供本土之所需非廣興屯種不可
今名遣官清查寔田授軍耕作此誠探本之策而其
故亦不可不講也何則五軍充伍餘丁撥屯何也但
其中有有軍無餘者有有軍餘而無力不能播種者
故屯地多侵沒于將領豪右之家以致屯軍終歲陪
糧有貧丁以田假佃于人者有田隔遠磽瘠無人顧
假不得已終歲餉身以輸糧而不足者管屯之官至
計十歲以下幼男報充屯丁參兩朋合謂之懸糧屯
事至此邊人之困尚忍言哉故欲廣興屯種非先補
（不大爲區處而後言屯種少無益）
助屯丁不可按軍十三守城七屯田例也今各衛征
操之外有乘墩守堡伏塘等役即守城且苦之矣其
何有于屯宜令清軍查理各衛軍戶應繼者俱選解
健丁仍加帶軍餘一人戶大族衆者二人與俱請邊
以補屯卒使其來則有親屬以爲依至則有田業以
爲家庶乎生理相依而逃亡者鮮矣不然亦可倣古

募民實塞之意召募隴右關西之民以屯塞下授地
之外任其開墾俟三稔乃徵其租一切徭役皆復之
如此則利可食身人爭向募矣又考先年屯政修舉
之時牛具種子皆爲官物凡屯軍以年老或遞伍代
去者例以牛具種子若干隨田還官今盡廢矣宜倣
其法以萬金買牛及田器審屯丁係貧窶者及清解
召募初至者人給牛牝牡各一隻犁鏵各一具種子
五石每年所獲自輸租外即償原價種子以備來作
更給至于屯地之埋沒者則聽人首告占種于官豪

者諭令此退而不追其往可也或有以虜警為慮者臣謂春種秋穫各不過一二旬耳設令各該守臣先期曉諭約日並作大發卒為之守望寇至舉烽即可收保且虜入寇亦有時壠畝連雲禾稼蔽野虜馬亦安能盡殘之乎管屯之官尤必委任得人貪婪侵尅者罰無赦三年以上屯糧無負及有嬴積者薦舉擢用今日修舉屯政大要不過如此若徒以清查催納為名而鮮實心經理之方臣恐于邊備終無益也

花馬池邊墻　修墻

近者言官建議修築寧夏花馬池以至靈州一帶邊墻此本發自愚臣中遭沮止自後屢議修築竟不果行者由不得任守之臣故也今荷　聖朝允行又命部臣會推才望大臣專理其事邊防幸甚但所用之人必年力精壯乃能任勞必器度宏裕乃能計邊者戍而優其官秩使無躁進之心才充而重其事權使爲可為之勢令其督同鎮巡等官親歷邊城相度事勢合用錢穀器具先期措備遣諜套內無賊二月興工五月停止八月興工十月停止順時量勢以為緩急期以五年大工必就墻塹高深廣闊丈尺如臣所畫套中故有伏虜其勢不過千人不可以此藉口興武諸營各有守將架梁防護乃其責任寧夏中路叅將鎮城遊擊可至期調取使之就近防守仍稍取寧夏兵車數百輛於興工之所布列成營使丁夫有所棲避待大邊既成則以其餘力于延綏定邊營以東至寧塞營寧夏橫城以北至黑山營坍塌邊墻一切修補

條處雲南土夷疏　制馭雲南土夷

近者雲南土夷安銓等構亂仰厪　聖懷兼設總制督儲大臣且責鎮巡失馭命御史紀功集四鎮之兵以剿一隅之寇廟謨神筭已無遺策顧兵凶戰危事變難測撲之不早則有兵連禍結之憂竊以雲南荒服前代不入版籍　太祖高皇帝始命西平侯沐英克服之又以諸夷雜處易動難馴故因其酋長有功者設立為土官各令統其所部夷人子孫世襲而命西平侯子孫今襲黔國公者世鎮其地以控制之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凡所調遣莫敢不服盜賊生發

責在土官道一介之使臨之即時奏功此以夷制夷
之術漢兵不過壯聲勢以固根本焉耳數十年來土
官病故子孫應承襲者官司不肯保結上司往覆駁
勘有二三十年不得襲職者止令土舍管事下人不
畏强陵衆暴無所不爲黔國公雖有總兵之名不得
自專凡事必與太監撫按三司會議然後得行積之
既久土官以土官爲不足憑恃亦復慢令玩法無所
忌憚待其罪大惡極然後動兵征勦以致軍民日困
地方日壞該之遇敝臣等切思雲南各處土官夷兵

人馬衆多麓江景東之外如沅江鄧川北勝姚安鶴
慶寧州羅次亦佐蒙化姚州之類俱有官兵若肯聽
調用命殄滅二賊不難不煩他省兵力但中間多係
不得承襲之人亦有緣事見在提問之數者懷怨畏
罪難保必無彼聞大兵壓境致生疑懼陰助黨逆恐
二患未平又生他患故今日急務宜先收土官之心
陰破從逆之黨提督大臣二三月方到雲南調取各
鎮兵馬必數月方能聚集使其疑心不釋賊黨益堅
我勢自弱宜先差在京官强幹有精力諳曉夷情者

請勑一道并齎執 聖旨榜文今其星馳前去限其
四十日到彼令鎮巡官差能言知事者分投傳諭各
該土官人等宣示 朝廷恩威曉以二賊自作凶孽
法不可赦爾等土人皆世受 國恩享有土地人民
宜殫忠攄誠大兵到日各出兵馬協心討賊一體先
行厚賞有應承襲而不得起送者有功聽提督官具
奏就彼襲職免令赴京有罪未結者除謀逆外悉從
寬宥若大軍未到之先有能勦殺二項逆賊加倍賞
勞其擒拏首惡者賞銀千兩于本職級外加陞二級

其餘官軍人等擒斬首惡并餘賊功次依兵部所擬
陞賞條格施行二賊部下有能自相解散或赴官投
首者悉宥其罪若將二賊擒獻照常人例給賞如此
行之賢于用數萬兵矣夫兵固有先聲後實者若無
動調大兵之聲以先之則此策行之無益今大臣既
遣大兵既調先奪其氣後懾其心用力少而成功多
矣其差去官員仍留在彼與巡按御史協同紀功仍
請勑鎮守太監杜唐總兵官沐紹勛責其既往之失
勉立將來之功并撫按官申嚴號令將調到土漢兵

馬分布防禦相機撫勦不可倚稱提督大臣將至遷
延推委其合行事宜謹條列上請乞勅兵部查議奏
覆并行差去大臣遵照施行

一夷民雖悍最重者信近年官司處之往往失信有（備其）
（方面有事文人最苗）
事則招之使來事畢則繩之以法土人所以自生疑
沮不為我用也宜待賊平之時差去大臣仍留一員
與鎮巡三司等官將該襲土官土舍催勘應襲具結
呈繳吏部照例襲職任事不必展轉駁勘

一省城倉廩所積歲入不足歲用加以動調客兵將

何支給附近邊西州縣賊亦經行軍民逃避無粮可
買其邊東州縣未經殘燬可以糴買者宜令督餉大
臣委官分投買運仍設官領兵巡邏道路護送車腳
其價比之時估量增數分使積穀者有利糴運者無
虞然險阻艱難之秋官買終難收效宜照尚書王驥
征南事例榜示各都司衛所官有納粮百石者陞一
級襲一輩多者遞加陞級許襲至三輩而止定擬規
格仍給劄付千餘道交付督儲大臣收掌填給送部
銓授此外如承差吏農散官等例亦宜查照舉行

一近訪得雲南都司止有都指揮一員宜令鎮巡官
訪舉都指揮數員擇其尤者以備軍政奏請銓註

一雲南附近州縣多被殘害邊西人民皆逃入省城
棄其室廬即今城郭丘墟傳聞夷方益長其輕侮桀
驁之氣宜量發官兵居守令各民復業仍驗其被傷
輕重量為賙濟

一省城邊東如霑益州土官安慰一族貴州鎮雄四
川東州等處地方要害且與安銓連姻今安慰已故
未襲提督官至曲靖即宜召其酋長量加賞勞令所

司早為保勘襲替使可統攝土人仍戒諭不許通賊
指引自取罪責曲靖宜宿重兵斷賊奔路

一貴州威清等處兵備所統轄皆二省蠻夷出沒之
地宜諭吏部推用老成慎重精力強幹者為之庶接
境地方有所倚賴

王府疏　　王府官陞遷

（部覆以宏布政使三品京官宗有才者虛）
王府婚姻不得除授京職我　祖宗初無此例惟宣
（亦可自此則近不收令則入為之族有善許徙）
德間有旨漢府親戚不許選京官然亦止為漢府而
（者無論天前矣）
言天順以後始有倡議以漢府為例者然布政雍泰

得以秦府之親、陞廵撫都御史、至弘治十三年、三法司遂以入問刑條例中、沿襲至今、遂為定例、以故詩禮故家、衣冠世胄、俱不願與王府結親、惟閭井白丁、扳援宗戚、轉相誘引、奸宄不禁、弊實坐此。且百年以來、宗室構逆、如寘鐇宸濠者、亦何嘗借親戚京官之力哉。今乃因一子女之故、并其族屬、俱不通籍京朝、疑忌不已深乎。又今王府官僚、任滿不得考績、株守終身、故銓司取庸瑣衰憊之人充之、而人亦甘心自棄。臣伏覩　皇明祖訓有云、凡王國文官、朝廷精選

任用、蓋　聖祖惇宗睦族之意、拳拳如此。至于考第殿最、轉移無常、如楊士奇以審理副、選任翰林院編修、周忱亦自長史累陞至尚書。臣愚謂宜如國初之制、今後長史紀善等官、務選有學行者任之。每九年一考績、如例黜陟有差、庶人知自重、以圖進取、而王國可保無事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二十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夏允彝瑗公　選輯
宋存標子建參閱

王文恪公文集

疏　王鏊

時事疏　時事

臣伏見國家自　太祖掃胡元之亂、創造海宇、及今百四十年、海內晏然、正承平極盛之時也、　陛下即位其亦有樂於此乎、臣愚竊以爲可憂未可以爲樂也、蓋治亂自古相尋於無窮、況今天下名爲治平、而實有可憂者、即如往者、恒星晝見、太白經天、近日風雷之變、拔木折關、正在郊壇之內、　皇城之間、此災異之可憂者也、所在府庫空虛、公私掃地赤立、一有水旱、不免人民流離、盜賊敘擾、意外之變、何以支梧、此民情之可憂者也、卑胡跳梁、今雖潛遁、而睥睨往來、恐其志不止虜掠、邊方兵備單弱、將帥之中、未見隱然有能爲國長城者、此外患之可憂者也、上無

核實之政、下多朋比之風、有功不必賞、賞者不必有功、甚者一人之身、或以爲賢、或以爲佞、或以爲功、或以爲罪。此國是之可憂者也、臣故曰、可以爲憂、未可以爲樂也。比奉　詔旨、仰見　陛下恐懼修省之心矣、然愚以爲有恐懼修省之心、必有恐懼修省之實、所謂實者有四焉。一曰急講學之爲務、二曰急延下之爲務、三曰急用人之爲務、四曰急節用之爲務。

陛下昔在青宮、臣幸以經學入侍、竊見　聖質高明、於凡經書、讀不三四、即皆上口、此天假　陛下聖明之資也、自登大寶、萬幾日繁、舊學得無少輟乎、昔傅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或謂貴爲天子矣、尚何事於學、殊不知庶人之學與不學、係一家之興廢、人主之學與不學、係天下之安危、夫天人性命之理、古今治亂是非得失成敗、皆具于書、未有不讀而能知者。自古聖帝明王、未有不由學者也。堯學於君疇、禹學於西王國、湯學於伊尹、高宗學於甘盤、文王學於呂望、況後世乎、陛下春秋之間、每月三御經筵、大臣儼然侍列、講官

作文解義，頃刻而退。上下太嚴，情義莫洽，唯日講最為親切，上可以賜問，下可以獻忠，而寒暑之間，又皆罷歇。一年之內，唯春秋數月；一月之內，召見不過數日；一日之內，進對不過片時。所謂一日暴之，十日寒之，一人植之，十人拔之，欲學之成，得乎？竊見 仁宗皇帝時，別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之右，召文學之士日直其中。 仁宗時至閣中講論古今經史。臣愚願倣弘文閣故事，命侍從文學之臣，更番入直，或召天下名能文學恬退者一二人，如先朝用陳繼王進故事

陛下聽政之暇，游息之間，時至閣中，略去威嚴，從容訪問，或講經書，或論古今成敗，有暇則至，不必拘其時；有疑則問，不必嚴其禮，如是則 聖學緝熙，義理純熟，凡百玩好，自不暇及，而所召必皆一時之聞人，則亦可以收拾天下之遺才，聳動天下之觀聽，如陛下之好學，有如此者，此最當今之所急也。君臣不相接久矣。 先皇帝在御日久，明習國家事，或於午門親決訟獄，或於便殿召見大臣，如劉大夏、戴珊，皆得時時召見，延訪政事，當時天下竦然，爭相傳誦，以

為近世君臣所未有也。古者君臣一體，如家人父子，唯諾一堂之上，降至後世，堂陛尊嚴，而君臣之分隔，禮節繁多，而上下之情睽，讒說殄行，始得行乎其間。在易上下交為泰，不交為否，治亂之迹，昭然可觀。臣願 陛下繼 先帝故事，朝退之時，每于便殿延召內閣與六部大臣，問以時政得失，或左右獻替之臣，或巡撫方岳之屬，皆可因事而見，詢訪四方之風俗，生民之休戚，則人情世故可以周知，而人才之高下，亦因是可察。此亦當今之所急也。國家以經學取士，

其名最正，其途最專，往往名臣皆出其中，得人之效不可誣矣。然天下之才，自非一途之所能盡，故前代用人，其科不一，其途似雜，而網羅豪傑，不至遺漏。天下固有瓌奇超卓之材，不能事科舉之學者，往往遺之，故以天下之大，每有乏才之歎，或坐此也。臣愚欲於科貢之外，略倣前代制科，或博學宏詞之類，以待

（使別設數科，而人必不廢也，以非時）

非常之士，或旁通五經，或博極子史，或善詩賦，兼工

（所貴而名又太重，不可屢行）

書札，不論有官無官，皆得投進，每六年一舉，所取不過十餘人，其翹然出類者，儲之翰林，或以潛庶吉士

之選次以備科次以備道又次以備部屬中書等官先有官者視所宜而加其秩庶可以網羅遺才數年之後天下學者必將爭自磨洗以通經學古爲高脫去謏聞之陋矣武臣亦然或驍勇絕人或騎射出衆或謀略著聞皆選置邊將麾下待其有功不次拔擢庶緩急之際不至乏才而或者以爲此非祖宗故事臣愚以爲是故事也 太祖用人固非一途 太宗之時常因考滿官到部召試之拔其優者不次量用如胡儼以桐城令召試稱旨擢在翰林位至太子賓

客矣訥起於賢士位至都御史此亦當今之所急也臣聞天下之大不患無財也以天下之大而患無財則必有耗之者矣今冗濫至于此雖竭江湖不能滿也用財而無節亦何異于漏卮者乎宜乎天下之大猶以爲不足也近者詔集廷臣議足國之長策臣思之踰月卒未有得蓋今天下取民之法盡矣至矣山林關市靡不有征竹木茶鹽靡不有稅雖使弘羊輩復生亦何以加故臣之愚以爲取財之路不可復廣惟有節用是爲長策今中外冗官既去旋留不急之

作無名之賞所費不貲此亦何異於漏卮乎昔漢文帝欲作露臺惜百金而中止韓昭侯有弊袴藏之以待有功史臣書之以爲美談臣願 陛下一意惜財將有興作則思文帝露臺之言將有賞賜則思昭侯弊袴之事并 敕左右近習同心憂國凡不急之役無名之賞一切罷去中外冗官復有由倖途求進者痛懲治之仍 命戶部考天下一歲所入幾何所出幾何大約務令所出寡於所入積以爲羨餘如一年而儲十萬則十年可知也二十年四五十年亦可知

也何患國用之不充乎此亦當今之所急也今天下之事可言者多矣而斯四者爲重能行斯四者其餘可以次而理矣今 陛下春秋鼎盛宜及此時日親道德文學之臣（心無邪見不爲飾德也）薰陶涵養以成國家億萬年之治而乃嬲從左右馳射爲娛恐天下聞之爲之解體也然以馳射諫者多矣諫者不休 陛下不止豈以勇者聖人之所不廢且三邊時有風塵之警亦不忘武備之一事也夫勇固聖人所不廢然獨無以孟軻氏所謂大勇告 陛下者乎一怒而安天下此文王之勇

也夫豈區區于馳射之間哉唯 陛下留神先其大
者焉

上邊議八事 禦虜方畧

臣比奉 詔旨令廷臣再會議禦虜方畧者竊見會
議之際言人人殊心之所見口或不能盡言言之所
陳紙或不能備載且軍國大務豈立談之頃所能盡
耶臣故忘其愚陋上稽典籍下採羣言條陳八事以
當會議唯 陛下采擇其可者行之

一曰定廟筭所謂定廟筭者何也臣竊見北虜猖獗

屢寇邊陲 陛下爲之宵旰不寧命將出師而沿邊
諸將狃於久安視虜入寇皆嬰城自守無有一人敢
當其鋒嚮大同之勢危於倒懸幸而天誘虜衷使自
解去故大同之民得以息肩正宜乘此機會日夜選
將練兵而中外泰然便若無事古之帝王無事則深
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憂者所以爲有事之不懼
也今虜一入寇則中外憂惶汲汲焉惟恐不測一旦稍
緩則泰然以爲無事無乃與古之帝王異乎臣觀火
篩雖號猛烈然此古之[illegible][illegible]具之流猶不足方其

萬一但以中國久安武備漸弛故使此虜得以跳梁
於邊境使吾之將帥嚴士卒練又何畏於彼哉今日
之可畏在中國不在夷狄故火篩小王子不足畏而
夢倖亂攻功賞不明深可畏也委而不專法令不行
將不用命深可畏也邊圉空虛民不見德深可畏也
夫在虜者或非中國所能爲在中國者 陛下一轉
移之間耳其何憚而不爲耶然自北虜入寇 陛下
勞於求將固已久矣而武臣之中素着勳略可當閫
外之寄者誰歟非唯 陛下求之不得雖臣等在下

百方訪之亦不可得也豈以天下之大而遂無一人
乎亦或不善用之耳夫將兵者將帥之事也將將者
人主之事也古之帝王如漢武帝唐太宗有意武畧
則一時謀臣猛將無不入其駕馭臣不敢遠諭即如
我 太祖起於淮甸南征北伐則有若中山王徐達
開平王常遇春寧河王鄧愈東甌王湯和越國公胡
大海取雲南則有黔寧王沐英沐英養子耳取四川
則有穎國公傅友德友德降囚耳諸將之中最少者
又有李文忠總兵北伐窮追絶漠俘其名王而還文

忠　帝甥也。然則上能駕馭之，則貴介可將，降囚廝養可將，豈今天下之大而遂無人乎。顧所以駕馭之何如耳。駕馭之術無他，賞罰而已。賞一人而人人皆勸，然賞不爲勸，而反爲沮者有矣，賞不當功也。罰一人而人人皆懼，然罰不爲懼，而反爲怨者有矣，罰不當罪也。賞罰如此，雖有名將亦安得而用之。比年邊臣報功，次者得陞賞，而敗軍大律者往往使之戴罪殺賊。此人心之所以日懈，邊備之所以日弛。近者詔權張俊起爲主將，則人知勸矣。馬昇、秦恭等擬斬罪，則人知懼矣。然擁兵不進者，有如副總兵姚信者，又得以逃其罪。罪同罰異，此人心之所以不平，士氣之所以不振也。伏望　陛下赫然大奮乾剛，誓滅此虜，時召大臣咨詢邊事，邊將之中，某爲勇，某爲怯，某爲可用，某爲不可用，皆洞然於　聖心。有罪必罰，不以近倖而免；有功必賞，不以疏遠而遺。如此，則將帥協力，不患無人；士卒生氣，不患不克，而醜虜不足滅矣。

二曰重主將。所謂重主將者何也？臣聞將權貴專，將位貴殊。位不殊則混無統，權不專則散而不一。今邊方之重者，曰大同，曰宣府，曰延綏、榆林，其在邊將之任，內臣則有太監，武臣則有總兵，文臣則有都御史。都御史欲調兵，總兵不可而止者有矣；總兵欲出兵，太監不可而止者有矣。大同有急，欲調宣府之兵而不能；延綏有急，欲調大同之兵而不可。號令於將多，威奪於位均，欲望成功難矣。故廷議之際，僉以立總制爲急，而難其人。聞致任南京戶部尚書秦紘，諳練兵務，素有威望，又嘗巡撫前項地方，邊人至今思之，雖老尚可用也。　陛下如不以爲然，卽請下廷議。如以爲可，乞依　憲宗時用王翺、馬昂故事，起取本官，加以總制之名，沿邊諸將悉聽節制，庶事權歸一。無或沮撓，命出則出，命止則止。大同有急，宣府不得不援；延綏有急，大同不得不赴。庶令履鼎聲勢增重，隱然有萬里長城之勢矣。然議者以爲今提督既有右都御史史琳，復立總制，似爲重複。臣以爲勢有緩急，權有分合。今邊務不可無人，而京軍未可輕出。史琳且宜坐鎮京營，遙爲聲援，一切邊務，先委總制措置。俟邊事有緒，虜賊不至大舉入寇，則京軍亦可以無出

矣。

三曰嚴法令。所謂嚴法令者，何也。臣聞君不賞罰其將，與無將同。將不賞罰其兵，與無兵同。生死在前，不有死焉以驅之于後，孰肯向前而趨死哉。故進則有死，退則有生。士無不退者矣。進則或生，退則必死。士無不進者矣。昔者穰苴斬莊賈，則晉師自遁；狄青斬陳曙，則儂智高旋平；李光弼河陽之戰，郝廷玉稍退，命左右取其首，懷恩稍退，又命取其首，二人殊死力戰，遂能大敗思明，再造唐室。此豈非重將權之明驗歟。臣以爲既立總制，閫外之權，悉以付之。平時不用命，臨陣退縮者，即斬首以徇。臣非敢贊 朝廷以殺人也。殺一人而生者億千萬人矣。

四曰恤邊民。所謂恤邊民者，何也。馭軍之法，法以齊之，恩以結之。法以驅之於戰陳，恩以結之於平時。古之名將，李牧在邊，日椎牛享士，士皆踴躍求戰。今沿邊之民，終年守障，辛苦萬狀，而上之人又百方誅求，雖有屯田，而子粒不得入其口；雖有月糧，而升斗不得入其家；上雖有賞賜，而或不得給；戰雖有首級，而不得爲己功。今者又遭虜寇殘破，父不得保其子，夫不得保其妻，兄不得保其弟，肝腦塗於郊原，哭聲遍於城市。爲將者尚不知恤，又從而朘削，其心安得而不離乎。故聞邊人頗有苦所司之誅求，思虜中之佚樂者。其心如此，尚望其效死而趨戰乎。況遠近騰疑，人心搖動，非細故也。臣愚以爲當此之時， 陛下當以內帑之金，命官載之大同等處，驗死事之家，一一撫慰，量爲給賞，錄其子孫。其被虜之地，亦宜放免稅役一二年。庶人無內顧之憂，家有望外之喜，曉然知 朝廷不忘邊人如此，然後可用。議者以爲方一府庫且不足，安得爲此無名之賞。臣以爲今朝廷中外無功食祿者無限，近者徒以造一冠服，傳奉陞官者六十餘人。此等比之邊人，其事孰勞，其功孰大，而獨吝於此乎。臣以爲宜輟傳奉之祿，以祿邊將；節無名之費，以賞邊軍。邊人得賞賜之恩，國人保安平之樂，以此相易，未爲非計也。

五曰廣召募。所謂廣召募者，何也。臣聞當今所患者，無兵也，無將也。臣以爲二者皆有之，行伍之中，有知

勇過人者，不次而拔之，則不患無將矣。邊人之壯勇者，召募而善撫之，不患於無兵矣。蓋士兵生長邊方，驍勇騎射，往往絕人。山川險易，其素所諳；風寒冰雪，其素所耐。於虜有父子兄弟之讐，於內有室家廬墓之戀。驅之使戰，人自護其家，家自報其讐。若夫京軍，山川非所諳也，寒暑非所習也，未見敵則先去以為民望，人有功則攘奪以為己有，其弊豈唯無益，固亦有所損也。古人云：徵兵滿萬，不如召募千人。近者聞邊方召募，亦已稍集，但恐為將者不加撫御，則不肯効力，其餘亦不肯應募。臣愚以為宜給之兵械，豐其犒餉，厚其賞賜。其官令應募有功，即加以官，且許其併功論賞。事已兵休，許以復業還農，不著其名於籍，則應募者必衆。先加之恩，而後齊之以法，則人人皆務兵矣。

六曰用間。所謂用間者，何也？臣聞上兵伐謀，其次伐交。聞火篩本小王子部曲，素稱跋扈，今為合而來，外雖相合，內實相忌，此其有間之可乘者也。中國不知用之，則已過矣。今宜揃於邊曰：有能得火篩之首者，

賞千金，爵至某官。小王子舊嘗入貢，宜遣通事責以大義，若與連好，然者如此，則使之互相嫌隙。然朝廷臣亦嘗有建此策者，衆笑以為迂。臣以為非迂也。三軍之事，莫重於間。漢購項羽之首千金，豈亦迂也？蓋縱未能得其首，亦可使之猜疑相忌，而攜其黨矣。

七曰分兵。所謂分兵者，何也？古人云：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夫以天下之大，而加一縣，宜無不破者。特其雲散鳥集，備西則擊東，備東則擊西，彼之所攻者一，而我之所備者衆，此我兵之所以恒見其寡也。善用兵者以多為少。今邊軍與召募，可得數萬，選其勇敢，分而為三，或分為五，日加練習。虜來入寇，則以一軍當其前，一軍出其後，又以一軍衝其中堅，又以一軍襲其老家。如此，則我之所攻者專，彼之所備者衆，不患其不勝矣。宋韓琦在邊嘗用此術，而蘇軾亦言之，固非臣區區一人之私言也。

八曰出奇。所謂出奇者，何也？臣聞兵法以正合，以奇勝，自古用兵未有不用奇兵而能勝者也。況於北虜，尤難以力較，只可以計破。國之名將如楊洪之在大

同常以跡營取勝。近者王越之於紅鹽池。亦用此術，而議者以為兵出非正，往往黜其功。夫兵者詭道也，此段最為可恨況今邊人摧破之餘。望風驚疑，無有固志。但能痛殺一陣。則可以生中國之氣。壯邊人之膽。尚安論其正不正哉。古謂戰勝則奇。奇在速。速在果。今虜大營已在河套，謂宜召募敢死之士萬人。令勇將如馬儀劉寧者。分將之。伏虜來寇邊。邊軍固守勿戰，密令此軍銜枚星行掩襲，則我兵可以大勝。即不能勝，虜亦當懲艾，有內顧之憂，不敢肆行入寇矣。且我師屢對虜

謂我不能師。此正所謂出其不意，攻其未備者也。臣之所陳如此。此數事者，皆可委之邊將，　陛下特運廟謨於上，考其功罪，賞罰之而已矣。豈不甚簡而便歟。今邊人之困。如在水火，謂宜濡手足，焦毛髮。急往救之，猶懼不及。而上下方牽於文法。有所見而或不敢言，有所言而或不敢行，觀望疑進。虛度日月。則邊民之困日以急。虜寇之患日以深，事勢如此，其亦深可憂者也。其亦深可懼者也，臣本書生，不知兵，然古今治亂頗識一二，許國之忠不覺妄發，唯赦其狂愚之罪而采擇之，社稷之幸，臣預有焉，

議

尊號議　與獻尊號

今上自親藩入繼大統，與獻王王妃，上所生父母也，未知所以尊崇之，有以問於鏊曰，如之何，鏊曰，禮有所屈，有所伸，屈者承其重於大統，則降其服，降之者義也，伸者推其愛於私親，則隆其名，隆之者仁也。仁與義固並行而不悖也，昔宋司馬光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其私親，蓋恭愛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

於此，而曰隆之，何也，曰聖人制禮，必兩全而無偏廢，以大統而降其私親，可也，以大統而遂廢其私心。可乎，所後親也，義莫重焉，所生親也。恩莫重焉。恭愛之心，加於所後，於所生也，遂能不恭乎。不愛乎。人子之心，恐不若是恝也，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為天子父，尊之至也，孟子稱舜之大孝，曰宗廟饗之，舜承堯統，而瞽瞍為天子父，享宗廟之祀，禹承舜統而祀鯀於郊，瞽鯀且然，而曰不顧其私親，何也，所謂不得顧其私親者。乃魏明帝狠愎之私心，而可為萬世

法乎。曰宋英宗議尊濮王。歐陽脩爲尊親之義。當時羣然攻之。以爲邪說。至于今皆非之。而予敢是之乎。曰稱親非也。稱伯獨爲是乎。按儀禮䟽。衰爲所生父母報。不曰不於其父母報也。修謂服可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沒。此亦未可非也。而光以爲立文不得不然。苟如光言欲沒父母之名。則立文曰所後父母三年。所生者䟽衰亦何不可乎。光之議。以漢宣爲昭帝後。終不加尊號於戾太子史皇孫。光武自以元皇後。亦不敢加號于鉅鹿都尉南頓君。不知戾太子得罪武

帝。故無可爵之義。若史皇孫。亦稱悼皇考。悼園。置邑三百家。光武起自民間。欲上附元帝。故所生不敢同於七廟。而南頓亦稱皇考。況光武所謂不父其父而禰其禰。亦未可謂後世法也。先儒謂稱親固非。稱伯亦不安。要當別立殊稱。而殊稱有未易定者。若曰某國大王。則固已爲王矣。又何以爲尊稱乎。今王之上。惟有皇。妃之上。惟有后。后皇之稱。遂同大統。不可以爲法也。然則稱親不可。稱考不可。稱皇稱后皆不可。則亦何以爲稱乎。予嘗反覆思之。事有兩難。而可以

兩全者。考之漢書師丹傳。哀帝初尊定陶共王爲定陶共皇。母爲恭皇太后。皆引藩國之名。以冠大號。漢廷以爲非。而師丹以爲合於禮。其後董宏建議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而去定陶藩國之名。丹始爭之。以爲非禮。然則隆其名而冠以藩國之號。此禮之得者也。其獨不可行乎。（此[illegible]入本[illegible]部[illegible]）宋高宗傳位于秀王偁之子。汪應辰定其稱曰太子所生之親。內批曰。皇太子所生父。朱子在當時。未聞以爲非也。今士一命以上。皆欲褒封其親。顧尊爲天子。富有四海。而於所生

恝然不顧。豈人情乎。曰追崇之禮有矣。而予無爵父之義。如之何。曰亦從其尊而已矣。今參儀禮之文。酌古今之宜。定諡曰　興獻皇　興獻后。而以　太皇太后之旨行之。則於大統無干犯之嫌。（時大禮議尚未定）所生亦極尊崇之義。其亦庶乎其兩得矣（[illegible]）

書

吳中賦稅書與巡撫李司空　吳中賦稅

古者什一而稅。使民歲不過三日。故天下和平而頌聲作。後世未能遽行也。然亦當稍倣其意。使法較然

書一而可守今天下財賦多出吳中吳中稅法未有如今日之弊者也請備言之吳中有官田有民田官田之稅一畝有五斗六斗至七斗者其外又有加耗主者不免多收蓋幾於一石矣民田五升以上似不爲重而加耗愈多又有多收之弊也田之肥瘠不甚相遠而一圩之內只尺之間或爲官或爲民輕重懸絕細民轉賣官田價輕民田價重貧者利價之重僞以官爲民富者利糧之輕甘受其僞而不疑人之民田多歸於豪右官田多留於貧窮貧者不能供則散

之四方以逃其稅稅無所出則攤之里甲故貧者多流里甲坐困去住相牽同入於困又有奸民以熟作荒歲以爲例爲之積荒板荒馬役義冢之類悉攤之於衆此加耗之所以日重者也又官民之田舊不過十餘則近則乃至千餘則巧歷者不能算唯奸民積年出沒其中輕重高下在其手或以其稅寄之官宦謂之詭寄或分散於各戶謂之飛寄有司拱手聽其所爲而不去非不欲去不能去也其弊起於則數之細碎故也田之稅既重又加以重役今之所謂均徭者大率（有役人起者有田起者）以田爲定田多爲上戶上戶則重田少則輕無田又輕亦不計其資力之如何也故民惟務逐末而不務力田避重役也所謂重役者大約有三曰解戶解運須頭料納之內府者也曰斗庫供應往來使客及有司之營辦者也曰糧長督一區之稅輸之官者也頭料之入內府亦不爲多而出納之際百方艱阻以百作十以十作一折閱之數不免出倍稱之息稱貸丁京以歸則賣產以償此民之重困者一也使客往來厨傳不絕其久留地方者日有薪炭鮭菜膏

油之供加以饋送之資游宴之費罔不取給此民之重困者二也自前代無所謂糧長者我　太祖患有司之刻民也使推殷實有行義之家以民管民最爲良法昔之爲是役者未見其患頃者　朝廷之征求既多有司之侵牟滋甚舊惟督糧而已近又使之運於京糧長不能自行奸民代之行多有侵牟京倉艱阻亦且百方又不免稱貸以歸不特此也貪官又從而侵牟之公務有急則取之私家有需則取之往來應借則取之而又常例之輸公堂之刻火耗之刻官

之百需。多取於長。長又安能不多取於民。及遞租積負。官吏督責如火。叫拆屋伐木。鬻田鬻子女。竟不免死於搒掠之下。此一之重困者三也。三役之重。皆起於田。一家當之。則一家破。百家當之。則百家破。故貧者首棄其田以轉徙。而富者盡賣其田以避其役。吳下田賤而無所售。荒而無人耕績。此之故也。夫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家則有調。今田既出重租。又併庸調而歸之。此民之所以輕棄其田者也。古之爲政者驅末作歸之田。今之爲政。驅農民而歸之末作。使民盡歸末作。則國之賦稅。將安出哉。時值年豐。小民猶且不給。一遇水旱。則流離被道。饑殍塞川。甚可憫也。雖　朝廷軫念民窮。亦嘗蠲免荒數。冀以寛之。而有司不奉德音。或因之爲利。故有賣荒送荒之說。以是荒數多歸於豪右。而小民不獲沾惠。於乎。民之患極矣。有仁心者。忍坐視而不思所以拯之。而拯之寔難。鏊日夜思惟。莫知所以爲計。孟子有言。盍亦反其本矣。意者今日之弊。亦當先端其本乎。使官田無大半之稅。內府無出納之艱。有司無侵刻之擾。則諸

弊可以歸去。而民有息肩之所。然官田之稅。國家有定法。未敢輕議。昔　宣宗皇帝。亦嘗勅減其數。因是再損削細碎之數。併爲一二則。或四五則。或如舊例十一則。其亦可乎。出納之艱。則在　明主加之意。時察而重爲之禁。貪官之弊。則巡撫之責。而乃使之晏然在位。或幸而見黜。又晏然稛載而歸。曾不究其贓。如此。後何所懲而不爲乎。於乎。三者之弊。及今治之猶可。不然。民日以困。田日以蕪。國家之財賦。日以益缺。數十載之後。吾水知其所稅焉也。

序

送劉世熙任四川僉憲序　蜀中水利

弘治二年。蜀中旱饑。巡撫右僉都御史丘鼐。言蜀以富饒稱。前代迄今。地非異也。蓋人事未修焉耳。竊見成都有都江大堰。鑿自秦守李冰。所溉郫灌溫江崇寧雙流崇慶新津。新都眉州彭山。沃野數千萬頃。其後豪家稍規小利。堰流隄坊。木失故道。蜀人始病於旱。臣嘗按行地勢。自非高山。皆可治陂塘堤堰。旱則灌。澇則泄。爲蜀人無窮之利。今山東淛江南直隸。皆

設官治水利蓋任之專則宜有成功於是詔刑部員外郎姑蘇劉君世熙陞按察僉事以往吾於君之行獨有感也往昔關中大飢人相食於是陞鑿荊渠水灃汴渭百方拯之而秦人死者過半矣夫秦天下彊國也秦時豈必無旱旱而無救天下日起而攻之則秦之亡久矣蓋當時井田雖廢溝洫尚在而鄭國渠秦所賴以富彊其後鄭當時兒寬白公皆嘗為渠至於今廢久矣其遺跡亦往往有存焉因而浚之其功宜易而議者輒以為不可復也劉世熙若吳吳有白

辨論極確

茆港者三吳之水所以入海海潮日至淤為沃壤民遂占為田或廬其上於是吳中多水患議者以白茆一濬三州均利迄今百年未聞有任其事蓋有任其事者而浮議輒興行且復止夫欲享其利則安得辭其勞欲有其功則安得辭其謗於戲天下之事其率類此乎此吾之所感也請以為君贈

碑

安平鎮治水功完之碑　治河

皇明建都燕薊歲漕東南以給都下會通河實國家

氣脈而張秋又南北之喉咽景泰四年河決張秋故武功伯徐有貞治之旋復故道弘治二年河勢北徙六年夏遂決黃陵岡潰張秋堤奪汶水以入海張秋上下渺瀰際天東昌臨清河流幾絕前後遣官治之績用弗成　上乃命右副都御史劉大夏往涖時訛言沸騰謂河不可治治之祗勞且費或謂河不必治宜復前元海運或謂陸輓雖勞無虞　上復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同往涖之時夏且半漕集張秋帆檣鱗次財貨山委決口奔猛戒莫敢越或賈勇先發

至則戰掉失度人船沒銳等聚謀始於上流開月河長可三里輒決口屬之河於是舳艫相銜順流畢發櫂聲載道事聞璽書褒勵乃始議築黃陵岡之缺初大梁之北為沁河東南流入徐西為黃河東流入淮其後黃河忽溢入沁合流以北遂決黃陵岡以及張秋銳等議不治上流則決口不可塞於是浚河自孫家渡七十餘里由陳潁以入於淮又浚河自中牟扶溝陳潁二十餘里由宿遷以達於淮又浚賈魯舊河四十餘里由濬以出於徐於時向東水且落漕乃於

張秋兩岸東西築臺立表貫索維聯巨艦穴而窒之實以土牛至決口去窒艦沉壓以大埽合且復決隨決隨築吏戒丁勵畚牐如雲連晝夜不息水乃由月河以北決既塞繚以石堤隱然如虹輔以混柱森然如星又於上流作減水壩又濬南旺湖諸泉源又堤河三百餘里漕道復通役始於六年之夏其冬告成用軍民凡四萬餘人鐵爲斤一萬九千有奇竹木二萬七千薪爲束六十三萬芻二百二十萬伙其役者通政司張縉山東按察副使廖中都指揮丁全同知

鄭滴通判王文臣鏡臣大夏以其事聞　上遣使慰勞今作廟于其上賜額曰顯惠神祠鎮曰安平鎮命臣某記其事

江淮平亂碑

平流范

明受天命君萬邦九聖相傳海涵天覆休養生息百五十年絕漠遐荒罔不率服而近甸小醜蠢茲弗靖皇上赫然興師越二年始討平之先是正德初年逆[illegible]豎盜弄朝柄以淫刑苛政毒海內海內騷然發動逆豎伏誅群盜遂作五年霸州人劉陸與弟柒齊彥明相繼起合他盜楊虎橫行齊魯趙魏徐沛間所至張樊𢥠鳴金鼓屠城破邑發庫潰獄殺戮燔燒姦淫慘毒僵屍被野千里蕭然甚者竊名號戕王臣截漕舸攻宗藩　上初命惠安伯張偉都御史馬中錫討之師久無功乃逮偉中錫還而兵部左侍陸公完毅然以討賊自任乃命兼都御史節制諸軍且調沿邊驍將健卒以行公以六年八月至涿州中外洶洶言陸柒彥明將以其衆入寇宜還師以衛京師公曰吾受命至此有進死無進生乃率兵直前遇賊於霸州之

平江灣許副總泰郤遊擊永與戰克之又進戰破賊於阜城於景州而楊虎復擁衆北來衆懼不敢適馮副參禎以麾下至與永泰合擊於景州之宋門店大破之虎僅以身免將天下承群不逞且蠭起從之勢不可制及是王師屢捷從賊者始悔且懼公因開以生路立招降幟於軍前其衆多散去者又命郡縣各繕城濬池清埜以竢賊至無所掠楊虎既敗戮率其衆而南九月陸柒彥明冠曹州諸將合擊大敗之於曹之裴子嚴是役也賊之銳卒略盡幾不能軍。　上

復遣中使至督諸軍與戰於湯陰又大敗之永又追敗之於穆陵關劉副總暉又大敗之於滕縣七年賊率其餘衆至下邳淮上總漕張都御史縉遣兵禦之賊破北門有四酋迭進輒斃之乃遂巡遁去參將李瑾又邀擊敗之賊奔登萊公率諸軍退之遇於嵩淺坡殺其衆殆盡陸宗彥明獄挾驍猛三百餘騎逸去北奔霸州突過臨清又奔河南又奔湖廣劉陸隨溺水死七彥明奪船東下犯鎮江江陰樓海之狼山忽泝江上犯南安安慶公復被璽書兼程馳至衆謂賊且北去公曰賊技窮矣必且復南以窺吳會乃分兵駐京口張總漕泊王都憲縝俞都憲諫時副總源各分兵守要害賊果復下據狼山公率兵至江陰會天大風賊船糜碎遣諸將襲之賊奔據山巔矢石雨下暉引所部力戰暉與任國戰山北永戰山南咸戴質躡行奪其險賊墜巖下死者無算崇乘小舟將遁溺海死彥明爲官府遊兵所殺楊虎之南下也官軍扼之河上虎渡河官軍亂石擊之溺焉至是羣盜盡平中外又安議者咸曰盜縱橫南北所至創殘皐稔惡盈肆皇天震怒動威以殄滅之予以爲唯天祐民唯人順天唯節制公殫秉誠國運籌料敵指付必堪諸大夫戮力抒忠勢成犄角諸將士摧鋒摩壘賈勇先登相與成此膚功蓋天人協應之效歟是役大戰十二小戰數十斬首一萬五千五百有奇降散者不可勝紀七月甲午班師誅餘賊於市脅從者悉縱歸之提閫節制而下褒賞進爵有差詔建江海祠於狼山相與伐石紀勳以示永久云。

雜著

恭題何都御史巡撫南直隸勅

右刑部侍臣鑑爲副都御史巡撫江南時所被勅也問錄一通以示臣鏊臣鏊稽首再拜題其後曰今天下財賦仰給東南故　朝廷特命重臣理之夫財生於地成於天而理之存乎人理之有法則以不足爲有餘無法則以有餘爲不足其張弛贏縮豈不在其人乎若文襄周公忱眞所謂其人哉故綸音每舉以爲巡撫之法昔者江南諸郡數苦大水公私罄縣比歲豐稔相仍粒米很戾亦嘗究其故乎此人事非天

時也當臣鑑巡撫之時江南大飢上據荒十二發得
兌軍留州麻米軍儲諸費八十餘萬於是江南諸府
在在克物時　朝議濬吳淞白茅等河衆方持其議
以費無所出也鑑內請以兌軍諸費充焉其事始濟
又議治其地即役其地之人分地程功分功賦糴官
賴民之力故用米至二十八萬而不爲費民賴上之
濟故用人至五萬而不爲勞此役成而東南無水患
矣則歲之豐凶率歸之天時可乎不可也所謂不足
爲有餘者非是之謂歟使得久於職則忱之功尚可

繼乎惜乎不久以憂去矣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
之臣鑑有焉

講學篇　講學

國家經筵之設其盛矣乎　天子自正朝輦御文華
公侯九卿大臣盛服侍列羽林之士亦皆環列以聽
經筵一開天下欣欣焉傳之以爲希濶之典故曰其
盛矣乎然一歲之間寒暑皆歇春秋月分日不過三
三日之間風雨則免　事有妨則免講之日夙具講
章至期講訖綸音賜宴儼然而退上下之情未見其
親且密也至於日講可謂親矣然體分猶過於嚴上
有疑焉未嘗問也下有見焉未嘗獻也昔傅說之告
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
來遜者遜其志如有所不能敏者敏於學如有所不
逮成王訪落于羣臣曰學有緝熙於光明弼時仔肩
緝熙者繼續而光明之示我顯德行者冀群臣有以
開示之也商周之君其學如此之切大人主一日萬
幾固不暇如儒生學士日夜孜孜然而帝王精一之
傳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古今治亂之迹天人精祲之

際自非遜敏緝熙亦安望其有得而今也濶略如是
暴之之日少寒之之日多傳之之人寡咻之之人衆
未見其能得也且不獨商宗周成爲然也漢光武雖
在軍中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夜分乃罷唐太宗延
四方文學之士房杜褚薛輩十八人分番值宿討論
經籍或至夜分今貞觀政要與魏徵所論亦可見矣
宋世賢主宮中消日惟是觀書居常禁中亦有日課
翰林侍從日寓直禁中以備顧問我　太祖高皇帝
甫得天下開禮賢館與宋濂劉基章溢輩日相講論

其後　聖學高明詔誥天下皆出御製宸翰如飛翬
臣拱視今御製文集是也　仁宗皇帝臨御建弘文
館於思善門之右文學之臣數人人直時召館中講
論　孝宗皇帝經筵之外每觀永樂大典又嘗索太
極圖西銘等書於宮中玩之尤嗜故學士沈度之書
日臨數過夫自古帝王之學如此祖宗之學如此
陛下睿哲自天春秋鼎盛講明　聖學正其時也臣
愚特望於便殿之側修復弘文館故事妙選天下文
學行藝著聞者七八人更番入直內閣大臣一人領

之如先朝楊溥故事　陛下萬幾有暇時造館中屏
去法從特賚　天威從容訪問或講經或讀史傳或
論古今成敗或論民間疾苦關則游戲翰墨雖詩文
之類亦惟所好而不禁蓋亦日講之義而加親焉大
累如家人父子上有疑則必問下有見則必陳日改
月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時御經筵所以昭國家之
盛典日造弘文所以崇　聖明之實功如是不已則
聖德日新又新高宗成王不得專美於前矣

親政篇　親政

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其否曰上下不交而天
下無邦蓋上之情達於下下之情達於上上下一體
所以為泰上之情壅閼而不得下達下之情壅閼而
不得上聞上下間隔雖有國如無國矣故以為否也
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
世之甚者君臣相見止於視朝數刻上下之間章奏
批答相關接刑名法度相維持而已非獨沿襲故事
亦其地勢使然何也國家常朝於奉天門未嘗一日
廢可謂勤矣然堂陛懸絕威儀赫奕御史糾儀鴻臚

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是之謝恩見辭惴惴而
退上何嘗問一事下何嘗進一言哉此無他地勢懸
絕所謂堂上遠於萬里雖欲言無由言也愚以為欲
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蓋周之時有三朝庫
門之外為外朝詢大事在焉路門之外為治朝日視
朝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玉藻云君日出
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蓋視朝而見群臣所以正上
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遠近之情漢制大司馬
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常侍散騎諸吏為中朝丞

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焉蓋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內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蓋古之正朝也又北曰兩儀門其內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蓋古之內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英殿試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員上殿謂之輪對則必述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靴蓋亦三朝之遺意焉蓋天有

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微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國朝聖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卽古之正朝也常朝則奉天門卽古之外朝也而內朝獨缺然非缺也華蓋謹身武英等殿豈非內朝之遺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劉基永樂以來如楊士奇楊榮等日侍左右大臣蹇義夏原吉等常奏對便殿于斯時也豈有壅隔之患哉今內朝罕復臨御常朝之後人臣無復進見三殿高閟鮮或窺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積 孝宗晚年深有慨於斯屢召大臣於便殿講論天下事將大有爲而民之無祿不及視至治之美天下至今以爲恨矣惟 陛下遠法 聖祖近法 孝宗盡剗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卽文華武英倣古內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從臺諫各一員上殿輪對諸司有事咨決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不時引見羣臣凡謝恩辭見之類皆得上殿虛心而問之和顏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盡陛下雖身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燦然畢陳于前外朝

所以正上下之分內朝所以通遠近之情如此豈徒近世壅隔之弊哉唐虞之世明目達聰嘉言罔伏野無遺賢亦不過是而已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華亭 徐孚遠闇公 李 雯舒章
謝廷楨提月參閱

楊石齋集

疏

楊廷和

請遵祖訓以光聖德疏 遵祖制

禮莫重于視朝禁莫嚴于宮衛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必謹視朝之節以觀示臣民嚴宮衛之防以消弭禍變我朝 列聖尤致謹于斯伏覩 皇明祖訓所載有曰朕以乾清宮為正寢晩朝畢而入清晨星存而出除有疾外平康之時不敢怠惰此所以畏天人而國家所由興蓋言視朝之當謹也又曰凡帝王居安常懷警備日夜時刻不敢怠慢雖親如骨肉朝夕相見猶當警備于心蓋言宮衛之當謹也此皆憂深思遠制治保邦之言聖子神孫所當時時誦讀守為家法者也恭惟 皇上聰明天授敢令之施動遵 祖訓近年以來朝會慶賀或至遲暮其初蓋因一時起

居違和而然積習既久遂以為常傳之外朝將謂縱耳目之玩猶心志之樂觀聽之間不無惶惑去歲以來揀選人馬親自授閱其事蓋因一時虜寇犯順而然意在禦侮實非有他傳之天下皆謂邊兵非宿衛之人禁禦非操練之所疑似之間未免驚駭臣等職居輔導出入禁闈雖隨事納規時有陳請緣議論不足以發明事體誠意不足以孚契聖心尸素有年慚悚無地伏望 皇上鑒 聖祖之訓典察臣等之愚忠自今以後夙興視朝躬親祀事乘清明之氣以裁決萬機竭享獻之誠以昭格 九廟仍選用方直以為侍從信任老成以為腹心軍務操練必於演武之所朝夕督勵付之將領之官推恩左右體悉勤勞啓處以時庶不有勞于聖體關防既謹亦可盡釋於羣疑將見聖德日新天心悅豫神人胥慶和氣致祥宗社萬萬年無疆之休端在此矣

議處江西事情疏 寧藩

謹題本月十四日早該司禮監太監蕭敬等同到內閣送下御史蕭淮所奏一本傳諭聖意令臣等看詳

議處臣看得本內開稱寧王聽信奸人出入王城擬
置王使陵轢官府強勝郡王虐害忠良招納亡命打
死平人霸占官民田土差來內官旗校人等潛住京
師經年累月前徒踵接不知何所營謀及江西鎮巡
官太監畢真都御史孫燧御史林潮不能以理規正
却又過為推美等情其擬置主使之人各有指名又
與前次本府典寶副等官閻順等所奏大略相同事
關 宗社大計宜存遠慮臣等查得宣德初年趙府
被人訴告不法事情我 宣宗皇帝遣駙馬都尉袁

容都御史劉觀齎捧勅書前去戒諭趙府隨即獻還
護衛及羣牧所朝廷待之如初合無照依前例寫書
一道遣司禮太監駙馬都尉御史各一員領勅前去
宣諭 皇上保全宗室至意姑從寬貸令其獻遣護
衛并屯田仍屬江西都司管轄其所奏占種官民田
土等項亦各退出先年聽招賊首凌十一閔念四等
及其徒黨逐一散遣一應擬置人員不許仍前在府
出入仍勅江西鎮守巡撫巡按三司等官并護衛指
（其後使者在途守城人[illegible]常遣官）
揮千百戶總旗等一一遵奉施行如此庶幾朝廷親
親（即試遣發兵反）之情 祖宗世守之法兩盡而不廢矣臣等未敢
擅擬伏乞聖裁

論居守疏　居守

看得京師居守關係甚大古云居守一云留守本朝
永樂七年 太宗皇帝自南京巡狩北京命 皇太
（不曰南征之北而曰見乎[illegible]可為[illegible]法）
子留守南京次年駕還南京又命 皇長孫留守北
京宣德元年 宣宗皇帝親征漢庶人命鄭王襄王
居守此 祖宗累朝居守故事人所共知今 聖駕
親征京師根本空虛無人居守伏望聖明留神裁處

宗社幸甚

請免禁殺猪疏　免禁殺猪

謹題近日傳聞直隸及山東等處鎮巡等官欽奉
聖旨禁約地方人等不許飬豕及易賣宰殺違者發
極邊衛分永遠充軍遠近流傳旬日之間各處城市
鄉村居民畏避重罪隨將所養之豕盡行殺賣減價
賤售甚至將小豕掘地埋棄者有之人心惶駭莫測
其由臣等切思民間豢飬牲豕上而 郊廟朝廷祭
祀宴饗膳羞之供下而百官萬姓日用飲食之資給

皆在於此，不可一日缺者。孟子曰雞豕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五十者可以食肉矣。古先哲王之治天下，所以制民之產，其道如此。且人年五十非肉不飽，則豚豕之畜，正養生之具，而非所以致疾也。人生奢瘵，乃血氣內傷風濕外感所致，是食豕肉而致然乎。況小民畜養貿易，以此爲生理之資，正宜敎之孳息蕃育，是可禁乎。至于十二支生辰所屬物畜，乃術家推算星命之說，鄙俚不經，不可爲據。若曰國姓字音相同，古者嫌名不諱，蓋以文字之間，雖當諱者，尚且不諱

嫌名。今乃因其字之音，而并諱其物之同者，其可乎。又況民間日用牲豕，比之他畜獨多，牛以代耕，亦非可常用之物，私自宰殺，律有明禁，不可縱也。此事行之雖若甚微，而事體關係甚大。如此傳之天下後世，亦非細故，誠不可不慮也。伏望　皇上洞察物情，詳審命令，亟勅所司，追寢前旨，仍通行曉諭各處地方人等，各安生業，毋致驚疑，則事體不乖，而人心慰悅矣。

請拆毀保安等寺疏　保安寺

臣等看得近年以來，京城內外創建寺院，窮極土木，侈用金碧，委係侵盜國家財用，剝削小民脂膏，有傷治化，有失人心。至于冒請名額，奏求護勅，甚非祖宗舊制。仰惟　皇上新政之初，剗弊除奸，闢邪扶正，此亦其一端也。所以言官論奏，該部覆議，皆欲將保安等寺，遵照詔旨通行拆毀，其乎聖政，深爲有助。臣等擬票封進，未蒙俞允，切惟前項寺院之設，萬一有益于國，無損于民，則留之可也，奉之可也。然此乃異端邪說之流，瀆經亂紀，上焉無益于國，傷風敗俗，下

焉有損于民。自古聖王之所必誅而不容以並立者。或以種福田求利益爲說，則他未暇論，姑舉近日劉瑾之玄明宮（取喻切近）、錢寧之石經山祠，亦非本欲求禍也，皆身被顯戮，家底淪亡，而略不蒙其庇佑焉。由此觀之，則其不足信也明矣。臣等心知其非，不敢隱默，伏望聖明斷而行之，世道幸甚，臣等幸甚。

請愼選左右速停齋醮疏　近侍齋醮

竊惟人君一身，天下根本，欲令出入起居，事事盡善，惟在左右前後皆用正人，日聞正言，日行正道，則奸

佞之徒，不須斥逐，自然遠去，異端邪妄之說，何從而生。臣等先于正德十六年四月初間，已嘗具啓請于昭聖慈壽皇太后，命司禮監官將尚冠、尚衣等四執事，及膳房、茶房、殿內答應、掌管侍衛牌子等項人員，逐一豫選老成重厚、慎密小心之人，以待　陛下任使，其曾經先朝隨侍壞事人員，不許濫與，即蒙懿旨施行訖。　陛下登極之初，臣等又嘗極言異端邪說，瀆經亂倫，傷風敗俗，亟宜痛絕。又條奏慎始修德十二事，寫成牌匾，懸置殿壁，其一事謂齋醮祈禱，必須

世宗初年，始有齋醮之事

豫絕其端，不可輕信，不意近來無故，不時修設齋醮，恩寵賞賚，過于尋常，遠近傳聞，無不驚駭，推求其故，皆因先年壞事之徒，各名下掌家、管家等項人員，詐引番漢僧道人等，巧言誑惑，以致　陛下不察，誤蒙信用，各該名下人員，從來壞事，非止一端，至于今日，猶以齋醮一事，試探聖心。夫齋醮之事，乃異端邪說，誑惑時俗，假此名目，以為衣食之計，佛家三寶，道家三清，名雖不同，其實同一虛誕，誣罔聖王之所必禁。在昔梁武帝、宋徽宗，崇信尊奉，無所不至，一則餓死

臺城，一則繫累金虜，廟社丘墟，生靈塗炭，求福未得，反以召禍，史冊所載，其跡甚明。若使二君當時，左右隨侍，皆得正人，何至受禍如此哉。二君且未暇詳論，只如近日劉瑾建玄明宮，錢寧建石經山祠，張雄建大慧寺，張銳建壽昌寺，于經建碧雲寺，張忠建隆恩宮，所費金銀，不可勝計，其心本欲求福也，然皆被誅籍，家底敗亡，略不蒙佛與天尊之庇佑，由此觀之，則其不足信也明矣。夫何讒邪小人，公肆眩惑，不遵祖宗法度，不畏天下議論，至使宮闈之內，修建齋醮，

萬乘之尊，親蒞壇場，上惑宸聽，下誑愚俗，以為福田可種，利益可求，災患可除，祥瑞可致，不知年來遠近亢旱，風霾災變，彼何不誦一經，不念一呪，以消弭之乎。南北直隸、山東、河南，流賊往來，焚劫殺戮，彼何不驅神兵鬼將，以掃平之乎。　陛下試以此驗之，則其無益有損，不待辯矣。況　陛下親蒞壇場，行香拜籙，亦甚勞矣，何不移之以御講筵，修設齋醮，糜費錢糧，亦甚多矣，何不移之以賑窮困，正道異端，不容並立，心既繫于彼，則必不繫于此，邪說既入，聖賢之經訓

自昧措之天下傳之後世其爲　陛下聖德之累不
少非止虧損聖治耗蠹民財而已臣等職在輔導陳
善閉邪培養君德分所當然第以積誠未至言雖諄
諄未蒙嘉納今不得已形之章奏揚言于廷以爲不
如是則不足以聳動天聽故不避干犯率爾上塵伏
望聖明亟納臣等所言特命司禮監官將前項有名
蠹惑引誘人員逐一查出先將首惡從重究治其餘
黨緣阿附者盡數斥逐不使仍前隨侍再命禮部查
訪在外寺觀同惡相濟表裏售姦僧道一體治罪又

命光祿寺備查近來每次齋醮取用米麵蔬菓等數
又命內庫查報各該人員賞過襯施銀兩等物各開
數進呈究問追奪以杜冒濫更乞大施乾斷于凡無
益齋醮一切停免惟日以敬天法　祖修德保身爲
先務則聖治益隆　聖壽自延而聖德愈光所以綿
國祚于千萬年而無彊者端有在于是矣

請一法令以息羣議疏　一法令

近日巡城御史劉㪍題叅廾工部作頭宋鈺等具告
被革役克軍匠李陽鳳等擬置科歛事情已該刑部
將各犯行提到官問理間續該太監崔文題節奉欽
依宋鈺李陽鳳等拏送鎮撫司打問既而刑部尚書
林俊等具奏要將李陽鳳等仍從本部問理復奉欽
依宋鈺李陽鳳等還送鎮撫司問臣等聞之切恐法
令不一異議紛起有傷治體大爲聖德之累夫朝廷
設三法司衙門凡大小刑獄之事皆其職掌間有機
密奸究重情則令鎮撫司追問及其問畢俱送法司
擬罪發落此乃　祖宗舊制行之百餘年法有定守
事咸歸一莫之敢變宋有法司提問人犯事未歸結（近來大獄法司未肯定罪亦）

而復改送鎮撫司問者蓋雖正德年間權奸亂政亦（有送鎮撫司者錦衣獄非下法也）
無此事今聖政維新可復有此舉措乎且其事之虛
實罪之輕重自有公道固不容以一人之私而遂廢
天下之大法也今林俊等特具奏本至以去就爲決
益欲以此感悟聖心正其法守亦甚不得已之情也
皇上若加省覽則其事非可否必能洞見而　聖意
于此猶未釋然者豈鎮撫可信而法司獨不可信乎
况前日崔文之本不蒙發下　旨從中出臣等既奉
與聞昨林俊等之奏臣等擬票欲將各犯俱送法司

究問而不復商確徑從中改豈一人之言可聽而衆人之言顧不可聽乎此事其微所損甚大臣等心知其非不容緘默輒敢冒昧言之伏望聖明俯賜鑒納亟將李陽鳳等幷陳泰等仍令法司一併問擬取自

上裁庶幾法令均一事體允當而天下之議自息矣

請停止織造疏 織造

先年各處織造內臣仰惟 皇上登極之初各行取回京以甦民困天下之人方稱頌聖德不已近者不

意一時誤聽內織染局所奏差官前去蘇杭提督織造命臣等撰寫勅書臣等看得南直隸蘇州幷松江常鎮等府浙江杭州幷嘉湖寧紹等府今年四月以後亢陽爲虐入秋以來大雨不止旱澇相繼災異非常委的地方十分狼狽本等錢糧不能辦納尚要奏求蠲免若又差官織造一應物料工匠何從出辦擬給并惟逼迫逃亡抑恐激成他變又况經過地方淮揚等府邳徐等州見今水患非常高低遠近一望皆水軍民房屋田土盡被渰沒百里之內寂無一爨一煙流徙死亡難以數計所在去處白骨成堆幼男稚女稱斤而賣十餘歲者止得銅錢三十餘文有經數日賣而不得母子相視痛哭投水而死者各該地方官員要賑濟該部爲因公私匱乏錢糧無從出辦方且晝夜憂惶計無所措自今至于麥熟之時尚有數月各處飢民豈能俯首枵腹坐以待斃其勢必將起而爲盜傳聞鳳陽所轄泗州地名洪澤飢民聚集舟中者已不下二千餘人劫掠過往客商船隻莫敢誰何所聞果實未知何日始得勦平將來時勢尚有不

可預料者臣等職叨輔導實切驚懼所有前項勅書臣等決不敢寫伏望 皇上俯從六科十三道各官所言憫念地方災傷重大收回成命停止織造官員不差 宗社生靈不勝慶幸如果袍服缺乏止照工部題覆着鎮巡三司官計處物料人匠鎮守官提督（織造領于有司而不遣內臣地方之實利也）織造則地方既免重困而供應亦不至于有誤矣伏惟 聖明留意

序

送參帥白廷圭分鎮松潘序 松潘參將

昔漢通西南夷、立郡縣、以符都為沈黎郡、今松潘以南是也、冉駹為汶山郡、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今松潘以東北是也。自是代為中國邊患、叛服不常、僅自保就、斯亦善矣。乃若窮兵致遠、欲以蹙其牙、犁其庭、一舉而釋我外憂、則非善謀者所及知也、我朝　列聖繼作、文命四敷、內治既修、不忘武備、乃眷西顧、每簡文武才智者授之兵柄、鎮撫松潘、仍以二偏將參之、東南用戒不虞、今上登極初、大明黜陟文武臣僚各稱位置、於是松潘參帥李侯、晉總鎮而以都指揮

白廷圭代之、且行、與之常所來往者、謂余曰、子蜀人也、習知邊事、其為廷圭言之、余居鄉未久、不能知無以應命。則據往牒所載參之時論、以告之。夫羌地剛鹵、不生穀粟、時出鼠竊以自全活。固無他異圖也。先是為將者、欲以多殺人。貪天之寵。每因其來會盟時醉之以酒、盡殺之、無一得脫者、其父子兄弟怨入骨髓、兵連禍結、將無已時、於乎。羌亦人耳。獨無好生之心邪、若人者亦獨無人心邪。或及以是加之。其心當何如邪。愧予少且賤、不能達之九重。論以法耳。抑又

（此致參之本）

聞之。諸道餽餉、皆取之六郡貧民。往往覩負戴走百千里而致之官、峭危峻險。且行且息日不能三四十里。米以斗升計者、多才五六、出入氐羌聚落中、或剽而取之。輒拱手以聽。莫敢誰何。戍卒亦晝出月所得既廩為之取道否則鼓角之聲不得一時息也。典守者又何為而坐視其然邪。誠能嚴守備、明賞罰、申號令、鄜兵士。時時宣上威德。招來酋長諭之禍福間一賞勞之。使知恩之所自、不敢俶視之。或少犯我。則親提一旅。往問其罪、勿弛以玩、勿黷以逞。彼將畏威獻

欵之不暇復何能為哉亦何敢為哉、在漢時氏人慕義。曾上樂詩三章曰、多賜繒布、甘美酒食、蠻夷貧薄無所報嗣、傳告種人、長願臣僕、近世守臣建議亦謂宜撫之以恩信。與之以酒食、施之以小惠。內是觀之、則其所志可知矣、吾固以為無他異圖也。或者必欲殺之以貪賞、何邪。李侯守之數年、靜重嚴武、兵不告勞、而邊境寧謐、廷圭試往問之、又從而損益其所行者亦足矣。廷圭能讀儒書、嘗膺武舉中選、廷臣又以將才薦、遂總京總號令、至是復用群議受命。且與李

候同事將領和則上豫附繼自今蜀之邊事可無憂矣廷圭聞予言喜而再拜明日遂次第之以貽其行

頌德餘音詩序 救荒

吾蜀號稱富庶之國自成化間都御史孝感張君瓚蒞之造爲邊釁勦民于兵於是乎財力俱匱公私一空矣蓋先是公府多積貯每歲常賦之入大較數千萬石以十餘年計之必有三四年之積諸州縣義倉歲所收多者數萬石少者數千其又少亦無慮數百石如是者在在有之當是時屢豐年公廩陳陳相因

民亦少所請于官也張君廉知之欲因兵事爲奸利遂屬有司令民常賦毋入粟諸義倉所積盡糶之得銀若干萬兩致之軍中日將以是犒諸有事于邊者守土諸公承旨邀風莫敢詰何州縣之吏習於耳目所聞見以爲久無水旱疾疫之變亦安然應之徒以取容一時而不虞後之及于患也比年以來旱魃爲虐災沴薦臻五穀不登公私無所仰給死徙者幾及大半然則謂非張君之遺患歟于時告亟者屢上當宁憂之遂出太府銀若干萬兩截綱米若干萬石遣廷臣分道往振之百萬生靈嗷嗷待哺然而蜀道遠不利轉輸欲取之關中則有棧閣之險取之荆襄則有瞿塘之限智者不能無扼腕之嘆顧在良有司各圖方略耳今年有自重慶來者語余曰使諸救荒者皆若吾郡守某君之爲則垂死之民其庶幾有瘳乎余亟問之則曰初君下車時斗米銀半兩君亟會計屬邑所積粟減價糶之尚不足糴于官者計口貸之有差仍飭各寺觀設粥招流徙者各以便來就食責徤吏上之而命私相覺察不共事者抵罪又以所

糶銀遣人四出易蕎若麥數千石給民有種無牛者使保伍勸相從事荒田棄地則以屬之廣人在官者而收其租召爾所爲詳審周密幾無遺策蓋其爲心也若治絲其任人也若擇醫其用力也若奉漏甕沃焦釜乘奔馬下峻坂而疾馳所全活不啻數十萬人矣重慶之民何其幸歟雖然其亦幸而得君以救之於今日其亦不幸而不得君以備之於當時也余意誠使君遇張君必將開陳利害以格其所令縱不能盡違之獨不得止其已甚者乎縱不能行之他郡獨

不能庇其所部乎。此余所以爲重慶之人幸而又竊
嘆其有不幸者多也。昔宋鄭富公一代偉人，契丹之
使，以口舌代甲兵，使數十年虜人無南牧之患，其功
蓋不下澶淵之役，而公每不以自足，獨於青州之政
時以語人。且曰，過于中書令二十四考矣。然則君今
日所行，其所稱述當何如耶。君嘗爲戶部郎中時，常
總邊東餉，奏議甚多，余問從史館閱之，而知其用
世之志。今其所爲又如此，非達於治體，而勤于職業
者，能之乎。郡人之懷惠者，相與形於歌頌，凡數十篇，

傳來京師，聞而和之者，又數十篇，題曰頌德餘音。余
因感張君之事不可追，而喜君輩之能善其後也，特
書之以勸其成，并以告夫來者。

贈都御史邃菴楊公序　馬政

天下之事，窮則變，變則通。窮者時也，亦勢也。變而通
之者，人也。時之所在，勢不容于不變，而必有待乎其
人。苟人者必道足以濟時，才足以適變，乃能起而當
其任。大固若有意生之以乘其會者也。我國家邊守
之務，而非爲重，而陝居其半。三邊之川兵馬爲急，而
馬居其半。陝之馬，或取之監牧，或取之互市。而互市
之利，居其半。馬政之弊，自京師以達于天下。在在有
之，而陝之監牧爲多，其弊尤甚。蓋所謂窮而變之時
也。執政者，思有以通之，乃議設憲臣一員專理其事。
於是南京太常寺卿邃菴楊公，應寧擢左副都御史
奉勅以往。初建議時，衆皆難其人，私擬公，或謂公久
勞于外，恐非其好也。則又相與語曰，朝廷爲官擇人，
當視其能不能，不當問其樂不樂也。已而命下，衆皆
以爲宜。夫天下未嘗無才，顧用之何如耳。天之將降

大任於是人也，必抑其進于前，而大其施于後。宋英
宗嘗欲驟用蘇軾，而宰相韓琦不可，謂軾之才器終
當大用，要在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然
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異詞。公自幼時，以穎異聞于
天下，用薦人翰林，讀中秘書，年十五，舉于鄉，十九成
進士，授中書舍人，歷三考，待次久之，乃擢山西按察
僉事，提舉學政，移陝西，又久之，乃晉副使，所至以身
爲教，兩省士風，爲之一變。自是公之名，益重于天下，
天下之士，惟恐公之不大用也。尋召爲太常少卿，再

轉南京以有是命臺諫亦交為公文章才略風負時望今日當委之專任之久以責其成效公必能講求祖宗立法之意循名責實修舉廢墜而不負簡任之專如公者所謂培養之久天下士畏慕降伏而惟恐其不大用者非耶夫此一事也疑若易然然當積弊之後勢已窮矣非公之才則有不能變而通之者予嘗讀衛風之詩曰秉心塞淵騋牝三千魯頌之詩曰思無疆思馬斯臧初竊有疑焉既而思之則知賢者之用無往不宜以塞淵之心無疆之思雖施之牧事

其明效亦至于此然則公之往也正朝廷為官擇人之意公亦何慊於此一行哉公之行也其門人太常少卿喬君希大春坊諭德靳君充道諸君子喜公之大用于時而陜之牧政有成也相率屬予言贈之予辱知于公最久且厚故不敢以不文辭

記

水西新建上橋記　水西建橋

水西上橋乃貴州宣慰使安氏父子之所建也橋既成之明年今宣慰閭其水之源流并其始終事之歲月遣人詣京師求予文刻于石為之記曰水西之河最大者曰陸廣陸廣之西上流曰稿池又曰芭蕉下流東注曰黃沙渡曰烏河又數百里入於清水江又東會于涪江其源之大於衆水者有四一曰洛漸二曰西漢三曰七百方四曰滴澄洛漸之水源于卜作革之南入于西溪又達於七百方又會於鵝池兩溪之源導于化閣山轉於西南合于洛漸七百方則自普安會于洛漸入于鵝池滴澄之源出于九溪東北至于威清又北至于鵝池達于陸廣其曰青山曰老

宋曰卜茫皆因其地而名隨之非有二也大抵四河之水廻折數百里而會于陸廣出入山石崖竇間一遇峻隘如退如束激蕩震撼若三軍相持怒不得逞者及其奔放衍肆一瀉千里如自天而下浩不可禦每春夏淫潦其勢彌大覆舟溺死者亦間有之秋冬霜降水落寒可裂膚病于揭厲居者怨于室行者嗟於途富商大賈無所為而至雖有魚鹽之利山林之材土人居然視之卒未之能致也故嘗有橋率架木為之不踰年輒壞用力多而獲利少人亦勞止良非

遠圖宜慰父子吏以石爲之排積沙以定其基布巨石以貫其底圓空其下漏水象月或三或五或七觀橋之衰廣而多寡焉然密堅緻踰于實地橋有十一曰頭鋪二曰得烏三曰烏西四曰西溪五曰虎場六曰桑泥七曰蜈蚣八曰秀水九曰麥架十曰杏觀西溪虎場桑泥麥架皆先宜慰爲之頭鋪六橋則今宜慰之所經畫者問石焉取曰取于山問役焉取曰取于傭問費焉取曰取于宜慰之私藏而民不與知焉自成化巳丑始事至丙午訖工歷世以再乃克底績

非先宜慰知不及此固有待也歷年十有八次第告成不欲速意葺力畢舉或勞人也成之日萬夫懽呼四境慶幸鄉里長老相與舉酒歌頌二宜慰之偉績賓旅負販者往來深谷巨箐中無分於昏夜如之東西家焉休勞夷險其益亦大矣哉嗚呼水事之重自古然已周單子過陳見其道穢而川澤不梁知其必亡子產以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譏之而申以王政徒杠輿梁之説亦又有以障大澤勤其官而受封國者其在傳記可覆考也二宜慰其亦有見於斯歟余嘗聞西南世族之家每以安氏爲稱首既得其家世之詳則知其始封于蜀漢時上下千五百年世態之變若罔聞知意其先世必有大功德于民今觀二宜慰雖一事之小而所以用其心者如此則他所以利于生人承于前烈以寬朝廷西顧之憂者從可知矣安氏之世濟其美固如是哉昔韓愈記汴州東西水門至今讀之猶若親見當時之役十橋之建功十倍之而無如愈者爲之記恐來者未由聞知則雖或入于圮毀而未有爲之一舉手者姑用直述其事以俟

若乃橋之所在與其歲月之詳工役之數請列之碑陰茲不贅先宜慰名觀今宜慰名貴榮俱誥授昭勇將軍云

雜著

書題奏錄後

題奏錄二卷廷和備員内閣時所上也在先帝朝者爲前錄今上初政時者爲後錄自正德甲戌春至嘉靖癸未秋中間除居憂三年總八十疏或謂廷和入閣實自正德丁卯冬而壬申以前錄未之及者于時

文正李公當事，凡有建白，皆俾自文正，奏稿盡出其手，廷和不過贊其決耳，及文正致仕，其則不遠遇事有不可，必與同官執義以爭，爭之不得，乃以疏上，或至再四，多無批答，亦有不具官不稱名者，蓋竊比於嘉謀入告之意，議擬之項，倉卒立就，故不暇於潤色，辭或過激，上每優容之無忤也，亦有疏上即允者，外廷皆不及知，嗚呼　二聖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雖堯之舍己，湯之從諫，何以加諸，間有不能回者，則以廷和積誠未至，議論未明，不足以動天聽耳，此意

疏中亦嘗及之，而中心恆以自愧，輔導無狀，廷和之負我聖明多矣，今雖退伏林下，時一念之，未嘗不皇恐自訟，汗出而食不下咽也，載念廷和于諸公無能爲役，而諸公皆諒其疎直開誠，相與不比以同，不矯以異，有倡斯和，惟義之從，二卷所錄，屬草多出諸公，前錄則敬所蔣公，礪菴毛公，後錄則湖東費公，自辛巳冬，召起與二公更迭爲之，而廷和附名其間，藉以寡過，昔召公之於周公，或者猶有不悅之疑，富鄭公晚年與韓魏公，容有不合，廷和何人斯，而所遭顧過之，此所以私自慶幸，終身誦之，而不能忘焉者也，嘉錄既成，謹識其後，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二十二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顧開雍偉南 選輯

吳欽章令文 參閱

姜中丞奏疏

疏

陳言疏 姜洪

臣蒙 先帝拔擢待罪言路三年于茲無一言裨益時政無一言上荅國恩尸祿曠官憂慚切至盡忠補過夙夜不寧不幸 先帝奄弃萬國哀號遠聞 皇上紹履尊極未及逾月剛明神武勵精圖治知懷恩以忠見逐即復召用如槩芳陳喜常與奸邪誤事俱各斥貶李孜省等左道害政罪不容誅皆謫戍遠方施欽等醫業庸流濫玷清班皆削奪官職又禁番僧方士之妖術罷內府工作之淫巧縱放禽鳥弄耍珍玩禁造寺觀罷省貢獻此皆帝王盛德事也人心仰望更化已久而 皇上一旦行之不以為難四方聞之無不以手加額欣欣相賀以為 聖明天子出焉

太平指日可待焉臣見人心如此則喜不能勝豈敢終忘超擢之恩以虧臣子盡忠之道謹奏八事仰賛聖明斡旋狂瞽觸冐忌諱罪誠萬死伏望幸察

一曰正君心夫自古天下治亂係君心邪正君心正事事皆正天下莫敢不正君心不正事事皆邪雖欲正人亦不可得而正大學曰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許衡曰心猶印板板正不差雖千萬紙不差本既差矣摹之千紙無不差者故人君必心正而後可以致天下之治者也然人君一心攻之者衆聲色之麗貨玩之奇異端之紛雜便佞之諂諛一為所溺則不得其正焉皇上即位之初清心照理是非不惑心固無不正矣但聲色貨利易于溺志異端讒諂易于惑人操存之功一有不至則乘間伺隙而進清明之天不免為其所雜也伏望 皇上持守此心動靜隱微無時不謹道心為主人心聽命則虛靈常有萬理昭著而治道所出者正矣

二曰務聖學夫古先聖王為治之道歷代興亡治亂

之迹用人立政之方愛民利物之術皆載諸經史人君必學而知之則法古爲治鑒古爲戒所好所欲自然不離于正理而王道王化所由以成也若不學則正理不明心志不定多聽易惑守善不固雖欲言治苟焉而已書曰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又曰念終始典於學厥德修罔覺故自古人君未有不學而能致治化之隆也然學問之道不可間斷一暴十寒亦爲無益 比年雖設經筵而寒暑之外舉行不過數次開卷之時解釋不過數行講官兼旬累

月不蒙詔對以此而欲進學問之功求爲治之方恐亦不可得焉 皇上聰明睿哲超越千古正宜及時講學以隆一代治化當妙選儒臣日御經筵無畏勞苦無間寒暑上至六經下至史鑑取其節要有關至道者善惡皆講勸懲皆知辨析幾微禮畢方退又當輪流直日以備顧問則日就月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

三曰納諫諍夫人君統臨天下深居九重聞見不出闕庭必開言路以廣耳目則下無隱情上無壅聽奸宄不生禍亂不作若君惡直言諫臣杜口則奸邪肆志蒙蔽聰明養成禍患以壞天下故大舜告禹即位之初先明四目達四聰高宗宅憂諒陰之後傅說告以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此古帝王皆以從諫爲首務也我 太祖高皇帝欲廣耳目以防壅蔽建設科道之官專任言路之責令聞有惡其言之直切而罪之也近年御前奏事之例既廢群臣大小章疏皆出內批通政司每日惟掇拾四方小事以應故事科道官皆却立仗下隨班而退不得從容面陳忤 旨

往往批撻殿庭或貶斥遐荒夫好生惡死人之常情誰肯進言以蹈危機由是中外顧忌以言爲諱上下之情不通久矣 皇上即位之初正宜開闢言路恢弘治道然詔書頒諸人言事之條有科道風聞言事之禁使人各生畏忌不敢盡言又進士李文祥言雖狂妄志在納忠聖治之初宜示優容遽加斥逐聞者駭愕臣謂此決非 皇上之意夫忠言者乃國家之福非人臣之利也 明主何謂不樂聞之此必有內外大臣懷奸不忠畏 皇上風明恐人言攻擊欲先

以雍人口也伏望　皇上鑒履霜堅冰之漸防大臣壅蔽之萌體　祖宗求言之心開御前奏事之例科道言官小事封章進呈大事面折廷諍至于大小群臣有事亦當召對經筵講官不特尤宜咨訪則下情上通事不敢欺百僚震悚庶政允釐矣

四曰辨邪正夫國家治道否泰係君子小人進退君子聚于朝則奸黨息政事清明而治道泰小人聚于朝則朋黨相比濁亂政事而治道否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夫元首雖明而股肱不良亦難

以致政事之康也伏覩　皇上即位未久求治甚切而內外大臣奸邪者多何以致維新之政也如先經科道糾劾某某數輩中外目爲邪黨尸祿曠官曾無寸補　皇上若以先朝舊臣不忍論竄亦當罷其政柄放回田里以爲臣下不忠之戒焉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堂堂天朝豈乏正士切見兵部政仕尚書王恕王竑吏部尚書李秉俱才德高茂志節忠貞去任翰林院侍講謝鐸編修張元禎檢討陳獻章行人司副莊昶僉事章懋評事黃仲昭俱學問淵博議論持正御史強珍徐康于大節給事中王徽王瀆蕭顯賀欽工部主事黃純見任南京刑部員外郎林俊俱忠勇敢言直節可取武臣則指揮同知許寧廉能銳勇軍民推服至于在位之臣內則太監懷恩雖稱宦臣不類同輩忠清公亮善守成法外則兵部尚書余子俊馬文昇之任事巡撫直隸都御史彭韶之剛介少詹事楊守陳工部侍郎張悅之恬退數人而已伏望皇上已用者信任勿疑已去者以禮召用或爲三公六卿或處臺諫講官則文武得人政事修舉　皇上

可以端拱無爲而天下治矣

五曰禁近習夫古者宦臣充掖庭埽除之事傳宮禁出入之命給事左右而已後世人君親倖疎賢乃委之以政授之以權於是特行奸慝專作威福若趙高之亡秦曹節王甫之亡漢用令孜仇士良之亡唐童貫之亡宋皆前事之明鑑也大抵此輩不知事君之大義惟以摯拳曲跽爲敬不顧人君社稷爲重惟事逢迎奉順爲悅故仇士良教其徒固寵之術以爲天子不可令閑常以奢靡娛其耳目日新月盛無暇更

知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愼弗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知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後之宦官怙寵誤國。皆祖其術。噫。愚弄人主。盜竊威權。彼計得矣。其如天下生靈何。其如人君社稷何。我　太祖高皇帝深鑒前代委任宦官之失。雖設監局。一監常職止五人。一局正副止二人。官不過四品。所掌不過洒埽供奉之事。未有干預　朝廷之政也。近年壹監有太監十餘員。少監以下無數。四方藩鎭之地。市舶財利之處。在在有之。蟒衣玉帶。視爲常服。名位之濫

莫此爲甚。然君側之人。衆所忌畏。恃勢縱橫。所至害人。假稱進奉。貨賂公行。損　朝廷之大體。奪百姓之衣食。甚至引用奸邪。排斥正士。阻塞人言。左道害政如梁芳陳喜輩。雖百戮不足以謝天地。幸賴　皇上明聖。尋皆貶黜。中外清明。人心稱快。然其中亦有忠謹守法。可任使令。但不可干預政事。使弄威柄。濫設者頗加裁抑。在京倉庫草場馬房九門。在外鎭守市舶倉場池礦。皆非　太祖高皇帝舊設之數。悉宜取回。以免害人。　皇上退朝。惟以書史自娛。莊嚴自持

勿與押昵。勿受其獻物。以生彼窺伺之心。勿與議論聽其毀譽。以亂人忠邪之正。如此則政事有清明之象。生民獲治安之福。宦官亦無有招權得罪者矣。

六曰黜異端。夫佛道二教。自古害政爲甚。佛乃西域胡人。言妖路遠。假輪迴生死地獄天堂之說。以惑人心。道則假稱老子。依倣釋氏。又有神仙長生方士修煉之術。以文奸僞。皆欺世誣民。充塞仁義。斁我彝倫。爲世大蠹。庶民庸愚。信其欺誑。猶爲不可。況　天子之尊。生則與天地同體。沒則與天地配享。天下百神

皆其所主。豈有求媚鬼神以要福哉。故二帝三王之時。未有佛道之教。然享年永壽。國祚靈長。漢唐之季。佛道始盛。天下庶民無不敬奉。然政教廢弛。禍亂相尋。載諸史冊。歷歷可見。我　太祖高皇帝。禁人私剏寺觀。僧道不許與民俗往來。其數府不過六十。州不過四十。縣不過二十。無道手遊食之民。天下獲富庶之效。近年營造寺觀。歲無寧日。繁麗相勝。不論財力。僧尼道士。充滿道路。番僧有法王國師之號。道士有眞人天師之稱。又有方士怪誕之人。皆冒濫賞賜。恩

幸無比去歲雷齊宮修造甫畢今歲永昌寺營建又成殫費財物不可勝計佛道有靈宜降福祥然而頻年水旱災異百姓飢凍流離　先帝尋亦晏駕皆皇上之所親見者其法不足信也亦已明矣　皇上近將法王番僧方士邪人俱各查取革退可謂　聖明所爲出于尋常萬萬然不去其蠹不拔其根其害不息內府或有佛道精舍胡鬼塑像乞皆撤毀以絕輦轂天下僧道寺觀亦當查究以清邪僞若以嗣位之初未欲驚駭此輩且可一二十年不令度人不修

寺觀使自銷鑠則數百年興端害政之敝至　皇上而始正矣

七曰省進奉夫人君極天下之尊固宜享天下之養然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明君亦不以一人之欲而勞損天下之民也臣巡河一年見南京并四方貢獻中間可以減省如將鮮段疋兵器等類或薦　太廟或供內用固不可缺其餘花石禽鳥虎豹皆玩好不急之物篩簸板枋巾帽染造布帛京師亦有匠料可爲進貢亦不害人惟以內官監運其弊始多假如木犀龍衣二船（當時搜驗停泊遷商船而無注害人又加論）裝載足矣額外多討船少者七八號多者十餘號其餘濫討皆如其例俱滿載私貨附搭閑人往往將貢物遲誤褻瀆每起貢船發行舳艫先後相接撐夫挽卒晝夜喧呼南北往來道路如織皆恃勢縱橫強索財物凌辱官吏驅迫軍民官司欲盤詰顧稱御物人不敢相近怨嗟滿道所不忍聞東南一方民力殫矣　皇上即位之初常貢之外悉加裁省民皆歡呼如獲更生但所有內官仍舊監運不免如前害人雖有部科諄諄軍民恐不蒙恩也伏望　皇上

念此生靈乞勅南京兵工等部會議今後軍器段疋等項該部徑自差委所屬大常寺等衙門的當官員進貢嚴立限期不許遲悞其板枋木櫃等類每年蘆溝等處抽分木料無數如藤篾油漆等項北方所無仍令南京并出產去處供送京師任坐輸班各色人匠無下數萬着令依式製造尤爲近便若以外官不堪進奉則如寧國等府每年進奉梨栗等物止差吏役亦不見有違悞如此觀之則內官不必差遣明矣伏乞停止以甦民困

八曰愼始終夫自古帝王之治在于謹始而善其終
則能保天下之大而久享太平之樂如大禹兢兢業
業一日二日萬幾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
咸和萬民二聖君者治道雖成功德雖隆猶儆儆終如
始不敢豫逸故能永保天命世濟維熙而萬世稱仰
不可及也晉武帝焚雉頭裘初政仁儉而末年遊宴
後庭不恤國務遂起五胡之釁唐明皇焚珠玉錦繡
躬履節儉而末年信讒好色窮奢極欲遂起天寶之
禍二君者皆以盈成之業可恃敬畏之心不存末年

所爲比其他奢侈之君始又甚焉先治後亂爲天下
後世笑故人君初政之美而能克終者爲尤美初節
之難而能保晚節爲尤難　皇上卽位之初求治之
心如日初升如川方至雖大禹文王何以過此苟特
此心始終不變則唐虞三代之治復見于今日矣若
少有怠忽則物欲抵隙小人乘間事類相激弊端益
甚然　皇上明見始終堅如金石如臣所言固萬萬
無之但臣區區愛君之甚不敢不慮于未然也伏望
念負荷之重知保守之難兢兢業業日甚一日虛心
求治常如不及不以久安而怠忽不以盛治而滿假
則海宇熙寧萬世無疆也

范　奏疏
疏　范珠

修政弭災疏略　弭災

一選諫官以開言路臣聞漢文帝詔曰古之治天下
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也今
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
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夫後世官

以諫名得專其任奮忠效義代不乏人而時君每加
奬異以暴白其心志如史可考難以悉舉我　太祖
高皇帝特置科道職專諫諍雖有簿書刑獄乃其餘
事國初以來不輕用人務求精進以言著名先後相
望一二年間科道官員惟知作崖岸修邊幅旅入旅
出隨況隨浮以敢言爲輕率以緘口爲得體或滿考
（如此者每得京職士何由劝）
而未嘗舉劾一人或解任而不聞建明一事骨鯁之
風掃地盡矣假使其時爵賞果輕有如釋之一斥嗇
夫者乎事佛果侈有如韓愈之諫佛骨者乎貢獻果

濫有如温造之効李佑者乎奸佞果盛有如朱雲之
論張禹者乎一切不遂古人諸事委于時勢萬一事
關國家憂係社稷亦將如是而默默耶是蓋上有納
言之君下無敢言之臣頗難至此可爲太息臣請勅
吏部今後選用科道官員先求其氣節學識次取其
人品標格負氣節則執持堅固勢利難奪足以建事
功有學識則冒術高明獻納平允足以裨化理苟不
由斯二者而徒拘于人品雖有伊尹周公之聖晏嬰
蘧瑗之賢亦爲今之棄人矣夫既因言選官必欲循

名責實其各官考滿到部要見平素舉劾何人建明
何事以此定其殿最議其黜陟庶使人皆効職官不
徒設然選用既精而言不見納亦虛有其名耳臣見
往時言者稍侵權貴輕則箠楚之加重則竄斥之入
甚者遷謫遐荒竟致暗昧唐陸贄對德宗云諫者多
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容諫者之狂誣明我
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此皆爲盛
德臣伏望　陛下求賢若渴從諫如流官既務于得
人言必貴于採納如此尚賢如此納言何勞廣設訪

察何必大張法網數年之後奸慝不去忠賢不進刑
賞不清舉錯不公休祥不至災殄不除中國不安奸
夷不服乞將臣戮于市曹以正今妄言之罪
一復耆舊以慰人望臣聞詩曰國無典刑尚有老成
人言老成人重于典刑也故古者人君其臣閱世既
久更事且熟係國家之安危爲士庶之屬望雖年當
休致必再三勉留非特尊寵耆舊亦以愛惜人才也
臣訪得吏部尚書李秉兵部尚書王竑都御史韓雍
夏埙商明李侃歷仕年久頗有令望或因譏謗而解

官或托微恙而去任臣與各官素不相識亦不曾親
覩其謀猷設施果超出于流輩果無愧于古人但聞
其命下之日趣裝即歸略不顧惜弃捐華要自分幽
閑其與夫馳末景于桑榆貪厚顏于鍾漏惟念子孫
之計殊忽羞惡之心老病侵尋强自支持乞哀權貴
冀復容留者霄壤懸絕况各官猶皆强健未即衰病
士林仰慕輿論攸歸名下必無虛士珠玉豈宜暗投
臣伏望　陛下將各官收用以補兩京之缺員以慰
天下之人望無使小人肆其離間不以微疵掩其大

節彼必感激思奮將俾政績有成又足以彰我國家
舉擢之無遺才也
一通事情以防壅蔽臣聞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
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是知人主一號一令有目皆見
一賞一罰有耳畢聞可以質諸鬼神可以播諸夷狄
如二帝三王君臣同心翊賛戒勑之言禮樂法度之
施使其秘而不傳則書不得而載詩不得而誦史官
無以記錄後世何以考據我 祖宗列聖號令賞罰
如雷霆霜雪人皆見聞雖有奸諛無從爲計往時

朝廷降旨許各衙門傳報事無壅遏情亦浹洽萬一
用或非人行或乖當大臣得以申論諫官得以抗言
今一切旨意不許傳報將使羣下嘖嘖瘖瘂面牆而（此必內知本指以其掩塞）
立（人言）賞不知其所從罰莫測其所自機關已發于四方
是非獨蔽于目前若以爲抄謄勞人則各官自有撥
牘執翰之徒未嘗言己之病若以爲漏泄機密則
朝廷必無遠嫌避忌之事未嘗畏人之知所以不令
傳報莫解其由將恐小人乘此爲壅蔽之計肆奸罔
之奸塞下之耳目蒙上之聰明其患亦非小也臣請
今後凡遇內降 旨意悉聽各衙門官吏于午門前
互相抄寫遍行報知示以大臣至正之道不爲瑣屑
較計之私事既無壅情亦獲通誠裨助化理之一端
也
一重守令以施教養臣聞漢宣帝嘗曰庶民所以安
其田里而亡嘆息愁恨之聲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
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明帝又曰郎官出宰百里苟非
其人民受其殃是則親民之職莫若守令然漢史所
載循吏頗多今之府州縣正或自京職陞補或從科

目除授選用非不精委任非不專而迄無循良之風
者皆以教化之不立撫字之無方大槩俗弊任有司
者以催辦錢糧爲能事以奉承上官爲得體而司之
臨府府之臨州州之臨縣不察俗之厚薄不問民之
休戚首先計其送迎之遠邇何其拜跪之疾徐假公
營私要一奉十稍拂其意便有文翁之教化陽城之
撫字輕不免于罵詈重莫逃于箠楚每三年朝覲到
部揀選之際而部院二三大臣豈能悉知天下之賢
否其去取進退毎徇于方面府正之一言其間善于

奉承者貪墨指爲公清暴虐稱爲平恕失於阿附若髮髮微白即目爲老疾錢穀少負遂排爲罷軟部院旣云揀選若不因以去人又無從以塞責致使薰蕕莫辨玉石俱焚夫以有虞建官三考黜陟在漢爲吏或長子孫吏久于官則人情不苟官久于事則化理有成今之有司不待考績而已罷官或未及生育而先去任爲其身謀不暇孰肯以教養斯民爲心哉且近例外官年及六十則去獨不思許丞廉吏重聽何妨汲黯多病淮陽臥治人非聖賢寸長可用甲以墨

而黜代甲者狠毒益滋乙以耄而免繼乙者龍鍾益甚恐如此而望斯民沐教養之澤難矣臣伏望 陛下痛懲此弊特勑部院今後揀選不宜泛去其貪暴柔懦之尤著聞者以示激勸博訪有司任内人和俗美雖科徵少緩不害爲良牧則褒旌之恐後若民窮盜聚雖錢穀辦集未免爲酷吏則黜逐之必先其方面府正非宿德重望者不推州縣正官非科目出身者不與申風憲之職嚴贓濫罰使上下相維革去俗弊免其更代之煩冀收教養之績則人有恒心事不

苟作而民間送迎之費可以少損庶幾漢廷循吏復見于今日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終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上木 李 雯舒章
朱 積早服 參閱

凌谿先生集

序 朱應登

送馬民部先生凱旋序 凱旋

川蜀久罹猲賊之患其大者雖以次削平而負固者故自若也有廖猲者尤機警嘗以孤軍嬰我師四面受敵卒胄圍而出奮臂大呼萬衆響應執政者厭士馬罷苦議欲撫之卽謾言曰聽撫然出入猶騎乘持戟夜臥不解甲見尊官特倨傲無狀其實非聽撫也問其所如謾言曰願得安插臨江市縣爲築蓋廬室皆給薪菜塩豉炊食器臨江人苦之不與地其實不欲得臨江市也會 朝廷憫念總制尚書洪公勸勦不欲久暴于外乃命今太子少保都察院右都御史彭公代之戶部主事馬君負餉則又以彭公之薦約金幣給餽餉從事軍中君本洮人雖起家進士尤閑

邊略獻謀畫策往往奇中故彭公特深委任焉正德癸酉春始率榆林洮岷諸鎮官軍三千人發寶鷄踰保寧出劍門關聯山絡谷猖徉並進適廖寇亦至自臨江市相持于潼綿之間始猶驅所掠脅從與新附者爲陳我師獲俘甚多屢弗勝迺盡出其所謂老酒者與戰既又弗勝遂拔營而去越三日復大戰于綿州諸將士氣益倍無不以一當百殺傷蹂踐十喪其九而廖猲亦斃于群賊我師無傷焉先是彭公之初入蜀也議者皆云蜀道險惡諸猲出入谿谷捷如猨猱師不得遽進雖進亦罔有功衆言朋興牢不可破諸土兵又利賊遺金每追及賊得金輒委去蜀父老亦患苦且以大師之不爲厲已也公客用君計拼群議以往首與諸將士約曰無卻進無拾遺無有獲而不復否則戮無赦故諸將士奮勇先登所過雖金貲被地皆莫敢顧竟以有功夫謂其克之難者姑息勝也謂將士之不能用命者沒于賂遺也今君之佐彭公也令嚴而有義志斷而能果使諸所爲將士者與亦死退亦死進未必死而有功退而死則身殄而名

滅故人人自奮如此乃知古之善將將者必出于有斷然後能勝然斷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爲非優柔牽制之士所及也詩曰君子如怒俾民心闋彭公以之又曰詵詵征夫每懷靡及馬君有焉夏五月凱還入漢南巡撫大都憲藍公命應登爲文餞之應登謂君之功烈行且有功宗記之太史書之如應登何足云然巡撫公之命不可違也乃書其梗概以爲序云

賀憲長來先生漢南平盜班師叙 平盜

皇帝既踐祚之四年承 孝皇考豐亨豫大之後民佚以康崇極而圮於時蜀有巨寇曰藍廷瑞鄢本恕者始用父子兄弟相羽翼爲暴亂自後群盜煽集黨與萬人保寧而北施于漢南阻山負谷險不可嬰恣意殺掠行道皆梗兩省官寮議曰川陝重地也不當有盜賊茲蠢不靖悖撓天常吾等守臣不聞吏復奚待或馳奏之會有詔切責職吏跡捕甚急迺以巡撫大臣特寄師旅蜀以西都憲高公主之陝以南都憲藍公主之總制其師則今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洪公也維我憲長來君伯韶則又以二三大臣之請奉命紀功用事軍門凡芻粮供億之費轉戰調發之謀靡事不任宣勞爲多焉我師既集僉曰姑諭之降俾毋于天刑迺六年夏六月本恕自率其魁三十餘人皆一時有名字附和者徑趨我壁免胄首觸地曰願伏辜然其心實來覘我師虛實欲（來降而偷斬之恐非所以示後）闞其緩以肆不逞君既覺率衆擒之奏聞戮于市傳首湖南餘是其黨益震駭作虛聲自庇君乘間寄請於洪公曰無及於變而勦民將焉用之怒其叛而哀

其愚仁者之師也叛而討之服而許之德刑成矣故洪公用君議卒下招撫之令七年春二月江津之盜曰曹甫者衆號萬人亦藍黨也聞君威名遂率衆渡河詣溪中聽撫然猶惧誅後回保寧君乃挺身即其壘諭以利害曰順成爲臧逆爲否汝尚自擇便利朝廷豈盡汝戮邪即汝不解行且夾攻汝矣夫鳥巢于幕魚游于鼎豈久安之道邪甫用是感泣下馬羅拜（下離于賊降難于解散）各散去人給府牒一紙令歸復舊業是年三月朝廷用洪公薦特進君按察使仍往來督軍六月君迺再

入保寨、指授方略、以戰以討、有怍必剿、有降必釋、故所至克捷、而投戈解甲之士、日以數千計、七月十五日、全師凱旋、我無傷焉、明日告成於學、燕賚有差、漢中兵備副使遊君本一、謂今日之奏功、雖一人之慶、二三股肱大臣協和之休、而我憲長君宜勞任事、尤不可少也、屬予為文賀之、應登曰、夫兵者古以禁暴懲亂、非聖人之得已也、獨怪夫世之喜談兵者、賭事扼腕、奮不顧生、若無能當然、一旦大敵在前、則首鼠兩端、慄慄如墜淵、并其所談者而忘之矣、今憲長來

君生平如儒夫、口不能道辭、迺至臨利害、矢心殫力、三年不携家、彎弧挾槊、與士卒同坐起、用成仁義之師、其對賊數語、萬鈞為權、何慷慨也、豈非斷之以義哉、夫惟斷之以義、則君臣之分明、而臣子之職盡矣、彼褒顯有功、固 明天子之所有事、非君之所敢望也、因書以為賀、

蒙化左氏家譜序　左氏家譜

蒙化之左氏、以土官世其家、其先有世奴進者、唐貞觀間耕于蒙巍山之下、所居成聚、遂得蒙舍詔、（此酋與蒙之先也）後與諸酋長祭天、有異徵、人心歸之、再封為雲南詔、已而破吐蕃、奉朝請、遂有六詔之地焉、左氏之日邏、其肇基也、邏之後五傳而至殷閣興、由興以後譜逸而中微矣、元有青羅者始復其業、仕為順寧府同知、壽易府為蒙化州、 高皇帝兵取雲南、青羅之子禾首內附奉職、得領九部部落、頃之、元孽高添惠叛、不率其部落人為先登、既有功、迺又招集亡散而歸之農也、因進蒙化州判官、迺又以貢職詣闕庭也、因再進為知州、禾任既勤、傳之伽、伽如禾官、伽逮事累朝、用命無

替、當其靖寇亂、從調遣、蒙犯險阻、斬將搴旗、宣勞效忠、覩禾有加焉、正統初、伽從征麓川、邊餉告急、迺劾卜式之義、輸粟入永昌軍、得進府同知、州猶夫前也、無何、麓川餘黨復熾、伽奮出為之赴戰、斬級獨多、卒以麓川功、道秩知府、州猶夫前也、會 朝廷錄遠臣之勞、再陞州為府、復以伽涖焉、故伽以後皆為蒙化知府矣、伽之子剛、未襲而蚤世、貽子琳、琳亦未襲而蚤世、且無亂也、遂以瑛紹焉、瑛遭際承平、無大戰伐功、然能謹身率先、樸誠盡下、能以其餘力禦寇盜、

爲民蔽障，循行諸寨中，不以爲勞也，竟以勞坐寒疾死。子銘嗣其官，招徠綏輯，境內無盜變，其奉職循理，猶夫瑛也。積之十年，不以勞言，竟亦以勞致疾死矣。銘傳之今守禎。正德乙亥春，余以拔士至蒙，禎迺再拜請曰：禎不德，遭家弗造，先人大院逝，家廟燬于火，惟幸世牒僅存，又懼其久而隳，而氏族淆也，無以繫屬先緒，敢乞一言叙之。余迺語之曰：昔先王賜姓命氏，所以昭厥考，係宗族，別嫌疑，定親踈，而人道于此乎繇焉。故導水者知其源，辨塗者知其脉，皆可以易

知也。今天下多譜，百有餘年，縉紳之家，惇尚彝理，緝譜牒以原人倫，餘風所被，遐邇同好，豈非仁義之化哉。然譜皆先民準史而作也，史以章往，非以繩往也，所以戒乎今也。譜以明祖考，故自我不書，蓋覩祖考者，可以自考焉。禎世沿茲土，信能忠貞致主，勉修其先人之業，俾弗墜，斯傳世久遠矣，何有于陵夷衰微也。

贈郡倅盧君治水成功序　寶應河

寶應，江淮間一要衝也。湖水渟滀，長隄委屬，南接秦郵，甓湖匯焉，亦護漫汗，不可殫紀，北入于淮，則淮水所經也。夏潦時至，徐泗之水挾河流而東入淮，淮不能容，勢益怒，且汨而南行，故瀦者日以溢焉。隄故有斗門，凡十橋，橋絕馳道，水溢則東注之海，分渠灌民田，田皆溉，可得百萬餘頃。爲政者時其蓄泄啓閉之節，則漕寡不運之舟，農鮮不沃之利，倉廩無不積之儲，商舶靡不通之貨，是故東南之具區也。正德丁丑夏六月，隄圮于水，水來漂汲，溺其人民，蕩覆廬舍數十里，壞官民舟亦數百艘。自丁丑連巳卯，又二歲復

大水，歲因以不登，于是上下始怦怦然告急矣。巡撫大都憲臧公疏于朝，亟請發內帑治之，事下有司議。會都水郎中蔣君以職涖是邦，祇載厥事，而郡倅盧君廷哲寔董其役，經始相成，有專職焉。迺發淮揚軍民築土障閘，以丁計者三千五百，括諸府庫及鈔關所貯錢充其費，以錢計者七萬，日給粟以斛計者萬有奇，監工官自百戶而下，以員計者二十五，匠氏以名計者百。迺伐石于鄰境之山，而致者匪難，迺附上于經行之舟，而運者不貲，迺陶甓于竟開之阜而傅

者寖廣迺揵木于潅洄之曲而梓人獻材百工既和
交臂受事既六閱月大功始就焉於是潰者以湮圮
者以興隘者以廣而激者湍者溢嚙者以安于是居
者以嬉行者以游貿者以息而耕者蒭者芟牧者樹
蓺者以蕃邑之士大夫長老者積患之餘抵覩茲美
且欣盧君之績有成也徵予言贈之盧登郡人也其
感戚之情視衆鈞焉迺作而歎曰甚哉水之羨溢為
患也其所從來者舊矣昔禹抑洪水漢塞宣防而史
氏必書紀成功也下此則西門豹鑿鄴河之流鄴父

老以為賢君召信臣浚南陽之渠百姓號之召父是
皆為民興利者焉夫為民興利者固民之所與也今
盧君起明經之家而忝郡牧之司出環堵之室而任
斯民之重始逡逡若不能一旦臨大患興大役以身
膺之順運安行不動氣貌無惴恐以為之先無德色
以為之後考其所施而程其所至豈豹與信臣可相
軒輊邪即二子之功在于闢溝瀆利溉田也已未聞
其能道挽漕之艘建國家之利兼而有之也故比事
考成在盧君尤多而吾民之德之也視鄴與南陽民
當益倍之何古今人之相遠哉然則盧君之名且與
茲隄永久矣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抑
安知後之視今寧謂余言之非蔽芾也

贈少司馬荊山王公隨駕南征序　武廟南征

聖天子臨御之十四年夏六月寧服不恭肆行稱亂
迺親帥六師討之今少司馬荊山王公以職在軍旅
當行已而罪人既得次于金陵錄諸將吏功諸官屬
陷賊中者論罪有差築京觀而歸矣公復侍從以歸
凡留司諸公卿百僚謂公宜謀帷幄克清大憝炳先

幾而無智名抑未殫而無勇功休名楙矣咸見稱述
被之詩歌御史中丞叢公謂應登宜有言應登江淮
鄙人也竊伏草野不臻于當世之務敢借周為喻以
諷諸執事者可乎迺稽首再拜而言曰昔周都鎬京
東國為洛成王嘗一至焉至于百工從行其敎誥之
者無它惟曰記功宗作元祀耳夫成王至洛何為哉
曰配天祀神自時中乂者是已其報功之典歸郎舉
之曰秬鬯命寧明禋休享者是已且自周徂洛遠特
也而一至其地褒功行賞未舉也而亟先圖之者何

哉蓋宅洛所以紹先德褒賞所以勸有功斯二者繼
體守成之要道也事有職世而同執者蓋於今　天
子觀之夫金陵我　聖祖定鼎之地也自京師視之
（試嗣觀征存廷若乎之故其存廷今陵不言）
不猶鎬京之有洛邑乎列聖嗣統垂拱而治其在今
（有體）
日則四征弗庭之時也不當一至其地乎成王在洛
舉祀發政而已豈有張皇六師削平家難其功如今
日之偉者乎周之記功有功于治洛之事者耳豈有
躬服行枚轉給軍餉其事如今日之勞者乎　聖天
子德配堯舜功邁湯武不當以周成言也至于侍從

之臣將事服義者其於平亂豈多讓乎夫記功之有
狂也以周公爲之宗者誅管蔡以安社稷耳今諸臣
之在行者皆誅管蔡以安社稷者也而司馬公其最
也　聖天子信賞必罰褒功勸勞之典抑豈後於周
乎夫褒功勸勞固非臣子之所敢知也至於誅叛違
以懲不恪正紀綱以示無扞者則　聖天子今日之
歸之所有事也而昭美弼違者公之責也周官曰歸
于宗周董正治官言其外攘畢而內治修也今日之
事愚安能無屬望于公乎
卷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二十四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夏允彝瑗公
楊澄清通侯參閱

蔣文定公湘皋集

疏揭 蔣冕

乞取回劉允及停止張玉不差題本 停差內官

臣某等竊見天下賦稅歲入有常而國用日增無有限制雖年穀豐登尚難支持一遇荒歉尤爲狼狽況

今虜患未寧軍需糧草在在缺乏太倉每歲解去各邊銀兩每不足以供一歲官軍之用所賴以接濟者惟有鹽課一事然往日開中鹽引如正德十年則開中正德元年以前課額令各處運司該年正課俱已開中盡絕凡有奏請開中多是預先支給鹽法因此大壞猝有邊警仍募客商多不上納邊方既無以仰給又不免動支太倉銀兩助買支應蓋因公差人員奏討引目數多成化中見此弊已極本等客商守支艱難以致如此夫以太倉有限銀兩既不足以給緩急之需鹽課成法又日益廢壞無以接濟邊用萬一彼報有重人聲息勢須多用糧草不知 朝廷將何處之近該司設監太監劉允差往烏思藏齎送番供等物奏討長蘆運司見鹽一萬引兩淮運司見鹽六萬引其跟隨人役多有挾勢謀利之徒往往該支一萬引或夾帶至八九萬引以此載鹽船隻塡滿河道南北官民商旅舟楫一切阻塞不容往來其所用拽船人夫多至二三千名威勢逼迫役及婦人所過之處怨聲載道非惟有壞鹽法抑恐激成他變臣等實切憂之夫人君之所

當敬者惟天與 祖宗而已 列聖以來每于郊廟之祭必竭誠備物以盡報本追遠之道所以天心悅豫 祖考來格災害不生禎祥駢集其有明徵初非以奉事西佛而然也乃若烏思藏者西番化外之教西番僧皆仰彼中國耳祖宗立法王等號因其俗以羈縻之非奉佛也其徒飲酒食肉不知戒律又釋氏之所恥言者 聖明在上正宜申嚴禁戒遠斥其人豈宜崇信其說遣使送供浪費國計而貽生民之害也再照陝西延綏甘肅等處連年災傷米穀薄收人多飢饉加以去年虜賊深入搶掠又有回賊屢年作耗瘠瘦之民尚未

甦息地方十分艱苦錢糧十分窘乏彼處布政司等
官計無所出具本奏請通融議處又乞賑濟方患無
以應之今該司禮監傳奉　聖旨差御馬監太監張
玉前去彼處造辦應貢各樣土宜物件其合用錢糧
茶品等項欲令陝西鎮巡都布按三司等官及甘肅
地方官員計處交與張玉置辦凡百大小事情悉聽
張玉便宜處治所在大小衙門毋得違阻令臣等備
以此意撰寫勅書臣等躊躇累月未敢仰承　聖意
緣前項地方兵荒貧窘民不聊生若令措辦錢糧取

之于官則庫藏匱乏取之于民則田野空虛所在大
小衙門官員雖欲欽奉詔旨無得違阻而公私匱竭
無從出辦儻或嚴刑峻法剝民膏脂有所不顧竊恐
事極變生民窮盜起勢所必至將來意外之患有不
可勝言者矣仰惟　聖明在上神武聰明愛民如子
切切以保安地方爲念今忽欲有此舉臣等竊意
聖慮一時偶有未及實亦臣等不能開陳之罪也況
甘肅切近土魯番諸夷日夜窺伺欲爲邊患設若內
地盜起彼必乘机寇邊地方安危關係非小至于使

宜處治惟軍机重務得以行之尋常公幹豈可援此
爲例此事臣等且未暇悉論特以關係　聖治及地
方安危者冒昧言之伏望　皇上俯垂天聽亟將劉
允取回今後凡有奏討鹽引者一槩不與重念陝西
之民貧苦可憫更將張玉停止不差前項勅書免令
臣等撰擬地方幸甚生靈幸甚

請迴鑾兼乞勿以威武大將軍鈞帖調遣軍馬
支給錢糧題本　請迴鑾止鈞帖

伏自　聖駕出京以來已經二十餘月今恭遇　萬

壽聖節凡親而宗藩遠而外夷其奏表來京與臣等
在京在外各衙門官員人等皆不得一望　天顏山
呼舞蹈以盡其惓惓敬仰祝頌之誠況孟冬伊邇禮
當時享太廟若非及早迴鑾躬親奠獻其何以慰
祖宗在天之靈亦何以盡　皇上報本追遠之意
又況近京各處衙門多抄奉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
總兵官印信鈞帖凡調遣軍馬支給錢糧槩以此帖
行之臣等伏見　祖宗舊制一應軍馬錢糧非該部
奉有勅旨俱不許擅行支應今乃一旦以此帖行之

他日設有奸人乘机詐冒軍衛有司不能辨別眞僞一槩奉行安能保無他患伏望 皇上思 祖宗付託之重念兩宮懸望之深即日迴鑾以安中外今後凡欲調遣兵馬支給錢粮仍遵舊制而行前後印信鈞帖俱乞停止不行以防意外之虞且毋使天下之人他日指爲口實以爲臣等之罪宗社臣民不勝慶幸

請重邊防以備虜患題本 扈從宣府官兵

臣等竊惟宣府爲國北門自永樂以來每屯聚重兵

于此用以外禦虜寇內衛京師不容一日而少忽也今 聖駕巡邊命宣府總兵朱振副總兵陶杰等統領官軍一萬六千員名扈從前去大同等處其宣府城內所留軍卒既是不多又皆羸弱不堪征戰之人地方空虛甚矣虜賊近邊住牧備知我之虛實其所以潛形匿跡者安知彼非欲乘机伺便以遂其奸謀詭計使我墮其術中而不自覺也哉倘 駕至前路少留數日或更欲西行萬一虜賊長驅而來徑犯宣府誰能捍禦則保安懷來以東居庸以南一帶人心皆皇皇無措京師亦當戒嚴矣事之可憂孰有大于此者此實宗社安危所係不可不慮伏望 皇上俯鑒臣等愚忠深惟宗社至計愼重邊防及早迴鑾即將朱振等所領兵馬掣回仍舊鎮守地方以絕夷虜窺伺之心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請停止無名賞賜揭帖 停止賞邊銀兩

本月二十三日該司禮監太監蕭敬等傳奉 聖旨以 皇上巡歷宣府大同等處地方憫念邊兵寒苦着戶部上緊處置銀一百萬兩委堂上官一員管領

前去該鎮交收以備犒勞之用臣等竊惟沿邊將領士卒皆國家之臣子自其祖父以來世受 朝廷厚恩官有俸祿軍有粮米冬衣布花并馬匹草料盔甲弓箭等項一皆給之于官今一旦恭遇 聖駕巡邊凡防禦扈從皆其本等職分雖曰少效微勞誠敢希望賞賜況今各處地方水旱相仍民窮財盡府庫田野在在空虛戶部凡在各處解到折粮折艸等項銀兩止湊得二十萬兩又查太倉銀庫正銀全無止有每年積下餘銀一十五萬兩二項共湊得三十五萬

兩緣太倉餘銀原係備邊軍需之物該部見在折粮
折艸銀兩又係見該補給在京軍官夏季俸銀眾情
懸懸日以盼望今已歷過秋季而夏季該關俸銀尚
未得關支奈何奪此以與彼豈宣大邊兵宜加憫念
而在京軍官獨不宜加念哉又該部欲開各處生員
納銀入監之例緣前項事例非遇兵荒緊急事情不
可輕易開行今以無名之賞妄開事例他日萬一或
有如往年流賊之變及去年白羊口北虜犯順之舉
事出倉卒欲用粮艸無從措辦又將設何方法以應

急哉伏望　皇上節用愛民停止無名之賞收回前
日傳奉　旨意止令該部將太倉餘銀解赴見差侍
郎鄭宗仁處交收准作該鎮止領粮艸之用仍將該
部見在銀兩照數補給軍官俸銀嚴勑該部今後不
許妄開生員納銀入監事例以致阻壞選法尤望
皇上重念　祖宗創造之不易大內居守之無人
朝廷政務日有萬幾不可一時而或忽即日迴鑾以
安宗社天下臣民不勝至幸

請勿墮虜計中揭帖　聖駕親與虜戰

伏惟　皇上駐蹕陽和又未迴鑾今該大勢虜賊擁
眾而來既以一枝衝營陽和後口窺伺行在欲謀入
寇又分一枝搶鹵陽和西南地方以圖延綴人馬東
來救援又分一枝東至宣府各處地方其後面相繼
而來者烟塵不絕蓋又不知幾千萬眾也虜賊壓境
既如此其眾其爲計決非往常劫掠牲畜暫來即去
者比若思慮不審輕出與之接戰則即墮虜奸計中
他日雖悔亦無及矣遠則漢高祖被圍白登近則我
英廟蒙塵土木皆可爲萬世之永鑒也伏望　皇

上以宗社爲心切勿輕視此虜縱使虜賊三二十騎
前來誘引亦勿　親出與之對陣嚴督各該城堡官
軍四面防禦瞭望分明探報的確若果虜賊離邊稍
遠徉難拆墻而入則請　皇上輕騎入關嚴兵殿後
勿再遲疑以蹈漢高祖及我　英廟覆轍此誠宗社
安危所係呼吸之間有存有亡誠不可不熟思也臣
等與言及此言與淚俱下伏惟　聖明俯鑒愚忠留
神聽納宗社生靈不勝慶幸

論郊禮不可行于留都舊壇題本　諫止留都郊祀

臣某等謹題，今月初十日該司禮監官傳諭　聖意，
以明年郊天日期既近，謂欲暫于南京行禮，命臣等
詳議可否。臣等竊惟國家大事，莫大于郊祀之禮。是
以古昔帝王與我　祖宗列聖莫不致慎于斯。仰惟
皇上奉天明命而爲天子，居古昔帝王與我　祖
宗列聖之位，不可不體古昔帝王與我　祖宗列聖
敬天之心。今欲輕易移郊于南，稽之古典，參之今制，
揆之事體，度之人心，皆所未安。臣等雖愚死，亦不敢
奉詔。所有鄙見數條，開列于後，伏望　皇上俯垂采

納，停止前議，早賜迴鑾，以成大禮，使天下後世無得
而議　宗社生靈，不勝慶幸。
一我　太祖高皇帝每遇郊祀大禮，前期已行慎重，
臨事尤加敬謹，　聖言諄諄，備載　祖訓諸書。　列
聖相承，守而勿失。至我　太宗文皇帝臨御之日，雖
因國有大事，不得已親征巡狩，及至郊期將近，即
先事迴鑾，未嘗廢禮。今日尤當遵守。
一我　孝宗敬皇帝嘗因　聖體違和，未能出朝，不
得已暫改郊祀日期，然　聖心兢兢，甚不自安，每語
近侍群臣，以此爲歉。及至　聖體康復，始成大禮，然
後　聖心始寧。在于今日，尤所當法。
一南京郊壇配位，洪武時止有　仁祖一位，永樂初
方增　太祖一位。自遷都已後，京師郊壇止以　太
祖太宗並配。今若欲于南京舊壇行禮，既不可除去
仁祖配位，又不可擅設　太宗配位。若此事體，至
重至大，臣等尤不敢妄議。
一古者國君遷都，然後移祀天地。此皆事非得已。今
若移郊南京，似與古人遷都之衆無異，竊恐涉于不

祥，未可輕議。
一凡郊禮以敬爲主，其犧牲、制帛等項，皆須預養素
辦，嚴謹省視，不然不敢行禮。今若倉猝措置，取具一
時，鹵莽苟簡，徒爲褻瀆，其爲不敬，孰大于此。如此而
欲天心克享，錫福降祥于天下，未之有也。臣等豈敢
阿諛苟從，以速天譴。
一燔柴用特，取其馨香上達。其所用特牛，并所祀牛
犢，古人皆謂之帝牛，以其祀昊天上帝也。凡帝牛若
至臨祀之時，卜而不吉，或有死傷等項，不敢輒代以

他牛。必取在滌過三月者然後用之。謂之滌者牢中清除之所。蓋以精潔爲義耶。我　祖宗百五十年來。一應大祀特牛犢牛。皆先期畜養。務令肥腯潔淨。深合古人制禮之意。其他犧牲。俱如此類。今若不然。何以盡事天之敬。小大臣工孰敢輕議。

一國家郊廟之禮。皆我　太祖高皇帝與當時在廷文武大臣及諸儒臣禮官考古證今、原情定議。斟酌損益。盡善盡美。行之萬世而不可易者。　祖訓國法、昭然具在。內外文武之臣孰無身家。誰敢倡爲新說

以變舊章。伏望　皇上俯從臣等愚言。使臣等上不得罪于天地　祖宗。下不得罪于天下後世。臣等幸甚。宗社幸甚。

一我　祖宗凡有祭祀。于未祭之先七日戒。三日齋。當此齋戒之際。大小衙門。並不許奏刑名。以其有徒流斬絞等項字面也。不許奏喪葬。以其有薨逝死亡等項字面也。況兵尤刑之大者。而郊又祀禮之至大至重者乎。今出兵討罪。未及班師。乃欲因便而行郊祀之禮。求之　祖宗之制。未見其有合也。擅更成憲。孰任其咎。

請停止南京郊祀題本　南壇配位

臣某等謹題。連日該司禮監太監魏彬等傳諭。　聖意謂欲暫于南京郊祀舊壇。增減配位以便行禮。臣等聞命兢惕。莫知所爲。竊惟自古帝王郊祀天地。而以　祖宗配享。以盡報本反始之道。皆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未有輒以己意擅爲增減者也。我朝郊祀之禮。初都于南而奉　仁祖以爲配。繼都于北而奉　太祖　太宗以並配。舊壇配位則有　仁祖

太祖。京壇配位則有　太祖　太宗。　仁祖配位。既不可奉遷而北。　太宗配位。又不可奉行而南。今日一時倉猝。欲行郊禮。不知于我　二祖　一宗。果將何以奉配天地。臣等反覆思之。決然知其不可。況二祖　一宗配享之初。既博考于聖經。又詳集乎廷議。既詔諭于宗藩。又詔諭于天下。不知今日欲爲此舉。亦能如　祖宗之時從容廷議詔諭否乎。此臣等所以始終決然以爲不可也。伏望　皇上俯納臣等先後所言。停止前議。早賜迴鑾。恪遵舊制。躬成大禮

以奉答天地之心以慰　祖宗在天之靈宗社生靈

不勝慶幸

乞革去武忠御馬監并團營管事揭帖 諫止邪瑞典兵

臣等看得天壽山守備太監武忠近日掌調御馬監管事今又令其提督團營命下之日人皆駭愕以爲御馬監職掌禁兵團營總戎重務豈可授非其人武忠昔在孝廟時憸邪阿附壞事頗多特加斥逐不用正德年間貪緣守陵愈肆貪虐強占民田累死人命數多尅削軍粮歲取動以數萬責放軍人二千有餘

恃勢爲惡人心積怨所以給事中史道劉世揚前後交章論奏欲付之法司明正其罪并追究援引之人蓋亦去邪慮患之深意也伏望　皇上俯賜鑒納亟將武忠革去御馬監并團營管事止令外私宅閑住（治是時本臣之抗勇有甚于武忠者）別選廉靜老成小心無過之人俾典禁兵仍與新命太監張忠一同提督管務庶幾軍政修明人心悅服邪黨殄除賢良進用　陛下清明之政亦無累矣臣等不勝惓惓之至

爲後大宗疏　大禮議

臣備員內閣竊見　朝廷二三年來累次命官會議大禮因考之儀禮及春秋經傳等書千古人爲後大宗之義頗知其槩世之學者任情違禮言人人殊豈人人故自殊其言哉學術不明人自爲說陷于一偏一曲而不自知也我　祖宗朝建學立師專以五經四書爲教凡儒先註釋雖兼采衆說一主二程朱子之言以上宗于孔子科目所取　朝廷所用非明經而不悖于程朱之說者不得與近數年來異說競起是以古人爲後大宗之義不明于天下臣因舉程朱

諸儒所論有與古義互相發明者撮其大要條列一二謹錄進呈伏望　皇上留神省覽益堅　聖明專意正統之盛心則凡任情違禮之說自不得以上惑聖聰而于　君德世道皆不能無小補矣不勝惓惓願望之至

一三代及漢魏唐宋以來爲人後之議公羊高傳春秋曰爲人後者爲之子非高創爲斯言也高爲子夏高第弟子子夏上傳于孔子而以授之于高也世之學者不原其所自遂直以爲漢儒之言誤矣惟以此（此段議武宗繼嗣甚當亦不甚與張同異也）

言爲出于漢儒，而不知爲孔門之所傳授。由是不明春秋躋僖公之旨、逆祀之説、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之説、先禰而後祖之説、無昭穆則是無祖之説、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之説、臣子一例之説，皆莫之講，而三代以來爲人後以重承祀繼統之大義，皆托之空言矣。邪説紛然，卒蹈之禁，國固可以有二統，尊固可以有二上，人固可以有二考，人欲肆而天理微，彝倫斁而世道降，未必不由此以致之也。唐之宣宗禘祭祝文，于穆宗及敬文武三宗，皆稱嗣皇帝臣某昭告，

猶爲不失此意。穆于宣爲兄，而敬也文也武也，則皆宣之猶子也。叔父之于猶子，尚可以稱嗣稱臣，況宣之于穆，本弟之于兄乎。故弟之于兄，叔父之于猶子，皆以君臣例之，與父子無不同焉者，雖祖孫亦然。可以考則稱考，可以兄則稱兄，其名稱皆不敢紊。至于叔父雖尊行，臣也；猶子雖卑行，君也。取其所重，惟以臣道自處，而不敢不以君道事先君。爲叔父之名，猶子之名，皆不必著于宗祝之文，而亦未嘗廢也。夏有天下四百三十餘年，傳十七世，凡十七君，而以弟繼兄者二人，仲康之于太康，則兄終弟及之始也。商有天下六百四十餘年，傳十七世，凡三十君，而以弟繼兄者至十三人，孔光所謂殷之及王是也。周有天下八百六十餘年，傳三十二世，凡三十七君，而以弟繼兄者猶五人焉。兄終弟及，自三代以來，不爲少矣。三代宗祝之文，今雖不可考見，而凡嗣先君者，未嘗不稱嗣，亦未嘗不以臣道自處。弟之于兄，亦何以異于子之于父哉。春秋書公孫嬰齊，不曰公孫嬰齊而曰仲嬰齊者，兄嬰齊以弟而後兄也。列國陪臣，尚明此

義，況有天下者乎。胡氏謂其亂昭穆之序者，以兄不可以子其弟，故謂弟不可以後其兄也。不知例以君臣之道，而仍不廢兄弟之名，則春秋之所予也，昭穆之序何有于亂乎。獨不記僖躋于閔，臣子一例之説乎。由前之説，則兄爲弟後，既可以行于國君矣；由今之説，何弟爲兄後，乃不可以行于卿大夫乎。不知道雖例以君臣，而名不廢于兄弟，則雖有天下者，無不可行，而況于有國有家者，何不可行之有哉。又春秋于定公八年書從祀先公，三傳皆謂先公爲閔僖，以

文公逆祀。至定公始正先公之位次，為順祀也。劉原父釋經，至謂陽虎惡季氏以臣而陵君，猶僖公以子而先父，故先正逆祀以微諭其意，則直稱僖為子，謂閔為父，而兄為弟後者亦以君臣例之于父子矣。况弟為兄後者乎。漢剧樂引閔僖二公事，以斥殤順二帝昭穆之序，謂殤帝在先，于秩為父，順帝在後，于親為子。亦固以君臣例之，誠有得于春秋之義矣。自漢成帝以兄弟不得相入廟，舍其弟中山王而立任定陶王，于是兄終弟及之典，不復見于世。唐之敬文武三宗雖相禪，而然皆乘時之亂，立不以正，未有若我武宗皇帝遵奉　祖訓，而親挈神器以授之于我皇上者也。念大統之所由傳，恩大義之所當盡，據經守禮，正名定分，豈非今日之第一義乎。今之不明此義者，乃曰　皇上由宗藩入繼大統，與宋之英宗素養育于宮中者不同，不思舍所生而後所繼，人統所在，既身嗣之，自不得不以父道視之矣。豈為其有養育之恩哉。引兄弟之名自有不容泯焉者耳。又曰孝宗有　武宗為之後矣，今乃又後于　孝宗，

武宗無後矣，今顧不為之後，不思嗣　武宗之統，即為　武宗之後，既後　武宗，即繼　武宗而子于孝宗。正如　孝宗原有二子，而兄終弟及，非越武宗而直上嗣夫　孝宗之統也。統之所在，即當後之嗣其統，即所以後其人而承其祀。　武宗豈果無後哉。此義既明，則夫兄而父事之，不敢不以兄名稱焉，弟而以子道自處，不敢紊夫弟之名以自稱也。由是伯父而父之，伯母而母之，父矣而不敢自父焉，母矣而不敢自母焉。禮儀之節，稱謂之等，一皆有義以制禮，有禮以防情，原乎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名無不正，言無不順，施無不當，行無不宜者矣。知繼正統也，知重大宗也，旁親固在所略矣。小宗固有所不暇顧矣。使本生兼厚焉，小宗兼重焉，則為後之義不專矣。揆之于道，夫豈順乎。度之于禮，夫豈協乎。春秋之義，不如是也。師丹之議講于漢，明帝之詔行于魏，程子之論著于宋，雖言之淺深，義之精粗，未可以槩論，皆有得于春秋之旨者也。議禮之臣，上法三代，下酌兼取漢魏唐宋以來行之而善者，用之于今日，庶幾不

失聖人春秋之義矣。臣謹按宋儒朱熹謂禮家先儒之說，兄弟傳國，以其嘗爲君臣，便同父子，各爲一世。此爲禮之正法，由熹此言觀之，則春秋臣子一例之說，雖聖人復起，亦有不可易者。古者爲人後之義，至是益彰彰然明矣。

一漢宋名臣大儒爲人後之議。漢宣帝初即位，詔議故太子謚，有司之奏已謂禮爲人後者爲之子。及成帝召丞相御史大夫議宜爲嗣者，又皆以爲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爲其後者爲之子也。至哀帝欲加定

陶共皇稱號，師丹亦曰爲人後者爲之子。西山眞氏取丹此議編入文章正宗，且曰丹議甚得禮經本指。其曰爲人後者爲之子，本儀禮云。蓋此語雖創見于公羊高春秋傳中，而實本于儀禮，古之治禮者世守焉。所以語類載朱子語學者英宗朝事，亦曰當時濮議之爭，都是不曾好好讀古禮，見得古人意思。爲人後爲人子，其義甚詳。漢宋以來，名臣大儒凡論主後事，未嘗不以此言爲準。臣謹按漢文帝時嘗賜天下民當爲父後者爵一級，由此觀之，則子之于父，有當爲後者，亦有不當爲後者。非謂凡爲人子者，皆可以爲父後也。子之後其父者，既繼其統系，即承其宗祀，皆爲後之事，非如今之人謂繼統爲承其基業，而爲後乃是繼嗣而爲子也。可見今之人繼統不繼嗣之說，皆不明于禮爲人後之義者也。

一朱熹論宋英宗事。朱熹嘗因門弟子問濮議，答曰歐陽修之說斷不可，且如今有爲人後者，一日所後之父與所生之父相對坐，其子來喚所後父爲父，終不成又喚所生父爲父，這自是道理不可。試坐仁宗

于此，亦坐濮王于此，使英宗過焉，終不成都喚兩人爲父，只緣衆人道是死後爲鬼神，不可考，胡亂呼都不妨，都不思道理不可如此。先將仁宗有詔云：朕皇兄濮安懿王之子，猶朕之子也。此甚分明，當時只以此爲據足矣。臣謹按朱熹此言，可見所後所生，其稱謂之間，自有不得而同者，大宗正統，義固有所專也。

一宋孝宗理宗于其本生父母止稱爲所生父、所生母，甚得古禮爲後之義。宋高宗既立孝宗爲皇太子，封皇太子所生父子偁爲秀王，所生母張氏爲夫人，

理宗既後，寧宗爲帝，追封所生父希瓐爲榮王，所生母全氏爲國夫人，其後二君在位三四十年，于其所生父母並無別樣稱呼之事，臣謹按孝宗于其所後父高宗及所後母吳太后，能盡孝道，所以得稱爲季，其後理宗亦以尊意正統于所後，倫理無失，得稱爲理，不但以其能表章理學而已，若二君者，可以爲萬世爲後大宗者之法矣，

書

與蕭提督書　軍糧

皇明經世編　蔣文定集　卷之一　軍糧　三　平露堂

各處官軍俸糧，自當于各府州縣秋糧夏稅中支給，吾廣右去年編地旱傷，糧稅何從而出哉，若必待徵完糧稅，而後以本色給之，則官軍與民，皆不堪命矣，今暫將廣東湖廣所糴軍餉，支給隨征官軍外，量行借與守城官軍。先由桂林以次及于柳慶，隨支隨糴。隨糴隨運。但支給兩三月本色米，而不折銀與之。則不獨隨征官軍無缺乏之憂，而里居士民，亦免飢餓之歎。不日秋成田禾收穫，雨水漸稀，林箐可入，則平賊有期矣

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二十五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彭賓燕又
張密子退 參閱

羅圭峯集

疏 羅玘

為豫定宗社大計以絕窺覬事疏（宗社大計）

臣於去年四月具本差義男齎奏內開向者賊瑾謀逆 榮王當時顧命大臣不能救助 陛下諍諤

榮王致使 陛下肘腋之間無一血屬之親足以召亂彰彰有前驗也故舉宋司馬光婁亮之故事以瀆 天聽兼備責諸臣蕩無廉恥阿附賊瑾之狀而又發其後日乘時觀望不忠之謀冀以感動 宸衷即賜施行以慰海宇臣民之望以銷奸雄睥睨之心然後螽斯衍慶麟趾呈祥禮遣歸藩爰正 玉鬯臣雖誅死因其分也是後寂然不聞未諭臣料必是後宮儲祥將次彌月臣之私喜旦夕望之及今踰年更無影響徒聞大盜流與遍布天下連數十城所過如洗運河兩岸焚劫殆空前日縛殺方面明日射死將官近於揚村劃剝參將王杲夫揚村去京城幾何而眼空如此臣謂 國本不定奸雄睥睨今何如哉前月二十三日湖廣陽邏地面傳來流賊執殺右副都御史馬炳然臣初疑似之間以為副都御史九卿之貳也且非受 命征勦之不過遇之而已而輒殺之則九卿之長遇之必殺也九卿之長敢殺之則公侯駙馬伯遇之必殺也是尚知有 朝廷威令哉而 朝廷左右尚為有人乎而臣亦備員九卿之貳亦

在賊必殺之中豈當不與此賊俱生賊生臣死賊死臣生也亦痛夫 國本之未定而睥睨之萌漸不可遏已至此也然尚斷然不信傳來之言忽於今月十三日申刻迎接炳然之吏王庭呂回報云親歛炳然之屍面劈一刀而去其身中兩箭而傷其肋臣即跌仆在地口鼻流血昏暈沉冥如同氣絕臣久不以妻子自隨止憑一二小童扶摩灌飲至曉略蘇目今氣息奄奄死在旦夕尚恐賊窮生計魚游釜中火燃水沸且喘息須臾之命百方搜索或至權如孫子者

一二人焉馳騖中原，誘聚不逞，百姓愚頑未明逆順。諸將狐疑莫見遐邇，事機一變，成敗分焉。自是二三大臣雖欲竊假包荒養高之名以庇其私門桃李之黨，如數十年前未可也，而　陛下尚欲與數十近習爲講武之舉，守有暇哉。伏望　陛下幹乾轉坤，少垂睿覽，召皇親公侯駙馬伯府部院寺大臣翰林院科道多官，考司馬光、范鎮、韓琦、文彥博、呂誨、包拯、趙抃諸臣之議，棄短取長，酌古準今，藏弆斂鍔，隨事處理，假代九廟之勤，崇兼兩宮之奉，侍體　祖宗之

意而不懸定順　昭穆之道而無即貞專侯　椒房之分，快覩　前星之耀，納庶衆於不識不知之天，擴磊維於如雷如霆之下，則臣即誅殛，猶生之年，亦甚樂也。臣不勝憤激屛營之至。

序

送都閫文君之江西任序　江西都閫

江西都指揮使司統衛四所十有一，衛以南昌名者，二治會府，南昌地也；以贛名治贛，以袁名治袁；所之以地名者，亦治其地。凡其所在，大抵皆要害也。贛蹔南安，背負大庾，而信豐、會昌犬牙入于南粵之與嶠；表吉則湖湘之腹，洞羅霄口張喙于安福之境；永新則先嘗其獸焉，錯山風關之北門也；撫建陀其西膊，與贛犄角之；吳越以饒信爲咨齒，而江淮湖漢所師必爭之地者，南昌也。由是推之，古者有作，類爲民防，百數十年，良亦有賴，非徒設也。今則異於是矣。春耕鬪勢者，彼曰良民也；秋入贛建，翼然而虎，巨寇也。臨瑞頓年，白晝飛刃于譙門，且曰吾某也，吾某也，而守臣皆印蹄垣，爲得策，揚聲撫按，達壘近郊，遊羣之四

出也，孤鶩者宦空，遇寵若屋燎，而咎之所謂爲民防者，果安在哉？將時與古初異邪？而尚爾設何也？抑主帥者尸其位而舉用于其間也邪？胡不易置之而務得其人乎？　國是既定，於是不愛尊顯之臣，俯從輿綬，未數月也，又以文君大章爲其都指揮同知，往踐其位，所謂主帥者。君魁偉人也，以武科舉，聲籍垠然，嘗以京營贊畫，協副涼州，左參將守莊浪，入主京營，而獨當一面，析衡乃其任也，亦與論也。顧抑而就是，豈吾　君與吾相不知君哉？時有緩急，事有經權，出

宿將以壯民防救時也寇殄民寧克回古初則君之
促裝時矣錦衣魯侯景章與予均江西人壯君之行
而冀其遄歸也別之以言且以為期云

送錦衣張侯出邏序　錦衣出邏

歲辛云莫燕趙之間惡子弟食飲博奕費且盡思為
寇偷盜急無問朔風塵起躍馬突出周道上矢聲搜
然雖有賁育千夫而手龜足瘃飢虛困悴之餘亦不
免戰掉失色伏而獻囊免患於瞬息間誠畏之也況
南人素綿道遠而疲三尺童子可以制之其所攜者

固其物也亦何擇於公私哉當是時懸人之命於手
壯哉翼虎也而國門南出三途視他域尤多蓋河水
不舟　今天子貢道出焉故令甲三途歲遣錦衣支
帥三人握符提衛士分出以邏其出必以子月望日
又出三御史並臨之凡兵民之司皆受檄指麾從事
期以靖寇寧民足國阜財而已今年中途屬張侯養
直侯余友也少為武學生戰藝場不如志而抑就右
階時尚為百戶也嘗屢戰建州諸胡得今官廉毅為
其大帥所知以其名請乃有是命非常數也今日建
纛出郊乘虎皮韉弓韔魚服僕姑在冰衛士屏息俛
首不敢喤嚏不敢仰視就而予趨離而鵠立整若斧（稍得有）
元若尸人皆壯侯能戰士謂寇固在其掌中余獨知
（意）其建州之戰夜半斬虜首獻軍門如殺狐鼠耳今茲
禦人之寇固實捷且趫也亦豈敢望於虜人哉其出
沒騰蹂必輕騎遊轀無所止舍亦豈旃車窮廬匿脫
而悉衆以為重乎以予觀之蓋出穿窬胠篋之徒一
籌耳使道上之旅去其畏心并力支撐而生致以之
則形格勢禁彼固無能為也尚勞　天子厭士之出

哉戰士亦其末事別筵有詩余總其意為之序

送憲副張君之任陝西序　陝西監司

地之涯為邊衣之齊而祿也亦謂之邊凡器物之旁
內通為之邊然則邊之云者中國之盡際外此則為
蠻為戎為羌為狄先王亦不得而兼治之蓋越邊而
求以為衣求以為器物不可也然物之壞也皆自其
邊始故先王於此尤慎之而重為之防非憂邊之民
不足以抗之為之憂也憂夫無以使邊之民抗之有
壞而入內之道焉之為憂也邊之民其生而風土之

領長而氣習之漸大約與之亦不相遠其山海與之相涉降而浮游也其飲啖騎射漁獵與之相錯而使習也父華而子夷也父夷而子華也或其身之迭爲華夷也皆不可得而準也而或者持吾關吾堡塞在猶謂吾中國如完衣完器物然其亦不思之甚矣於乎邊圉之寄可視以爲何如而獨付之武人況憸人之與庸人乎正速其壞而已西北之邊古已不與東南並而西於今尤爲多警洮岷亦內之一面生番西羌之所窺覦而比亦伏釁孔深 天子以爲室得憲

臣之有威望者節制之以銷之於未萌於是以監察御史張君爲陝西按察副使往即其任君前奉 詔按甘肅邊臣諸不職者 朝議服以爲能蓋肅之距甘也五百里是爲瓜州瓜之西古玉門關也而中國之地至是亦盡矣計其道里之延蟠蜿屈於河山之間腰腹脊脇要皆旁也其穿而入也幾隧其入而藩也幾城其變也孰激之其來也孰導之敗孰爲之殿罪孰爲之魁君在道時頗聆蹤蹟固有定策而後諸置閫者無所動其喙不得盜其辭焉稱曰能筮也洮岷尤近於甘羌之强不及於諸虜偏裨將非大將尊重臣而副使之得久於其任又非御史暫臨比也 天子之所以用君焉得無情乎或謂君端公之老者也室在 朝廷須政事其非室是之謂不知務尾器物於其旁肉之邊倍厚之然後可保其恒完而不壞用君於邊圉以厚邊也庸非所以重君乎此非予之言也其寮言之於予者也且使書之爲序以爲君行贈

送閫帥黃君福建備倭序　備倭

倭奴夷亦曰日本東海外之夷也謂之奴奴之也奴必有主吾中國是已天下之賤辱且勞者至于奴亦極矣然其心亦未必甘而安爲之也其鬱鬱之忿蓄於中而或乘之以黠鼓之以暴則門屏之間將有易位之變伏焉而莫覺者而况擁君人之號襲世傳之序聚落之人兵軍之富器械之工巧而又遠在漲海充服之外吾奴之而已彼豈俛焉直受如茲倭奴者吾雖爲主而欲偃然不加之意求以無患得乎又况安南朝鮮均夷也而執貢時至 正朔所加 封冊

所臨斷諸　覘藩而倭亦以文字爲國獨蒙棄斥無
辭以別夫蝸殼蟻封之夷其情之痛苦不得蓄忿之
奴而已也夫奴之忿不忿一家之利害而已矣今倭
之界與明越諸州相値東抵遼南盡于閩廣延袤萬
里不啻皆吾地吾赤子也而付諸蓄忿之夷朝夕瞯
瞯以伺伺之其忿乎千里之間于夫之所不啻必萬
夫之備不啻必闘帥以臨之勢必至于此乃得策也
署闘帥黄君今年四月以　簡命嘗詣福建所隸衛
五所十水寨五戰艦千艘水軍十萬偏裨之將數百

人君至將將將軍軍登艦弓引滿劒露芒鳴鞞如雷
軍于島嶼之汉直奴視倭奴如以肉臨虎口若然眞
備倭之賢將也君先世士人士人今亦有利器上人
官于　朝者皆觀君此舉借予言告之
　賀何君奉　詔提督四衛營事序　提督四衛
國家制兵以府自京師以達於天下又達於四遐之
邊徼之域凡赤籍者皆伍以聯什什以隸百百以
隸千千有所千以隸萬萬有衛合諸衛則又有都帥
以總之以分隸于府爲府五又皆制于兵部乃兵部

有綜理務名之專爲府帥有握兵之重無不制之兵
也然禁兵不與焉禁兵則惟綜理於兵部稽其簽耗
而乘除之發名無所攷與錦衣亦禁兵也其帥且與
府帥抗伺察其幾微府帥且俯仰之其下偏裨徼倖
有不相名者錦衣矣而爲旗手府軍金吾羽林又次
而爲虎賁騰驤武驤其帥雖不敢視錦衣以抗府帥
然皆同禁兵非其屬也禁兵宿衛　宮門扈蹕　警
蹕天子御衛執戈戟以侍陛戺大　朝會設　鹵
簿以嚴　國容出則夾　乘輿以備非常古者去其

淫怠奇袤而教之道藝周公以綴衣虎賁次諸常伯
常任準人以立政蓋爲王爪牙腹心之近雖名爲兵
豈兵特一勇之夫而已哉況同衛於京也一爲府隸
其官也望軍門而戰慄顧指氣使於戲下如弄兒然
雖金紫不免也禁兵則擁壁也歲朝一入　大庭爍
烱羅顧聽未周已放仗矣禁兵則日以爲家也而又
密邇秘見若山林者宿之儒得於幾編斷簡有未敢
以爲的然者其兵如此若其上而爲官可知已況居
其官之上而爲之節制者乎騰驤四衛舊有提督事

官所謂節制者會當代 詔以代者何君集也錦衣張君魯直雅與善而求予說為君贈予亦不知君也知禁兵之重其官重其節制尤重也今 天子明見萬里耳目所及之重者豈輕以畀人君慎勉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華亭　宋存標子建　宋徵璧尚木　選輯
馮瑞儀羽公參閱

何文簡公集

書　何孟春

上大司馬相公書　北虜

五月望日職方司觀政進士何孟春惶懼再拜書上大司馬相公執事比聞北虜有書要二千人入貢入

貢之名可嘉。而所以求貢之詞甚逆。詔下文武羣議下官病臥逆旅不審廟堂言慮何似既乃有傳朝報者云得旨聽虜貢三分裁二此豈非主上所採于羣議者歟其聽之也豈非以遠人當柔而懷之而絕其來王之心恐搆邊釁故歟夷狄貪婪無厭所貢莫裨朝廷之毫芒。而錫賚適足以傷國用來彌多賚彌廣故不容不裁之也抑愚于此復有慮焉國用當恤。國勢尤不可不重也虜書稱與書而不表與我抗也稱我以南朝是將北等我也而我忍之可遽令入貢。而無一辭以責其傲嫚之辠乎虜以三千人請而我遂許其一千一百人使虜後復以六千人請將許其三千人乎。且彼書已云減我一人即二千人俱不來是有挾也今我許其貢而裁其三之二虜如不來其可無重備乎而宋亦有以規我之虛弱。而虜且得氣矣。我國勢失重于虜而可乎哉愚虜今匆降勑虜王而督責之舉大威福大利害而曉之謂虜必革心謝罪祈受入貢庶幾乎虜有畏懾而不敢覬覦于將來也。嗟乎此計甚明老成裁處過不然者誠慮一時士馬

不能精克萬分一虜出叵測邊釁將難支耳愚以為示虜以強猶足消其桀驁示虜以弱而使虜得氣國勢失所重。其生虜覬覦之漸將來有不可言者其所費又不啻三千人而止也赫赫我明盡覆載而宰之軍政馬政樞機周密承平百二十餘年未嘗耗于征討而不能精克猶不免肉食之慮何謂也以愚所聞士馬集京師者之不精克其弊久矣法久易隳弊隨懷生在執事明鑑照之知其所生之端革而振之不難也。士之不能精克占役者多影蔽者衆也馬之不

世精克與牧者不覈其實、受牧者之不適其宜也。可馬究總土馬之任、而執事任之、品式具在、額類可考也、而又舉得其人以自輔、因已成之跡而通融之、何慮乎不能精定之有、非兩覶稹、敢畜不恭而恭戾乎肆、正當長纓選繫其頸、而致之闕下耳。雖然、愚有不敢以易談者、所慮不在士馬而在將材也。執事其覘武將中、有能臨機制變者幾人。有能造謀畫策者幾人。有能知守正出奇。慷慨有大節。能不愛死。得人之死力者幾人。而皆未之有也。是則深可憂矣。儒者不

言兵。儒者不可以不知兵也。聖世不用兵。未有聖世而不為兵備也。北虜來書無婉詞、有所挾矣。執事欲備兵于此時、其不擇將材于知兵者而預養之乎。執事試求其人焉、末寮豈無奇士、春惶懼再拜

寄劉黃門書　礦場

所論礦場一事、先之所謂閉者初未嘗明開而獲閉、後之所謂開而請閉者、隱下新開而適以成專督者之利、今日請閉、有所謂新開者、是要數出彼舊所開地方、而不得之隱、非新開在今日也。昔日礦場、朝廷

有閉之名、鎮守有開之利、今日礦場數出、所開地方以見礦夫乾認之苦、口糧虛費之故爾、然得該科參出、該部執奏、得免礦夫口糧、所以除蠹弊而寬地方者、蓋不細矣、今與專督理者會議、水火決不相入、區區自力主封閉為說、固不待言也、因便及之、

寄諸閣老并喬冢宰書　鎮守

立祠祀以表忠義、勸勳賢開例禁以興民利、足國用、申明律例陳言邊務等事亦不敢默、其詳具揭帖內、伏乞仁明鑒此區區公勤、庶塞咎責、向奏為裁革內

外冗員、守臣復設府治撫安夷民、以消地方大變事、乃此地臨夷切要而最大者、際有今月、千載一時、春言得賴執事與戶兵二部商確、勇斷施行、其貽陰德于邊洪不細、春去此無恨矣、本想該部已覆、立府必須亟會鎮守內外官、詔旨至已久、而彼猶回翔未行、正由撫按乞要裁革本、猶未至之故、彼中鄉官、如張亞卿南園輩、目擊正德年中之苦、為此後子孫計、尤切懸懸、當道處之決有次第、但願及早行下、避荒過慮、恐又如前要會鎮守查勘、則彼有力者得以牽制

旼圖府不設，卽鎮守如故，邊民自此遂絕望耳。春行客也，而猶爲彼言之弗置，蓋已犯權貴，幹過好事，處置有成算，機會難再失，事成雖在繼者之手，異時追論，或得爲去後思，不敢誣也。

寄程兵備 展城

近得鄂省人致鄉信，彬南路近月賊出流刼，而我軍擒馘幾三之二，蓋前所未有之功，眞可一慨。邇復不知何如，此惡種門戸極多，恐未肯因此一挫，使不出也。展城事承示財力未辦，少多之間，尚無定議。夫土

木工程不加心計，而委間下人，未有不患于難成者。古人作事自有法，嘗記宋張膺知處州時，有議築縮興圖神廟垣者，匠計無算，膺教之自築一丈長，約算可直若干，卽以若干與匠者，董役無所得焉。其幹知安慶府時，請城安慶，以備戰守，城分十二料，亦先自等一料，計其工費若干，然後委官吏公寓人士分料主之，計人戸產錢起丁夫，每日役若干，某鄉民兵若干，某鄉人夫若干，分部于某人，料分或攤運某處土木應副某料使用，某料民兵人夫合當更代，合散幾日錢米，具有成算。執事幸倣而爲之，此小興作特易易耳。彬城東北隅似可仍舊，而西南一隅不可不寬爲之地，磚土等項，中勿容入于近學後及左右開鑿燒造，庶使此方地脈保全，此區區閭學有識者之至感也。

寄河南巡撫陳都憲 部粮

部粮違限，官之存任，公然不至，納粮倍價之民，在此空然獨守，月復一月，未見了期，所以贊治裨助之法，春遣呈已悉。其各八年京邊起運與七年前者不同，

七年粮價于内府者，戸部總收，委官召商代民上納，要而使用，盡得省減，其他倉場如是，解戸從便富買，雖有加倍，不難措辦。今八年戀前司徒得罪之故，内外各倉一一要納本色，解戸尋利攬頭自辦行賄，至買上官，比原徵銀動加一倍，加三之一，區區小民，何以堪之。該司見人情洶洶，奏告本狀日積，山東參議閻楷呈部未行，會春至京，亦呈前事，幸蒙當道查例奏准，將在此極重山海等倉折收價銀，緣河南一省京邊起運倉場九十餘處，今惟收價倉場口分纔七

處耳。在京內府賠價極重，去處仍本色，春承委于此事有專責，理難坐視，不加督併，則前積後壓，致誤國計。加之嚴督，則此吾百姓也。客此異鄉，耗費不貲，賠補何及。欲其完結，不過勸令借貸。借貸之物，遺債將來。本與利均，將何償給，枷棒拷箠之下，家破產蕩，非有死即逃耳。（家畔諸公已言之詳矣）彼舉放者，多出權貴，往歲追需，已有例了。解戶既竭，徵及花戶，中州新脫兵變，恐秦人之箕斂頭會，亦無處也。用是冒昧，復爲陳奏。其情具在疏中，而不獲詳言者，庶幾所司肯爲處之之地。今之世

事理會得，但稍分明，便行不得。此事今當道行下議處，本非樂奏，初意然。既查有近年秦攻南贛，徐以貞參議汪獲麟故事，今日不得不爲此處。此事非獨要事早完，但使大戶免揭京債，即省得他異時出利，令姑以一大戶言之，某人該銀百兩，借到官銀百兩，異時止還百兩，揭到京債百兩，就用還二百兩，當道因此定擬十分爲率，令原來大戶賠補二分，布政司借到官銀，幇補八分，待候今年徵收稅糧之時，帶徵償還，即大戶賠補，不過二十兩，花戶幇補，不過八十兩，若揭京債，雖二八分數擘畫，大戶亦不免賠四十兩，徵及花戶，乃至百六十兩，民生日困，頭只管重，更起不得，可見今日不得不爲此處。此處只是分二三着，豈如戶部總收價銀，召商上納，全免賠補幇補之爲愈。緣于得徑而行，不得也。（外史曰番政民是可農不相照應耳）春訪到各倉場上納各項錢糧價值，一省大較賠銀一十四萬餘兩，除彰德府積有帶來餘銀賠補納完外，開封等六府，并汝州所屬，除未到州縣未經寫買，已到者除餘銀幇補外，實該賠銀十萬二千八百餘兩。春惟本布政司官銀各

有頭項，難可便借得來，而吏民居此日久，西江有水，難救近渴，守株待兎，不是良計，不免分付委官，酌量本縣民戶，逐旋借貸，完結，比來揭賠，完過糧草數目，已過半矣。今奉部檄，差官赴司守取官銀，不必盡如原數，若打量得五六萬，亟早解來，以多益寡，截長補短，儘可救急。山東大戶，所賠糧價，見問參議說，尚多于河南，但山東與河南不同，山東自有泰安州無碍銀錢，布政已取到三萬餘兩，巡撫衙門又爲預處上中下則人戶銀四萬，有徵二處解到，并餘銀幾十萬

餘兩以是輳合。定比河南了事早也。河南未到州縣部運官可恨之甚、大戶不到、或到不肯下批、或下批復逃、論情猶是可恕、而官乃敢爾、比來大戶見當道此處乃有陸續先官到京、來下批者、非恭以言安之、彼將無投奔處、其有不復逃者乎。此等不才違限委官、其設心謂既已違限。不如索性去遲、反是便宜。到頭一着、只拼箇送問便了、他復奚恤、伏望查照先今呈文、任其倖糧差人鎖解赴京、完所未完、庶總管不致久累、上下兩便、

序

臨戎決勝圖序

臨戎決勝

我都憲涿鹿鄧公之以侍郎、特起而撫中州也、爲正德辛未秋、時劇賊猖逆河北、轉入河南、斬木揭竿、嗚張狼噬、所在吏民習于承平、倉卒聞變、束手無策、城當者潰、師遇者敗、廟堂僉議巡撫之任、非公不可、故即其家起之、公拜命、即日單車就道、既至、審察郡邑孰岩孰夷、亟調兵食、孰緩孰急、孰晁要害、孰當預備、器械之繕、城陴之完、廥廩之峙、上兵之選、民馬之歷、京邊軍之請、國帑之借、一一自公心計手畫、事無遺力。智無遺慮、于是地方始藉而固、人心始恃而定。遇敵始有可遏之勢、可扞之具。明年壬申春、軍乃大集、不數月賊獲殄焉、公驅馳塵垢、閱歷寒暑、屢陷危險、曾不爲身家一毫顧恤。在處必齋鉞從事、嚴紀律、定方略、謹偵伺、賊動靜輒先聞、有以究其情狀而百爲之防、陽而誘之、陰而襲之、彼此而攜貳之、于靜從則示以來歸之生門。而出之陷穽。于係虜則拔諸焚溺之死地、而復之袵席。公忠貫神明、機參造化、遂使將

士用命、天悔禍而人厭亂、而事之告捷也、公可謂文武兼資者矣、公智明勇功、遜不自居、錄狀之上、恩寵之及、獨役諸同事者、公可謂不矜不伐、善處功名之間者矣、若夫中間不如意事、西平之捷而有汝寧之撓、洛陽之失、蓋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大易有訓、時實爲之、公何病哉、事久而論白、此吾輩之所以深服公于今日也、考事始末、無非公功者、昔宋虞允文參謀軍事、得統王權敗軍、致采石之勝、劉珙安撫荊湖、請制置使沈介遣兵相助、官軍日盛、旋執賊酋、徒黨盡

捷。自今而觀，功當誰始，春因有以知公今日之所以爲功者矣。將有繪公臨戎決勝圖者，春曰：雙節六纛，虎旗貔矛，登金壇而擁玉帳，丹青之所貌于公如此。邇將心事，存亡口幕，死生瞬息，所以運決勝之籌，而成掃蕩之勛者，圖者莫能悉也。於是從而序之。

送陳都憲巡撫延綏詩序

西北重地，三邊五鎮之稱，皆國初制也。而榆林之特置，則自正統間始。所謂延綏者，非邊鎮中最當要害者歟。延綏地方東連山西偏頭關，西係寧夏花馬池，

相距二千餘里。其間有所謂黃河套者，非要害之所在者歟。偏頭寧夏一帶防守在套外，而虜騎乘冬河凍，乃得長驅入套，以伺我間隙，擾我心腹，則茲地也者，非尤當重者歟。嚮時虜擁衆來，住牧吾套內，或間歲或四五歲，民竭遠輸，軍勤久戍，境路騷然，不勝荼毒。今既去矣，患當預防，事貴先備。善謀國者何以處之。陝之爲邊，將捍天下。延綏實腋其間，守臣建白有乞朝廷無以河套陝西，而以河套視天下者，厥重蓋如此。而可輕授其人乎。是故才識非敏達不足謀兵機，年力非富強不足當關寄，生長非備近其地土風。或未有所宜，宦游非素歷其途邊事，或有所未悉。近制兩畿輔十三省，方聞邊鎮所在，必以都御史任巡撫，兼理軍務，位重責大，皆出簡命，中外異用，必就其長，下弗敢輕舉，上弗敢輕授也。迺者湖廣巡撫缺，朝廷簡于衆，謂河南布政使司左布政使陳公資望惟協。既推任之，已而延綏缺巡撫，簡于衆，茲右朔方河套地方，得敏才識，富年力，而生長之地宦游之途，且素其人。誰其長，遂改命公，且詔公其遄往焉。朝廷重

視河套，于延綏不輕授，且急也如此。豈無謂哉。公西駕有期，右布政使陳公首諸寮繼聲而屬春以序。春昔官職方，行覗陝西馬政，往復三邊且一年，駐榆林幾兩月，日考宋唐漢秦守邊固圉之蹟，竊怪史稱漢武帝驅匈奴，假城朔方郡，循秦舊，因河爲固，當白羊樓煩敗走，日計亦非失然，民徙十萬口，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府庫並虛。唐中宗用張仁愿于河北築三受降城，乃突厥默啜雄爭之隙，置戍虜腹，未見其可，而六旬間三城就，朔方自是無

要害非惟賊頑猾其處有其策可備某策須某時可用其衛軍可相援某某府縣糧可仰濟古若圖志累在几修余爲之贊曰昔其吾省今日將帥選于選將之法予言其大凡耳徵于通君有不誣者君官級治高凡百副其才尚持身謹愼悅禮樂熟詩書凡稱鄉國徵于今之選將者其容不以君爲首舉予君行當提兵爲天子守邊圉固大用于南不疑大丈夫之所樹立方來未既予玆先拭目矣故于其行序以送之

紀記

武選對字二條

一文武器業各有所成用人之道當覈其實我　祖宗立法武官襲職年及二十必令比試弓馬堪中方支全俸再比不中罷職充軍其總小旗告替亦要倂鎗得勝纔許收補若過期不倂及倂不中者革充軍役當時軍多官少法令尚嚴如此是以管軍人員莫不閑于武藝今承平日久伍符尺籍消耗大半而官旗冒濫過之教場比試之間徒存故事而已于數年來比試不中發回再比者幾人再比不中罷職充軍者幾人強不能挽重不能持暗雙收多出姑息其在外省倂鎗之爲故事抑又可知矣南方衛分又有父子祖孫未曾倂鎗仍冒旗役者遇蒙征調報功陞職往往皆是蓋緣功次本冊祇開旗役不分已未倂鎗該部無由稽查故也今後合無行移內外監比官將本部造到教場比試官舍嚴加閱視走馬跳澗射箭使鎗供要一一便利方作雙收單收一一不中度送回本部遵照　太宗皇帝聖諭施行及行各省鎮巡官處查出各衛未曾倂鎗旗役照例俱革爲軍先

年有冒役功陞職事亦就合革有百戶准作實授總旗總旗准作實授小旗功陞多者准此遞減一級若總小旗弟男子姪補替須在十年之內方纔聽其告倂倂不中者仍充軍役本鄉可仍將倂過旗役姓名造冊該部使報功陞官之日所司得以查考如此庶幾世廢之子知尚弓馬而　祖宗良法美意求才覈實之道亦不至墜失也

一國家制律以警有位懲艾之典不分文武伏覩大明律文武官犯私罪條目輕重各有倣唯若軍官私

罪該笞者附過收贖，杖罪解見任降等叙用，該罷職不叙者，隨充總旗，該徒流者照依地理遠近發各衛充軍。祖宗之制，未嘗不與律文職者相等，而近來事例過于寬貸。有犯監守常人盜、受財枉法滿貫，律該絞斬者，止發邊方立功。監守常人盜枉法不滿貫，與求索科斂、誆騙，計贓滿貫，罔該流罪，減至杖一百、徒三年，於供運炭納米還職。夫文職犯該贓私，雖在絲毫罔不革職，枉法滿貫亦必充軍，而于此輩獨寬之以必貸之條，示之以可解之路，刑罰失中，恐非國

家制律初意。其犯該竊盜掏摸、盜官畜產、白晝搶奪，姦宿軍妻，行止有虧者，俱發爲民。此例之行，雖若足以懲惡，然其子孫仍得承襲，是其職事特舉此遺彼，有爲民之名，無罷職之實，彼亦何所介意。軍職降級調衛者，本犯存日，子孫不得替回原職，爲民者罪本重于降調，却反得承襲授之事理，亦有未宜。今後合無本部會同法司，從長計議，軍職有犯，除公罪及真犯死罪，并本條各有正律外，其餘所犯但係贓私，俱依名例律條，該笞者附過收贖，該杖者贖罪解去，見任各降一級，于原衛所帶俸差操。犯該姦盜等項，行止有虧，敗倫傷化者，照今例發回原籍爲民，無原籍者，于本衛所隨住，仍照畏罪脫逃舊例，候身終之日，及年六十，方許子孫承襲原職。若犯監守常人盜倉庫錢糧、受財枉法不滿貫、夜竊盜掏摸、盜官畜產、搶奪哄嚇、略誘掠賣、詐欺誆騙、拐帶、求索科斂、詐偽，該徒流者，不必贖罪，俱照地理遠近發各衛所充軍。其贓至滿貫該斬者，若各人祖父係開國靖難功臣，許令子孫襲受原職。若係近年新陞者，各降一級。如此

庶幾世祿之家，有所懲艾，法令允一，名器以重，而不檢者亦不敢輕于蹈罪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陳子龍臥子 宋徵壁尚木 選輯
華亭 徐孚遠闇公 李 雯舒章
吳培昌坦公參閱

何文簡奏疏

疏 何孟春

陳萬言以俾修省疏 修省八要

孝宗時近倖柄用事公此疏甚切

臣聞之范雎獻秦王書曰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不足言也蘇軾上書其君仁宗亦曰臣試

論小者而其大者將有待而後言也言係乎事事有小有大泛言則淺究言則至臣今獲承明詔將言其淺而小者乎亦將言其至者大者乎言係乎事事視乎時時之所急雖小而非泛言不失為至非時之所急君子不以瀆其君言固將先乎所急者雖然在其君聽之何如耳乃者清寧宮災 陛下夙夜祇畏思勑天之戒遣官分禱天地太廟社稷以致災之故首罷毓秀亭之工作已成者而撤之特詔廷臣痛加修省凡有所見許其直言中外龍事激衷畢悃罄其忠默數月之間纍封投匭罔不上聞自以朝無諱言時難再際延頸企踵顒俟報可而九重玄邃所見施行未盡遂言者之所望豈所言者皆非時所急者耶不然則此詔也宋司馬光之謂數年前亦有之而今為修故事而已乃今閏十一月月有食之災見于天古之君臣尤不敢忽 陛下修省之誠當不遽已毋致臣下有此疑也當世之務入于弊者多矣臣以詔旨徵諸道路得數事亦欲為芹曝之獻而恐非時之所急者敢先以果聽斷公任委為 陛下勸焉而始及

之以上補修省萬分之一可乎臣惟前日宦官李廣未死氣燄之盛至薄太清 陛下于聽斷不無有所借任委不無有所專今天禍其身身死罪露宵旰之間聽斷果矣 朝廷之上任委公矣臣竊以為言者蓋欲即已往勸 陛下于將來庶幾 陛下有所懲艾不致將來有如廣者之所為也書稱萬幾詩云普天率土人君御煩治廣代天工者雖有其人而動皆稟白于上苟聽斷不果意緒紊于遲迴姦猾張于猶豫藻鑑昏于繁累則政出多門命從中降而紀綱不

可得立爵非士共罪非衆棄而賞罰不可得明前之所是著爲律後之所是疏爲令而號令不可得一太阿且爲人所鹵弄而能禁其毋劄乎史稱漢宣神雀五鳳之治吏稱民爲由其信賞必罰聽斷惟精以得之也元帝嗣祚權人弘石之手而宣業遂衰田其優游不斷牽制文義以失之也箕子洪範言沉潛剛克繼之以作福作威子思中庸論天下之至聖必及于發强剛毅足以有執蓋果之爲貴也如此　陛下自即位總覽政事如天之運本無凝滯而二三年間各

衙門所題請事宜或不即出積之旬月出即有非原所議擬者中間豈無有奔走倖門交結近侍夤緣肺腑依託唇齒以相引救者乎躁者望速化戾者覬苟免私者願獨利左右之人惟利是嗜惟黨是親養諛忌刑割肉安刺外生科條不顧遠圖不恤清議是以導佞排鯁撓直所偏好則鑽皮出羽曲爲掩覆所偏人情洶洶衆口沸騰見某人某事不當如是而如是則曰某者陰爲之地也某人某事當如是而不如是則曰某者陰爲之間也某人某事始不如是而終如是則曰某者陰爲之斡旋也臣亦不能無惑焉如都御史王越以傳奉詔不果用者兵部議推總制西路重臣所推閱數人及越乃賜俞允王越得陛下之識擢推究其源豈無有譽越于　陛下者乎給事中王綸以詔與補外者吏部故累以布政司參議缺聞而所補皆所陪點之人踰年而後得參議前之不得有毀綸者矣團營官軍兵部題准不許奏討做工而鏞秀亭等處工役竟復不免差撥此固有人以啓　陛下然也甘肅守臣奏復哈密乞憐降勅及金印命服

封其國長　聖斷著差官法兵部具題欲無差官詔如前古于是擬差二員以上本入一月有餘復得旨准不差官夫前欲差官者　陛下之意久而不差所差之人必有非　陛下意之所欲差者庸知左右有不欲差其所厚者以僥倖功名而無　陛下之命故此未發乎　陛下春秋鼎盛英睿邁古淵衷所處未應左右能與惟夫遇事稍尚安詳故有如李廣者得進言也臣見近年科道官及諸執事所上封事又多有文留中者彼其所言不干廟廊則觸權貴中總總

然常恐膺搏狻兇、反爲兇噬、而　陛下輒以留中、使彼不得請命、却步喪氣、徘徊鬱塞、叩天無路、何也、奏文之可不可、行與不行、兩言而可決者、　陛下豈以前代故事、容受直辭、則欲常在斧扆時省覽耶。抑欲保全言者以弭謗、且宜付史館以成君臣之美也。臣不能知。然知　陛下不行其言。則必無是。無乃其言謬悠無可採者乎、彼之敢于上瀆、傾瀝肝膽、其思必熟、其計必審、非以爲已謀也、以爲已謀、小加譴黜、大正典刑可也、非爲已謀而　國家之慮、縱有不熟思

不審計、而傷于戇、失于裂滅者、　陛下亦當山藏海納、于短取長、優示　青諭、以獎敢言之風、未可棄置如無、漫不加早白、使左右者得以甘心而成其曖昧之禍、以誣風節之士也、書曰小人怨女詈女、則皇自敬德、厥愆則曰朕之愆、不敢含怨、盛德之君、忍乎匹夫之無狀、而必省諸己、況于在廷之臣、爲國元士、負其慷慨、以言爲獻者乎、商周之際、以不諫而得罪者有矣、墨刑是已、未有諫而得罪者也、諫而得罪、見于末世、然漢唐有道之君、亦自不爾、　陛下始意圖治求言甚切、　先朝以言被黜之人、如林俊輩、無不起用、而御史彭程以言事罷爲民、按察司副使楊茂元以言事降爲府同知、彭程楊茂元之罷與降、當時必別有以得罪者。人相傳言則以爲爲其爲其矣。禮部郎中王雲鳳以省牲日駕後騎馬、得罪降知州、雲鳳先常發李廣之奸于　陛下、故論者亦謂此乃李廣因事以中傷之所謂曖昧之禍也。今日之給事中胡易、御史胡獻、皆言事者、胡獻見蒙降謫、胡易猶在禁獄、欲加之罪、固自有辭、臣愚但恐非　陛下求言始

意、臣聞彭程已死、楊茂元王雲鳳行當復用于論定之日、胡易胡獻二臣者、　陛下儻查無大過、乞速賜矜憫以釋論者之疑、昔唐太宗問魏徵比來政治、對曰陛下貞觀初導人使諫、三年以後見諫者悅而從之、比年勉強受諫而不平也、徵之對不及政治。政治之進退。實決于此。臣願　陛下于此察焉、得頌不如得箴、得唯唯不如得諤諤、得所可悅不如得所可警、人情無甚相遠、彼顧欲噬死灰以自焚、喫野葛而自毒耶、自璧不可爲、容容多後福、有能奮然不顧、盡其

言于 天子者，蓋素有風節之士，不多得也。而言脫其口，咎及其身，怨種于前，患生于後，彼非失心遺死生之人，則誰肯更言者？將來流弊，人且浮沉自營，心口相戒，昔苟祿以誇太平，執文具以爲觀美，務因循而長偷謾，樂頹熱而憎剴切，隨時好尚以固寵榮，雷聲是非以便附會，臣不識此于盛世安所取乎？此臣所以願 陛下之聽斷果也。人有常言，天下大器也，措諸安地則安，措諸危地則危。人主有是大器者也，是大器可以一人有之，然舉而措之，一人之力則不

能濟，故必有以借其力于下。有以借其力于下，則下得與力。君子與力則安，小人與力則危，故力不可輕借。人主于其理天下者，而任委可以不公乎？易泰之初九曰：拔茅茹以其彙。否之初六，其辭亦然，此不無謂也。師之六五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師。解之者謂君子用事而使小人參之之過也。參朮以補，芩黃泄之，不可以爲醫；繩墨以引，斧斤背之，不可以爲器；甘滑以進，苦澁雜之，不可以爲味，理必然者。 陛下視今之所任委何如乎？萬邦黎獻，共惟帝臣，委命致力，不

爲之人，而天冠地履，尊卑分懸，上下情隔，苛禮維甚，交誠未孚，言獲傷舌，動遭掣肘，貂璫乘焉，黜陟持陰邪之徑，貨利之關，日闢日廣，爭馳捷出，人才雜揉，吏事滋蠹， 陛下且不知其底極矣。 陛下試一思之，致此固有由也。古之君臣相取以圖天下之治，其相得甚，相歡也，都俞吁咈，談燕一堂，推置心腹，洞徹表裏，纖芥之嫌，不萌其間，是以其臣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出其身爲天下營，各執其職，而始終無所忌避，而其君所爲而成，所欲而遂。 陛下能如此乎？臣生

長外郡，見臣郡之守（此言門小以喻大），所屬來謁，必門卒爲通，所屬急于見，無不賂門卒者。既見以簿書上，簿書分積，則付房吏看詳，所屬恐其尋隙以議，無不賂房吏者。門卒房吏于守何親，而得買利而假權，况乎人主之左右，爲狐爲鼠，爲鬼爲蜮，豈無買利而假權者哉？外廷固不如內廷之近密也，士大夫固不如宦官宮妾之褻昵也。前日李廣未死， 陛下之政事，彼得而撓；人才用舍，彼得而議；九重非時之旨諭，彼亦可以時而假也。群臣趦趄齟齬于外，觀望風旨，李廣之不若也。固

宜有苞苴其門。相與生盟死結者矣。名位已盛欲其固塞宦遊未達。欲其進級地在閒遠。欲其招携躋涉孤危欲其培植事防詿誤。欲其回護衣冠清流。豈與不知恥哉無以結知于　陛下。故結知于　陛下之左右憂時之念奪于有我之私。徇國之誠不足勝其營身之計。士風如此。　陛下可無挽之。科道請按李廣贓簿以治交結者邪。　陛下秘之。但令指名來上而言豈不究。科道所指之人得于所聞。未由皆實。陛下置之不究論者咸歸　陛下能惜大體。然言路

崢嶸眆立風采　陛下亦當黜一二之尤者。以示後勸。　陛下用意過厚。以爲彼附李廣自廣有寵故也廣死無所寄寵。彼將自罷何足深責以敗厥類。　陛下此處且能惜士風矣。臣以爲　陛下果有此意莫若自今以後公于任委。孔子不主癰疽而臧倉沮孟子。邪正必不兩立。今之士大夫能嚴顏正行。無求于李廣然有如廣者復存于今。當其氣熾焰張之際。抑將奈何。閒居許語。不過俛首太息而已。彼誠不得君。嫉妒是畏。無以展布四體。罄竭思慮事功之的難以

責其必至。臣以爲此三二十年來任委未公之積弊所致也。自古願治之君。無不詳責于臣下。而攷其政詳責于臣下。使賢否不能隱。考其政使是非不敢私。所以使其不能隱不敢私者。非君之智術以伺察猜防爲也。臣觀唐太宗論其臣房玄齡輩優劣。人爲數語。斷其平生無爽。諸司所行事委曲皆悉之。非太宗能以身親群臣朝夕不廢延納。何以得此。恭惟我祖宗在位。建官惟賢。位事惟能。而優接臣下。罔存形迹。早朝奏事未畢。每于晚朝盡之。正朝之外。尤隆經筵

勸講之禮。遇有机務。輒　駕御左順門。召六部大臣與之商確。間臨内閣。命學士定其可否。然後施行。故大學士楊士奇有三朝聖諭錄。李賢有天順日錄之作。且載　列聖所與議論之言。藹若家人父子。傳播四方。見者踴躍。今　陛下早朝視事能幾時刻。通政司引奏之外。德音不可復聞。晚朝曠廢。經筵勸講之禮雖存。而　聖意無所咨詢。侍從之臣。講罷亟退。務以粉飾治具云耳。天下事　陛下一切徵諸尺牘。何以詳責于臣下而考其政哉。臣惟臣下之告君。見于

疏奏不如見于對陳之爲切。疏奏之言，不如對陳之言之易爲功。蓋疏奏者情每難盡，而對陳者從容出之。每有餘，疏奏者以言期上之行，而對陳者得反覆究竟利害之實，而上行之自勇。疏奏者人遠，讒邪或蔽之，而對陳者下輸其情，上獲其益，公論具在，無扞格也。今群臣其誰得更番需次，對陳于 陛下者。天下事一切惟尺牘之聽，是以賢否是非。左右得以調停消息。而 陛下無自知之。無以詳責于臣下而考其政，何得無其弊哉。臣聞之我朝之有內閣，猶前代

之有中書省也，我 太祖皇帝罷丞相，革去中書省，太宗皇帝故以老成文儒選居內閣，專備顧問，預參密勿，是內閣者，論道經邦之地，唐人謂政常在中書爲治本，宋人謂事不由中書，即亂世之法，臣以今較之，政宜常在內閣，事不可不由內閣 陛下盍隆其禮而重其責焉，大學士如楊士奇李賢皆膺 列聖之眷注，故得盡其才， 九重有一言一事，皆得議于其始，故不至布出于外，而致誼謬之紛緒，今則不然所以有委任未公之積符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記曰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臣願陛下假務繹紛之慮，明目達聰，兼聽博采，日與內閣講論當世之務，大小條件，內外便宜。一一付之該某部所掌，則令某部與俱，不畏猥煩。務求今之所以異于古者何如，得失之機何在，設施之方，損益之節，以何爲善，欲變害以爲利。何爲而可詳審斟酌，既得畫一則斷而行之。仍令內閣及府部耆舊大臣各薦其所屬科道預舉其所知。以應宣召。以臣所行之不逮

不以小愆廢大義，不以私憾枉公法。不以舊習妨新政，不迷于兩可之辭，不沮于交鬬之口。如此而行不當者少矣。若復有之，六科得而繳駁，十三道得而糾舉，定不至以水濟水，泛害無極也，經筵之日， 陛下誠能好問好察，于休勿休，孜孜無倦，侍從中當有以正己之學爲格君之學，諷誦詩書，嘉揚善導，以益聖德于緝熙者，我 太宗皇帝嘗詔武臣有曰上能推誠，則下[illegible]盡力， 陛下能公于任委，臣下感激，自然百倍不錫馬而榮，不投鉞而懼，同心併智，相與淬

彌以效區區臍自不容已、 陛下于此而循名以責其實定其黜陟才之短長事之軒輊舉在冕旒黈纊之下其不勝任之人科道劾之而彼非徒空文、 陛下能去之而彼不怨彼知天之不可欺 陛下之深知也豈復有以賂啖左右而取罪戾當此之時雖有李廣于百亦何能爲埽除幃闔絕無他責幸矣外廷既出內廷自戢士大夫之氣既作宦官宮妾之勢自不得行此臣所以願 陛下之任委公也 陛下幸裁察焉果聽斷公任委二者臣言之硁硁覼縷切至

時之所急無大于此董子有言正朝廷以正百官朝廷正而天下治其道如此臣敢以此勸 陛下臣言非老生迂士之泛談也若夫臣之得于道路者請別白而終言之、 其一曰臣聞郡守縣令民之師帥古人有是言也縣得人則百里受其賜郡得人則千里蒙其庇或非其人則百里千里罹其害 聖君在上思天下匹夫匹婦有一不獲其所猶當不可況百里千里之生靈可寄之于匪人乎臣觀今之爲 陛下守令者有非其人者矣狼羊相牧貪憒是資闒茸齷

齪所在皆是、 陛下之民有不獲其所者矣筋骨供于棘舌肌膚刮于鋸刀終歲瘡痍痛定復痛知治體者能無怵然古者郡守入相郎官出宰守令之職甚不輕也今之爲知府者皆四品廷臣累日積久而後至宜少不才者而府佐及知州知縣佐貳等官則不皆進士爲之進士出身者十三四監生吏員出身者十六七此郡縣所以有不得其人者歟世之所重在進士考課之法旌異之典每先焉監生吏員出身者流大較鍾鳴漏盡日暮途窮之人志氣銷蝕精力疲

憊僂僅勝冠裳無有幹局望利而饞觸事而頹流風靡類考課若其弗恕彼浮家飄宅何所于歸十人而九皆坐可黜之列無以酬其燈火棲遲之望塵埃奔走之勞矣其中有錚錚于鐵庸叢而蘭馨者雖其上司旌異開及該部自以非進士此無所事旌異也臣以爲不然趙禹之才出于佐史龔勝之賢發于郡吏黃霸丙吉薛宣非漢名相乎嘗爲卒史爲獄吏爲書佐矣人才何嘗之有作之則振推之則靡進之則前退之則卻所賴上之人執其机耳天下善人少不善人

多才者無幾，不才者比比，濫名進士者既中上長有不才者，舉業之時，今也不皆進士爲之，監生吏員出身，常居大半，向上復無以爲作之進之之机，采名不采實，惟其出身之拘，而不較其才，使監生吏員出身者，才者無以見其能，而不才者遂無顧籍，曰我非進士，比空自苦何爲，于是受賂營私，不復以承流宣化爲事，巧富酷筭，一毛不遺，上司至則厚奉迎以寬指摘，飾玩好以市姑息，幸不失官，則以歲月廣爲子孫地，是監生吏員出身者，無勸于前，無懲于後，幾何

其不幸天下而爲不才之牆也，如此天下之民何辜焉。　祖宗時其取人也廣，其察之也核，其待之也一，凡諸途出身之人，參錯有位，皆英英而騰，蒸蒸而升，有以自樹。今乃風馬牛不相及，一大府連數州縣，分職數十員，不數進士，進士外乃少可旌異者，考課之法不嚴，而旌異之典有所偏之弊也。臣愚欲乞今後巡撫巡按及布按二司分守分巡官，凡遇所屬府州縣掌印官員，有政績超卓，堪事數者，分守分巡以呈巡撫巡按處，事爲覈實奏聞旌異，不以其出身之途，

而偏低昂之衡，該部按其旌異者，前後多寡，須揭用之，不廢乎資格之循，而無形迹之泥，進士者將益有所激發，監生吏員出身者亦將不肯自棄，而砥行礪節，嶄標榜于時流矣。若復有曠職廢事害民者，督之于考課，乃進士不以其名第加護，于監生吏員不以其生平可憐而加貸也。臣惟古今之考課道二，一察其守，一觀其爲，守以廉，爲以能，二者凡有官之最。臣以爲課牧民官者，又在以得民心爲本，世有廉者未必能，有能者未必得民心，而民愛之者，非有呴咻溫

煖之政，而無歎息愁怨之聲，不能也。臣故以得民心爲考課府州縣官之最，郡縣官員有廉者有能者有得民之愛之者，旌異在部，該部既按以擢用之，又每歲查照取其廉且能而民愛之者一人奏爲尚第，如漢故事。　陛下特降　璽書獎諭，以風天下，不得民心，雖文案無隙于照例，而旌異無所取，使天下之爲守令者知愛民是尚，而循良之歸，民將蒙此受賜，濟及于無外矣。　其二曰臣聞　國初各處未嘗有巡撫官，宣德間始以侍郎都御史爲之，時惟南直隸河

一員巡按各處。若巡撫不久其任。與巡按無異。何復用巡按爲哉。臣聞宋司馬光有言。古者各守一官。終身不易。今居官者三年數月。輒以易去。望職事之修。功業之成。不可得也。臣以今日觀之。京官分曹列署。叅宋稽沓。似無不久任之弊。外官若不久其任。即已不得究其用。下不得沾其惠。陛下欲行久任之道。于外又宜從巡撫始。近例巡撫官每年一次赴京議事。然當議事之年。多有以地方有事。不果行者。臣請即腹裏邊方爲限。腹裏三年。邊方五年。必須一次赴

闕。陛下親降德音。詢問民瘼。一以示其優異。一以覘其底裏。六部各奏其所行。果有成績。蕃錫而慰遣之。其有不職。科道得指實而論之。夫巡撫擇其人于先。而久其任于終。于更互赴闕之際。有增秩賜金之褒。有削官奪賜之辱。則彼之得久其任者。必爲有益地方。以無負　陛下者矣。　陛下他日股肱輔弼。亦必多得人。而不肯以徒予幸傅　陛下之崇級厚祿者無有矣。抑臣聞知巡撫官爲撫治地方而設。浙江福建乃獨無巡撫。何也。閩越地瀕海島。番倭出沒。未

南山西陝西有常置。其他布政司。部遣有時。一年二年而皆回。今秩皆都御史。除浙江福建外。則皆有常置矣。臣惟今之巡撫。即魏之慰撫大使。隋之宣撫大使。唐之存撫安撫使也。宋亦時命焉。而今爲重。邊方須置之。權腹裏兼轉運之職。手持　勑紙。便宜行事。三司屬其管轄。數郡係以慘舒者。宋神宗謂文彥博等曰。諸道使臣職任至重。宜謹擇人。久于其任。彥博等對曰。爲治之要。無以易此。故熙寧元豐諸道使臣。有久至十餘年不除代者。勞効顯著。則增秩賜金。簡

慢不職。則削官奪賜。乘驛入奏。更互赴闕。呂祖謙至著以爲一代法。今之巡撫。視宋諸道使臣。又爲加重。其人固不可不謹擇。而久任之也。臣切見吏部推各處巡撫都御史。該腹裏會戶部。該邊方會兵部。協比停當。而後上請親擢。何謹如之。然其受任。往往不久。人方與地宜。而地莫能留。地方得其人。而人莫與處。功垂成而來者交搆。事未集而謀者已易。其又不然者。屬府未及按部。下情未及體悉。六條未及舉刺。庶務未及興革。席未及煖。而座已非矣。今制歲差御史

爲無事賊首莱宗劉鄧茂七嘗據其地僭號稱王攻劫城邑嘷噬無前至勤王師兢勦血蹀通衢始獲制其死命以今視昔二省地方獨可忽乎湖廣鄖陽江西贛州今因流民不靖俱添巡撫官而所管地方連帶他省他省頗無巡撫可付責耶臣以爲地方東牽西制下司難以奔命遵行贛州巡撫官可改專管江西彼鄖陽者非山西之延綏陝西之甘肅比可以裁革而江西福建二省不可以不添設也伏望　陛下以臣此議下之該部酌而行之使大臣不孤巡撫之

責各處俱得巡撫之惠　其三曰臣聞古之明君所甚惜于名器者欲以奔走天下之人而礪世磨鈍也惜之古人不易得而得者以爲重後世不知此爵祿泥混源濁流濫苟一男子背攖波及無所于澤肉視乳臭坐致人上視其名器不足爲其重名器不足爲其重而彼何德于上之有上以其法應與也與之下以其法應得也謂上與我者乃我故物雖得罪譴不足疵類如此上之爵祿輕于糞土不足以爲下勸矣此後世之任子所以識者致議于其時歟臣惟我朝

祖宗立法凡文職大臣必立朝久勞勛茂名德隆者錄其子孫一二以榮後裔出自特恩不爲常例近年三品以上官始槩乞恩以子孫入監然亦有所裁節不至如宋任子之無謂使子任其孫孫又任其子也其武臣則不然父死子繼無子同產兄弟繼之無同產兄弟從兄若弟繼之又廣于倍子之法蓋我　太祖皇帝平定四海　太宗皇帝肅靖內難藉于武臣之力居多披堅執銳摧鋒破敵全一生于九死之餘惟其艱險故報之獨延長也今天下衛所已定恒滿

其位而後來之官往往倍蓰什百不論事之難易功之大小倒得世襲其中乃有身不臨陣徒以與叅隨頭目之末而濫冒者所獲首級豈陣前手刃之賊或由其勢豪或出其貨取或得于尸戮守臣皆與奏報張皇功次繪無爲有織虛成實該部雖經節行各邊禁約而弊端竟不少衰今之新任陞有功之人要無祖宗時比者將不世襲之數陞將士立功之心因噎廢食未見其可將世襲之數繼繼繩繩無有限極車載斗量把權旎脫其如後來之冗何　朝廷于此必

有道以處之臣恐不能究竊願　朝廷之惜名器也。

臣惟今文武途　人君之祿賞一、世襲既優於武矣、則法度之所繩于文武者豈容無異今問刑衙門文職犯贓必罷職於法甚寬必充軍而軍職犯該監守常人盜倉犯侵欺枉法滿貫該極邊者止降級調衛枉法不滿貫該徒流者止原衛帶俸犯均而罪不同科其不倫至質之律軍官有犯私罪該笞者附過收職杖罪解任降等敘用該罷職不敘者降充總旗該徒流者發各衛充軍　皇祖制律未嘗不與罪文職

者等而刑官乃特遵近年條例近例又有載犯該竊盜掏摸盜官畜產白晝搶奪姦宿軍妻行止有虧敗倫傷化者俱發原籍為民子孫承襲竟敗倫傷化者罪死而得為民法已弱于懲惡之典而其子孫即得承襲是其職特舉此付彼有為民之名無罷職之實其罪且不輕于降級調衛之不得即替者哉或謂降級調衛者猶有其職為民者其職亡矣職乃其先人之功所得職亡于其身故即承襲于其子孫以報其先人也其恩汪濊罔如是夫臣以為今之陞世襲者不皆　祖宗時開國佐命之舊至其罪又每從寬貫之其源不清其流不節爵祿益濫如之何名器之足為其重也乞勅該部計議今後各邊有警守臣上請興師勢果緊急該部即行文彼處出榜以示從征官軍臨陣若能奮先擒斬首級門[illegible]之際徑赴鎮巡官處辯驗以俟其奏陞賞其中官軍貧苦當陣而願賞者鎮巡官辯驗明白厚與賞犒敢復奏保依阿為人首告及該部或彼處巡按御史異日廉察得出凡閱節所通俱坐欺罔又乞該部會同法司議定軍職前

項所犯罪名一斷以律成化年間事例不得引用仍通行各處問刑衙門知會有問該罷黜為民者必俟本犯身死方許子孫承襲其先人非開國佐命之舊承襲之日革去一級于原衛所帶俸差操庶幾彼之處後不敢褻上之名器而來不撿之輕于蹈罪也

其四曰臣聞民惟邦本故山附于地君附于民文王視民如傷非其民真有傷其心常恐其或傷耳　陛下之民文王之民也　陛下之心文王之心也深宮閒念及天下其亦以民有或傷者乎周公告成王

之無告曰懷保小民惠鮮鰥寡是文王以傷視民之
實也陛下發政施仁惟其是而已天災流行昔不
皆太和天下不皆三登萬庾豈乾水溢何歲而無民
傷無瘳朝廷則有不盡知者臣以天下郡縣歲凶
荒處民稅必有一毫不獲蠲免者有以知朝廷之
不盡知也守令者有牧民民傷水旱彼宜不忍而彼
有忍者矣臣切見歲凶荒處耆老告報府州縣不敢
謂實委官踏勘踏勘者返曰實始爲申合于上司鎮
巡等官鎮巡官不以爲實委官踏勘踏勘者返曰實

始爲請命命下該部查照當有始爲行文轉而下
府州縣仰其所傷分數以減征緩賦民其有速獲貸
賑者乎凶荒之民枵腹待哺如涸轍之鮒望升水
于旦夕猶不足以救而彼文書往復動經數月半年
豈其所堪哉故今之歲凶荒處耆老不以報告府州
縣以無益也府州縣不以申合于上司鎮巡等官以
無益也府州縣委官踏勘不過驗撥一番鎮巡官委
官踏勘又一番接到題貸賑之及其濟幾何此守令
之宜不忍于民者而亦有忍焉者也此天下之凶荒

所以朝廷有不盡知而莫之救也凶荒所莫之救
人如鬼腊突竈炊煙襁負相屬殍尸相籍誰與出溺
無賴于此嘯召烏合必多盜賊業可生活者均之爲
害而有司催督租稅叉門常吞徒身常枷杻良民且
亦流移行劫矣臣以爲九重軫念元元欲盡文王
如傷視民之實宜及先事詔諭各官所治倘遭水旱
凶荒年歲該府州縣預委公正官一員遍歷田畝勘
過分數明白開申鎮巡官處若係半災即將當年夏
稅秋糧仰行照依所勘分數開除若係大侵即爲設

法處置仰分守分巡于該府州縣預備倉糧放支賑
濟事畢取凡委官職名及貸賑若干回報以憑奏聞
毋拘常法必俟得命蓋古人權以救荒有爲之者救
荒之道宜速不宜緩速則骨肉之恩人人皆偏緩則
排門散粥延街俵米而不及事漢汲黯因視河
內火過河南以民傷水旱遂持節發粟不顧矯制之
罪今之鎮巡官行事于外非黯當時者類地方去京
師遼濶以救荒不爲專也或謂朝廷誠降是令各
處凡遭水旱不蒙賑則蒙貸倉廩無所儲民將有過

稱凶荒者。臣曰非也。漢文帝自卽位、賜天下民租之
半者再、其後除之而不收者十餘年、不爲凶荒。倘𦤎、
況于凶荒而可吝乎。 其五曰秦開阡陌廢井田、後
世仍之、天下遂有兼并之弊、然弊之所爲、止民間貧
富强弱之相形耳。今乃有甚焉者、其皇庄乎。 先朝
畿內地空閒籍之公家、佃民種而收入、其地廣狹有
定界、其入有定額、非以病于民也。近年看庄入役、罔
恤國體、近庄田土。小民衣食之資、橫加侵占。由尋及
丈、跨畝連蹊、求益不已。在庄傍者、産去稅存。征科之

及貧累賠辦。富者以貧、貧者何能安養。民間馬牛羊
豕。或誤逸庄地、卽不可望得歸。有以近庄故塚墓被
其發掘、屋廬被其拆毁者。耕夫餉婦、稍不退讓、輒罹
鞭箠。嚥酸忍痛、敢怒而不敢言。按巡之使、過之而不
敢問、守牧之官、聞之而不敢直、曰此皇庄、無如何也。
然則九重厚民之意、何自見之。承平以來、生齒日繁、
盡地力不足以給民食、而庄地今廣于昔、豈荒而待
墾者、庄賦今贏于昔、不過掠之于無辜耳。國家本得
庄之利、民間得庄之害、已無端矣。且皇庄之名、臣愚
有所未解、天子以四海之富、任土作貢、豈此數庄爲
已物耶。昔漢景帝詔民徙寬大地、宣帝詔池籞未御
幸者、假與貧民、郡國公館、勿復修治、流民還歸者、假
公田貸種食、元帝亦以公田及苑振業貧民、江海陂
湖園地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賦、今天下未有寬
大地以便民者、畿內之庄、固公田也。今縱不能以假
貧民種食勿租賦、可于民之所種食而租賦者奪之、
使民以貧乎。畿甸咫尺、不能無害民之地。況達于此
者陂湖園池課程之類、爲王府所有者。私蓄聚斂之

臣各操漁獵之具、而所在之民、能無苦乎。臣聞勳戚
世族、所得附京恩賜庄田、家人亦有挾之以蠶食于
他有軍民之不逞、亦復以己業投獻權要、恃爲窟穴
而他取償焉、或投作陵戶以嫁糧差、附京如此、在外
王府之所認納、宜又倍之、齊民之如、治世之賊、心之
所營、爲害不貲、不可不嚴爲之所也。臣愚欲乞 陛
下 勅該部官往勘 皇庄地面、從實丈量、若軍民
告認舊業、鄰證有可執結、割而歸之、其庄占已久者、
收爲本庄餘地、地坐某府州縣、則某府州縣就地起

科佃民耕種、止稱公田。毋得仍作皇庄名目。丈量已定、造冊繳部、歲收其入、查該內外某衙門應用、則付某衙門以備歲費。若遇水旱、與民田一例開除。既不失庄之賦、亦不病治庄之民、而幾何之內、無滋蠹之疾矣。該部仍通行各省、有王府處、陂湖園地課程之類、係王府奏討者、有司准此例、歲為送納租稅。免致王府差人督取。今後世族之家。各行戒飭管業家人。毋致生事。軍民一應人等。舊非陵戶等戶。不許冒報。及不許以已業投獻權要、及在外投獻王府、敢復不悛、及不行自首、事發、其業入官、軍發邊衛充軍、民發戶外為民。事干受獻者、奏聞處置、如此兼并之弊、其甚者庶幾可去。　其六曰臣職司馬之屬、竊撿軍政條例、有以見我　朝列聖之拳拳于軍政也。我　太祖皇帝武戡胡元、治不忘亂、設為衛所、養天下兵。衛若干所、軍若干、荒服絕徼、所在充斥。今經百三十年、未嘗有大征伐以耗之也。各處府州縣、今皆有清軍官、而又有　欽命之御史、上下相承、專以清軍為責、其清出軍丁、例僉批解、軍丁到衛、例存恤之。府州縣

清軍官清出數少者、候者滿行黜。解人縱軍在家延住、及在道而賣放者、併坐。以軍衛所官旗吮吸所管軍丁、致其逃者、降級調衛。立法之密若此。此外問刑衙門、又有問發充軍之律。清軍御史、又有招募為軍之榜、日積月盛、是宜各該衛所、伍符尺籍、無所影射。邇從諭刺、歲有增添。今視祖宗時額數、乃五不存三。七多亡四邊方腹裏。一遇番替、僅僅無餘。何也。臣知其故矣。天軍新舊相仍、有抽充者、有垜充者、有配充者、有投充者、瀰漫天下、逃出參隱、不容齊一。丁從衛所逃故、則冊從原籍清勾、清勾不斷于遞年。而逃故常虛于舊伍、承平之生齒、豈益減縮。奸黠之徒。或竄大戶而易姓、或贅婦家而避身。或乘調他衛而遂脫宗、或因流地方而遂變役。軍固不易清也。清軍官與境之人、在任不久。豈能備知本軍充調來歷。里書作弊、動日挨無文冊、展轉屢煩、徵紙千百之中。幸得清出一二。起解之際。又非親丁。得解親丁。亦不得其正妻、同解而去。所解去者。乃其義男女婿。其臨期略賣之妾婢耳。此類到衛、其有不逃者乎。彼該衛所率去

原籍數千百里逃而再勾率過數年勾而再解又出
數年之外在逃三次于法應死彼輒詭稱原籍不獲
或稱已死官司以人命至重往往不肯追究何怪乎
逃故之常虛也其據律問發者官爲押送沿路爲防
護際煙瘴逼沙漠筋攣臁糾制雖實避而逃卒不可
實不徒其成者之無生而且累其送者之無還也其
出榜招募者近能得幾正軍正匠及聽斷之丁在所
不許彼蓬萍無蔕就保收籍今之時非國初比土着
素產孰願爲伍此例之行虛名而已此今之衛所所

以軍不免于缺乏也國家大事莫大于戎列聖舉
事于軍政爲之條例無非欲軍之盛爲國家億萬年
根本計而稽之衛所至不及 祖宗時額數之半臣
愚欲乞今日行所以安爲軍者之道焉臣聞唐陸贄
論鎮守之兵又曰非物理所愜不寧非人情所欲不
問論選置鎮守之兵又曰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而
總之以便于人情之一語今天下爲軍者北人而南
南人而北使其族姻永棄齋費不前僵顛于不可極
之途而淹察于已至之域豈便于人情者哉是以軍

戶被清如剝膚軍丁被解如棄市原籍苟可埋沒追
恤其他衛所苟可在亡無虞厥後律示免死而人懷
等死之心榜求報効而人不動自効之念也然則陸
贄便于人情之一語其安爲軍者之道乎今日所以
安爲軍者之道卽贄之謂量其性習辨其土宜是已
合無該部計議轉行各處清軍御史督同各該清軍
官員將所屬府州縣軍戶通對伍頭文冊清出軍丁
係缺伍失勾及先年清出在官遠方不曾到衛者清
理有次造冊繳部略前弘治三年題准改編事例將

兩直隸十三省所屬府州縣匠其衛所南北于南北
仍各度其遠道南北近遠既定則查算其清出軍丁
之數與之兌換使南解補南北解補北近及五百里
遠止二千里此收則彼分發彼收則此分發行令天
下衛所分發之後不許再勾則容埋能寒者不失胡
務疏理能暑者不違揚越瓜塵免其艱難水土易于 若參游道遠其年 答解之
請服逃者將自行首官居者將樂然就役矣豈發額
數之不復乎彼各處問刑衙門所有問發人犯定擬
衛分與罪應發極邊亦宜分其南北俱拘連當房家

小臆住斯不過遠以累長行押送人役而本犯不致
逃故行伍亦得其助若曰罪戍不遠無以儆衆庶當
在遲赦不輕原也軍豈復借于招募乎軍戶所已清
出軍丁戶有不願行者（此似不可行）令其戶當二軍于本處或鄰
近衛所註籍食糧差操其戶餘丁照例優免彼安土
重遷宜多有之是亦足兵之法也臣此議皆便于人
情以安爲軍者之道倘賜施行天下軍民幸甚臣之
所得于道路者此六事其中亦有急于時者故終言
之願 陛下終聽之焉 陛下聽斷誠果任委誠公

群臣將皆懲惡自効于 陛下聽斷任委之中所與
所畢將萬萬于此矣此臣所以果聽斷公任委爲
陛下勸也

鹽法疏 鹽法

臣過靈州花馬池得聞二池之鹽自來不費人力煎
熬夏秋晴暖水面體體如雪如霜隨取隨足而今課
仍舊額傷于狹矣又鞏昌府漳西二縣亦有鹽池額
課御史王憕要發洮河岷州折銀易馬其河西鎮番
衛鎮夷所有鹽池而無額課除鎮夷鹽法該驛公用
外鎮番境內外鹽池數多獨無可資于官者乎臣愚
乞敕賜一清卽其已効廣爲永圖前項鹽池若是計
引重煩不如增額爲便卽行計量近年給引之數斟
酌所中之額于兩鹽乾滌之間制多寡贏縮之節大
約可增二十萬引引鹽既定可計課銀每一百引得
銀二十五兩不問客商土著納銀二十五兩者得引
百道課銀一年當不下二三萬兩如遇各邊缺馬給
發買補鞏昌鎮番地方鹽池應否照此定奪其餘河
階狄道魚河等處土鹽小鹽各加禁約不許興販致

壞課程敢有權門勢族攪越依律治罪庶國用益充
邊軍可無缺馬也

省營繕以光治道疏 省營繕

臣切見近日司禮監節傳奉 聖旨蓋造乾清宮西
七所并添修萬歲山後毓秀亭該各衙門措辦物料
雇覓工匠擣擬圖營做工官軍者臣自聞命寸衷若
驚端居以思中夜而歎 陛下卽位以來節儉形于
宮闈仁恩遍于寰宇積之于心施之于政無非爲國
愛民而數年之間土木頻興若神樂觀等五處迄今

倘在做工宮西七所固難免于葢造山後鋪秀亭可以不復添修今乃前工未訖後工踵之此作未成彼作復繼費府庫之財疲軍民之力恐與　陛下初政愛民之心不相類也臣謹昧死而冒言焉命下踰月矣臣未見有爲　陛下言者意者　陛下銳于所爲言必得罪人故自危不敢言耶何宜言而久不言也雖然臣知此之宜言而自同緘默是自欺也臣歷觀載籍前代人君未有不惜民力好壓土功而克善其治者民之所以勞財之所以傷國本之所以易搖國

用之所以不給致之雖非一端而土功實甚聖帝明君故必謹焉恭緩急時酌應否非不得已不輕以爲而其爲之必皆出于爲民如大禹之溝洫文王之臺沼始下無所病而上安其利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又視歲之所入以定役數凶札之歲則無力役新甿之治則無征役于役民之中寓愛民之仁如此今天下所在差遣如蝟毛貧孤靡遺而大者剏建王府供備軍需元元之瘵難以縷數耳目之所不及臣不槃以恩天聽也京師比年土木之功豈盡同于古之役民者乎黍時酌事豈皆甚不得已者乎漢書載文帝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嘗恐羞之何以臺爲文帝之時海內富庶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且惜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則他所用肯復妄費有如此者乎奉先帝宮室嘗恐羞之則凡規制一定之外肯復有所克拓而修于舊乎漢文爲後世嗣統守成之令主葢以是也　陛下志欲齊軌禹文顧不念漢文帝之言耶且今之時視文帝之富庶何如矣國家無事百

三十年于茲豐亨豫大之運宜非漢比而閭閻之下愁歎之聲窘蹙之態殊不稱于盛世臣觀漢文帝在位賜天下民租之半者再除之而不收者十餘年當時豈無一切用度國有餘蓄故耳　陛下視今之內帑儲峙果誠有餘何不問歲示天下以免租之詔使天下曉然知　陛下愛民之心歆感生育遂油雲霈雨之望于苗槁之日之爲大哉而必取盈衆諸筭榷之利以供工作臣未睹今日之有餘蓄也　陛下試計今日工作奚翅百倍露臺之費也二處物餘七所

之所寄放，及該監之所收貯，一有不敷，不免索之于外，索之于外，則工部不免那移，順天等府不免科派，盧溝橋張家灣等處局廠應用者，皆不能補料之半。柱礎等石皆要開塘起取，瑠璃素白磚瓦亦要設窑燒造。凡百所需，無不擾擾。在內者以一糜二，在外者以十供一。（二語患役之弊）如顏料中石大青大綠，皆每斤值銀數兩，所用無慮數萬斤，銀亦無慮數十萬兩。木石等匠，除在官人外，雇覓該三百名，每名一日工價七分，一日即該銀二十一兩，略約一年工價已費七千餘兩矣。

陛下方春時和，不爲賑貸之議，奈何有用之財棄之不急之務，有限之入蕩于無藝之支。無漢文帝之富庶而所爲過之，無乃不可乎。京營官軍，統之以二，而簡之以十二，所以肘腋宸居，股肱郡輔，潜蓄精銳，尊備倉卒，調遣者也。其半外衛四都司春秋兩班，按期輪替，即漢南北軍而兼乎番上，唐左右衛兵而併其府衛以居重馭輕，從中制外，我 祖宗之貽謀存焉（興役之失也｜役京軍之失其大略盡之是也）非土木之功所當役也。臣揆之制，軍民二役分自後代，成周役民之法，有爲五兩卒旅者，兵之役也。今之比閭族黨州鄉之中，朋戶抽丁，即專役于兵矣，而復不免于他作，不失之重役乎。還年神樂觀等五處做工官軍有八千者，有五千者，少亦不下二千。二大營已撥去一萬七千，團營撥去五千，備更番者又該五千。工程浩繁，有一二年者，有二三年者，動輒再閱寒暑，在京土著之家，稍有生理，逐月雇工等項，用銀至一兩餘。外衛而無業者，則行糧糴盡，答應不前，自度難支，多行逃竄，心畏罪罰，不返本衛，亦往往有之。夫人情孰不欲骨肉相保，鄉井相聚，而以行役別其父

母妻子，荒戍拋其田廬屋產，不可憫乎。今二處做工，團營又該撥去九千，通計更番，即一萬八千之數，纔絲見蝸勢殆未已，竭澤得魚，後將何繼。且臣聞之，各處管工官員，大較假公濟私，便遷延以規利，務隱射以求閑。工程不急催完，軍士致荒訓練，在營聽操者無幾何矣。營中之弊，殷實私下辦納，精壯私下跟隨，技藝私下造作，教場操點，暫令應名，號令甫畢，四散而去，稽其數且莫竟所止，由做工有以爲推托之地也。虜使亟今入朝，本營人馬送迎擺列，已告不足，萬

一意外之虞突如叵測欲一呼十萬容可得乎此臣之所為國家根本慮也雖然臣聞之道路之言又有當為 陛下告者外間嗷傳 陛下添修繡秀亭而盛厨廡叢臺榭將以極遊觀也 陛下早朝晏罷勵精圖治清燕之間寧有他念我 大祖高皇帝皇明祖訓遊觀去處更不許造今乃及此殆為 祖宗之舊不忍就墮而人言大謬者生于疑耳見影疑形聞響疑聲疑之所在未全無以言之所生亦必有為輦轂之下衆口沸喧傳之四方訛且益甚矣仰惟我

太祖皇帝沉机先略創制定規佑啓後人纖悉畢具洪武八年建大內宮殿詔有司不事華麗曰使吾子孫後世守以為法又曰遊觀之所朕決不為嘗指宮中隙地謂 皇太子諸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今但令內使種蔬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恐奢侈之易萌而宴安之易溺也 陛下允執厥中監于成憲游觀二字臣奚復容喙矯而外間得于彷彿之迹終莫釋然臣愚故為 陛下惜也欲人勿疑莫若勿為 陛下能如 祖訓所戒于疑何足置喙宋英宗朝有請于汴河築堤者趙抃謂民多不欲奏已其事築堤以防患而民不欲尚為之已今日之工作異其築堤者多矣我 太祖龍興初自宣至徽有儒士來見問曰吾欲築城百姓怨否曰頗怨即命罷之築城以衛民因民頗怨而遂罷之今日之工作異築城者多矣 陛下安能保民之皆欲而無怨耶雖怪乎有是言也是言殆近于謗然畏謗而悔過非陛下之聖不能也月令工師之命無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特重言之一器物之淫巧而上心乘之以蕩

況所以蕩上心有大焉者是誠不可不慎也君之心權與乎天下之安危休戚者也慎持之則財不肯輕費力不肯輕役斂于民也薄動于民也簡不慎持之則反是而天下之安危休戚分焉此常理也 陛下之聖臣知無他念矣彷彿之迹猶願 陛下去之凡所制度所當有繡秀亭事理所可緩 陛下儻察臣言于此參酌而總其一凡物料工匠官軍盡得裁半則慶幸在 朝廷當何如福在生齒當何如而外間之所疑亦自釋矣如或亭已拆毀則可加補葺不

增一楹使完而已古者宮室塗而不琱摩而不刻人君之孝固在謹守　祖宗之法之訓而並在後土木于前觀哉　陛下幸加早斷毋以事集而難已也唐貞觀初太宗詔公卿日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鑒秦而止是也毋惡臣言之戇而難受也貞觀四年太宗發卒修洛陽宮張玄素切諫比之煬帝太宗爲罷役是也臣以　陛下之聖必不罪言者故敢進此愚忠未諳事體甘觸諱忌草茅耿耿自不能已惟　陛下少垂察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顧開雍偉南
華玉芳芳乘 叅閱

張司農奏疏

疏 張文

我苹充食節冗費奏 理財

該總督糧儲侍郎陳清太監蔡用給事中徐忱、各奏
太倉銀兩、蕩然一空、略無積蓄、合用措置等因、查得

先年各處救荒開行事例、有生員納粟者、有三考納
粟者、有軍職納粟者、有罪人納粟者、有中納指糧者、
有給度牒僧道者、有採辦礦課者、有借貸在京貴戚
富室者、各循例行之、雖足以濟一時之急、然利至而
害亦隨之、所得不補所失、我 孝宗皇帝節行禁約、
蓋慎弊端之復啟、而于治體有不便耳、豈惟我朝然
哉、古之人有行之者矣、考之前史可見、雖以朱元晦
之在浙東。其救荒糴粟也、請告身數百本。乞度牒數
百本、彼豈不知名器不可假哉。異端不可長哉。衣以
御舟。帶以炷燈。國勢至此危急已極。雖大賢君子。亦
無如之何也。近時都御史楊一清等、旁及納粟之例、
太監蔡文等、欲啓開礦之端、給事中徐忱、謂禁例不
必拘、戶部謂成規不必泥、雖不明言所以、而其意各
有在矣、臣等惟我 朝廷富有四海、自 祖宗以來
百五十年之積、其帑藏充牣、亘古莫及、宜乎取之不
窮、用之不竭、而一旦空乏、遂至於此、取之州縣也、而
州縣困憊、取之於民也而民窮財盡、取之鄰國也、今
天下一君、四海一國、孰吾鄰乎、倣之前各例也、而人

有言其便者、有言其不便者、甲可乙否、言人人殊、誰
適從哉、所以諸臣之奏、非不切至、 朝廷命下、近及
一月、而舉朝相顧悠悠、曾何一人有所獻納耶、總理
財賦。固戶曹之職。而經制國用。均之為大臣宰相事
也。 陛下固當內謀之諸老、外責之九卿、今日何道
可以生財、何術可以經國、考古今之成迹、某人可法
按近日之故典、某事可行、或采摭陳言、或兼收遠策
俱要講求明白、區畫停當、雖意見各出、不必雷同、而
事理重大、所宜畫一、且沃焦救溺之勢緩、則事不及

漸加以億萬之積，不出數月之內，廢供用有煩，而倉
卒不至於無辦矣。生財尤莫先於節用。近年冗食之
費，積漸至今，罔非一日。頃來尤甚，供億愈難。陛下
合無勅吏部查冗官，兵部查冗兵，工部查冗匠，禮部
于光祿寺、司禮監、于內府各監局，查理各項冗費。又
命下戶部約 祖宗以來官兵吏匠及本部每歲賦
入之數，酌取其中，以為定制，以十之七為經費，而儲
其三以備山陝各邊兵荒非常之事。此外如土木齋
醮、遊賞宴樂、賞賚近幸、無名之賞、不經之費，悉從裁

節，不致妄用。情出禮約，費從事省，期以數歲，積蓄有
餘，物力稍紓，自然富強矣。否則雖以泥沙為粟，灰爍
為金，而用之無節，安得不乏？古人有言：國用盈虛，在
於節與不節。不節雖盈必竭，能節雖竭必盈。此為至
論。伏乞 聖明留意。等因。題奉 聖旨：這本所言經
制國用重事，戶部便會同各官從長議處，逐一開具
明白來說。欽此。欽遵。臣等會同五府、六部、都察院、通
政司、大理寺堂上官，及六科十三道官，查得京庫銀
兩，以歲入言之，夏稅共該五萬五百餘兩，秋糧九十

四萬四千八百餘兩，馬艸二十三萬七千餘兩，鹽課
折銀二十餘萬兩，雲南額辦三萬餘兩，通計各項實
該一百四十萬九百餘兩。以歲用言之，宣府年例五
萬兩，大同五萬兩，遼東一十五萬兩，延綏三萬兩，甘
肅寧夏共六萬兩，給散京衛官軍俸銀共三十三萬
五千餘兩，內府成造寶玩等項，其數不得與知，大約
并前折俸銀不下五六十萬餘兩，通計各項實該一
百萬餘兩。其間支剩馬艸等銀節該本部題准，俱送
太倉收候，以備邊方緊急之用，不許別項支銷，故太

倉之積多者三四百餘萬，少亦不下二十餘萬。夫何
近年以來，前項額辦銀兩或災傷減免，或小民拖欠，
或部書臧免，又託屬下原額，而歲用仍過于常數。姑
以近日言之，宣府年例外運送過六十一萬餘兩，大
同年例外運送過七十七萬餘兩，陝西各邊年例外
運送過四十萬餘兩，遼東預送過三十二萬四千餘
兩。蓋邊方緊急，糧艸缺乏，鎮巡等官內外奏討之數，
又征進京軍，給賞過六萬九千六百餘兩，在京官軍
人等共用過銀七十二萬四千二百六十餘兩，及各

逃官軍，共六十九萬三千三百二十兩。又陜西賑濟銀二十萬兩，密雲、薊、居庸、倒馬等處召買糧料銀共一十二萬八千餘兩，買金進送內府二萬六千五百餘兩，迄今兼大婚禮等項支用，一歲之間，實用過四百餘萬兩，通前年例，將及五百餘萬兩，是舊例歲用之外，又加至四倍餘矣。帑藏何由而不虛，財用何由而不竭哉。臣等竊聞滄海不能實漏卮，鄧林不能供野火，其勢使然也。今値海內虛耗之日，百姓愁苦之時，加以兵荒之相仍，供億之浩繁，不經之費日甚，

目前奢靡之習漸長于昔，而欲變制以周倉卒之取，豈不難哉。竊嘗上觀往古，下迄唐宋，遠探先王之制，近觀 祖宗之法，莫不以財貨量入爲節，以勤儉愛惜爲本，以奢靡妄費爲戒，蓋因生之有限，用之無窮，若不撙節于平日，何以克濟于臨時。然節撙之道，未有不自君身始者。伏望 陛下天命至重，祖業至大，民事至艱，躬履儉約，爲天下先，俯將臣等議擬條件，留神覽察，斷在必行，庶乎轉嗇以爲豐，伸絀以爲贏，濟一時之用，培萬年之基，臣等下情不勝仰望。

一裁冗食。查得近奉詔書，并各衙門奏行事理，已將冗濫官員軍匠，通行裁革，但其間裁革尚有未盡，亦有已蒙裁革，仍復夤緣希圖照舊管事者，以致冗食如舊，支費不經。夫當此匱乏之時，而不爲裁革變通之計，何以裕民生而足國用哉。合無禮部將光祿寺遞年科徵鷄鵝等項厨料，逐行查革，但係不急之用，盡行裁省。

一崇尚節儉。臣等竊觀自古人君，莫不以勤儉興國，奢靡壞政。漢文帝躬衣弋綈，集皂囊爲帷，惜中人之

產，罷露臺之費，以致海內殷富，是其明驗。邇者 皇上軫念民窮財竭，風俗僭侈，特勅文武百官不得僭用玄黃紫三色，及軍民下賤不得衣羅段紵絲，三品以下，暑月不得執扇用，蓋中外聞之，莫不歡欣稱頌，以爲 陛下躬行儉約，其效必原于此矣。蓋人君一身，萬化之本，君能自行，則不令而從，君不能自行，則雖令不從。臣等伏望 皇上念 祖宗創業之難，憂國用匱乏之極，守恭履儉，崇尚節約，一銀一錢之微，皆爲小民之脂膏，一衣一帛之細，皆係庫藏之官物

省無益之工罷不急之用仍乞勅司禮監御用等監凢百 上用輿馬服飾器用玩好屏去淫巧務從朴素使度數不增于前而法可垂于後矣再乞勅光祿寺查勘內外近侍官員日逐費用卓席酒肉等項但係濫費應減革者奏請節省使天下臣民仰觀聖意所在翕然向化則儉約之風可興奢靡之俗可革而財利之用自足矣

一裁革冗費仰惟我 祖宗之朝財賦皆有定制費出亦有常經如天下歲辦京庫銀兩共一百四十九

萬歲用則僅該九十餘萬兩漕運糧斛共三百七十萬石歲支則僅該三百餘萬其他芽料艸束絹布化絨與夫光祿寺廚料內府顏料等項大率類此是即所謂十分之七爲經費而儲其三以備兵荒之用者也近年以來官兵吏匠冗食日增水旱災傷逋負日盛加以土木造興齋醮繼作勳戚貴臣賞賚不貲宴席遊賞費出無窮司兵柄者不計錢糧之費掌財賦者惟圖儲蓄之多姑以大者言之如內承運庫自來承造金冊只用在庫金兩近來累稱不敷索取于外戶部節次買過金一萬四千八百餘兩本庫銀兩止備軍官折俸等項支用自弘治十五年到今戶部併（此時內費已侈然乞是年間內不除冬今則由中千萬其何以支）太倉進過銀不下三四百萬兩錦衣衛官軍月糧成化五年一月止該支二萬六千九百餘石弘治十五年以後則月支四萬五千餘石武驤右衛勇士月糧成化八年一月止該一千五百九十餘石弘治十五年以後則月支五千餘石軍士冬衣布疋成化十三年止該一十九萬六千八百餘疋弘治十四年以後則支二十三萬餘疋內承運庫絹疋弘治十四年以

前歲支二十七萬八千二百八十七疋以後年分增至三十一萬餘疋又如光祿寺先年增派廚料等項供殺歲用近年累奏不敷借過太倉銀十萬餘兩先年各邊除原派料艸之外歲該送銀四十八萬兩自弘治十三年山陝用兵及近日宣大二鎮虜寇爲患解過銀八百餘萬兩又如京營人馬舊無聽征而今有聽征止給艸料之例近京關隘舊無防守而今有新設防守官軍之名調度愈繁則供餉愈急國用愈竭則上下愈困爲今之計若不急爲裁節年復一年

蹔臍伺及令無戶部約　祖宗以來歲賦之數查正統以前歲用之則酌爲中制永示遵守今後非成造上用物件及王府寶冊等不得用金非　聖旦千秋等重事不得用銀管事人員悉遵舊制不得纖毫濫費及因而花消粧造佛像併指稱齋醮賞賜等項名色朦朧奏討該部每年仍扣筭進送銀兩不過五十萬兩之數其在京官兵匠役但係傳陞收充等項各該衙門作急查奏曾奉　旨裁革者悉從原　旨存留者照例支與俸糧一準及今光祿寺供應悉從裁

減務復　祖宗之舊制敦淸儉之美俗至若軍旅重事雖兵部所司其關錢糧多係先行具奏然後開咨戶部知會撥辦事體實有未宜况國計盈縮事例應否一時計處未必皆當今後凡調度人馬招募軍士等項係干錢糧者俱要會同戶部計議而行此外凡有冗費可節者聽戶部逐一查出奏請施行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二十九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臥子 何 剛慤人 選輯
王有孚尹玉 參閱

毛　公集

疏　　　毛紀

乞停遣使西域疏 乞停遣使

切照烏思藏地方僻在西陲數萬里之外其地習俗鄙惡詐言佛離與中國懸絕中國之人亦鮮有至其

地者　祖宗之時各僧雖嘗入貢賜以法王國師等號不過因而命之容名虛秩居其本土藉以撫化番衆使無擾我邊境而已非崇信其教留居中國令入禁內如前代之事佛求福者比也前代事佛求福反更得禍史冊載之可爲萬世之明鑑伏惟　陛下聖仁神武天縱聰明業在春宮懋學脩德繼膺寶祚任賢圖治天下之人拭目延頸以望太平今無故而爲此舉朝野聞之咸加駭異以爲堂堂天朝衣冠文物之區道德綱常之化而傾從事於夷狄之陋哉且異端邪說人人皆知其非聖明在上宜亦崇信臣亦知此非出於　陛下之本意也實由番徒造爲一切幻妄怪誕之說上瀆聖聰　陛下偶爾聽之不計其累一至於此況本夷年例進貢自有舊定常格差遣伴送亦有通事人員護之事體似不可以煩朝廷近臣之往番供送也雖曰先朝嘗有此例當時庶政修舉教化大行海內富庶百姓安樂偶一行之亦不甚損即今各處災異頻仍人民困苦盜賊生發虜寇猖獗兵戈相尋未已倉庫所在空虛而四川等處腹裏之

患甫平松潘之警繼至倉廩滿目呻吟滿耳地方之疲敝極矣當此之時正宜勞心竭力多方拯濟猶恐弗及而尚忍復　騷擾煩費之舉哉昔漢光武閉玉關以謝西域之質千古稱之以爲美談夫光武七制之賢君也而況不爲光武者乎伏望　陛下俯察愚忠收回成命以彰乾剛之斷離照之明使天下後世稱爲堯舜之聖實臣等之至願也

乞休疏 乞休　疏上以嚴旨被留

非聖論國家政事商確可否然後施行誠內閣本等

職顧臣才疎望淺、不能仰承明命、如近者大禮之議、乎臺召問、司禮傳諭、不知其幾、似乎商確矣、而皆斷自聖心、臣等所陳愚見、未蒙允納、何可否之有、至于笞罰廷臣、動至數百、乃 祖宗以來、所未有者、亦朝廷之大事也、皆出中旨、臣等不得與聞、是知宣召徒動、而扞格如故、慰留雖切、而詰責隨加。微臣雖有體國之心。何能自盡、欲求勉修職以仰副聖諭、臣自知其不能也。宋司馬光告神宗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于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

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蓋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臣于 陛下、敢亦以為告、況所謂信結朋奸、背君執私、有一于此、罪不止于罷黜而已、正臣平日之所痛憤而深惡之者、今 陛下以之疑臣。臣忝為輔佐。而可一日安乎其位。而靦焉朝宁之間。班行之上者。憂勞頓挫之餘、夙疾增劇、乞賜矜察、特允休致、以全終始、然臣犬馬之心、無以為報、尤望 陛下法祖典學、任賢納諫、審是非、辨忠邪、以養和平之福、

石公

疏　石珤

慎守祖宗家法疏　太后謁廟

臣伏覩御劄、及傳諭、欲於世廟告成、奉安神主之後、周禮王與后共祭祀則后固已得廟祭否則與今異蓋又太后亦無奉於大廟也奉 聖母章聖皇太后、親詣廟所謁、臣已同費宏楊一清賈詠等、據禮正對、未奉明旨、今早司禮監官、復傳聖意、欲令禮部即具儀注、臣仰窺聖孝、而孝有大於從令者、臣愚不敢默然以誤君父於過舉也、臣惟祖宗家法、凡后妃入宮之後。未有無故復出者。又太

廟尊嚴、上同於天、乃 天子對越神靈之所、非特享祫祭、雖天子亦未有輕易輒入者、而況於后妃乎、其曰后妃廟見、即今之奉先殿是也 聖祖神孫、累經參酌、行之百五十餘年、 列聖相承、已為定制、中間納后納妃、不知凡幾、亦未有一敢議及、豈至於今日。得遽為變更之說哉。孟子曰、規矩方圓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我 祖宗天生神聖明物察倫、創始詒謀、以垂永久、萬世聖子神孫之大範也、有所舉動、遵而行之、若為圓者之有規、為方者之有矩、擬之謀之

毫釐不爽，則今日家法，即 祖宗當時之家法，今日治功，即 祖宗當時之治功，夫何間然之有，釋此不務，而顧聽紛紛之言曰，國初之禮，有未備，今日之廟有不同，任意徇情，一切自用，彼容悅幸臣，豈有愛君之實哉， 陛下聰明睿智，出於天縱，雖曰有所撰作，不謀而合，然聖不自聖，尤且法 祖宗之道，況一代開創之興主，多少運思，多少歷事，以立後世之法，恐亦有未易以臆越者哉，臣愚以為 祖宗之法，不可輕變者如此，抑臣聞之，乾剛坤柔，陰陽分定，各止其所，不相侵越，是故古之人，男治外，女治內，內言不出，外言不入，曰正宮闈以正朝廷，又曰正家而天下定，其所以慎其防者如此，漢唐之季世，事不師古，陰盛抗陽，女禍時作，夷狄侵擾，羣小得志，其患有不可勝言者，以 陛下乾剛中正之資，為天地百神生民之主，豈宜輕變 祖宗之法，致使太后無故輒由正門出入，輒入太廟，街門來往，坤類行乾之事。陰乃冒陽之位。其幾既見，不容但已。異時縱無後患，然亦豈可不加之慮哉，臣樸鄙之臣，輔導無狀，固不足言，誠恐

上為聖德之慮，有非小小，以故不敢阿諛苟容，狐疑觀聽，以成君父之過，以負天地之恩也，伏望聖明思乾坤陰陽之義，畏 祖宗創建之法，謹天下萬世之防，務抑其情以合於道，所有謁廟儀注，速賜停止，以成大孝之德，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記

滹沱河記 滹沱河

恒山之陽有鉅川焉，曰滹沱，源出代郡泰戲山下。匯為三泉，流稍延漫，循太行掠晉冀，蜿蜒而東注之海，

後班固敘禹貢九河所謂徒駭者是也。至宋蔡沉疑之，蓋亦惑於夾石碣石之說，遂以九河皆淪沒於海。滹沱中高不與大河相涉，夫九河固淪沒於海，九河之源，豈亦淪沒乎，滹沱固不與大河相涉，然所謂九河亦猶九川云爾，豈謂夫大河播而為九乎，故知山川經絡，苟非目覩身歷，而欲據文字定之，鮮有不失者矣。是則滹沱亦未見其的不為徒駭也，顧太行以東，地勢頓下，且河道淤沙，窪壅不常，傍無潤墊以瀆水怒，故霖潦相仍，山谷諸流，叢奔會趨，洶湧而至，敗城

瓶沒田廬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今禹貢故道旣不可見而西濱於此者蒲盆沿通淵柑亦沿滅無跡豈非亦以水之害甚不可疏瀹而隄防河徙營城自國初至今不知凡幾徙成化壬寅始迫城下淨土寺沒處自後每秋漲至則氾濫於縣二五十里市野皇皇餜所避棲適有天幸未為浸洛弘治六年太守張君淑始開新河於郡南費以萬計未再逾夏水大入復避故道功竟不成老倪相傳云是河不安修築惟祭則可蓋神明之也嗚呼禮諸侯得祭其境內山川則祭

典固不可缺然禦災捍患以寧邦家為民父母者職也往者宜防之塞近時張秋之築 在疏理之功亦豈可少哉顧得其要與宜耳誠使善工相高下量脈遡隄以歲月鑿山開源廣拓水境還其上流而放之平棄百里地以全城池則雖鑿龍門折伊闕尚可為也而此獨難哉不然為石隄以限之亦再歲之利也又其上者下政惠民薄聚斂省刑罰尊老慈幼修祭祀順天時使各得其所則火炎上水潤下百川用寧無墊溺之苦雖古昔賢者之論豈能外乎是哉若復迂之是洪範可遂廢而天下之害付之未如何矣智者試反而思之萬一得其效豈以某之言為老生之談哉

皇明經世文編卷終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臥子 何剛慤人 選輯
蔡 樅季直參閱

王文成公文集

疏　王守仁

陳言邊務疏　邊務

邇者竊見　皇上以彗星之變警戒修省又以虜寇猖獗命將出師宵旰憂勤不遑寧處此誠　聖主

遇災能警臨事而懼之盛心也當茲多故主憂臣辱孰敢愛其死況有一二之見而忍不以上聞邪臣愚以為今之大患在於為大臣者外託慎重老成之名而內為固祿希寵之計為左右者內挾交蟠蔽壅之資而外肆招權納賄之惡習以成俗互相為奸憂世者謂之迂狂進言者目以浮躁沮抑正大剛直之氣而養成怯懦因循之風故其衰耗頹塌將至于不可支持而不自覺今幸上天仁愛適有邊陲之患是憂虞警省易轍改弦之機也此在　陛下必宜自有所以痛革弊源懲艾而振作之者矣新進小臣何敢僭聞其事以干出位之誅至於軍情之利害事機之得失苟有所見是固芻蕘之所可進卒伍之所得言者也臣亦何為而不可之有雖其所陳未必盡合時論然私心竊以為必宜如此則又不可以苟避乖剌而遂已於言也謹陳便宜八事以備採擇一曰蓄材以備急二曰舍短以用長三曰簡師以省費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曰捐小以全大八曰嚴守以乘弊何謂蓄材以備急臣惟

將者三軍之所恃以動得其人則克以勝非其人則敗以亡其可以不豫蓄哉今者邊方小寇曾未足以辱偏裨而　朝廷會議推舉固已倉皇失措不得已而思其次一二人之外曾無可以繼之者矣如是而求其克敵致勝其將何恃而能乎夫以南宋之偏安。猶且宗澤岳飛韓世忠劉錡之徒以為之將李綱之徒以為之相尚不能止金人之衝突今以一統之大。求其任事如數子者曾未見有一人為如虜寇長驅而入不知　陛下之臣孰可使以禦之。若之何其猶

不寒心而早圖之也臣愚以爲今之武舉僅可以得騎射搏擊之士而不足以收韜畧統馭之才今公侯之家雖有教讀之設不過虛應故事而實無所裨益誠使公侯之子皆聚之一所擇文武兼濟之才如今之提學之職者一人以教育之習之以書史騎射授之以韜畧謀猷又於武學生之內歲升其超異者於此使之相與磨礲砥礪日稽月考別其才否比年而較試三年而選舉至於兵部自尚書以下其兩侍郎使之歷歲更迭總邊於科道部屬之內擇其通變特（此養成人才要務也）

達者二三人以從困使之得以周知道里之遠近邊關之要害虜情之虛實事勢之緩急無不深諳熟察於平日則一旦有急所以遣度而往蒞之者不慮無其人矣孟軻有云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臣願自今畜之也何謂舍短以用長臣惟人之才能自非聖賢有所長必有所短有所明必有所蔽而人之常情亦必有所懲於前而後有所警於後吳起殺妻忍人也而稱名將陳平受金貪夫也而爲謀臣管仲被囚而建霸孟明三北而成功顧上之所以駕馭而鼓動之者

何如耳故曰用人之仁去其貪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夫求才於倉卒艱難之際而必欲拘於規矩繩墨之中吾知其必不克矣臣嘗聞諸道路之言曩者邊關將士以驍勇強悍稱者多以過失罪名擯棄於閑散之地夫有過失罪名其在平居無事誠不可使處於人上至於今日之多事則彼之驍勇強悍亦誠有足用也且彼擯棄之久必且悔艾前非以思奮勵今誠委以數千之衆使得立功自贖彼又素熟於邊事加之以積憤之餘其與不習地利志圖

保守者功宜相遠矣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是所謂使過也何謂簡師以省費臣聞之兵法曰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夫古之善用兵者取用於國因糧於敵猶且日費千金今以中國而禦夷虜非漕輓則無粟非征輸則無財足固不可以言因糧於敵矣然則今日之師可以輕出乎臣以公差在外甫歸旬日遙聞出師竊以爲不必然者何則北地多寒今炎暑漸熾虜性不耐我得其時一也虜恃弓矢今大雨時行筋膠解弛二也虜逐水草以爲居射牛畜以爲

食令已蜂屯兩月邊芻盡野無所掠三也以臣料之官軍甫至虜迹遁矣大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師旅既行言已無及惟有節節一事猶可以省虛費而得實用夫兵貴精不貴多今速　詔諸將簡於萬人之內取精健足用者三分之一而餘皆歸之京師萬人之聲既揚矣今簡歸京師邊關固不知也是萬人之威猶在也而其實又可以省無窮之費豈不為兩便哉况今官軍之出戰則退後功則爭先亦非邊將之所喜彼之請兵徒以事之不濟則責有所分焉

耳今誠於邊塞之卒以其所以養京軍者而養之以其所以賞京軍者而賞之旬日之間數萬之衆可立募於帳下矣必自京而出哉何謂屯田以給食臣惟兵以食為主無食是無兵也邊關轉輸水陸千里蹄頓捐棄十而致一故兵法曰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此之謂也今之軍官既不堪戰陣又使無事坐食以益邊困是與敵為謀也三邊之戍方以戰守不暇耕農誠使京軍分屯其地給種授器待其秋成使之各食其力邊卒則授甲歸屯遙為聲勢以相犄角寇去仍復其業因以其暇繕完虜所拆毀邊牆亭堡以遏衝突如此雖未能盡給塞下之食亦可以少息輸餽矣此誠持久俟時之道王師出於萬全之長策也何謂行法以振威臣聞李光弼之代子儀也張用濟斬於轅門狄青之至廣南也陳曙戮於戲下是以皆能振疲散之卒而推方強之虜今邊臣之失機者往往以計倖脫朝喪師於東陲暮調守於西鄙罰無所加兵因縱弛如此則是　陛下不惟不寘之罪而復為曲全之地

也彼亦何憚而致其死力哉夫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也今總兵官之頭目動以一二百計彼其以武勇而收錄之也則亦何不可之有然而此輩非勢家之子弟即豪門之賓緣皆以權力而強委之也彼需求刻剝騷擾道路仗勢以奪功無勞而冒賞懈戰士之心興邊戎之怨為總兵者且復資其權力以相後先其委之也敢以不受乎其受之也其肯以不庇乎苟戾於法又敢斬之以殉乎是將軍之威固已因此輩而索然矣其又何以臨師服衆哉臣願　陛下手勅

提督等官發令之日即以先所喪師者斬于轅門以正軍法而所謂頭目之屬悉皆禁令發回毋使潰擾侵冒以撓將權則士卒奮勵軍威振肅克敵制勝皆原於此不然雖有百萬之衆徒以虛國勞民而亦無所用之也何謂激恩以激怒臣聞殺敵者怒也今師方失利士氣消沮三邊之戍其衆亡者非其父母子弟則其宗族親戚也今誠撫其瘡痍問其疾苦恤其孤寡振其空乏其衆者皆無怨尤則生者自宜感動然後簡其強壯宣以 國恩諭以虜讐明以天倫激以大義懸賞以鼓其勇暴惡以深其怒痛心疾首日夜淬礪務與之俱殺父兄之讐以報 朝廷之德則我之兵勢日張士氣日奮而區區醜虜有不足破者矣何謂捐小以全大臣聞之兵法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又曰佯北勿從餌兵勿食皆捐小全大之謂也今虜勢方張我若按兵不動彼必肆鋭以挑戰挑戰不已則必設詐以致師或捐棄牛馬而僞逃或揜匿精悍以示弱或詐潰而埋伏或潛軍而請和是皆誘我以利也信而從之則墮其計矣然今邊關守帥人

各有心虜情虛實事難卒辨當其挑誘之時畜而不應未免小有剽掠之虞一以爲當救一以爲可邀從之則必陷於危亡之地不從則又罹於坐視之誅此王師之所以奔逐疲勞損失屢重而醜虜之所以得志也今若恣其操縱許以便宜其縱之也不以爲坐視其捐之也不以爲失機養威畜憤惟欲責以大成而小小挫失皆置不問則我師常逸而兵威無損此誠勝敗存亡之機也何謂嚴守以乘弊臣聞古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蓋中國工於自守而胡虜長於野戰今邊卒新破虜勢方剛若復與之交戰是投其所長而以勝予敵也爲今之計惟宜嬰城固守遠斥堠以防奸勤間諜以謀虜熟訓練以用長嚴號令以肅惰而又頻加犒享使皆畜力養鋭譬之積水俟其盈滿充溢而後乘怒急決之則其勢并力驟至於崩山漂石而未已昔李牧備邊日以牛酒享士士皆樂爲一戰而牧屢抑止之至其不可禁遏而始奮威并出若不得已而後從之是以一戰而破強胡今我食既足我[illegible][illegible]我怒既深我師既逸我

守既堅我氣既銳則是周悉萬全而所謂不可勝者
既在於我矣縣是我足則虜日以匱我盛則虜日以
衰我怒則虜日以曲我逸則虜日以勞我堅則虜日
以虛我銳則虜日以鈍索情較計必將疲罷奔逃然
後用奇設伏悉師振旅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迎
邀夾攻首尾橫擊是乃以足當匱以盛敵衰以怒加
曲以逸擊勞以堅破虛以銳攻鈍所謂勝於萬全立
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者也右臣所陳非有奇
特出人之見固皆兵家之常談今之為將者之所共

見也但今邊關將帥雖或知之而不能行類皆視為
常談漫不加省勢有所鉄則委於無可奈何事憚煩
難則為因循苟且是以玩習弛廢一至於此陛下
不忽其微乞 勅兵部將臣所奏孰議可否轉行提
督等官即為斟酌施行毋使視為虛文務欲責以實
効庶於軍機必有少補臣不勝為 國惓惓之至

申明賞罰以厲人心疏 軍功賞罰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
璋呈伏覩 大明律內該載失誤軍事條領兵官已
承調遣不依期進兵策應若承差告報軍期而違限
因而失誤軍機者並斬從軍違期條若軍臨敵境託
故違期三日不至者斬主將不固守條官軍臨陣先
退及圍困敵城而逃者斬此皆罰典也及查得原擬
直隸山東江西等處征剿流賊陞賞事例一人并二
人為首就陣擒斬以次劇賊一名者五兩二名者十
兩三名者陞實授一級不願者賞十兩陣亡者陞一
級俱世襲不願者賞卜兩擒斬從賊六名以上至九
名者止陞實授二級餘功加賞不及六名除陞一級

之外加美賞銀三人四人五人以上共擒斬以次劇
賊一名者賞銀十兩均分從賊一名者賞五兩均分
領軍把總等官自斬賊級不准陞賞部下獲功七十
名以上者陞署一級五百名者陞實授一級不及數
者量賞一人捕獲從賊一名者賞銀四兩二名者賞
八兩三名者陞一級以次劇賊一名者陞署一級俱
不准世襲不願者賞五兩此皆賞格也賞罰如此宜
乎人心激勸功無不立然而有未能者蓋以賞罰之
典雖備然罰典止行於參提之後而不行於臨陣對

敵之時，賞格止行於大軍征剿之日，而不行於尋常
用兵之際故也。且以嶺北一道言之，四省連絡，盜賊
淵藪。近年以來，如賊首謝志珊、高快馬、黃秀魁、池大
鬢之屬，不時攻城掠鄉，動輒數千餘徒，每每督兵追
剿，不過遙爲聲勢，俟其解圍退散，卒不能取決一戰
者，以無賞罰爲之激勸耳。合無申明賞罰之典，今後
但遇前項賊情，領兵官不拘軍衛有司，所領兵衆有
退縮不用命者，許領兵官軍前以軍法從事；領兵官
不用命者，許總統兵官軍前以軍法從事。所統兵衆，

有能對敵擒斬功次，或赴敵陣亡，從實開報，覆勘是
實，轉達奏聞，一體陞賞。若生擒賊徒，鞫問明白，即
時押赴市曹斬首示衆，庶使人知警畏，亦與見行事
例決不待時無相悖戾。如此則賞罰既明，人心激勵，
盜賊生發，得以即時撲滅，糧餉可省，事功可見矣。其
[illegible]省盜賊，二三年前，總計不過三千有
餘，今據各府州縣兵備守備等官所報，已將數萬，蓋
已不啻十倍於前。臣嘗深求其故，詢諸官僚，訪諸父
老，采諸道路，驗諸田野，皆以爲盜賊之日滋，繇於招
撫之太濫；招撫之太濫，繇於兵力之不足；兵力之不
足，繇於賞罰之不行。誠有如副使楊璋所議者，臣請
因是爲　陛下略言其故。盜賊之性，雖皆兇頑，固亦
未嘗不畏誅討。夫惟爲之而誅討不及，又從而招撫
之，然後肆無所忌。蓋招撫之議，但可偶行於無辜脅
從之民，而不可常行於長惡怙終之寇；可一施於回
心向化之徒，而不可屢施於隨招隨叛之黨。南贛之
盜，其始也被害之民恃官府之威令，猶或聚衆而與
之角，鳴之於官，而有司者以爲既招撫之，則皆置之

不問。盜賊習知官府之不彼與也，益從而讐脅之。民
不任其苦，知官府之不足恃，亦遂靡然而從賊。繇是
盜賊益無所畏，而出劫日頻，知官府之必將已招也；
百姓益無所恃，而從賊日衆，知官府之必不能爲已
地也。夫平良有冤苦無伸，而盜賊乃無求不遂，爲民
者困征輸之劇，而爲盜者獲犒賞之勤，則亦何苦而
不彼從乎？是故近賊者爲之戰守，遠賊者爲之鄉導，
處城郭者爲之交援，在官府者爲之間諜，其始出於
避禍，其卒也從而利之。故曰盜賊之日滋，繇於招撫

之太濫者此也夫盜賊之害神怒人怨孰不痛心而
獨有司者必欲招撫之亦豈得已哉誠使强兵悍卒
足以殲渠魁而蕩巢穴則百姓之憤雪地方之患除
功成名立豈非其所欲哉然而南贛之兵素不練養
類皆脆弱驕惰每遇征發追呼拘攝旬日而始集約
束齎遣又旬日而始至則賊已稇載歸巢矣或猶遇
其未退望賊塵而先奔不及交鋒而已敗以是禦寇
猶驅群羊而攻猛虎也安得不以招撫為事乎故凡
南贛之用兵不過文移調遣以苟免坐視之罰應名

剿捕聊為招撫之媒求之實用斷有不敢何則兵力
不足則剿捕未必能克剿捕不克則必有失律之咎
則必征調日繁督責日至糾舉論劾者四面而起往
往坐視而至於落職敗名者有之招撫之策行則可
以安居而無事可以無調發之勞可以無戴罪殺賊
之責無地方多事不得遷轉之滯夫如是孰不以招
撫為得計是故寧使百姓之荼毒而不敢出一卒以
抗方張之虜寧使孤兒寡婦之號哭顛連疾苦之無
告而不敢提一旅以忤反招之賊蓋招撫之議其始
也出於不得已其卒也遂守以為常策故曰招撫之
太濫繇於兵力之不足者此也古之善用兵者驅市
人而使戰收散亡之卒以抗强虜今南贛之兵尚足
以及數千豈盡無可用乎然而金之不止鼓之不進
未見敵而亡不待戰而北何者進而效死無爵賞之
勸退而奔逃無誅戮之及則進有必死而退有幸生
也何苦而求必死乎吳起有云法令不明賞罰不信
雖有百萬何益於用凡兵之情畏我則不畏敵畏敵
則不畏我今南贛之兵皆畏敵而不畏我欲求其用

安可得乎故曰兵力之不足繇於賞罰之不行者此
也今　朝廷賞罰之典固未嘗不具但未申明而舉
行耳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
後事而罰與不罰同況過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其
亦何以齊一人心而作興士氣是雖使韓白為將亦
不能有所成況如臣等腐儒小生才識昧劣而素不
知兵者亦復何所冀乎議者以南贛諸處賊連絡數
郡蟠據四省非奏調狼兵大舉夾攻恐不足以掃蕩
巢穴是固一說也然臣以為狼兵之調非獨所費不

皆兼其所過殘掠不下於流賊兵之興曠日持久聲
勢彰聞比及舉事諸賊渠魁悉已逃遁所可得者不
過老弱脅從無知之民於是乎有横罹之慘於是乎
有妄殺之弊班師未幾而山林之間復已呼嘯成群
此皆往事之已驗者臣亦近揀南贛之精銳得二千
有餘部勒操演略有可觀誠使得以大軍誅討之賞
罰而行之平時假臣等以便宜行事不限以時而惟
成功是責則比於大軍之舉臣竊以為可省半費而
收倍功臣請以近事證之臣於本年正月十五日抵

贛卷查兵部所咨申明律例今後地方但有草賊生
發事情緊急該管官司即便依律調撥官軍乘機勦
捕應合會捕者亦就調發策應但係軍情火速差人
申奏敢有遲延隱匿巡撫巡按三司官即便參問依
律罷職充軍等項發落雖不係聚衆草賊但係有名
強盜肆行劫掠賊勢兇惡或白晝攔截或明火持杖
不拘人數多少一面設法緝捕即時差人申報合干
上司并具申本部知會處置如有仍前朦朧隱蔽不
即申報以致聚衆滋蔓貽患地方從重參究決不輕

貸等因題奉　欽依備行前來時以前官久缺未及
施行臣即刊印數千百紙遍行所屬布告遠近未及
一月而大小衙門以賊情來報者接踵亦遂屢有斬
獲一二人或五六人七八人者何者兵得隨時調用
而官無觀望掣肘則自然無可推託逃避思効其力
繇此言之律例具存前此惟不申明而舉行耳今使
賞罰之典悉從而申明之其獲效亦未必不如是之
速也伏望　皇上念盜賊之日熾哀民生之日蹙憫
地方荼毒之愈甚痛百姓冤憤之莫伸特　勅兵部

俯采下議特假臣等　令旗令牌使得便宜行事如
是而兵有不精賊有不滅臣等亦無以逃其死夫任
不專權不重賞罰不行以致於僨軍敗事然後選重
臣假以總制之權而往拯之縱善其後已無救於其
所失矣臣才識淺昧且體弱多病自度不足以辦此
行從　陛下乞骸骨苟全餘喘於林下但今方待罪
於此心知其弊不敢不為　陛下盡言　陛下從臣
之請使後來者得効其分寸收討賊之功臣亦得以
少逭死罪於萬一緣係申明賞罰以勵人心事理為

此具本請　旨

攻治盜賊二策疏　盜賊

臣等恭看得前項賊徒，惡貫已盈，神怒人怨，譬之疽癰之在人身，若不速加攻治，必至潰肺決腸。然而攻治之方，亦有二說。若　陛下假臣等以賞罰重權，使得便宜行事，期於成功，不限以時，則兵衆既練，號令既明，人知激勵，事無掣肘，可以伸縮自由，相機而動，一寨可攻則攻一寨，一巢可撲則撲一巢，量其罪惡之淺深而為撫剿，度其事勢之緩急以為後先。如此亦可以省供饋之費，無征調之擾，日剪月削，使之漸盡灰滅。此則如昔人拔齒之喻，日漸動搖，齒拔而兒不覺者也。然而今此下民之情，莫不欲大舉夾攻以快一朝之忿，蓋其忿恨所激，不復計慮其他，必須南調兩廣之狼達，西調湖湘之土兵，四路並進，一鼓成擒，庶幾數十年之大患可除。千萬人之積冤可雪。然此以兵法十圍五攻之例計賊二萬，須兵十萬，日費千金，殆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積粟朴財數月而事始集，刻期舉謀，又數月而兵始交，聲迹彰聞，賊強者設險以拒敵，黠者挾類而深逃，迨於鋒刃所加，不過老弱脅從。且狼兵所過，不減於盜，轉輸之苦重困於民。近年以來，江西有姚源之役，瘡痍甫起，福建有汀漳之寇，軍旅未旋，府江之師方集於兩廣，偏橋之討未息於湖湘，兼之杼軸已空，種不入土，而管建所輸，四征未已，誅求之刻，百出方新，若復加以大兵，民將何以堪命。此則一拔去齒而兒亦隨斃者也。夫（縣）前之說，則如臣之昧劣，實懼不足以堪事，必擇能者任之，而後可望大舉夾攻，誠可以分咎而薄責。然臣不敢以身謀而廢國議，惟　陛下擇其可否，斷而行之。緣係地方緊急賊情事理，為此具本請　旨

添設平和縣治疏　添設縣治

為照建立縣治，固係禦盜安民之長策，但當大兵之後，繼以重役，竊恐民或不堪。臣時督兵其地，親行訪詢父老，亦各道路，衆口一詞，莫不樂于願望，仰心樂從，旦夕皇皇，惟恐或阻。臣隨遣人私視其地，官府未有教令，先已伐木斧土，雜然並作，裹糧趣事，相望於道。究其所以，皆緣數邑之民，積苦盜賊，設縣控禦之

議父老相沿已久。人心冀望甚渴，皆以爲必須如此
而後百年之盜可散，數邑之民可安，故其樂事勸工，
不令而速。臣親河頭形勢，實係兩省賊寨咽喉。今象
湖可塘大伞箭灘諸巢，雖已破蕩，而遺孽殘黨亦寧
無有逃遁山谷者？倘因縣治不立，征剿之後，浸復歸
據舊巢，亂亂相承，皆原於此。今誠於其地開設縣治，
正所謂撫其背而扼其喉，盜將不解自散，行且化爲
善良。不然，不過年餘，必將復起，其時再聚兩省之兵，
又糜數萬之費，圖之已無及矣。臣竊以爲開縣治於

河頭以控制群巢，於勢爲便，雖使民甚不欲，猶將強
而從之，況其祝望欣趣若此，亦何憚而不爲？至於移
巡司於枋頭坂，亦於事勢有不容已。蓋河頭者，諸巢
之咽喉，枋頭者，河頭之唇齒，勢必相須，兼其事體已
有成規，不過遷移之勞，所費無幾。臣等皆已經畫區
處，大略已備，不過數月，可無督促而成，民之所未敢
擅爲者，惟縣治學校，須　命下之日，乃舉行耳。伏願
陛下俯念一方荼毒之久，深惟百姓永遠之圖，下臣
等所議於該部，採而行之，設縣之後，有不如議，臣無
所逃其責。今新撫之民，群聚於河頭者二千有餘，皆
待此以息其反側，若失今不圖，衆心一散，不可以復
合，事機一去，不可以復追，後有噬臍之悔，徒使臣等
得以爲辭，然已無救於事矣。緣係添設縣治，永保地
方事理，爲此具本，請　旨。

議夾勦方略疏　會勦湖寇

據江西嶺北道副使楊璋呈，奉臣案驗，准兵部咨，該
巡撫湖廣都御史秦金題，爲緊急賊情事，備行計處
兵糧，約會三省，將上猶縣等處賊巢，尅期九月中進

勦等因，遵依隨將本道兵糧事宜計呈本院，轉達奏
聞，定奪外，隨據南安府上猶大庾等縣申稱，賊勢少
挫，若乘此機會，直擣其巢，旬月之間，可期掃蕩，但聞
湖廣之兵，既已齊集，而廣東因府江班師未久，復調
狼兵，未有定期，謹按地圖，江西之南安有上猶、大庾
桶岡等處賊巢，與湖廣桂東、桂陽接境，夾攻之舉，止
該江西與湖廣會合，而廣東止于仁化縣要害把截，
夾攻不與焉。贛州之龍南有浰頭賊巢，與廣東龍川
接境，夾攻之舉，止該江西與廣東會合，而湖廣不與

焉。廣東樂昌乳源賊巢，與湖廣宜章縣接境。惠州賊巢，與湖廣臨武縣接境。仁化縣賊巢，與湖廣桂陽縣接境。夾攻之舉，止該湖廣廣東二省會合。而江西止於大庾縣要害把截，夾攻不與焉。名雖三省大舉，其實自有先後，舉動次第，不相妨礙。若不此之察，必欲通待三省之兵齊集，然後進勦，則老師費財，為害匪細。合將前項事宜，約會三省，以次漸舉，庶兵力不竭，糧餉可省等因。據呈到臣，看得三省夾攻，必須彼此尅期定日，同時並舉，斯乃事體之常。然兵無定勢，謀

貴從時，苟勢或因地而異便，則事宜量力以乘機。三省賊巢，連絡千里，雖聲勢相因，而其間亦自有種類之分，界限之隔，利則爭趨，患不相顧，乃其性習。誠使三省之兵，皆已齊備，會約並進，大豈不善。但今廣東狼兵，方自府江班師而歸，欲復調集，恐非旬月所能。兩省之兵既集，久頓而不進，賊必驚疑，愈生其奸。悍者奔突，黠者潛逃，老師廢財，意外之虞，乘間而起，雖有智者，難善其後。誠使先合湖廣江西之兵，併力而舉上猶，諸賊速事之畢，廣東之兵亦且集矣，則又合

湖廣廣東之兵，併力而與樂昌諸處，速事之畢，江西之兵又得以少息矣，則又合廣東江西之兵，併力而舉龍川。方其併力於上猶，則姑遣人佯撫樂昌諸賊，以安其心。彼見廣東既未有備，而湖廣之兵又不及已，苟幸旦夕之生，必不敢越界以援上猶。及夫上猶既舉，而湖廣移兵以合廣東，則樂昌諸賊其勢已孤，二省兵力益專，其舉之益易。當是之時，龍川賊巢相去遠絕，自以為風馬牛不相及，彼見江西之兵又撤，意必不疑。班師之日，出其不意，回軍合擊，庶有不濟

者矣。臣竊以為因地之宜，先後合擊之便。除臣遵照兵部咨來題奉欽依會兵征勦，亦聽隨宜會議施行事理，已將前項事宜，移咨廣東湖廣總督巡撫等官知會，一面相機行事外，緣係地方緊急賊情事理，為此具本題知。

立崇義縣治疏　添設縣治

據江西巡守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左參議黃宏會呈，據南安府知府季　呈，備所屬致仕省祭義官監生楊仲貴等呈稱，上猶等縣橫水左溪長流桶岡關

田鷄湖等處賊巢共計八十餘處界乎三縣之中東西南北相去三百餘里號令不及人跡罕到其初輋賊原係廣東流來先年奉巡撫都御史金澤行令安插于此不過砍山耕活年深日久生長日蕃羽翼漸多居民受其殺戮田地被其占據又且潛引萬安龍泉等縣避役逃民并百工技藝遊食之人雜處于內分群聚黨動以萬計始漸虜掠鄉村後乃攻劫郡縣近年肆無忌憚遂立總兵僭擬王號罪惡貫盈神人共怒今幸奏 聞征勦蒙本院親率諸軍擣其巢穴

擒其首惡妖氛爲之掃蕩地方爲之底寧三縣之民懽欣鼓舞如獲更生訪得各縣流來之賊自聞夾攻消息陸續逃出頗衆但恐大兵撤後未免復聚爲患合無三縣適中去處建立縣治實爲久安長治之策等因備錄呈詳奉批看得横水開建縣治實亦事不容已但未經奏請須候 命下方可決議兼之工程浩大一時恐未易就今賊勢雖平漸殄尚有且宜遵照本院欽奉 勅諭隨宜處置事理先於横水建立隘所以備目前不測之虞除委典史梁儀等一面竪

立木柵修築土城修建營房外查得横水附近隘所如至坪鴈湖頰塘等處盗賊既平已爲虚設其附近村寨如白面長潭杰壩石玉過步果木烏溪水眼等處居民訪得多係通賊窩主及各縣城郭村寨亦多有通賊之人合將各隘隘夫悉行撥守横水其通賊人戸盡數査出編充隘夫永遠守把其不係通賊者量行多寡抽選編僉輪班更替務足一千餘名之數責委屬官一員統領常川守把遇有殘黨嘯聚出沒即便相機勦捕候縣治既立人煙輳集地方果已寧

靖再行議處裁損其開建縣治該道會同覆審無異轉呈到臣會同巡撫江西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孫燧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屠僑議照前地方大盗既已平蕩後患所當預防今議立縣治并巡司等衙門懲前慮後杜漸防微實皆地方至計及査得横水議建縣治處所原係上猶縣崇義里因地名縣亦爲相應如蒙 皇上憫念地方屢遭荼毒乞 勅該部俯順民情從長議處早賜施行并儒學巡司等衙門一體銓選官員鑄給印信如此則三省殘孽有控

制之所而不敢聚。三省奸民無潛匿之所而不敢逃。變盜賊强梁之區爲禮義冠裳之地。久安長治無出於此。

淛頭捷音疏　南贛盜賊

該臣看得南贛盜賊。其在南安之橫水桶岡諸巢。則接境於湖郴。在贛州之淛頭岑岡諸巢。則連界於閩廣。接境於湖郴者。賊衆而勢散。恃山谿之險以爲固。連界於閩廣者。賊狡而勢聚。結黨與之助以相援。臣等題奉　勅諭。及查照兵部咨示方畧。初議先攻橫

水。次攻桶岡。而末乃與廣東會兵徐圖淛頭。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自正德十二年九月。臣等議將進兵橫水。恐淛賊乘虛出擾。思有以汛離其黨。臣乃自爲告諭。具述禍福利害。使報効生員黃表。義民周祥等往諭各賊。因皆賜以銀布。一時賊黨亦多感動。各寨酋長黃金巢劉遜劉粗眉溫仲秀等。遂皆願從表等出投。惟大賊首池仲容。即池大鬢。獨憤然謂其衆曰。我等做賊已非一年。官府來招亦非一次。此亦何足爲憑。待金巢等到官後。果無他說。我等遣人出投亦未爲晚。其時臣等兵力既未能分。意且羈縻令勿出爲患。故亦不復與較。金巢等至。臣乃釋其罪。推誠厚撫。各願出力殺賊立効。於是籍其衆五百餘悉以爲兵。使從征橫水。十月十二日。臣等已破橫水。仲容等聞之始懼。計臣等必且以次加兵。於是集其酋豪池仲寧高飛甲等謀。使其弟池仲安率老弱二百餘徒。亦赴臣所投招。求隨衆立効。意在緩兵。因而窺覘虛實。乘間內應。臣逆知其謀。陽許之。及臣進攻桶岡。使領其衆截路於上新地。以遠其歸途。內嚴警

禦之備。以防其變。外示寬假之形。以安其心。陰使人分召鄰賊諸縣被賊害者。皆詣軍門訐事。旬日之間。至者數十。問所以攻巢之策。皆以此賊狡計兇悍非比他賊。其出刼行剽。皆有深謀。人不能測。自知惡極罪大。　國法難容。故其所以扞拒之備。亦極險譎。前此兩經夾剿。皆狠兵二三萬。竟亦不能大捷。後雖敗遯。所殺傷亦畧相當。近年以來。奸謀愈熟。惡焰益熾。官府無可奈何。每以調狠兵恐之。彼輒凝目狼兵易與耳。縱調他來。也須半年。我縱避他。只消一月。其意。

謂狼兵之來不能速其留不能久也是以盜無忌憚
令已僭號設官奸計逆謀尤非昔比必欲除之非大
調狼兵事恐難濟臣以爲兵無常勢在因敵變化而
制勝今各賊狃於故常且謂必待狼兵而後敢攻此
所以不必狼兵而可以攻之也乃爲密畫方畧使數
十人者各歸部集候我兵有期則據隘遏賊十一月
賊聞臣等復破桶岡益懼爲戰守備臣使人至賊所
賜各酋長牛酒以察其變賊度不可隱則詐稱龍川
新民盧珂鄭志高等將掩襲之是以密爲之防非敢

虞官兵也臣亦陽信其言因復陽怒盧珂鄭志高等
擅兵讐殺移檄龍川使廉其實且趣各賊伐木開道
將迴兵自浰頭取道往討之賊聞以爲臣等實有爲
之之意又恐假道伐之且喜且懼因遣來謝且請無
勞官兵當悉力自防御之盧珂鄭志高陳英者皆龍
川舊招新民有衆三千餘遠近皆爲仲容所務而三
人者獨與之抗故賊深忌之十二月望臣兵回至
南康盧珂鄭志高等各來告變謂池仲容等僭號設
官今已點集兵衆號召遠近各巢賊酋授以總兵都

督等僞官使候三省夾攻之兵一至即同時並舉行
其不軌之謀及以僞授盧珂等官爵金龍霸王印信
文書一紙粘狀來首臣先已諜知其實及珂等來即
陽怒以爲爾等擅兵仇殺投招之人罪已當死今又
造此不根之言乘機誣陷且池仲容等方遣其弟領
兵報効誠心向化安得有此遂收縛珂等將斬之時
池仲安之屬方在營見珂等入首大驚懼至是皆喜
羅拜懽呼競訴珂等罪惡臣因亦陽令具狀謂將并
拘其黨屬盡斬之於是遂械繫盧珂而使人密諭以

陽怒之意欲以誘致仲容諸賊且使盧珂等先遣人
歸集其衆候珂等既還乃發臣又使生員黃表聽選
官雷濟往諭仲容使勿以此自疑密購其所親信陰
說之使自來投訴二十日臣兵已還贛乃張樂大享
將士下令城中令南安賊巢皆已掃蕩而浰頭新民
又皆誠心歸化地方自此可以無虞民久勞苦亦宜
暫休爲樂遂散兵使各歸農示不復用而後池仲安
亦須衆歸助其兄防守且云盧珂等雖已繫於此恐
其黨致怨或掩襲不虞仲安歸具言其故賊衆皆喜

遂撤備臣又使指揮余恩齎牌往賜仲容等令毋撤
備以防盧珂諸黨賊衆益爲黃表雷濟因復說仲容
今官府所以安撫勞來爾等甚厚何可不親往一謝
況盧珂等日夜哀訴反狀乞官府試拘爾等若拘而
不至者即可以證反狀之實今若不待拘而往因而
訴珂等罪惡官府必益信爾無他而謂珂等爲詐殺
之必矣所謂親信者復從力贊仲容然之乃謂其衆
曰若要伸先用屈贛州伎倆亦須親往勘破遂定議
率其麾下四十餘人自詣贛臣使人撥知仲容已就

道乃密遣人先行屬縣勒兵分哨道候報而發又使
千戶孟俊先至龍川督集盧珂鄭志高陳英等兵然
以道經浰巢恐階諸賊則別齎一牌以拘捕盧珂等
黨屬爲名各賊聞俊往果遴迎問故俊出牌視之乃
皆羅拜相爭導送出境俊已至龍川始發牌部勒盧
珂等兵衆賊聞之皆以爲拘捕其屬不復爲意閏十
二月二十三日仲容等至贛凡各營官兵皆已散歸
而街市多張燈設戲爲樂信以爲不復用兵密賂獄
卒私往覘盧珂等又果械繫深固仲容乃大喜遣人

歸報其屬曰乃今吾事始得萬全矣臣乃陰釋盧珂
鄭志高等使馳歸發兵而令所屬官僚次設羊酒日
犒仲容等以緩其歸正月三日度盧珂等已至家所
遣屬縣勒兵當已大集臣乃設犒於庭先伏甲士引
仲容入幷其黨悉擒之出盧珂等所告狀訊鞫皆伏
遂寘于獄而夜使人趣發屬縣兵期以初七日同時
入巢於是知府陳祥兵從龍川縣和平都人指揮姚
璽兵從龍川縣烏虎鎮入千戶孟俊兵從龍川縣平
地水入指揮余恩兵從龍川縣高沙保入推官危壽

兵從龍南縣南平入知府邢珣兵從龍南縣太平保
入守備指揮郟文兵從龍南縣冷水逕入知府季斆
兵從信豐縣黃田岡入縣丞舒富兵從信豐縣烏逕
入臣自率帳下官兵從龍南縣冷水逕直搗下浰大
巢而使各哨分路同時並進會於三浰先是賊徒得
池仲容報謂贛州兵已罷歸皆已弛備散處各巢至
是驟聞官兵四路並進皆驚懼失措乃分投出禦而
悉其精銳千餘據險設伏併勢迎敵於龍子嶺我兵
聚爲三衝犄角而前指揮余恩所領百長王受兵首

與賊遇大戰良久賊敗却王受等奮追里許賊伏兵四起奮擊王受推官危壽所領義官葉芳兵鼓譟而前復奮擊賊伏兵後千戶孟俊兵從旁繞出岡背橫衝賊伏與王受合兵於是賊乃大敗奔潰呼聲震山谷我兵乘勝逐北遂克上中下三洞各哨官兵遙聞三洞大巢已破皆奮勇齊進各賊皆潰敗知府陳祥兵遂破熱水巢五花障巢指揮姚璽兵遂破淡方巢石門山巢上下陵巢知府邢珣兵遂破芳竹湖白沙巢守備指揮郟文兵遂破曲潭巢赤唐巢知府季斅

兵遂破右坑巢三坑巢是日擒斬首從賊人賊級俘獲賊屬男婦牛馬器仗數多其餘墮崖墳谷死者不可勝計是夜賊復奔聚未破巢穴次日早乃令各哨官兵探賊所在分投急擊初九日知府陳祥兵破鐵石障巢羊角山巢擒賊首金龍霸王印信旗砲知府邢珣兵破黃田坳巢指揮姚璽兵破岑岡巢指揮余恩兵破塘含洞巢溪尾巢初十日千戶孟俊兵破大門山巢推官危壽兵破鑌里寨巢十一日知府邢珣兵破中村巢守備郟文兵破半逕巢都坑巢尺八嶺巢知府季斅兵破新田逕巢古地巢指揮余恩兵破空背巢縣丞舒富兵破旗嶺巢頓岡巢十三日千戶孟俊兵破徇腳坳巢水晶洞巢五湖巢藍州巢十六日推官危壽兵破風盤巢茶山巢連日各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并俘獲賊屬男婦牛馬器仗數多然各巢奔散之賊其精悍者尚八百餘徒復哨聚九連大山扼險自固當臣看得九連山勢極高橫亘數百餘里四面斬絕我兵既不能進而其內東接龍門山後諸賊巢以百數若我兵進逼賊必奔往其間誘激諸巢

相連而起勢益難制然彼中既無把截之兵欲從傍縣潛軍斷其後路必須半月始達緩不及事止有賊所屯據崖壁之下一道可通然賊已據險自上發石滾木我兵百無一全於是乃選精銳七百餘人皆衣所得賊衣佯若奔潰者乘暮直衝賊所據崖下澗道而過賊以為各巢敗散之黨皆從崖下招呼我兵亦佯與呼應賊疑不敢擊已度險遂扼斷其後路次日賊始知為我兵并勢衝敵我兵已據險從上下擊賊不能支乃退敗臣度其必潰預令各哨官兵四路設

伏以待賊果分隊潛遁二十五日知府陳祥兵覆賊
於五花嶂知府邢珣兵覆賊於白沙指揮余恩兵覆
賊於銀坑水二十七日指揮姚璽兵覆賊於烏虎鎮
推官危壽兵覆賊於中村知府季斆兵覆賊於北山
又戰於風門奧其餘奔散殘黨尚二百餘徒分逃上
下坪黃田均諸處各哨官兵復搜蹤會追二月初二
日知府陳祥兵復與賊戰於和平初五日復戰於上
坪下坪初八日推官危壽指揮余恩兵復與賊戰於
黃坳十二日知府陳祥兵復與賊戰於鐵障山十四

日縣丞舒富兵復與賊戰於乾村又戰於梨樹十四
日知府邢珣季斆兵復與賊戰於芳竹湖二十三日
縣丞舒富兵復與賊戰於北順又戰於和洞二十六
日守備郟文兵復與賊戰於水源戰於長吉戰於天
堂寨連日擒斬首從賊人賊級數多三月初三日據
鄉導人等四路爪探皆以為各巢積惡亢狡之賊皆
已擒斬畧盡惟餘黨張仲全等二百餘徒其間多係
老弱及遠近村寨一時為賊所驅脅從惡未久之人
今皆勢窮計迫聚於九連谷口呼號痛哭誠心投招

臣遣報效生員黃表往驗虛實果如所撰因引其甲
首張仲全等數人前來投見訴其被脅不得已之情
臣量加責治隨遣知府邢珣往撫其衆籍其名數遂
安插於白沙初七日據知府邢珣等呈稱我兵自去
歲二月從征剿寇迄今一年有餘未獲少休今幸各
巢賊已掃蕩餘黨不多又蒙俯順招安況今陰雨連
綿人多疾疫兼之農功已動人懷耕作合無俯順下
情還師息衆及義官葉芳等并各村鄉居民亦告前
情臣因親行相視險易督同副使楊璋知府陳祥等

經理立縣設隘可以久安長治之策留兵防守而歸
益自本年正月初七日起至三月初八日止前後兩
月之間通共搗過巢穴三十八處擒斬大賊首二十
九名顆次賊首三十八名顆從賊二千零六名顆俘
獲賊屬男婦八百九十名口奪獲牛馬一百二十二
隻匹器械贓仗二千八百七十件把贓銀七十兩六
錢六分總計擒斬俘獲奪獲共五千九百五十五名
顆口隻匹件把俱經行令兵備等官審驗紀錄仍行
紀功御史覈實施行具錄呈報去後今據前因臣等

會同江西巡按御史屠僑、廣東巡按御史毛鳳參照，大賊首池仲容等，荼毒偽托，騷擾三省，陰罔不軌，積有年歲，設官僭號，罪惡滔天，比之上猶諸賊，尤為桀驁難制，蓋上猶諸賊，雖有僭竊不軌之名，而徒惟劫掠焚燒，是皆至於浰頭諸賊，雖亦剽劫擄掠，是資而實懷僭擬窺伺之志，故其招致四方無籍，隱匿遠近妖邪，日夜規圖，漸成奸計，衆之賊首池仲容、池仲安等，又皆力搏猛虎，捷競飛猱，兇惡之名，久已著聞，四方賊黨，素所向服，是以負固恃頑，屢征益熾，前此知

其無可奈何，亦惟苟且招安，以幸無事，其實無救荼毒之慘，益養奸宄之謀，今乃臣等驅不練之兵，資缺乏之費，不踰兩月，而破奸雄不制之虜，以除三省數十年之患，此非 朝廷威德，廟堂成算，何以及此，臣等切惟天下之事，成於責任之專一，而敗於職守之分撓，就今事而言，前此嘗夾攻二次，計勦數番，以兵則前者強而今者弱，昔者數萬而今者數千，以時則前者期年而今者兩月，以費則前者再倍而今者什一，以任事之人，則前者多知謀老練之士，而今者乃若臣之迂疏淺劣，然而計功較績，顧反有加於昔，何哉，實繇 朝廷之上，明見萬里，洞察往弊，處置得宜，既假臣以賞罰之權，復改臣以提督之任，既以兵忌遙制，而重各省專征之責，又慮事或牽掣，而抑守臣干預之請，授之方畧而不拘以制，責其功成而不限以時，以故 詔旨一頒，而賊先破膽奪氣，咨文一布，而人皆踴躍爭先，効謀者知無沮撓之患，而務竟其功，希賞者知無侵削之弊，而畢致其力，是乃所謂得先勝之算於廟堂，收折衝之功於樽俎，實用兵之要

道，制事之良法也，事每如此，天下之治，有不足成者矣，臣等偶叨任使，何幸濫等成功，敢於獻捷之餘，拜手稽首以賀，伏願 皇上推成功之所自，原發縱之有因，庶無僭賞以旌始謀，及照兵備副使楊璋，監軍給餉，紀功督戰，備歷辛勤，宜加顯擢，守備指揮郟文、知府陳祥、邢珣、季斅、推官危壽、指揮余恩、姚璽，及千戶孟俊、縣丞舒富等，皆身親行陣，屢立戰功，俱合獎擢，庶示激揚，以為後勸，臣本凡庸，謬當重任，偶逢事機之會，幸免覆餗之誅，然功非其才，福已踰分，遂沾

痿痺之疾既成廢棄之人除已別行請罪乞休外緣
係捷音及該兵部議擬則於成功不限以時題奉欽
依事理爲此具本題可知

添設和平縣治疏　添設縣治

據江西按察司分巡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廣東按
察司分巡嶺東道兵備僉事朱昂會呈據贛州府知
府邢珣惠州府知府陳祥呈奉臣按驗據廣東惠州
龍川河源等縣省祭監生生員耆老陳震余世美黃
宸等連名呈稱浰頭岑岡等處叛賊池大鬢等魁首

動以百計徒黨不下數千始則占耕民田後遂攻打
郡縣謝玉鄰鄒訓等倡亂於弘治之末而此賊已爲
之先鋒徐允富張文昌繼亂於正德之初而此賊復
張其羽翼荼毒三省二十餘年以來乃爲三省逋逃
之主遂稱群賊梟鷙之魁擄河源縣之主簿虜南安
府之經歷殺龍南縣之縣官戮信豐所之千戶肆然
無忌覬圖漸廣兇惡日增僭稱王號僞建元帥總兵
都督將軍等名目雖屢蒙上司勅調官兵多方征剿
俱被漏網爲患今蒙提督軍門親搗賊巢掃蕩殘黨
除數郡之荼毒雪萬姓之冤憤若不趁此機會建立
縣治以控制三省賊衝之路切恐流賊復聚禍根又
萌切見龍川和平地方山水環抱土地坦平人烟輳
集千有餘家東去興寧長樂安遠西抵河源南界龍
川北際龍南各有數日之程其間山林阻隔地里遼
遠人迹既稀奸宄多萃查得父老相傳原係循州一
州龍川雷鄉二縣後因地方擾亂人民稀少除去循
州雷鄉兩處止存龍川一縣洪武初年龍川尚有五
十五里其後州縣既除聲教不及洪武十九等年賊

首謝士眞等相繼作亂將前項居民盡行殺戮數百
里內人烟斷絕自此賊巢日多民居日耗始將龍川
縣都圖併作七里迄於近年民遭荼毒遂至此極如
蒙憐念於和平地方設建縣治以控制猺峒興起學
校以移易風俗又將和平巡檢司改立浰頭屯兵隄
備庶幾變盜賊之區爲冠裳之地實爲保安至計等
因臣會同　欽差巡按廣東監察御史毛鳳韶照前
項地方實係山林深險之所盜賊屯聚之鄉當四縣
交界之際乃三省閏餘之地是以政教不及人迹罕

到。其間接連閩廣、反覆賊巢動以百數、據而守之、眞
足以控諸賊之往來、杜奸宄之潛匿、棄而不守。斷爲
狐鼠之窟穴、終萃逋逃之淵藪、況前此本亦州縣舊
隔、始以縣存而民猶恃爲保障、後因縣廢而賊遂據
以陞梁、是又往事之明驗矣、當賊盜猖熾之日、地方
父老、屢有請復縣治之議、然其時賊方盤據、勢有不
能、今賴　朝廷威德、巢穴蕩平、若不乘此機會、復建
縣治以扼其要害。將來之事、斷未可知。臣等班師之
日、脅從投招者尚不滿百、今未兩月、遠近牽引而至

且二百矣、若縣治不立、制馭潤疎、不過一年、汎然投
招之人、必皆復化爲盜、其時又復興師征剿、剿而復
聚、長此不已、亂將安窮、夫盜賊之患、譬如病人。興師
征剿者、針藥攻治之方、建縣撫緝者、飲食調養之道、
徒恃針藥之攻治、而無飲食以調養之、豈徒病不旋
踵、將元氣竭絕、譴患愈深、後雖扁鵲倉公、無所施其
術矣、臣等竊以設縣移司、實爲久安長治之策、伏願
皇上鑒往事之明驗、爲將來之永圖、念事機之不可
失、哀民困之不可再、俯采臣等所議、特　勑該部早

賜施行、及照建縣之所、地名和平、以地名縣、似爲得
宜、乞從所奏、并將該設職官印信、即與銓選鑄給、簡
賢以省費、均地以平徭、移巡司以據險要、寬賦役以
蘇窮民、如此則夷險爲易、化盜爲良、可計日而效、不
惟臣等得以幸逃日後之譴責、　朝廷亦免再役之
勤、百姓永享太平之樂矣、

再請疏通鹽法疏　江右鹽法

臣查得接管卷內、先爲處置鹽鐵以充軍餉事、江西
布政司呈奉總制江西左都御史陳金批查得湖西

嶺北二道、灘石險惡、淮鹽不到、商人往往私販廣鹽
射利肥已、先蒙總督衙門奏　准廣鹽許行南贛二
府發賣、仰令南雄照引追納米價、類解梧州軍門、官
商兩便、軍餉克足、當時止是奏行南贛、不曾開載袁
臨吉三府。合無遵照　勑諭、便宜處置、暫將廣鹽許
下三府發賣、立廠盤掣、以助軍餉、隨該布政司等官
劉果等議稱委果于事有益、于法無礙、具呈詳允、批
行遵照、立廠抽稅等因、續該戶部覆議內開廣東鹽
課、許令南贛二府發賣、不許到於袁臨吉三府僭行

禁革外、正德十二年正月十五日臣撫臨贛州、隨據
副使楊璋呈稱參調三省官兵夾勦上猶等巢、糧餉
所費約用數萬、若不早行計處、必致有誤軍機、查
得前項鹽法准行南贛二府販賣、果係一時權宜、不
係洪武年間舊例、合無查照先年便宜事例、行令前
商許令袁臨吉三府販賣、所收銀兩少備軍餉、候事
少寧另行具題禁止等因呈詳到臣、看得即今調兵
夾勦、糧餉缺乏、遵照　勑諭徑自區畫事理批行該
道暫且照議施行、候平定之日、照舊停止、具題去後、

隨准戶部覆議、將廣東官鹽暫於袁臨吉三府發賣、
至正德十二年終止、行該道官照前抽分將稅課供
給軍餉、不許多取羨用、至期照舊停止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已經轉行該道一體欽遵去後、今
呈前因為照袁吉等地方溪流湍悍灘石峻險、淮鹽
逆水而上動經旬月之久、廣鹽順流而下不過信宿
之程、故民苦淮鹽之難而惟以廣鹽為便、自頃奏例
停止官府但有禁革之名、其實私鹽無日不行、何者
川地勢之便、從民心之欲、非但不能禁之於私、每遇

水發、商舟動以百數、公然蔽河而下、加發懷之、勢官
府邏卒寡不敵眾、袖手傍觀、其過孰得而沮遏
之、故廣鹽行則商稅集而用資於軍餉、賦省於貧民
廣鹽止則私販興而弊滋於奸宄、利歸於豪右、此近
事之既驗者、今南贛盜賊雖已仰仗　天威、克平巢
穴、然瘡痍殘黨、難保必無、且地連一省千數百里之
內、連峯參天、深林蔽日、其間已招之新民、尚懷反覆
未平之賊、黨多相勾聯、乘間窺竊、不時而有、方圖保
成之策、未有撤兵之期、況後山從化等處見在調兵

征勦、臣亦繆承方畧之命、師行糧食、勢所必然、今府
庫空虛、民窮財盡、若鹽稅一革、軍餉之費、苟非科取
於貧民、必須仰給於　內帑、夫民既貧而斂不休、是
驅之從盜也、外已形而彈其內、是復殘其本也、別
內帑之發非徒緩不及事、抑恐力有未敷、臣竊以為
宜因復賣鹽皆為定例、籍其稅課以預備軍餉不時
之急、償其羨餘以少助　內府缺乏之需、實亦公私
兩便、內外兼資、夫聚斂以為身階之所素恥也、掊克
以招怨、臣之所不忍也、況臣病疾日深、決於求退、已

可苟避地方之責，但其事勢不得不然，若已革而復留，是罪後人以所難，而於職守爲不忠矣。顧 皇上憫地方之瘡痍，哀民貧之已甚，慮軍資之乏絕，察臣心之無他，特 勅該部俯采所議，酌量裁處，早賜施行，則地方幸甚。

飛報寧王謀反疏 寧王謀反

正德十四年六月初五日，節該欽奉 勅福州三衛軍人進貴等脅衆謀反，特命爾暫去彼處地方，會同查議處置，參奏定奪，欽此欽遵。臣於本月初九日自

贛州啟行，至本月十五日，行至豐城縣地名黃土腦，據該縣知縣顧佖等禀稱，本月十四日，寧府稱亂，將孫都御史許副史并都司等官殺死，巡按及三司府縣大小官員不從者俱被執縛，不知存亡，各衙門印信盡數收去，庫藏搬搶一空，見監重囚俱行釋放，舟楫蔽江而下，聲言直取南京，一面分兵北上，各官皆來迎臣，不宜輕進，其時臣尚未信，然逃亂之民，累已四散奔潰，人情洶洶，臣亦自顧單旅危途，勢難復進，方爾回舟，隨有兵卒千餘已夾江前進，前來追

臣，偶遇北風大作，臣亦張疑設計，整舟安行，兵不敢逼，幸而獲免。本月十八日回至吉安府，據知府伍文定等禀稱，地方無主，乞爲暫爲區畫，遠近軍民亦皆遞擁呼號，隨據臨江府并新淦、豐城、奉新等縣各差人飛報寧府遣兵四出攻掠，拘收印信，及拿掌印官員，調取兵快水兌，糧船盡被驅脅而去等因。臣奉前旨欲遂復往福建，但天下之事莫急於 君父之難，若彼順流東下，萬一南都失備，爲彼所襲，彼將乘勝北趨，旬月之間，必且動搖 京輔，如此則勝負之策，

未有所歸，此誠天下安危之大機，臣念及此，痛心寒骨，義不忍舍之而去，故遂入城撫慰軍民，督同知府等官伍文定等，調集兵糧，號召義勇，又約會致仕鄉官右副都御史王懋中、養病評事羅僑等，與之定謀設策，收合渙散之心，作起忠義之氣，相機乘間，務爲躡後之圖，共成犄角之勢，牽其舉動而使進不得前，搗其巢穴而使退無所據，日望 天兵之速至，庶解東南之倒懸。伏望 皇上省愆咎己，命將出師，因難興邦，不必在此，臣以羸劣多病，屢疏乞休，況此地方

之責本亦非臣之任令茲扶疾赴闕實亦意圖便道歸省臨發之前已具哀懇齎奏之人去幾數日適當君父之急不忍失此事機姑復暫留期紓 國難候區畫稍定各官畧可展布 朝廷命帥一臨亦遂遵照前 奏入閩了事就彼歸省父疾進不避嫌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於 主臣之心也直行其報（人臣既非地方之官命專攝事非其宜）國之誠而忘其緩 命之罪求伸其哀痛之情而甘（皆有失事真其罪誤遺則已也）棄職之誅臣之罪也竊照都御史王懋中評事羅僑忠義自許才識練達知府伍文定果捷能斷忠勇

有謀累立戰功皆抑而不賞久淹外郡實屈而未伸今江西闔省見無一官若待他求緩無所及乞遂將各官授以緊要職任庶可責之拯溺救焚其餘若裁革兵備副使羅循養病副使羅欽德郎中曾直御史謝源同知郝祥鵬省親進士郭持平驛丞李中王思等雖皆不才之人咸秉忠貞之節況亦見在同事當多難之日事宜從權庶克有濟再照寧府逆謀既著彼若北趨不遂必將還取兩浙南侵湖湘窺留都以斷南北收閩廣以益軍資若不即爲控制急遣重兵必將噬臍無及及照撫州府知府陳槐臨江府知府戴德孺贛州府知府邢珣袁州府知府徐璉寧都縣知縣王天與豐城縣知縣顧泌新淦縣知縣李美奉新縣知縣劉守緒泰和縣知縣李楫南安府同知朱憲贛州府同知夏克義龍泉縣知縣陳允諧及闔省各官今見在者乞 勅吏部就於其中推補本省方面知府兵備等官庶可速令供職其有戍守之責者亦各量陞職銜重其權勢使可展布又照南贛軍餉惟資鹽商諸稅近因戶部奏革顧募之兵無所仰給

悉已散遣今未兩月即遇此變復欲召募將何資輒復遵依 欽奉便宜事理仍舊舉行然亦緩不及濟必須先於兩廣積儲軍餉數內量借一十餘萬庶幾軍衆可集地方有賴 國難可平緣係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理爲此具本專差舍人來儀親齎謹題請 旨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臥子　何　剛慤人　選輯
蔡　樅季直　參閱

王文成公文集

疏　　王守仁

擒獲宸濠捷音疏　擒濠報捷

照得先因寧王圖危　宗社興兵作亂已經具奏請兵征勦外隨看得寧王虐焰張熾臣以百數疲弱之

卒未敢輕舉驟進乃退保吉安姑爲牽制之圖時遠近軍民刼於寧王之積威道路以目莫敢出聲臣一面督率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等調集軍民兵快召募四方報効義勇之士奏留監軍御史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一面約會該府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郎中曾直評事羅僑監察御史張鰲山僉事劉藍進士郭持平參謀驛丞王思李中按察使劉遜參政黃繡知府劉昭等相與激發忠義移檄遠近布　朝廷之深仁暴寧王之罪惡於是豪傑響應人始思奮勵寧王聲言先取南京臣慮南京尚未有備恐爲所襲乃先張疑兵於豐城示以欲攻之勢故寧王先（一欲其出兵猶豫使南都有備）遣兵出攻南康九江而自留居省城以禦臣至七月初二日探知臣等兵尚未集乃留兵萬餘使守江西省城而自引兵向　闕臣晝夜促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臨江之樟樹而身督知府伍文定等兵徑下於是知府戴德孺徐璉邢珣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暐徐文英知縣李美李楫王天與王冕各以其兵來赴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布哨道使知府伍文定

等進攻廣潤等七門是日得諜報寧王伏兵千餘於新舊墳廠以援省城臣乃遣奉新知縣劉守緒等從間道夜襲破之以搖城中十九日發市汊大誓各軍申布　朝廷之威再暴寧王之惡莫不切齒痛心踴躍激憤薄暮齊發二十日黎明各至信地先是城中爲備甚嚴滾木灰瓶火砲機械無不畢具臣所遣兵已破新舊墳廠敗潰之卒皆奔告城中城中皆已驚懼至是復聞我師四面驟集益震駭奪氣我師乘其動搖呼譟並進梯緪而登城中之兵皆倒戈退奔城

遂被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樤及偽太監萬銳等千有餘人寧王宮中眷屬聞變縱火自焚延及居民房屋臣當令各官分道救火散釋脅從封府庫謹關防以撫軍民除將擒斬功次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權令審驗紀錄及一面分兵四路追躡寧王向往相機擒勦於本月二十二日已經具題外當於本日據諜報及據安慶逃回被虜船戶十餘人報稱寧王於十六日攻圍安慶未下自督兵夫運土塡塹期在必尅是日有守城萬門官差人來報贛州王都堂已引兵至豐

城城中軍民震駭乞作急分兵歸援寧王聞之大恐即欲回舟因太師李士實等阻勸以爲必須徑往南京既登大寶則江西自服寧王不應次日遂解安慶之圍移兵泊沅子港會議先遣兵二萬歸援江西寧王亦自後督兵隨來等因先是臣等駐兵豐城衆議安慶被圍宜引兵直趨安慶臣以九江南康皆已爲賊所據而南昌城中數萬之衆精悍亦且萬餘食貨充積我兵若抵安慶賊必回軍死鬬安慶之兵僅僅自守必不能援我於湖中南昌之兵絶我糧道而九

江南康之賊合勢撓躡四方之援又不可望事難圖矣今我師驟集先聲所加城中必已震懾因而并力急攻其勢必下已破南昌賊先破膽奪氣失其根本勢必歸救如此則安慶之圍自解而寧王亦可以坐擒矣至是得報果如臣等所料當臣督同領兵知府會集監軍及倡義各鄉官等官議所以禦之之策衆多以寧王兵勢衆盛氣焰所及有如燎毛今四方之援尚未有一人至者彼憑其憤怒悉衆并力而萃於我勢必不支且宜斂兵入城堅壁自守以待四鄰之

援然後徐圖進止臣以寧王兵力雖強軍鋒雖銳然其所過徒恃焚掠屠戮之慘以威劫遠近未嘗逢大敵與之奇正相角所以鼓動扇惑其下者全以進取封爵之利爲說今出未旬月而輒退歸士心既已携沮我若先出鋭卒乘其惰歸要迎掩擊一挫其鋒衆將不戰自潰所謂先人有奪人之氣攻瑕則堅者瑕也是日撫州府知府陳槐兵亦至於是遣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各領精兵伍百分道並進擊其不意又遣都指揮余恩以兵四百往來湖上以誘致

賊兵、知府陳槐、通判胡堯元、童琦、推官王暐、徐
文英、知縣李美、李楫、王冕、王軾、劉守緒、劉源清等、使
各領兵百餘、四面張疑設伏、伍文定等兵交、然後
四起合擊、分布既定、乃入縣城中、軍民慮宗室郡
王將軍或爲內應生變、親慰諭之以安其心、又出給
告示、凡脅從皆不問、雖嘗受賊官爵、能逃歸者皆免
死、斬賊徒歸降者給賞、使內外居民及鄉道人等四
路傳播以解散其黨、二十三日復得諜報、寧王先鋒
已至樵舍、風帆蔽江、前後數十里、不能計其數、臣乃

分督各兵乘夜趨進、使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余恩
繼其後、邢珣引兵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孺張兩翼以
分其勢、二十四日早、賊兵鼓譟、乘風而前、逼黃家渡、
其氣驕甚、伍文定、余恩之兵佯北以致之、賊爭進趨
利、前後不相及、邢珣之兵從後橫擊、直貫其中、賊敗
走、文定、恩督兵乘之、璉、德孺合勢夾攻、四面伏兵亦
呼譟並起、賊不知所爲、遂大潰、追奔十餘里、擒斬二
千餘級、落水死者以萬數、賊氣大沮、引兵退保八字
腦、賊衆稍稍遁散、寧王震懼、乃身自激勵將士、賞其

當先者以千金、被傷者人百兩、使人盡發九江、南康
守城之兵以益師、是日建昌知府曾璵引兵亦至、臣
以九江不破、則湖兵終不敢越九江以援我、南康不
復、則我兵亦不能踰南康以躡賊、乃遣知府陳槐領
兵四百、合饒州知府林城之兵、乘間以攻九江、知府
曾璵領兵四百、合廣信知府周朝佐之兵、乘間以取
南康、二十五日賊復并力盛氣挑戰、將風勢不便、我
兵少却、死者數十人、臣急令人斬取先却者頭、知府
伍文定等立於銃砲之間、火燎其鬚、不敢退、奮督各

兵殊死並進、砲及寧王舟、寧王退走、遂大敗、擒斬二
千餘級、溺水死者不計其數、賊復退保樵舍、連舟爲
方陣、盡出其金銀以賞士、臣乃夜督伍文定等爲火
攻之具、邢珣擊其左、徐璉、戴德孺出其右、余恩等各
官分兵四伏、期火發而合、二十六日、寧王方朝群臣、
拘集所執三司各官、責其間以不致死力、坐觀成敗
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而我兵已奮擊、四面而集、
火及寧王副舟、衆遂奔散、寧王與妃嬪泣別、妃嬪宮
人皆赴水死、我兵遂執寧王、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

賓及僞太師國師元帥叅贊尚書都督都指揮千戶等官李士實劉養正劉吉屠欽王綸熊瓊盧珩羅璜丁饋王春吳十三淩十一秦榮葛江劉勳何鏜王信吳國七火信等數百餘人，被執脅從官太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楊璋僉事王疇潘鵬叅政程杲布政梁宸都指揮郟文馬驥白昂等，擒斬賊黨三千餘級，落水死者約三萬餘，棄其衣甲器仗財物與浮尸積聚，橫亘若洲焉。於是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臣復遣各官分路追勦，毋令遁入他境為患。二

十七日，及之於樵舍，大破之，又破之於吳城，擒斬復千餘級，落水死者殆盡。二十八日，得知府陳槐等報，亦各與賊戰於沿湖諸處，擒斬各千餘級。臣等既擒寧王而入闔城，內外軍民聚觀者以數萬，歡呼之聲震動天地，莫不舉首加額，真若解倒懸之苦而出於水火之中也。除將寧王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僞授太師國師元帥都督都指揮等官，各另監羈候解，被執脅從等官并各宗室別行議　奏，及將擒斬俘獲功次一萬一千有奇，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暫令審驗紀錄，另行造冊繳報外，照得臣節該欽奉　勅諭，但有盜賊生發，即便嚴督各該兵備守備守巡并各軍衛有司，設法調兵剿殺，其管領兵快人等官員，不問文職武職，若在軍前違期，并逗遛退縮者，俱聽以軍法從事，生擒盜賊，鞫問明白，亦聽就行斬首示衆，斬獲賊級，行令各該兵備守巡守備官，即時紀驗明白，備行江西按察使造冊繳報，查照事例陞賞激勸欽此。及准兵部題稱，今後但草賊生發，事情緊急，該管官司，即便依律調發官軍，乘機勦捕，應合會捕者，

亦就調發策應等因，節奉　欽依，備咨前來，又節該奉　勅如或江西別府報有賊情緊急，移文至日，爾亦要及時遣兵策應，毋得違悞，欽此。俱經欽遵外，竊照寧王忝濫奸慝，腥穢彰聞，賊殺善類，剝害細民，數其罪惡，世所未有，不軌之謀，已踰一紀，積威所刼，遠被四方，士夫雖在千里之外，皆閉目搖手，莫敢論其是非，小人雖在幽僻之中，且吞聲飲恨，不敢訴其冤抑，兼又招納叛亡，誘致劇賊渠魁，如吳十三淩十一之屬，牽引數千餘衆，召募四方武藝驍勇力能拔樹

排闥者亦爲有餘徒又使其黨王春等分齎金銀數萬陰置奸徒於滄州淮揚山東河南之間亦各數千比其起事之日從其護衛姻族連其黨與朋私驅脅商旅軍民分遣其官屬親暱使各募兵從行多者數千少者數百帆檣蔽江衆號一十八萬其從之東下者實亦不下八九萬餘且又矯稱　密旨以脅制遠近僞傳檄諭以搖惑人心故其舉兵倡亂一月有餘而四方震懾畏避皆謂其大事已定莫敢抗義出身與之爭衛從事抱節者僅堅城而自守忠憤者惟集

兵以俟時非知謀忠義之不足其氣慴使然也臣以孱弱多病之質才不逮於凡庸知每失之迂繆當茲大變輒敢冐非其任以行旅百數之卒起事於顛沛危疑之中旬月之間遂能克復堅城俘擒元惡以萬餘烏合之兵而破強寇十萬之衆是固　上天之陰隲　宗社之默佑　陛下之威靈而廟廊謀議諸臣消禍於將萌而預爲之處見幾於未動而潜爲之制改臣提督使得振制上流而凛然有虎豹在山之威申明律例使人自爲戰而翕然有臂指相使之形

勑臣以及時策應不限以地而隱然有常山首尾之勢故臣得以不俟　詔旨之下而調集數郡之兵數郡之民亦不待　詔旨之督而自有以赴　國家之難長驅越境直擣窮追不以非任爲嫌是乃伏至險於無形之中藏不測於常制之外人徒見發奚之多獲而不知王良之善御有以致之也然則今日之舉廟廊諸臣預謀早計之功其又孰得而先之乎及照御史謝源伍希儒監軍督哨謀畫居多倡勇宣威勞苦備嘗領哨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陳槐曾

璵林城周朝佐署都指揮僉事余恩分哨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暐徐文英知縣李楫李美王冕王軾劉源清劉守緒傳南喬隨哨通判林昉陳旦指揮麻璽高睿孟俊知縣張淮應恩王庭顏佖萬士賢馬津等雖効績輸能亦有等列然皆首從義師爭赴國難協謀并力共收全功其間若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等冐險衝鋒功烈尤懋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御史張鰲山郎中曾直評事羅倫僉事劉藍進士郭持平驛丞王思李中按察使劉遜參政

黄繡、知府劉昭等、仗義興兵、協張威武、運籌贊畫、夾
輔折衝、以上各官功勞、雖在尋常征勦、亦已甚爲難
得、況當震恐搖惑、四方知勇莫敢一嚮其鋒、而各官
激烈忠憤、捐身徇　國、乃能若此、伏願　皇上論功
剖錫之餘、普加爵賞旌擢、以勸天下之忠義、以勵將
來之懦怯、仍　詔示天下、使知奸雄若寧王者、其不
軌之謀、已十有餘年、而發之旬月、輒就擒滅、于以見
大命之有在、神器之不可窺、以定天下之志、尤願
皇上罷息巡幸、建立　國本、端拱勵精、以承　宗社

之洪休、以絶奸雄之覬覦、則天下幸甚、臣等幸甚、緣
係捷音事理、爲此具本專差千戶王佐親齎謹具題
知

開豁軍前用過錢糧䟽　軍府錢糧

照得先因寧王變亂、該臣備行南贛等府、起調各項
官軍兵快人等追勦、合用糧餉等項、就仰聽將在官
錢糧支給開、隨據吉安府申、爲處置軍餉事、開稱動
調兵快數萬、本府錢糧數少、乞爲急處等情、已經通
行各府、速將見貯不拘何項錢糧、以三分爲率、內將
二分解赴軍前接濟外、續爲地方事、臣又看得各處
軍兵雖已起調、但前項事情、係　國家大難存亡所
關、誠恐兵力不敷、未免誤事、又行牌仰各該官司、即
選父子鄉兵在官操練、聽將官錢支作口糧、候臣另
有明文一至、隨即啟行、去後續照前項首惡、并其謀
黨、俱已擒斬、原調各處軍兵、久已散歸、就經備行江
西布政司、通將各府州縣自用兵日起、至於制兵日
止、用過一應在官錢糧等項、逐一查明造報、以憑施
行、未報查催間、又據江西按察司、呈爲緊急軍情事、

開稱先准江西布政司照會、正德十四年十月初一
日、該蒙戶部員外郎黃著案驗、內開蒙本部題奉
欽依、差在軍前整理糧草、今照各哨官軍俱集江西
省城、又聞　聖駕亦將征討、跟隨官軍未知數目、駐
劄月日、未知久近、所有糧料草束、合仰備行本司掌
印等官、從長設法處置、或支動在官銀兩、選委能幹
官員、趁早多買糧草、預備支應、庶無失誤等因到司、
彼時巡按御史唐龍未到、本院押解逆犯宸濠等在
途、查得江西省城司府及南新二縣并南康二府庫

藏、俱被寧賊搶刼空虛、無從措置、誠恐臨期失誤、就經會同江西布政司、一面議借軍門發候解京贓銀、及南昌府縣追到官本等銀給發委官汪憲等、各項買辦糧草供應、一面議將各府派銀接濟緣繇、會呈本院奉批、俱准議造冊繳報查考等因、依奉除南康九江南昌三府縣、殘破未派、備行撫州等十府動支在官銀兩接濟、續因起解首惡宸濠等并逆黨宮眷等項、及補還原借解京贓銀官本等銀緊急、又經會呈議行各該府縣暫借在官銀兩前來應濟、共計用

過銀九千七百七十一兩四錢、其餘見有銀兩俱係該解之數悉行各府差人領回、聽其收解外、呈乞施行等因、到臣看得所呈前項供應糧料買辦草料及自臣起兵以來費用錢糧、中間多係京庫折銀及兌准糧米等項、俱係支給賞勞兵快人等、及供應北來官軍并犒賞軍民緊急支用、計出無聊、事非得已、剋剝浪費分文、據法似應措補、但今兵荒殘破之餘庫藏無不空虛、小民無不凋敝、遠近人情洶洶方求分給賑濟、若復派補必致變生不測、其聽解贓賊官

本等銀實係寧賊搶刼官庫積蓄剋剝小民脂膏相應存留以救凋弊、今又盡數解京地方空匱、委果已極、查得各處用兵請給 內帑、或借別省錢糧接濟。遠者寧藩非常之變、事起倉卒、雖欲請給 內帑。勢有不及、後蒙該部議准許於廣東軍餉銀內支取十萬、隨幸賊勢平定、前項准借銀兩亦遂停止、分毫不曾取用、伏望 皇上憫念地方師旅饑饉之餘、民窮財盡、困苦已極。近又加以水災為患、流離益甚。乞勅該部查照、轉行江西布按二司、將自用兵以來。支

取用費過各該府縣京庫折銀及兌准糧米等項、通行查明各計若干。照數開豁、免行追補、仍仰備造文冊繳部查考庶軍民得以少蘇、而地方可免於意外之虞矣、

辭封爵普 恩賞以彰國典疏 辭免封爵

南京兵部尚書王守仁謹 奏為辭免封爵普 恩賞以彰國典事、臣于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十九等日、節准兵部吏部咨、俱為捷音事、節該題奉 聖旨江西反賊勦平、地方安定、各該官員功績顯著、你部裏

既會官集議分別等第明白。王守仁封伯爵，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照舊參贊機務。欽此。王守仁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還兼南京兵部尚書，照舊參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欽此。前後備咨到臣。俱欽遵外，臣聞 命驚惶，莫知攸措。竊念臣以凡庸，謬受 國恩，在正德初年，以狂言被譴。 先帝察其無他，隨加收錄，薦陟清顯，謬膺軍旅之寄，猥承巡撫之乏。後值寧藩肇變，臣時適嬰嚮鋒，義當死難，不量勢

力，輒興兵衆，以犄角。賴 朝廷成算，幸無覆敗，既而讒言朋興，幾陷不測，臣之心事，未及自明。 先帝登遐，無階控籲，少幸天啟 神聖， 陛下龍飛，開臣於覆盆之下，而照之以日月，惻惻慰勞，至勤 詔旨，憐其烏鳥之情，使得歸省，推 大孝之仁，優之以存問，超歷常資，擢以留都本兵之任，懇疏辭免， 慰旨諄勤，在昔名臣碩輔，鮮有獲是於其君者，而況於臣之卑鄙淺劣，亦將何以堪此乎。今又加以封爵之榮，臣懼功微賞重，無其實而冒其名，憂禍敗之將及也。夫人主於

嚬笑之微，不以假於匪人，而況爵賞之重乎。人臣之事君也，先其事而後其食，食且不可，而況於封爵乎。且臣之所以不敢受爵，其說有四，然亦不敢不為陛下一陳其實。夫寧藩不軌之謀，積之十數年矣，持滿應機而發，不旬月而敗，此非人力所及也。上天之意厭亂思治，將啟 陛下之神聖，以中興太平之業，故蹶其謀而奪之魄，斯固 上天之為也，而臣欲冒之，是叨天之功矣。其不敢受者一也。先寧藩之未變，朝廷固已陰覺其謀，故改臣以提督之任，假臣以便

宜之權，使據上游以制其勢，故臣雖倉卒遇難，而得以從宜調兵，與之從事。當時帷幄謀議之臣，則有若大學士楊廷和等，該部調度之臣，則有若尚書王瓊等，是皆有先事禦備之謀，所謂發縱指示之功也。今諸臣未蒙顯褒，而臣獨冒膺重賞，是掩人之善矣。其不敢受者二也。變之初起，勢焰熠熾，人心疑懼退沮，當時首從義師，自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諸人之外，又有知府陳槐、曾璵、胡堯元等，知縣劉源清、馬津、傅南喬、李美、李楫及楊材、王冕、顧佖、劉守緒、王軾等。

郎官郎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御史張鰲山伍希
儒謝源等諸人臣今不能悉數其間或摧鋒陷陣或
遮邀伏擊或贊畫謀議或監録經紀雖其平日人品或
有清濁高下然就茲一事而言固亦咸有捐軀效死
之忠戮力勤王之績所謂同功一體者也今賞當其
功者固已有之然施不酬勞之人尚多也其帳下之
士若聽選官雷濟已故義官蕭禹致仕縣丞龍光指
揮高睿千戶王佐等或詐爲兵檄以撓其進止壞其
事機或僞書反間以離其心腹散其黨與陰謀秘計

蓋有諸將士所不與知而辛苦艱難亦有諸部領所
未嘗歷者臣於捷奏本內既不敢瑣瑣煩瀆今聞紀
功文冊復爲改造者多所刪削其餘或力戰而死於
鋒鏑或犯難而委於溝渠陳力效能者尤不可以枚
舉是皆一時號召之人臣於顛沛搶攘之際今已多
不能記憶其姓名籍貫復有衆人冀元亨者爲臣勸
說宸濠反爲奸黨構陷竟死獄中以忠受禍爲賊報
讎抱冤齎恨實繇於臣雖盡削臣職移報元亨亦無
以贖此痛此尤傷心慘目負之於冥冥之中者夫倡

義調兵雖起於臣然猶有先事者爲之指揃而戮力
成功必賴於衆則非臣一人之所能獨濟也乃今諸
將士之賞尚多未稱而臣獨蒙冒重爵是襲下之能
矣其不敢受者三也夫周公之功大矣亦臣子之分
所當爲況區區犬馬之微勞又皆偶逢機會幸而集
事者奚足以爲功乎臣世受 國恩虀身粉骨亦無
以報繆當提督重任承乏戎行苟免顚躓況又超擢
本兵既已叨冒踰分自臣近年以來憂病相仍神昏
志散目眩耳聾無復可用於世兼之親疾顚危命在

朝夕又不度德量分自知止足乃冒昧貪進據非其
有是忘己之恥矣其不敢受者四也夫殃莫大於叨
天之功罪莫甚於掩人之善惡莫深於襲下之能辱
莫重於忘己之恥四者備而禍全故臣之不敢受爵
非敢以辭榮也避禍焉爾已伏願 陛下察臣之辭
出於誠懇收還 成命容臣以今職終養老親苟全
餘喘於林下以所以濫施於臣者普於衆以明賞罰
之典以彰大小之功以慰不均之望以勵將來効忠
赴義之臣臣死且不朽矣不勝受 恩感激懇切願

至之至

赴任謝　恩遂陳膚見疏（兩廣制賊事宜）

臣於病廢之餘、特蒙　恩旨起用、授以兩廣軍旅重寄、臣自惟朽才病質、深懼不任驅使、以誤　國事、具本辭免、過蒙　聖旨、卿識敏才高、忠誠體國、今兩廣多事、方藉卿威望、撫定地方、用紓朕南顧之懷、姚鎮已致仕了、卿宜星夜前去、節制諸司、調度軍馬、撫勦賊寇、安戢兵民、勿再遲疑推遜、以負朕望、還差官鋪馬裹齎文前去、敦趣赴任行事、該部知道、欽此欽遵

兵部移咨到臣、捧讀感泣、莫知攸措、伏念世受　國恩、粉骨虀骸、亦無能報、又况遭逢　明聖、溫旨勸奬若是、何能復顧其他、已於九月初八日扶病起程、沿途就醫、服藥調理、晝夜前進、奈秋暑旱澀、舟行甚難、至十一月二十一日、始抵梧州、思恩田州之事、尚未及會同各官、查審區處、然臣沿途涉歷、訪諸士夫之論、詢諸行旅之口、頗有所聞、不敢不爲　陛下一言其畧、臣惟岑猛父子。固有可誅之罪。然所以致彼若是者、則前此當事諸人。亦宜分受其責、蓋兩廣軍門專爲諸猺獞及諸流賊而設、　朝廷付之軍馬錢糧事權、亦已不爲不專且重、若使振其軍威、自足以制服諸蠻、然而因循怠弛、軍政日壞、上無可任之將、下無可用之兵、一有警急、必須倚調土官狼兵、若岑猛之屬者。而後行事、故此輩得以憑恃兵力、日增其桀驁、今夫父兄之於子弟、苟役使頻勞、亦且不能無倦。况於此輩夷獷之性、歲歲調發、奔走道途、不得顧其家室、其能以無倦且怨乎、及事之平、則又功歸於上、而彼無所與、兼有不才有司、因而需索引誘與之爲

奸、其能以無怨且慢乎、既倦且怨、又怒以慢、始而徵發愆期、既而調遣不至、上嫉下憤、日深月積、劫之以勢而威益褻、籠之以詐而術愈窮、繇是諭之而益梗、撫之而益疑、遂至於有今日、加以叛逆之罪而欲征之、夫即其已暴之惡。征之誠亦非過、然所以致彼若是、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且當反思其咎、姑務自責自勵。修我軍政、布我威德、撫我人民、使內治外攘、而我有餘力。則近悅遠懷。而彼將自服、顧不復自反、而一意憤怒之。夫所可憤怒者、不過岑猛父子。及其黨惡

數人而已其下萬餘之衆固皆無罪之人也今岑猛父子及其黨惡數人既云誅戮已足暴揚所道二酋原非有名惡目自可寬宥者也又不勝二酋之憤遂不顧萬餘之命竭兩省之財動三省之兵使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織數千里內騷然塗炭者兩年于茲然而二酋之憤至今尚未能雪也徒爾兵連禍結徵發益多財饋益殫民困益深無罪之民死者十已六七山猺海賊乘釁搖動窮迫必死之寇既從而煽誘之貧苦流亡之民又從而逃歸之其可憂危何啻十百

於二酋者之爲患其事已兆而變已形顧猶不此之慮而汲汲於二酋則當事者之過計矣今當事者之於是役其悴心憔思亦可謂勤且至矣特發於憤激狃爲其難是以勞而未效夫二酋者之阻兵拒險亦不過畏罪逃死苟爲自全之計非如四方流劫之賊攻城堡掠鄉村虜財物殺良民日爲百姓之患人人欲得而誅之者今驅困憊之民使裹糧荷戈以征不爲民患素無讐怨之虜此人心之所以不奮而事之所以難濟也又今狼達土漢官兵亦不下數萬與萬

餘畏罪遁誅之虜相持已三月有餘而未能一決者蓋以我兵發機太早而四面防守太密是乃投之無所往而示之以必不活蓋使彼先慮預備并心協力堅其必死之志以抗我師就使我師將勇卒奮決能取勝亦必多殺士衆非全軍之道又況人無戰志而徒欲合圍待斃坐收成功此我兵之所以雖衆而勢日以懈賊雖寡志日合備日密而氣日以銳者也夫當事者之意固無非欲計出萬全然以用兵而言亦已失之巧遲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矣臣愚以

爲且宜釋此二酋者之罪開其自新之路而彼猶頑梗自如然後從而役之我亦可以無憾苟可曲全則且姑務息兵罷餉以休養瘡痍之民以絕覬覦之奸以杜不測之變迨於區處既定德威既洽蠻夷悅服之後此二酋者遂能改惡自新則我亦豈必固求其罪若其尚不知悛執而殺之不過一獄吏之事何至兵甲之煩哉或者以爲征之不克而遽釋之則紀綱疑於不振臣竊以爲不然夫　天子於天下之民物如天覆地載無不欲愛養而生全之寧有兼爾小醜

乃與之爭憤求勝而謂之振紀綱者惟後世貪暴諸侯強凌弱衆吞寡則必務於求勝而後已斯固五霸之罪人也昔苗頑不即工舜使禹莅徂征三旬苗民逆命禹乃班師振旅夫以三聖人者爲之君師以征一頑苗謂宜終朝而克捷歷三旬之久而復至於班師以歸自今言之其不振甚矣然終致有苗之格而爲世稱聖古之所謂振紀綱者固若是耳臣以匪才繆膺　重命得總制四省軍務以從事於偏隅之小醜非不知乘此機會可以僥倖成功苟免於怯懦

退避然此必多調軍兵多傷士卒多殺無罪多費糧餉又不足以振揚威武信服諸夷僅能取快於二省之憤而忘其遺患於兩省之民但知徼功於目前而不知投報於日後此人臣喜事者之利非　國家之福生民之庇臣所不忍也臣又聞兩廣主計之吏謂自用兵以來所費銀兩已不下數十萬梧州府庫所遺不滿五萬之數矣所食糧米已不下數十萬梧州倉廒所存不滿一萬之數矣由是言之尚可用兵不息而不思所以善後之圖乎臣又聞諸兩省士民之

言皆謂流官之設亦徒有虛名而反受實禍詰其所以皆云思恩未設流官之前土人歲出土兵三千以聽官府之調遣既設流官之後官府歲發民兵數千以防土人之反覆即此一事利害可知且思恩自設流官以來十八九年之間反者五六起前後征剿曾無休息不知調集軍兵若干費用糧餉若干殺傷良民若干　朝廷曾不能得其分寸之益而反爲之憂勞徵發浚良民之膏血而塗諸無用之地此流官之無益亦斷然可睹矣但論者皆以爲既設流官而復

去之則有更改之嫌恐致人言而招物議是以寧使一方之民久罹塗炭而不敢明爲　朝廷一言寧負朝廷而不敢犯衆議甚哉人臣之不忠也苟利於國而庇於民死且爲之矣而何人言物議之足計乎臣始至地方雖未能周知備歷然形勢大略亦可概見田州切鄰交阯其間深山絕谷猺獞之所盤據動以千百必須仍存土官則可借其兵力以爲中土屏蔽若盡殺其人改土爲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自撤藩籬非便安之計後必有悔思恩田州處置事

宜俟事平之日，遵照 勅旨，公同各官另行議奏。但
臣既有所聞見，不敢不先爲 陛下一言，使 朝廷
之上早有定處。臣等得一意奉行，不致往復查議，失
誤事機，可以速安反側，實地方之幸，臣等之幸。臣不
勝受 恩感激竭忠願效之至。

奏報田州思恩平復疏 田州思恩平復

臣等會議得思恩、田州之役，兵連禍結，兩省荼毒，已
踰二年。兵力盡於哨守，民脂竭於轉輸，官吏罷於奔
走，即今地方，已如破壞之舟，漂泊於顛風巨浪中，覆

溺之患，洶洶在日，不待智者而知之矣。今若必欲窮
兵雪憤，以收前功，未論其不克，縱復克之，亦有十患。
何者？今 皇上方推至孝以治天下，惻怛之仁，覆被
海宇，惟恐一物不得其所，雖一夫之獄，猶慮有所虧
枉，親臨斷決。況茲數萬無辜之赤子，而必欲窮搜
極捕，使之噍類不遺，傷伐天地之和，虧損好生之德，
其患一也。屯兵十萬，日費千金，自始事以來，所費銀
米各已數十餘萬，前歲之冬，二酋復亂，至今且餘二
年，未嘗與賊交一矢，挑一戰，而其費已若此，今若復
欲進兵，以近計之，亦須數月，省約其費，亦須銀米各
十餘萬，計今梧州倉庫所餘銀不滿五萬，米不滿一
萬矣。兵連不息，而財匱糧絶，其患二也。調集之兵，遠
近數萬，屯戍日久，人懷歸思，兼之水土不服，而前歲
之疫，死者一二萬人，衆情憂惑，自頃以來，疾病死者
不可以數，無日無之，潰散逃亡，追捕斬殺，而不能禁。
其未見敵而已若此，今復驅之鋒鏑之下，必有土崩
瓦解之勢，其患三也。用兵以來，兩省之民，男不得耕，
女不得織，已餘二年，衣食之道日窮，老稚轉乎溝壑，

今春若復進兵，又將廢一年之耕，百姓饑寒切身，群
起而爲盜，不逞之徒，因而號召之，其禍殆有甚於思
田之亂者，其患四也。論者皆以不誅二酋，則無以威
服上官，是殆不然。今所賴以誅二酋者，乃皆土官之
（此[illegible]可[illegible]識者道之[illegible]）
兵，而在我曾無一旅可恃之卒，又不能宣布 王上
威德，明示賞罰，而徒以市井狙獪之謀，相欺相誘，計
窮詐見，益爲彼所輕侮，每一調發旗牌之官十餘往
反，而彼猶驁然不出，反挾此以肆其貪求，縱其吞噬。
我方有賴於彼，縱之而不敢問，彼亦知我之不能彼

禁也益狂誕而無所忌。岑猛之僭妄，亦由此等情漸成之。是欲誅一二逃亡之遺孽，而養成十數岑猛，其患五也。兩廣盜賊，猺獞之巢穴，動以數千百計。軍衛有司勞於堡隘之兵，時常召募增補，然且不敷。今復盡取而聚之思田之一隅，山猺海寇乘間竊發，遂至無可捍禦。近益窺我空虛，出掠愈頻，爲患愈肆。今若復開進兵，彼知事未易息，遠近相煽，蠭起，我兵勢難中輟，救之不能，棄之不可，其爲慘毒可憂尤有甚於饑寒之民，其患六也。軍旅一動，饋運之夫，騎征之馬，

各以千計，每夫一名，顧直一兩，馬一匹四兩，馬之死者，則又追償其主之直，是皆取辦於南寧諸屬縣。百姓連年兵疫，困苦已極，而復重之以此，其不亡而爲盜者，則亦溝中之瘠矣。其患七也。兩省土官，於岑猛之滅，已各懷唇齒之疑，其各州土目，於蘇受之討，又皆有狐兔之憾，是以遲疑覬望，莫肯効力。所憑恃者獨湖兵耳。然前歲之疫，湖兵死者過半，其間固多借倩而來，兵回之日，死者之家，例有償命銀兩，總其所費，亦以萬數。今茲復調，踣頓道途，不得顧其家室，亦

已三年，勞苦怨鬱，潛逃而歸者，相望於道，誅之不能止。因一隅之小憤，而重失三省士人之心，其間伏憂隱禍，殆難盡言，其患八也。田州外捍交阯，內屏各郡，其間深山絕谷，又皆猺獞之所盤據，若必盡誅其人，異時雖欲改土設流，亦已無民可守，非獨自撤藩籬，勢有不可。抑亦藉膏腴之田以資猺獞，而爲邊夷拓土開疆，其患九也。既以兵克，必以兵守，歲歲調發，勞費無已。秦時勝廣之亂，實興於閭左之戍。且一失制馭，變亂隨生，反覆相尋，禍將焉極。其患十也。故爲今

日之舉，莫善於罷兵而行撫。撫之有十善：活數萬無辜之死命，以明昭　皇上好生之仁，同符虞舜有苗之征，使遠夷荒服，無不感恩懷德，培　國家元氣，以貽燕翼之謀，其善一也。息財省費，得節縮羸餘以備他虞，百姓無椎膚刻髓之苦，其善二也。久戍之兵，得遂其思歸之願，而免於疾病死亡，脫鋒鏑之慘，無土崩瓦解之患，其善三也。又得及時耕種，不廢農作，雖在困窮之際，然皆獲顧其家室，亦各漸有回生之望，不致轉徙自棄而爲盜，其善四也。罷散土官之兵，各

歸守其境土使知　朝廷自有神武不殺之威而無所恃賴於彼陰消其桀驁之氣而沮懾其僭妄之心反側之姦自息其善五也遠近之兵各歸舊守窮邊沿海咸得修復其備禦盜賊有所憚而不敢肆城郭鄉村免於驚擾刼掠無虞內事外顧此失彼之患其善六也息饋運之勞省夫馬之役貧民解於倒懸得以稍稍甦復起呻吟於溝壑之中其善七也土民釋兎死狐悲之憾土官無唇亡齒寒之危湖兵遂全師早歸之願莫不安心定志涵育漢仁而感慕德化其

善八也思田遺民得還舊土招集散亡復其家室因其土俗仍置酋長彼將各保其境土而人自為守內制猺獞外防邊夷中土得以安枕無事其善九也土民既皆誠心悅服不須復以兵守省調發之費歲以數千官軍免踣頓道途之苦居民無往來騷屑之患商旅通行農安其業近悅遠來　德威覃被其善十也夫進兵行勦之患既如彼罷兵行撫之善復如此（所謂用兵者人臣之利也）然而當事之人乃猶往往利於進兵者其間又有二幸四毀焉下之人幸有數級之獲以要將來之賞上之人幸成一時之捷以蓋前日之愆是謂二幸始謀請兵而終鮮成效則有輕舉妄動之毀頓兵糜餉而得不償失則有浪費財力之毀徇土夷之情而拂士夫之議則有形迹嫌疑之毀是謂四毀二幸蔽於其中而四毀惕於其外是以寧犯十患而不顧棄十善而不為夫人臣之事君也殺其身而苟利於國滅其族而有裨於上皆甘心焉豈以僥倖之私毀譽之末而足以撓亂其志者今日之撫利害較然事在必行斷無可疑者矣於是衆皆以為然二十六日臣至南

寧府乃下令（此事殊有膽略）盡撤調集防守之兵數日之內解散而歸者數萬有餘湖兵數千道沮且遠不易即歸仍使分留南寧賓州解甲休養待間而發初盧蘇王受等聞臣奉　命前來查勘始知　朝廷亦無必殺之意皆有投生之念日夜懸望惟恐臣至之不速已而聞太監總兵等官復皆相繼　召還至是又見防守之兵盡撤其投生之念益堅乃遣其頭目黃富等十餘人於正月初七日先赴軍門訴告願得掃境投生惟乞宥免一死臣等諭以　朝廷之意正恐爾等有所

虧枉故特遣大臣前來查勘開諭爾等更生之路爾等果能誠心投順決當貸爾之死因復開陳　朝廷威德備寫紙牌使各持歸省諭盧蘇王受等大意以為岑猛父子縱無叛逆之謀即其兇殘酷暴慢上虐下自有可誅之罪今其父子黨與俱已伏其辜爾等原非有名惡目本無大罪至於部下數萬之衆尤為無辜今因爾等阻兵負險致令數萬無辜之民破家失業父母死亡妻子離散奔逃困苦已將兩年又上煩朝廷興師命將勞擾三省之民爾等之罪固已日深

但念爾等所以阻兵負險者亦無他意不過畏罪逃死苟為自全之計其情亦有可憫方今　聖上推至孝之仁以子愛黎元惟恐一物不得其所雖一夫之獄尚恐或有虧枉　親臨斷決何況爾等數萬之命豈肯輕意勦殺故今特遣大臣前來查勘開爾更生之路非獨救此數萬無辜之民亦使爾等得以改惡從善捨死投生牌至爾等部下兵夫即可解散各歸復業安生爾等即時出來投到決當宥爾之死全爾身家若遲疑觀望則天討遂行後悔無及限爾二十日內爾若不至是　朝廷必欲開爾生路而爾必欲自求死路進兵殺爾亦可以無憾矣蘇受等得牌皆羅拜踴躍歡聲雷動當即撤守備具衣糧率其衆掃境來歸（觀此知其前者本無叛心）本月二十六日俱至南寧府城下分屯為四營明日蘇受等皆囚首自縛各與其頭目數百人赴軍門投見號哀控訴各具投狀告稱前情乞免一死願得竭力報效臣等看得蘇受等所訴情節亦與臣等前後所聞所訪大畧相同其間雖有飾說亦多眞情良可哀憫因復照前牌諭所稱諭以　朝廷恩

德以為　朝廷既已赦爾等之死許爾投降寧肯誘爾至此又復殺爾虧失信義爾之一死決當宥爾矣爾可勿復憂疑但爾蘇受二人擁衆負險雖由畏死然此一方為爾之故騷擾二年有餘至上煩　九重之慮下疲三省之民若不畧示責罰亦何以舒泄軍民之憤於是下盧蘇王受於軍門各杖之一百（如此處分方當不然淺者必以爲不此正）衆皆合辭叩首為之請命乃解其縛諭以今日宥爾一死者是　朝廷天地好生之仁杖爾一百者乃我等人臣執法之義於是衆皆叩首悅服臣亦隨至其營撫

定。餘。衆。皆莫不感泣歡呼。皆謂　朝廷如此再生之
恩。我等誓以死報。及據狀末。告乞憐憫岑猛原無反
叛情罪、存其一脈、俯順夷情、辨納糧差一節、自臣奉
命而來、沿途詢諸商賈行旅、訪諸士夫軍民、莫不以
爲宜從夷俗。仍立土官。庶可永久無變。不然反覆之
患。終恐不免。及臣至此、又公同大小各官審度事勢、
屢經酌量議處、亦皆以爲治夷之道。宜順其情。臣於
先次謝　恩本内、已經畧具奏　聞、至是因其控告
哀切、當即遵照　勅諭便宜事理、許以其情奏請、且

諭以　朝廷之意。無非欲生全爾等。爾等但要誠心
向化。改惡從善。竭忠報　國。勿慮　朝廷不能順爾
之情。於是又皆感泣歡呼。皆謂　朝廷如此再生之
恩。我等誓以效報。且乞即願殺賊立功以贖前罪。臣
因諭以　朝廷之意。惟願生全爾等。（周此撫欵益以服其心）今爾方來投生。
豈忍又驅之兵刃之下。爾等逃竄日久。家業破蕩。且
宜速歸。完爾家室。及時耕種。修復生理。至於各處盜
賊。軍門自有區處。不須爾等勦除。待爾家事稍定。徐
當調發爾等。於是又皆感泣歡呼。皆謂　朝廷如此

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效報。臣於是遂委右布政林富
舊任總兵官張祐、分投省諭、安插其衆、俱於二月初
八日、督令各歸復業去訖、地方之事、幸遂平定、皆
皇上至孝達順之德、感格上下、神武不殺之威、震懾
鬼神、風行於廟堂之上、而草偃於百蠻之外、是以班
師不待七旬、而頑夷即爾來格、不折一矢、不戮一卒、
而全活數萬生靈、是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也、
臣以蹇劣、繆承任使、仰朝　鴻休、得免罪責、快覩
盛明、豈勝慶幸、除將設立土官、及地方一應經久事

宜、遵照　勅旨、公同各官再行議處另行具奏外、緣
係奏報平復地方事理、爲此具本專差冠帶舍人王
洪親齎謹具題　知、

處置平復地方以保久安疏　流土館

臣聞傳說之告高宗曰、先王來若天道、建邦設都、樹
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今天
下郡縣之設、乃有閒劇繁簡之别、中土邊方之殊、流
官土襲之不同者、豈好爲是多端哉、蓋亦因其廣谷
大川風土之異氣、（欲復流官故先發此論）人生其間剛柔緩急之異禀。服食

器用好惡習尚之異類。是以順其情，不違其俗，循其
故不易其宜，要在使人各得其所，固亦惟以亂民而
已矣。臣以迂庸謬膺重命，勘處兵事於茲土，節該欽
奉　勑諭謂可撫則撫，當勦即勦，是　陛下之心，惟
在於除患安民，未嘗有所意必也。又節該欽奉　勑
諭謂賊平之後，公同議處應設土官流官，何者經久
利便，是　陛下之心，惟在於安民息亂，未嘗有所意
必也。始者思田梗化，既舉兵而加誅矣。因其悔罪來
投，遂復宥而釋之，固亦莫非仰體　陛下不嗜殺人

之心，惓惓憂憫赤子之無辜也。然而今之議者，或以
為流官之設，中土之制也，已設流官而復去之，則嫌
於失中土之制；土官之設，蠻夷之俗也，已去土官而
復設之，則嫌於從蠻夷之俗，二者將不能逃於物議。
其何以能建事而底績乎。是皆不然矣。流官設而夷
民因以騷亂，仁人君子，亦安忍寧使斯民之騷亂，而
必於流官之設者。土官去而夷民服，何苦而必土官
乎。夫惟土官一去，而夷民因以背叛，仁人君子亦安
忍寧使斯民之背叛，而必於土官之去者。是皆虞目

前之毀譽，避日後之形迹，苟為周身之慮，而不為
國家思久長之圖者也。其亦安能仰窺　陛下如天
之仁，固平平蕩蕩，無偏無黨，惟以亂民為心乎。臣於
思恩田州平復之後，即以仰遵　聖諭，公同總鎮鎮
巡副參三司等官，太監張賜、御史石金等議，應設流
官土官何者經久利便，不得苟有嫌疑避忌，而心有
不盡，謀有不忠，乃皆以為宜仍土官以順其情，分土
目以散其黨，設流官以制其勢，蓋蠻夷之性，譬猶禽
獸麋鹿，必欲制以中土之郡縣，而羈之以流官之法，

是羣麋鹿於堂室之中，而欲其馴擾帖服，終必觸樽
俎，翻几席，狂跳而駭擲矣。故必放之閒曠之區，以順
適其獷野之性。今所以仍土官之舊者，是順適其獷
野之性也。然一惟土官之為，而不思有以散其黨與，
制其猖獗，是縱麋鹿於田野之中，而無有乎牆墉之
限，獖牙童梏之道，終必長奔直竄，而無以維縶之矣。
今所以分立土目者，是牆墉之限，獖牙童梏之道也。
然分立土目，而終無連屬綱維於其間，是畜麋鹿於
苑囿，而無守視之人，以時修其牆墉，禁其群觸，終將

踰垣遠逝。而不知蹊禾稼决藩籬而莫之省矣。今所以特設流官者。是守視花園之人也。議既僉同。臣猶以爲土夷之心。未必盡得。而窮山僻壤。或有隱情也。則亦安能保其必行乎。則又徧歷田州思恩之境。按行其村落。而經理其城堡。因而以其所以處之之道詢諸其目長率。皆以爲善。又以詢諸其父老子弟。又皆以爲善。又以詢諸其頑鈍無恥厮役下賤之徒。則又亦皆以爲善。然後信其可以久行。而庶或幸免於他日之戮也矣。夫然後敢具本以請。亦恃 聖明在上。洞見萬里。而無微不燭。故臣得以信其愚忠。不復有所顧忌。然猶反覆其辭。而更互其說者。非敢有虞於 陛下不能亮臣之愚。良以今之士人。率多執己見。而倡臆說。亦足以搖衆心。而僨成事。故臣不避煩舌之騰者。亦欲因是以曉之也。煩瀆 聖聽。臣不勝戰慄惶懼之至。緣係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長治事理。未敢擅便。爲此開坐具本請 旨。

八寨斷藤峽捷音疏　征賊

據右布政林富副總兵張祐等呈稱。八寨猺賊。毒害萬民。千百里內。塗炭已極。乞要乘此軍威。急除一方大患等因。本院看得八寨之賊。既極驍猛。而石門天險。自來兵不能入。此可以計取。未易以兵力圖者。邇者思田既附。湖兵尚留。彼賊心懷疑懼。必已設有備禦。今各州狼兵。悉已罷散。而思田新附之民。方各歸事農耕。湖兵又已撤回。彼必以我爲無復有意於彼。是以近日稍稍復出剽掠。是殆以此探望官府舉動。今我若罔聞知。且聽其出沒。彼亦放縱懈弛。謂我不復能爲此。正天亡之時。機不可失。前者思田各目。感激 朝廷再生之恩。求欲立功報效。當時許其休息三月。然後調用。今已及期。仰右布政林富副總兵張祐。照牌事理。即便分投密切起調各目兵夫。迂路前到南寧。面聽約束。行事各職遵奉。起調行至新墟地方。又密奉進兵方畧。刻定日期。當即遵奉。連夜分哨速進。遂克攻破巢穴。連戰皆捷。斬獲功次。解報間。職等各蒙巡按廣西監察御史石金案驗開報。職等會同參照。斷藤峽諸賊。連絡數十餘巢。盤亘三百餘里。於此犄角結聚。憑恃險惡。流刼郡縣鄉村。自 國初

以來。屢征不服。至天順年間。該都御史韓雍統兵二十餘萬。來平兩廣。然後破其巢穴。兵退未久。各賊復攻陷潯州。據城大亂。後復合兵攻勦。兼行招撫。然後退還巢穴。自是而後。官府曲加撫處。或時暫有數月之安。而稍不如意。輒復猖獗。殺掠愈毒。蓋其祖父以來。狠戾相承。兇惡成性。不可改化。近年以來。官府勦撫之計益窮。各賊戕毒之害日甚。蓋已至於不可支持矣。至於八寨諸賊。尤爲兇悍猛惡。利鏢毒弩。莫當其鋒。且其寨壁天險。追兵無路。自　國初韓都督嘗以數萬之衆。圍困其地。亦不能破。竟從招撫。其後屢次合勦。一無所據。反多挫衂。惟成化年間。土官岑瑛素能懾服諸猺。嘗合各州狼兵一入其巢穴。斬獲二百餘功。已而賊勢大湧。力不能支。當遂退兵。亦以招安而罷。自是而後。莫可誰何。流刼遠近。歲無虛月。民遭荼毒。冤苦無所控籲。自思田多事。兩地之賊。相連煽動。將有不可明言之變。千里之間。方爾洶洶朝夕。今幸　朝廷威德宣揚。軍門方畧密授。因湖廣之回兵。而利導其順便之勢。作思田之新附。而善用其報

効之機。奮若雷霆。疾如風雨。事舉而遠近不知有興兵之役。敵破而士卒莫測其舉動之端。兩地進兵。各不滿八千之衆。而三月報績。其已踰三千之功。蓋其勞費未及大征十之一。而其斬獲加於大征三之二。遠近室家相慶。道路懽騰。皆以爲數十年來。未見有斯舉也。職等照得宣慰彭明輔。彭九霄。官男彭宗舜等。扶病冒暑。督兵勦賊。顚頓厓谷。仆而益奮。遂能掃蕩巢穴。殄滅渠黨。即其忠義激發。誠亦人所難能。其思田報効頭目盧蘇王受等。感激再生之恩。共竭効死之報。自備資糧。爭先首敵。遂破賊險。搗自昔不到之巢。斬自來難敵之冦。蓋有仰攻險寨。墮崖而碎首者。猶曰我死不憾。亦有仰受賊弩。掛樹而裂肢者。猶曰我死甘心。民間傳誦。以爲盧蘇王受昔未招撫。惟恐其爲地方之患。今旣招撫。乃復爲地方除患。嘖嘖稱歎。謂其竭忠報德之誠。雖子弟之於父兄。亦不能是過矣。該臣會同總鎮太監張賜。總兵李旻。及鎮巡三司等官。看得八寨斷藤牛腸六寺磨刀古陶白竹羅鳳龍尾仙臺花相等賊。巢穴連絡。盤據千百餘

里。亢悍驍猛。酷虐萬姓。流毒一方。自來征勦所不能克。果已貫盈罪極。神怒人怨。委有如各官所呈者。是誠兩廣盜賊之淵藪根柢。此而不去。兩廣盜賊。終未有衰息之漸也。乃今於三月之內。止因湖廣便道之歸師。及用思田報効之新附。兩地進兵不滿八千。而斬獲三千有奇。巢穴掃蕩。一洗萬民之冤。以除百年之患。此豈臣等知謀才畧之所能及。是皆 皇上除患救民之誠心。默贊於天地鬼神。而神武不殺之威。任人不疑之斷。震懾遠邇。感動上下。且廟廊諸臣。咸

能推誠舉任。公同協贊。惟 國是謀。與人爲善。故臣等得以展布四體。無復顧慮。信其力之所能爲。竭其心之所可盡。動無不宜。舉無弗振。諸將用命。軍士効力。以克致此。雖未足爲可稱之功。而 朝廷之上。所（斷功平上○皆）以能使臣等獲成是功者。實可以爲後世行事之法（亦得體）矣。不然則兵耗財竭。凋弊困苦之餘。僅僅自守。尚恐不克。而況敢望此意外之事哉。

處置八寨斷藤峽以圖永安疏（處置八寨猺賊）

照得臣於去歲奉 命勘處思田兩府。皆蒙 皇上天地好生之仁。悉從寬宥。兩府人民。今皆復業安居。化爲無事寧靖之地。自此可以永無反覆之患。而免於防守屯戍之勞矣。惟是八寨及斷藤峽諸賊。積年痛毒生民。千百里內塗炭已極。臣既目覩其害。不忍坐視而不救。遂遵奉 勑諭事理。乘機舉兵征勦。仰賴 神武威德。幸已翦滅蕩平。一方倒懸之苦。畧已爲之一解。但將來之患。不可以不預防。而事機之會。亦不可以輕失。臣因督兵親歷諸巢。見其形勢要害。各有宜改立衛所。開設縣治。以斷其脉絡。而扼其咽

喉者。若失今不爲。則數年之間。賊必漸復歸聚生息。不過十年。又有地方之患矣。臣以多病之故。自度精神力量。斷已不能了此。但已心知其事勢不得不然。不敢仰負 陛下之托。俯貽地方之憂。輒已遵奉 勑諭便宜事理。一面相度舉行。不避煩瀆之誅。開陳上請。乞 賜採擇施行。實地方之幸。臣等之幸。

計開

一移築南丹衛城於八寨。臣等看得八寨之賊。實（除八寨賊形勢如見）爲柳慶諸賊之根柢。巻其東連柳州雒容三都嶺

三北四等處賊峒以數十。北連慶遠忻城東歐莫
往八仙等處賊峒亦以數十。西連東蘭等州及夷
江上者等處賊峒以十數。南接思恩及賓州上林
縣諸處賊村亦以十數各處賊巢雖多。其小者僅
百數人。大者不過數百人及千人而止。各賊巢穴
皆有山谿之限。險阨之守。不相通和。至其有急。或
欲有所攻掠。糾合會聚。然後有一二千之衆。多至
數千者。惟八寨之賊。每寨有衆千餘四山環合同
據一險無事則分路出劫。有警急奔入其巢。數千

之衆。皆不糾而聚。不約而同。不謀而合。故名雖爲
八實則一寨。此八寨之賊所以勢衆力大。而自來
攻之有不能克者也。各巢之賊。皆倚恃八寨爲逋
逃主。每有緩急。一投八寨。即無所致其窮詰。八寨
爲之一呼。則群賊皆應聲而聚。故群賊之於八寨
猶車輪之有軸。樹木之有本。若八寨不除。則群賊
決無衰息之期也。今幸八寨悉已破蕩。正宜乘此
平靖之時。據其要害。建置衛所。以控馭群賊。臣等
看得周安堡、正當八寨之中、四方賊巢道路之所、

會。議於其地創築一城。度可以居數千之衆。若。而
移設南丹一衛於其間。蓋南丹衛舊在南丹州。地
方爲廣西極邊窮苦之地。非中土之人所可居者。
故自先年屢求內徙。今已三遷而至賓州。遂爲中
土富樂之鄉。賓州既有守禦千戶一所官軍。而又
益以南丹一衛自遠來徙。無片田尺土之籍。但惟
安居坐食。取給於賓州。州城之內。皆職官旗舍之
居。州民反避處於四遠村寨。每遇糧差徭役。然後
人城故州官號令不行於城中。而政事牽沮。地方

益弊。今計一衛之官軍。雖不滿五百之數。若盡移
其家衆。則亦不下二千。以二千之衆。而屯聚於一（移衛甚妙）
（是爲兩便但須行之不擾耳）
城其氣勢亦已漸盛足克守禦。遂清理屯田之在
八寨者。使之屯種。又分撥各賊占據之田。使各官
軍得以爲業。以稍省俸給月糧之費。彼亦無不樂
從。且賓州之城既空。又可以遷聚居民。修復有司
之治。亦事之兩便者也。臣等又看得遷江八所。皆
土官指揮千百戶等職。舊有狠兵數千以分制八
寨猺賊之勢。後因賊勢日盛。各官皆不敢復入。反

遞與之交通結勢。及爲之居停指引。分其劫掠之所得。其爲地方之害。已非一日。官府察知其姦欲加懲究。則又倚賊爲重。不可根抵。近臣督兵其地。悉將各官遊照　勅諭事理。緜赴軍門。議欲斬首示衆。以警遠近。而各官哀求免死。願得殺賊立功自贖。然其時賊勢已平。逐許其各率土兵入屯八寨。就與該衛官軍。分工効力。助築城垣。待城完之日。就於城外別築營堡。與南丹衛官軍掎角而守。亦各分撥賊田。使之耕種以資衣糧。今八所土兵。

雖已比舊衰耗。然亦尚有四千餘衆。若留其微弱者四所於外。以分屯其所遺之田。而調其強盛者四所於內。合南丹一衛之衆以守。亦且四千有餘。隱然足爲柳慶之間一巨鎮矣。此鎮一立。則各賊之脈絡斷。咽喉絕。自將沮喪震懾。其勢莫敢輕動。稍有反側者。據險出兵而撲之。夕發而旦至。各賊之交。自不能合。如取機上之肉。下筋無弗得者。此眞破車輪之軸。而諸輻自解。伐樹木之本而衆幹自枯。不過十年。柳慶諸賊。不必征剿。皆將効順而服化矣。伏乞　聖明裁允。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